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EB6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五一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廣仁品十八卷(二)

〔明〕李長科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一

今古鈎玄四十卷

〔明〕諸茂卿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二四七

廣仁品十八卷(二)

〔明〕李長科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仁品二

集無卷數》提要

叙

嘗謂古來命世之傑。無不以奢淫自處。魏武末命。猶使向帳作伎。而郭景純通人至。惟恐酒色用之不盡。彼其識畧。豈真出倫。務下而何至區區議報如韓魏嚴鄭兩公。爲世所羨歎殊科者耶。獨不聞義學之訓。

叙
防淫

乎。如來明覺妙心。括山河器界。若於陶家輪於掌中。何事不可設教。而獨借娼室立言。且指爲根本。無明發揮十二類生。皆從此出。若示人凜不可犯者。蓋梵網律儀。若以其嚴也。而傳大士化身。彌勒則又於娼房中覓之。何哉。逆行菩薩。於開遮二戒。總

如吹光割水世法中如魏武諸人是也乃
若書生本如貞女修潔自嚴自是常分即
議報而後飾行猶晚也况哆口通疎自招
譽慝耶或情不能平未堪即遣聖人原未
嘗禁特云國風好色而不淫深淺之間自
有津筏耳余與小有皆惑溺於名色二根

叙坊淫

者正性難剗時復追悔過涉滅頂不謂小
有已先余有戒心見此篇也矍然避坐起
敬願世間聰慧男子勿高議淫豪以疎狂
自械古來疎狂如阮步兵其於鄰女猶如
此况才不逮步兵者乎卑弁以當訟過

楚蘄社弟袁素亮題



八仁品

淮南李長舒小意

楚譚元春大夏

袁素亮公家翁

坊淫警訓

儒教坊淫

風懲

伊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亂風敢有殉于
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

廣仁品坊淫警訓

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容止

月令曰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
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二至

月令曰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
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
心氣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

必掩身身欲寧天聲色味者欲安形性

牆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清也所可清也言之辱也衛宣公卒惠公初其庶兄頑於宣姜故詩人作此以刺之

持志

左傳云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胡傳云男女人之大欲有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

廣仁品 功澤警訓

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蹊無不為矣教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夫以志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教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室慾之方也

大罰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令其色也食色為淫

大罰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蟲惑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淫六生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實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

廣仁品 功澤警訓

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則蠱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尤物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夏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豕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其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

為哉夫有大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

愛氣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以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而與天地同節矣然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潤秋而收冬養微陽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冬欽之藏

廣仁品 功深警訓

壽

董仲舒曰壽者壽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壽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壽于不久

家法

魏敬宗之后爾朱榮之女也敬宗被弑齊神武納為小妻後神武有二女皆為皇后一降為彭城王妃一降為楊愔妻神武薨子澄丞于蠕蠕公主洋欲悉爾朱太妃不從殺之澄逼姦洋后李澄死洋與澄后通洋死湛又

通於李至有身湛后胡氏與和士開通已而齊人自侍高氏之家法自神武為作俑也梁武帝之篡也東昏妃嬪有色者皆掩有之見於史傳者如石如潘如余如吳皆是也後臨川王宏以帝弟通於帝女永興公主臨賀王正德通於其妹簡文之女深陽公主以殊色為侯景所溺肅氏之家法自武帝為作俑也

胡婦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啜雪嚼鹽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

廣仁品 功深警訓

生子窮居海上且爾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移人

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呼二人責限為相公買妾公不樂然雖逆上言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自公以銀易之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尚在可求否二人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無禮

趙清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
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嫌、迺晚公使老兵呼此
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
不、得、無、禮、旋、令、人、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
不、過、一、時、辰、此、念、便、息、今、實、未、嘗、往、也、

自警

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
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

廣仁品 功澤警訓

輕歸劉梨滿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
生、爲胡發也、

郵亭

陶穀使江南、崖岸高古、韓熙載謂所親曰、此人非端士
其守可、噫、當令諸公一笑、乃選名妓秦弱蘭、衣弊衣、詐
爲驛子女、擁帚掃灑驛庭、弱蘭有絕色、陶遂失戒、作郵
亭詞數闋、後數日、李主張燕以巨鍾酌、公嚴毅如初、
乃出弱蘭、使歌所贈詞、穀大慚、

息謫

蔣希魯知成都、有名妓陳鳳儀、姿技絕人、希魯愛之、每

宴必與、以此招謫、聞于朝廷、及潞公爲代、頗懲其籍、雖

妓女滿前、未嘗一顧、偶因宴客、襟紐忽脫、鳳儀從傍上

之、公轉眄微笑、鳳儀曰、相公亦有覩人時耶、自、此、意、愜

謫語復聞于朝廷、因令御史何郯密察之、公皇懼、張少

愚白公曰、聖從前在漢州、有營妓善舞、聖從問其姓、曰

楊臺柳也、因題詩於帕、命妓作竹枝詩歌之、此可見其

守矣、公曰、姑密之、聖從至果嚴、重潞公宴次、迎營妓雜

府妓中、侑酒、使歌前詩、聖從大醉、又聞于朝廷、及歸不

廣仁品 功澤警訓

復引見潞公謫息

敗守

紹興中、王鐵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令司諫韓璜往廉

按、王憂甚、有妾故錢塘娼也、曰璜、卽韓九舊游妾家、最

驩飲、妾常有以敗其守、旣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

岸上、不交一談、次日邀游、郡圃不許、因請乃可、至別館、

水陸畢陳、妓樂大作、韓蹴踏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

倡皆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于簾內歌

韓音所贈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在此耶、卽欲

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三不出韓心益急妾乃
曰司諫在妾家善舞今爲妾舞一曲卽當出也韓醉不
知所以卽索舞衫金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
命扶掖歸舟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愧難自容卽
解舟還臺不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

失仙

李退大隱居南嶽日以不得遇師爲恨一日尋幽訪深
忽聞空中有彈棋聲舉頭視之見二人坐於木杪對奕
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口婦出傍不覺反

廣仁品

顧二仙已失所在退夫大悔事已無及

心疾

鄭子元有心疾輒昏憤如夢聞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
藥能治心疾往叩之老僧曰此疾原于水火不交凡溺
愛冷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
冷容或成宵寐之感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
着皆消耗元精若能節之水不至下洞可以上交於心
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于腎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着鞭

唐司空圖詩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
飛轡常相窘更爲乘危自着鞭

自押

楊誠齋善譚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
求押到何也

逃席

一友人曰人生世間譬之一場筵席飲酒多少不同同
時而散欲事多少不同同時而死或戲之曰獨不見有
逃席者乎友曰畢竟少無何此友暴卒

廣仁品

恥慾

程伊川先生以忘身狗慾爲恥雖至七十而筋力無損
於盛年

斷慾

謝上蔡云色慾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
方勝任得故斷之若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讐敵也
上蔡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惟悔則善心生

絕慾

劉元城年八十堅強不衰自言安世絕慾三十年氣血

意思只如當時

淡慾

太倉張暉年九十餘耳目聰明尚能作書問之曰平生惟慾心淡淡則慾心節賴此術也

讀文選有悟

任惠年老康強問其術曰讀文選有悟耳石韞玉而山輝川含珠而澤媚是也

鬼不敢見

李吳曰陳述古多欲爲鬼所侮吾絕欲久矣故鬼不敢

廣仁品

見非有他術也

本空

有一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一所指謂汝此中有一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其言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汝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

打破

胃嵩少曰諸惡業中貪色一關最難打破庸夫俗子色心難斷意誠不工顯晦明行罔知顧忌至於文人學士

雅擅風流侈標逸行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謀纏繆則托於戚因邂逅便神爲天合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家慾慾種更滋機關不上千般流毒直兼數世嗚呼人縱才情不滅相如何必效臨印之竊若事功未齊少伯奚堪傲五湖之游青衫濕淚事雖美而未必槩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奇而豈足盡衛公俊偉我願世人寧甘朴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若腐言不堪入耳豈往事總涉虛浮觸目警心吾所望學士文人者百倍於庸夫俗子矣

廣仁品

藥渣

陸天池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曰須勅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從而藥之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愈疾謹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瘠踴躍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不淫報

人種天知

溫州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於一富翁家、貧無子、欲令妻求種為其召飲、酒半伴入睡、令妻出陪、告曰、我夫以君多男、使妾宵恥求種、如得男、所積皆君有也、某愕然遽起、而門閉不得出、以指畫空云、欲借人間種、恐妨人子、遂不留盼、妻叱婢啓門、放客正統乙卯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彩幡上皆寫欲借人間種二語、明年丙辰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廣仁品

貞心匪石

姚三、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常窺之、卞岸然不顧、一日曬履于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即託他事辭歸、或以詩讀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答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天地鬼神

信州林茂先、才高得鄉薦、家貧、閉戶讀書、鄰家女厭夫不學、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豈法

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以汚我婦、慚而退、茂先舉登第三子皆登第

曹鼐不可

宣德中曹文忠公鼐、以明經授代州學正、不就、願得繁劇職、自効、改奉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于驛亭、甚絕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何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大庭對策、忽一紙墜几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廣仁品

事動太清

羅文毅公倫、討偕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來謁、曰、來年狀元屬子矣、羅謙讓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動太清矣、羅因憶昔曾拒奔女於樓、夢當不妄、及廷對果奪標焉

東書歸田

鄭公綱、字德新、長洲人、為人端慤、言動一以禮、少授徒於富家、主婦窺而屬意、一日坐讀書、有老嫗俯度其足、問何為、曰、娘子欲為君作鞋耳、綱正色叱之、即束書歸

田鄉貢典教泰和彭侍講教曾學士彥皆出其門狀元及第餘成名者甚眾合辭薦子朝

勵操客齋

成都楊希仲未第時在其賓館有小婦絕艷乘夜奔之拒其妻在鄉是夕夢神告曰汝夫勵操客齋當令魁多士以彰善報妻惘然不知何事也歲暮希仲歸始言其故明年舉蜀第一人

鄰女徙居

會稽陶文僖公大臨年十七赴省試有鄰女夜奔公三

却之遂徙居無何榜眼官大宗伯

意薄相如

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應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領鄉薦年二十四登進士官至叅政

登第娶瞽

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選五年登第及歸則女已雙瞽

子瞻此語大傷元氣微

矣家又不振庭式涓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箒庭式竟娶之生二子及倖高第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蘇軾為太守慰諭之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丁色子娶盲女愛何從生庭式曰某知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妻乎軾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俱為顯官

廣仁部

五

還三處女

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封鎖置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旆節彥賓曰旆旌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後官至觀察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顯官

愛妾歸家

元張廷瑞字天表世祖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叅議有愛妾一日有老人與語乃其父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將

汝女歸耶其人以為幸侍左右非敢求歸廷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在裝書券還之

不為亂階

褚彥回宋文帝時為吏部郎帝妹山陰公主適何戡謂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妾惟驍馬一人大不均帝為置首面左右三十人彥回貌美亦預班列直宿西上閣主夜就之曰公揖如戟何得無丈夫意彥回不移志曰不敢首為亂階帝聞重之立召大用

還安助金

廣仁品 坊淫警訓

韓魏公琦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姬張氏有殊色券成張忽泣下公問之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前歲官湖南部使者誣劾敗官恐盡室餓死願沒身活兒女公憫之遣張持錢還舍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自汝郎歸我張欣然去郭後得昭雪調任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娶士人妻向者費應盡即取券來仍助二十金之官可善視兒女張感激涕泗百拜而去後封魏郡王子五人皆顯官孫仕宦不絕

原缺第十七葉

前堂夫人出見而召之旋晚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身即賣併家兒也嫁克相公少房驛繼正室秋毫皆若致也第恨無山報德今幸相逢當為相公言之侍郎歸備原首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廣州美事

黃靖國為儀州判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曰儀州有一美事汝知之乎黃云不知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薛從志曾往華亭一貴家用藥其妻李氏欲私之從志力辭

廣仁品 坊淫警訓

不可李不能強而去今奉上帝勅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靖國得還召從志語之駭曰初適有此事亦偶然耳即妻子未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厥後子孫果登第

帝賜官錢

何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久病不愈其妻命氏召澄看脉引於密室耳語曰良人久病與賣殆願以此身酬藥之直澄正色曰娘子何為出此語安心勿憂當為療治苟以此相污不惟使澄承為小人娘子亦失大

節縱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俞氏慙感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勅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未幾東宮得疾詔訪澄一劑遂安賜官賜錢悉如其數

不犯非禮

費樞蜀人也計偕人長安至旅次日晡時一婦人前訴困苦曰京師某里販繒人女嫁後夫死貧無以歸願得相依費曰吾不欲犯非禮當訪汝父來迎遍訪得其父語以女狀文涕泣謝曰疇昔夜夢神告汝女將失身於

廣仁品

九

人非遇費秀才幾不免矣今果然即取女回是年費登科官至刺史

淫報

美物不祥

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眾以美物歸汝無德以堪之受之不祥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如夫人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羸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羸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廣仁品

子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公七日不殯虫流出尸

宣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和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孔子曰詩云民之

如夫人之名自相率而為之不知其本也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子後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陰律

政和間吳公路被擄至其司上者命公路勘斷數囚皆是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問然未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揭開乃陰律也其詳曰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甲乘律依律處判既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廣仁品功洋警訓

于世

捷淫

鄭虞生少美有丰姿而善淫一夕忽夢為城隍所追計其所淫數捷之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感病死

族誅

漢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深有一女從樓下出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理人少孤且寡不能自振有雜繒帛二十疋及婢一人賃牛車一乘往勿縣賣繒到此亭外值日暮不敢

行因即留止亭長龔壽操刀持戟欲污妾不從壽即以刀刺妾立死又殺婢埋樓下妾死痛酷無訴故來告使君敞曰欲發汝屍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乃捕壽拷問具服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于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惡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訴蓋千載罕有請皆戮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紅袖招搖

張寶知成都華陽李尉妻貌擅美蜀中寶欲私之徧廣仁品功洋警訓

託尼姑知子密諭此意久之妻亦有心而李尉適以賊敗寶因劾奏送獄根勘竄嶺外死于路寶厚賂尉毋強委禽焉惟樂不捨無何妻病恍惚見李尉在傍未幾卒寶亦得病夢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報尉已訴于上天旦夕取公若深居未必得便苟輕出必為所執偶暮坐遙見堂下竹間有一紅袖招搖之意謂尉妻偶忘其告疾趨急赴乃尉也毆且罵曰你這賊子不以紅袖招搖汝肯來乎良久口鼻流血踣地卒

趙重陽

常熟直塘有錢外郎者險人也。里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慕之。以其夫貧，可餌，貸錢販布，商于臨清。錢遂與婦通，豫居貨以待其夫歸。歸一二日，輒遣之後，遣行至木梳港，潮落不能去，復暫到家。錢方擁趙暢飲，夫慚且怒，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為盜殺之。族人知而鳴于縣，縣令楊子器逮兩人，鞠之不承。姑繫于獄，自是數月亢旱，桑通判民懼，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雨乎？趙重陽獄未決，耳石雪此冤雨，今至矣。」子器大悟，嚴刑款服。少時大雨如注，閩縣歡呼以爲神。錢遂訴之上官。

廣仁品

坊江警訓

三

移獄于府，又訴于朝。下南京法司，錢賂津要內援，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憩，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

琵琶絃

嚴武少與一軍使隣，軍使女頗美，武窺愛之。百計誘至，遂與俱遁。軍使詣闕進狀，詔出收捕。武懼罪，夜醉女子解琵琶絃，縊殺沉水以無獲。幸免，及在蜀得病，見女子在前責曰：「從吾固是失行，然實無負於君。君縱罪苟不捨我，去乃至見殺，真忍人也。」妾已訴于上天，則在明日武斷罪，請君察明果卒。

二女業至

浮梁邑北，明三隨父宦瓊崖，官舍與李指揮宅隣。二女俱有邑，明三通焉。及歸，潛携二女舟中，將渡。追急，明三計窮，亟推二女死于水。後十年，明三服藥，是孫醫者治之，投劑小愈。是夕，孫夢捕魚于里之海，水中二女，衣體而至。執孫衣曰：「妾瓊人也，來爲張某治。孫醫者治之，投劑小愈。是夕，孫夢捕魚于里之海，水中二女，衣體而至。執孫衣曰：「妾瓊人也，來爲張某治。孫醫者治之，投劑小愈。是夕，孫夢捕魚于里之海，水中二女，衣體而至。執孫衣曰：「妾瓊人也，來爲張某治。」

創始

廣仁品

坊江警訓

三

唐李登年十八，爲鄉貢首。後年幾五十四，屢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靖法師，乞入冥勘之。諾曰：「蜀梓童有神曰北郭生，掌文昌職，貢舉司祿之官。吾當爲汝叩之一日。」上章謁而問焉。命一吏示籍，對曰：「李登初生時，上帝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歲作狀元，五十三位至右相，緣得來後窺隣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繫其父張澄于獄。以此累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復奪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

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家室女
王慶娘爲惡不悛已削其籍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語
登登一夕愧恨死

削緣抽腸

嘉靖中陸中丞黃齋名瑛次子仲錫年十六七有才隨
師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仲錫與其師丘某屢窺心動師
曰都城隍最感應汝試往禱此緣或當成就遂禱之是
夜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迫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瀆
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須臾鬼使持簿至陸某下註甲戌

廣仁品

狀元丘其下無所有曰陸某素聞上帝削其祿藉令貧
賤終身丘抽腸夢甫醒而直書房童子敲門報丘先生
病絞腸紗死矣後某竟清狂貧賤如神言方被譴時爲
前庚戌孫栢潭先生尚未生也

棄妻失舉

閩士李某赴京至衢州路有店主翁姓者夢土地神言
明日有李秀才科甲人也宜善待之次早李至款待甚
厚士人問故店主以神語告之大喜遂思登第作官惟
妻貌不稱當易之越兩日土地復假夢人曰此

心不善便欲棄妻今失舉矣及士人復回店主以實告
後果落第

嫌妻作姦

杭人鄭和性淫初甚愛妻後娶美妾遂遠其妻妻病
且死竟不一顧和年三十九亦死同邑有女沈翠英赴
陰見和在輪船身無寸衣受刀杖苦牌上寫鄭和平
生多淫嫌妻妾罪滿往徽州陸家作姦姦

淫淫自報

荆溪有二人皆年相善壯而一豐一窶窶子妻美艷豐
子設謀謂有富家乏主計人可往投之窶子感謝豐子
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曰畱汝妻守舟吾與汝先
往詢之偕上山豐子宛轉引溪林寂處出腰鉞斫死佯

廣仁品

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于虎婦大哭偕上山又至溪
林寂處擁而求淫忽虎出叢柯間嚙豐子去婦驚定念
夫果落虎口也哭還遙望山中一人哭夫以爲也
至則其夫相擁大哭各道故曰彼國淫淫汝同是淫國
死我固未死我我何恨婦曰吾若汝死汝固未死吾
賊賊固自報我又何恨于是轉悲爲慰歸于里

黑虎

嘉靖間宜興染坊婦陳氏有容色一木客見而悅之倚染屢過其家誘餌百端知不可犯以數木夜擲其家明日以盜聞於官又賄胥隸繫累窮辱以冀其從婦惟日夜禱於玄壇曰我家虔祀神最久獨不能為我祐乎是夜夢神語曰已命黑虎矣木客聞之猶罵癡婦不旬日與六七客往來販木虎出叢柯間隔越數人啣其頭而去

水泡

廣仁品 坊注

主

淮陰婦年少美色夫為商與里人共財出版深相親好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推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證既溺里人呼求救即號慟制服如兄弟錄其行囊一毫不私以付其母奉其母如已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不忍去皆感里人恩姑視之猶子遂以婦嫁之夫婦歡睦生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不肯告叩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乃曰吾愛汝故害汝前去其死時指水泡為證今見水泡這何能為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

何里人出即訴於官鞫罪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

貪色痛阻

下邳張裨者家世衰微有孫女美色鄰人欲聘為妾裨以舊門之後不許鄰忿之焚其屋裨遂燒死其子邦亦知情狀畏鄰之勢又貪其財嫁女與之經一年邦夢見裨曰汝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虎黨便以挑杖刺邦頭邦病兩宿嘔血死邦死日鄰人又見裨掛戶直入眼目攘袂曰爾貪色還克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

廣仁品 坊注

天

後數日鄰人尋亦痛阻

努力禪行

清涼山僧普明學能修業忽一僧來云努力繼有二虎入明不為勸僧又來云努力繼有盜數人持刀至明亦不為勸僧又來云努力須臾風雪一婦人婉美求寄龕中明許之夜深呻吟求寄牀上明與同寢忽失婦人所任惟聞空中曰汝無禪行明還身復爛毛髮指爪盡脫

白牌對簿

太倉上舍某富而無子廣置姬侍有某姬色藝並絕上

舍其發之後漸厭棄嫌怨遂以間與優者通享厚賞

亡去匿山中久之多窮窶蹤跡者雖不自安密與其姊

謀善後策姊故其孝廉家女也曰益見我主人何畏

彼銅臭為嫌從之往孝廉一見大驚悅載歸密室并所

挈金帛珠寶數百千奄有之優者無如之何而上舍廉

之得其實遂具詞當事者追捕甚急孝廉不得已密賂

差役約出境當獲至嘉興吳獲姬而優者亦不期並獲

纔入舟則姬與優者並暴卒矣眾錯愕莫知其故孝廉

忽發狂作鬼語曰若姪我又匿我財又以計戕我我已

廣仁品 坊汪警訓

訪地府請對簿即輩仆稍興語如前不數日上舍夜坐

書齋忽一人持白牌至視之則已各居首孝廉次之上

舍猶意是官差也呼閣者詰之閣者訝曰重門深局何

處得人索之已烏有遂驚顛得疾次日死又次日孝廉

亦死此崇禎五年十月間事

釋教坊淫

大菩薩藏經

舍利子若有眾生味著男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

味著礫石之雹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

凡即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鐵几幾若有攝受

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攝受一切眾苦憂愁悲

惱之聚

又

舍利子當知婦人是眾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本是繫

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生有本當知婦人滅聖慧

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花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

於諸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為婦人所言

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眾受重擔故能使眾生

特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眾生荷於重擔通周行故能

令眾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眾生為於重擔所煎

迫故能令眾生為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

名之為婦所言婦者是諸眾生所輪委處是貪愛奴所

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輪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婦

廣仁品 坊汪警訓

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為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傾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為之婦

大般若經 初分學觀品

欲為熾火燒身心故欲為熾惡染自他故欲為魁脍於去來今常為害故欲為怨敵長夜伺求作衰損故欲如草炬欲如苦果欲如利劍欲如火聚欲如毒器欲如幻惑欲如闇非欲如許親

般若經

廣仁品 坊注警訓

三

佛說人心有三態有浮態有怒態有癡態與妻子共居須臾樂爾久後大苦我為菩薩時常念樂少苦多又云眼貪好色即著心中晝夜念之以好貪著

佛說戒德香經云不淫泆者不犯他妻所在化生蓮華之中

佛說感傳世間貪意長流沒于愛欲之海吾獨欲返其源故自勉而特出

道行般若經 阿惟越致品

常念世間大善出入行步坐起常端心正志少輕意在

家者與婦人相見心不樂喜常懷恐怖與婦人交接念之惡露處不淨潔非我法也盡我壽命不復與相近常脫是惡露中去譬若有人行大荒澤中畏盜賊心念言我當何時脫出是厄道中去常棄遠其姪決畏懼如行大荒澤中

勝天王般若經 通達品

見多欲者化為女人第一端正令彼愛著憊忽之項示現無常色變肝腹爛壞臭處使其憎惡起厭離心印復本形為菩薩像而為說法

廣仁品 坊注警訓

三

楞嚴經

是故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

烏芻瑟摩白佛言我常先憶久遠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說多姪人成猛火聚殺我遍觀百骸四肢諸冷煖氣神光內凝化多淫心成智慧火從是諸佛皆呼召我名為火頭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

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姪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姪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

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

是故阿難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祇○名○熟○砂○何○以○故○此○非○飯○本○砂○石○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輪○轉○三○塗○必○不○能○出○

阿難○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淫○中○心○不○流○逸○澄○鑒○生○明○命○終○之○後○鄰○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天○

圓覺經

廣仁品 坊注警訓

善男子○一切○衆○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廻○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廻○愛○爲○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衆○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爲○因○愛○命○爲○果○由○於○欲○境○起○諸○違○順○境○背○愛○心○而○生○憎○嫉○造○種○種○業○是○故○復○生○地○獄○餓○鬼○

四十二章經

佛言○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吻○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

佛言○人○繫○於○妻○子○寶○宅○之○患○甚○于○牢○獄○極○桎○梏○滿○牢○獄○有○原○赦○妻○子○情○欲○雖○有○虎○口○之○禍○已○猶○甘○心○投○焉○其○罪○無○赦○

佛言○愛○欲○之○於○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貪○淫○悲○怒○愚○癡○之○非○處○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殃○猶○愚○貪○執○炬○自○燒○其○手○也○

時○有○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意○觀○佛○道○佛○言○革○囊○衆○穢○爾○來○何○爲○以○可○誑○俗○難○動○六○通○去○吾○不○用○爾○

佛言○人○有○患○淫○情○不○止○踞○芥○刃○上○以○自○除○其○陰○佛○謂○之○

廣仁品 坊注警訓

曰○若○使○斷○陰○不○如○斷○心○心○爲○功○曹○若○止○功○曹○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

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畏○無○愛○即○無○憂○無○愛○即○無○

異○

佛言○人○爲○道○能○拔○愛○欲○之○根○譬○如○摘○懸○珠○一○一○摘○之○會○有○盡○時○惡○盡○得○道○也○

佛言○諸○沙○門○行○道○當○如○牛○負○行○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自○蘇○息○沙○門○視○情○欲○甚○於○彼○泥○直○心○念○道○可○免○衆○苦○

菩薩戒經

寧○以○此○身○投○熾○然○猛○火○大○坑○刀○山○終○不○毀○犯○三○世○諸○佛○
經○律○與○一○切○女○人○作○不○淨○行○

優婆塞戒經

善○男○子○若○復○有○人○樂○為○邪○淫○是○人○不○能○護○自○他○身○一○切○
衆○生○見○皆○生○疑○所○作○之○事○妄○語○在○先○於○一○切○時○常○受○苦○
惱○心○常○散○亂○不○能○修○善○喜○失○財○物○所○有○妻○子○心○不○戀○慕○
壽○命○短○促○是○名○邪○淫○現○在○惡○果○

若○於○非○時○非○處○非○女○處○女○他○婦○若○屬○自○身○是○名○邪○淫○若○

廣仁品

屬○自○身○而○作○他○想○屬○他○之○人○而○作○自○想○亦○名○邪○淫○如○是○
邪○淫○亦○有○輕○重○從○重○煩○惱○則○得○重○罪○從○輕○煩○惱○則○得○輕○
罪○

餓鬼報應經

一○鬼○問○言○我○受○此○身○性○多○恐○怖○常○畏○人○來○收○閉○繫○縛○加○
諸○楚○毒○初○無○歡○心○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好○行○邪○淫○
犯○人○婦○女○當○畏○發○覺○心○不○自○寧○今○受○華○報○果○在○地○獄○或○
卧○鐵○牀○或○抱○銅○柱○如○是○之○罪○不○可○稱○計○

雜譬喻經

昔○有○大○姓○家○子○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
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色○父○母○各○問○便○
遠○聘○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羣○臣○曰○天○下○顏○貌○有○如○我○
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
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
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為○姦○悵○然○懷○憾○為○之○
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
廐○中○見○王○正○大○夫○人○與○看○馬○兒○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
人○尚○當○如○此○何○况○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

廣仁品

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
婦○與○奴○為○姦○意○忿○顏○色○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
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况○餘○人○意○解○顏○色○復○
故○王○言○我○婦○尚○爾○何○况○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
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
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為○汝○母○生○來○
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
則○聽○可○太○子○自○為○御○車○羣○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
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許○腹○痛○而○還○夫○

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使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覺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卧地婦便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

廣仁品

坊法警訓

毛

惡但爲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慚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姦詐如是不可信也

水懺

經中說言但爲欲故關在癡獄沒生死河莫知能出是故說言有愛則生愛盡則滅故知生死貪愛爲本所以經言淫欲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鴿雀鴛鴦等身若在人中妻不貞良得不隨意眷屬淫欲既有如此惡果是故今日至誠求哀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偷人妻妾奪他婦女侵陵貞

潔汚比丘尼破他梵行逼迫不道濁心邪視言語嘲調或復恥他門戶汚賢善名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願承是懺悔淫欲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自然化生不由胞胎清淨皎潔相好光明六情開朗聰利明達了悟恩愛猶如桎梏觀彼六塵如幻如化於五欲境決定厭離乃至夢中不起邪想內外因緣永不能動

佛說受塵經

廣仁品

坊法警訓

夫

佛言比丘凡人爲一法受塵自汗迷惑憂愁沒無端際吾見其不得無上吉祥之道如丈夫欲見女子色是以好色之士爲染爲醉爲貪爲汙爲惑爲著爲住爲受從姪女言故長久趨走往來爲受勤苦耳常欲聞姪女之聲鼻欲聞其香舌欲得其味身更欲其細滑是以長久趨走往來受苦是故不當爲女色聲香味細滑所染惑也當覺知是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

佛言人於世間不犯他人婦女心不念邪僻從是得五善何等五一者不亡費二者不畏縣官三者不畏人四

者得上天天上玉女作婦五者從天上來下生世間多
端正婦今尊者見有若干婦端正好色皆故世宿命不
犯他人婦女所致也見在分明慎莫犯他人婦女

佛言人於世間姪洩犯他人婦女從是得五惡何等五
一者家室不和數亡錢財二者畏縣官常與捶杖從事
三者自欺身常恐畏人四者入太山地獄中太山地獄
中鐵柱正赤身常抱之坐犯他人婦女故得是殃如是
數千萬歲刑乃竟五者從獄中未出生爲雞鳧鳥鴨姪
洩不避母子亦無節度犬馬之貞皆有信足而雞鳧姪

廣仁品

洩無止足皆從故世宿命姪洩犯他人婦女受是雞
鳧身當爲人所噉食如是勤苦不可數說如是分明慎
莫犯他人婦女

起日月經

女有三事附五事何謂三少制父母出嫁制夫長
大難子何謂五礙一曰女人不得作天帝釋所以者何
勇猛少欲乃得爲男雜惡多態故爲女人不得作天帝
釋二曰不得作梵天所以者何奉清淨行無有垢汙修
四等心若遊四禪乃昇梵天姪恣無節故爲女人不得

作梵天三口不得作魔天所以者何十善具足尊敬三
寶孝奉二親乃得魔天輕慢不順毀失正教故爲女人
不得作魔天四曰不得作轉輪王所以者何行菩薩道
慈愍羣萌乃得作輪王無有淨行故爲女人不得作聖
帝五曰不得作佛所以者何行菩薩心愍念一切解無
我人乃得成佛而着色欲身口意業故爲女人不得作
佛

增一阿含經

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云何爲五一色力二親族之力

廣仁品

三田業之力四兒力五自守力是謂女人有此五方便
輕慢夫主夫有一力盡覆蔽彼女人所謂富貴力也今
天遠波旬亦有五力所謂色聲香味觸思癡之人著此
五法不能得度若聖弟子成就一無放逸力不爲所繫
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力不墮魔境至無爲
處

阿難其婦人有五瘡瘡戶而丈夫無此其五瘡瘡在陰
道中其一蟲戶有八十蟲兩頭有口悉如針鋒彼之瘡

蟲常惱彼女而食噉之令其動作已復行以彼令動是故名惱淫貪著丈夫不知厭足

摩鄒女經

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有何所益

優填王經

廣仁品

易淫警訓

聖

佛言此女之好為著何許近心目從頭至足周旋觀之無不好也佛言惑哉肉眼吾今觀之從頭至足無一好也汝見頭上有髮髮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爾也髮下有髑髏髑髏是骨居家猪頭骨亦皆同頭中有腦腦者如泥腺鼻逆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目者是池決之純汗鼻中有涕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爾腥膻腸胃膀胱但盛屎尿腐臭難論腹為革囊裏諸不淨四肢手足骨節相拄筋牽皮縮但時氣息以動作之譬如木人機關作之作之訖畢解剝其體節相離首足狼籍人亦如

是有何等好而云少雙

士有問惡意所當奈何答曰夫惡意女思聞妖聲遠捨正法疑真信邪欲網所裏及在言為欲所使如奴畏主貪樂女色不計九孔惡露之臭穢渾沌欲中如猪處洞不覺其臭快以為安不惟後當在無擇之獄受痛無極汝欲奴之士斯其一惡態也又觀之養子懷妊生育此得長大勸苦難論到子成人漂家竭財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為妻苦在異域尋而追之不問遠近不

廣仁品

易淫警訓

聖

避勤苦注意在淫捐忘親老既得為妻貴之如寶欲私相娛樂惡見父母信其妖言或致鬪訟不惟身所從來幸親無量之恩斯其二惡態也又人處世勤身苦勞躬致財財本有誠信敬道之意尊戴沙門梵志之心覺世非常布施為福娶妻之後情惑姪欲愚蔽自墮背真向邪專由女計若有布施之意唯欲發言裝采女色絕清淨行束成小人不識佛經之重誠禍福之所歸苟為婢使投身羅網必墮惡道終而不改斯其三惡態也又為善人子不惟養恩治生攷財不以養親但以東西賈求

路懷特寶物招人婦女或殺六畜淫祀鬼神飲酒飲
舞合會男女快樂歡娛終日彌夕外託祈禱內以招
既醉之後互求方便更相招呼以遂姦情及其獲偶
無以喻姪結縛著無所復識當爾之時唯此為樂不覺
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痛一則可笑一則可哀譬如狂
荒不知其非斯其四惡態也

佛大僧大經

佛經說言人好淫洩如火燒身如持炬火逆風而行其
微稍却○不置炬者火燒其手猶烏銜肉鷹鷂追爭鳥不

廣仁品

坊洋警訓

聖

置肉災及軀命姪洩如斯無不危殆吾以是故作沙門
耳密塗利刀小兒貪甜以舌舐之有截舌之患姪洩之
人苟快愚心不惟其後有燒身之害譬如餓狗路得枯
骨齧碎齧傷口缺齒適自傷毀何益於已姪洩如此
百千億劫無絲髮之福而有三塗之罪吾念是故作沙
門耳譬如樹木華果茂盛行人貪之杖石撻打須臾之
間華果落枝葉殘樹以華果自招禍喪蛾貪火色
投入于燈體見燒將何剋獲為姪惑者不別善惡遠
賢親愚日就流冥亡國滅身死入地獄惡著罪成悔將

何逮吾以是故作沙門也

仁貪我軀軀有何好頭有九骨合為髑髏中但有腦面
有七孔皆出洩洩以皮裏骨皮肉相裹身有毛髮爪齒
皮膚血腦骨肉腹中有心脾腎腸胃膀胱尿膿血寒
熱足與脛連脛與胫連胫與尻連尻與腰連腰與脊連
脊與脇連脇與頸連頸與髑髏連臂與肘連肘與肩連
我如畫瓶中盈屎尿身中不淨可惡如此何可貪乎

諸經雜錄

經律異相云有清信士持戒精進因疾困甚婦大悲苦

廣仁品

坊洋警訓

聖

我何所依子何所怙夫聞愛戀大命將至魂神即還在
婦鼻中化作一虫婦哭不止時因道人往見其婦虫從
鼻出婦才脚踏道人告曰莫殺是卿夫婿化作此虫婦
曰我夫奉經持戒何緣作此道人曰過起愛戀今生為
虫道人為虫說法卿既持戒福應生天但坐恩愛墮此
虫中虫聞意解命終生天

大愛道白佛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
法律佛言且止無樂以女人入我法中服我法者當
盡壽命清淨潔已寃賜梵行無邪念心空寂為樂大

愛道即復哀求佛不聽之退於門外淚出如雨自悔惡態有八十四迷亂丈夫使失道德天下男子無不爲女人所惑者佛知深諦故不度爾阿難即爲白佛佛言止所以者何必危清高之士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者當知其家欲微不盛今使女人入我法律必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

法蘊足論云一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叅法侶心猶顧戀所愛諸欲是名身出家心不出家二有一類補特伽羅雖畜妻子受用上妙衣食珍寶而於諸欲不

廣仁品 坊注警訓

四

生耽染是名身在家而心出家三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叅法侶於諸欲境心無顧戀是名身心俱能出家四有一類補特伽羅畜養妻子上妙受用深生耽染是名身心俱不出家

薩婆多論云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不犯女人蛇有三事害人有見而害人有觸而害人有齒而害人女人亦有三害若見女人心發欲想滅人善法若觸女人身犯中罪滅人善法若共交會身犯重罪滅人善法復有七害一者若爲毒蛇所害害此一身若爲女人所害害無

數身二者若爲毒蛇所害害報德無記身若爲女人所害害善法身三者若爲毒蛇所害害五識身若爲女人所害害六識身四者若爲毒蛇所害得入清衆若爲女人所害不與僧同五者若爲毒蛇所害得生天上人中值遇賢聖若爲女人所害人三惡道六者若爲毒蛇所害故得四沙門果若爲女人所害於八正道無所成益七者若爲毒蛇所害人則慈念而救護之若爲女人所害衆共棄捨無心喜樂以是因緣故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終不以此觸女人

廣仁品 坊注警訓

吳

地持論云邪淫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潔二者得不遂意眷屬邪淫何故墮於地獄以其邪淫干犯非分侵物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邪淫出爲畜生以其邪淫不順理道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邪淫復爲餓鬼以其淫嫉背因慳愛怪愛罪故復爲餓鬼何故邪淫婦不貞潔緣犯他妻故所得婦常不貞正何故邪淫不得遂意眷屬以其邪淫奪人所寵故其眷屬不得遂意所以復爲人之所奪當知淫嫉如是苦也

知度論云若彼侵我妻我則忿毒若我侵彼彼亦何異
怨已自制故應不作如佛說邪淫之人後墮劒樹地獄
得出爲人家道不穆常備淫婦

憨山大師云吾觀夫狎虎狼者雖狎而常畏恐其食已
也色欲之於人何啻虎狼哉人狎而且玩食盡而心甘
恬不知畏過矣乎虎狼食身色欲食性

宜興王太契問雲棲大師弟子自看師戒殺文遂持長
齋惟色心熾盛不能滅除乞師方便教誨使觀欲樂一
如殺生之慘永拔欲障之罪師答云殺是苦事故言慘

廣仁品

易欲是樂事故言慘難今爲一喻明明安毒藥于惡食
中是殺之慘也暗暗安毒藥于美食中是欲之慘也智
者自思之耳

世人以淫爲愛余則以淫爲殺夫淫非愛也特愛其色
能助我淫耳非真愛其人也若真愛其人方色美時肯
食其餘桃而甘之則色衰時猶然是昔人也奈何數之
曰汝嘗食我以餘桃而故殺之耶夫世人愛父母莫有
過于愛妻妾者苟其妻一與他人淫則勃然色怒直欲
食其肉而後快者則昔之愛何在也故余以爲淫機卽

殺機也乃世人不一妻而足必畜羣妻自娛羣妾又不
足則媒比娼妓狎近頑童夫已則縱恣其慾樂而乃禁
制旁睨之人之不淫何其愚耶

菩薩訶色欲經

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
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
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得
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止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
死無日矣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厭病離

廣仁品

於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
如蜜其心如毒譬如停泉澄波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
而獅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近也室家不和婦人之由
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爲陰賊滅人慧明亦如獵圍鮮
得出者譬如高羅羣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
投之則剝腸殂肌亦如閻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
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所惑也

邪淫緣

夫淫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離

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譏晉獻亡家實麗姬之罪獨
角山上不悟騎頸之羞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痛皆爲
欲界衆生不修觀解繫他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
誰爲主宰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
藏然藏穢惡誰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凡夫顛倒縱此
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唇長眉高髻弄影透
蓮增妍美艷所以洛川解佩能稅駕於陳王漢曲弄珠
遂留情於交甫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側寄
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迥襲韓壽之衣彈琴之曲

廣仁品 坊洋警訓

吳

懸額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而爲密登
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內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
得體無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衆生有此邪行幸
梵天道障菩提業爲四趣因感三塗果故聖制不爲也
沙門道世

永嘉集

於詩女色心無染著凡夫顛倒爲慾所醉耽荒迷亂不
知其過如捉花葦不悟毒蛇(智人)觀之毒蛇之口熊豹
之手猛火熱鐵不以爲喻銅柱鐵床焦背爛腸血肉糜

潰痛徹心髓作如是觀唯苦無樂華鬘盛裝膿血之聚
外假香塗內唯臭穢不淨流溢蟲蛆住處齕肆孔亦
所不及智人觀之但見髮毛爪齒薄皮厚皮血肉汗淚
涕唾膿脂筋脉腦膜黃痰白痰肝膽骨髓肺脾腎胃心
腎膀胱大腸小腸生臟熟臟尿糞臭處如是等物一一
非人識風鼓擊妄生語言詐爲親友其實怨妬敗德障
道爲過至重應當遠離如避怨賊是故聖人觀之如毒
蛇想寧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生
女色繫縛百千萬劫種種楚毒苦痛無窮諦察深思難

廣仁品 坊洋警訓

平

可附近

寒山詩

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鵲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
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我見一癡漢仍居三兩婦養得八九兒總是隨宜手丁
戶是新差資財非舊有黃藥作驅驅始知苦在後
儂家暫下山入到城隍裏逢見一羣女端正容貌美頭
戴蜀樣花燕脂塗粉膩金釧銀釵羅衣緋紅紫朱顏
頰神仙香帶氣氤氳氣時人皆顧盼癡愛染心意謂言世

無雙魂影隨他去。狗咬枯骨頭。虛自抵唇齒。不解返思。
量與畜何曾異。今成白髮婆。老陋若精魅。無始由向心。
不超解脫地。

傳語諸公子。聽說石齊奴。僮僕八百人。水陸三十區。舍
下養魚鳥。樓上吹笙竽。伸頭臨白刃。癡心爲絲珠。
花上黃鸝子。關關聲可憐。美人顏似玉。對此弄鳴弦。甌
之能不足。春戀在韶年。花飛鳥亦散。灑淚春風前。
君看葉裏花。能得幾時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誰掃。可
憐嬌媚情。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紅顏豈長保。

廣仁品

坊淫警訓

五

拾得詩

我勸出家輩。須知教法深。專心求出離。輒莫染貪淫。大
有俗中士。知非不受金。故知君子志。任運聽浮沉。

和寒山詩

東隣嬌小女。芳意未開。珊瑚眉似初三月。琴能再四彈。頻
來花下坐。自向鏡中看。不料傷春死。瓊樓夜夜寒。
誰家遊冶郎。白馬繫垂楊。卻引如花妓。同登載酒航。春
風弄水碧。落日映山黃。忽掩泉臺路。珍羞不得嘗。
七十自隨人。妻妾年二八。婚姻既失時。意氣何由估。絕

婦不執刀。衰翁多被殺。夕陽在西山。好與兒女決。
荒郊枯樹腰。舊日如花麗。對鏡寫蛾眉。教人流鳳髻。
歌及艷舞。側立兼旁睨。一去不復還。冥冥泣其婦。
婦女如畫瓶。纔觀知表裏。中藏屎尿惡。外假容顏美。口
吻流涎唾。髻鬟堆垢膩。幽香只燕脂。衣臭同齊紫。巧把
珠玉裝。濃熏麝蘭氣。徒迷俗子眼。莫感高人意。轉盼顏
色衰。須臾光景去。不肯斷姪心。猶然誇皓齒。死時若朽
木。未久出變異。遠送向荒山。遊魂作妖魅。生前悟自性。
便入如來地。

廣仁品

坊淫警訓

五

聚財能作祟。貪酒遂成癩。爲女將身縛。如蠶被繭纏。轉
添三毒盛。翻恠六親言。未死常遭病。魂靈在泰山。
人生一世間。那箇無天祿。但只貪富貴。未嘗憂寵辱。酒
思長滿杯。錢恨不盈屋。吾佛有勸戒。妻子真牢獄。生聚
暫爲歡。死別長嗥哭。泉路動卽至。火輪來甚速。相逢盡
冰炭。所啖非菽粟。都由在世時。軟滑生淫觸。
人間好男子。總與婦爲奴。色膽充三界。貪心滿八區。高
堂堆蜀錦。密座促齊筴。死去埋荒塚。猶含口內珠。
吾聞鹿角仙。草舍藤蘿繞。清淨無欲身。莊嚴不貪寶。

因淫女過貪彼顏色好竟作蝨蠅虫俱成鴛鴦鳥自茲
失神力由是落魔道爾輩居華堂身心豈可保婦人如
雨雹能壞垂成稻相勸早回頭紅顏鏡中老
春風入花柳紅綠正堪憐有女嬌顏色無心理管弦空
房掩病枕逝水惜彫年化作孤飛燕還來舊閣前
水濁魚猶聚花殘蝶尚迷貪淫不肯止昏惑太無知脚
下五色索心中千尺絲當人解除斷立見毘盧師

慈受禪師

女色多瞞人人惑總不見龍麝暗熏衣脂粉厚塗面人

廣仁品 坊注警訓

五

呼爲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比丘諫國王偈

目爲眇淚窟鼻是穢涕囊口爲涎唾器腹是尿管倉但
王無慧目爲色所耽荒貧道見之惡出家修道場

優填王經偈

女人最爲惡難與爲因緣恩愛一縛着牽人入罪門女
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何不諦計是爲此發狂荒其肉
甚臭穢外爲嚴飾容內又含毒螫劇如蛇與龍亦如魚
食鈞飛蛾入燈火專心投色欲不惟後受禍

道教坊注

道藏

人者物之靈也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
千元陽真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乾人不保而
便之散是以中道天闕乾者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
也知此修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精不止
則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姤者慾之甚加十歲焉
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遯又不知養更加十歲又
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氣又

廣仁品 坊注警訓

五

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又不知
養更加五歲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剝又不知養
八八六十四卦其氣終矣元氣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
陰也惟安穀而生故名苟壽人至於此去死不遠况腎
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爲一脈其白如綿其連如環中廣
一寸二分包一身精粹是謂九天真一虛輪之妙氣至
精活命之深根五臟六腑百脈金津玉液日月光
華悉皆在焉常能存固則二部之海應刻一之候其潮
日生至于生門大抵壬爲一命之本腎乃金室下元故

名壽海尾間不禁則滄溟竭矣

仙經

道以精為寶。寶持宜閉密。施人則生。人留已則生。已結。嬰尚未可。何況空廢棄。損不竟多。衰老命已矣。

廣成子

廣成子曰。無勞汝形。無撻汝精。乃可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岐伯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

廣仁品

功深警訓

五

不衰。今時之人。年五十而動作已衰。將世異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

素女

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三十日一泄。六十者。當閉而不泄。

泄如此。則不廢人道。亦不損元陽精氣。壯盛子息。繁衍。此慾所以當節也。

黃庭經

長生至道。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泣。急守精室。無妄泄。閉而保之。可長壽。

道經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老子

情慾出於五內。魂定魄靜。生也。情慾出於胸臆。精散神。

廣仁品

功深警訓

五

惑死也。

莊子

莊子曰。人之可畏者。衽席飲食之間為最。而不知預為之戒者。過也。若能常自謹畏。疾病何由而起。壽考焉得不長。賢者造形而悟。愚者病臨不知。誠可畏也。

九倉子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省言語則氣全。能知足則福全。

孫真人

精於人也。若水浮航，水涸則航止。精盡則人亡。氣於人也。若風揚塵，風息則塵靜。氣散則人死。神於人也。若野馬飛空，野馬散而太空存。神去而形在。又云：本盛則末茂，源深則流長。精固則壽永。又云：油盡燈滅，血竭人亡。添油燈明，補髓人強。

上陽子

上陽子曰：惟淫慾為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屏絕。長春真人對君以慾為第一戒。太微靈書以慾為十敗之首。修行無他，但能真實絕慾，餘皆易事耳。

廣仁品 功深警訓

至

路道耕

路道耕年八十餘，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左右，戒色慾，色慾四時皆損人。

衛生經

水之有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葉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之有精，其命必長。

脉望

貪財者骨肉亦薄，貪色者晨起亦昏。

全元起

樂色不節，則精耗。貪妬不止，則精散。聖人愛精，重施財，髓滿骨堅。

呂純陽詩

獨上高峰望八都，黑雲散盡月還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養得兒形似我形，我身枯悴子光精。生生世世常如此，爭似雷神養自身。

孫仙姑詩

十歲童男正好修，大丹無漏可全週。金丹舍利全不壞，身心清淨赴瀛洲。二十上下娶渾家，活鬼同眠心不

廣仁品 功深警訓

至

怕掀翻金閣走丹砂，搜倒玲瓏七寶塔。三十已上火院牽，恰似蠶兒蠶內眠。上下渾身纏縛定，不悟菩提不悟禪。四十生男長女多，元陽耗散損中和。思量苦來從前苦，急急貪花恨不多。五十以上老來休，少年不肯早回頭。直待元陽好散盡，恰似芝麻壓油。六十四五老乾巴，孫男孫女眼前花。都怕七十活一伯，皂角揉殘一把查。迴光影裡一枯骨，半卧荒郊半土墳。喉中若有三寸氣，貪財好色逞風流。妻是猛虎子是狼，我在羣中作一羊。但得臨時同歡喜，他們煩惱我擔殃。

牛誠彙抄序

說○主○曰○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
數○起○於○牽○牛○故○牛○非○畜○也○畜○之○者○
牛○之○以○為○若○羊○豕○豕○之○類○習○焉○耳○
矣○龍○淫○于○牛○歟○子○曰○鱗○故○牛○與○四○
靈○匹○也○律○書○曰○牛○者○耕○植○種○萬○

序

牛戒彙鈔

物○也○亦○為○其○馴○而○可○服○遂○以○專○勞○
歸○之○夫○后○稷○聖○人○之○躬○稼○耜○也○未○
聞○其○服○牛○也○其○孫○耕○均○始○任○犁○耕○
文○王○在○部○召○太○子○蒞○曰○吾○語○汝○童○
牛○不○服○是○謂○大○仁○豈○猶○重○牛○於○
民○也○甚○季○世○有○庖○丁○解○牛○之○說○吁○

哉○憐○矣○吾○思○庖○丁○善○解○牛○者○也○

即○非○始○解○牛○者○也○或○曰○禮○有○大○牢○
其○縣○豈○與○夫○大○与○少○之○不○奸○也○又○士○
每○故○不○特○殺○况○乎○以○牛○為○口○悅○然○
則○殺○牛○者○戕○牛○者○也○何○言○乎○戕○之○
謂○其○必○不○當○殺○若○有○而○生○其○盜○心○

序

牛戒彙鈔

二

而○拉○之○于○非○命○者○然○小○有○刻○廣○仁○品○
既○先○有○善○惡○感○應○一○書○俱○載○焉○虫○
游○走○因○果○奇○巧○之○報○今○後○特○標○牛○
誠○一○目○者○誠○不○忍○畜○視○牛○也○牛○人○一○
間○耳○何○則○今○夫○豕○食○于○人○而○死○牛○
食○人○而○死○飛○虫○或○依○人○而○不○死○牛○

依人而定死牛不負人而死人負
牛勞而手办之死是人牛一問非
危言之也負德如人尚當速出牛
下耳非人遂遠出牛不殺之者出
其下耳余嘗為牛計之力之捷
而碩長跪雨淚于都督前而不

序 牛戒彙鈔

三

免豈不能觸牆成字逸為八百
里駁而碩坐困為夫固介然有
以自斷矣死守其馴秉禮而行
義也生食其作息死利其骨角
毛者方當慙然愧而遂殺之與
人又曰是死於食之者也生食其

作息死復食其肉是不可以已乎
仁人于此方有惟葷之思而遂食
之耳若毛成字若銜办訴于庭亦
既彰著矣戒之哉鬼神瞋恚
之事固不在物情不甘外也

癸酉正月大鐸居士陳謙陽題

序 牛戒彙鈔

四



牛戒彙鈔叙

諺有之曰。人不仁。殺耕犢。食其力。食其肉。往世勸戒甚詳。而業力甚深。而難轉。亦曰。此人之斷佛種性。故余讀小有氏牛戒彙鈔。嘆茲刻之爲功大矣。小有家世簪纓。類多吉祥善事。善事蓋富貴種。

叙牛戒彙鈔

也。世人不避輪迴。咸以求富貴。而可得富貴。又何惜輪迴者比比矣。今小有是刻。吃緊爲人。而人之信小有。當倍于他刻。知非黃葉止啼語也。屠牛有禁。奉爲國法。食牛有報。載在佛典。不信佛典。亦當畏國法。不畏國法。亦當信佛典。二者。

必居一于此。是編流布。果爾善根不至。漸滅者。或自戒。或勸人戒。噉肉而思粒食之勞。操刀而傷骸。鯨之狀。憬然思曰。牛於人有功於物。無害性命。可推道路。原廣饜口腹。幾何乎活。妻子幾何乎乃使我自罹國法。于不貸。墮輪迴而無了。

叙牛戒彙鈔

期也。則朝殺而暮止。昨嗜而今止。是人也。及物之謂仁。人事親之謂孝。子仁人孝。子不轉而具。放下屠牛。立地成佛矣。故一念之迷。救以一念之悟。如寐得呼。如醉得醒。是編功德。不可思量。

社弟王一蕭子雲題

王一

蕭子雲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武林聞啓祥子將

朱國表儀伯叅

牛戒彙鈔

玄帝箴

夫牛者上天玄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
非天神不敢歆其形上列天星其力下興地利有功于
世無害于民殺之者國有刑法食之者幽有禍愆牢字

廣仁品 牛戒彙鈔

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太乙牢山俱有真
形食之三日魔神攝精戒之三日名上玉清牛食百草
與人何害人食百物牛犬可戒

大明律

凡私宰自己馬牛者杖一百駝驢驘杖八十若故殺他
人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駝驢驘杖一百又例云宰
殺耕牛并私開園店及知情販買牛隻與宰殺者俱問
罪枷號一箇月發落再犯累犯者免其枷號發附近充
軍若盜而宰殺及貨賣者不分初犯再犯枷號一箇月

照前發遣

仁宗聞京城軍民私宰牛者甚衆因歎曰愚人何圖目
前之利更不恤刑罰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
直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世宗朝京師有一牛野刀赴通政司跪伏甬道若有所
訴狀官會其意廉得屠牛者即爲具疏勅下法司屠者
伏法仍申明禁例頒布民

嘆牛文

劉禹錫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牛于蹊偶問焉對曰我做車而自

廣仁品 牛戒彙鈔

給嘗驅是牛引千鈞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輶不漬及
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腴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
視之則有羸是往也將要售於宰夫余謂之曰以叟言
之則利以予言之則悲余方囊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
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

戒食牛緣起

聞啓祥

人生罪業甚多而殺生爲最殺生罪業至重而殺牛爲
最食者之罪亦與殺等蕭東白云我勸世人勿食牛肉
服耕効勞反遭殺戮爾食何來忍爲烹鬻又云皮解體

分猶張兩目目豈徒張看爾反覆能保他年不
讀之使人心惻骨驚食不下咽況殺噉報應
奈何貪此寸嚮自貽伊戚哉子家已三十年不食牛肉
一日老友陳升甫云吾輩之戒止于一身一家功猶有
限易若作一緣冊時為捧持隨身所到宛轉勸化令皆
如是豈非大快募緣者乞人財物遇信心人尚多捨施
今止求人不殺生命不食牛肉曾不費彼一錢一票而
所得福德殆難比數凡我同心豈無隨順我雖不敏敢
為先驅可乎子歡喜讚歎不能已已感應錄云有勸百
廣仁品 牛戒彙鈔 三

戒殺牛文引

聞啓祥

吾友方孩未為沙縣令入京師予曰君尚記白門相戒
語乎為諸生戒殺易耳一行作吏恐不免矣孩未曰噫
子何亮余之淺也余初抵沙有以勛角皮張稅進者云
此牛稅也每殺一牛入稅若干歲不下三千金牛之死
于稅者如此而死于稅外者又可知余愀然曰嘗何忍

以百千萬牛易三千金亟下令禁如律客有言不便者
謝勿聽久之以牛病且死告余明知其欺然勿深求
令埋之且擇一地榜曰埋牛所以待牛之自斃者于是
羣僧之謀大沮而牛之得全活于沙者不知凡幾矣予
聞已合掌嘆曰有是哉君之愛牛如愛民也孩未曰不
但此也沙之捕鳥者有禁捕鰓及鰓種種異物者皆有
禁至公私宴會俱巧作方便不敢傷一生余之堅持禁
戒自視殆有甚諸生時予尚我疑耶予聞已又合掌嘆
曰善哉觀君種種行事不但有其心兼有其術天下未
廣仁品 牛戒彙鈔 四

異牛說

劉錫玄

余在燕關令商民欲言事者得非時傳鼓十一月廿八
夜忽傳城中多人共擁一牛及余廠門爭擲而立叩所
自來則鄉民朱科所畜耕牛善噉而懶且善觸因繫之
屠肆劉川必川必自北門牽入縛而加刃焉忽猛奮縛
斷奔入稅府府基故城隍廟也府門既局即轉入今廟
長跪神前哀號雨泣尋向五殿聞君雙角破殿門泣跪

如前一時街市喧傳千人競集而川必者咄咄是刀尚
欲伺便加手焉牛咆哮益劇仍馳北門外數里方轉西
向余廠余急出堂中見牛踉蹌骸泣跪復如所傳而
門外千人謹譁無不為牛請命者余因召朱科令還川
必原直四金而自以四金償科召赭山僧引牛去令計
日領料飼牛牛馴擾篤篤隨僧走無復向時咆哮狀矣
余因與邑令共約出示禁殺牛而邑博羅孝廉之嗣君
僅十餘齡聞此遂都不食諸肉嗟乎殺老牛莫之敢尸
此儒家言非但佛說也又豈必俟近世諸名公戒殺放

廣仁品 牛戒彙鈔

五

生諸名篇傳播始令人信因果不謬哉而讀是名篇者
僅作文字觀即見斯異事者亦或作偶然觀蓋緣習
既熟黑業相循率難感悟雖如來再生其若之何雖然
此牛以善噉以懶以觸速就屠門而反以此速得安養
倘所謂不材得終其天年者耶余有以知此牛之往因
從人中來無疑其為貪人噉人癡人亦無疑夫為人而
不貪噉癡者有幾而獨得牛報必其貪噉癡之差甚者
也為牛而不從貪噉癡來者又有幾而朱氏之牛則在
牛中又貪噉癡之差甚者也而反得逃川必之手何耶

意者此牛之往因或如余乾城集所記曹將軍國中
偏又有善因無緣也因果決無差謬決無有無故而為
牛無故而得免於屠門者誠知其必有故也而讀其書
仍作文字觀見異事仍作偶然觀真如來之所無奈何
也

屠牛嘆

嚴調御

丙辰孟秋余朝白晝自入歙州地殺牛市賣牛
活時巷狹牛欄不得過停車親見之慘怖欲絕
萬族皆畏死牛更人相飲夜聞鼓刀聲雙跪淚如雨哽

廣仁品 牛戒彙鈔

六

絕不得言知死猶向賈賈怒奮提擊刺砧信刀斧皮血
委地鮮生剝嬰萬苦赤渥已肉身蠕蠕動肺腑頭角雖
拾地中情未肯俯魄大命難絕心恨兩睛努筋餘跳
戰發薪已成脯饒口涎飭邊冤魂泣中釜烹犢母念兒
割母兒骨楚離離原上田猶是秋土何况食牛報昭
昭盈萬古奈何恣殺啖腥吻同餓殍擅聞穢天地慘毒
噉佛祖營生有萬端胡為忍屠佔充腸不過飽豈必饕
飢枯稽首嗜牛人三思莫終怙

牽牛

牽牛顧犢兒。自身忘殺。願殺我犢時。亦待兒生。牘

殺牛

殺牛如殺人。割頭大于斗。牛血汗地流。牛魂向天吼。

剖牛

剖牛五藏流。胸氣出如甌。利刀解兩脇。巨斧斫雙脰。

賣牛

賣牛欲賣鮮。淋漓盈几案。任人揀精肥。隨價劈分段。

烹牛

烹牛帶血煮。血煮牛肉爛。釜底萬苦煎。筵前雙齒粲。

廣仁品 牛戒業鈔

七

食牛

食牛或言補。食牛或言賤。人食人化牛。渾體牛體偏。

販牛

販牛滿山谷。行行近城市。羣牛飲泣言。不知誰先死。

病牛

病牛恐牛死。趣活付屠估。但知活肉鮮。不知死牛苦。

其二

病牛悲哽言。生死牛肉等。念我健時勤。且莫刀臨頸。

其三

病牛忽時死。牛疔帳于斗。估客不顧人。人疔亦隨口。

耕牛別主

秀水釋智舷

老牛一步一恐怖。雙眼如雨脚如醋。別翁欲語咽不止。身在關外心在裏。喫翁水草死翁處。不道匆匆離此去。去則去矣。魂不死。恨則恨矣。口難訴。夜夜打水常到明。朝朝犁田直至暮。車不轉時打牛足。誰憐肩爛骨俱露。田到熟時足人食。嫌牛日短草如故。生來但只念水草。水草不足寧饑餓。毛長骨立無所用。誰家白養老牛。畢竟牽來賣與屠。那頭牛死非屠戶。一文兩文湊贖牛。

廣仁品 牛戒業鈔

八

往往十中無一箇。主家生兒防晚年。耕牛生犢長不顧。犢子也來償宿債。譬如苦瓠生苦瓠。耕牛宿昔為人持。不想爲牛有此禍。霜刀雪刃卽在頸。誰言牛蠢死不惡。我肉彼食固應爾。彼肉我食亦非悞。冤冤如井轉轆轤。轆轤轉時翁可悟。

主慰耕牛

地有苦茶亦有粟。如我現人汝現畜。人不自人。繇心直。畜不自畜。繇心曲。直則豎生爲最靈。曲則橫生名四足。是知心爲人畜。機甜苦如我掌。反覆我今不以牛視汝。

汝實慈願所感觸現形牛中降甘為彼昏衢之眼目
欲佛慈命續未來弘慈又有新生續人以耳聽汝以角
汝角似木元非木角即大士耳圓通反聞處處皆華屋
身毛莫作牛毛觀又不但是牛血肉毛端各現諸如來
佐汝攝化諸凡族若損一毛損諸佛况乃和汝身俱戮
戒牛善報

讀簡戒牛

盛肇秀州人嗜牛肉一夕有叩門者肇啓視之見蒼頭
送一青簡書曰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

廣仁品 牛戒彙鈔

九

盡是食牛人讀畢人與簡俱失肇大驚悔自此戒食牛
肉

慈心禁牛

徐拭慈心不殺尤惡殺牛居恒謂太牢最鉅而最有功
于世天子無故不殺之人以為砧益之恒物何也故所
蒞官必嚴禁之後仕至尚書

解衣質牛

陳五叔館于杭州長明寺同弟步月至石碑樓見兩牛
橫卧于路一牛忽跪淚落如雨哀鳴不止見之惻然

贈放之躊躇間一鄰人夜起謂陳曰此牛五鼓決就
矣公如欲採之須即時喚牛主議定價值倘不能即付
先以一物為質方可不然事未可知也陳因急叩牛主
門未應而牛忽自轉身以頭觸其門甚力主啓門咄咄
罵牛不已陳告之故解衣強質之次早償其價牽放雲
棲大師所

貸穀救牛

餘姚東門顧七者世業屠正德間七將宰一犝牛偶以
事他往其犢職無人街刀藏舍後灰堆中隣有人見啣

廣仁品 牛戒彙鈔

十

刀者不論其處遍索乃得諸灰中顧屠怒將併殺犢封
君石泉翁見之貸穀數石乃免是年公子登高第今為
中丞

皮三埋牛

信楊錫家价黃皮三者心純一無偽種田數畝于張家
一小牛馴而力弱每耕皆三扶助過小溪亦負之往適
夜耕歸遲寄牛寓田隣夜半聞牛蹄拖地聲不歇三起
視見牛目有淚坐守之果有盜來三從暗處以其名喊
之遂去年餘牛忽夜號三起視牛若依依永訣者三撫

皮三埋牛 人亦如 乃一信 義勇子 也表冠 中未如 皮三其 人者清

其背曰生同處斃則埋汝于土歲一紙與汝牛若垂首聽及斃埋之三後年八十五坐而終

同登

萬曆乙酉科應天府庠李鑑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書一牛像在傍至揭榜果與應文同登乃無錫縣人也因叩其前代陰騭事楊云某家不幸生食牛已三世矣

中式

李遂夫原名田初夢一車過門滿載書卷問為何書曰

廣仁品牛戒案鈔

省中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徧閱無已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名否漫應曰然其人曰此鄉皆食牛肉爾家三世不食當父子登科及覺更名遂夫果得中式

得元

金陵朱之蕃為人愿謹未第時夢一神人語之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無疑也覺語其父笑曰

夢境渺茫應天府前牛肉遠近聞名可自悞耶明夜父夢亦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得二甲第一

得第

隆興癸未禮部試進士葛楚輔在場屋與江陰顧待問竝號試後葛寢未起顧持刺來見曰我見春榜矣葛驚問故曰昨夕夢到仙府見榜未有顧待問字而墨塗去之叩所以一真官曰好食牛肉姑示罰耳方窘迫無以爲計傍一人曰盍禱之即謝過曰自今以後不敢再食

廣仁品牛戒案鈔

真官喜取筆復註某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去獨能記君名蓋又處吾下也發榜果皆得第二人自是不復食牛

還子

武林吳小汀公子吳恒初好食牛後連喪子女適一子患痘危甚吳夢進入官府有訴吳殺牛者與牛爭辨良苦主者命羣牛以鼻嗅吳周身至而頗吳甚惶懼牛竟無言吳自辨嘗食牛實未殺牛且誓永不食主者色霽諭牛而遣之吳得釋方出一大高閣聞呼吳甚厲

此書
四十八
年八月
十四日
之事余
友程遠
九親見

吳仰視忽擲下一物云還却汝捧視之乃其子也驚汗
浹背而寤子尋愈自是不復食牛

得子

翟節京師人五十無子繪觀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服
夢白衣婦人以盤送一兒韶秀而美妻欲抱取之一牛
橫隔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子彌月不育又禱如初聞
者告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與節悚然誓合家不復食
牛遂再符夢妻前抱得之乃生子成人

起家

廣仁品 牛戒藥鈔

五

應天上元縣人王梧之子王光在泰州東臺場生理有
周屠者買二牛先宰其一市賣次日午後又當宰一牛
牛忽越高牆跳出至分司觸門為守門人逐去復走至
王光店時方延客牛逕入卧房齧流淚周屠追至牛
見周即咆哮怒觸光大懼詢周原價意欲買贖而牛觸
不止人莫敢近光持銀向牛云汝欲碎吾家則聽汝或
欲吾救汝命可息怒牛見銀即低頭就牽周素無賴光
具呈分司求一印照分司毛來竹問光曰汝家積何善
事光曰數代不食牛分司曰吾家亦數代不食牛矣牛

是以初投分司不得入而後投光店也光遣人送回應
天喂養三年老死埋之後園光至今生理日盛緣此起
家

免疫

管樞密師仁縉雲人為士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
輩形狀獐惡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今行疫人間仁曰
吾家有之乎曰無也何故得免曰不食牛肉

免妖

溫州平陽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

廣仁品 牛戒藥鈔

五

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行至郡
有盛集蜀主帥履任大宴酒三行例進玉筋羹每取乳
特烙鐵筋鑽其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為饌蕭子偶至
庖見繫牛叩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蕭又
乞增永字于上已而夢神言汝有陰德不獨免妖可望
期願後果至九十餘

免禍

正德間武昌陳喤因中原劉賊亂借村隣張老銀在徐
豐間收買牛獲利回取妻築室張老子貧索償喤約

一命不
忍能
免禍
應云
合起
善子
未為
吉神
隨之
其此

至徐州貨牛百數。喂養兩月。議將肥者至吳賣銀。次等
自宰變價。張老子見其殘刻。不忍思。別去。忽從人自河
沿來云。家有急信。張老子一聞。竟往河沿。日暮未回。其
夜有盜數十人。將吟囊銀與牛俱搶去。追盜陷阱死。
次早張老子至河沿。問無信。始回。見吟死。張老子告州
官批云。非聞家信。去亦不免。今得免禍。乃不忍思去之
報也。半年獲盜牛俱在。給張老子件。從回家。

改過

趙善一居池州。以屠牛為生。夢被追到冥府。王者端服

廣仁品 牛戒彙鈔

主

踞几氣象。然罵曰。牛之為物。有大功於世。汝何忍屠
剝不少。貸今。今汝試嘗此。苦舉手指獄卒。即持巨釘尺
餘。銛利可吹毛。釘其首。血灑地。痛楚切骨。趙仰呼乞命。
請改過。主者色少。齊命去。釘曰。審爾則大善。吾陰相爾
生理。方拜謝。欲去。有婦人着褐衫。挽嬰兒奔來。意緒窘
怖。望殿上拜不已。主者曰。正切戒之。勿憂。遂退而覺。
則雞唱矣。喘汗被體。小婢報僕。將殺牛。可起視之一水。
特蒼色。腹有胎。恍然警悟。立命牽付寺僧。捨為長年牛。
先是其家歲病疫。自爾無之。衣食豐裕。

明觀如
此人何
不何

愈病
平江人王亨。嗜牛炙。忽病癰。半年百藥不効。沉頓中夢
黃衣人告曰。汝不食牛肉。則生。更食則死。既寤。誓不復
食。病即隨愈。

還壽

嘉靖初。胡鐸為福建方伯。延鄉官尚書林俊。燕會。林忽
昏寐。良久方甦。語坐客云。異哉。予適被召至一官府。主
者乃吾宗尚書林聰也。云。今閻羅王即宋范文正公。吾
為其屬。以爾昔為縣官。不禁宰牛。減壽一紀。予曰。昔為

廣仁品 牛戒彙鈔

主

縣時。曾有禁宰牛榜在。聰令縣士神錄其禁榜。果有之。
仍代申奏。還壽一紀。座客皆驚。咸誓終身不食牛。俊後
果一紀而終。

延壽

至元間。有孫總管赴韶州任。舟次江中。忽為大風飄至
巨山。信步登焉。見一大門。問守者曰。此何所也。答曰。此
考較人間罪福處。引之入。見殿上主者端坐。侍衛甚嚴。
謂孫曰。爾父食牛罪業至重。爾亦喜食牛。當減算。只滿
此任矣。孫再拜求救。曰。汝到任。能禁殺牛。并善誘五百

家不食牛。汝與父俱免孫領命而出。到任首禁宰牛。并廣勸人不食牛肉。踰年夢父告曰。主云爾禁牛會勸至七百家功德浩大。我得升天。汝亦延壽矣。

再生

某郡司理忽暴卒。信宿復甦。急呼家人。請太守羣僚至。牀上稽首曰。某逝時。使者攝見陰司主者。余乞命甚哀。主者初不許。既而憫之。謂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但得再生。當圖之。非諸公爲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衆以爲妄語。佯諾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矣。郡

廣仁品 牛戒藥鈔

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復立一簿于通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卽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訊之。云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怒讓余泣曰。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卒。忽有黃衣人空中持一籍至。云是所勸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啓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太守與衆俱受福無量矣。司理後年至百歲。

共終天年

林塘村老顧元。畜牛如人。有一牛疲不能耕。子將貨牛。買新牛。元不肯。毋向妻子語。云牛爲我耕年久。今我老。

牛亦老。我耕牛耕共終天年。一日元年八十八。忽危疾。牛亦不食。繞元牀側行數週。夜半仆矣。元令妻剖竹以。稱草包牛。二日度肉不可食。乃命二子埋之。元去牛仆。百日始效。果與牛共終天年。

不戒牛惡報

殺牛累子

萬曆十五年。徽州十六都程某。兄弟二人。租店面三間。販賣牛肉。圈內喂養多牛。每日擇肥者宰一二頭。其弟進圈。有一牛長跪下淚。遂牽別牛出宰。後每日進圈必

廣仁品 牛戒藥鈔

跪。其弟不忍殺之。一日兄進圈。見一牛肥壯。謂其弟曰。何不殺此肥者。其弟曰。此畜每見我來。必跪。賣與農家。作耕牛。何如。兄不信。曰。待我明蚤試之。明早進圈。果長跪下淚。如前。兄持刀謂之曰。閻王註你三更死。誰人留你到五更。遂殺而煮。煮未熟。鍋內肉變成火塊。噴出店。房盡焚。仍不改業。又租別屋開店。一日出門。遇挑擔賣牛肉者。曾欠舊帳。索討爭論。一掌卽死。訟之官。問抵其子百計。謀出方得改戍。而其子胸生一毒五臟皆見。僞極痛楚。每見人必號泣。曰。吾父殺牛作業。貽累於我。如

是半年乃死其弟善終

試牛殺父

滁州來安屠牛爲生每令其子視其用刀欲世其業一日父耐殺子以爲牛持刀斷其首衆駭問曰我見是牛不見是父父嘗教我殺牛今見牛睡試手法耳

食牛受鋸

衡州有道人行乞于市持大竹一節三寸許血痕宛其中自言本山東商人曾泛海遇風漂墮山島邊登岸見巨竹叅天翠色欲滴俄有皂衣兩人來云尋汝正急乃

廣仁品 牛戒業鈔

尤

在此耶若曰適從舟中來尚不知此是何處何爲相尋皂衣不應夾梓以行滿路荆棘如鎗箭鋒而甚大刺足痛絕不可忍問其人曰牛角也益怖之復前行至一處主者責曰凡食牛者此處用大鋸鋸之汝好食牛當受此苦報始大恐乞命曰請後不敢再食主者曰汝既悔過今釋汝歸語世人爲戒顧左右令截竹注所鋸食牛人血使持歸爲驗兩人持大鋸趨入林中少頃至鮮血盈管下流汚衣云方鋸食牛人用力過猛血濺衣裾聞呼即至不暇滌也持竹還家即棄妻子溷跡丐中以勸

人

販牛遭溺

廬州徐淹嘗販牛以舟載數十牛渡江往徽風浪忽作羣牛戰慄淹抱牛共禱倘免覆誓不再販即在太平賤價賣人耕田呼拜不已忽風定泊岸值倭亂官買牛急淹貪心復萌計賣與官屠得重利方算牛牽過屠舟牛復戰慄忽風浪復作淹舟忽飄出江覆沒

盜牛雷擊

嘉靖末建寧有盜數十人至夜持刀放火掠物于牛尤

廣仁品 牛戒業鈔

手

係一夜將入民家牛欄內恍見欄內若有牛頭鬼數十聲言曰汝速去哩則霹靂擊汝矣又一盜見牛口有火光閃灼急呼同出出即見牛口火變爲聲音如雷霆狀盜各逃路有在欄外死者有逃至家者失主以欄外死者形聞官官得其夥黨捕治之盡付于法

屠牛橫死

太和中光祿厨欲宰殺牛牛有胎不久當產或令換之屠者操刀直前牛乃屈膝而拜竟殺之屠者忽狂走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月餘而

驚牛被觸

李大夫彥威買田上饒春務正急莊農來告所得牛喜抵觸而不肯耕請繫之乃售于沙溪屠家既成券約三日來取農子是痛加鞭撻力驅以耕及屠至方解繫牛彌耳斜睨若忿恨伺便奮角觸農腹挑其腸于角上方低頭就執

追牛穿腹

常熟縣有陸屠者繫一牛始下刀于極力索絕負刀而

逸陸追之數里乃及牛友顧以角穿陸腹腸潰而死

宰牛生角

鎮江華回子父子宰牛一日仆地作牛鳴卧病月餘額生雙肉角長寸許臨死時隣里皆聞牛尸氣

刺牛眼枯

王曇略常以牛作脯爲業欲殺一牛牛見刀輒跳躑欲走去曇怒以刀刺牛目經少時王眼無故流血久而枯

偷舌斷舌

吳少頴館於長沙萍鄉。親見胡屠者貪小便益。每瞰同

異巧于
人實異
拙于人
異通于
凡神實
異近于
凡神

梓未知之際、攪開牛口、偷割其舌。一日主家市一大牯牛、仍前行盜、削一竹、割穿其舌而炙之。牛忽奔逸、急喚胡屠追逐。胡恐炙舌爲人所竊、急將竹割咬定、拔出炙舌、不覺自斷半舌矣。更不能飯、啖以粥飲牛。吼一月死。

生子無舌

生子舌短

太寧人賀悅爲鄉隣牛踐稼以繩斷其舌後生三子皆

廣仁品 牛戒集鈔

舌短不能言

典史變牛

萬曆年間太平有戴典史年少能幹上下多用之嘗與盜交通凡捕獲輒受賄縱放每冬日受牛盜牛肉數十斤失主屢獲牛賊至輒治失主以不愼罪或罰其牛入官邑令亦好牛肉日受其獻民不敢誰何夜藏牛室內有鳴籬直入牽去者及三年戴將考滿忽發狂疾自稱見衆牛追逐與受害之人持棍毒打日嘔血數升腥若牛血將斃猶似對牛自解曰堂官爲之非我也死後牛

尸氣臭聞者掩鼻

牛拜不救

梁時有人為縣令、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
縣令以牛繫剎屏、除佛象、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
之、牛解徑來至陞而拜、縣令大笑、令左右宰之、飲啗
醉飽、便卧簷下、俄醒、即覺體癢、把搔、癢疹須臾變成大
患、經十餘日便死

牛死為厲

廣陵朱氏子家世勲貴、好食黃牛、嘗暑月中欲殺一牛、

廣仁品

其母止之曰、玉替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
牛言曰、爾能拜我、我赦爾、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反怒曰、
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日病、日夜見此牛為厲、作
牛聲、月餘而死

百千苦報

鎮江茅姓者、暴卒至冥司、冥官曰、汝父好食牛肉、每月
一斤、罪惡深重、當受地獄中百千苦報、汝壽未終、合先
受責、遂將雙眼取出、置地下、鞭之數十、始放、臨行、冥官
曰、汝今世無大惡、陽壽尚有廿一年、但汝父罪業深重、

汝歸語之急、戒牛肉、或可少延、汝更能勸人不食牛肉、
當增壽筭、及甦、雙目痛不可忍、兩腿亦腫如受朴責、然

牛戒

二十四

科第捷徑引

今人求科第之術。不啻千端矣。或卜吉形家。或求助神祐。其高者類能以文章為迎合。不肖者鑽刺營謀。僥倖一第。莫不揚自得。以為術之巧。技之捷也。孰知冥冥中自有鬼神主之。無論以風水以祈祐以文

叙科第捷徑

章。即以營謀得之。亦命所當得耳。飲啄莫非前定。孰謂人力可回造物乎。然亦有能回者。力行善事。廣積陰功。自見鬼神同欽造化在我。故今之求科第者。百計圖捷。而究不得捷。惟行陰德者。如葛太守之方便。效之便。取魏科。張畏暑之謙虛。持之即補。

高第。至徐布政轉鄉科為進士。裴相國以

餓夫得公侯。他或行一事。或救一人。或偶行之一日。或堅守之一生。讀書者必發其身。貿易者定昌其後。如形影。如響。答聲。百千不爽。古今合轍。益科第一途。使命不當得。任爾絕世文章。通天作用。究竟不能

叙科第捷徑

與定數爭衡。而陰陽一道。可挽回定數。昨行今效。早行晚效。冥報最速。神鑒極顯。故吾謂求科第者。一切風水祈禱文章鑽刺。皆紆迴遲鈍。而惟行陰陽為最捷也。有心者。政不妨一試之。

京口錢邦芭開少述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門人劉 泉子約

徐學古信之訂

科第捷徑

渡蟻狀元

宋郊後改各庠，卅角時與弟神肄業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鄺郎，僧執大宋手驚曰：公風神頓異，似曾

廣仁品

科第捷徑

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郊改第

一祈改第十

挽回定數

長興徐布政，弱冠登鄉薦，于西天目遇一僧曰：公朗秀不凡，當以文章享大名，但終身為舉人知縣耳。徐公曰：

吾不願為舉人官，何計得一第乎？僧曰：惟有大陰德可挽回定數。陰德亦要機會，真如放生，隨處可為，必極多。為貴徐公甚貧，束修之入悉買鰲蝸，以其所費至微，所活無數也。如是九年，復遇此僧，曰：未也，一日有以三十金請文者，公得舟泛太湖，買放水族，不十日三十金盡矣。復遇此僧，一見驚訝，曰：汝何遽陰德，紋滿面乎？明年必登第矣。明年果登第，時嘉靖庚戌歲也。

放生得第

貞元中秀士周存者，喜放生，嘗作放鯉魚詩，極佳。陸贄

廣仁品

科第捷徑

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成苦於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放生早科

萬曆癸卯夏，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鱖魚數萬頭，石梁謂芝亭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為倡募，眾成之何如？芝亭曰：諾。於是先出銀一兩，眾湊成八兩，買訖，遠城放之。至秋，石梁夢有人云：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石梁秘而不語，後放鰯果有名，乃

嘆曰有是哉衆詰之始言其事且云爾時我雖發意實
賴芝亭讚成奈何功德獨歸于我數日後南京錄至芝
亭亦中

未及第因

晉江邵彪字希文爲士時夢至一官府人皆稱安撫至
矣見一官云汝知未及第因否對曰不知命引希文去
見一大錢煮蛤蜊見希文乃作人聲叫其姓名希文遂
念阿彌陀佛方念一聲蛤蜊皆變作黃雀飛去後希文
果及第仕至安撫

廣仁品 科第捷徑

蟻報得薦

國朝胡觀察僖字伯安生平全活龜鼈蚌螺之類無筭
當省試時謀徙僻地得潘氏園蟻羣聚于室以數十萬
計童子構火將蕪之公感頌曰以吾一夕安傷數十萬
命不忍亟返故室暨入試寤三書義至一夜甫就而蟻
戰筆端不可逐久之別構四經義思忽泉湧蟻遂不見
既得薦司試者謂公經義殆神助耶公心知爲蟻報益
好生不

鼠報得第

李昭般舉進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竝無薦托之地
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在枕前視之其題乃昭般卷還
于架上復假寐窺之有一大鼠啣其卷輒復送枕前如
此再三昭般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
云鼠報

父子登科

李田台州仙居人其子某夢人推一車過滿載皆書卷
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借觀許
之徧閱無已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乎

廣仁品 科第捷徑

漫應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而爾家三世獨不食
當父子皆登科既覺亟更名遂夫果與父相繼擢第

放生功德

韓太史世能長洲人世居陸墓塘甚貧其祖永椿每早
起持帚掃兩岸螺螄之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脫漁人
之捉取日以爲常有時枵腹掃十餘里忘返隆慶丁卯
太史赴鄉試年四十矣其父宗道亦善人也忽念父爲
救螺螄命一生勤劬今吾子大矣吾偶有十金何不買
放生命祈祐乎蚤起得大龜大赤鯉買放之是夕夢神

以上十
一則符
放生得
救而得
此種多
按此

告曰汝父放生功德汝子本當登科今汝又買放龜鯉
當令汝子入翰林官至一品太史臨場感夢亦如之是
科果中式明年登進士入翰林官至侍郎奉使朝鮮賜
一品服

龜報先知

韋丹年近四十舉明經未第嘗乘蹢至洛陽中橋見
漁者得一龜長數尺將死羣聚觀者皆欲買烹之丹問
值幾何須二十片以所乘蹢易之放于水徒行而去後
遇老人出一通文字授丹曰知君要問命輒于天

廣仁品 引弟捷徑

五

錄得一生官祿聊以爲報明年五月及第後至江西觀
察使每至一官日月皆合子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岫
擢福建觀察使

放生得鼎

韓敬初名敬求才高博通內學從蓮池禪師放生西湖
勝蓮社下第社友歷引信翊落夾事作比韓詩送之庚
戌正月是友夢金甲神語曰何不作無比詩贈韓因指
韓所贈案頭爨曰此鼎也韓得鼎應助濟三潭放生不
然有毀者後及第自負才名無比豈必求全於池及中

護果如神語社多名士鄭貢元圭葛解元寅亮包解元
鴻遠未第時月放所贖生而馮陶兩會元後乃有兼會
狀如韓者韓之放生獨多嘗召雲棲僧唱梵普度故報
尤顯著

助喪不問

郭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
送貲錢四十萬忽有縵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各在
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貲財願假以治喪震遂與之
無少吝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卒不問其名氏深爲

廣仁品 引弟捷徑

六

薛趙所謂震怡然曰濟彼大事爾無謂焉十八舉進士
官至吏部尚書封代國公

麥舟助喪

范純仁仲淹之子嘗往東吳得租麥五百斛舟載以歸
道遇故舊石曼卿自稱三喪不舉世無郭元振無以告
者純仁悉以麥舟與之歸而拜父于庭父問東吳曾見
故人否純仁曰見石曼卿云三喪在淺土父曰何不以
麥與之純仁曰已連舟而與之矣後登皇祐元年進士
官至尚書右僕射

子固心
與古今
第一流
人物

極其快
極其足
千古名
號

葬貧極品

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輕財好施鄰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曰赴死生救不足吾之本心也家有二牛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後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後果登第官至極品

葬父登第

陳景以貢至京師向神廟祈夢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問也寤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歸亟治喪事

廣仁品 科第捷徑

後再試始登第

傾囊高第

查道字湛然休寧人幼沉疑不羣淳化中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捐財資送又故人卒貧甚其女為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是歲首舉次年登進士遷龍圖閣待

制

幽冥尊禮

罪惡不除
善根不盡
耳如聾
所善則
為善亦
甚難又
金報又
將人亦
思之然
況智士
手

士人赴應天鄉試于舖中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云昨一官人寄此修補今日來取候之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顧取靴乘馬去追之一二里不能及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其父乃回顧子問父為何官父曰冥司命我巡視科場子問我可得第否父曰終身秀才而已子泣拜求之父沉吟良久曰鎮江太守葛繁冥官及或等皆尊禮之汝能師事而效其為人便可望增添祿位此外無他法也遂去其子場後不第往謁葛繁師事之問行何陰德繁茫然不知懇之再四繁曰子自

廣仁品 科第捷徑

惟喜行方便利人事始日行一事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止此而已初不知所謂陰德也又問何為利人事繁即指坐間脚踏子云如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即與之杯水凡此皆利人事但時時存此念隨事行之勿斷乃有利益雖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能行之不必待有錢財而後能行利人事也士人謹受教後三年果聯捷登第

陰德尚書

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以夫

人陰德
治大兒
所殺父
節婦子
大抵鬼
神靈重
功德能
多其面
德能
也

久客不歸翁姑逼嫁之明夜當縊死于此吾得代矣公
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
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
無恙婦遂不嫁後其子亦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
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傷一鬼曰爾何不禍
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
之應果登第官至尚書子孫登科者不絕

滿面陰德

張士選幼喪父母惟叔存恩養如子叔生子七一曰叔

廣仁品 科第捷徑

九

謂曰吾當與汝析產分爲二選曰不忍諸兄弟共一分
可分爲八叔固辭選復固却卒如選言選年十七與薦
入京同館二十餘輩有術士過視曰南宮高第獨此少
年諸同輩斥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少年滿面有
陰德氣故許之及揭榜果登第

悔過占科

宋丁湜少年俊爽酷嗜賭博父屢責不悛怒逐之湜遂
旅遊京師經營補太學南省奏名相國寺有一術士往
訪之術士曰君氣貌極佳即書壁云今歲狀元丁湜湜

凡人發
多即實
處方設
解教若
自委
不能爲
天下何
事不可

蓋自負賭如平時有同榜二蜀士多貨湜與博贏六百
萬携歸數日又見相士驚曰君今氣色大異魁選安得
望耶湜請其說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
燥且黑得非設心謀利負神明乎湜以實告曰悉反之
可乎術士曰既已發心冥冥已知果能悔過尚可占甲
科居五人下也湜悉還所得迫唱名徐鐸居首湜居第
六

代償及第

王曾字孝先赴試京師過甜水巷聞子母二人哀哭之

廣仁品 科第捷徑

十

切詢其鄰云少官通四萬錢計無所出止有一女將易
客錢以償旦夕分離所以哭甚哀也曾乃訪其家詢之
無異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時得相見遂
以白金與之令償客約三日取逾期不至其母復訪會
之所館而曾已行矣後三元及第位至兩府封沂國公

償錢登第

會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不第遊京師舍于市側聞
旁舍泣聲甚悲過問之旁舍生欲言而色愧曰頃官于
某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

萬行與之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執若與我苟舍生曰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公亮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女來俟吾于水門外苟舍生如教商人果不爭携女至期以往公亮之舟已移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公亮登第官至相位封魯國公年八十卒

前程萬里

裴度字中立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廣仁品

裴度字中立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廣仁品

感有相工負神術相裴當餓死他日偶遊香山寺見一素衣婦人置緹裙於欄楯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見緹裙知其遺忘也追之不及待至日暮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携往寺門始開睹昨日素衣疾趨而至慙聲惋歎度訊之婦人曰父無罪被繫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失此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細詰其物色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後遇相者見度聲色頓異驚嘆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於貞元初擢進士第官至上柱國

晉國公壽七十六

還劍得第

羅倫號一峰少勵志聖賢之學郡守張瑄惜其貧命有司周之謝弗受年三十舉于鄉赴禮闈宿山東旅舍僕于院中拾一金劍匿不以告行兩日倫謂其僕曰此去京師尚遠路費不足奈何僕曰主無慮出金劍告以故倫大怒欲親責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如此往返恐誤會試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試不獲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于非命也竟返

廣仁品

駕復至其家果係一婢潑洗面水劍在水中誤投于地主母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死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罵無休妻亦憤怒投綴賴人解救仍誓必死公至出劍與之全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鄰觀者如堵無不稱歎即以狀元許之急行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還金登第

范元之衢州人素貧篤志讀書盛暑浴水邊拾得金銀一袋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失此者自經溝

整將如之何。翌日父子携金于岸待之。果有一婦悲號而至。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金，至此失之。元之即還之。婦分與亦不受。鄉里誚之，元之笑而不答。歎曰：吾平生安分，豈可圖他人之財為己財而汙吾之名哉？是年其室產靈芝數莖，光彩燁燁。明年父子登第，歷十二世皆為郡守。

安分不貪

劉留臺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

廣仁品 科第捷徑

主

一人號泣而來，言為商于外八年，止得金八十五片，昨晚浴罷不見，劉遂取還商以數片遺之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劉答曰：吾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是欺心矣。必有禍災。况商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豈不哀哉？忽一夕夢神告之曰：汝平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後嗣。劉曰：非某所敢望也。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處心不貪

財多命定
家原足
命不貪
若得人
故好

林積南，鉅人，入京師赴試，至蔡州旅邸，既卧，覺牀間有物，視之一錦囊，珠數百顆。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云：潯陽周仲津。積曰：此人復至，令來相訪，可具吾姓名告之。數日，仲津果物色至蔡邸，主人具告，乃訪積求之。積驗其珠數皆合，悉歸之。仲津還大珠數十顆為報。積固不受，仲津拜謝曰：公處心不貪，如此願公及子若孫世世富貴。以數百千就佛寺大齋為積祈福。後積登第，官至大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還鈔感天

廣仁品 科第捷徑

前

楊存吉，水人，宋元豐八年赴省，宿息州旅舍，既卧，覺牀席間有物，視其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巨商某某。存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語。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吉，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至息邸，主人以存言告，且使自觀壁間所書，乃徑至京師訪存，存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還汝。商人曰：如公教詣府，悉以授商人，府使中分之，存力辭曰：既某欲之前日掩為己有，默不言矣。商人不能強，乃捐數百緡。

相國寺爲存祈祝登第有彩雲天花之瑞衆皆謂存之德感上天也是年登焦蹈榜進士歷官至中奉大夫子孫世皆貴顯

護遺及第

白敏中應舉屢不第詣胡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裝一物令女奴捧之因關中女奴力勸置門閣上車馬駢集忽相失敏中守護至日安婦人號泣而來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敏中卽以帶還之婦人泣

廣仁品 科第捷徑

謝曰公秉心正直不貪財如此天地鬼神必鑒公之德將大顯于時以享厚報也再拜去後胡蘆生見敏中曰秀才必有陰德前程非某敢量也來年果及第位至中書令

鬼托有德

傳敞淮州人過吳江小憇僧房見其東有殯宮問爲誰僧云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窆敞憫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夢儒冠人持帖來見曰三山陸蒼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君有德故來相告明且傾

如也

資葬于官地上仍修佛事以資助之至七月澈起轉運使試寓西湖小刹後夢陸生來再三致謝告以三場題目澈寤而精思屬藁入試果合遂登高第

遷葬巍科

劉軻韶石人讀書盧嶽東林寺夢一人曰我書生也因遷葬于此室主僧不聞郡邑瘞于牖下屍骸踣促君能遷葬必有酬謝訪于細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軻立食之後乃精于儒學登巍科歷任史館

廣仁品 科第捷徑

賑饑鬼唱

常熟徐鳳竹棧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相租爲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乏夜聞鬼唱于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倒做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千鳳竹果舉于鄉其父因而益積德孽孽不息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于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

好施占魁

倪閔字泰夫沙縣人富而力學好施每出輒以錢自隨

遇貧寒則擲其家不問其知否及領鄉薦赴京師施與如故屢試不偶人笑之曰君日以濟貧爲事何屢屈春官登造物有未知耶問益勵志紹興三年寇起江廣破汀州侵縣境官兵獲賊滿縣獄囚以愚民罹法日飲食之既賊斬獄出縱火焚舍將及閤家賊黨競相撲滅隣佑賴以全明年以糜粥濟饑活者萬計五年赴省隣人夢豎旗里門曰饒粥之功是歲果占魁

施藥功大

許知可毘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

廣仁品

科第捷徑

七

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遂精盧扁之術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取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赴春官艤舟平望復夢前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盧喚六作五思之不悟其意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上名不錄遂升第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林方省前夢也

棄官免吏

盧陸周必大紹興中監臨安府利劑局局內失火延燒

民家逮吏論死必大問吏曰設使官自失火當得何罪吏曰止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服坐失火罷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順道謁婦翁門外雨雪交下有二童子掃雪于門婦翁見必大失官殊輕之而私訝此夕夢神命之掃雪迎丞相今唯必大至又無他客既已設備姑爾之必大歸亦苦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寓一班直家一日班直携小冊自外至必大借觀則鹵簿圖必大熟玩而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宰相封益國公

白冤無私

廣仁品

科第捷徑

大

仁山毛公未第時與縣令徐公善徐素嚴厲欲杖殺趙氏五人而非其罪公知其冤值歲薦北上令來訪力爲白之竟從其請時公貧甚令以爲必大有所獲而公毫無所取也五人亦不知所以得釋之故公之陰德大都類此後登第官至侍御

高誼美報

黃岡朱廷相官知縣女字里中豪朱貧且死豪停柩杜僉事公子嘆曰爲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無婚者爲其子傑委禽夜夢朱峨冠衣緋謝曰君誼甚

高得請於帝美報矣復夢神贈以詩曰天上日初長人間春正好是歲戊午傑弱冠舉于鄉主司初擲不錄薛朝卷自展案上異而錄之

決娶啞女

鄭叔通定夏氏女為婚後夏氏女病啞伯叔諸親皆勸別求叔通不可曰某若不娶此女遂無所歸矣況未啞而定婚既啞而棄之豈理也哉啞女遂歸鄭鄭後入太學登進士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二子亦皆顯官

昇第捷徑

十九

附決科要語

楊起元

休寧有一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頗明道理立心操行無諂曲中年以後游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人死期月日時刻不爽或一樹當擊亦先與師言之無不驗然止對洪言他人弗與聞洪因自審究竟對曰先生今世祿薄但冥府重先生將以先生為閭君師洪笑曰果爾吾便為之是夕洪遽困頓僕者見庭下如官吏立者數員良久卻去洪亦安達旦學聖至謂洪曰先生知否冥府聞先生便為之語遂遣使者迎先生予謂先生戲言耳

廣仁品 科第捷徑

千

期尚遠也乃召還前後所言於洪者洪多不洩惟潘雪松祝石林二人素與洪好皆積學逾強而不第洪問學聖能知是事否對曰此非吾職然可托稽也居二日告洪曰潘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也癸未雪松果第洪又命為石林稽之學聖對曰天榜未定待定乃可大凡春榜定于先年之十月秋榜定于當年之正月洪記其言至乙酉十月又命之學聖報曰見兩榜矣上丙戌科也無祝公次已丑榜也有之雖然兩榜中尚有那移增減待揭曉乃定洪問其故學聖曰冥中議論陽間人善惡

何止月旦評哉平生爲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卽惡其穢
平生爲不善至此猛省痛改神卽鑒其馨至于科甲一
事專屬文昌凡能文之人咸登其籍寧獨本人心行毫
不可隱雖其父祖會高之一善一惡皆籍註也又寧獨
其人善惡之大者不或遺雖其隱衷微念片語細行皆
洞悉也以此比較輕重酌量去取無錙銖少謬有人不
善而登第者其祖父之德勝也或善人不第則祖父之
德不足也有其人浪蕩欠簡束乃其心中鯁直無毒腸
卻乃取或循循有執持外貌雖善中情不直多見棄有

廣仁品

科第捷徑

三

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忽有分
者新念遷善也天家考察會無一刻之停今兩榜正在
那移之間吾能知祝公之有分而不能知戊丑之所定
也石林至己丑乃第焉雪松爲予年友馮開之所取士
石林則予拔之一日過石林備開茲語予乃有警于中
憶予少時受舉子業於先君常聽講至夜分不寐待旦
卽發揮于文字之間呈之以懽先君又見先母多病每
夜須人靜出天街上叩禱願早登第及吾親見之是時
念惟在愛親無他念也予登鄉榜時年二十有一其

後累赴春官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像
文昌帝君朝夕默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
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者神明鑒之蓋三年復
第今以程君所言冥事觀之予亦有暗合者抑非獨予
也凡登第有盛名事功磊磊落落斯重人世者其立心
自治咸有大願于其中而未嘗以輕語人也予何敢輕
語哉夫場有餘粟則鳥呼其羣而共啄野有美草則鹿
呦其類而共食其性然也今士人吾同氣也予有所聞
寧忍不以告乎予是以次程君之語及予所警于中者
爲諸士告俾悟決科之道以立心格神爲本而博誦
行次之也

科第捷徑

三

四訓叙

陸務觀有云。爲善自是。士人常分。區區議報。如市道。吾寔恥之。願卑俗高論。非其質矣。則舉環艸之淺說。以開豚魚之至仁。此亦立言者所首務也。然而無徵不信。或徵矣。亦往古滅沒。

序了凡四訓

及稗乘謬悠之語。士大夫好爲濶論。且取古人矯枉逆行之事。以自欺飾。無惟乎好善者之希。而好名者亦三代之下無幾人也。故小有於博綜因果之外。亟取了凡袁先生四訓增訂傳之。先生以痛自修飭得名。得子數。

十年間傳其信者甚多。而海以內羨

其人爵。而因以入於好修者。亦復不少。蓋榜樣近而矜式易也。此小有欲引天下從好名以入好善之一大公案也。語雖不繁字、情確所析真假半滿等義。三尺之童亦能洞曉。然何

序了凡四訓

嘗不脩聖人上達之軌。轉大乘圓頓之輪。乎詩三百一言以蔽曰。無邪。廣仁品數十則一篇以蔽曰。四訓望崖者。以此銘座爲不遠復可也。小有痛自修飭未得名。先得子矣。報豈爽哉。

社弟袁道樹題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訂

吳松范文若香令

朱 灝宗遠叅

增訂了凡四訓

立命之學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業學醫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後予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予敬而禮之語予曰子仕路中人

廣仁品 了凡四訓

也明年卽進學矣何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傳汝故萬里相尋有何處可棲止乎予引之歸家告母母曰善待之試其數悉驗予遂起讀書之念孔爲予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二年半卽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于正寢惜無子予備錄而謹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次先後皆

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筭予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卽批准補貢予竊疑之後果爲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股秋演宗師見予場中備卷歎曰五策卽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于窓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適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歸遊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會禪師于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

廣仁品 了凡四訓

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予曰吾爲孔先生筭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卽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只是凡夫子問汝故曰人生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筭定不會動轉一毫豈不是凡夫子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予進曰孟子言求則得

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兩得，是求有益。于得者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內外兩失，故無益。孔公筭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應。凡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直心直行，輕言

廣仁品 了凡四訓

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子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為生生之本，忍為不育之根。子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善飲燦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

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養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先生筭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多

廣仁品 了凡四訓

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汝信得及否。予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語予曰：符錄家有云：不會書符，被神鬼笑。此有秘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起。從此念頭不動，初下一點

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
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念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
道而先曰天壽不貳夫天與壽至二者也當其不動念
時孰爲天孰爲壽細分之豐歉不二然後可以立貧富
之命窮通不二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天壽不二然後
可以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天壽則一
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
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
將迎皆當斬絕矣到此地位纖塵不動求即無求不離

廣仁品

丁巳四訓

五

有欲之中直造先天之境自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
但持準提呪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
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予初號學海
取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之義也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
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
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
景象在閭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
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
第三忽者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

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
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
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已歲發願直至已卯歲歷十餘年
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念頭亦許行三千善事幸
已生男天啓予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毋不能書每行一
事輒用雞毛管印一硃圈于曆日之上或施食貧人或
買放魚鰕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
數已滿復起求中進士念頭許行善事一萬條漸漸圓
滿丙戌登第孔公筭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祈壽是

廣仁品

丁巳四訓

六

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
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
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
矣爾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窠想即命當
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
敬常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
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益父之愆上思報國
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闕己之邪務
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

伊尹通
身注下

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便耽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積善之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叙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豈漫說哉。孔子稱舜之大孝。而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論至精矣。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備有

廣仁品
了凡四訓

七

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業枉費苦心。招殃愈烈。可懼也。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峰和尚。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中峰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已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云。善惡何至相反。中峰令試言其狀。一人謂嘗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峰云。

未必然也。衆人屢言其狀。中峰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峰

告之曰。有益于是善。有益于是惡。有益于是人。則毆人。嘗人皆善也。有益于是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真。真迹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其次則取有守廉潔者。至於言高而行不逮者。則以爲惡。而棄之。人情大抵然也。然自聖人觀之。則狂者行不掩言。最所深取。其次則狷者有所不爲。至于謹愿之士。

廣仁品
了凡四訓

八

雖一鄉皆好之。而必以爲德之賊矣。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一私纏胸。黑白倒置。推此一端。則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默默檢點。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毫玩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

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于諸侯。皆受金于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已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拯人于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于溺矣。自俗眼觀之。廣仁品了凡四訓

子貢之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適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言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有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于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于有過之地。此以

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民窮。白晝攫粟于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幾亂矣。然此公之心。本衛家財。非以行善也。而一方之民。獲安其惠。溥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矣。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此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此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譬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

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鍾離授丹于呂巖。巖鐵爲金。可以濟世。巖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巖曰。如此。則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

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着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着于善。則終身勤勵。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德。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施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說也。何謂大小明明德于天下。爲大明明德于一身。爲小。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僅如筋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筋者反重。仲達因問小軸中所書何事。曰。

廣仁品

丁凡四訓

上

朝廷常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告樊遲。遲爲仁。亦曰。先難。必如西江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修。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鎮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妾。而還之。

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天之降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作福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自棄。賤作福皆難。而能爲斯可貴乎。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略有十。竊謂種種之事。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拾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

廣仁品

丁凡四訓

上

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其耕稼與陶皆然。夫以舜之濬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已之長而蓋人。勿以已之善而形人。勿以已之多能而困人。收歛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爲豔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爲愛敬存仁。君子與小。

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曰仁。曰禮。仁禮又是何物。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謂常存愛人敬人之心耳。人有親疏有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當愛者。蓋愛敬衆人。卽是愛敬聖賢。能通衆人之志。卽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卽是爲聖

廣仁品 了凡四訓

三

賢而安之也。況古之聖賢。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悲而成正覺。大學一明明德于天下。舍天下則吾亦無明明德處矣。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獎借。或爲之維持。或爲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故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常不能自完。惟仁人

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一國之命脉。其功德最大。何謂勸人爲善。生人爲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涼。爲惠最普。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吾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特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瘵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

廣仁品 了凡四訓

十四

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饑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爲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緣會。一切功德。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強勉。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

惟祛除執吝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財成萬物。何以脫塵解縛。何以經世出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于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宜勉勵。何謂敬重。尊上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

廣仁品

了凡四訓

五

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聞殺見殺。與自養而殺者。苟有仁心。必不肯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防範愈周。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食之由來。皆

殺彼以自活。至于手所悞傷。足所悞踐者。不知其幾。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厚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改過之法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憶而談其過。禍靡不驗者。左國諸紀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于厚者。常獲福過于薄者。常近禍。俗眼多膜。客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

廣仁品

了凡四訓

五

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春秋時去聖人未遠。其言多中宜也。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媿。將日淪于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愧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

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閑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畢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鳥得不凜凜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而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勵。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負此惡名。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滌幽。則沉淪獄報。不勝其苦。鳥得不畏。第三發。勇。心人不改過。多

廣仁品

丁凡四訓

七

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心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于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已。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

骨髓已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已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聲名洋溢。以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以使之仇我憾我。于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憐。悖理相干。于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无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已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

廣仁品

丁凡四訓

六

又聞謗而不怒。雖饒燄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汚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真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對治心。當下清靜。纔動卽覺。覺

之即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遺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士而兼行下功未為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顧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証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冤讐而回嗔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携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理無窮盡改過豈有盡時昔遂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

廣仁品 丁凡四訓

十九

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則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蟬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阻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之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悞

謙德之效

易曰天道惡盈而好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俱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幸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字賓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字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字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字者乎人能如此即

廣仁品 丁凡四訓

二十

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已欽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岩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心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峰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于鄉久不第其父為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規之劇善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接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

此處係
是陰陽
對道之
此下
無天九
人即此
一念便
為鬼神
所忌又
況其不
可知者

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以實，肆者以飲，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岩，積學工文，有聲桃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瞋目。時有一道者在傍，微哂。張遽移怒，謂汝何爲笑我？道者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又不見我文。烏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罵詈，試官之辭，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卽文字不工，亦中。命苟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箇轉

廣仁品 了凡四訓

主

變始得。張曰：命旣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謹，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功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奈何多缺其名？傍人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校，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

自知錄題辭

宋太宗曰：人生如病瘡，於大寒大熱中，度歲不覺漸成衰老。苟不能勉行善事，浮生忽盡，良可太息。至哉言乎！跳丸冉冉，蕉鹿忙忙，方爲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

辭自知錄

一

自知也。甚有旋而講學，旋而居間，動曰脫人刑獄，賄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則不惟不自知，而反自覆矣。稍不如意，遂嘆天道難知。夫日改一過，則消一罪業；日行一善，則增一福業。天道明明，可知人苦不自知耳。此小有慨然痛自

砥礪重訂蓮池大師自知錄而力行之
又廣布之也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
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
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
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
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名勞擾之餘倦

辭自知錄

二

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歷
歷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
而種毒不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試一思天地
如許遼闊而人何以爲天地之心萬物
如許灝繁而人何以爲萬物之靈元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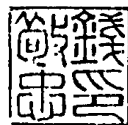
運世如許綿邈而人何以朝聞夕可不
與石火電光同銷歇能于此生身世之
極悲開乾坤之隻眼定不取快目前昏
昏大夢間矣昨日不知今日知之未晚
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吾願觀者人持一編以爲日

辭自知錄

三

課庶不負我小有與人爲善之婆心

四明友弟錢敬忠孝直題



自知錄原序

蓮池大師

予少時見太微仙君功過格而大悅旋梓而施今老矣復得諸亂帙中悅猶故也乃稍爲刪定更增其未備而重梓焉昔仙君謂凡人宜置藉卧榻每嚮晦入息書其一日功過積日而月積月而年或以功准過或以過准功多寡相離自知罪福不必問乎休咎至哉言乎先民有云人苦不自知唯知其惡則懼而戢知其善則喜而益自勉不知則任情肆志淪胥於禽獸而亦莫覺其禽獸也茲運心舉筆靈臺難欺邪正淑慝炯乎若明鏡之廣仁品 自知錄原序 一

鑑形不師而嚴不友而諍不賞罰而勸懲不著龜而趨避不天堂地獄而升沉馴而致之其於道也何有因易其名曰自知錄是錄也下士得之行且大笑奚望其能書中士得之必勤而書之上士得之但自諸惡不作衆善奉行書可也不書可也何以故善本當行非激福故惡本不當作非畏罪故終日止惡終日修善外不見善惡相內不見能止能修之心福且不受罪亦性空則書將安用矧二部童子六齋諸天并世所稱台彭司命日遊夜遊子司奪司元會節臘等聯布森列前我後我左

右我明目而瞞我政使我不書彼之書固已密繭絲而析秋毫矣雖然天下不皆上士卽皆上士其自知而不書不失爲君子不自知而不書非冥頑不靈則剛愎自用云爾人間頗可無是錄乎是故在儒爲四端百行在釋爲六度萬行在道爲三千功八百行皆積善之說也彼罷緣灰念之輩以自爲則無論矣如藉口乎善惡都莫思量見有勤而書之者漫呵曰惡用是矻矻爾煩心爲則其失非細嗟乎世人夏畦於五欲之場疲神殫思終其身不憚煩而獨煩於就寢之俄頃不一整其心慮廣仁品 自知錄原序 二

亦惑矣豈勸三省夜必告天乃至黑豈白豈賢智者所不廢也書之庸何傷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定

雉卑冒起宗嵩少

古閩陳元綸道掌參

重定自知錄

善門舊曰功過今日善過取則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義善即外也

忠孝類

○事父母致敬盡養一日為一善守義方之訓不違一事為一善勸化父母以世間善道一事為十善

廣仁品 自知錄

○事繼母致敬盡養一日為二善敬養祖父母同論

○事君王竭忠効力一日為一善開陳善道利益一人

為一善利益一方為十善利益天下為五十善利益

後世為百善遵王制不違犯一事為一善凡事真實

不欺一事為一善

○敬奉師長一日為一善守師良誨一言為一善

○敬兄愛弟一事為一善敬愛異父母兄弟一事為二

善

仁慈類

○救人一命為百善

○救重疾一人為十善救輕疾一人為五善施藥一服

為一善路遇病人輿歸調養一人為二十善若受賄者非善

受賄謂得彼人金帛酬謝

○救死刑一人為百善免死刑一人為八十善減死刑

一人為四十善救軍刑徒刑一人為四十善免為二

十善減為五十善救杖刑一人為十五善免為十善

減為五善救笞刑一人為五善免為四善減為三善

以上受賄情者非善偏斷不公者非善居家減免

廣仁品 自知錄

婢僕之屬同論救謂非自己主事用力扶救是也免謂非據理詳審唯任意偏斷反釋真犯是也

○見溺兒者救免收養一命為五十善勸彼人勿溺一

命為三十善收養無主遺棄嬰孩一命為二十五善

不殺降卒不戮脇從所活一人為五十善

○救有力報人之畜一命為二十善救無力報人之畜

一命為十善救微畜一命為一善救極微畜十命為

一善若救謂微命善多專救微命不救大命者非善

若不吝重價而救大命與救多命極微命同論有力

如耕牛乘馬家犬等無力報人如猪羊鵝鴨雞鹿等
微命如魚雀等極微如細魚蝦螺乃至蟻蠅蚊蚋等
救命或買放或禁絕或勸止是也專救微命不救大
命是惟貪心福無慈物心故非善
○救害物之畜一命爲一善殺如蛇鼠等蛇未咬人無可殺罪且雖爲害罪不至死
○祭祀筵宴例當殺生不殺而市買見物所費百錢爲
一善世業看蚕禁不看者爲五善

○見漁人獵人屠人等好語勸其改業爲三善化轉一
人者爲五十善

○居官禁止屠殺一日爲十善

○家犬耕牛乘馬等死而埋藏之大命一命爲十善小

廣仁品 自知錄

三

命一命爲五善

○賑濟鰥寡孤獨癰替窮民百錢爲一善零施積至百

錢爲一善米麥布帛之類周給宗族中人同論周給

患難中人同論如上窮民收歸養膳者一日爲一善

○見人有憂善爲解慰爲一善

○荒年平價糶米所讓價百錢爲一善

○濟饑人一食爲一善渴人十飲爲一善濟寒凍人煖

室一宵爲一善綿衣一件爲二善夜暗施燈明一人

爲一善天雨施雨具一人爲一善

○施食畜食二食爲一善

○饒免債負百錢爲一善利多年久彼人哀求度其難

取而饒免者二百錢爲一善告官官不爲理不得已

而饒免者非善

○救接人畜助力疲困之苦一時爲一善或停役或代勞是也

○死不能殮施與棺木所費百錢爲一善

○葬無主之骨一人爲一善施地與無墳墓家葬一人

爲三十善若令辦租稅者非善置義塚所費百錢爲

一善

廣仁品 自知錄

四

○平治道路險阻泥淖所費百錢爲一善開掘義井修

建涼亭造橋梁渡船等俱同論若受賄者非善

○居上官慈撫卑職一人爲一善有過可矜保全其職

爲十善若受賄者非善凡在上不凌虐下人者同論

○視民如子唯恐傷之一事爲一善

○善遣妾婢一人爲十善資發所費百錢爲一善白還

人賣出男女不取其贖原銀百錢爲一善出財贖男

女還人者同論

功德類

○造儒釋道先聖諸佛正神尊像所費百錢為一善
人君子等像費一百錢為一善重修者同論
○刊刻三教經典所費百錢為一善人天因果壽言善
行所費二百錢為一善受贈者非善印施流通者
同論贈請取價貨賣等

○建立廟宇寺院巷觀及牀座供器等所費百錢為一
善施地所值百錢為一善護持常住不使廢壞者同
論用香油祭祀者非善

○施香燭燈油等物所費百錢為一善

廣仁品 自知錄 五

○註釋經典一卷為五十善人天因果一卷為一善若

僻狂癡見者非善

○自己著述編輯正法文字一卷為二十五善人天因

果一卷為十善若談說無益者非善

○見偽造經勸人莫學為一善

○為君王父母親友知識法界眾生誦經一卷為二善

佛號千聲為二善禮懺百拜為二善受贈者非善

為自己已經一卷佛千聲懺百拜俱一善

○講演經典在席五人為一善人天因果在席

一善若受贈者非善圖名者非善講演玄虛外道無
益於人者非善

○講演正法處至心往聽一席為一善

○飯僧因其來乞而與三僧為一善延請至家二僧為
一善送供到寺一僧為一善再三苦求而後與者非
善

○飯僧不拒乞人平等與食二人為一善

○護持僧眾一人為一善所護匪人者非善

雜善類

廣仁品 自知錄 六

○不義之財不取所值百錢為一善無害於義可取而

不取百錢為二善處極貧地而不取百錢為三善

○當欲染境守正不染為五十善勢不能就而止者非
善

善

○借人財物如期而還不過時日為一善

○代人完納債負百錢為一善

○讓地讓產所值百錢為一善

○義方訓誨子孫一事為一善大家禁約家人門客者

同論

勸人出財作種種功德百錢為一善圖名利而獲化者非善

勸人息訟免死刑一人為十善軍刑徒刑一人為五

善杖刑一人為二善笞刑一人為一善勸和鬪爭為

一善若受罰者非善

發至德之言一言為十善宋景公三語楊伯起四知

見善必行一事為一善知過必改一事為一善

論辯虛心下賢理長則受一義為一善

舉用賢良一人為十善驅逐奸邪一人為十善揚人

廣仁品自知錄

善一事為一善隱人惡一事為一善見傳播人惡者

勸而止之為五善

於諸賢善恭敬供養一人為五善見人侵毀賢善勸

而止之為五善

勸化人改惡從善一人為十善

成就一人家業為十善成就一人學業為二十善成

就一人德業為三十善

許友義不負然諾為十善義不負身命為百善不

負財物寄托百錢為一善然諾如掛鉤上之鐵

如還金劄子之類

有恩必報一事為一善有讎不報一事為一善若

公道報私恩者非善

着破補衣一件為二善麗布衣一件為一善若原無

好衣而着者非善輪巾若者非善

肉食人減省食一食為一善素食人減省食一食為

二善若無力辦好食而減者非善

肉食人見殺不食為一善聞殺不食為一善為已殺

不食為一善

廣仁品自知錄

忍受人橫逆相加一事為一善

拾遺還主所值百錢為一善

引過歸已推善與人一事為二善

各位財利等安分聽天不貪緣營謀一事為十善

處眾常思為眾不為已所處之地一日為一善

寧失已財寧失已位使他人得財得位為五十善

遇失意及諸患難不怨天尤人而順受一事為三善

祈福禳災等但許善願不許牲祀為五善

傳人保身命書一卷為五善救病藥方五方為一

善若受賄非善無驗妄傳者非善

拾路遺字紙火化百字為一善

有財有勢可使不使而順理安分一事為十善權勢

可附而不附為十善

人授爐火丹術辭不受為三十善人授已成丹銀棄

不行使所值百錢為三善

知錄

九

過門

不忠孝類

○事父母失敬失養一日為一過違犯義方之訓一事

為十過父母責怒生嗔者為一過抵觸者為十過父

母所愛故薄之一事為一過父母有失不能善巧勸

化一事為一過

○不敬養祖父母繼母一日為一過

○事君王不竭忠盡力一事為一過當直言不直言小

事為一過大事為十過極大事為五十過違犯王制

廣仁品

一事為十過虛言欺妄一事為一過

○不敬奉師長一日為一過不依師長誨一言為一過

反背為三十過若師不賢而捨之者非過反背如陳相李許行之類

兄弟相讎

○兄弟相讎一事為二過欺凌異母所出及庶出者一

事為三過

不仁慈類

○重疾求救不救一人為二過小疾一人為一過無財

無術而不救者非過

○修合毒藥為五過欲害人為十過害人一命為百過不死而病為五十過害禽畜一命為十過不死而病為五過

○呪禱厭咀害人一命為百過不死而病為五十過

○錯斷人死刑戍為八十過故入為百過軍刑徒刑戍為三十過故入為四十過杖刑戍為八十過故入為十過笞刑戍為四過故入為五過私家治責婢僕之者同論

○非法用刑一用為十過無罪笞人一下為一過

廣仁品

○謀人死刑戍為百過不成為五十過舉意為十過軍刑徒刑戍為四十過不成為二十過舉意為八過杖刑戍為十過不成為八過舉意為五過笞刑戍為五過不成為四過舉意為三過

○父母溺初生子女一命為五十過墮胎為二十過垂訓父母無罪殺兒是殺天下人民也故成重過

○殺降屠城一命為百過以平民作俘虜一人為五十過致死為百過

○主事明知冤枉拘忌權勢或執守舊案不

者死刑戍為八十過軍刑徒刑為三十過杖刑為八十過笞刑為四過不成減半受賄者死刑為百過餘同心中暗舉惡意欲損害一人為一過事成一人為十過

○故殺傷人一命為百過傷而不死為八十過使人殺者同論

○故殺有力報人之畜一命為二十過誤殺為五過故殺無力報人之畜一命為十過誤殺為二過故殺微畜一命為一過誤殺十命為一過故殺極微畜十命

廣仁品

為一過誤殺二十命為一過使人殺者同論讚助他人殺者同論逐日飲食殺者同論畜養賣與人殺者同論妄談禍福祭禱鬼神殺者同論修合藥餌殺者同論看蚕者與畜養殺同論

○故殺害人之畜一命為一過誤殺十命為一過

見殺不救隨上所開過減半無門可救者非過不可救而不生慈念為二過減半者如殺無力報人之畜十過今五過是也下以次減

○耕牛乘馬家犬等老病死而賣其肉者大命為十過

小命為五過

○時當禁屠故殺者隨上所開過加一倍私買者同論
居上位反為民開殺端者同論加一倍如殺有力報人之畜二十過今四

○非法烹炮生物使受極苦者一命為二十過如活烹煎火

○放鷹走狗釣魚射鳥等傷而不死一物為五過致死
與前故殺諸畜同論發盡驚棲填穴覆巢破卵傷胎
者同論發盡等因作善事誤傷非過不出好心故不

廣仁品

○養牲畜禽魚等物以圖孳息取利者所值百錢為

一過

○籠繫禽畜一日為一過

○見人畜死不起慈心為一過

○見鰥寡孤獨窮民饑渴寒凍等不救濟一人為一過

無財者非過

○欺弄損害聾人聾人病人愚人老人小兒者一人為

十過

○見人有憂不行解釋為一過反生暢快為二過又增

其憂為五過見人失利失名心生歡喜為二過見人
富貴願他貧賤為五過

○荒年囤米不發坐索高價者為五十過過細者同論

○逼取貧民債負使受鞭朴罪名為五過代人逼債為

十過

○役使人畜至力竭疲乏不矜其苦而強役者一時為

十過加之鞭笞一杖為一過

○放火燒人廬舍山林為五十過因而害人一命為百

過害畜如後殺畜同論本意欲害人命者一命為百

廣仁品

過

○掘人塚棄其骨者一塚為五十過平人塚一塚為十

過太古無骨為一過

○倚勢白佔人田地房屋等所值百錢為十過賤價強

買百錢為一過

○損壞道路使人畜艱於行履一日為五過損壞義井

涼亭橋梁渡船等同論

○居上官輕壞卑職前程一人為三十過枉法壞之為

五十過凡居上凌虐下人者同論

○幽繫婢妾一人為十過謀人妻女一人為五十過

罪業類

○廢壞聖佛神祠尊像所值百錢為二過賢人君子等像所值百錢為一過邪神感世者非過

○以言謗斥聖佛神祠一言為五過謗斥賢人一言為一過斥邪救迷出於真誠者非過

○禮聖禮佛失時為一過因病因正事非過因酒食淫欲失時為五過

○毀壞殿堂床座諸供器等所值百錢為一過誘人毀

廣仁品 自知錄

壞者同論見毀壞不諫為五過反助成為十過（注）祠

惑世者非過

○佔三寶地所值百錢為一過佔屋宇者同論

○新立輦血祭祀神祠一所為五十過神像一軀為十過重修者祠像各減半論謂其古原有地初造

○無故登塔上為一過謂其古原有地初造

○毀壞經典所值百錢為一過人天所值百錢為一過

一過

○謗誣經典一言為十過人天因果一言為五過

○各法不教為十過因彼不足教者非過阻隔善法不使流通為十過（屬邪見）謬說者非過（當時暫順順時）

休正者非過

○以外道邪法授弟子一人為二十過

○著撰偽經一卷為十過

○講演邪法惑眾在席一人為一過往彼聽受一席為一過

○講演正法任已僻見違經背先賢在席五人為一過

○著撰脂粉詞章傳記等一篇為一過傳布一人為二過自已記誦一篇為一過

廣仁品 自知錄

○傳人厭魅墮胎種種惡方一方為二十過

○僧人乞食不與一人為一過非僧人乞食不與二人為一過（無而不與者非過）而不與而反加叱辱為三過

○畜養惡弟子不遣去一人為五十過弟子有過不訓誨小事一事為一過大事一事為五十過

○取不義之財所值百錢為一過處富貴而取者百錢

雜不善類

○取不義之財所值百錢為一過處富貴而取者百錢

雜不善類

○取不義之財所值百錢為一過處富貴而取者百錢

為二過

○淫良家婦人一人為八十過室女尼僧節婦為百過

為二過

○不係邪淫而非其地非其時為二過見美色起心

○不係邪淫而非其地非其時為二過見美色起心

為二過

○偷盜者同論減過詐取百錢為十過

主事受賄而擢人官出人罪百錢為一過受賄而壞

廣仁品 自知錄

人官入人罪百錢為十過

○借人財物不還百錢為一過負他債願他身死為十

過

○斗秤等小出入所值百錢為一過

○見實不舉為五過反擠之為十過見惡不去為五過

反助之為十過隱人善一事為一過揚人惡一事為

一過

○刻意搜求先賢之短創製新說一言為一過於理

違者一言為十過造野文小說野歌

者同論

一事為三十過不審實傳播人陰私及閨幃中事一

事為十過全無而妄自捏成為五十過遞送揭帖發

人惡跡半實半虛為二十過全虛者為五十過言

背實而出自公心為民除害者非過

○募緣營修諸福事盜用所施入已百錢為一過三寶

物十錢為一過

○讚助人詞訟死刑成為三十過軍刑徒刑成為二十

過杖刑成為十過笞刑成為五過讚助人鬭爭為一

過若教唆取利死刑成為百過軍刑徒刑成為三十

廣仁品 自知錄

過笞刑為十五過離間人骨肉為三十過破人婚姻

為五十過不應婚者非過

○出損德之言一言為十過如曹孟德寧我負人之類

○虛誑妄語一事為一過因而害人為十過

○見善不行一事為一過有過不改一事為一過過不

認過反爭為是對平交為二過對父母師長為十過

○論辯偏執已見不服善一義為一過

○不教誨子孫任其不善一事為一過客縱家人門客

者同論

○飲酒為評議惡事為六過與不良人飲為二過

○交母延待正賓者非過

○開酒肆招人飲一人為一過

○過分美衣一衣為一過美食一食為一過

○母非過過者謂人分應受而于本等享用者則易為小者亦非薄也

○齋素人必求美衣美食一衣為一過一食為一過

○輕賤五穀天物所值百錢為一過

○販賣屠刀漁網等物所賣值百錢為一過

廣仁品 自知錄

○拾遺不還主所值百錢為一過

○有功歸已有罪引人一事為二過

○名位財利等貨緣營謀惟求必得不顧非義一事為十過

十過

○處眾唯知為己不為眾者所處之地一日為一過

○寧人失財失位唯保全己之財位為五十過

○遇失利及諸患難動輒怨天尤人一事為三過

○祈福禳災等不修善事而許牲牢惡願者為十過

○殺生命與殺畜同論十過者許願時心已不良至後酬願宰殺時另與殺畜同論

○救病藥方不肯傳人五方為一過

過

○遺棄字紙不顧十字為一過

○拜他人為乾父母為五十過

○人授爐火丹術受之為三十過行使丹銀所值百錢為三過

○成真金者度不變者非過

在家出家一切人等凡有所求不必勞形役志百計謀利希冀成功亦不必禱神祠天宰殺牲牢請乞福祿但發心積善或至五百或至一千三千五百

廣仁品 自知錄

千乃至於萬隨其所求必滿願也



求子秘訣引

求子有秘訣乎。曰無之。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有天地。便生萬物。有父母。便育子孫。何秘訣之可傳乎。自世人積惡。詭行傷上帝。好生之心。悖祖宗保護之意。遂至子孫艱難。宗祀斷絕。或歸之命數。或委之氣稟。噫。天地之大德。曰生。草木禽魚。尚不忍其滅息。况人為萬物之靈。忍絕其嗣哉。故人非

叙求子秘訣

極惡。嗣不終絕。今無子者。類皆以已無大惡為解。夫一言而折終身之福。一事而干天地之和。豈盡能自覺也。乃妄求丹藥。採補之類。每得一術。便自矜為奇方。秘訣不知。以區區之方。果能與上帝爭否。嗟乎。作聖之机。在悔成佛之基。在懺。倘能痛自剴責。力行善事。雖無子之寶。焉釣且五子八孫。而有難之王志仁。且三子登科。抑何轉移之速。報酬之厚哉。即小有與

余俱驗之矣。方其輯仁品初集也。實不嘗妄意報應

嗣後小有連得五男。余客歲亦舉一子。於是取前人。以陰騭得子者。輯為一卷。質諸同人。無子者持此為祈嗣之方。有子者寶之為保嗣之術。可也。夫陰騭之說。賢愚共知。今且梓而行之。以告天下。又無不可知者。乃題曰秘訣。何居。益陰騭報應。人謂世無不知余謂世未有知者。使其知之。必慕之。慕之。必行之矣。而

叙求子秘訣

何今之無子者。比也。若謂行之而未必驗。試取後之報應歷。覆觀一人行之。驗于一人。千萬人行之。驗于千萬人。夫行之必驗者。訣也。行之必驗而人皆未之知。固莫秘于矣。然則世人求子。一切丹藥。採補之術。皆茫無足憑。而惟力行陰騭為秘訣也。信哉。

京口錢邦芭開少題

邦芭

開少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潮東應喜臣宋符
張學曾爾唯定

求子秘訣

五子八孫

寶禹鈞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又乏壽宜早修
善鈞唯諾後有家僮盜錢二百千慮覺有女年十三自
寫券係其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遂遁去鈞

廣仁品 求子秘訣

見而憐之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既笄以錢二百千擇
良配得所歸僕聞之還泣訴前罪鈞不問上元夕于延
慶寺得遺金三十兩銀二錠明旦詣寺候失物者涕泣
至遂還之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者出錢葬之凡二十
七有女貧不能嫁者出錢嫁之凡二十八故舊相知遇
有窘困必多方周之賴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貧士賴公
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之外盡以周
急後復夢祖父曰汝陰德深厚名掛天曹延壽三紀賜
五子八孫榮貴後充洞天真人位五子儀儼侃偁偕皆

登科八孫皆顯貴卒年八十三

桂子蘭孫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糴則與米無米
則與飯又無飯則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一道人以
銅錢一百二十為羅一斗天福施米一斗還其錢道人
出門遂題四句于壁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
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有起
賑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長季忍次季雲三季芳季芳
名蘭孫登第官至太常丞

廣仁品 求子秘訣

心地三元

馮商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曰君未有子
可以此為買妾費及至京師買一妾甚美問所自來泣
曰吾父居官因綱運欠折鬻妾賠償耳商惻然不忍犯
遣還其父不索價而歸又延一堪輿先生往祖塋相視
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望見祖塋有賊
踞樹嶺斫盜大樹倘吾輩徑前恐彼驚跌致損其命不
若且同堪輿先生曰君家風水甚佳後當大昌商曰公
尚未見何以知之堪輿曰吾開陰地隨心地而轉君存

之也

如此福德深厚非吾之所知也竟辭去後其妻有娠將誕里人皆夢鼓吹送狀元至馮家明早生子即京也中三元拜太子少師

隱德三元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父為嚴州府吏平生周人之急濟人之危容人之過憫人之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公謙讓不居在吏舍嘗勸羣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吏皆聽命諸縣囚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翌

廣仁品

日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對云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爾月抱來一看竟不俟彌月抱至堂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廳後舉三元入內閣

雙壁十男

陽雍河南洛陽人以傭賣為業少修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歿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為居晨夜釐水漿給行旅兼補履橋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雍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

無肯者書生曰徐氏女有各行試求之徐氏笑以為狂僻然問其好善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雍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

天命子名

張咸世以積德聞昭聖初再試制科章丞相覽其奏策不以元祐為非大怒得劔西判官去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嫩地慶以遺後人一夕夢神告曰汝有陰德天命汝子名德作賢宰相驚而寤未幾魏公生兄已名混迺

廣仁品

名浚而字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孫栻以道學鳴世

五子聯登

黃汝楫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瘞財寶于室內將逃避忽賊黨執白旗來拜黃懼認其人蓋舊僕也云賊首拘掠士女二千人閉之空室持金帛則贖之否則殺黃曰我所藏直二萬緡願獻以贖其命悉發所瘞輦輸其營二千人皆得歸詣黃謝為之作佛祈禱亂定夢神人曰上帝有勅以汝活人多賜汝五子皆得科第後

更生子開閣同年同科開閣繼之

苦菜狀元

江右舒翁假館湖廣二年、偕諸鄉里同舟歸、途中登岸散步、聞一婦人哭甚哀、問其故、曰、吾夫負官銀、將歸、吾以償、幼兒失哺必死、是以悲耳、翁問所負幾何、曰、十三兩、翁曰、舟中同載者皆江西塾師也、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而告之、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來修葺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眾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忍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所得米乎、翁云、鄰家借之、婦云、借已煩、專候汝歸償之、償其舊可、借新也、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携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中忽聞窓外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覺而告之、翁曰、此神明告我也、是夜即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

廣仁品

求子秘訣

五

得米乎、翁云、鄰家借之、婦云、借已煩、專候汝歸償之、償其舊可、借新也、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携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中忽聞窓外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覺而告之、翁曰、此神明告我也、是夜即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

免難獲子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日見仁、愀然曰、汝至十月當有大難、奈何、王素神其術、亟往、蘇

欽貨歸、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肆中、晚霽散步、見一婦人抱子投水、王急呼諸漁船、曰、能救此者、與二十金、諸漁舟競救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鬻以償租、昨買豕者來、值夫他出、遂鬻之、不意皆假銀也、夫加箠楚、且無以聊生、故謀死耳、仁倍價

周之婦歸、遇夫于途、泣告其事、夫意其言之誑也、與婦同詣仁、寓質焉、至則仁已闔門就寢、其夫令婦扣門曰、我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登宜相見、明早偕汝夫來、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

廣仁品

求子秘訣

六

矣、仁乃披衣出、見纔啓戶、忽聞倒牆聲、驚視之、則卧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仁歸家、姑夫大駭、曰、子氣色異常、必行大陰德矣、非獨免難、亦且獲福、子勉之、勿憂無子也、果生三子、登第、而仁享富貴封章二十餘年

領囊濟難

寧波陸翁五十無子、遠館三年、回宅、途見一人倉惶投水、急呼問之、云、父繫獄、擬徒、須十三金、納官贖之、昨賣女得銀十五兩、歸宿店中、爲人盜去、今女已賣、父復不能救、有死而已、陸翁傾囊得十五金、盡與之、歸家年餘

卽生一子名世科長舉進士天啓年間任淮揚巡撫

爲宰相子

王僕○爲○宰○相○因○被○逃○田○見○歲○饑○而○流○亡○者○數○千○家○
乃○力○除○其○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皆○從○之○
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簡○者○以○一○絲○衣○子○
遺○之○曰○汝○本○無○子○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特○以○此○爲○宰○
相○子○後○果○生○一○男○王○亦○拜○相○

疏活流徒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知○登○州○先○是○沙○門○島○流○配○罪○人○制○

廣仁品 求子良訣

七

有○定○額○官○給○糧○止○三○百○人○每○溢○額○則○取○其○人○投○海○中○默○
上○疏○朝○廷○乞○貸○其○生○矣○又○乃○之○海○中○非○朝○廷○不○意○今○後○
如○道○遠○乞○還○年○深○者○仍○移○至○內○地○聽○其○自○便○自○深○然○
之○卽○詔○可○著○爲○定○制○自○是○全○活○甚○衆○一○日○默○坐○堂○上○忽○
昏○困○如○夢○中○見○一○神○人○左○右○各○一○男○一○女○前○大○呼○曰○
我○自○東○岳○來○聖○帝○有○命○奉○玉○符○賜○與○汝○不○能○則○以○沙○門○
島○罪○人○事○上○帝○命○賜○男○女○各○一○后○果○生○男○女○二○卒○年○八○
十○贈○太○保○

天賜五孩

臨○海○太○守○某○見○配○瓊○崖○人○亦○以○三○萬○人○爲○率○過○數○則○推○
先○到○者○入○海○守○乃○申○奏○今○滿○數○後○移○先○到○者○入○內○地○報○
可○太○守○素○無○子○忽○設○香○案○俯○拜○以○手○于○案○上○若○取○物○狀○
凡○五○次○取○置○懷○中○復○作○拜○而○止○人○問○之○乃○云○天○帝○以○我○
申○奏○瓊○崖○配○人○以○小○盤○盛○五○孩○兒○賜○我○乃○取○置○之○懷○耳○
其○年○妻○與○四○妾○皆○有○娠○各○生○一○男○皆○登○第○

減刑得子

屠○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無○
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爲○德○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

廣仁品 求子良訣

八

臨○審○堂○官○摘○其○語○詢○諸○囚○無○不○服○者○釋○免○抑○十○餘○人○一○
時○筆○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筆○下○之○尚○多○寬○民○
四○海○之○廣○豈○無○枉○獄○宜○五○年○差○一○減○刑○官○核○實○其○罪○而○
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刑○夢○神○告○
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
衣○紫○腰○金○是○月○夫○人○有○孕○後○生○應○填○應○坤○及○應○坡○皆○顯○
官○坡○有○文○學○存○心○尤○厚○居○秋○涇○橋○西○有○一○隣○人○甚○貧○負○
其○子○孟○玄○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塾○絕○賣○淮○銀○其○子○固○
長○者○不○肯○受○告○隣○人○曰○爾○欲○賣○房○與○墳○吾○當○買○之○

得一科
第一子
易耳得
之子難
之報

前銀吾不追也。隣人感其高誼，以實訴云：吾房實若干，前因退債，故多寫若干。今若還價，止當受若干。孟玄曰：汝不讀書，尚知禮義，不欲虛受吾值，吾可見利忘義而滅汝。值乎固與之。及竣歸，隣人訴其子之厚德，且叙感激之情。竣驚曰：爾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竣呼其子取前契還之，且為築其墳墓。戒家人曰：世世無相犯也。今墳尚在屋傍，無恙。屠家科第不絕。

赤痕宛然

馬恭敏公森之父，封公。其年四十誕子甫，四歲眉目如廣仁品。求子秘訣

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額天願公蚤生，貴子次年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

濟生拔死

徐宗仁，西蜀人，其鄉有兩石橋夾一江，江流湍急，惟此處可立渡。而船小觸石即碎，溺死者甚衆。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葉，自僱篙手專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一日有道人登門，稱善星命，謂徐曰：

公壽止三十三，而無子。徐大驚異。其年生日，夢至官府，見王者坐堂上，門首濕衣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投王。前云：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子孫榮貴。王者以此訓示宗仁曰：汝壽本當盡，為此之故，特延三紀，賜二子三孫榮貴，覺而異之，後果如其言。

周急還金

張仲淳，秀州人，居鄉教授，人皆師禮之。好周人急病者，給以藥，忽有一商中途疾困，聞仲淳名而投之。仲淳詢其來，略言姓氏鄉里，不能語而斃。簡行裝，有金十兩，訪廣仁品。求子秘訣

其妻子還其金，復捐貲經營葬之。是夕夢其人謝曰：上帝以公不欺心，隱出陰德，其厚令公無子而有子，且生貴子。明年果生，師中后舉進士。

感恩孺子

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最強幹，感疾遽困，霖請所託尉拭淚，託以老母少女及卒，霖割俸送其母及，因骨歸河東。且嫁其女于士族。一夕夢尉拜泣曰：公本無子，感恩力請于帝，今為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公流歸，每遇灘險必見尉隱約立岸上，如指呼狀，將抵荆

渚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厥日果然名之曰頴及長深仁篤孝官至大理寺丞

祝生好兒

豫章李後林之父通判成都赴任時聞太守欲簪張主簿家而非其罪到任首以爲言守曰此事君不須與李曰忝列府貳義同休戚守愧謝從之簿具禮謝李歸德太守一無所受時李年四十九無子簿繪其像置神前

廣仁品

士

一念一子

羅氏子名夫號念慈江西吉水人父循官副使無子母有賢行宜居而荆布勉夫子以廉父見一寺有僧七口意甚憐之命僧以俸金瘞于寺側晚得一子即名曰念慈言一念之善也後延對第一人

馮公救死

馮以菴尚書之父名子履山東人爲邑庠生隆冬途起赴學路逢一人倒卧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衣裹之

命出自誠心吾道韓琦爲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少年登第官禮部尚書封父如其官

瘞殍獲報

陳亢潤州金壇人中年無子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子廓後又生度皆相繼爲監司子孫仕宦不絕

歸妾生子

表韶字彥淳慶元人父爲郡小吏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

廣仁品

士

知府女也家汴州父歿家貧故鬻妾爲歸葬計耳憐而送還之其母泣曰聘財尚未足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吏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復出囊中資與之送獨歸妻迎問曰妾安在告以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有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紹後舉進士理宗時爲參知政事贈越國公

還女得子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夫人鬻釵梳賣隣女

為侍妾翁歸寧夫人置酒第以壽女侍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曰夫人謂已在而翁願也山而為其戶翁踰窓而出意良厚但此女幼時有惡之相願其嫁而得所吾老矣又多病不可以辱翁而返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姬生子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為宰輔

流慶涓涓

馬涓父中年無子買一妾極姝麗每理髮必引避如沮喪狀公惟問之曰妾父某官不幸亡去家甚遠無力可

廣仁品 宋子秘訣

歸故至醫妾今服未除約髮者實素帛暫以絳線蒙其上不欲公見無也公謂然即日訪其姊遂之生資助是夕夢一羽衣曰天賜爾子流慶涓涓明年果生子因以涓名即巨濟也及長魁太學鄉薦廷試皆第一

還女歸喪

時邦美陽武人父為鄭州牙較年六十四婦方四十未育子以白金百兩與夫至成都買妾時至成都得一女甚麗詰其家世泣曰父本部下人為州校卒扶親至此不能歸故暫歸耳時惻然送女還其母且為營路

賢婦感翁 周才美為子娶婦兄其賢能令分理家政付與斗斛秤尺各兩等諭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其婦不悅即刻拜辭舅姑不願為婦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所為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敗家人謂妾之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曰汝言誠

廣仁品 宋子秘訣

是當悉除毀婦問所用斗秤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棄留此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為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

公平奉法

范大錄為蘭溪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求賂雖貧實甘心焉中年無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諸孫相繼登第追贈正議大夫

天成德性

戶部通
學府通
刑部通
人部通
所部通
行者也

彭矩、台州人、自幼端重、謹愿、德性天成、長益慈祥、謙遜、有蔬圃與人聯界、里婦每竊採之、彭佯不知、里人侵過、圃界彭絕不問、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歸、商失傘、意彭持去、登門索之、彭對以故、商怒罵、且言失衣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彭性好善、喜行方便、見饑者必減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至于整橋修路、但力可爲者無不行之、又修合香蘇散、百解散、香如飲解毒湯、以施病者、里人侵彭圃者、以強橫爲人訟、官將杖之、彭懇言、免人愈服其長者、彭年三十七無子、詣西嶽祈求、生三子、彭至七十七終。

廣仁品

五

施粥之報

祝榮、南劔州沙縣人、中年無子、遇歉歲爲粥施貧者、全活甚衆、後生一子聰慧、舉孝廉、廷試、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報狀、元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開榜、其子果狀元及第。

行誠全子

薛瑗、身相燕國、不能平心忌得幸失生、平求嘗薦一士、舉一賢、有方可稱者、嫉之如仇、遇截使不得進、其誠一

子死、獄餘盲聾瘖啞、僂僂顛癡、公明子臯見而憐之、因詰言曰、汝心行不良、罪當滅門、瑗大懼、求救子臯、以赤松子誠授之、瑗誓志力行、僅全一子。

附錄見十二則

父子天性

蘇東坡與朱鄂州書云。昨王天麟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渠言鄂岳小民。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則殺之。尤憾養女。生女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日反身以手按之。水盆中。呻吟良久。乃死。凡殺子者。其父母屢有惡報。而愚人竟不知改。天麟每見其側近。有此輒馳往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則留之。既旬日。有無子者。欲乞爲子。卻又不肯。以此知父子之愛。天性固在。

廣仁品 朱子秘訣

特牽于習俗耳

小兒索命

郭普州紀性。可有女名引鳳。被二鬼追攝。遍歷一十八獄。最後一獄。有王者坐殿上。下列數百婦人。各有小兒。抱足號叫。索命。有因生女多而溺死者。有因家貧生而不舉者。有妻妬妾生子而打墮者。有私胎自毒者。有因爭鬪觸損者。有因怒兒啼哭。打擲至死者。有因視兒不謹。死非其命者。王者一一詰問。莫不桎梏在身。枯瘠可憫。引鳳既還。具白其父。信可因大書天寧寺壁。以戒。

何龍圖戒溺女歌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呻吟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于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拘。女常順父母。男子怎伏事。女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顯父母。不觀緹縈女。免父肉。

廣仁品 朱子秘訣

大

刑苦不觀唐香女。救父而扼虎。覃氏年十八。能令父喪。舉曹娥年十四。沉江覓父體。叔先痛父溺。抱屍浮于水。表女母癰癩。火來不能起。女泣不忍避。甘與母焚死。宋女號陳三。父母貧如洗。三姐供饘粥。專靠採菱米。親死不肯嫁。廬墓沒其商。唐女王和子。父兄皆戰死。和子甫十七。披跣走邊鄙。乞丐扶骨歸。營葬悲緒縷。剪髮毀面。貌然後。廬墓所大節達宸聰。旌詔表其閭。孝哉蕭氏姬。父母殘異土。姬方十六齡。扶視還鄉里。舟子欺其孤。中途委柩去。舍土穿成墳。姬獨與一婢。毀容日夕哀。結廬。

在水次服滿不肯釋求婚不肯配有能還其棺乃肯委
身事果嫁還棺者楊舍一老尉東海屠氏女父替目擊
病家無隔宿糧親隣皆相棄女乃移二親遠處於終舍
豈採薪易粟夜績麻易絮二親卒天年負土成墳墓守
墳終不嫁只爲無兄弟古女賢孝倚其多難筆記有司
或贈金朝廷或飲賜也有爲嬪妃也有夫人類若能存
他命報施應不悖

義方易俗

張吳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

廣仁品 求子秘訣

月生者悉殺之吳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易百姓
爲立生祠後官至九卿

殺女連坐

京口錢邦偉號惺爲貴溪令其俗生女多不舉惺宇
嚴著爲令殺女者五家連坐所活無算今其俗亦變後
爲汀州太守書考令終今諸子工文端謹識者早知其
必昌

酌酒出文

喻仲寬知順昌閩人生子才過三數臨產卽先具盆水

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公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坐廡
下親酌酒出文以勸不半年所活以千數民至以喻字
名子

補添丁錢

虞允文字彬南隆州人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
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丁口衰
絕允文惻然憐之爲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
丁錢百萬百姓鼓舞生子皆舉先是允文艱于子孫明
年雙誕二孫自茲蕃衍後官至中書同平章事

廣仁品 求子秘訣

子

小兒求救

鄂人秦光亨將產時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衣求訴甚
急遵思姊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應是乎馳往省之
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今光亨以及第爲安州
司馬云

墮胎自斃

顏娘子者厭多子自毒其胎屢矣乾道戊子又孕又復
墮血遂洞下伏枕歲餘叫號不止臨終見羣小兒前後
環視以去

小牛夢警

潤州陳氏者、因子多復孕、心甚惡之、有談嫗者、慣以藥治婦人諸病、遂為陳氏下胎、甲子十月復孕、復召談嫗、再謀下之、藥方合而未服、是夕陳氏夢一小牛、曰我與汝何讎、汝必欲殺我、我將因而殺汝也、痛而不解、竟服墮胎藥、血崩不止、痛楚月餘、卒後二年談嫗亦得暴疾、乃人解子年懷胎至丑年生、產則其子屬牛、夢中之牛乃其子也。

溺女蛇繞

廣仁品

王

福安俗不有女、凡有滄溺、並瘞牀下、不則終不得男、有林乾妻張氏、連產六女、置木桶坎牀下、產輒溺死棄桶中、封以土、後復產女、溺殺之、張啓封、將棄桶中有巨蛇、從桶躍出、蟠繞張項、以首碎其乳、擊之則痛苦不可當、撫摩之稍止、移日不解、張遂死。

打胎永劫

舒州金部員外郎王堯臣、有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毋疑之、密令二婢伺察其女、覺而大怒、乃于園中自經、忽空中有聲叱曰、命二婢馳救、遂死。

因為設醮懇禱、家事真武、是夕降言曰、此女前生嘗為藥婆、貨賣毒藥、為人打胎、內有貴命、亦被枉殺、帝怒、罰令永劫為恒沙毒死、今只餘此一生人身、昨日園中若不遇吾、已為蛇矣。

附薦天六事

凡人生子天亡哭之則踰喪考妣思之則痛絕肝腸多
爲誦經禮懺以資冥路善矣然誦經要體佛心禮懺要
明已過佛心者大慈悲是已過者造殺業是不行慈悲
不斷殺業經懺雖多功德亦少略開六事於左願力行
之

一佛制五戒首重殺生又云前世多殺生今報天折
苦爲父母者當取亡兒平日衣服裝飾玩好之物
賣放生以贖殺業庶今魂不墮三塗來生得獲

廣仁品 求子秘訣

五

二凡生子三朝滿月百日週歲往往取諸衆生宰殺
烹炮陳設宴會此雖殺由父母與兒無干而事起有
因罪亦難免念亡兒者永斷殺業庶今魂不墮三途
來生得獲長壽

三小兒每每有擒捉蠅蚋螻蟻之類或投之蟻聚或
擲之蛛網孩幼無知以資戲樂父母喜而不禁乃至
傷害種種微細虫豸難以盡言皆天(命)固不可不戒
四孩子無知或罵父母或罵尊長父母喜而不禁雖
屬戲掉皆天(命)固不可不戒

五今人已所生子撫摩愛情如護眼珠義男女等視
同土芥恣意鞭撻已所生子膏粱肥甘百味充足義
男女等飲啖粗惡或至忍饑已所生子綺紈繡備
極莊嚴義男女等破衲遮身不免寒凍彼亦父母所
生子也奈何不公至是乎天地不容鬼神努目理應
(無)子(縱)得(子)必(多)凶不可不戒
六有於老年或取少女爲姬妾我既管他不了他須
怨我特深怨氣所積損德消福理應(無)子(縱)得(子)必
不(賢)不可不戒

廣仁品 求子秘訣

五

薦天求子雖云二事其實相因何也能以爲善薦天不
但濟天而承斯善力後生之子當必智慧長年能以
爲善求子不但得子而乘斯善力先亡之兒亦獲起
生勝地一舉兩得宜並行也

見聞紀訓原序

棟塘陳良謨

夫經傳子史之所紀載尚矣。大要無非垂鑒戒萬世。俾人爲善去惡而已。然其辭文其旨深。其事博以遠。自文人學士外。罕習焉。如論孟小學之書。里巷小生。雖嘗授讀。率皆口耳。佔畢卒。無以警動其心。而俚俗常談。一入于耳。輒終身不忘。何則。無徵弗信。近事易感。人之恒情也。頃於山居多暇。因追憶平生耳目之所睹記。畧有關於世教者。隨筆直書。不文不次。惟以示吾之子若孫。覽觀之。指其事曰。是某事也。指某人曰。是某人也。近而有

廣仁品 紀訓存賞

六 微庶幾有所警動其心。而於爲善去惡也。未必無小補。

紀訓存賞

福善禍淫。天心也。吾儒彰以爲教。若建鼓求子。故一則曰。自求多福。一則曰。自作孽不可活。而總歸之仁不仁。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止四十二章經。樸實可誦。與吾儒不異。後爲習浮屠者。張大之。動言果報。

序 紀訓

歆以福。怵以禍。靡不風從。實與吾儒善淫之理。毫髮千里。夫儒教本天。天心仁愛。就吾儒言。儒理倍覺真切。何必挽入輪迴諸語。反開人從佛棄儒之端。荒唐幽渺。難以憑據。疑、信、爲善不堅矣。真爲善者。光明正大。惕勵戰兢。千聖千賢。咸從此入。精

微顯粹六經廿一史具在可讀也然浩繁者易厭與澁者難明讀未終卷束諸高閣每思簡輯少許堅人信受殊難精當偶得棟塘陳公所著見聞紀訓與小有讀而嘆賞之開章一義孝友為型特揭誠感誠應為丹頭誠能動物天道在是矣凡數十則

序 紀訓

無義不備不忝一佛語自然沁心刺骨可見儒理剴切筆削間真有裒鉞易簡神道設教觀之我生厥有旨哉會刻廣仁品評定付梓時一喚醒不啻晨鐘聞斯訓者毋視為危言幸甚

京口劉夢震拜手題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京口劉夢震長公評

廣陵蔣善元長閱

紀訓存賞

奪田何憂

歸安施相之名翊之、名兄弟俱為知州致事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是時偶遇期之於舟中、

廣仁品 紀訓存賞

語及產事、公望蹙謂曰、吾兄儒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期之遇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迺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談云、

尊賢友愛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施邦直、名會試北上、邦直之兄邦顯、名亦以省祭調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為

一喜一
泣俱聞

山曲折
折刺人
心坎

思
唱寄

料理之一日邦顯謂余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
豈殺截不腆烹調失節邪明日又謂余曰夜來思之吾
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耳已令庖者具羹矣
是日公果啜羹加餐邦顯喜曰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
幾誤矣又一日遣伴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
余曰吾兄泣何也余入問故迺收淚告曰無他頃作家
書囑付少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
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歌吟宴樂其事也今吾侃弟
大事不可已者吾樓蟻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

廣仁品 紀訓存賞

界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余迺牽裾出慰解之迺止
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為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
於鄉先生迺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弟不為甚
苦而至於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耶賢哉若人可以風
薄俗矣

忠臣冥護

樂清章恭毅公名景泰間為儀制郎中以諫易儲下獄
久被幽囚虱生於首苛瘡殊不可耐思欲一櫛治之而
苦無其器一日忽有羣雀在天窓中共銜一物墜下正

古人天
相日慈
天德視
姓龍無
籍

當公前取視之迺新製一牙邊瓦子也公感荷神貺得
濟所需謹珍藏之至今供家廟中又一日大雨漏淋哀
呼獄卒移就乾處剛離一牀之地磚壁轟然倒矣不然
幾斃於壓可見忠臣義士行合神明故隨其所在而冥
冥中自有保護真若有物以左右之者

扇墨酬勞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名一麟寬仁廉儉出自性成及瓜
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鐔修座船北行俟
完公見鐔治堅好問費幾何鐔以十兩對不信密喚名

廣仁品 紀訓存賞

色工匠備查實用過二十兩迺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
三觔二物價直四兩有餘召鐔謂曰爾賠十兩吾已知
之今以此償爾鐔不敢受公授之堅遂勉受之退其夫
人復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別以扇墨酬
其勞可也何靳此邪公面頤發赤亟與鐔至仍補銀四
兩鐔愈不敢受公怒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
許辭鐔迺受之吁即此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湯伯起
之天資而又有樂羊子之內助宜其持身蒞政大過於
人也吁賢哉

損我幾何

孝豐果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玘謹愿畏法盖厚德長者也一日自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迺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必則重傷矣今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卽是一端仁厚類可想見迺今子姓蕃衍簪纓赫奕固知其有自來矣

論理決有

遞鋪市賈黃臻休寧人質直謹愿較諸賈中不甚計利

廣仁品 紀訓存賞

四

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輒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子尚穉攜之以隨嘉靖戊子八月山水驟溢人畜溺歿無算余時臥病亟乘桴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望遞鋪塵舍如水葉下湏臾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歿矣張先生不任歎息余獨弗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歿理張先生曰迂哉子也顏天既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余曰雖然論理之常父子決存其一湏臾又一報人報曰臻尚在子歿矣余曰是或有之湏臾又一報者曰臻歿矣其子在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

自言抱木漂三十里胥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凶濤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余迺咲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曰然良久曰設使盆成括不歿孟子之言猶信也

亦當復甦

對門顏六一鄉皆稱爲善人年六十無子隣有范醫官者嘗遘疾就醫於抗倖至自家問以鄉里事倖曰對門顏六歿矣范公大駭迺詰倖以爲誤傳倖曰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洵洵東西走爲覓成木非歿而何

廣仁品 紀訓存賞

五

范公曰此善人且未有子可歿之邪卽歿當復甦倖竊咲之數日歸舟逢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鄉人曰某日旣歿矣其家沐浴就殯撫其胃微溫聞其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公迺自神其見迺造顏六棺之曰丈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年六十七而終此事與料黃臻事頗相類天道之可恃如此

獨行愛物

余先姑夫郎公名狷介峭直殆所謂獨行士也不肄文

業而好閱史鑑遇忠孝節義欣欣動色擊几朗誦至姦
回邪佞則憤慨頻呻若身被其害者一日忽袒臂袒胸
遠屋走且罵曰憐殺我憐殺我舉家莫知所以家姑氏
問怒何也曰讀秦檜殺岳飛事故不禁憤氣填胸耳最
重然諾一出口必踐不爽過親友家將具雞黍留之如
已飯輒止之曰吾飽不能更饗果有意某日常復來主
人以爲託辭屆期果不速自至矣市井無藉至夏買藥
藥魚藥名雷公藤搗汁傾上流二三十里魚鼈鰕蛤大
小盡灰公每年出銀三兩買藤焚之曰吾力不能焚人
廣仁品 紀訓存賞 六
只焚此亦可少免數百千命耳吁此又公愛物之仁不
但狷介獨行已也今吾鄉環視一二百里苟若有人焉
吾當整冠肅容拜之
拾遺商士
程瓊休寧人開飯肆宿客畜馬驟然其人雖居市井而
輕利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攜銀百兩買絲飯糧請就僱
其馬下梅溪置銀於布囊縛之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
也馬僮拾之匿路旁竹園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
意僮也馳回程舖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程

有仁無 智不可 行仁
祝僮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押僮至其所取還
之宗以其半爲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
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人競刀
錐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顧况百金哉昔柳子作吏商
識官之賄者卽商也廼斯人者商也而所爲若是恐爲
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士可乎
孝敬必昌
鉛于朱氏 名恩降其家有形聲能作詩人問吉凶事大
書以示凡文人至必贈以詩余有事至鉛于莊朱氏來
廣仁品 紀訓存賞 七
邀余過焉入門見紙四幅墨跡未乾廼鬼書也少頃宴
余後堂曰先生來辱神必有詩奉贈余但唯唯余宴既
久寂不聞聲迺排戶入則見碎硯裂紙壞筆墨几上書
數字云今以後不復書矣余咲曰神其棄余邪自是鬼
不復來錢煥卿問曰生聞鬼祟之家必敗以先生所見
朱氏何如余曰未也吾見其兄弟雍睦臧獲用命時母
有小恙長子陪我坐諸子迭入問疾必掩口復其兄於
耳以余觀之無敗徵今經二十年矣家道如故子爲生
員駸駸有向進之勢曩所料者果爲不謬余每見鄉中

撫所謂
仁者
情說
清眼

發問相反

同年建德王本立建嘗語余曰渠為諸生時提學歲考

後適有分守某參政行縣諸生謁見間言及考事惟問

案首姓名幫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

某僉事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撲責

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

此吾屬識之且觀二公去後祿位何如後分守公官至

廣仁品 紀訓存賞

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陞陝西副使遇安化王

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問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

言然

心刻薄則一言一行動依於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

殘忍刻薄之人豈享福祿之器哉

神忌暴珍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

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淪沒殆盡

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免且得

世以爲
天福我
者不
冷眼快
口不
駭人聽

買各鄉所需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

小戶狼戾胥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爲樂

也余謂家叔兄曰吾村富有奇禍叔兄問何也余曰無

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

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殊不以爲然未幾村大

疫四家男婦死無孑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叔兄稍

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

恐終有之越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噫余爲此言豈無

稽哉大凡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

廣仁品 紀訓存賞

數况又暴珍天物邪叔兄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

之家彼獨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基深福氣厚勝受

得起故耳雖然深淺厚薄久近因之亦須人事善加培

植迺可不然白撥其根而驟其基焉將暗漸銷鑠百年

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哉

出處預定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庠張掌教名孟敬使人呼

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名尚文題蔡虛齋高弟今利必

之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式。適恰山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冤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真不須分外謀求。徒壞心術也。

託病誤選

龍門溪僉憲。同年友某行人。一日過西溪。郎謀曰。吾欲註門籍。幾日。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觀豈

廣仁品

紀訓存實

十

不善。適欲避邪。行人曰。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名子山。于是得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即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已可見為謀不臧。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功。良可慨也已。

枉做小人

正德間有熊州判。名無意。及民亦忘之。後其子北原。公為冢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請選。乃獨為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墓前築臺。自營辦所費。極其

以是媚冢宰。公云。及抵京。一疾遽卒。而此碑為長物矣。適同鄉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流落罷歸。夫為其父立不朽之名。為之子者。就不喜之。即千金當不過此。丘之為計。亦甚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為他人所有。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自以為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得也。而竟亦止此。噫。命也。奈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言乎。

廣仁品

紀訓存實

十

鬼神與奪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為李循。僕李素乏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攘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徧干鄉貴。黃緣得入首相嚴公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術。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邪。齋夫輩乃羣譁於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快快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

俱○或○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學○訓○導○云○
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中○更○王○選○他○所○而○遠○任○亦○
無○足○為○異○今○多○智○者○自○貽○伊○戚○而○樸○實○者○無○心○中○適○得○
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明○示○與○奪○之○意○以○彰○善○
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

造化更巧

歸○安○省○祭○孫○邦○華○調○選○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祭○當○
選○挈○子○偕○行○比○就○選○某○乃○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選○期○
未○及○束○裝○將○歸○不○意○其○姐○夫○忽○暴○卒○華○點○人○也○私○語○其○

廣仁品

甥○曰○雨○父○一○生○辛○勤○已○矣○碩○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為○之○
爾○權○厝○爾○父○隨○我○以○往○凡○有○所○得○誓○必○均○分○任○滿○再○考○
則○以○爾○父○作○逃○而○我○自○可○另○選○矣○如○此○豈○不○兩○利○不○愈○
於○子○然○空○手○歸○乎○其○甥○從○之○展○轉○間○幸○不○敗○露○華○甚○以○
為○得○計○後○逃○身○入○京○乃○自○投○文○聽○選○及○榜○出○則○恰○補○其○
姐○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矣○遂○涕○泣○棄○歸○向○使○不○為○僥○
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
所○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為○謀○而○造○物○者○更○巧○於○制○命○
任○爾○千○方○百○計○總○不○出○於○範○圍○華○雖○點○也○夫○何○為○哉○

人心天理

正○德○已○卯○余○北○上○至○潮○縣○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同○輩○也○
俄○舟○人○與○土○人○毆○摔○至○乃○余○家○僮○焉○薄○責○之○論○遣○土○人○
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遽○赫○然○怒○罵○曰○咄○爾○何○人○敢○
集○多○人○上○我○官○舟○行○劫○反○誣○我○舟○人○毆○邪○縛○之○復○召○土○
人○之○役○於○官○者○併○撻○之○令○上○誣○狀○其○人○叩○首○哀○乞○移○時○
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噴○噴○稱○其○才○而○某○亦○自○揚○揚○有○矜○
色○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智○畧○耳○人○心○天○理○四○
字○用○不○着○矣○余○慙○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府○推○官○果○惟○

廣仁品

恣○胸○臆○嘖○嘖○羅○織○含○冤○者○不○可○勝○算○後○陞○刑○部○主○事○仍○
如○紹○興○而○加○其○焉○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發○背○洞○
胸○而○歿○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顰○蹙○不○忍○言○也○
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哉○

謗人被謗

余○昔○忝○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縣○有○白○教○諭○會○試○入○
京○其○妻○素○好○善○有○道○姑○造○衛○求○布○施○乃○捨○銀○一○兩○以○教○
諭○出○名○題○疏○仍○與○紵○絲○一○丈○繡○幡○甫○去○而○同○僚○之○妻○過○
訪○言○及○乃○駭○然○曰○儒○官○與○道○姑○來○往○為○累○不○小○白○妻○遂○

仁不仁
口角只
在幾箇
虛字傳
出

一言曰
人之家
仁人也
者眼

信以為夫之官自此休矣快快於心比教諭下第回取

此紵裁衣却又剪動髮益不自安自縊歟余適聞之以

問知縣具道其詳且盛贊譽焉後撫院林二山公

人會議賢否冊謂余曰白教諭姦學吏妻其妻有言遂

勒令縊歟罪不容誅余乃述所聞告之公沉吟間余曰

不審前言得之何等人果君子也庸或可聽苟非其人

請更訪之公乃幡然擊几曰是矣是矣即奮筆抹去其

名下所註劣語後自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泉見二山

公於前公指鄰家謂余曰此吳姓者向為公安訓導謗

廣仁品

白教諭者是也平素心術不臧吾故因君言頓悟渠後

陞萍鄉教諭乃亦為同僚所譖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

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昔白謗人今被人謗天道好還

不信然哉而聽言者尤當先察其所言之人

寡求易足

前輩樊知縣名王司訓余少時奉二公言論樊公嘗

曰吾自鄉平歸尚校囊費白金僅五千耳黃金夥緡不

及一千王公亦嘗曰勿謂學官貧吾在沛縣所積俸貲

并諸生餽遺亦有六百元而歸觀樊之意似以六千為

父食則
子亦食
共食矣

少而王以六百為多矣樊三子兄弟不相容各求異居

公所得六千金買田築室悉以與三子三子乃復疑其

父有遺藏輒患怨不顧其養公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

所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

至一老婢供茶而已余恒見公戚戚焉愁比其卒也葬

不能成禮今其諸孫皆已零替不振矣王四子伯業賢

仲掾藩司叔季讀書為生員異食而同處養其父甚謹

公之暮年悠悠自適惟灌花種竹為樂客至未嘗不留

飲飲必盡權乃已余恒見公無一日不開口笑也今其

廣仁品 紀訓存賞

叔季二子一掌教邵武一令來安諸孫為生員家聲益

暖暖未艾夫樊之財十倍於王而王之受用顧十倍於

樊二公子孫賢不肖相去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贖貨

謀身且不能終況為子孫謀乎盍若寡求易足而又留

其餘以遺夫後之人乎吁亦可鑒矣

小船重載

前輩歲貢麗天瑞名輕佻狡偽靡所不為二子又皆濟

惡不才比謁選乃得廣東感恩知縣父子志驕氣盈益

不自持瀕行率二子拜辭州守弋陽陳公既退公謂左

仁不仁
字便不

右曰是父是子行既不滅貌復委瑣非享福器也薄取而早歸猶或可耳不然將不克終及蒞任乃恣意貪饕踰年先以所得遺長子持歸至中途暴卒其囊橐悉爲一僕席捲而去再踰年及次子俱死焉呼小船重載而○又○加○以○恃○入○之○貨○欲○免○傾○覆○難○矣○陳○公○信○知○言○哉○

賣舉陰禍

歸安仰思忠名精堪與家術六合尹林克正延之入閩其姻某氏亦欲舉父○父○亦○探○幽○陟○險○得○一○地○甚○佳○方○點○完○間○雨○驟○至○遂○下○山○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

廣仁品 紀國存賞

與之此人爲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坐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官業何如曰他無所短長但聞爲考官時得賄甚多鄉評少之思忠惕然內警遂託故辭歸越二三年問其鄉人則某氏與勢家爭墳地致成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思忠每與余道此相對歎異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不可不信

嗜利明鑒

洞庭山消夏灣將舉人忘其屢試春官不第遂效壘斷

之徒雞鳴至日夕執籌數緡孳孳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算入骨髓周卹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劫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盡其所有席卷一空盜喜過望於是縛牲載酒卽以蔣氏之物養恩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跡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挾舵飄然長往盜醒見舟不見無如之何時值嚴冬凍餒之劇駢首就斃無一存者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

廣仁品 紀國存賞

祈福得禍舟人偃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於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

擠愚覆溺

遂昌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泗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致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

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
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於○危○以○自○利○即○此○一○念○不○仁○
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天在吾心

芝里朱某者平生惡蜂每見蜂從窠入輒以物塞之雖
在高處必設梯以塞在他人家見之亦然後連生二子
殺道皆塞人教以秤尾燒紅鑽之俱死嗣竟絕問於紫
姑神神降筆告以塞蜂窠之故蓋天道好生朱某者心
念念必欲蜂之盡死是逆天矣能無報乎然則虫豸

廣仁品

之微天亦若是介意邪曰然觀之放龜渡蟻皆有福報
可知矣雖然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善與
吉為類惡與內為類故作善而吉自應之作惡而凶自
應之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各以類應也豈天一稱
量以授之邪吁然則天只在吾心其嚴乎

相顧嘆異

同學郎士英名劉鳴遠名二人過鉛干廟就離傍溺見
蠶紙一團棄地上郎戲以溺餘澀灑之已乃坐廟門少
頃一丐者過亟以所挂杖撥所見紙處郎問戲何也丐

者曰有小蛇蟠此故截之耳郎心疑之曰吾所見者蠶
紙初無蛇也豈蛇藏紙下邪又少頃見一少年騎馬過
輒勒馬下俯地若有所拾置袖中郎趨問曰君取何物
也少年曰誰遣一荷包出視之乃舊紵絲荷包一面有
溺點猶濕又有截痕五六處其中止銀一塊僅五六分
耳郎具以告三人乃相顧嘆異夫此一物也郎劉見為
蠶紙丐者見為蛇騎馬者為荷包可見一錢寸帛不可
妄得也

銀甕化水

廣仁品

同年諸揚伯名語我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
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賣於外不虞
為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
攪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
不減而次置甕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邪吾所置
金釵在上今顧在下何邪後其子稍自言其故眾相駭
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覬邪

銀簪化蚓

朱筆峯名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師之父

不負

便折

看朴實
二字可
見仁者
以誠動
物格天
問不容
髮

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於街石上鏗然有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蛇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偽徑去楊老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煮魚煖酒間忽隣貓突跳釜上媳以杖撲貓貓竟跳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盛魚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替化爲蚓似可悟矣而猶強索

廣仁品

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乎薄命之人哉

地價作祟

湖州儀鳳橋宣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宣二宣三呼之宣大稍朴實二弟則儇劣貧甚其所居地價不值十金鄰有倪知縣作宦歸勝欲展拓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溫飽宣二羅萱過太湖舟覆歿焉宣三則發心發狂持刀殺人舉火燎閭閻眾以鐵鍊鎖柱上其妻徧謁神祠禱禱復請巫師來家宰牲遺祟破費狼籍視牀頭所得地價無

一分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復常人問之曰吾不知也

得藏屋燬

鄉定四余母黨親也屋地得埋藏銀甚多於是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其子戲墜地夾訟於官官知其得藏貨也重索之殆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回祿又一夕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禍必有大禍今以宣鄉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哀求乎哉

衣食有數

廣仁品

主

永康周實夫名文為舉人時嘗謂余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數定焉吾家門有諸生肄業小樓一夕夢一鄉間士來訪余戴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去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人道此夢適婢子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巾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絲帽啖覆吾首推而出吾與此友且笑且訝乃曰斯固異矣然啜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因命庖人必煮肉炊飯不

意此友之兄繫獄患病屬其弟邀吾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絡繹催請甚急吾最戒空腹曉行連呼酒飯不能就口而此友立促趨趨間諸生有粥在缶乃啖而請曰此有粥姑啖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只煞各啖兩盂去呼一巾帽粥飯尚有定數況其他乎今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

一年後飯

進士吳維新名聽選京師夢錢江樓中丞名飯維新於

廣仁品

紀訓存賞

三

孔子家時錢公爲山東副使維新曰吾必得袁州屬縣矣及出榜乃臨淮知縣迨赴任過臨清適錢公候武宗大駕於被駐節學官維新入謁遂留飯正在文廟夾室也於是追憶前夢適符合云昔人有言明朝一飯先書籍由此觀之雖一年後飯已先定之矣

三十年後官

東門范藻軒先生少英俊有文學名其母一夕夢報先生中舉鼓吹導送彩障至家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諦視漸縮小至如盤如盞而止覺以語其夫訓科公公

曰當必爲司馬掌兵政又一夕公亦夢人報曰爾子選官矣趨視榜見先生名下註指揮二字覺乃曰文官那有指揮得非總制以指揮三軍之徵邪私識之其後先生累試不第竟由歲貢選南京兵馬司指揮至是始知先生之官三十年前已形諸夢兆如此然則人之官爵可以言力謀哉或曰今人每有以智謀得官者何哉曰亦命也雖然詭遇獲禽君子不爲

按前紀數條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以至一飲一食一作一止皆有定數莫之能違然轉移禍福之機又在

廣仁品

紀訓存賞

三

於人而數不能圍蓋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爲心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所爲而爲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天心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數天數也天心既格數亦隨之而轉矣焉能固譽國之刑賞法制一定不易苟人臣真能以忠誠感動君心則既謫而召還臨刑而肆赦俄頃間喜怒頓殊又何不可易哉則知理數相爲貞勝而古今陰德感應之事昭然不誣矣

隣熱助力

從兄郁七公堂有燕將雛巢忽被毀俄隣燕成羣野泥而人去來如織頂巢成明日遂有數雛巢中乃知羣燕以事急而助力焉熱也

蛛今隣網

姪惻六偶坐簷下見一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延其傍結小網於右俄大網破損大蛛將收其絲於腹中另結焉絲盡收訖獨左畔一絲牽連小網若去之則小網無所依必毀乃盤旋梁柱間若有遲疑籌度之意

廣仁品 紀訓存賞

廣仁品 紀訓存賞 良久竟不收而去夫不忍隣網之毀寧舍已所有以全之仁哉蛛也

鵝恤孤離

姪懷四家有黑白二雌鵝兩巢相竝各哺數雛越數日黑鵝歟衆雛失怙焉其白鵝每晨必至其巢呼雛與已雛同啄園中晚必領其雛至窠乃去似有恤孤之仁有念同儕之義仁義哉是鵝也

犬不食餘

對門芮家甚貧畜一犬惟乾糠糲與臭穢耳隔壁姚客

店有二犬犬牢中殘粥冷飯常有剩餘二家所限僅一

竹籬且多空竇穿過特易姚犬或向籬邊低聲搖尾若有招呼之狀而芮犬端曲臥地上但畧昂首而已竟不過食其餘余每見而異之吁觀此四物苟人而不仁不義貪饕無耻則禽獸虫豸不若也何以爲人哉

殷鑒不遠

同里施氏張氏二家比鄰且鄰也施之羊食張之豈互相爭毆訴於州事屬方倖詞內各牽連別事蔓延不決適施之族人義男病歿遂誣張以人命事益大日益

廣仁品 紀訓存賞

廣仁品 紀訓存賞 久而所費益多張有田七畝盡鬻焉又將鬻其所居之室妻子交徧怨謫遂自經歟而施之家亦廢吁一朝之念亡其身以及其親殷鑒不遠盍亦知所懲哉

溪泊明志篇題辭

蕭閑

歟○足○垂○翅○風○林○蕪○砌○嚙○齧○菜○根○
衣○被○垢○厲○勢○將○擊○而○有○為○時○以○
絀○而○墜○癢○見○乘○車○跨○馬○者○亟○
嘲○之○曰○此○蜚○室○自○縲○也○竊○鵠○化○
魚○也○極○毒○也○蟻○壤○也○析○毀○壤○

叙 溪泊明志

壞○完○活○者○誰○也○已○何○而○負○戴○輶○
歌○長○風○可○憐○御○苦○者○嘲○人○皆○已○嘲○
耳○以○也○豈○使○食○不○肉○居○不○煖○
不○算○繡○出○不○與○傑○士○上○何○纂○於○
富○貴○而○攻○苦○若○若○茶○者○不○攻○苦○
若○茶○或○滿○者○撲○矣○吾○則○歌○焉○既○

叙 溪泊明志

棄○之○銳○何○知○及○此○輩○利○多○財○一○
曾○一○齒○冷○百○億○載○下○仍○其○轍○者○
今○增○一○齒○冷○百○億○載○下○嗟○乎○一○
身○之○間○何○者○不○蒙○覆○褐○者○此○面○
孫○時○復○向○人○其○孰○能○忍○此○雖○然○
士○負○堅○窮○骨○不○能○日○給○猪○肝○

二

一○片○多○事○事○甚○則○顧○少○賣○
面○不○可○識○婦○寧○無○禪○狗○可○抱○
卧○猶○是○歸○豈○一○世○首○土○冠○履○
孤○情○絕○振○之○架○至○於○於○義○個○僅○
散○雪○沐○日○束○身○競○蚤○若○素○
常○琳○球○寶○身○心○逸○風○雲○煙○烟○

露○俯○鑑○毫○寫○象○不○顧○後○赤○紅○
 好○不○返○白○衣○芳○衣○生○不○乃○辱○好○
 粟○贏○帛○死○不○敢○負○忘○情○往○
 宙○身○之○變○何○如○乃○其○意○趣○以○
 左○咫○尺○所○就○大○小○才○可○以○堅○芳○
 不○敗○者○屈○指○可○數○也○雪○舟○寒○月○

叙清泊明志

三

積○難○窮○野○與○空○坐○拈○此○義○相○
 些○評○割○者○久○之○孝○子○根○大○孝○兄○
 適○以○廣○仁○品○至○根○大○天○才○筆○
 代○至○性○能○人○季○作○津○梁○旨○乃○此○
 一○審○公○案○為○人○拈○出○應○予○者○
 林○立○未○服○名○其○百○函○茂○霞○者○

冰○融○聊○以○志○其○一○獲○

社○聖○第○陳○組○經○湯○題○於○
 古○朱○方○道○中○



志

四

引

語云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士不能真茹淡緣不能先立志○志在溫飽○則通體是俗○觸念皆羶○當其齏醢是嗅口未沾腥而一種

引 澹泊明志

一

魚羹○炙○舉○箸○千○錢○之○態○時○橫○於胸中方且借此以明快意又其偽者則矯而為敝車羸馬破衾脫粟或曰以資福利或曰以貽子孫顧迺愈淡愈醲彌趨彌

下矣噫○今天下事事潰敗○獨少

一真澹人耳○有志之士不向折脚鎗中一番鍛鍊○更從何處立脚乎○英雄事業○滿天亘壤○莫不各各有一瓣青蓮○吐出無窮光

引 澹泊明志

二

燄○孟子夫子不云乎○動心忍性○得志○弗為誰謂○今日守戒枯禪○不即為異日無欲王佐也○余與小有交澹若水○故述其澹志如此

晉陵社弟陳國器題

陳國器印

廣仁品

淮南李長利小有聲

婚俗召鼎賦

訂 姪李渭公望

澹泊明志

知足不累

子思謂子上曰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廣仁品 澹泊明志

茶果素業

晉謝安嘗欲過陸納意納殊無供辦納兄子儼密為治具安至納惟設茶果飯遂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穢我素業耶乃杖之

煮木切松

陶弘景書曰偃蹇園巷從容郡邑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噲俗自致雲霞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龐薪井汲樂有餘歡煮木切松此外何務

節儉安生

張悅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燼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食料前定

韓晉公混在中書日召一吏不即至欲罪之自言屬在冥司主三品以上食料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請疏於紙以驗至明旦詔對適遇太官進食有糕糜一器上以半賜公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視之曰宜食少

廣仁品 澹泊明志

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視其書皆如其說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九品者季支不食祿者歲支能節省者增延福壽

清苦不死

虞懷慎清謹不營貨產既為相不異寒素忽病卒妻崔氏戒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貨必不死張說同相貨賄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耶是夜公果甦左右以崔言告公公曰冥司有三十爐日與張公鼓鑄計我

無一焉

西川剗掠

裴璞者，韋元方外兄也。任新平尉，卒於官。長慶初，元方客隴右，道逢武吏躍馬來，騎從數十，貌似璞，視果璞也。驚喜，拜曰：「兄去人問，何乃武職也？」璞曰：「吾隴西川剗掠，得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不剗剗并本分。」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一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敢厚。子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平耳。

廣仁品 澹泊明志

食惟一麪

杜正獻公衍，食於家，惟一麪。或言其太儉，公曰：「衍本一措大名位，福祿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用水宜慎

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邨山玄元觀。每入洛城，與蒙師李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押，忽一夕，生請先生爲別，擁爐夜話，問其何適。生曰：「某北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冥曹主給一牋，內戶口日逐所用之水，今月限訖。」

畢不可久任。後三日死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四五升，過此必有減損。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後妻子生計，俱言之，後皆不謬。」

饅頭盛饌

王曾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相留云：「喫食。」子京曰：「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當時饅頭爲盛饌也。食後送數束簡紙，皆是書柬，後截下紙。

食必求稱

廣仁品 澹泊明志

范文正公云：「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不擇糞糲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無重肉，不擇滋味。糞糲常謂人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清苦家風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大拜後，嘗留龍美，以同七箸，美叔退謂人曰：

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鼂答曰。鹽豉棋上有肉。兩簋豈非變家風乎。

真率唱和

文路公范忠宣公等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路公有詩云。噉菽飲水。顏子陋食。鮮不愧范。即貧范和之云。盡簪旣屢。貧從簡。爲具雖微。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

待客簡約

司馬溫公言。先公爲鄆判時。客至置酒。或三行五行。不

廣仁品 潘伯明志

五

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

惜福延壽

坡公在黃州常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飯食。不過一肉。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與李公擇書曰。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約。亦惜福延壽之道。乃日用錢。不過三十。每月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則財上。

每且用盡。又挑取一塊。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

德壽神氣

羅景綸大經曰。大凡食滯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食。不滯。是可以養德也。人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澹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志意。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養氣也。

廣仁品 潘伯明志

六

侈靡貪賊

張子韶先生云。近日士夫家。爭尚侈靡。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皆名醞。物必奇珍。以至器皿之類。必務鮮潔。每作一會。必費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貪。貪必好貨。取賊必矣。若仕宦貧者。而輒爾所爲。有識者自當不赴。况又慕之喜之。爭譽其美。斯人可知矣。

藿鹽風味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

子韶法要見舊時齋鹽風味甚長久也

食肉非廉

仇泰然守四明每月朔取錢三千斷為三十塊掛屋壁每旦取一塊用餘則別貯以待賓客初與一幕官相得一日問及日用數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蚤且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其為太守居常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遂踈之

常如一日

張文節為相自奉甚儉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

廣仁品 潘泊明志

七

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休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情繇儉入奢易繇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我居位去位常如一日乎

山疏水藻

鄭淡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時雨或時供飯山疏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名卿

信民至言

汪信民云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真至言也

連旬無肉

朱端簡少勵清節為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官至九卿寒約如一日自都御史還家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常茹菜連旬無肉

華饌慨然

徐莊裕家居儉素每過住還之家見華饌慨然臨觴而

廣仁品 潘泊明志

八

不食或勸之曰吾今日心禱當茹素里有化之者

蔬食泊如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堂言人臣患不節儉及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埋羹太守

王維為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待客古意

章文懿公懋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

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葷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在家官客相望留飯只一肉一菜若二公者可以法矣。

寧儉說

季元衡云與其貪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耳視目食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然曰：廣仁品 潘泊明志 九

何謂也？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儉爲人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

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牧。

減品三宜

王道岷曰：多品必多戕殺。不宜。多品必多廢率。致無下箸。不宜。多品必多費難繼。客至或以他辭相謝。不宜。使就減則物品易足。不至求備無傷。好生一於心術宜。就減則數餽易辦。剪韭烹葵。咸可精美。二於口體宜。就減則財易給。遊訪者隨時可以相留。煩瑣者量力可以當款。三於安節宜。

廣仁品 潘泊明志

鑒懲錄叙

吾聞諸小有云。殷棠川先生輯古來循吏酷吏之報爲一書。先文定見而悅之。題曰鑒懲錄。隆慶戊辰與棠川同主禮闈。進士授外吏者來辭。文定各授以此書。以故戊辰

叙鑒懲錄

之榜。不獨文章爵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照耀先後焉。夫師弟相別。以一書授受。似非甚難之事。而入官之始。如入暗室。忽得一燈心地。旣端舉步。必正數年間一方民命。得以衽席。特在吾一舉手間。古人

之用心如此。原本止四十則。而小有以見聞所及。平加其半。使觀者無猶夷未暢之嘆。昔世尊自叙因行。謂求善無厭足。其斯之謂與。但古人行善如山。出雲勃然而起。非有規模可定。故每有古人逸事在

叙鑒懲錄

當日行之。則爲至性。在後人法之。則爲效顰。卽在當年。以天理推之。則爲快足。以禮法繩之。則爲過當。如是者多矣。卽如金作贖刑。聖人本爲哀憐百姓肌膚。設此方便。豈知後人千敲百楚。恣其漁獵。夫百

姓苟有錢自贖。豈肯將皮骨受笞。笞之再三。罪竟浮於杖矣。即使罪當杖。亦應准銷。而況其擬罪時。或者本非有確然之罪。亦料其可以完贖。而模糊織成者哉。卽此一端。定之聖帝。百代相仍。到此之時。亦

叙鑒意錄

三

應有通變。况古人信心之事。敢盡謂事事宜踐跡乎。子產濟人溱洧。本是一片慈愛。權巧相應。設不爲孟子一駁。將使後人皆以此爲美事矣。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與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二者得失大略相

當。故孟子先以聽鄭國之政。立一主腦。謂此日正宜以閻羅面行菩薩意。不當直任本懷。也有此一議。而子產之慈愛自流。宰官之風霜自肅。千古聖賢之相成如此。小有更取往事。詳加評定。旣以出古人

叙鑒意錄

四

之心。而又不迷後來之步。寧獨文定與諸賢通其繼述之苦心。凡有民社之責者。得是書而覽觀之。憬然爲臨蒞之地。造無窮之福。皆以小有爲導師。諸天神鬼不式臨之耶。社弟唐時宜之題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評

弟李嗣京少文

李喬世臣閱

增評監懲錄

循吏報

于公

于公東海刺人也、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

廣仁品

監懲錄

亡了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父累丁壯奈何、後姑自縊、婦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復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間門徒父

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門令容、則易、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子定國、果爲丞相、封侯、孫承爲御史大夫、

匹婦之冤、于公知帝德好生、民命不可忽也、彼強斷者、自信于公哭爭不爲動、必且以貨幣見疑、使大孝坐嚴誅、而循良蒙惡聲、悲夫、

盛吉

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

廣仁品

監懲錄

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孔離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吉生三子、皆仕州郡、

所貴執法者、非徒曰不輕縱舍、云爾、郵罰弗麗於事、必據律原情、辯正之、雖微罪、不安加人、斯爲執法也、盛吉平恕、誠可嘉、乃其妻獨何人、其能垂泣相勸、今之持丹筆者、皆鬚眉男子也、往往賈害非辜、恬不知恤、亦自詭曰執法者、辱以中輟、政恐汚巾幘矣、

袁安

汝南表安字邵公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爲逆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首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妄罪人常稱曰比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安後官至司徒子京爲侍中敞爲司空孫彭爲光祿勳湯

廣仁品 監懲錄

三

爲太尉肝爲光祿勳曾孫成爲左中郎將逢爲司空隗爲太傅玄孫基爲太僕忠爲沛相累世榮盛楚獄連及舉朝無敢言徒仰屋竊嘆耳表安別白其奏卒能感悟漢帝蒙活甚衆彼預計批鱗之難坐視枉濫莫爲救正或阿邑旨嚮多所傳致雖道陽誅寧逃鬼責乎天網恢恢古凶不借自取之也

吳祐

吳祐爲膠東相有民丘長殺人當刑問有子否長泣曰無子乃緩其桎梏令妻入獄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

以報吳君後生子以吳爲字

此一事也可感可泣可愛可傳要知仁人君子滿腔惻隱偶一觸發必欲遂其初心而後快而冥冥中亦若巧爲玉成之所謂一念足以格天者此也不然殺人當刑者多矣刑人無子者多矣焉得人人置其妻於獄中又焉必人人有孕也不幾爲酷吏口實乎子產秉輿濟人亦偶然事絕勝千萬慈航而孟氏譏其不知爲政何耶

史弼

廣仁品 監懲錄

四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連及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間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收郡僚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侯覽詐作飛章誣弼誹謗平原吏人詣闕訟之其後子孫繁

庶祿仕不絕

朝廷歲遣憲臣巡郡國督按大姦猾厲民者苟無則已非欲多所收逮充罪咎也下吏耳目攸屬希合誣陷以多爲功羅織孱傭文致曖昧甚者元凶巨憝預行賂結偵訶吞舟竟脫而富室善家子以觴豆小隙被陰中破產沈族莫能自白弼所謂戶可爲黨殆此類矣誦弼之對能無惕然

郭躬

潁川郭躬字仲孫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

廣仁品

監懲錄

五

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拜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爲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活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典理之官寬平矜恕可謂仁矣又能推明律文權其輕重奏定以垂久遠俾深刻吏不得以意爲出入全

活寧有窮乎漢陳咸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郭公條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累葉法家其能慶延於世蓋繇此也

韓韶

韓韶字仲黃爲羸長時盜賊羣起賊聞韶賢相戒不入羸境其他縣被寇侵擾廢耕桑無衣糧者知盜不入竝來依之韶憫其饑困輒自開倉賑給所贍萬餘戶主者爭之韶曰長治數十萬溝壑垂死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下矣太守素知韶賢竟無所坐其子舉明經官

廣仁品

監懲錄

六

至御史大夫

賊望而避之民驅而依之韶真賢矣哉舍笑入地之語可令淵鮒回春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韓韶有焉太守知韶賢竟無所坐亦賢太守也

楊旬

楊旬唐大曆中任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旬有子年二十三入試旬夢神告曰汝陰德有感汝子必貴須改名楊椿旬旣得夢果改名中第六年赴省試椿自夢神曰題乃是行王道而王試之日果如其夢中第

九十六名及解。奪天下都魁。夔州使君請句賜坐。令句解職。旬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怪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個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個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個計萬個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正爲流罪。卽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正爲杖罪。卽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每效周虓行。太上感應篇十種益利。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倩人看養。

廣仁品

卷七

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冬十二月初三日。爲始。收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來年十一月初三日。已滿一年。令其自便求起。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歉之年。其糧食貴。糴賑濟貧民。八寺觀損壞者。修理之。聖像剝落者。裝飾之。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或爲治焉。九有遠鄉士夫。客旅流落者。

斟量遠近。助以累糧。還鄉。十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常推已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旬之男。今日奪天下魁。皆旬平日奉公行善之所致也。故捨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

今人皆以官職爲肥身潤家。驕已害民之具。不知爲善者。政藉此爲行方便之津梁也。楊旬不以子得高第。而棄官。急總總一官哉。正以舍此官職。則濟人之。力便小。誠不忍一刻不濟人耳。此何等心。事其子。安得不顯。今之縉紳。莫不望其子以科第。而又不肯學。

廣仁品

卷八

楊旬之積德。不可解矣。

錢若水

錢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父母訴州。委錄叅鞠訊之。錄叅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其上於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及異。獨若水遲疑。錄叅詰詰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乃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察其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

慮其冤嘗以家財訪其女奴今得之矣使人密送於知州所知州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否曰安有不識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遽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曰某初心止欲援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置錄參何地知州益加敬重大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後歸京師因與僚友會

廣仁品

監懲錄

九

食僧舍假寢而卒贈戶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錄爲太常奉禮郎

筆楚之下何求不得况狹私意快其素憾者乎若水不忍數人之死甘以遲疑負傷出家財訪求以直其冤且止敷奏爲錄參地何其用心之厚也彼錄參者將無愧死乎噫世之鞠獄能不爲錄參者蓋寡矣

張慶

張慶汴京人也爲右軍巡院吏慶司獄常以矜慎自持日躬侍掃滌至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之罹於法豈

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所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其徒侮之曰若區區爲此欲要福乎慶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無辜者輒爲之解釋嘗爲好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無誣良善以重已過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染疾死三日矣忽甦曰我始至一所穢汚所聚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爲而來汝今尚未有剛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

廣仁品

監懲錄

十

當有興者言未終以手提足拋出穢汚乃得甦明年生子享後慶年八十二無疾而卒生六子皆至顯官號爲世族

囹圄之設雖曰禁錮罪人聖王體悉周至亦無所不用其愛也殘忍之吏馮執肆威或至泥耳籠首枷楔爪籤截筋拉脇懸髮熏目備極楚虐晝禁食夜禁寐暑疫烝染凍裂僵積而莫之矜惻諺曰凡人獄者舉非良民困苦之者教民重犯法耳嗟乎豈其然乎赤子無知人井非赤子罪也不又有任情故禁與久繫

遺忘者乎獄吏中有張慶卽地獄中有地藏菩薩也
陰德獲報昭顯不誣司獄事者可以鑒矣

王質

王質字子野祐之孫也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
事宗旦曰少年乃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
當爭職也卒不少屈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省視因言
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
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
也宗旦矍然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攝江

廣仁品

監懲錄

上

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
問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
不爲盜迫饑寒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後官至待制
昔趙廣漢稱能吏矣然君子弗與焉惡其鉤鉅任數
也王質指宗旦陰中之失能俾改悔宗旦始怒少年
抗爭卒知受善視世之僚佐依阿長吏風旨殺人媚
人及長吏忌僚佐之匡正憚於引咎拒諫遂非者其
識之相去遠矣

王旦

王文正公旦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公求出
之一夕不寐至五鼓時忽然有得急趣出則吏卒皆已
起驚呼相向公恠問之曰直吏者方擊五鼓忽聞空中
有聲曰起公將出矣方起整衣則公果出公嘿然心契
因引囚出問竟爲平反

初釋褐卽欲爲囚出死可想前此之存心慈愛更可
卜後此之流澤深長矣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苦心哉聲聞於空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范純仁

廣仁品

監懲錄

上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
屠販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何不責保在外使
之輸納通判曰此輩克頑不旋踵復索官司矣公曰終
當何如曰往往以疾斃獄中是亦除民害耳公感然曰
法不當死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耶遂盡呼出立庭下
戒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什汝懼爲良害復
索官司也汝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首曰敢不
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
舊歲之半

屠販盜竊法不至死而以疾斃之尚藉口除民害嗟乎此輩雖兇頑獨非民耶悔過自新則兇頑皆善民也斃之而罪人皆滿釋之而犯法減半乃知此輩感德甚於畏威歡呼告語光景真可刑措而不用矣

張洪

張洪知江陰縣吏盜銀三百萬蓋二十年矣洪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寬諸盜錢吏吾以聞于朝洪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親屬聞者爭出錢

廣仁品

監懲錄

三

以償十日而足乃推同盜錢二人已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張後爵位壽終三百萬不為不多二十年不為不久一旦摘發其奸當何如揚揚得意而反慘然貸其死張公真長者真不可及也廓愧且嘆廓亦有人心哉

范質

范魯公質未顯時偶坐茶肆所持扇偶題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忽一樵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後

過一廟廟門有土木鬼狀貌酷類肆所見者扇亦在其手公大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名刑統

嘗痛世之酷吏深文峻法以毒無辜而又或以一時之怒任意鞭笞屠伯乎早魁乎真不止如大暑者出之炮烙而沃以清凉范公殆所謂穆如清風者也

富弼

富弼字彥國為樞密副使除知鄆州繼知青州時大水饑民就食者不可勝數弼乃擇所部豐稔者三州虛已

廣仁品

監懲錄

十四

以情勸民得粟十餘萬斛以官廩貯之又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山林河泊之利可取為民生者任流民取之無禁官吏皆書其勞使他日得論績受賞五日輒以酒食款勞之出于至誠人皆盡力流民病者濟以藥餌死者為大塚收葬謂之叢塚更為文祭之饑民從者如歸市且募為兵者萬計或謂弼非所以處疑弼謗禍且不測弼曰吾豈惜以一身易此五六十萬人之命哉行之愈方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給糧而歸感德之聲轟然載道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中恐為疾

疫○或○待○哺○數○月○不○得○一○粥○因○而○仆○者○多○矣○名○為○救○之○而○實○害○之○惟○弼○此○法○簡○便○周○悉○仁○宗○遣○使○勞○弼○拜○禮○部○侍○郎○不○受○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後○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祈○國○公○年○八○十○餘○卒○

不○惜○拚○一○身○以○救○五○六○十○萬○人○之○命○富○公○本○念○如○此○究○竟○此○身○無○恙○且○致○天○子○之○褒○疑○訪○何○自○來○哉○彼○以○刊○害○言○者○真○小○人○也○

歐陽觀

歐陽觀廬陵人修之父也有學行為泗綿二州推官留

廣仁品

心○獄○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修○纔○三○歲○乳○者○抱○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修○既○成○立○毋○常○告○以○此○語○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修○果○登○第○叅○政○事○追○封○觀○鄭○國○公○

仁○人○於○有○過○中○求○無○過○不○仁○者○於○無○過○中○求○有○過○無○過○求○有○過○且○不○可○况○於○生○而○求○其○死○乎○吏○以○察○為○明○務○深○文○巧○詆○令○必○不○得○反○即○有○一○綫○可○生○者○輒○彌○縫○杜○塞○之○取○愈○多○塞○愈○固○事○狀○之○疑○似○時○日○之○後○先○增○減○竄○易○鍛○鍊○而○周○內○之○使○臯○陶○覆○聽○謂○死○有○餘○辜○何○由○摘○見○其○冤○狀○乎○有○人○心○者○恐○為○此○耶○刑○官○之○筆○死○生○門○戶○也○歐○陽○觀○數○語○司○李○三○復○之○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學問文章為天下所宗張芸叟遊京師

廣仁品

見○修○多○談○吏○事○疑○之○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文○章○今○多○教○人○吏○事○所○未○論○也○修○曰○不○然○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無○有○也○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枉○直○垂○錯○違○法○徇○情○滅○情○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芸○叟○起○謝○曰○先○生○所○教○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後○一○杭○僧○夢○遇○修○江○廟○中○廟○神○皆○起○拱○立○曰○歐○陽○公○平○生○一○念○之○善○及○人○甚○多○將○求○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叅○大○政○謚○文○忠○

修父觀求生于死獄修之仰天誓心可謂善繼其志矣士莖仕不嫻政務恃才自用率鄙薄吏事不屑談憲章律例漫弗省視方縱情藝文自命高雅及臨事受成吏手枉直乖錯厲民蠹政職此故也修宋名臣德業文章表著要自仰天誓心一念推之耳士可以明習吏事爲鄙薄耶

陳洎

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洎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

廣仁品

監慈錄

十七

聞洎獨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及罪後洎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爲政公忠已注公貴顯與公賢子孫我受公恩故來相告不數年歷官臺省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

陳洎守正不阿寧忤太后旨爲死者稱冤難矣視休戚避罪承侯願指上下其手者何易哉時操與驗屍

片詞低昂事關枉縱或妄自貴倨畏惡凶穢不躬驗閱徒任吏件之欺蔽致獄有出入死者含冤而莫伸是亦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張詠

張詠知杭州歲大饑死者日積民冒禁販鹽被獲者數百人詠悉寬其法官吏皆執言不可詠曰錢塘千萬戶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雨當痛繩之仍停徵諸稅後知益州以其地狹而生齒繁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斗米直錢三十六仍按諸

廣仁品

監慈錄

十八

邑田稅如其價折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輸原價糴之奏爲永制嘗夜夢詣紫府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繼請到西門黃兼濟揖張益州坐黃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見者再三問平生何陰德承事云無他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收米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張公嘆曰此宜居我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神仙籍張黃皆在籍中子孫青紫不絕

有司宰制一方則一方之休戚利病刻刻相關爲民捍患卹災當不惜赴湯蹈火乃有水旱頻仍不爲之請命而催科如故不爲之拯救而敲朴如故者嗟嗟不畏百姓之怨咨亦不畏子孫之滅絕乎

趙抃

西安趙抃字閱道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一府皆服及知成都劔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

廣仁品 監卷第

九

抃不昇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抃脫逆黨朝廷取具獄問之卒無易也召爲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元豐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子旼杭州於潛縣令旼尚書考功員外郎

李孝忠聚衆矣造符牒度僧矣一昇法吏深竟黨與株連蔓引坐逆死寧止二百人哉卽有心知其枉者畏人以脫逆黨議已疇肯蹈危險爲別白之抃獨以意決原情正法全活甚衆利害弗計也非甚盛德能

如此乎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其制行合于神明有素矣

王縉爲兩路提刑每斷死囚必具疏焚香奏天然後行下惟恐一有枉濫以傷人命一日暮坐堂上忽見簷端一玉女綵衣霞帔持公文迎謂縉曰汝平生所奏事一皆合情理于法並無枉濫上帝褒嘉爲汝父延壽一紀兼增汝祿壽二孫異日皆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其後祿壽功名盡如玉女言爲善乃能爲父延壽則今之殘酷輩皆父母逆子也

廣仁品 監卷第

十

孫立節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鞠吏士有罪者謝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通提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卽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十二人皆得不死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初立節未拜官時夢神人曰桂州

事待公來明辨曲直立節甚訝之果符所夢

立節辨桂州事神業告之未拜官時信事皆前定十
二人之不死冥冥中有默贊者矣彼樂殺人者睚眦
報復陷非辜于重比或觀望風旨不能執法匡救皆
逆天哉

張文規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爲英州司理真陽縣民張五者
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主張運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
散走獨張五拒抗達擊殺之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縣
廣仁品

縣令吳選欲要功盡取圭達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
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
下司理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
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皆等第杖臀而
已圭運乃無罪選計不行嘔血死文規後遷臨川丞忽
感疾沉困聞人呼云英州下文書卽出視之有公吏三
四輩與俱往至一大官府見殿上垂簾開簾內所問乃
吳選事也文規一一以實對王者曰吾亦詳知矣必須
卿至結正貴審實耳遙見吳選荷校簾前朱圭張運立

其傍吏抱主者所判文書出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紀三
字文規遂寤後以通直郎致仕年七十八矣夢羽人來
云向增壽一紀公在英州嘗斷婦人曾氏斬罪降作絞
刑又添半紀年八十三卒

民命至重推鞠稍忽誤入人于死猶有陰譴焉吳選
要功誣盜忍戾若此使無果報天道夢夢耶非文規
平反十二人無生理矣斬絞等死耳於不可生者俾
全其首領神明亦鑒祐之彼以輾礫爲快甘效屠伯
者獨何心也

周必大

周必大子充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
內失火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
當得何罪吏曰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
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前婦翁
因婿失官歎望不爲禮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
未知何祥也必大歸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師
寓班直家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
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

公

治獄者察見冤狀不爲理慮忤上官意累已失官耳
况吏自應死寧舍已官代之誣伏而脫其死乎必大
一念不忍之心豈自知後當復貴顯登相位也卽終
身廢棄亦求仁得仁無怨悔矣或乃畏避微嫌擠人
自全而甘心害物欲安享祿位無禍敗也得乎哉

張洽

清江張洽字元德中進士爲袁州司理郡守以倉廩虛
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知守爲都吏所賣都

廣仁品

監錄

五

吏者州之巨蠹也嘗于於倉不獲故以此中倉吏洽度
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
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都吏也今較數歲中所入已豐
於昔由是觀之都吏妄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
妄而濫籍無罪之人郡守悟倉吏二十餘家得不籍通
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賊人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
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表甫至時方大旱
禱不應洽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仲寬而得雨載諸
方冊可效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爲德修事乎甫爲閣款

于獄遂從徒罪復自郡請歸征稅寬僅科以召和氣守
爲寬征稅三會果大雨端平間除秘書郎直祕閣致仕
卒七十七子櫟俱進士

居官誠於偏聽後雖知其誤恥以誤自引也卒執先
入之說弗變焉有剖析其曲直者反讎疾之或併計
陷以獄口矣曾弗知匡其誤者爲愛我甘受點胥欺
玩遂其猜狠也愚哉張洽之白郡守愛郡守也表守
悟池守不悟信仲由之喜爲難乎

鄭承議

廣仁品

監錄

高

鄭承議宋人也爲越之蕭山縣丞時有朱統制在縣收
馬縱卒侵刈西興鹽場草鹽司聞于朝揭榜許人格捕
其卒刈草如故亭戶捍之殺傷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
不得西興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釀金賄吏誣以毆擊
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榜
既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
暴如吾民之負冤何案卽不得書我名吏惶懼曰今夕
歸盡換前案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
俱得免決免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貴

孫富貴不絕後長子預漕薦次子登第家日富盛

悍將縱卒暴鄰境詔許格捕則殺傷皆禦暴也釀金論死是縣自違詔矣舞文者獲其利肆暴者長其惡如民命何知縣已署案丞以下將唯唯連署耳乃能不逆理附勢不枉法寃民鄭何人哉吾欲下拜矣

劉肅

劉肅字才卿威州洛水人爲尚書省令史時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僧及藏吏誣服者十

廣仁品 監錄

五

主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辯析寃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辯愈力金主悟囚得不死肅後遷左三部尚書年七十六卒贈邢國公子憲禮部侍郎縣大名路總管孫廣翰林學士

冤獄之平反也恐觸怒上官見忌僚佐知而不問欲言而不敢者多矣矧犯人之怒又事關內藏未可以常法爭者肅獨執法辯析不愛一身之死活十餘人之命雖坑主咸達部議毋卹也不亦難乎世茲有悅下吏附已不欲屢駁以形其短悍成案之更慮始

幼者銜我而見中於他日曰吾寧負百姓吁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嚴實

嚴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仕元拜金紫光祿大夫從水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又破水柵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脇從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濮人免者又數萬後於曹楚丘定陶上黨皆然大兵蹂武關出襄鄧

廣仁品 監錄

五

實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乃截金緡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妄有殺掠靈壁一縣當誅者五萬人實悉救之會大饑民多餓死實命作糜粥盛置道傍全活者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被皆獲之人以爲必殺實置不問實族屬在東平爲王義深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卹之送還鄉里其寬厚長者類若此及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後追封魯國公謚武惠子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忠濟資德大夫謚莊孝

好生惡殺天地之心也師旅所至玉石俱焚自古然矣嚴實身處偏裨累以大義動主帥止屠戮之慘及在徐邳復恐河南之民橫遭塗炭乃截金繒往贖且戒殺掠活饑民不修舊怨史稱其為長者宜哉既歿而遺愛在人蜚聲朝野榮膺封謚後嗣顯榮天之報施彰彰矣彼以屠殺為威者終遭顯戮乃諉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不亦誣乎

程仁霸

程仁霸攝本州錄參眉山有盜蘆蕪根者持刃誤傷主

顧仁品

人尉幸賞以刼開盜後稱冤遂移獄仁霸直其事尉慘憤爭竟論殺之仁霸罷歸尉桀俱暴死後三十年仁霸晝見盜拜庭下曰尉桀未伏前地府欲召公而決我叩頭爭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為公荷棺而往暫時即生人天子孫祿壽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而卒子孫壽皆九十曾孫皆為顯官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桀之子孫微矣

不過白一人之冤耳究竟不能免其死遂爾壽考令終克昌厥後後天僅以此報白冤一事哉錄其心

仁愛事關一人而太和已翔宇宙事雖未遂而片念已格神明滿門朱紫較尉桀所幸之賞孰多忍心者可以悟矣

劉府君

益州劉府君為連江尉民有冤訟十餘年未決郡守屬公訊之公虛心推決直窮到底曲直遂判人皆謂公為神及陞任直者候于建州屏人告曰異香數斤聊為長者壽發視乃黃金也公謝曰君事本直我為直之非私君也敢以公事受私賂乎堅辭不受愧者慚而退後

廣仁品

子原父貢父皆致高位

為民伸冤自是大德若受賄賂反是過端矣仁人之事何忍以不肖之念出之今之為官者此衷未能無私不免善事惡做好事壞做可謂至愚矣惜哉

郭思承

郭思承督府司理也居官慈厚三考滿終與同任法司元珍合舟還里法司讓前船與司理裝載家屬法司人口在後行至紹興府界忽惡風四起白晝昏黑眾悉驚懼皆見水中鬼使鑿船為兩截前船郭思承船浮江面

順流徑到岸側。法司後船人口行囊。即時沉沒。路人皆云。法司平日循私枉法。酷虐虐民。思承寬仁。忠恕守法。奉公故同舟異報。如此時元文宗天曆二年也。驚心駭目。報應至此。奇顯極矣。猶有不畏上天者。吾不知其何恃也。

楊自懲

鄧人楊自懲。初爲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流血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恃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

廣仁品 監修

五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之霽。顏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又乏糧。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途忍饑。菜色可掬。婦因撤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耻。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爲刑部侍郎。次孫爲四川憲長。又俱爲名臣。

昔有一官用刑甚重。忽一日坐堂上。見皂隸錢乙。行足離地尺許。竊惟之。訊以有何陰德。對曰。隸也。何德。

但見官板太重。私削使輕。用刑每無拜於下。官而用杖不苛。自懲數語。惻怛之情。溢乎齒頰。宰爲之霽。顏當亦爲之動念矣。至其妻撤米食囚。更堪下淚。既有慈父。又有慈母。異哉。

王得仁

王得仁。江西新建人。景泰間。任汀州推官。值鄧茂七之亂。山谷響應。朝廷命將討之。主將欲濫殺脇從以爲功。得仁力辯其枉。遇繫累于道者。下車解其縛。焚其簿籍。所活千人。汀民德之。爲立生祠。名曰忠愛。生子一夔。狀

廣仁品 監修

三

元及第。官至尚書。

遺愛祠。何邑無之。去思碑。何地無之。問其所活幾人。顏甲千重矣。

邢寬

邢寬。字用大。直隸無爲人。祖父皆爲憲司。每爲囚求寬。曰。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人。皆感之。後生寬舉于鄉。復中會試。及廷試。初擬孫曰恭。第一。上謂曰。恭。暴字也。及見邢寬二字。甚喜。擢第一。以丹書其名。前此未有當時咸稱其祖父居官寬仁。所活甚衆。因得此報。

爲因求寬卽得寬字之報而又適有曰恭暴字對之造化巧爲善人顯應如此

姚思仁

秀水姚大司空思仁爲巡按持法嚴正病瘧歸忽夢爲冥司所攝入見王者則羣鬼來愬向姚索命甚亟王詰曰若何嗜殺乃爾對曰御史爲天子執法之官此輩自死于法某何與焉王曰居官當體上帝好生之德不存矜恤而草管民命罪業自重無從解免姚曰固也當河南凶某上疏請賑活不下數千萬人獨不可與此相準

廣仁品

監德錄

三

乎王曰此賀燦然之爲也姚曰固也非某卽賀疏何繇上聞獨不可分其半乎王乃命吏訶散羣鬼遣公生還賀亦秀水人時以諸生從姚于官目擊中州之饑自草疏而勸姚亟上請者也後賀隨亦成進士官吏部尚書郎姚公乃登八座姚公爲應天大京兆寬仁博大至今碑詠不衰登高位而享高年固天之所以報仁人也豈徒爲請賑一疏哉羣鬼之愬然乎否至於居官當體上帝好生之德自是良規

酷吏報

商鞅

商鞅事孝公變秦法步過六尺者有罪棄灰於道者被刑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後太子虔之徒告鞅謀反發吏捕鞅亡至闕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是鞅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於是不納鞅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後車裂以徇家族誅夷遂無噍類

鞅之不仁蓄怨積讎卒自及也蓋萬世之明鑒云宋王介甫輩號儒者乃以鞅能令法必行謂其有功于

廣仁品

監德錄

三

秦未可盡非方且陰祖其行事曰鞅不幸敗耳欲事集而功成其說固可用也噫學術不明溺于功利之習乖謬何所不至哉

王溫舒

王溫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爲中尉善事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卽無勢視之如奴窮治姦猾大抵盡糜爛獄中數歲人上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慈夫

古有三族今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酷吏或髡鉗或自殺或斬或族以身脫者蓋寡士平居讀史寧忍以溫舒自待及任職肆威輕忽民命快其慘刻之私能不溫舒者有幾覆轍相尋悍然不顧何也

嚴延年

嚴延年少學法律拜河南太守巧爲獄文所欲誅殺成於手中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有府丞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十罪

廣仁品

監懲錄

三

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坐怨望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墳地耳遂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哉賢母之言嗚呼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豈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梁統

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忽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爾孫皆被刑法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子松疎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其族人之不仁念慮一萌皆天所惡可不懼哉漢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事皆施行子孫累世貴顯統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而陰譴莫貸寬殘之殊應乃爾

陶繼之

昔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令捕獲

廣仁品

監懲錄

三

詰問之詞連大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爲作款列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此伎辯慧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爲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卽驚寤忽倒絕若風癲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卽天矯頭反着背四日死

故耶誤耶律失入亦公何難以過誤覺舉嗟嗟明知
小民之冤止因文案已成憚于改詳此今日通病也
或委之上人之主特或委之前官之審定殊不知我
知而不辯即我之罪矣故古之循吏常有壓于上司
偏執竟以去就爭之即彼之冤仍不伸而我之心已
無憾夫仁人且難因一囚棄一官今竟有以人命
供已之喜怒且以媚人之喜怒者即誅其身絕其嗣
何足盡其罪也

崔法瑗

廣仁品 監懲錄

三

北齊直子融爲井陘關租使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
州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勘之子融罪在赦
前法瑗抑爲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
道後十五日夜夢子融來追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
輝卧病膚肉爛落都盡百許日始亡
肯災肆赦蓋法外之仁乎詔釋有罪而論決如舊也
詔蠲逋負而迫科愈亟也仁人所爲痛心切齒議者
反謂赦爲非何哉

張綯

武昌太守張綯嘗乘船行有一部冊役力小不如意綯
便躬捶之杖下臂折無復活狀綯遂推江中須臾見此
人從水而出對綯撫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
報即跳入綯口因得病少日而殂
稍不如意輒加箠楚奈何以同病共瘡之體膚快一
時之喜怒乎居官宜戒居家亦宜戒也推之江中慘
矣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殘忍荒慝神龍中拜御史按制獄少不

廣仁品 監懲錄

三

會意者必牽之前後坐族者千餘家羅告衣冠誅斬不
絕時於內景門內置制獄但入者百不全一謂麗景門
爲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也俊臣別造枷號突地吼遭
其枷者輪轉於地斯須悶亂又有枷號尾輪不得喘
定百脉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圈中下楔囚人見之魂
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後因敗棄市國人競割其肉斯須
而盡遂夷三族

殘虐嗜殺未有不反諸其人者也索柳周瓊吉綱羅
鉗出爾反爾無幸迫焉北齊張和思斷獄無問輕重

貴賤皆枷鎖械備極楚毒人號生羅刹其妻四五
孕臨產即悶絕求死生男女皆頂着肉鎖手足並有
肉紐束縛連絆墮地便死和思卒坐法誅唐路巖密
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殊剔取喉骨驗其已死後巖坐
免徙賜死剔取喉骨竟以自及也天道好還如此來
俊臣之剛肉何足異哉何足異哉

周興

周興秉性殘酷與索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網羅無
辜織成反狀枉殺數千家未幾有人告興謀不軌太后

廣仁品

卷八

七

大怒命來俊臣鞠之時俊臣與興方共推事謂興曰因
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
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炙一如
興法因起謂興曰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戰栗叩頭
伏罪流嶺南在道爲讎家所殺太后下詔播其罪曰宜
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相賀曰今日眠者始
皆帖席

爲法自敝千古一轍不若請兄入甕之速而巧亦尖
而暢也

王瓊

王瓊爲丹陽令三年調集皆黠落心甚憤恠齋金詣道
士葉虛中求奏章以詢吉凶章竟隨香烟飛上一食頃
復墜于地是有朱書之詞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
二人死再處分瓊閱畢大駭果一歲暴卒緣瓊蒞任時
受私賂屈法致二人于死故章奏明其罪事今載縣
志

廣仁品

卷八

二

孰謂天道遠耶枉殺自應處分無論矣即其暮夜之
金方謂人無知之者而孰意冥冥中已燭照數計神
目如電信然哉

李龜頑

僞蜀御史李龜頑久居竄日出至三井橋忽見嘗
所按殺十餘人携頭披髮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頑懼
懼旋馬徑歸誠其子曰以吾爲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
濫爾曹誠之自此得疾遂亡
清慎畏懼令德也苟無仁恕之心或自矜修潔務苛
切以樹威或逞忌形跡數陷富族取不受請託之譽
雖灼知冤狀且曰百嫌違衆何利乎我而爲彼任之

甚者故加榜掠亟促其獄以示無染蓋士之初仕豈
遽忍爲此顧忌念重積習日熟則皆見謂當然矣觀
李龜顧事士爲刑官可徒恃清慎畏懼而少哀矜惻
怛之心哉

明鑑

明鑑才學優瞻第進士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參
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岱宗祈祐使者終日
廟下睡中大麗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廷見百餘
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參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驅出我

廣仁品

不覺大呼遂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之具述所
以明曰然一郎官乃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召至謂曰
會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明曰來矣可聽之郎官便歸
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向者妖賊王明據甘陵奉朝
命攻討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
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則病其不起乎數
日遂卒

史稱鑑才學優瞻則其人參大政不繫軍功有無何
乃急於擅功忍于殺不辜雖名位通顯此心不容昧

果能一息忘之否先儒言今人省半年磨勘殺人事
亦忍爲之觀鑑自述姦噬脣無及士之懷懍克者問
此宜知悔矣

祖翔

趙時爲無爲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爲祖翔
枉殺死魂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已廉
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
致移獄竟以死論寃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
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廣仁品

死者不可復生故重獄不厭疑慮枉濫也如情理本
輕自炫淵魚之察下吏承望風旨何求不得哉祖翔
一疑移獄寃有所自咎將誰歸夫翔明習法律且爾
矧范昧者乎廉謹且爾矧貪墨者乎

王雱

王安石與其子雱私議請復肉刑議未上而雱死其所
親病夢游冥府見雱繫繫地獄甚楚問曰元澤何罪至
此雱曰以議復肉刑故請歸語尊人亟設齋解之後安
石坊亦如雱言父子受報

議未上而雋死假令不死其議必行假令議行其禍可勝道哉殺機一動天譴隨之矣當父子私議時不知幾何夜又羅刹森列其旁也天聞若雷可驚可畏

王韶

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子幼子以首級爲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委知縣斷此王韶

廣仁品 監錄

聖

公事其吏宣判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安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何韶恍然不說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家集菜牒中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于案上衆皆愕然厚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血明日遂死季子案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殺之報

禍莫大於殺已降無論死者不相舍卽死皆無心能終昧乎殺降猶不可乃虜入塞殺漢人盈野虜退而斷被殺者首隱敗上功又或撲掩行旅村氓充級數此其殘虐視韶愈甚邊卒習以爲常司驗覆者卒莫發其狀或反藉之冒恩澤何歟

林景度

蜀郡旱荒有司奏請撥米十萬石以賑贍旨下如所請林景度爲給事奏曰米數太多且蜀道難行封還勅命乃改旨曰西川往返路遙更復待報饑民何日得食恐

廣仁品 監錄

聖

于事無及姑以半賑之可也因無十萬之濟妻王氏夢朱衣人持天符來云上帝有勅汝夫逆旨害民有滅門之禍卽驚悸而寤與夫言之度曰昨入朝有阻殺賑饑之語吾退亦甚悔莫非是事乎自此輒感不安以病丐歸鄉里行至福州卒二子年餘俱接踵歿

不能爲民陳請反阻仁主美意惡極矣吾不知此等人立心設念意欲何爲想亦別有肺腸也

陳軒

陳軒字元與未第時夢一官府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

書題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後履官至右丞軒止龍圖閣直學士軒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餘七十不應杖遂聽贖達官折簡相責乃呼入行決即死杖下至今二十年常以自尤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方軒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後始以爲執政登法令變更冥中已預知耶

廣仁品

監錄

四

七十老兵不杖聽贖不忍之心也折簡相責而復杖

之不忍之心不勝其畏達官之心也生平不作欺心事者尚不能無違法徇情之事况其他乎夫達官何足畏不過爲自己欲登顯位耳孰知反以此削其顯位殺人媚人何益之有哉二十年自尤終難解免今之懼勢枉法恬不爲恠者招譴不知何如矣

黃司理

向子長爲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舉事還鄭君有女弟嫁宜春郡官欲與同同如表而黃令前三年實爲表理官以故二人邀與

偕往黃不可鄭強之黃不得已亦同途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就便牽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睨目不答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汨血痢號呼通夕不止向與鄭告曰君疾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曰願見母妻即日走駛步如新昌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願君力疾告我黃開目傾聽忍痛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給白府曰部

廣仁品

監錄

四

有盜起已得其窟穴遣三人往偵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畱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甚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爾四人詐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各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尉其事劾囚服送府吾適主

治之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
人者皆無兇狀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
之曰汝等果爾明日首身一分不可復續矣因相顧泣
下曰初以爲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
其故吾大驚悉解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
賄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曰君治獄
已竟上諸外臺乃受賄妄欲改變耶吾曰既得其冤安
敢不爲辯守無可奈何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
法當復申憲臺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但以

廣仁品

監懲錄

四

付理院使如初欵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
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
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諭曰囚
必死君固執無益今強爲書名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
君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皂衣人持梃
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皂衣以
梃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
中案牘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
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

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
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
七人已死足償微命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
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
拜天庭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卽植袴露膝流血穿
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
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
令亟取毋妻與訣別告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
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

廣仁品

監懲錄

四

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
理既許其與毋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
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卽止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
幸爲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
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窸簾一揖而
絕

四人之冤黃得其情卒不署押則守以下皆有憚四
人必不死黃一押而四人無生理謂死由一押非過
也原情定罪何辭之有相去纔四十日死者七人冤

者懇勿追而上帝不允可畏哉黃事紀載非妄讀之
今人懷慄兢兢焉

趙上驪

政和初宗室郇王判宗正第四女嫁楊侍郎孫楊早失
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張
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
豈應終困婦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妻族
也出入宰相蔡京家遂達于京京以爲奇貨捕張寘開
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凌遲處死二法吏持其事曰
廣仁品 監錄

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杖之二人皆瘡
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慄然不謂至此驪與兩
弟入市觀未幾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作鬼
語曰我本不欲較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
士奏章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有人言
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來告之故
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於極典來訴于天方此震
怒汝安得爲上章已遣京送潭州安置矣道士密以
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

婦姑勃發忿激常事耳坐以逆情法何居且因婦
而醢其姑安得不干上帝怒哉京欲張虐焰威劫縉
紳士驪適投其間府尹從與成之凶德參會其如天
道好還何

羅汝楫

歙縣羅汝楫登政和二年進士監登聞鼓院歷官監察
御史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
交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
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
廣仁品 監錄

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卒于前其從者咸見岳
飛擊之故至于死

江寧諸秦歙諸羅問其胄系頸赤舌噤羞縮不敢道
所自出則知鄂守之死不必飛擊之慙恚之極神鬼
俱喪死亦其然耳

李元禮

福清縣人李元禮爲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
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冥搜一民以充數
皆以賊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民立於前

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東嶺出城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
邸中暴卒

肖趙舍靈誤戕其命亦若痛迫之切身焉矧捕平民
充盜冒功觀遷此何事也而廿死其心乎官甫調而
禍隨其與氣何士誠知榮進皆前定欺天倖獲未有
能享者則妄念銷矣

張汝慶

張汝慶爲提刑每審囚不論罪犯輕重諸刑備施名曰
打一副訊者謂之問羅催到後任滿歸舟次高郵夜夢

廣仁品 監錄

九

數百人破頭折足身無完膚呼之曰我輩爲汝枉殺當
還我命至家晝見厲鬼旬月七竅出血死

恣睢民上草菅生靈盡天資刻薄之人或亦爲亂
國用重典之說所誤乎又或初欲示威後遂手滑而
不覺也輒請慘報當爲動魄驚心

車呂

胡待制舜陟帥廣東憲官車呂知帥頗牴牾時相誣告
之遂制獄鞠焉呂希時相意逮捕滿獄胡竟無一事官
民皆寃之死獄中郡民僦時致牲者不可勝數呂方坐

決事忽聞鐘磬饒鼓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
靈柩過也呂心悸震動即有吏持問狀至曰胡待制
候胡乘軒隨之以入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爲吏帶見
焉胡曰某無罪爲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言
訖不見一府震恐未幾呂果死

憲官朝廷耳目攸寄將代天爲命討乃觀望希合逆
探憲貴人愛憎快其報復以圖護庇推薦天道何在
焉車呂視舜陟爲奇貨欲藉手結納爲速化地會不
旋踵暴死向之譴狠不適以自戕乎謂之至愚可也

廣仁品 監錄

辛

溫仲舒

士子楊之奇晨出探榜其妻在家亦憾驟往水門遇父
毋路逢一醉人羅織毆擊遂到官時溫仲舒判開封見
醉者面有爪痕不問曲直一例決遣婦人大慚其夫下
第歸痛妻被杖詣府申雪仲舒不聽夫妻遂赴水死是
夕仲舒夢城隍責曰子太莽鹵妄決良婦寃死二人吾
已關報東嶽奏蜀上帝禍將及矣明日上知仲舒罷職
未幾卒

時鹵莽尚非放殺至申雪而不聽何哉舞雩居官

者厭薄青衿不肯加意體恤反曰士不自重夫士雖賤吾安得而賤之試思吾當日曾列青衿否也嗟乎楊之奇若得第而歸溫判不知如何肉袒負荆以請矣

楊詢

楊開爲丹陽令楊詢爲之客開性暴橫果於決責每事必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逆但一切贊嘆盛美而已開一日乘怒於劇暑中杖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連稱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譴之曰成令之

廣仁品

監錄

至

惡者汝也罪當坐於汝不數日暴卒

不仁之事豈必身自爲之不可哉見人慘刻委曲救正苟可全物命于困迫中皆陰德也楊開每事必問猶有虛心焉詢肯盡言勸導未必無救明知其非不敢忤意反贊美稱快此其心之狠戾苟矜人何事不可爲一念逆天神被其魄吁豈惟居官任事者當知警歟

侯鑑

侯鑑爲江夏令與山僧居約有舊約戒行精嚴令每相

訪約遠迎甚恭一日至則迎待殊闕鑑詢其故約曰公每到預有土神相報此番失報是以未之遠迎鑑請密令居約禱究其實是夕夢神曰鑑本合作平章事與吾有統屬是以報近受婦婦胡氏賂銀五十兩枉法斷某事以曲爲直天府已削相名位止監司故不報也居約以是告鑑鑑赧然無對後果以監司終

令人凜然今之爲官者不可不自省也赧然無對良心未死何不早爲覺察及至削名天府悔何及矣嗟何及矣

廣仁品

監錄

至

徐從政

新淦縣丞徐從政被憲簡充承勘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汝家他日蒞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回復夢神人曰徐從政此行受人金枉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于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深訝之謂初不相識而相待若此及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抵暮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丞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及替赴調用舉主改官文方下而卒于

邱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即踐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惜其用心之謬而天折若是士一命而上咸思致位通顯故常矯厲廉隅規取聲譽民猶賴其自爲計者幸安利焉自資格偏重制科士理郡宰邑監司大吏預結納相援即越踰繩簡率容護之以故貪戾放恣民怨切骨猶登上考臘通津噫吏治何繇清民生何繇安乎徐生韶齡筮仕所至未量受金嚮獄何其不自愛也及用舉主改官駁駁貴達則受金枉命事竟無覺咎者豈知其真中有陰

廣仁品

五

五

削其籍默辱其等者乎徐死不足道操舉措者烏可不加審也

王知事

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一富翁死妻僅存因爭家財詣官王拘婦窘辱百計取來聞有金酒器索之婦一一從命皆所厚總領過付復慮事後有詞將婦囚死後任建寧路知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捫其面驚懼歸報被捆處隨手患難不三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

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取王知事忽不見知事先患疔瘡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差人勾我候本路城隍司回文便去對證遂囑付家事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與同官所見正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

貪夫殉財倚法以削侮鰥寡充豁壑之欲慮有後言斃之滅口此與操矛戟禦貨國門殺人何異古婦人無繫法懷璧爲祟窘辱拘囚既罄其有仍絕其命孰

廣仁品

五

五

無妻乎胡不反思之此悖入之貨能終爲已有否

蔡居厚

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劫賊五百來降公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禱謝令所親王珙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珙卒既而珙還曰適到陰司主者責珙爲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珙云皆居厚命旨珙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繫懸貫極爲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左牽右掣如殊絕狀既蘇復澆遙告珙曰子歸煩

便語吾父令急救我。我在此只是理會鄆州一事耳。殺降兵家所忌。上帝之怒可知。況五百人也。鄆州一事豈眇小哉。詭作心詞。吾誰欺欺天乎。其父何法以救之。

魏釗

隆慶間荊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常往夷陵州檢勘人命。有某鎮鄉官徐少卿。名宗者。家奉梓潼神靈甚忽。夢神告曰。明日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旦入銓曹。可預識之。遲明探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魏去。

廣仁品

監德錄

五

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惟魏君受賄百金。故出人罪死者。舍冤上帝已削其祿。秩年亦不永矣。少卿詫異。遣人密察。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一年卒于京邸。家亦彫落。

此與徐從政事同。徐受金入一人罪。此受金出一人罪。其枉法一也。不唯削祿。亦且減年。吾願居官者。以賄賂與前程較。所得孰多。與壽命較。所關孰重。可以豁然悟矣。

狄令

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知縣。縣有富翁死。而妻掌其家財。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告于狄。密賄人私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喜。拘其嫂到官。酷刑訊拷。痛苦不勝。于是悉所有四萬金。狄果分其二焉。婦含羞飲恨。不數日死。後狄以賊酷罷歸。一日晝寢。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擲之身上。倏然不見。乃大驚。悟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晝夜呼號。踰年而死。後五子七孫皆生團魚疽。相繼而死。

廣仁品

監德錄

五

不然皆此人之自造耳。

龔僉事

龔僉事者。先為某府同知。方在堂理事。聞遷斯職。便驚愕。奮起。既赴任。纔升堂。又復狂叫。趣下階。楹間手足撓亂。若避人。殿執者俄曰。某太守大人某推官大人。幸少寬我。忽口噴鮮血。言彼拳我心。不能忍矣。視之果青瘀。通體時呂布政問之。乃變聲言。吾乃某人。為某郡太守。又此某公為推官。郡有囚。向龔某故入死律。殺非罪。四人四人訴于帝。帝得請。攝治。等二人先被逮。冥官訊。

鞠當時斯獄實錄獨主之某二人本無殺之心不
過失閱實耳淹繫幾年渠實首惡力尋不見今獲之能
復舍耶言既又大嘔血少間死矣
殺一無辜得天下弗爲也龔僉事未讀孟子那一舉
而殺非罪人惻隱之心何在失閱實者且不能逃
首惡者何所迫于重譴也試觀在吐避毆之狀堪爲
毛悚

李若水

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時有劫賊五人事敗繫獄言與僧

廣仁品

毛

人自成爲黨五人已戮僧方追到言實未嘗同盜若水
堅執賊語夜以濕紙糊僧口鼻壓以土囊須臾臍腹裂
死月餘獄吏李能無故大叫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驅
使爾言訖卒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小腹
絞痛號呼卒又明日知軍孫誥判官趙禹亦皆暴卒後
若水一門死無遺類
即使五人現在或係扳誣或係風影尚當費許多推
勘況五人場矣何所見必欲堅執賊語殺之而後快
且應得之罪自有應得之刑何苦必欲以非法殺之

而後快冤沉九地慘動九天宜其報之慘也一命而
償以五命又償以一門意者此僧功行非常僧也故
觸上帝之怒乃爾乎

宦海慈航序

百爾君子司民物之命出身加民馭物
矣而澤不闔仁不藹者長爲纓紱之辱
夫援柔錐披弱觚呶唔十年五年一朝
輦上率鳴得意以聲味快鬱結於敲剝
肉雷翅豹鼓吹呼號况非橫目者乎其

序

宦海慈航

所繇來漸矣告之以泳飛一性動植竝
靈無不反唇而嘻曰惡以是煦煦仁子
子義者爲然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載高
多危履埤易蹟偶焉風波失據鹿挺鷄
刀怵然戒心切膚菑而推肝隱耶始得
晰茶薺之滋愍蜎蠕之末蓋向者第躬

之弗親而格之未審也昔周顒有言滋

味于我可賒性命在彼甚切微詞可以
當神泣也故小役大弱役強曰天下無
道又况以靈俎苞以智殺蠢于汝安乎
薑甫氏首箴有位利溥哉其言小有氏
復訂而梓之予於金閭晤小有見其晉

序

宦海慈航

晉粥粥若不午射兩介弟者則兩介弟
定服膺小有之言慈航普渡當自少文
世臣始而從此寶筏宏開何憂宦海茫
茫不登彼岸哉嗟呼高原之水天下之
大利大害也德易以滋忍亦易以恣司
民物之命者引而伸之乎無汶汶曰是

釋者事也儒耻之

胡汝淳頓首題



航

二大天 聰明慧 智若蘭 用山谷 金時五 觀法先 思品物 前多則 失食之 正味更 思百物 從來不 易何得 安然受 此日試 欲減半 殺業誠 牛

宦海慈航總疏

黃虞臣

自覺王化流震旦。原以佛法付國王大臣。則戒殺放生。固有官者宜先士庶而樹之幟者也。聞之戒律雖繁。總以五戒為根。五戒雖嚴。尤以殺戒為首。即成湯解三面。網宜尼不網。不射宿。吾儒不放生乎。仁民固先於愛物。然未有愛物而不能仁民者。華嚴菩薩云。我尚不忍與一蟻子作苦事。何況人耶。有官君子。皆是前生持戒作福。方得受此善報。纔下蒲團。便忘因果。不大戒與。其有厭絕腥羶。念念護生者。固是菩薩化現說法。乃若昧宿廣仁品。宦海慈航。總疏。因戕物命者。十恒八九。雖有善根。每緣世情。訶詆嘲笑。旋就覆沒。夫出世大豪傑。正宜於五濁惡世。牢把脚跟。弘深願力。務令法界眾生。盡得度脫。乃為滿願。豈因謗法者多。稍稍疑沮。葷食者禁絕。不難而利濟未遍。乘權者孽緣易結。而法施無邊。試看釋褐而後。何處非肉林。亦何處非刀山。彌天殺因。多自進賢冠種之妄。謂福報所應受。不知福報既盡。將何對付。其所墮落。尚忍言哉。興言及此。當毛髮盡豎。敢求海內貴官有道。發大慈悲。種大福德。隨緣戒殺。觸便放生。於炎熱場中。匆忙隊裏。

勿令... 後九經... 曾國一... 蔡十常... 曰古不... 云其民... 不可有... 此色上... 此味公... 為轉... 廣仁品

熬鍊一番戰勝幾陣便是步步行菩薩道即從此深參
密究何難證無上菩提可謂宦海茫茫回頭是岸矣昔
顏魯公隨所守郡立放生池張無盡作監司撤淫祠禁
殺業施華嚴論皆可為法況一行作吏析楊桎梏丹筆
判生死苟照燭然犀術窮鉅箴盡無過咎者復有心
戕物更于何處自懺請自今與諸貴人盟毋拘成規毋
徇情面非先人而導則豫事而籌多設權巧廣開方便
自三公以迄一命由筮仕以迄宦成一物不傷便為佛
果即亡望蘇晉長齋太常清禁而去其太甚漸從減省
廣仁品 宦海慈航 總疏 二

亦甘露門頭事也諸公請細細衡量世間幾許窮經白
首不得紹半通綸者幾許仰屋無聊半菽不充者而我
得膺簪紱飽天祿甚或紆金紫延世賞苟知消受匪易
即蔬食菜羹間食三淨肉亦千足萬足矣留所有餘下
果猶不失人天子孫且獲蒙慶澤較之受享既竭者所
得孰多當深長思也或曰諸君子於刑獄中悲憤之不
輕入人察其冤滯者出之囹圄此非戒殺放生之大者
乎夫重民命自是誦法孔孟者之當行恪遵功令者之
能事奚所庸吾饒舌且諸君子能為獬廌之觸邪當具

駟虞之不殺雖有劉昆渡虎之異政可少宋郊活蟻之
熱腸負夙慧者勿參疑信久沉迷者作急轉頭若夫不
生不滅不取不放與止了自心紛紛諸邪說辭而闢之
者亦既朗于中天矣虞臣請得剴心勿頸于諸君子之
前以明其理之非妄而報之不誣所弗恤也此原屬佛
門中最上乘法故先勸儒門中第一流人言者妙德敢
云已識津梁聽者垂慈只要緊操篙舵行見自他俱濟
黃扉青瑣之叶無非九品蓮臺人物同登朱幡早蓋之
早永隔三塗惡趣矣
廣仁品 宦海慈航 總疏 三

宦海慈航後跋

四無量心以慈爲首行者學慈先願衆生受種種樂取
受樂相攝心入禪是相漸漸廣即見衆生皆受樂辟
如鑽火先以軟草乾牛屎火轉大能燒大濕水慈三
昧亦復如是夫福業勝流權藉所乘其爲大濕水者政
多乃至數十人生活不及宰官一事數十事生活不及
宰官一言六度中人夙因難財檀施之力詎堪比量而
名利場不正知見薰染甚急生滅隨順福報宿償如是
等說使智慧力不勝結習仍仍相因醉所醉而後已此
廣仁品

蓋甫與小有瞿然津濟爲之咨嗟爲之涕洟也夫凡百
殺業依我形軀起諸妄識殘彼自象乃至舉足動念無
非殺因愚請因其義而稍廣之夫鷹隼高鳴而有展翼
覆子之鷄屠夫慘刀而有滿圈不食之豕有生必愛長
生必戀戕生慶生劬勞之日宴樂何歡是故當知于生
子生日戒殺夏葛冬裘亦既侈矣紈綺繒繡豪貴不惜
下逮雛奴不思皇祖以三梭爲近體家廟以紅布爲拜
茵亦念飼蠶者百千糜爛爲可痛也是故當知於衣服
戒殺陶隱君取生物爲藥淹滯上昇而縉紳好秘術惑

李九思
曰編罪
定案

長年水蛭蝦出殺彼生我不思徐蟠以折足用龜龜
神方代命乎是故當知於醫藥戒殺曹武惠王堂壺散
壞念時方大冬百蟲所蟄乃止修葺宗室趙善應夏不
去草冬不破壤懼游且蛰者失其所也是故當知於營
繕戒殺飼金魚者蟻蝦之屬萬計飼鶴者細魚之屬百
計貴人怡悅耳目有殺業焉是故當知於玩好戒殺兵
刃之場非有甘露有不戰而屈人兵者有不攻賊不殺
降者有節制嚴明不妄戮一人者諸葛渡瀘藤甲重燒
成煨燼曰吾雖有功必損壽矣是故當知於戰陣戒殺
信品
夫人所不食之物物即不生其處云何生物養人燕人
食蠅吳人肌粟南人食蟹川人股戰云何慣習食是君
之祿不食是君之福云何冤負云何受享噫肉食者膾
泊藿食者穠甘豐饒猶自霄壤乃乘得爲力者發軔着
想發軔着想者秉通脫見如維摩詰經淫殺性空等案
恣我狂慧倚爲口實一切戒律謂人天小果猶舍筏而
求濟難以幾矣雖然檀度以三輪體空爲極則戒亦胡
可易言竄賤細流分文顆粒活及螻蟻無恩想無受恩
想亦菩提德本也乃不淨之慈多起於華貴假如以寵

不勝以轉
相成則
應所當
深去
若一物

路○浚○脂○之○奇○藏○要○福○空○門○又○或○罔○念○功○勞○寡○情○手○足○一○
切○痛○癢○悉○成○秦○越○而○偏○嗜○放○生○茹○素○為○無○漏○功○德○緩○急○
倒○持○而○福○罪○已○轉○業○矣○有○能○不○壞○世○相○證○慈○三○昧○庶○不○
至○程○南○檝○北○又○蓋○甫○與○小○有○所○悲○涕○而○顙○者○也○因○為○標○
註○而○書○之○末○簡○

廣仁品
官海慈航
後跋

廣仁品

評訂宦海慈航

一燕會

淮南李長科小有評
楊茲羅世緒緒銘
沈士桂崑同訂

燕○享○之○饌○惟○鹿○鳴○恩○榮○鷹○揚○及○特○蒙○恩○賜○諸○宴○與○鄧○飲○
借○以○叙○寒○暄○結○綢○繆○已○耳○嘉○賓○賢○主○豈○必○干○滋○味○着○精○
廣仁品 宦海慈航

神○則○二○簋○用○享○之○意○可○師○也○敢○告○京○師○大○僚○及○諸○達○官○
長○者○每○當○好○會○之○合○垂○憫○剗○割○之○慘○竊○以○為○鼎○數○可○減○
也○嘗○見○貴○人○設○客○多○至○三○四○十○味○多○一○味○則○多○戕○一○物○
之○命○甚○或○戕○數○十○命○以○充○一○味○而○客○亦○未○必○下○箸○也○焉○
用○多○殺○以○置○之○無○用○乎○又○以○為○市○物○可○沽○也○物○不○為○我○
而○殺○亦○非○為○客○而○殺○若○海○錯○之○來○自○遐○方○熏○臘○之○未○親○
屠○戮○者○庶○無○傷○於○遠○庖○之○意○又○以○為○腥○素○可○參○用○也○醃○
腍○易○厭○菜○味○頗○長○或○用○什○之○四○五○或○用○什○之○二○三○易○一○
腥○即○易○一○腥○之○命○此○又○非○所○以○惜○福○惜○財○者○乎○毘○陵○士○

餽遺固令甲所禁也。然冠裳來住。不以筐篚爲恭。卽文明之世界亦黯矣。乃玄黃玉帛之儀。必繼以鱗介羽毛之族。將以爲好也。而吾以爲忍也。則仁人君子之用心。政在此。敢告京師大僚。及諸達官長者。佐圭幣者。亦有蔬果佐蔬果者。亦採澗溪。若夫鵝羣鴈侶。輒有呼叫之聲。魴尾鯉腹。豈無顛踣之狀。顧此活物。總屬傷心。無多。

使轄臨星仙槎貫月行備一日之儲國恩也郡邑之營辦驛吏之奔趨固已疲矣烹肥擊鮮事若平平不知爲一人而殄物命者深可念也敢告勅使内外文武按部

廣仁品 官海慈航 四

典試赴任錦還諸達官長者凡當戒途先用傳檄毋令
豫設微蒸止須炊飯待餉及臨候館非暫持齋素則自
攜醃腊之味以供登非茹水嚼藥翩翩乎仙使君哉倘
嫌輻輳意不豫傳所在祇應其先事包災者固池供七
箸矣他若禽魚之可生者盡屏却之或受而轉饋以緩
其須與之死或令其折銀易以他物并免其繫維涸轍
之困又或可以縱之深林游之巨壑隨地放生尤為功
德每見上官行部雖先期知會而人事參差天時阻梗
王程多滯往往愆期地方有司備下馬飯者不敢不豫
廣仁品 官海慈航 四

戒殺若雞鵝魚鼈之屬逐日省之隨事裁之造福不淺
矣如必食萬錢列方丈誅求珍異苛責庖人人與物兩
傷非所望於仁人君子也
四祭祀
戒殺之意儒佛所同但佛之戒嚴儒之戒寬寬者維何
如郊廟大禮春秋諸祀及民間祭其祖先不廢刑牲是
已而無故不殺禮意已自可思乃忍心謗法者遂執祀
亦用殺謂凡殺皆所得為不可不辯夫崇德報功之典
春山秋霜之慕蒸鬱莫展不得已以此將其血誠耳然
廣仁品 官海慈航 五

終蜡祭之候。延訪戒律。閣黎於精虔蘭若。潔陳齋供。莊誦經呪。須自製一疏。專為一歲中不得已事。所殺生命。哀祈超度。并懺自己主殺罪過。隨將來永不無故。私殺大是勝因。私交而奠生芻。濟事可市。脯可代金。可皆為便益。歲時家廟薦新。松楸拜掃。亦可省殺。惟牛不如禱祭。易訓。炳如時。當大饗。必無成物。可代偶。一宰殺亦存不得已之心。若公祀。然至於祈禳一事。讀書明理者。應自有達見。況主組之門。戒殺之家。正神之所呵護。邪鬼之所忌憚。焉有能祟我者哉。但當放生。以祛宿滯。豈廣仁品。宜海慈航。

宜殺生以造新殃。總之處處有哀護之念。時時全不殺之心。儒佛詎有二指也。

五禁約

方今戒殺放生之文。幾滿天下。然信持者不能什之二。三何也。權藉不在筆舌。無靈雖家喻而戶說之。無益也。若夫乘高而招順風。而呼能令必信。必持。微靈于宰官。尺一之條者。甚重。敢告建牙秉憲。及諸達官長者。念昔先王之世。焚林竭澤。有禁。今不可師其意。而廣布之。令乎地多山谷。人習騎射。非開闢軍實者。無令逐兔走。

狗豕野採。捕既慘殺。機且傷禾稼。火藥打鳥。律有明條。可以申嚴。勿使禍延林木。毀及垣宇。網罟之厄。尤甚弓繳。若洞庭巨浸。淮泗洪流。法人羅取。無容禁絕矣。至於墮池之內。不可使留餘地。乎江海要害。出沒難稽。多有借漁蔽盜者。可以無禁乎。耕牛不得私宰。律也。北地以牛為常供。太半滋味。及于細民。僭分忍心。可為太息。通融律意。而稍裁抑之。甚善。當夫驕陽淫潦。壇坫告虔。禁止屠酤。向洽故事。然或嚴於城郭。而弛於鄉村。澤及牛豕。而遺於鷄鴨。至市肆寂然而刀俎之慘。乃萃於閭室。廣仁品。宜海慈航。

且畫聞爾而鼎鑪之味。轉貿於昏夜。此皆官長之所不聞。市魁之所習詐。輿謀以之飽。慾饑口以之果腹。神君茂宰。痛懲之以釀天和。則便宜設法。不嫌過密也。又彼酒樓食肆。或跨通衢。或隣官廨。常膳已足。告飽餅餌。亦堪療饑。乃斯夕推刀積肉。如山蕩子。恣其貪饕。胥役重為需索。遂令行旅者途正遙。而貲已罄。對簿者訟未終。而囊已空。能厚繩之耗。盡既塞。全活更多。亦仁政所當先矣。夫忍人之嗜慾。未必無益。開物之生。路未必有損。當權者何憚。而不為乎。若夫山澤異處。南北殊風。如婚。

嫁論財則禁淹殺子女桑桑踴貴則禁焚瘞春蠶量俗
以設力因事而利導命不論大小念在廣生秩不論
卑動歸咸若禁行一方則一方之慈藹也禁及一物則
一物之蕃育也倘遇床有餘金與夫例有羨額諒廉者
之所不欲恐捐之而不情用以市魚鳥而還之天淵
此又不禁之禁身先四民而風之以好生之德者也功
德更不可思議矣

叙

仁品一錄○普被三根○今復廣收

世出世間○警醒真切之語○編次

丹鉛一一入妙○只平常片語一

經點睛○足令愧者決汗○迷者發

矇○平日因循○違蹋者○從此痛加

叙好生錄

猛省○饕餮執拗者○饒涎我見霧

釋水○消生公豎義○頑石點頭吳

道子○地獄變相成○而市中三日

斷屠○不是過也○此於諸衆生為

慈悲○父為清涼月○為返魂香為

阿伽陀藥○為廣廈千萬間○於諸

佛菩薩為法王子為醫王孫為真法乳生為真法供養為真光明幢普渡船此即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盥手焚香錦囊什襲公之同人同志而已慧業文人夙根正自不淺從此出入鑾坡待詔金馬現宰官身行菩薩事所謂功名蚤受其福功名晚萬民受其福其我小有之謂哉

武林社第洪吉臣題



好生錄原序

林增志

予自少失怙祇奉慈訓以事咕嚕初不知佛法為希有事也自乙卯濫鄉書得交海內諸君子眼境既空心境稍拓友人以蓮大師山刻相示首宗不殺大戒繼以淨土正因所投機倪若逗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瞽者不使疾趨其向上一着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仲休度生心切喜賸放鱗羽以自悅悅人凡仁人之言有當於心者輒彙刻之隨得隨刻不暇序次惟恨其得之晚也用以暢吾生機洵洗殺業自他兩利勸廣仁品

好生錄原序

戒竝弘善乎鄭孔肩氏云每一展讀歡喜自生足消震旦楮墨之崇真知言哉余藉仲休力恒自鞭策幸爾寡過春闈之捷先於孟冬朔夜夢青衣無數若觀天榜者已而二青衣昇巨燈籠至光曜奪目上書戊辰科第十名六大字續書不殺不婬之報六小字余寤覺了了私喜且媿不敬告人乃竟獲冥合則持戒之明驗也余深維人品日滿朋友道喪仲休以忠孝存心慈善為質其所自許直欲盡人盡物共釀太和儻令出身加民必多異政非託空言者所能及已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武林洪吉臣載之

張 垞切青全訂

纂輯好生錄

晉孫 綽 喻道論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

廣仁品 好生錄

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厚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於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螻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親生肉至則不食其於昆蟲每加隱惻至於識獄緩死青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受鐵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

梁武帝 論有司勅

定林寺沙門僧祐等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釜網竝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治之旨請丹陽琅琊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祈告天地宗廟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信非尚血骨而萬姓所求詣贖爲事山川小祗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

廣仁品 好生錄

尚血腥之祀或飲蕝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爲善其誠無忒何往不通若祭享誠無則四代之風爲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爲弘語其無不待牲牷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

梁武帝 斷酒肉文

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利那生死無常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共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難免苦報况復飲酒噉食衆

生○苦○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
有○決○定○心○菜○食○何○難○某○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
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
受○食○時○令○作○子○肉○想○今○已○能○疏○食○者○厭○惡○血○腥○其○與○不○
能○疏○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
爲○善○惑○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
溫○於○人○補○益○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
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
菜○蔬○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生○類○皆○多○

廣仁品

好生錄

三

冷○血○腥○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
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卽○時○四○大○交○有○不○
及○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
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
肉○腥○臊○能○減○菜○力○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
法○多○羸○冷○凡○食○魚○肉○是○魔○境○界○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
此○等○人○法○多○衰○惱○若○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
生○貪○求○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
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

苦○到○如○是○等○人○多○爲○善○力○所○扶○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
人○

史○稱○武○帝○好○佛○餓○死○臺○城○而○佛○不○救○此○訛○也○武○帝○未○
道○忘○食○常○持○一○齋○或○遇○政○死○則○救○口○以○過○臨○終○不○食○
乃○其○平○日○素○守○如○此○御○宇○五○旬○歷○年○八○秋○功○滿○意○足○安○
坐○待○盡○正○視○死○如○歸○非○餓○死○也○景○帝○流○汗○噤○口○
攝○於○神○威○之○不○振○豈○能○致○之○死○乎○後○人○辯○者○以○餓○死○
爲○宿○業○此○論○雖○是○但○未○知○餓○死○二○字○乃○嫉○佛○者○過○爲○
之○辭○欲○藉○以○阻○人○之○進○耳○蓮○池○書○

沈

約

均聖論

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
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

廣仁品

好生錄

四

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
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
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民○用○粒○食○歉○腹○
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滅○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
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載○
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草○木○斬○伐○
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肉○食○蠶○衣○皆○
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已○開○其○一○
也○逮○于○酣○鬻○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已○外○典○

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蔽理之徒。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

陶隱居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未爲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

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備。是其惡業盛時。後之開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

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端。

附釋彥琮 通論

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屢。顯晦上下。無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虻。飾錫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意之生殺。善禽獸唯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

廣仁品 好生錄

六

親恕已爲喻。亦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克無用之。飢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鼃。孔猶覆醢。况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剎。此吾所謂二通也。

唐肅宗 答顏真卿乞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詔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育。一氣同知。江漢爲池。魚鱉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

發于衷予嘉乃意所請者依

元帝 荆州放生亭碑

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恒○念○浮○雲○之○路○豈
謂○陵○陽○垂○釣○失○水○失○雲○莊○子○懸○竿○吞○鈎○吞○餌○雖○復○玄○龜
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于○漢○后○譬○如○黃
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鸚○逐○兔○詎○識○扛○鼎○方○前○北○海
之○食○鸚○鵡○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
鳥○一○觀○俱○存○好○生○欲○使○金○床○之○雁○更○及○衡○陽○之○侶○雪○山
之○鹿○不○充○食○苹○之○筵

廣仁品 好生錄

七

唐顏真卿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
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等奉
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
州興道訖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霑
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於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
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
碑銘一章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
微臣獲廣普賢善頌之義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

唐顏真卿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

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
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於洋州之興道
泊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諸道訖於昇州
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
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
及豚魚書不云乎暨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
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

廣仁品 好生錄

八

止於當時尚介社於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
陸居舉天下以爲池壑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
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
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寢深無以上報僅緣臯陶奚斯歌
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形容明
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詞曰

明明皇帝 臨下有赫 至德光大 乾元啓牘
緯武戡亂 經文御曆 孝感神明 義形金石
仁覆華夏 恩加蠻貊 道冠巍巍 威深號號

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迥映來今。孤高往策。
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
遂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
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
流水長者。徒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
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
矧在遭遇。其忘敷錫。真卿勒銘。敢告凡百。

宋蘇軾 奏修西湖狀略節鈔

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

廣仁品 好生錄

九

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
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
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則臣子
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

予嘗作一庵想安得當事者題一疏復西湖放生池
之舊立碑取魚者斬則度無量生靈以祝無量壽
客曰湖稅每年二三萬金供都司之用奈何予曰當
事者發大慈悲此項設處其易即損北新權關美餘
亦足辦此客曰漁戶近千家何以爲生得無致亂否
予曰武林長溪大河處處可漁也況納稅漁戶不過
一二百家當事者發大願力每人予以數金無不欣
然改業客笑曰子真癡耶何言之迂也予太息無
以應

宋晁補之 猪齒曰化佛贊并序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護喜縣民職
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啣之信信四
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拇色酣
醴由醉正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栗紺目跏趺瞳
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
觀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
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
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

廣仁品 好生錄

十

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神威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
闍提墮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
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
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身躍心喜復作是
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
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華時一
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
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火現
已應傳而若觀若不觀若信若不信至于萬人夫於千

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
氏所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對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替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
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
出終始圓成今因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
辦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
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
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
日初夜援筆為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廣仁品 好生錄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鈎吻鋸牙慘劇羅刹
如是一類是強非強業力所驅啖彼養已
是遭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債如汝啖我
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
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苦
人非牛馬齊貝瓠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
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
鷹虎受報形凶則悲人形佛形而慘鷹虎
故死受報其於牛馬我誦此言普勸橫目

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
視人如我視猪如人視猪何等
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
刺心取血血大壑流揚湯燖毛毛須彌聚
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謂猪賤畜
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佛佗南無僧佉
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若飛若走各具一佛
若潛若穴大小妍媸其血肉中應作是念
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猪

廣仁品 好生錄

劉賓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
白乳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佛出
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
是猪不死彼佛儼然生分別心自說人貴
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
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生不啖微
食薄荷草度羣業猪菩薩威神示入異類
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力莫加猪首
驚齒曰肉跏趺坐人稽首至尊在我齒曰

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

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

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輒○心○去○毒○害○意○

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

六○十○九○卷○其○文○淋○漓○如○無○咎○先○生○所○作○在○雞○肋○集○

一○遍○不○覺○毛○豎○皮○栗○而○東○坡○山○谷○無○咎○皆○泰○圓○通○覺○海○

二○士○晚○年○又○見○楷○老○而○東○坡○山○谷○無○咎○皆○泰○圓○通○覺○海○

解○卓○絕○如○此○至○文○章○華○妙○又○刺○事○取○宜○刻○一○通○過○懸○

廬○州○有○生○化○中○有○生○化○胡○孫○李○公○擇○家○有○生○化○

蛇○唐○有○生○化○中○有○生○化○胡○孫○李○公○擇○家○有○生○化○

棲○于○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化○矣○盛○夏○極○暑○

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唐○文○宗○

廣○仁○品○好○生○錄○

唐○肅○宗○乾○元○中○嘗○召○史○元○琮○奉○宣○恩○命○于○天○下○郡○縣○臨○

江○帶○郭○之○處○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魯○公○真○卿○銘○其○

事○蓋○欲○使○天○下○知○其○君○有○好○生○之○德○足○以○灼○當○世○而○芳○

千○古○也○我○國○家○踰○二○百○稷○無○非○以○仁○德○致○理○今○皇○帝○于○

紹○興○十○八○年○悉○詔○郡○縣○置○池○一○所○命○曰○放○生○誠○欲○追○

宗○之○舉○示○慈○惠○而○廣○聖○德○也○富○春○密○邇○天○朝○明○詔○一○頒○

黃○童○白○叟○鼓○舞○胥○慶○盡○以○為○吾○君○之○誕○節○也○既○減○膳○矣○

戒○殺○矣○而○又○鑿○斯○池○也○德○及○昆○蟲○若○此○其○至○雖○虞○夏○商○

周○之○美○易○過○是○邪○邑○令○孫○徹○定○始○其○事○端○再○拜○稽○首○曰○

聖○人○之○德○無○乎○不○在○隨○所○至○而○之○焉○則○在○天○為○雨○露○在○

地○為○江○河○下○蟠○上○際○飛○潛○動○植○之○物○舉○不○外○吾○覆○幬○又○

孰○有○潤○沼○溪○汴○之○殊○哉○是○池○也○居○小○隱○之○陽○處○丹○霞○之○

右○知○縣○事○孫○徹○躬○率○士○庶○欽○承○德○意○繇○淺○以○為○深○繇○狹○

以○為○廣○白○波○淪○連○繞○以○方○塘○浮○軒○瞰○流○宛○若○飛○動○菰○蒲○

廣○仁○品○好○生○錄○

菱○藻○之○所○附○麗○龜○蟲○魚○鳥○之○所○為○依○水○涵○太○虛○冲○融○窈○

窕○忘○機○之○鱗○一○游○一○躍○如○在○靈○沼○中○千○趣○萬○態○不○可○名○

狀○欲○傲○華○封○之○祝○捨○斯○地○安○之○手○時○紹○興○二○十○年○三○月○

初○一○日○吉○

宋○洪○邁○泳○澤○亭○記○

錢○塘○西○湖○自○唐○刺○史○白○居○易○斥○而○大○之○錢○氏○有○國○尤○致○

意○設○險○天○禧○中○郡○守○故○相○王○欽○若○始○奏○請○為○放○生○池○邦○

人○歲○以○四○月○八○日○稱○家○有○無○隨○願○深○淺○買○食○魚○放○之○謂○

系○誦○聖○今○郡○為○汴○都○天○波○涵○濡○品○彙○閭○閻○憚○天○子○所○至○

幸民既被賜矣。萬物一理也。則鳥獸魚鱉遂其生。性豈不有幾乎芒芴之間哉。於是敷文閣直學士張子顏。卽湧金門外木榭故址。締爲新亭。取蘇軾語揭之曰。泳澤歲四月丙寅。萃鱗翼二十四萬。朝服敬禱。一一縱之。祝曰。爲兩宮千萬歲壽。既訖。役囑婺州守洪邁紀其事。詞曰。

天壤之間。林林以居。號物之數。流形萬殊。愚智異狀。愛生則俱。巍巍金唐。今日帝都。在國之西。環山匯湖。池爲放生。肇宋有初。

廣仁品 放生錄

夏孟之八。民相歡呼。脫物得凡。數彌器車。二聖在宥。若唐禪虞。恩翔和風。德滿太虛。唯臣子顏。歸美是圖。乃卽別榭。抗爲室廬。訪賢出羽。傾筌市魚。唯其多矣。無問幾餘。咨爾萬類。其樂只且。天保定爾。聲詩所書。如岡如川。報禮登腴。千萬歲壽。游於赫胥。臣邁作詞。播之康衢。

宋陸

游 廣德軍放生池記

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

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波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煦以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廣殺厚味。暴殄天物。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日衆。於是。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碑始傳。於後世。宋興十三聖。相繼以深仁盛德。極爲蟠厚鳥獸。魚鱉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瀆。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國後池爲之地。隘水泉淺涸。承議郎曾卓。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於城西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渟

廣仁品 放生錄

其

澄澈水光。天影盪摩。上下侯。築室於其會名曰溪堂。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稚。縱觀興嘆。侯移章。望澤陸游。俾爲記。游復之曰。侯奉天子詔。來爲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獄訟非其情。窮僻下里。匹夫匹婦。有一愁嘆。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揚天子休命。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耳。豈特是而止哉。期年政成。將廢書之。

嚴紹庭

戒殺文

聖人戒殺。比佛氏尤切。麒麟亦獸耳。以其不踐生草。不

食生虫從而瑞之曰四靈長王者有仁德則麟至又曰
割胎破卵鳳凰不翔其數所以示好殺不及禽獸蓋至
論也孟軻氏曰無惻隱之心非人則明告之矣如此而
謂聖人不戒殺乎今之勸人者輒云殺生者受地獄餓
鬼畜生報不殺生者生天及人道壽康尊富皆懸指他
生以爲炳戒此實自然不疑之理而聞者漠然有故也
嘗見無賴者今日爲盜明日被縛猶且爲盜不已則以
爲盜當下得金寶而被縛適在明日姑無暇慮耳夫食
啖當下快口腹而罪過遠在形壽之外無惟乎說之愈

廣仁品

詳而無救屠戮也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于執杖磨
刃捕提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彼衆生逃竄飛透
投冥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吾人類畏怖王法
聞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
棲喙相竝如割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猪則羣猪不食
與吾人類被執向官閭門傍徨或當死別六親踊哭平
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縛被刀宛轉
悲鳴冀或見赦血灑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吾人
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告離逆服努唇

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即
今請觀若謂無異惻隱安在即今請斷世又謂靈者人
蠢者物不妨殺修則吾人智慧不及聖人遠甚當可殺
耶諦審思惟不必別論千生萬劫即今當下一念中無
有殺生是處

屠中乎 戒殺說

余讀蓮池七不宜殺導慈破惑聊因一得別拈
七條附以物之易殺而必不可殺者三種非人
羊迴復之剩言實民物一體之本教也以補蓮
池之未盡

廣仁品

好生錄

太

戕物命世人觀朽齒暴骸則恐凶穢之觸體而不思窮
珍極饌誰非臭腐之填胸割禽獸血肉以肥已身之血
肉靈蠢何分以生者肺腸而納死者之肺腸顛倒彌甚
且人有藜藿不饜者得一飽已覺有餘而就彼羅列滿
前時過三寸竟復何用脂膏易盡冤業具存我是以有
奉養戒殺之說

餽遺殺生得已乎曰歲時餽遺本爲嘉禮肥鮮相餉乃
動殺機淡而不厭稱君子之交賤而可羞徒哺啜之輩
在已聚衆惡而獨受愆在人恣一飽而不任德况茹素

亦可通好。豈遂見乃能定交。我是以有餽遺戒殺之說。祖錢殺生得已乎。曰。男子有事四方。遠遊抑其恒耳。雖祖離錢別。那得無情。而素食菜羹。亦自有致。何必修一時之填積。聚六畜之冤號。況人物同情。含靈均趣。爾當暫別不勝。轉眼依然。彼亦同羣。却令須臾永訣。業且互牽。偏由誰作。我是以有祖錢戒殺之說。榮進殺生得已乎。曰。功名發軔之初。正仁愛沛流之日。尚當使萬物得所以助元。和何忍使一物喪生。以滋隱痛。單恩謝澤。則未睹涓涯。摧折傷夷。已先盈丘壑。既違廣仁品。慈實亦長惡源。暴殄非享福之經。驕侈實敗德之本。我是以有榮進戒殺之說。喪禮殺生得已乎。曰。喪以送死。自是人間之至哀。殺以斷生。亦是物情之極痛。人已死而猶待之不死。物本生而顧強之不生。設死者為無覺。則陳列祇是彌文。倘死者而有知。則抵償益增冤業。況陳燕享于哭泣之位。修門組于衰絰之家。揆之情理。信為兩乖。問之仁孝。必無一可。我是以有喪禮戒殺之說。訟獄殺生得已乎。曰。獄非福地。訟曰貞凶。究其無始之

廣仁品

好生錄

上

枉因類屬殺生之餘報。方當懺除夙業。胡得增長新愆。試思狴犴暫幽。桁楊交接。何異鳥魚之嬰羅網。不啻雞鴨之在庖厨。情可齊觀。理宜倍惕。我是以有訟獄戒殺之說。軍旅殺生得已乎。曰。夫師行之法。出生門不出死門。受生氣不受殺氣。蓋殺之一字。最慘而于兵尤為不祥。政當防彼輿尸。寧得恣斯慘戮。冤之所集。戰則必危。且也寇敵交于原野。兵氣不能遽消。物命分于存亡。生機猶可著力。神武不殺。此亦先聲。我是以有軍旅戒殺之說。世間有一等微細眾生。肖形既陋。論命較輕。是可殺否。曰。物無巨細。總是含靈。凡有覺知。誰非同體。方謂愛人者不宜殄乎物。寧有慈巨者可獨忍于微。試觀救蟻而取魏科。拯蠅而脫重辟。則知天心等愛。不棄宵翹。仁術普流。孰宜偏忽。且人一日之中。一生之內。其舉足運臂。俱殺不知凡幾。若懺往悔來。惡業豈堪再造。故雖殺一極微細眾生。無有是處。世間有一等毒暴眾生。縱其生全。反滋殘害。是可殺否。曰。嘗聞至暴化為猛虎。至毒化為蛇蝎。則知此輩噍類

廣仁品

好生錄

下

所粘故乃受此惡身。我若偏憎不休。竟復何殊。毒相彼
虎。遠渡河。蝗不入境。慈心相向。斯異類可馴。殺氣弗除。
即獸形宛具。未論冤報之自作。自受深乖造物之大生。
廣生故雖殺一極毒衆生。無有是處。

世間有一等定業衆生。長備家珍。永無釋路。是可殺否。
曰。同在生成之內。而此類獨絕排空之樂。少縱整之歡。
則當生憐憫。想究其報身之苦。以前生決定不具悲心。
決定不除殺業。則當生恐怖。想如謂蕃滋不止。充塞可
虞。豈蜀不食蠨。盡作蠨林。楚不捕蛙。遽成蛙聚。哉。酬剝

廣仁品 好生錄

三

之嗜姑聽于人葆仁之端。當發于已。故謂定業衆生獨
(可殺者無有是處)

湯鴻漸 募助放生池說

世界之慘莫甚於有冤而無言。世界之冤莫甚於就死
而無罪。余六七歲時。見童子執一蝦蟇。以繩縛兩足。懸
離間。急鞭之。復緩鞭之。復急。以爲樂。余時心惻惻動。
若繫余兩足。而鞭之。無以異也。既長入市。見屠人縛豕。
殺之。刀尖從項入。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從刀孔噴湧
而出。而哀聲乃徐絕。余時心更惻惻動。如刀在余腹中。

盤旋而刺之。無以異也。既又偶經厨下。庖人置兩足於
繫腹旁。出其頸而斷折之。繫之頸不能復入。而四足與
俱出。仰天而顛。嗟嗟。此何景象。何獨予之頸與手足乃
得安然無恙也。嗟嗟。夫此蝦蟇豕。繫者其冤痛何日而
解也哉。人物靈蠢不同。怖死無二。譬如一二歲兒女。無
知無言。父母何不烹而食之。蝦蟇之易爲童子童子之
易爲蝦蟇。豕豕之易爲屠人。庖人庖人之易爲豕。
繫冤冤相報。殺殺不休。呼吸間事。爾孟子曰。殺人之
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一聞爾余則謂

廣仁品 好生錄

三

我殺彼之命。彼亦殺我之命。無間然矣。

湯鷲振 戒殺解

或謂儒者不戒殺生。聖人豈受殺報。是未知儒者不全
戒殺生。順凡情而立權教也。聖人未必受殺報。功德大
而罪性空也。推解網之意。實抱憾于一面之未寬。究速
庖之心。亦暗符于五淨之方便。故知恪遵佛勅。定非得
罪于儒門。而况顯是凡夫。何敢妄援乎聖哲。
或謂立身自有大節。護物不過小慈。豈知德莫大乎好
生。寬莫慘于就死。戕物命而充我腹。怨推誰何。背聖訓。

而賊無辜惻隱奚在造此彌天之業遑問其餘若充護物之仁不可勝用

或謂戒殺全生掛一漏萬豈知現在一人不殺所活已多若更勸得一人所全愈廣戒殺能消一業饒一命則杜一冤我自脫于三塗漸可救他萬衆終成圓滿豈曰偏枯若云戒殺乃有漏之因獨不曰好殺乃阿鼻之本明眼細思二者何擇

或謂物類充塞恐無所容豈知現前被殺之衆俱是前生好殺之債輪迴之理言之痛心若戒殺之人既多則

廣仁品 好生錄

王

可殺之物自寡是故虎雖殘而知徙鱷雖暴而可驅若慮人不食獸獸將逼人何不慮人不食人人將相碍乎或謂有生必死不殺何益豈知萬物自生自死與人無爭爲人殺生養生厥罪不赦若以物命難延理常烹煮亦將謂人生無幾悉可誅夷耶

鄒元標 放生會序

上帝之德好生爲主苟能好生日日神明臨汝若未好生卽名山頂禮重趺不息剗心充饑肝人肉奉神神其歆之乎往余家一婢見羣蟻聚腥舉烈炬燭之無遺育

偶見喝之曰爾不畏冥報未幾婢被湯火遍體傷而腐者年餘一庄僕生平取蛙爲生臨終滿腹作蛙鳴又

郡太守汪公禁民間取蛙數年田中絕蛙鳴夜有竊取者覩物如鵝以手捕之乃巨蛇也遂中毒死人謂爲蛙冥報此余耳日實聞且見余非謂物能必生之亦非必一一求生之人人共此一機入識田中知生之無害則知殺之當戒知物且不忍傷則知民之不忍害千里同風一段慈衷天清地寧行見鳳凰集麒麟遊非虛語也昔人云鳥爲之卵不毀而後鳳凰出卵且不毀况真鳥

廣仁品 好生錄

王

爲乎知學者在好生哉在好生哉

嚴 訥 戒殺放生文序

蓮池上人少通六藝文成而紙貴洛城長練三車忍證而宗超慈嶺當經禪暇愍切迷流于尸羅中特申殺戒蓋以氣血之屬莫不有知蜎蠕之倫無非同與綢繆種族古今之致常然踴躍喪羣禽鳥之情何異乃蚊蚋嗜膚而生煩砧刀加物而靡恤剗彼膏骨充茲口腹反之于心子仁安在推之以報冤對奚辭于是如來于音聲海鼓智願船倚歟旨哉法無分于頓漸入皆不二道靡

問于聖凡信爲第一。苟能循師不殺之戒而諦觀吾起殺之因。爲生于靈知之心。爲發于膚骨之體。心本慈悲。何因殘害體無覺識。寧其貪嗔心忘。則聲臭有所不知。是嗜味者不絲于體。體寂則愛憎無以自起。是好殺者不絲于心。故知身心本淨。習惑妄傳。得本淨之妙。則此戒不由于外。鍊解妄纏之蔽。則大悲莫過于中心入三摩提。成等正覺。由于是矣。

屠隆

戒殺放生文序

人之殺生以食藉口曰。天生人貴于萬物。天生萬物。本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爲養人。嗚呼。玄宰埏埴。貴而爲人。賤而爲物。本欲其並育。並生于天壤之間。如以萬物之命供人。則是生人而殺萬物也。天地不仁甚矣。人之始生也。活以一乳人之既長也。活以五穀。今夫人雜食萬物腥羶。亦飽獨食五穀蔬果。亦飽飽等耳。飽則不死。誠何用廣須萬物之命。而後活也。佛氏之生以長齋。仙人之生以絕粒。夫長齋者。一腥不染。絕粒者。五穀亦廢。而其生皆過于世人。生之有道。不必盡賴萬物之命。昭昭矣。人之生不必盡賴萬物之命。天豈必以萬物之命而供人之一生哉。不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過人之嗜慾無窮。貪饕不厭。其殺萬物之命。而罔然不覺也。食萬物之血肉。而恬然甘之也。皆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萬物與人並。而人之力勝萬物。則人殺萬物。人與虎狼並。而虎狼之力勝人。則虎狼殺人。人殺萬物。則以爲天命人。虎狼殺人。則以爲天命虎狼。耶。以萬物之命養人。則以爲人貴于萬物。以人之命養虎狼。又以爲虎狼貴于人。耶。蛇虺蠱蜋之毒也。黃虬之臭也。蛆蚋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之命供人。獨不以蛇虺蠱蜋黃虬蛆蚋供人。耶。海濱之人食蜆蛤蜊。螻蛄而西北人遑遑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濱之人。耶。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耶。故曰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且人之萬惡皆逆天心。而殺生一業獨奉天命人。而殺人則爲于天討。而立服上刑。人殺萬物。則爲奉天命。而毫無罪問。又何取所謂一體所謂平等之義哉。就此生而論。則人號爲貴物。號爲賤。就歷劫而論。則人爲萬物。萬物爲人。我亦殺人人。亦殺我。生生不已。殺殺無窮。亦可悲矣。或曰。子云不殺亦善。輪迴之說。竊未必然。嗚呼。陰陽五行者。氣也。無極太

極者理也。氣有息。理無窮。生爲人物。形骸皆散。神靈不沒。形能載神。亦能障神。故形骸爲人。則神靈亦通。形骸爲物。則神靈亦塞。形全而神附。則爲現在人物。形散而神散。則或別透入一軀殼。而又復爲人物焉。及其別透入軀殼也。又隨其福業而爲之轉換。功行崇高。則入聖超凡。位證仙佛。罪業輕淺。則移頭換面。還復爲人。萬物之報盡。則再入人道。人類之業重。則轉墮旁生。豈惟殺業必報。其他萬惡無一不報者也。譬如海漲爲潮。潮落爲汐。潮汐累更。總之一潮。器鎔爲金。金鑄爲器。金器屢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變總之一金。又如行人去一郵。傳復經一郵。傳離一舟。航又上一舟。航郵傳遞。遷舟航變。易其人一耳。或曰。天地氣化。新新不已。若一靈透脫去殼入殼。則是天地之氣化有盡矣。嗚呼。花木開謝。百年此花木。而色香不厭。日月去來。萬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人物靈光出于此。殼入于彼。殼總之一靈。萬劫轉換。隨業識而偏全。據罪福而報應。若謂前靈既亡。後靈再起。如火滅必無重煩。水逝必無迴流。則是靈光有時不續。銷隕同於形骸也。世有清修而坎壈終身。詰齋而榮肥沒齒。忠孝節義。凶

禍屠滅。構机奸佞。富貴令終。落英飄絮。飛雪冷風。長逝不回。一往無迹。作惡何倖。砥節何辜。而天道罰賞。太漏網乎。惟其世生生輪轉不已。善善惡惡。後報無窮。志士清人所爲。力勤修持者耳。夫今世爲我所殺之衆。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以爲食。又自作殺業。而待償人有百金之產。而負千金之逋。則力不能償。卧不貼席。今人逋殺生之債。無算矣。雖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慄慄危懼乎。或曰。戒殺者釋氏之教。吾儒所不道也。不殺則不血食。成何世道。嗚呼。人之有道。君明

廣仁品 好生錄

天

臣良父慈子孝。兄弟友愛。夫婦肅雍。貞穆恬愉。惠利和暢。世道大治。何必殺而成世道乎。

屠隆 慈向集序

夫如來梵網之戒。標殺業爲最嚴。流水長者之因。指放生爲上善。儒者廣殺物命。縱食腥羶。未免徃多生之結習。溺冤報之徃。因迷而不悟。亦可悲矣。世人不信佛法者。無論亦有儼然自號爲善。知識者。身依德林。家恣殺業。口談般若。腹饜肥甘。損福增咎。欲升轉墜。無有是處。人與萬物。雖靈蠢稍殊。然合情秉性。有生之命。本同慘

毒傷殘殺生之罪不異又以殺犀象牛羊則可怖殺蚊蠅蠅虱則何知不知形骸雖有大小識神原無差別殺生之罪業焉得分鉅細而殊科即就人論殺防風汪罔與殺嬰兒孺子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世人殺牛象豕不一二殺蚊蚋日以億千愚情之極豈不痛哉何胤門人持議戒殺舍鳧鯉而用螺蛤妄生分別宜竟陵王聞而惡之也古德謂瞋心損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其言戒殺之理深切著明矣

顧雲鴻 戒殺放生文後序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龍蛇至悍虎豹犀象至暴禹與周公不過驅而放之遠之而已不盡其類而殲之以是知聖人之意蓋常主于不殺也吾觀五代之亂寇賊聚人為糧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并骨舂之如破糠嚴掃皮押乳誇為羹羹嬰兒無知貫擲為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搖而當時之人恬不知怪何罪何讎酷毒如此佛氏冤業報應之說當自不誣即不然亦其人習于嗜殺如世人之習于宰屠耳今夫鳥獸失喪羣匹越日踰時反巡故鄉翔回鳴號躑躅踟躕而有人心者乃

聽其宛轉砧几之上跳擲湯鑊之中曾不動色鳥獸之視今人何異今人之視亂寇乎嗚呼一飽何甘衆生何苦報應果信行遂及身即使不然所習如斯惻隱安在今之所日事宰割者雞鴨魚蝦生之既無害于人而其所戲相踐撲者螻蟻蝨蛾殺之又無利于已嗚呼亦可止矣夫破習莫如戒抹殺莫如生假如亂離被掠之民有大力者破其械繫出之刀鼎還見親戚啼笑相持讚歎歡喜何可勝道應死之物放縱天淵復反林藪何異于此有人心者念拘執之苦思曠蕩之樂究報應之因

廣仁品 好生錄

三

戒殺如赴殺放生如脫生庶不負雲棲老婆舌耳嗚呼戒放至易生死至悲可不念哉

王穉登 雲隱菴放生亭碑記

菴在吳城四五里鴈蕩村之北赴者不拘儒墨一切有髮無髮在家出家之流每月十四日人持六十青蚨到菴半設桑門饌供佛半購羽毛鱗介之屬放生衆議以放生不必為期為期即虞人漁父捕以待購是放生先以傷生戒殺還滋滋悞殺當于平時見生輒買輒買輒放以錢盡為度又誤文勒石樹于菴左上薄高空下臨流

水飛者走者泳者躍者各適其生不懼苦厄嗚呼含生咸具佛性異類半是情親以佛性肉供口腹以情親命委刀砧忍乎不忍乎凡我善人長者代腥羶以禪悅易毛血爲法喜生天成佛一念中耳系之銘曰

一切有情 宵翹蠕動 羽毛鱗介 品類實衆
民之虫虫 其蟲橫目 與諸衆生 同稟異族
以彼血肉 悅我腹口 于水于陸 或飛或走
何網不密 何罟不深 物命我命 物心我心
我懼鼎鑊 不思物痛 奈何異味 食指先動

廣仁品 好生錄

我愛體膚 不思物苦 奈何體解 庖丁秦斧
物痛物苦 還歸我身 作者受者 反覆相循
戒物之殺 卽免我殺 物我不殺 是平等法
放物之生 卽益我生 物我同生 咸歸覺城

錢正志 西湖蓮祖議

蓮社肇自廬山今以西湖爲遠近向風善侶雲集是我雲棲大師所建也月以六齋日放生湖舫中夫魚泳於川鳥翔於叢其天性也不幸爲網罟所得困鱗折翅祈生未由曠而縱之長林巨壑間其更生之幸何如然先生

日傳帖更相告報漁人弋者妄意取贏樂與探雀穴捕蛇密網盡魚非時取蠲叢集求售上者不逆其意善值酬之困者未必更生者偏受害矣何哉魚本在川而以放故取之是猶東池而移之西沼也是奪其故適而俾之賴尾也矧有傷鱗挂網因以喪其生者乎所謂勞擾衆生雖曰憂之而實仇之者也請預白販徒某日放生如某物某物斷不市買則取者息矣是謂不放之放生於放者也然則無所放手曰不然俾會中人各持生來集最爲得耳蓋零賈則濟其所急分索則普救方來

廣仁品 好生錄

庶幾近之

張位 題李拭好生編

士大夫出仕則以濟人利物爲事居家則以興仁勸善爲心此其職分當爲者也夫天地萬物父母人與物並生兩間本同一氣乃依人以生者繁而餒餉之遠而避人者又造爲佃獵網罟而取之欺飛誘走窮山入海斬磔骨肉皮毛以資日用造化有知其謂之何或猝見一鵝偶擊死靡不亟爲傷悼乃真愛形於乍見固未嘗不也蔽也久矣況以功名殺無辜以私念殺良善

以學術殺天下以貨財殺子孫始于一念終于滔天是
尚何有于物哉

湯顯祖 戒殺文序

春秋介葛聞牛鳴知悲其子三犧矣賓孟嘆雄雞自鬪
其羽悲而疑之後子從太常視一犧齒長矣常先祭數
日涕下不食引之不行數以免後乃數人負之至庖門
竟自暗鳴蹣蹣死不成爲犧何其信也夫以禮死而痛
若是况乎以食折財竟者乎余郡南青雲鄉有獵翠少
年乃爲一美人死後美人死時有大翠鳥如鷺出戶飛

廣仁品 好生錄

三

去先祖伯清聞之嘆曰心精則化寧循其端翠精于怨
猶能報人况靈于翠者乎遂素食草履常步耦耕斷內
人珠翠飾恐犯爲人所化牛馬蛤翠也今何可得乎

馮夢禎 古陰族

古人有不得已之事而終莫掩其不忍之心生古人之
後者當體其不忍之心而毋援其不得已之事自鴻濛
闢而禽獸塞途果蔬未播植也火食未有教也不得不
剝禽獸而啗其肉吮其血蒙其皮惟殺機無作則不
忍也中古聖人當養道既備之昌而承不可止之勢

逆而革之弗能順而隨之弗忍于是爲之說曰某牲以
祭某牲以願某牲以燕賓而必歸之時與禮夫以時云
者乃其不欲徇朝夕之供以禮云者乃其不欲用之于
口腹食婪也世人謂放生有湖始自蕭梁因撫蕭梁短
祚爲放生不知蕭梁正坐殺生報耳屠齊之子孫臣
民以代其國而冀取贖于水族也能乎若夫放生則曷
爲不可試以周孔而值鼓刀特宛轉跳跟不卽死之狀
其有不悲憫者否也試以周孔而值清流漣漪洋洋悠
悠之狀其有不快適者否也世人能指聖人爲不斷殺

廣仁品 好生錄

三

不能指聖人爲好殺殺與放左右袒也不好殺則好放
也必矣故子願人善體其心而毋援其不得已之事
口言殺而實言放也今夫擾攘之際肝腦塗地不知凡
幾許是亦不能無者然惟亂則然治可言亂不可言也
有二人者其一人好言華胥春臺娛游康樂其一人好
言殘傷墟廢慘澹崩剝卽此二人核其心果孰厚孰薄
而要其報又果孰迂孰執執招孽也故有方輿放生而言
殺以格之者亦與方處太平而言亂者同

馮夢禎 勝蓮社約

亭以飛泳名。將取山光鳥悅。濠遊魚樂。然異熟果成。樊籠錡釜中。幾許能全。卽不幸復投網罟。猶冀重贖更生。便令折翮困鱗。隨放隨滅。托文漪而如蛻。不愈糜爛。沸湯地獄乎。昔有胎生之類。夢乞免胎。就戮彼亦安取。長生人誰無死。度所期政自有限。當垂絕時。幸可須臾無死。輒復望救。今於衆生。乃云放之未必全活。遂加訕笑。何不善推類如此。

葛寅亮

海寧放仁記

夫人有不愛其骨肉之親者乎。然而樂羊吳起安慶緒。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輩有種種不忍言者。彼僅爲圖富貴而至戕其骨肉。若草菅乃欲彼忍于貪饒之口。而不忍一鱗族生命。其能吾言之是聽哉。桓宣武部伍得猿子。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躍上舟卽絕。爲剖其腹。腸寸寸斷。人之無良。殆有不如禽獸者。誠念猿母裂腸而人。有不眷戀其族屬者乎。吾亦愛吾族而忍覆巢竭澤。今鳥驚魚駭而不安。其生乎。程伯子折竿曹武惠王冬月不繕壁。仁者之用心然也。夫不忍之極。卽肖翹微命。亦不欲傷而忍之極。卽至戚骨肉。亦操刀而不顧。或爲仁人或爲禽獸之。

迫忍不忍之分途久矣。人將爲仁人乎。爲禽獸乎。今之讀歎而助善緣者。詆毀而助殺緣者。其事雖微而忍不忍必有分。人將安居焉。至若雀效銜環。龜呈紐印。國朝以方正學之忠而慘及九族。乃償其父焚蛇之報。則恢恢之網。益可怖畏矣。

葛寅亮

家上亭記

夫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毛髮之於吾身微矣。而痛痒輒關。何者。血氣所榮衛故也。凡有血氣。獨異是哉。蚊蚋嗜膚。猶自動色。腥肥膏腴。不懼傷生。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此第謂人生嗜欲在是。而試想萬物當前。見夫魚遊鳥翔。飛躍得所。必暢然而快。心見夫呼號挺忍。宛轉刀几。必慘然感額。而不欲其聞。且見於吾側。則好生固自本性。所欲食者。第此三寸饒唇。其將取憑於口腹乎。抑取憑於性乎。報恩寺內。舊有放生池。建亭臨之。題曰濠上。志魚樂也。夫魚樂亦卽我樂。彼方困於涸轍。相濡以沫。駢首待烹。忽焉而投之清冷。鼓鬣揚鱗。深舞濶悠。悠洋洋入吾几案。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會心處。端不遠矣。

劉一焜 清復三潭并建湖心寺記

西湖雖匯明聖二湖以灌輸羣委而其真源爲三潭司
勳虞公倡議興復今湖南之觀其瑩如璐其環如璧淵
泓澄潏如百千之漠渤傑閣屹然峙于中央如靈山諸
佛諸大菩薩相好莊嚴如華藏之海而潭界之中川泳
雲飛偕生而不傷偕壽而不折如佛日出興矣覓佛則
佛不見卽衆生卽佛則佛無不見以見見佛則佛疎以
無不見見佛則佛親司勳卽事以作佛事卽性以證佛
性舉百千萬億歷僧祇之舍生而納之行願海中借曰
廣仁品 放生錄

非佛何者是佛

王在晉 淨慈寺前放生池碑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萬靈各具一惺惺愛惜生命熱血裏
有丈六身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微而蟻蠓蠅蟲亦莫不
然武林之西周遭三十里三面環山淵泉百道匯而爲
湖網取諸水取諸山函覓諸流祇作烹鮮之釜腎苟
害命無殊藜藿之林刺心取血揚湯燖毛我佛憐憫點
動聖慈宋天禧四年宰相請以杭之西湖爲放生池禁
民採捕有詔從之余觀宋之建有國祚爲力寢微蛇蹤

家跡旁午關河狼毒羊腥薰蒸樓櫓北轅以後國脉欲
斬然猶南渡奄奄以贖如綫之緒至百五十年而易姓
當天禧全盛時灌燧銷鋒建炎偏安建都之地爲夢想
所不及而卽逃念湖陬爲羣生活命之府康王之南其
轍守西泠以終老是時胡兒驚點撻辣郎君日蹂躪上
國燎原不焚滔天不溺退生一寸處小朝廷以求活則
天禧好生一念肇造此邦宇宙大矣何獨臨安一片地
能容帝胄爲趙氏長子孫金籠放雪衣之詩殆爲強金
不滅宋之識乎
廣仁品 放生錄

附德生公牘

竊謂罪莫重于害無辜殺莫慘于行有意因思飛鳥
之遭屠弋亦若居民之遇寇兵今此湖山爲僭樂之
區惟是鳥魚黠太平之色乃有一班遊惰肆作克頑
輒用火銃膠絲似有劫舍打家之象今彼浴鳬鳴鴈
絕無來賓傍毋之歡鳥亂于上旣所當矜人藏其心
復不可測伏乞給示嚴禁

謹按武林之有西子湖自元祐始稱救旱之水在宋
元同名放生之池八尺碑屹立道旁飛泳亭明載郡

誌稽武林之舊事著千鱗萬羽離苦之時考東坡之上書修四月八日活命之數蓋愛物聊同子產詎倭佛專師瞿曇蛇雀之報兩志血氣之倫一體茲某等同心結社祝聖放生脫網而旋入網中最恨乘機之漁子離釜而竟糜釜內虛煑烹食之校人仰惟臺下仁比圓懷澤及蜎蜎作兩湖魚鳥之主提一方川澤之衡願適飛躍之情共效岡陵之祝

據稱人皆不忍物各有知愛自及于羣倫恩豈遺夫一羽飛土逐肉孝子未始傷生解網縱禽聖王何曾用命勿謂利先制矢遂弋宿以求多當知慘極茹毛聊結繩而去甚豈意古人之權法竟為末世之借資伏觀南北山頭西湖地而浩鳧飛鷺詎有害于稻糧乳鵲鳴鳩原不充夫祭品乃有法外鷹鷂人中狐蟻惡業造成罪業利心助發殺心弩箭未窮更施鳥銃枝竿不足復布膠絲使衆類哀鳴若號係已深于破卵致一時落翻如雨醋亦同于掩羣將萬林皆成機奔而漣漪千頃盡作沸湯業習其中不復慈心之露鳥亂于上殊非盛世之風不能舉西湖作放生

池以祝聖壽安可任小民造妄殺業以損皇仁若此者不知作俑于何人所宜截流于今日者也等情到道照得物與民胞異族非隔于膜外仁民愛物皇恩實禪于寰中豈特來世報應夙債不爽抑以見在因緣良心難昧且爾小民不有身家乎不有妻子乎藉令長民者以虐政破爾家以嚴刑殘爾身令爾夫不能有其妻父不能有其子爾輩有不仰天號泣者乎靈蠢同一覺性禽鳥何獨不然

據稱因心用愛自不遺夫至微禁民為非尤當去其太甚是故商王申祝于網外而先聖正薄于祭先即于從俗之中必盡曲成之意茲乃有妄用弩銃絲竿等器遂致飛空之類見似人者皆驚聞虛弦而亦墜因思罪當秋決聖主尚屢寬應戮之死因何意時在春生此輩乃盡斃無辜之飛鳥伏願嚴禁令此遊手遊食之徒勿造殺因殺業之慘等情到府看得三面網開仁既寬于用命四墟鷗狎物復適于忘機是以放鶴聞鴈自足性天樂意飼鳩活鵠總成淨土良因試觀鷺浴鳶飛疇非綴湖光山色或聽鶯啼鳥語亦

可○當○玉○振○金○聲○彼○未○常○有○礙○于○人○爾○胡○忍○巧○殘○其○命○
不○惟○弩○箭○穿○雲○虛○下○號○弦○之○鴈○抑○且○膠○絲○曳○雨○慘○礮○
繞○樹○之○烏○譬○盜○賊○屠○戮○爾○妻○子○汝○寧○安○乎○若○接○摺○剪○
傷○爾○肢○體○誰○之○痛○矣○况○殺○物○生○以○厚○爾○生○惡○緣○難○解○
脫○促○爾○命○以○填○他○命○冤○對○奚○辭○

虞淳熙 慈向集跋

世○無○宣○律○師○逆○行○大○士○何○必○取○身○肉○自○啖○世○多○韓○侍○郎○
順○行○大○士○差○可○採○貫○華○啖○僧○蓋○慈○心○向○物○卽○慈○心○向○人○
卽○慈○心○自○向○所○持○善○權○非○一○設○也○今○夫○方○器○盛○空○則○方○

廣仁品 好生錄

聖

圓○器○盛○空○則○圓○孔○顏○膚○革○迺○盛○孔○顏○食○五○牲○而○膚○革○不○
盈○安○用○五○牲○食○五○牲○而○膚○革○豐○盈○豐○盈○者○五○牲○也○五○牲○
之○膚○革○而○盛○孔○顏○哉○

虞淳熙 祝聖放生疏

萬○壽○際○今○逢○稽○首○於○北○闕○三○潭○復○古○共○矢○志○於○西○湖○唐○
詔○天○下○置○放○生○池○顏○魯○公○廣○書○碑○記○宋○聯○勝○會○於○浴○佛○
日○蘇○學○士○首○列○奏○章○茲○應○祝○有○道○聖○人○敢○仰○體○好○生○天○
子○地○不○分○乎○京○省○人○無○間○于○矜○紳○量○力○各○捐○淨○貲○隨○緣○
共○贖○生○命○一○醵○之○鮒○式○歌○游○澗○淵○深○畢○展○向○日○之○

葵○聊○和○嵩○呼○華○祝○要○使○生○氣○淨○于○殺○氣○銷○乃○兵○劫○于○東○
西○且○錄○一○方○以○風○萬○方○普○日○月○光○于○中○外○湯○網○并○除○其○
一○面○舜○干○永○舞○于○兩○階○指○白○水○以○同○盟○世○世○結○淨○華○
肉○冀○青○蓮○之○俯○鑒○人○人○作○護○法○金○湯○

附西湖放生池考

武○林○舊○事○四○月○八○日○西○湖○作○放○生○會○
春○時○小○舟○競○賣○龜○魚○螺○蚌○放○生○會○
禁○在○寶○石○山○麓○天○禧○四○年○宰○相○
德○生○堂○飛○詔○亭○於○橋○畔○理○宗○
天○禧○四○年○秋○八○月○杭○州○
創○杭○州○王○欽○若○入○觀○奏○改○西○湖○
從○之○王○隨○記○立○石○石○面○開○上○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

廣仁品 好生錄

聖

二○月○
舍○人○
即○中○
知○
金○
太○
虞○淳○熙○
勸○勿○食○田○雞○泥○

青○蛙○俗○名○田○雞○捕○蛙○者○不○以○釣○而○藏○燈○瓦○屋○提○入○田○澤○
蛙○起○若○飛○蛾○然○日○可○得○數○萬○頭○先○折○其○股○納○於○竹○籠○賣○
時○載○項○剝○皮○剝○腸○斷○趾○刑○慘○于○凌○遲○皮○名○錦○襖○子○脫○下○
襖○子○形○若○嬰○兒○而○載○時○目○攝○人○剝○時○足○彈○人○入○釜○尚○能○

游泳其難死又如此胡黃門以狀聞宮中贖放不登御膳而朝士有詆胡爲蝦蟆給士者卒貶炎荒幾傷蟲毒似亦青蛙之報也近日有一二事得之最重慶春門捕蛙人王立病呻吟如吠蛙捕者提瓦屋燈奔其舍知而駭去聲絕乃死楚僧輝天者夢四百人求救內四人已不可救矣偶出城見蛙籠投銀二錢贖焉傾籠敗之正得四百而四蛙已死卽放之河唐人謂蝦蟆月中之蟲一名天使錢塘志所載月路多蟾信非虛語食之自遠桂闕不食應步蟾宮杭人日殺天使數萬寧無惡報乎

廣仁品 好生錄

嚴武順 勸勿買湯雞鴨說

近來戒殺者多賣湯雞鴨者亦多蓋因設席餽遺取之甚便不知不殺于家而殺于店正經中所謂教他殺也避殺之名居殺之實假手于人罪仍歸己真掩耳盜鈴反爲嗜殺者所非笑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可見殺者買者罪業一般願今信殺報者并不用此類既憐物命豈顧世情慈大師云打人一拳罵人一句彼必思加倍報復凡物有知至于殺渠一命豈肯甘休故宰一雞請客不過一時悅彼之

口而冤各有頭將來決定索我之命何苦以自身罪業奉承他人人口腹耶凡主使打人殺人者國法必罪坐主使被打被殺者亦必結恨主使今賣湯雞鴨者因我食雞鴨買雞鴨故特殺以供不時之需全是爲我而殺則我政是主使之入欲免罪免恨豈可得乎

嚴武順 勸勿食野鳥說

打鳥之法愈出愈慘膠絲弩箭外又有火銃銃彈一發飛羣盡隕今試思折項擄毛穿胸貫髓驚羣拆隊之苦仁者當倍發慈心何忍于常膳之外更貪野味斷腥之

廣仁品 好生錄

器

後復開別門耶救其命者既報切啣環食其肉者定恨深刺骨若結他必復之冤讎充我可滅之餽饌稍知因果者必不爲也况弩箭忽中驚氣滿身藥彈所傷火毒徧體食之者非徒無益而有損予弟無勅因食野鴨嚼一鐵彈齒痛月餘不能噉飯其害如此昔有食竹雞暴亡者良醫以爲竹雞食半夏此是半夏夏毒急搗薑汁折齒灌之始得蘇安知衆鳥中不更有食他毒物者乎卽云衛生亦當謹味

嚴武順 勸勿食蚶蛤說

蚶蛤等物世皆謂入淡水必死無復放理戒殺家往往用以奉客不知雀化為蛤蛤復化為雀今放而死于淡水即不為雀安知不轉為他類乎譬如人中流遇盜問以欲殺死欲溺死必願投之水中夫均一死也人既有擇物亦宜然是以何胤開可食之議不免三塗東坡放已熟之生自全一念唐文宗好食蛤而蛤中有二菩薩隋煬事亦相似蓋菩薩每現身其中煮之者是煮菩薩身食之者是食菩薩肉可不戒與又有謂蚶乃田中所種瀝其殼水而生不關胎卵重命然則人不過瀝精血

廣仁品 好生錄

聖

而生者人亦可食乎

嚴武順 勸勿食海螵說

海螵一種不知何人取入食品俗者喜其價廉雅者取其味雋有肯戒螺螵反忍大嚼海螵者試問落鍋之時宛轉何狀即看縮眼之處苦痛可知螺螵是命海螵獨非命乎螺螵不可食海螵獨可食乎又聞此物常聚牛糞邊極其穢惡全賴椒辣掩其臭氣耳試令食者吐出一看分明箇箇綠蛆條條濃涕末有不吐者何故瞞自己眼睛污自己腸腹喪自己慈心耶原非必不可省

之奇珍亦非必不能絕之嗜欲惟願食者改口業者改行轉相勸諭功德有歸矣

周延儒 復宜興古放生池疏

一真相泯齊萬類以同觀諸法體空無衆生之可度自迷心變為業海乃循業受以苦輪必先啓發悲田後乃漸登覺路是故放生之處即為選佛之場緬我荆溪實維善地溪光山色遍開蓮座之獅現蓬戶瑤林屢現法門之龍象環清流而作壘杜魔網于他方結精舍以敷筵落金文於尺水涓涓滴滴依稀乎七寶蓮池悠悠洋

廣仁品 好生錄

吳

洋彷彿乎諸香水海或貴游豪客輟杯羹於箸下便是生門即擔夫牧豎減粒米於牙邊俱滋道種庶慳根盤結拔一毛而當念清涼縱殺業糾纏與片善而應時解脫云爾

吳用先 放生題辭

夫一切含靈皆我同體作同體觀痛苦相繫子產鑄刑書尚有生魚畜池之命子輿垂名教猶有見生不死之權今而後凡有粒粟文錢之施皆為買生活命之用轉月土之肉而復悅躍於淵泉回釜內之羹而使飛鳴於

林○恭○彼○既○得○脫○苦○因○君○當○共○成○福○果○貲○宜○喜○捨○善○不○唐○捐○

張秉文 放生社題

余○桐○有○律○師○可○鏡○者○發○大○弘○願○作○放○生○事○至○老○不○倦○余○叩○之○曰○師○能○放○其○如○取○者○何○師○曰○有○放○必○有○取○人○之○情○也○我○不○因○其○取○而○不○放○放○固○放○取○亦○放○矣○余○又○曰○放○則○生○其○如○取○者○之○死○何○師○曰○有○生○必○有○死○物○之○數○也○我○不○因○其○死○而○不○生○生○固○生○死○亦○生○矣○余○三○覆○其○言○始○知○胎○卵○濕○化○原○有○各○正○之○性○命○剝○烙○錯○灼○豈○皆○好○殺○之○肝○腸○

廣仁品 好生錄

聖

鏡○師○作○是○事○不○必○作○是○想○可○衆○生○作○是○想○不○必○作○是○事○亦○可○鏡○師○曰○夫○善○爲○功○德○者○正○其○實○無○功○德○者○也○

黃汝亨 放生池題

竺○章○禪○師○卓○錫○海○昌○郭○生○凝○之○時○往○禮○焉○禪○誦○之○餘○計○及○放○生○爲○慈○悲○第○一○余○嘆○曰○殺○業○相○延○溺○習○迷○性○反○性○破○習○衆○生○所○難○郭○生○曰○不○然○放○生○一○事○政○悲○其○殺○習○而○誘○之○也○迦○覽○千○古○人○未○有○德○殺○已○者○縱○鱗○族○微○命○而○刀○砧○所○加○舉○身○痛○擲○知○痛○卽○覺○受○痛○爲○恨○含○生○盡○然○奚○問○人○禽○哉○設○有○人○頸○惡○蒙○赦○虎○口○遇○救○更○生○之○感○不○啻○慈○

母○流○水○天○供○之○酬○良○非○幻○語○余○曰○至○仁○無○仁○禪○師○從○右○來○豈○不○思○馬○祖○家○風○齊○安○堂○構○而○顧○營○營○有○相○功○德○沾○沾○濟○物○爲○也○郭○生○曰○又○不○然○度○生○猶○不○可○着○相○矧○殺○生○乎○殺○生○有○相○生○生○之○心○無○相○果○報○有○相○不○報○之○施○無○相○卽○物○有○相○卽○心○無○相○相○卽○性○真○性○卽○相○形○寧○得○以○靜○律○爲○德○行○慈○濟○非○家○風○耶○

董志稷 放生池題詞

夫○輪○迴○之○說○信○以○爲○是○一○作○一○受○一○去○一○來○其○在○物○我○易○世○之○際○乎○而○不○知○夫○誰○作○誰○受○誰○去○誰○来○則○輪○迴○固○

廣仁品 好生錄

聖

在○一○念○間○也○輪○迴○而○在○物○我○易○世○之○際○或○者○彼○物○非○此○物○彼○我○非○此○我○生○殺○不○相○代○其○相○代○也○或○出○于○偶○然○而○未○可○定○輪○迴○而○在○一○念○間○則○其○生○物○也○物○自○不○生○我○生○之○卽○我○之○自○生○也○其○殺○物○也○物○自○不○殺○我○殺○之○卽○我○之○自○殺○也○如○環○之○轉○不○離○環○中○人○直○矇○矇○焉○起○念○滅○念○昧○其○本○念○而○不○覺○焉○耳○

朱欽明 募常住放生錢疏跋

居○恒○謂○放○生○必○自○人○始○能○生○人○然○後○能○生○物○余○師○李○行○可○先○生○曰○天○地○人○不○可○動○一○殺○機○故○司○李○涇○原○出○於○死○

者數十人及攝郡篆值歲荒借諸刺史令講救濟之法活數十萬人未幾賦歸去來婆婆兩湖三潭間以放生為樂蓋其心在生人而以生魚鳥為寄心在使物無不遂生而又以放為寄徒曰放生云乎哉慮放生之費易窮議各捐常往錢取息以供放生若贖爰然刑期無刑生期常生此則先生之心也匪為佛門護法乃為聖世推恩吾師乎放生寄也好生真也好生則大生大生則生而生而殺機不動仁人君子之用心如是如是

邵喻義 募放生常住錢勸緣

廣仁品 放生錄

吳

凡人造業之心易熾作善之心易頑以多人論善人頗少以一人論善事頗少蓋業力所持善念不能起起念不能真真念不能繼久斯頑頑斯熄矣即如放生一事惻隱性具因果昭然苟非虎狼蛇蝎寧有不對境興慈者轉身而巧殺饒誕生意全稿終其身比於屠兒創子而不自覺豈不痛哉武林歲苦熒惑說者委之天災夫武林大衢委巷有一處不殺生否巨室蓬戶有一家不殺生否殺業團聚如霧結雲屯層冰叠浪不可挽不可化不可憾而妄信不以溫積之冤慘摩為飛騰之烈

烟乎果報不可待姑為現報云警聞被火之家有骨肉焦爛者回顧眾生就我鼎烹時其哀苦亦復何異

吳含章 放生詩序

嘗思人患難在躬何等倉惶一日解去何等欣喜物視人貴賤懸哉艱命自愛一也倘之死而致生之其歡欣感戴豈有量焉雖然猶有待也有放者有欲放而不得者有生者有乞生而無門者則於吾本慈終為未滿而欲尋最初方便則莫如不殺夫不殺則一切放矣吾社中諸彥有未了向平之願者縱不能修三堅法請以不

廣仁品 放生錄

五

殺為功德母

曹應秋 宜興放生詩序

生為宿習所覆幸禮蓮師輒懷恨前愆無論殺重且念家世仕宦本是業窠或炫赫當年淒涼冥路庸詎可保此伯兄病篤親經血海而還所見境界具有別紀此事明明歷歷即非夢幻緣此愈增大怖亟偕良友度彼南郊為放生池不惟自償夙願且冀吾骨肉與吾鄉邦遍及世界各各從慈心造入但問顏魯公蘇子瞻等人品何如則生之當放者可知矣

吳應賓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儒行之等也。愛云。愛云。遠。庖厨云。乎。停。數。皆云。乎。見其生而之死也。爲之踟躕四顧。酌損俯仰之餘。而新之命所觸者。寡所全者。博矣。余聞此道於雲棲半梵之倫。時一唱和。若車薪杯水已耳。比直性湛欲。鳩淨貴息。以泓澮爲流水。長者子無盡藏也。余曰。嘻。安得此奇特法。即剎那之命懸于刀俎。而人壽之塵刹之願。屈于露。而田疇之千秋萬歲。有是日也。而淨衆住有是社也。而淨命住有是政也。而淨功德住。

廣仁品 放生錄

情與無情更相連持。成無量壽。水鳥之所宜。風林之所乳。流轉還滅。無間也。安養化城。華藏寶所。願者如呼。而證者若響。十千天子。今日十千如來。亦今日悉檀之主。實報莊嚴。寧有既乎。

程開祐 放生錄

胎生氣化。總屬幻形。人與物殊。無分真性。究窮至理。雖不滅。而何生。曲體物情。悉忻生而畏死。狂狴之囚。罪當情真。而擬死刑。官亦必展轉於秋冬床上之羅肌銷神。散而難生。醫士猶欲延之于旦夕。此決死者。猶冀其或。

生彼何罪歟。况未必卽死。

李流芳 白鶴寺放生社題

若論放生功德。不必究竟生命得全。卽一放。頃已得圓。滿。菩提。果。何以故。譬如重囚。臨當行刑。暫釋還獄。明知異日。無得生理。而喜今日。不同死者。彼物得放。亦復如是。何況放時。諸上善人。爲彼說法。仗佛神力。度脫彼苦。至于歲暮。漸熟。檀信。響應。鑿池。開林。廣作勝事。度諸疑謗。咸生歡喜。漁人破網。弋師投弓。轉業世界。成清淨土。皆緣於此。

廣仁品 放生錄

謝兆申 章山寺放生社文

類有人畜。生氣維均。物有蠢靈。受痛維一。試觀剝磔屠斷之時。未死而蔽。蔽將死而戰。動既死而鼓。躍彼若乞哀。人何獨忍。况肉體血氣。同此受生。焉得殺彼。生以益我。生害彼。命以護我。命禽獸魚蟲。而食人人皆駭人。而食禽獸魚蟲。禽獸魚蟲不肯駭乎人。而殺人人皆冤人。而殺禽獸魚蟲。禽獸魚蟲不肯冤乎。苟禽獸魚蟲而自相吞噉。則人皆不忍。人而終日吞噉禽獸魚蟲。豈顧自忍乎。

方震孺斷一切殺業文

夫業之重者莫甚乎殺。當無罪而殺。君子曰：此大忍人。已況其報什百於施。罹荼最慘。如前紀載較著。匪一詎不當惕然猛省哉。或曰：仁術無他。政當遠庖廚耳。嗟嗟。夫誰不能遠庖廚者。耳目可捨。真心可休乎。以操刀委人而坐享甘腴乎。夫人生止從嗜慾上作計耳。嗜味從習。生匪絲性。生性本清淨。原無嗜好。嗜根既斷。誰復殺者。知者當思過半矣。

費元祿宴會篇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置酒迎風之館。張樂通天之臺。珍膳俱陳。豐肴畢具。烹膈之宰。物命日戕。庖廚之中。積骨狼籍。且口腹之欲難損。冤業之苦彌增。主既大耗於金錢。客或未嘗於甘旨。而廣羅滋味。尤費經營。殫十起之疲勞。博一堂之屬厭。達人所笑。智者不爲也。故大賓時來。方羞八簋。良朋至止。惟膳一肴。甘果既御。清醕徐行。懿親至戚。獻酬有芬。密友近賓。清談愈綺。足使珍奇多謝。品族高慙。

費元祿道佛篇

若乃翹業永辭。薰辛長絕。甚有利于生命。第恐難于俗。

居姑身遠庖廚。守儒者之戒。內甘澹泊。合清淨之心。可矣。至乎體遭湫底。崇起沈駘。讓祓之餘。但誦經懺。禱祀之日。祇飯高僧。放鳥高飛。放漁深入。或能造福。庶足轉災。且委頓雖增。謬虛賴乎。梵唄羸困。未極。砭耳藉於經。聳牲牲祈福。空令鬼笑。史巫紛若。實爲人妖而已。

王道衡放生社題

吳允兆之贈石機師也。曰：欲將收網處。盡作放生池。嗟乎。人何仇于衆生。而屠割烹燂。不稍赦乎。余嘗沐浴鐵釜。蒼頭進薪。益火勃窣作聲。不覺魂悸。因念衆生躍擲。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湯鑊痛苦。何堪俗人恬不知慙。良可恠嘆。有一友闢余。說謂種種禽獸。皆是業報。速殞其命。俾得受生。余曰：君負才譽。而潦倒名場。亦業報也。胡不速自殞滅。別生善地。先求自度。然後度物。可乎。友人語塞。

陸君弼書壁自誠

蛆蜂蜂蝎蚊蚋蚤虱之類。雖或螫我。嗜我。不過忍片時痛癢。而遽撲殺之。亦所弗忍。家居日以爲誠。諸重孫好粘竿取禽虫。或籠畜沙雞。促織。撲螢。蝶爲戲。以孺稚不可禁見。輒用錢物。餌果給易之。令翔者歸林。而趨者歸。

野心未始不暢然快如脫已陷筭耳所恨衰年不能猛斷腥血朝豚夕鯉不能不取之屠門吾師借口佛家四淨肉權教然每放筋輒憮然曰是何異月攘一雞乎

蔡承植 戒殺說

余嘗思未劫瘟疫盛行痘症慘酷皆殺氣上干天和所致而人猶不悟反謂食肉人肥食菜人瘦殊不知肉非能肥人以肥人能食肉耳譬之健漢能行淫非淫慾能健人也山中有辟穀神仙市井無百歲屠行世人一日不再飯則餓長年不食肉未死此予所自信者

廣仁品 好生錄

聖

王立敬 重刻好生編引

戒殺非釋典也儒宗聖王之教也唐虞之世鳥獸咸若降而三代常珍有制貳羹載有制無故而殺有制圍澤絕流有制虞虞穀卵鯢鮪有制食肉之人甚少食肉之時甚少所食之肉亦甚少蓋茹蔬之夫幾半宇內矣儒者嘗言正心以平天下殺彼性命饜我饒饕其爲心不正孰甚焉末世豈罕滋多山澤爲亂鳥獸皆視人爲狼虎而去之惟恐不速奈何不令麟鳳匿影而天札饑饉之相繼於世也

王應吉 紀藥戒殺表言

壬寅歲予奉使東行便道還里痰火內攻水漿不能咽者七日忽夢乘肩輿循大河許忽前人失足予顛墮水中鱗甲之類種種見前予私念曰此輩我嘗啖之今爲難矣恍惚間若有挾予起崖上則赤日當空觀音大士倚巖而坐予私喜曰吾家世奉大士豈香火之情相救耶以手捫衣不濕輒叩首謝大士曰汝素虔奉我故來相救汝殺業頗多故有是病若戒殺卽愈予曰此夙心也倏然而覺身汗如雨此真大士普度之功哉遂盟心

廣仁品 好生錄

聖

戒殺許真君常謂不明心性學道無益不戒殺生持齋無益有能擴胞與之懷忍根塵之嗜思刀砧動處無非生命哀號念鼎鑊烹來盡是游魂宛轉物皆畏死而強置之死刻害何深我欲養生而先戕其生惻隱安在毋膠俗染共發慈悲上之則頓悟頓修一斷永斷次之則隨方解縛漸次消除如溺味根而難斷酣世態而執迷一以爲迂一以爲吝則牛馬任呼鵬鳩各適予安知甘腐鼠而爲人所嚇也

鄭圭 殺生剽殺紀事

戊申春余大病一月餘陶君一霖頻來問病曰君父嘗夢隣人陸庸成見過時庸成卽冥途數月矣輿從盛于生時問授何職曰冥曹觀政因出一編爲贈則殺生烟戒也吾父云此吾子刻于雲樓者公何以得此曰冥主每遇世間嘉言善行必紀錄且頒布遵行君既有當別贈親友更授二書一爲胡廣孝義圖一爲已鄉試硃卷遂登輿去既醒但記孝義圖名不知爲何故事矣余聞之霍然起余與庸成爲莫逆交余自幼斷殺而多脾疾家人每飯必置牛脯一片庸成時禁余此食偶同舟溯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桐江見牛脯必投之江如是者三余翻然曰朋友導余以善奈何以口腹故重違其意且不牛脯寧不食耶遂斷是食屈指六載矣庸成生有至性與余同斷殺僅博一鄉譽不數十日而歿歿且滯冥曹豈有定業乎遂援筆紀其事以見庸成樂善一念至死不變大師導善功德不惟世人奉持而冥主亦甚瞻重如此庸成諱振奇丙午中鄉試式陶君父名承敬皆以翰墨鐫刻甲郡中

慈山大師 記夢記

劉公玉受爲廬陵教授應滇聘入秋聞道過貴州宿郵亭夢一長面偉人相拜曰宋將曹翰也有所請於公余在唐爲小吏過山中大剎有法師講四十二章經余聞而有感設齋一供自此感報生生爲小吏雖不尊顯然不失衣冠至宋爲偏將軍因征江州久攻不下乘怒屠其城因此妄殺之故生生爲猪以償所殺知公仁者特請救拯公曰小子凡夫也焉能救公曰昔曾感公不殺之恩問所以曰某歲公之田客欠租以我貸償蒙公憐而活之公曰何法可救公乎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

廣仁品 好生錄

五

唯聞念佛音聲遂解其苦望公凡見宰殺割裂之際經湯鑊熟食之時乞念阿彌陀佛或準提呪不獨解余之苦且有脫苦之益言訖悲泣相謝去公覺而紀之余讀而異之余居常聞宰殺聲不覺心痛卽念佛號謂盡此心耳不謂彼受苦者實得利樂若推此以往凡見殺聞殺應念佛聲而法身頓現無論放與不放皆蒙我之利

劉錫玄

壬子秋予于黔道中得曹將軍異夢夢中發願所至必

放生必活一豕自南都及蕪湖、蔡二豕皆臨命而吾父
急脫之者。今正熾然暑中也。戊午春予次女將出閣。老
荆拏登歸舟。女爲告予。昨夢隨二親作佛事。佛卓下有
兩人踞踞一因首一以布蒙問何人。則齊對云。衛中二
豕也。賴往因中曾聽某經。幸蒙護生。今特來謝。視車傍
有一橐一傘。四履似遠行者。言訖遂覺。惜不記所聽何
經。約是華嚴金剛大乘典也。憶余黔歸。述夢。女方十二
齡。未甚信解。年來漸畏因果。亦戒殺。然尚喜養蟹。至是
始大思戒食蟹。且願抵家。卽續放生會。蓋予庚戌里居。

廣仁品 好生錄

卷

會一家會數年。萍汎此會遂解。是日吾女立起。予訂
入籍啓人信心而先以益堅。我閨門之信心。信心既堅
于閨門此會。豈復解乎。信心益起于遠近。此會不將
遂作無遮大會乎。問孰現前會上者。吾父若舅也。兄若
弟也。弟婦若妹也。婦若小婦也。子若女也。是皆吾同室
也。此外則吾舅氏也。婦翁也。吾宗人之一二。吾友人之
一二也。偶聞斯會。卽自署名。未遑募也。言不募而自來
者。如來力也。每月止以朔日舉。不敢數也。每舉每分止
三十文錢。不敢多也。一使其可入。一使人易入也。每會

敦請法師洞虛主之。有忘失者。師立趣之。期善果之永
無解也。就現前而已得三十二人矣。三十二人合爲二
十一分。以錢計。月得六百三十矣。歲得七千五百六十
矣。仗如來之力。十年不解得七萬五千六百矣。以所活
命計。准其價之差。者。于蝦蟇之極細者。約一文得活
一命矣。十年得活七萬五千六百命矣。分之每人所活
千餘命矣。更轉募一人。卽轉活二千餘命矣。有減獲
寡人。每會附一文。二文。十年亦活一百二百餘命矣。若
以華嚴法界圓之。則一命而具爲七萬五千五百九十

廣仁品 好生錄

卷

九命眷屬矣。一錢而具有七萬五千五百九十九錢功
德矣。一日而具有九年三百五十九日功行矣。一人而
互攝三十一人因果矣。十命一錢。一日一人而互攝恒
河沙錢。恒河沙命。恒河沙劫。界因果矣。此真如性海之
實理實事也。據實而論之。又銖銖而數之。似于不住。用
布施義不相應。而得此銖銖而數者。理則實理。數則
幻數也。幻數因幻夢而集也。緣此幻夢幻數。而始幻施
之。幻活之。施與所施者。活與能活者。俱幻也。俱幻則俱
不住。相布施也不住。相布施福德不可思量。經言決不

欺我也。謂此尺籍者，卽華嚴之滿義金剛之密藏可也。

陶望齡 蚶子舍利說

何胤斷肉，獨不能貸蚌蛤之命，乃令門人議其當食。竟陵致書辨詰，始就屏絕。予以爲卽如胤說，大都是欺。軟怕硬，且畏虎豹而烹雞豚，與禁雞豚而食蚌蛤，其類愈衆。其用愈虐，此豈復有義理而待議耶？嗜欲難忍，又假理以通之，然則理者，尤濟欲之具，而害物之首矣。陋儒動輒言理，至于饑亦理，殺亦理，由是推之，天下寧復有非理之事乎？范與蘭居士，湛然禪師友也，嘗自言諸味

廣仁品 好生錄

空

都可忍，獨瓦楞味美，未能驟禁。湛然爲說，唐文宗蛤蜊因緣勸止之。居士心動，後元日置酒，因爲家人言，所以指一巨蚶曰：吾食此，永斷矣。方食，有物隱齒，堅類石，吐之，狀類珠而色如蓮花。居士曰：珠不堅，珠而堅，豈所謂舍利者耶？居士前惑與胤偶，同後又與蛤蜊事大相似。繇前說猶是福德邊事，繇後說安知居士不從此具正信，親見大士耶？彼此是柔脆肉身，彼此是堅固法身，親作自想，尊作佛想，肉啖肉，佛啖佛，可悲也。夫可哀也夫。

表中道 香猪贊

周居士念淨云：此都鄙氏，偶得償債，猶一山影。日不食，欲殺之，乃次而與香，忍滿室，竟室中，無有則從，從其身出也。卽口三處，九香，于與手抹其目，有香，香眼淚，尤甚，至次，早香，九郁，然感而作香猪贊。

舍靈雖同，報趣迥別。或處于山，或居于澤，卽屬養物，亦多蠲潔，不淨之尤。惟茲剛鬚盤餐，糞壤園觀，溝渠喙與穢會，身惟貳都，專供鸞刀，業報靡逾。如何此畜，忽出妙香，香氣滿耳，香淚盈眶，香滿牙齒，氤氳非常，或云偶爾樂虛，茵蒸是大，不然，茲實有情，不同頑質，幻變無因，或云爲災，或云爲瑞，或云宿業，少福多罪，如比丘尼宿誦

廣仁品 好生錄

空

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淫家，以誦經，故口吐蓮花，莊莊業海，因果無差，多生罪累，感此艾假，一念之善，香氣交加，是誠有之，猶屬常見，惟我大士，異類中現，五臺薄荷，系中說法，晁氏所書，佛在齒頰，一月普攝，印滿千江，入流分身，處處放光，天見天身，龍見龍王，蠕族蚰蟥，蜂蟻邦擊，大法鼓建，大法幢，惟此異緒，莫作純囑，亦非斗精，亦非仙牧，我方教體，純用聲音，彼衆香國，佛事香雲，是大士者，從衆香至，以香說法，吸引諸類，聞此香者，普發深信，是謂大士說法，已竟，荷與此香，旃檀難同，旃檀之

香但能逆風不能使人心地開通。此香遠勝牛頭牛頭之貴價直闊。浮不能使人增長。薰修此香。大士不可思議。如何閻國遇不再遇。嗟爾眾生。日夜鼓刀一餐。不肉預憂。腹枵。豈知中有大士之曹。何忍屠戮。是烹是熬。有戒則香無戒則臭。身是行。厠心如糞。豆香。泔洗亦莫能救。試觀大士芬香。酷烈是何因緣。可不努力。我來隨喜。彌耳閉目。雙淚橫流。如見舊識。以手撫摩。一宿无熾。矢心精進。同歸香國。和尚作讚以代心勸。

游士任 好生廣錄序

廣仁品 好生錄

卷三

戒殺非釋氏訓也。古聖人意也。南阜赤水諸先生言之盡矣。第思眾生固地一聲後。此性已落形山。然就中一點生意。蓋天蓋地。盡三千大千中。一草一水一鳥一魚。以至一蠕一頓。有不具此生意者乎。譬如吾一身。曾不椰子若而八萬四千毛竅。森然畢具。而茲一毛一竅。可謂非吾體乎。拔一毛。體爲之動。鍼一竅。體爲之痛。則八萬四千毛竅。有一不關痛癢者乎。天地萬物。亦猶是矣。才隔一念。便與天地萬物不相似。而殺物命以活己命。可乎。且天地間唯是理與氣。幾希存去。而人禽已分一

念嗜殺。三金畢墮。從衣線下。卽已失却人身。若云人死爲羊。羊死爲人。互相咬食。猶其後也。此必至之理也。夫飲食入胃。清液歸脾。渣滓循腸。而華腴滋臟。我殺物命。食而甘之日。浸日漬我一身中。精血髓腦。早已化爲異物。若云我負汝命。汝還我債。冤冤相對。猶其後也。此必至之氣也。故楞伽經云。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蓮池大師不得已。而最人且食淨肉。嗟嗟。食淨肉之說。亦是一人作賊。衆人分贓。若求超生死。而猶食淨肉。無有是處。

擬梁周顒與何胤論止殺書

廣仁品 好生錄

卷四

頃聞來議。謂丈人極意芳鮮。騁心甘脆。方越海求珍。梯岷選異。使方丈之外。更欲星羅咫尺之間。無非山疊紅襟。翠鬣並入牙調。敲響胎形。盡輸伊割者。豈秋蘇春韭。將持惡草之觀。露茹霜相。不御圓方之列。邪噫。抑過矣。行念兩間。竝處寶命。不殊多劫。相遭尋原。何惡雖六翼四蹄。偶異五官之黠。而戴天履地。終同一子之親。鐵鎖當前。民生極苦。鼎鑪在右。物性奚堪。將以牢芻笠。秦爲假貸之仁。取彼償茲。肆誅夷之慘。亦且恩不勝冤。券踰于養。欲其不抱恨刀。雖懷懷。電者鮮矣。而況蓋西面。

於湯原後九餌於任釣驚弦帶鏃窮狝兼收鍼鯉碎鯢
小鮮仍急生無一啖之沾死有千鱗之酷若云三世窮
茫真爲快事或乃四生不入亦任奔遁脫也衣冠迭換
伎倆雜陳人羊互出沒之塗債命微鎔銖之息則悠悠
長劫何以解憂惴惴驚魂其誰相代卽欲挽生時之寸
箸作燄後之櫛盾庸可得乎丈人雖不手秉鸞刀親和
喜而順指之下百命共傾色授之濱千靈頓廢庖人
供順旨之雖異類隔乞哀之路按迹而評終歸主者原
情定議奚諉于人思之思之願白

廣仁品 衛生錄

卷五

刪評護生品序

是刻李小有氏廣趙寒山之意而切
言之也寒山引經證佛婆心太甚而
與佛異乘者非之小有正恐人作佛
會曰戒殺一事載吾儒經傳如日中
天奈何護生之功專使佛氏主說于
叙護生品
天下甚矣我輩咎也夫書稱咸若爰
及昆蟲禮通八蜡不廢猫犬易象萬
賁孚及豚魚明乎物物有性也有性
則同命同體矣聖人在上教化一新
卽犬豕不得無故殺草木不得非時
取至烹羊炮羔或用慶成以介眉壽

是終歲不一舉終生不幾設也以故
清明在躬業緣甚少上壽千百歲次
亦八九十今殘殺相安冤對交熾不
過爲爾肥甘用供妻子魚不得處于
淵鳥不得息于林哀哉或曰人爲萬
物靈也夫旣靈矣奈何取不靈者以

叙養生品

長養我靈乎平旦思之真成大惑蓋
自天人視之我一螻蟻也天人悲之
我一禽獸也殺機不除慧命不續積
習相仍罪業踵至智人知此奉戒凜
凜故曰兵者不祥之器又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求

無忝我所生也我生無忝物何害焉
今人心地不明黑瞞一世苟徼權利
不顧蒸黎莫不自窮奢極欲一念發
其端安知豐功盛烈非勞生之資死
忠斃孝非妄殺之報乎予讀秦詩黃
鳥惴惴傷之伯益佐禹治水厥功大

叙養生品

哉而后坑儒咸陽後宮殉死已又閉
工驪山子孫遠亡且無噍遺烈山澤
焚鳥獸先啓其殺機報何得爽也吾
惟循分以寡其欲推類以暢其生戒
殺也非用求福放生也非藉要名如
是已矣昔有僧過施食臺鳥正就食

忽而高舉曰此我老僧殺機未除也。則知三嗅于子路之共已明示結纓之慘而未之悟耳孔子早見之鼓瑟也我輩舉足動步無非殺業當奉茲爲著蔡護彼生少護我生多已。

甬東社弟章重爰發題



護生品原叙

趙宦光

護生品甫成有憎其蕪詞冷語塵全耳目者有恠其疾惡太嚴傷時招吝者有譏其矯世違俗無堪流布者于時急欲廣宣一無所顧既而再閱翻覺自安常讀古今者宿戒殺放生諸文慈和開導之詞何限獨不得嚴切激厲之語使觀者惕然悔改前業若不及乃快耳忠言悃語畢竟非妄人可破一日可伸一人能聽皆利益也矯世違時翻得方便吾心自安端在于此說者又謂佛法無爭余則以爲是大不然不爭世法乃是佛法故曰廣仁品護生品序

無爭豈聽其妄不力拯乎千轉無漏始得明了眼前虛假何損何益况弱門奉持一惟退讓爲法而辨不了不已是以舉示同學并願同與未同相期發難成就無量善業

世界無量衆生無量造業無量解冤無量無量衆生皆從一毛端化無量慈悲豈得異念而分目見耳聞可勝慘烈身親臨觀遑惜多言已具信根者不言而諭將信未信者詳示方知若聞善生訪轉勸轉嘆如是惡緣花果未熟到此地位燭照前緣苦極回頭願力轉利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刪
鹿城顧咸正端本
朱漢徵方黠參

刪評護生品

護生品上

天道好生人物同願苟不得其死者驚魂恨魄陷入三途而行殺者償債又當萬倍其苦人豈不仁習染不覺耳人豈不智魔業暫昏耳少為提醒懺消前業勿作後

廣仁品護生品

業說護生品

不救生命其心以為蠢動無知譬之魚鳥貪啖芳餌蟲蟻不避行蹤一皆自蹈死地嗟乎萬物皆爾何獨禽蟲人嬰世網無所不至且如飲食男女悲歡離合功名富貴急情晏安何者不皆步步死路知而故犯略不自懲人且不懲蠢何知見若欲責蠢先須自責馬祖食卵門弟子將引為例祖即張口放鳥飛出如食卵數夫祖非嗜卵故作神通以表明卵具生命不當殺耳昔帝釋與修羅戰天兵不競奔北交馳前樹鳥巢方

伐二邪帝敕還師寧降敵鋒不傷卵命修羅遙見妄意援兵驚惶退今夫修羅身量過天百倍勢所不敵而猶勝一念仁慈乃欺卵無識恣情殺啖乎大富貴人最易作善亦最易作業有其力有其位有其智三者皆善業貴糧也若其願指氣使先意承志者豈有限哉至若一餐數百命貧賤者無此業意未至而代為殺貧賤者無此業皆惡業種子也何乃逢迎阿順之徒曰罪福有定天界其祿非措大比嗟夫天果厚其祿耶則報應當復不爽何不乘此可為之勢下善種子他

廣仁品護生品

時所得碩不厚歟既能援報行殺獨不能援報戒殺乎況享大位者必其植根深重故器量殊絕一轉移間便可造道此機或失其業滋多誠畏途也食肉罪小贊歎食肉罪大行殺罪少贊歎行殺罪多凡造諸惡業罪淺贊歎造諸惡業罪深故身口意業意業為重口業次之身業又次之者蓋以身親行惡其力有限口宣殺義延惡轉多至若造意行謀無量罪業矣不成殺者動以禽獸繁多妨人害稼夫禽畜之多皆因人功助其繁息故一化十者有之而百而千而萬者有

別自
為切

之豚鴨魚蚌之類。顯然造命殺命。百計栽培。千方剝割。比之作俑。其慘何如。如是而歸罪于物。可乎。且鳥有驚。鸞獸有罷象。蟲有龍屈。更小言之。猫之在獸。燕之在禽。何人殺除。而不見其布滿天地間。故知其生共滅。皆業力自至。若此生不作。他生不受。今之護生者。護生義小。護業義大。也不戒殺者。殺他命。少殺已命。多矣。非謂護他實自護耳。

世人食禽獸之肉者。謂其不言歟。則瘖啞之人。盡可屠也。謂其不知禮義歟。則愚頑孩子。盡可戮也。謂其無思。廣仁品。護生品。

義歟。則顛倒醉卧。盡可掩也。謂其適口腹歟。則自身他。人盡罷。虎蚊蚋蝨餘也。謂彼惡業墮落。應還此債歟。則貧窮下賤。倡優狂惑。盡凡上肉也。嗟乎。弱肉強食。人以責異類。而不知異類將責人深矣。故曰。食他時。我強彼弱。還他日。彼直我曲。

人欲食肉時。何不想念此肉斷命之頃。何等恐懼。何等痛苦。昨日活潑。今日受刑。早時活潑。午時就烹。識情未離。咫尺肝腦已填。三寸哀哉。且殺之與慘。創剝剝。炮烙煎煮。無所不至。是果何罪。加此極刑。若云前業應受。

者是又今日食肉者之後身。執柯伐柯。尤不可不猛省。苟有仁心。忍下咽乎。

世有自己茹素而養妻子以葷腥。謂之厚。自己茹素而享賓朋以葷腥。謂之敬。自己茹素而祭宗廟以葷腥。謂之孝。若謂茹素善業。則不當以惡業為敬愛之具。若謂茹素法諦。當腥世法。則何忍以世俗待其親知朋友。親知朋友且猶不可。况父祖子孫乎。若本無定見。率意為之。則正在迷中。未可與說夢。

廣仁品
護生品

俗稱血肉養身。蔬食羸瘠。今破其妄。無論牛羊不羸于大豕。雞鴨不肥于鵝。鴈也。且如蚊蚤螯人肌血。然而荒野之地。無處無之。未聞市廛蚊蚤獨肥。鄉曲蚊蚤夭折。可以一笑而解。

廣仁品
護生品

世有茹素放生而獨致忿于蟻蝨者。以其有害于體也。余則以二物不由他來。竝從我身生化。殺一蟻蝨。是殺我一分身。作兒孫想。可也。何世之愚人。護兒孫如命。殺蟻蝨如讎。請下平等心。如以為有害于我。則兒孫害較多。百千倍。徒蚊蟻者有之矣。如以業債應受。邪則還一太一還少。欠多還輕。欠重感之甚矣。不特欠舊。又將負。

廣仁品
護生品

多。百千倍。徒蚊蟻者有之矣。如以業債應受。邪則還一太一還少。欠多還輕。欠重感之甚矣。不特欠舊。又將負。

新殺命之債何日還他及此易還之時一齊勾却所得不以多乎造化在手勿付他人做主仰看羅刹面目世之敢于殺物而不敢殺人者得不以王法顯速業冤幽緩歟夫業冤顯速甚于王法百千倍徒也何以見之王法可逃業冤不爽非顯歟王法有赦業冤不赦非顯歟王法無與講解業冤有經律勸人作善莫作惡千言萬語竝出金口非顯歟凡殺人者法雖償死必兩造廷鞠三令五申朝廷詳允必待秋後處決若稍有矜疑不即行法以故雖身親殺逆而終身老死得全首領者多

廣仁品 護生品

五

矣至若業冤成熱則大不然此日命終此日下墜此時命終此時下墜剎那命終剎那下墜地獄餓鬼償在剎那即生畜道獸不過歲計禽不過月計蟲則日計比之主法其速如此何乃迷人謂顯為幽謂速為緩乎人有聞道歡喜第恐守戒不堅狐疑退縮愚則以為今日受戒明日破戒勝于不受今日茹齋明日食肉勝于不齋今日放生明日殺生勝于不放何也一日行慈是一日福業一日殘忍是一日禍胎况佛法有進無退有益無損此生種一分必為他生百分貴體

酒肉之徒饜飽業食自喜生人之樂至足矣有目者見之其口餓鬼口也其爪牙羅刹爪牙也其身地獄身也其性畜生性也儼然羅刹異類對面矣生身作弱肉羅刹過世作羅刹弱肉何不免他肉于今日免自肉于他時其得其失校之剎那甘美孰重孰輕常譬白頭食肉如老羅刹啖小鬼齧肥甘如夜叉子齧衰妖展轉戕殺何時而已

廣仁品 護生品

六

斷葷茹素母論出世善業即現在受用所得不少人孰不念康強無疾哉病從口入世所共聞知而故犯者多為甘鮮誘之耳茹素道人凡所飲食為活命故口不期禁而禁疾不期遠而遠矣人孰不知欲樂恣情為一時迷惑過後慙悔哉命隨欲滅世所共聞知而故犯者多為醉飽誘之耳茹素道人欲意自少故不期減而減不期斷而斷矣人孰不欲長生惡天折哉節飲食以養其外斷欲樂以養其內外無病不期強而強不期壽而壽矣

世人孰不有忌諱而于慶喜嘉燕乃殺生而食借問慶喜時殺之一字豈所宜言世人孰不有仁慈而于死生

廣仁品 護生品 中

哀○弔○乃○殺○生○而○祭○借○問○哀○死○時○殺○之○字○豈○所○忍○聞○
 肉○山○脯○林○之○家○即○是○衆○生○之○活○地○獄○修○行○人○切○不○宜○近○
 不○然○無○故○游○行○地○獄○中○未○免○少○有○薰○習○如○夢○境○相○依○未○
 可○知○也○如○或○借○此○爲○懲○戒○畏○途○或○能○借○此○作○不○淨○觀○門○
 便○不○妨○此○景○至○若○度○衆○生○切○赴○彼○相○救○或○以○人○力○或○以○
 呪○力○則○又○步○步○蓮○花○超○脫○百○倍○矣○
 夫○殺○報○在○人○如○花○結○果○桃○能○結○李○實○杏○可○成○梅○子○無○是○
 理○也○何○乃○以○殺○生○而○欲○養○生○思○長○壽○報○以○忍○從○事○思○子○
 孫○報○日○啖○葷○腥○臭○穢○思○智○慧○報○何○異○植○莠○思○稻○梁○時○稗○
 廣○仁○品 護○生○品 中
 思○白○粲○乎○愚○矣○
 戒○殺○者○尚○不○捨○海○魚○蟹○蛤○之○類○巧○爲○自○解○曰○遠○方○之○物○
 勢○不○久○活○與○其○暴○殄○孰○若○充○腹○嗟○乎○必○死○之○物○便○可○殺○
 食○則○羊○豕○雞○鴨○何○嘗○考○終○盡○殺○可○矣○充○類○之○盡○則○將○死○
 老○人○比○之○初○生○孩○子○未○聞○殺○老○人○罪○輕○于○殺○孩○子○也○
 近○有○一○道○人○買○枯○魚○放○生○曰○尚○救○其○油○鐮○刀○山○兩○地○獄○
 也○此○真○善○知○識○哉○吾○夫○子○惡○作○俑○者○直○黜○其○無○後○夫○無○
 後○豈○輕○出○諸○口○乎○真○見○作○俑○之○殘○忍○耳○作○俑○且○然○比○之○

廣仁品 護生品 中

枯○魚○孰○重○孰○輕○況○放○下○一○枯○魚○便○省○一○食○魚○人○業○即○不○
 得○救○死○魚○苦○實○能○度○生○人○樂○矣○
 設○有○借○債○人○思○後○償○利○多○不○肯○爲○矣○殺○生○之○報○他○生○割○
 絕○身○體○償○還○如○是○苦○債○尚○忍○借○乎○子○錢○稍○浮○即○不○爲○矣○
 殺○一○命○還○萬○命○如○是○重○利○尚○忍○借○乎○
 蚰○螻○蟻○勿○謂○微○小○而○起○輕○殺○心○試○登○高○望○遠○見○城○邑○
 聚○落○中○人○煙○輳○集○何○異○蚰○螻○蟻○乎○設○使○傷○殘○一○命○便○
 有○一○人○償○死○無○人○不○稱○情○真○罪○當○其○傷○殘○之○頃○人○人○謂○
 極○大○慘○烈○也○償○死○之○際○人○人○謂○最○宜○報○復○也○于○是○而○知○
 廣○仁○品 護○生○品 中
 高○遠○見○人○小○者○妄○矣○于○是○而○知○人○見○蚰○螻○蟻○小○者○亦○妄○矣○
 天○眼○冥○司○二○途○觀○人○殺○蚰○螻○蟻○何○異○觀○殺○人○觀○殺○人○何○異○
 殺○蚰○螻○蟻○報○則○俱○報○不○報○則○俱○不○報○王○法○佛○法○各○有○律○條○
 勿○畏○眼○前○而○忽○身○後○身○後○苦○樂○只○在○眼○前○
 世○人○因○欲○保○身○一○生○殺○無○量○生○靈○以○養○一○身○性○命○因○欲○
 保○家○又○殺○無○量○生○靈○以○媚○旁○人○口○腹○請○放○開○知○見○此○身○
 萬○萬○劫○前○萬○萬○劫○後○何○等○長○遠○今○生○現○此○暫○時○之○身○即○
 使○百○年○比○之○擊○石○飛○火○不○速○于○是○何○苦○稀○保○百○年○身○種○
 成○無○量○業○于○無○量○劫○中○獨○償○獨○受○試○拈○此○身○五○官○四○肢○

無獨何
無獨何
無獨何

百年之後。即非我有。豈惟百年。數年而往。眼前一半已。
非故舊。豈惟數年。明日之事。亦不可知。更至剎那。都非。
我主性命。一離爾時。再拈皮肉。人我憎畏。何苦以極慘。
極酷之殺業。供養可憎可畏之癡囊。
豬狗時啖臭腐。而通人皆以豬狗肉為甘美。貓鼠日飽。
糗糧而貧子尚棄。貓鼠肉而弗顧。此無他。習與不習也。
龜鼈同類。食鼈捨龜。蛇鱗同門。避蛇烹鱗。如謂蛇毒。鮑。
毒何異。此無他。亦習與不習也。
富人朝逝。貧鬼夜號。非兩人精爽也。無常可持。平有餘。
廣仁品 護生品 九

者業逾廣。不足者罪差輕。勢力所至。即業力淺深也。貴。
游之家。飲食壓飲。何足沈耽。況留此有餘。以養無窮。福。
澤。比此時受用。增上千層矣。貧窶之子。日亦不給。何問。
甘鮮。請因此不給。以觀無量苦趣。比今日艱辛。正是萬。
倍矣。夫貴游食肉樂種。苦根。貧子食饕苦。因苦果。然反。
掌間。苦可轉樂。若樂因樂果。尤屬易為。少年不斷。醒。
或欲火難華。至年逾老。景頭白。齒落。冥使再至。死相現。
前。猶津津不捨。業肉人有。葷酒稍過。便覺滿室腥羶。觸。
者唾厭現。世過世。莫非苦趣。何乃認苦為樂。

祖計有
不食也
不食也
不食也

人獸性命等耳。自怙者。必曰。人為萬物靈。夫難知時。自。
雞人刻漏。科郎而外。皆不然也。狗能忠。自良。俊傑而。
外。皆不然也。鳥反哺。自仁。人孝子而外。皆不然也。狐聽。
冰自吹。葭侯管而外。皆不能也。鴈有叙。鴛有匹。自五倫。
無忝而外。皆不能也。馬誤羣。所生則自觸而死。人中禽。
獸。未必然也。凡禽蟲行。慾有時。而人未必然也。凡母畜。
胎。能覺。遂絕。游牝人不能覺。覺亦未必能絕也。凡禽。
獸。早成。馬兩周則駕。牛再暮則耕。若夫孩子。二齡正。呱。
呱啼泣。未止。黎粟且不知。甘酸敢問之。無識性乎。此皆。
廣仁品 護生品 十

禽蟲所長。人之所短也。以至五靈五德。羊跪乳。鴈顧雛。
羴羊解。爭狡兔三窟。皆人所不及也。謂人之所長。多于。
物。則可謂物盡。不如人。則正不然也。人不遇殺。機稍多。
于物耳。而橫欲吞嗜。又為之強飾。以遂其過。吾誰欺。欺。
天乎。祇自欺。自陷耳。
客問。肥鮮適口。何能遠絕。余因舉海鱸。醬醢。示之。試。染。
指。端向汝。鼻孔。臭能當否。客不堪其嘔。曰。肥鮮安在。即。
不過一時。熏習。不自覺其臭穢耳。
穢。器盛甘餐。雖洒拂。敬過貧賤之人。且羞食之。禽獸腸。

胃灼見糞溺包藏公然飽啖不以爲耻至若螺蛤蝦蟹則并其糞溺雜吞之猶自喜珍鮮甘美非妄中之妄惡中之惡迷中之迷穢中之穢乎夷人不食腸胃反有良心中土所不若願人推此賤惡之意并去血肉狼籍饑人自解曰彼命應還是以就殺嗟夫既知有還債一欸應當知此生不取自有一日見還原不虧本也萬一蹉討覆局吐償追悔何及

世有不信地獄業報謂獄卒何苦與人作對悲夫要知地獄中人箇箇冤對當觀世間無處不有夜叉羅刹夜廣仁品 護生品 上

義羅刹時在眼前不自覺也或蟲蟻在地無故以足踹爛略不戒意者有之但地獄中人刻刻將人踹爛耳何異乎或無故將烈火沸湯燒潑生靈者有之但地獄中人刻刻將人燒煮耳何異乎或欲啖肉或思啖利或將和藥或逞僥戲或斫或刺或射或割或擣或磨或炮或熬或熱啖或生齧或烹鮮或旨蓄肉山脯林備極諸慘者有之但地獄中人刻刻將人斫刺擣磨熬炮嚼齧耳何異乎譬之殺盜逆亂等人士師治罪三水囚禁畢竟加以絞殺諸慘而後已若謂死者與離邪死者無力也

謂士師與離邪士師未交手也上而朝廷下而剗創一未有與交手者此果誰離皆自離也而強口之徒又將曰國有三尺周應受罪汝謂地獄誰縛就刑則將譬之病瘧之人或一日一至或二日一至以至七日一至其未至也可同良人及至彼時寒至矣烈火至矣頭痛至矣眼花至矣通身上下苦惱備至矣此果誰縛誰使之乎誰與冤對取償乎必無其人也今而畢竟不爽矣病力盡則還爲人病力不盡則入鬼錄病與不病病淺病深其生其死莫非自作之也自作之業不期冤而冤廣仁品 護生品 上

結不期報而報成一顆稗子墮地不收勢必生芽開花結實此時不悟繫卵非危

人有難于斷甘鮮者余常教之先想此肉在此獸身中生于何所食其肉者從此割取或全殺其命如是思惟庶幾慘毒之悔頓生便不忍食矣如猶未了卽以此肉所生處所想到人身中此獸肉卽與人肉無異慘毒之悔倍生便不忍食矣如猶未了卽以彼肉處所想到自己身上此獸肉卽與我身肉無異慘毒之悔又倍生便不忍食矣

酒地非
諸人非
諸人非
諸人非
諸人非
諸人非
諸人非
諸人非
諸人非
諸人非

殺機一
受畜生
受畜生
受畜生
受畜生
受畜生
受畜生
受畜生
受畜生
受畜生

人見屍骸腐爛無不以爲穢惡及見鏝湯油鍋中腐爛諸物莫不以爲甘美何妄至此如謂香臭不倫則猪狗啖屍何常謂屍骸穢惡邪如謂人畜不倫則道人何嘗謂腥血甘美邪只是習與不習念頭好尚不同耳將此念頭漸入佳境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頃與數客行途遇二人驅六豕赴屠客皆讓道于旁余因稱西方名號引之歸向一客慘然頷之以爲宜然一客怫然以爲不必然餘客意乃惘然如不聞不見也者客曰無罪就死可憐閔者無過于此稱名號誦真言皆

廣仁品 護生品

無量功德余曰度六豕義少度二人義多曰何故曰不受畜生身割一刀償一刀償完償訖步步樂境作屠估人驅一步下一刀刻刻造地獄業是步步趣入苦境無論損益殊途即地獄比之畜生畜生又天堂矣慘客爲我贊歎善哉不義之人忍于殺啖已自昏妄及稍聞業報因果者又反駕言應還不妨如是之人其昏尤甚其惡尤多何也既知今還矣汝今殺啖獨不還乎既知當報不還矣則此畜前債如何造來者乎焉知汝今殺啖必討債乎抑

借債乎若認作討債何所據以爲不誤乎即真見不誤矣也須從佛法中來何故欲認討債之時則信佛言而不殺不啖之法又獨不信佛言則知他生還債受罪必甚前人萬萬倍矣

昔見子見乃翁以狗試刃抱死狗哭者繫日舉室無不笑之兄子泣曰吾求其殺之之故而不得也哭愈悲不休嗟夫舉天下肉食無一命非無罪而殺何乃世人不以殺狗之哭哭衆生反以笑衆生之笑笑哭狗也愚矣

護生品 下

廣仁品 護生品

有一宦女茹齋幾二十年適有疾病其夫率諸子若孫齊跪捧肉以進始而不從至再至三遂捨戒大啖余曰甚矣魔衆之堅深也化爲夫主不足投作子孫大衆齊力扶入三途惡道大可悲愍詰者曰莫親若夫子目之魔衆不已過乎曰不見牧猪奴乎其畜養周恤何所不至時其饑渴寒暄視其肥瘦疾疫幾與身等及至加刀割炙見肉不見猪矣如此魔衆失人身何異羅刹可不悲乎可不畏乎一道者勸老人戒口答曰余衰年不能不資肉食耳道

者曰。卽此便可推廣慈願矣。老猶愛命。未老之肉先受刀砧于心安乎。防死預補現死之肉。先受嚼齧于心安乎。

齋主留肉客無量功德也。若謙言簡慢無量罪過矣。口腹之客尤須固留此輩。非肉不下筯。是以過一餐一餐罪積非我強屈無處栽培慈悲萌芽。故一餐雖小功德無量。若自謙非薄。豈惟世情深溺。并自己茹素亦自閉然。故曰無量罪過。

何晏解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云。學者之志有所不

廣仁品 護生品

主

暇。嗟夫。飽與安猶且不暇。而暇求甘鮮以拒守戒道人者。吾不知何以爲君子。

畜牧宰殺罪業無論矣。有以養雞能拾狼籍而不忘者。大謬也。米粒不收。何異太倉稊米雞啖蟲蟻。又殺雞身罪積如山。種一分福犯萬分罪。智者不爲也。況未必非借此取微利乎。

常論救生命功過。每見蜘蛛網結綴之難。未始不干破網時疑阻。輒又付業根不爽。因與一道侶言。與其他生破我家室。孰若他生不救我虎狼之苦甘。受此報破之便。

宜于時有一親族在座。正欲奪據我家。聽之悚然。自懺曰。余正爾前世蜘蛛也。且不願有此惡報。遂不毀我門戶而去。

小人之事口腹者。可以情理恕矣。無論佛法不知卽道義之樂。彼則無分。仁慈之樂。彼則無分。經史之樂。彼則無分。文章之樂。彼則無分。山水之樂。彼則無分。玩好花鳥之樂。彼則無分。錦綺珠玉之樂。彼則無分。富貴聲伎之樂。彼則無分。功業事爲之樂。彼則無分。伉儷俠烈之樂。彼則無分。以故口腹外無一事一物。惟酒食在念。苟

廣仁品 護生品

主

得醉飽一生之願畢矣。如此之徒。卽口腹尚不能擇善。況責其良心發現而心悅誠服乎。最當責者富貴智慧中人。身心各有無量可樂。不爲而口腹津津。此可憎耳。雖然二皆可憐。業限之也。一障其大。一障其小。小人小障。大人障。知有酒食而不知強辨者。小障也。旣食口腹而復剛強者。大障也。

山中有彩羽雀。可爲目玩。適見其食廁中蛆蠅。不覺厭惡。嗟乎。美人酣飽酒肉。何以異此。髦俊不捨腥臊。又何異此。

諸人未必見其善人此則人比此

客有難于戒口者問何策斷之余因述王博士先生言學者不能變化氣質如嬰兒手中持物奪之則啼取他物著手啼兒立止世間欲樂何者非繫心之物請以高遠易卑近即不然請以恨塵等之耳目口鼻皆吾所愛而口業尤深何苦不去彼即此更不然以所費珍羞之力改辦伊蒲則伊蒲皆美味也適口甘同受業苦異試細揆之難易較矣

廣仁品 護生品 十七

常惟貧賤家不肯捨肉茲又原其情而為之解此無他始而不知嘉蔬可代既而不解穢肉可憎但謂難得之物豈堪不一染指于是當時欲盡量過去思再餐汨汨無有出頭日子豈非前世後世業種綿聯不斷邪有緣者纔遇善信詳為講說以禍福情法開導心胸方能拔出百中之一但可哀矜而暇疾惡過嚴乎

人惡蛇蝎謂之必傷人者是妄陷其罪也嗟乎冤哉若必傷人者勢必先傷近類山林川澤何常見螫殺傷殘禽蟲諸物載道平不螫物獨螫人無有是處即偶有之當是宿業應報其傷人者亦復如是方將自喜還此宿運何為更思別起冤對况世人殺蛇蝎者未必來螫我

者也

山中小民牧猪為業賣猪奴至聚而分買或籠歸或捧去如護兒孫及稍生脂肉急市屠家或驅或索或縛脚倒懸如快仇敵泉石幽寂間作業事頗少獨此最不能堪而又必不能救業力如是人物兩足悲者觸目口占縛猪行一絕但可開稍智慧人一隻眼下愚似不能也詩云籠歸護惜意縛去殺他情為有肥甘在無端起愛惜

後身之畜即前身之人前身之甘即後身之苦豈盡不

廣仁品 護生品 十八

聞不見而陷此顛倒見乎亦業力持之現此造業之身耳嗟夫幸生人中幸聞佛語猶然負固不知去取此咽一斷此身一失之後回思具此知見聞此至言之日又不知經幾千萬劫沈淪苦海然後復還原物而得如日之人身也猛省至此可不哀乎

仁壽編叙

人物竝治而鑄號物之數謂之萬而我處一今世敢于行不仁難于行仁謝曰聖者事我姑置之而姑俟之夫仁豈必賢聖哉人皆有之君親職尊民物職卑存乎習矣自君親而上莫不尊天天無

叙仁壽編

形體而人之善侮不至天善狎昵不至天善殘殺虐厲不至天天亦恢恢哉而知天者不言天言人人生而靜無知無欲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敬時授事咸欲一體屬焉此學之盡也天麗其體物竝爲命有物有則

不可遺也內心外貌食飲裳衣之有其節交際燕饗取舍死生之有其介何之而不欽承若天哉何之而得以天生物曲用非道暴殄哉自教不明人私其欲欲則何所不至乎於是著若經若史若律令教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教以齋戒

叙仁壽編

神明其德教以不忍教以乍見教以遠庖厨多方乎引喻莫罄其不得已之心質言也而迂言視之危言也而支言解之凡此皆喪其天者耳物何有焉夫天實未嘗喪也傳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何易也願止于分情範乎禮仁

之方仁之術不覺悠然大年在世也余懷此久矣會小有刻廣仁品數十種復益以仁壽一編為陳雲怡舊刻自六經子史耳目覩紀斷章取句義類燦然總欲人奉為龜鑑以全我不忍之心也心苟不忍壽世何極是非釋氏之書吾儒

錄仁壽編

之書也而旨趣更深于釋氏俾萬有智巧者無得遁說而為不仁夫是而天下壽矣甚哉小有氏錫類之仁乎

廣平社弟申佳胤題於儀封署中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定

廣武盧愴胤隣虛

嘉禾顏俊英茂初叅

增刪仁壽編

易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用三驅失前禽○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天地

廣仁品

之大德曰生○齋戒以神明其德○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書經

帝曰○時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暨鳥獸魚鼈咸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禮記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獺祭魚然

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
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
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
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六十
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
用也○孟春之月掩骼埋胔○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
不以其時非孝也○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
踐也

詩經

廣仁品 仁壽編

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

周禮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左傳

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山不槎蘘澤
不伐天魚禁鯢鰠獸長麇麇鳥翼穀卵蟲舍蜚蜚蕃庶
物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命
藏之以志吾過

論語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君賜生必畜之○非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子之所慎齋○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中庸

鸞鳳戾天魚躍于淵○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孟子

廣仁品 仁壽編

數罟不入洿池○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
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
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
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君子
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昔者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

家語

孔子曰、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子羔啓蟄不殺、方長不折。○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

廣仁品 仁壽編

四

史傳

季子治寬父三年、巫馬期紃衣短褐、往觀化焉、見得魚有澤之巫馬期問焉、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穀梁赤曰、大稷之禮、君食不兼味、見神禱而不祀。○漢宣帝時、廷尉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云鳥鵲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魯恭爲中牟令、建初七年、郡國螟災、大傷禾稼、獨不入中牟境。河南尹袁安使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阡陌、同坐桑下、適有雉飛止其旁、旁有童兒肥親謂兒曰、何不

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肥親矍然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久聞徒擾害者無益、○趙汝愚父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游、且養者失其所也。○李燔字敬子、晦菴弟子、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韓忠獻公在中書、目見諸路職司、拮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

廣仁品 仁壽編

五

性理

周茂叔先生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邵康節先生曰、夫好生者、生之德也、好殺者、死之徒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程子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俱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真西山先生曰、凡天下至微之物、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程明道窓前草、茂覆

砌或勸之。或曰：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見萬物自得意。○張橫渠先生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語錄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於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朱子曰：不須問他從初，只今便是一體。猶之亦然：江河池沼皆是此水，見水便是同體。何待尋問？○朱晦翁

廣仁品 仁壽編

六

云：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萬物為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又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程明道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負粟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又云：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程伊川養魚記曰：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猶見

其煦煦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魚乎？魚乎？細鈞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地爐暖，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不得，其賂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代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張子韶云：螻蟻蚯蚓，聚會橫行，偶步其上，往往驚惻，默遊於野，禽墜

廣仁品 仁壽編

七

於庭荷戈角逐，爭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人惟其不善推耳。○或問：飛蛾投火，死者固不醒，其焦首顛隤，猶有可振者，則又復投其中，必死乃已。何也？子韶曰：士大夫靈於物，萬萬矣。一為利慾所惑，喪身赤族，往往不悟微物何知，但當蒙絡其燈，使為之隄防，可以免其必死耳。此聖人所以設紀綱法度，禮義廉恥，以杜絕僥倖者，亦救無知之一術也。○楊慈湖首秋初夜，晏坐於牀，嘿自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吾心外事。○慈湖云：人戒節要先於味，味乃朝晚之

事漸清。奪人於此。淡薄則餘過亦輕。○真西山曰。不殺生者。所以存仁愛也。夫禽獸旁生。性命同稟。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情。有巢穴之居。有飲食之念。愛憎喜懼。何異於人。能懷惻隱之心。不忍殺戮。不亦善乎。或心雖仁。民愛物。而迹乃混俗。衆中有所未便。則不起意殺。不下手殺。不暇見殺。則是飲食隨緣。又何殺生之有。○陳白沙先生云。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然而觀之。一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王文成云。

廣仁品 仁壽編

人

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之類。皆可養人。藥石之類。皆可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羅近溪先生曰。學者既識得萬物與我同體。便須反之於身。以體乎萬物。天則首之地。則足之。我則心。其間而清且寧之。問先生如何致力。曰。某自知學。即泛觀魚鳥愛其羣。倏忽如以及禽蟲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奚獨於人而異之。○薛文清云。讀西

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又云。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

帝王

神農云。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體內必有物中傷。當與除其害而放之。○黃帝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仁及鳥獸。昆蟲。○堯仁如天。○舜德好生。○禹出見罪人。下車拊而泣之。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也。故泣之。○湯出見野有四面之網。

廣仁品 仁壽編

九

者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更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耳。尚安求主乎。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唐太宗觀漁內苑。見魚躍。問侍臣曰。魚將乳也。帝惻然中網而止。○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近有府史取贖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

日尚食勿進酒肉諸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
徹樂減膳之意○唐肅宗遣左驍衛郎將史元琮奉宣
恩命于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昇州秦淮
太平橋凡八十一所○唐德宗初即位用法嚴以山陵
近斷屠宰郭子儀隸人潛殺羊擄入城左執金吾裴請
奏之或曰郭公有大功獨不能為之地乎請曰乃所以
為之地也郭公烈高望重上初即位皆以為羣臣附之
金吾發其小過以示郭公之威權不足恃也上以尊天
子下以安大臣不亦宜乎○唐永徽以來文單國屢獻

廣仁品 仁壽編

十

馴象凡三十二皆蓄苑中頗有善舞者德宗即位以為
物性不遂悉放于荆山之陽○宋真宗祀汾陰見一羊
自擲道左恠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
自是不殺羊羔○宋仁宗一日對羣臣曰朕夜來饑甚
思食蒸羊羣臣曰陛下何不宣付有司帝曰朕乃偶饑
思爾慮為常例寧忍一時之饑不忍啓無窮之殺○哲
宗朝程伊川為崇政殿說書聞帝在宮中盟而遊蟻因
講畢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願曰推此心以
保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宋文帝御膳烹鷄子忽聞羅

中羣呼觀世音菩薩懷愴之甚監宰以問帝追驗之果
然嘆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勅曰今不得用雞
子○禮部尚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牘牛為膳
以助精神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
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淡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
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古人所
定非過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
乃欲法古其可哉○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太祖
覽而惡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鯢鱗焚林而田禍及麋麋

廣仁品 仁壽編

十

巧密之法百姓豈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慙○
太祖論侍臣曰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於懷故宮室器用一從
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過奢傷財害民也○成
祖嘗謂科臣曰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靡費食米今
四方蝗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為憂此輩坐享膏粱
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
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

賢達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詢知其爲家畜而鬻於人者。歎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歸而畜之。○溫璋尹京兆時。置鈴柝於廳事。前使冤訴者得以速達。忽於燕坐之際。屢聞柝聲。傳視之。竝無人。但有一鵝飛集其上。璋曰：此必有人。鵝鳴故來告耳。因遣卒隨鵝飛處。跡而捕之。○北齊顏之推作歸心篇。誠子孫曰：儒之君子。尚離庖廚。高柴拆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然行之。○唐宰相盧懷慎。清謹儉約。不殺生。嘗畱客。論內人曰：

廣仁品

仁壽編

三

爛蒸去毛。勿拘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飽而已。○顏魯公隨所守郡。立放生池。張無盡作監司。撤淫祠。禁殺業。施華嚴論。○曹武惠王彬所居堂。盡撤壞。子弟請加葺。彬曰：時方寒。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之也。○程明道主上元簿。嘗云：一命之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及罷官。藏舟郊外。聞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東坡云：少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

上武陽君惡殺生。禁兒僕不得捕取。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穀可俯而窺也。野老云：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鵝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也。○黃魯直謂子瞻曰：某適到市橋。見生鵝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吾口。雖腥羶之德。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

廣仁品

仁壽編

三

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歎息曰：我猶未免食肉焉。知不被閻老之責乎？○陳季常初不禁殺。東坡謫黃州。日每過季常。輒作泣字詩。以諷。後季常戒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詩云：未死神先泣。此語令人凄然。○呂榮陽公希哲爲郡令。公帑多蓄鯪魚。諸乾物及筍乾輩。乾備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宋王隨字子正。知杭州。日作放生碑。見動物必戒勿殺。○韓忠獻公判相州。

日○庖○人○驅○數○羊○欲○殺○之○內○一○羊○奔○出○公○前○跪○鳴○良○久○公○
 曰○若○非○乞○命○乎○羊○跪○伏○若○拜○謝○狀○公○即○親○書○一○牌○曰○長○
 生○羊○繫○於○頸○令○不○得○殺○後○宴○會○亦○不○用○羊○張○子○韶○爲○
 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
 是○心○足○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
 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
 根○莖○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胡○壽○安○初○
 任○信○陽○調○獲○鹿○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
 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
 廣○仁○品○仁○壽○編○十四

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
 吾○累○乎○海○忠○介○爲○南○平○學○博○生○平○不○殺○生○日○唯○市○肉○
 半○斤○奉○母○自○奉○對○客○恒○以○菜○有○新○姻○至○則○加○鹹○魚○一○味○
 終○身○儉○素○如○此○徐○孝○節○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蟻○惕○然○
 惟○恐○踐○之○

雲棲仁塵引

今○皆○以○慈○歸○佛○氏○不○知○吾○儒○之○慈○也○吾○
 儒○蓋○言○仁○矣○慈○猶○仁○之○偏○仁○則○慈○之○全○
 父○止○於○慈○而○放○流○亦○稱○仁○可○以○知○偏○全○
 之○理○矣○仁○者○乾○元○也○元○者○善○之○長○也○大○
 學○博○入○博○出○中○庸○載○培○碩○履○論○語○獲○罪○

引仁塵

於○天○無○所○禱○孟○子○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非○因○果○之○最○顯○然○者○乎○仁○之○說○倡○於○
 孔○子○孔○子○之○知○天○也○孟○子○博○一○術○字○孟○
 子○之○畏○天○也○殺○一○不○辜○人○而○物○等○無○分○
 別○古○聖○人○皆○所○不○忍○皆○所○不○敢○乃○古○之○
 業○儒○者○若○以○殺○爲○儒○忍○不○綱○宿○之○孔○子○

遠○危○尉○之○孟○子○不○任○受○饒○人○口○實○又○若○
以○慈○為○佛○所○私○慈○仁○民○而○愛○物○傷○人○不○
問○焉○未○為○不○慈○也○則○吾○儒○之○慈○較○佛○氏○
更○和○而○佛○氏○之○仁○與○吾○儒○何○別○哉○小○有○
孔○蓮○池○大○師○語○棠○梓○之○曰○仁○塵○商○之○子○
子○再○拜○讚○嘆○曰○此○等○事○理○鄙○猶○佳○况○蘭○

引○仁○塵○
貴○清○微○字○字○水○經○注○字○凡○有○善○言○善○行○
如○仁○品○之○刻○皆○有○仁○人○苦○心○為○覽○者○必○
欲○自○出○手○眼○評○論○一○番○憑○倚○一○說○以○取○
之○高○踞○一○層○以○駕○之○皆○殺○心○也○何○不○廣○
也○

鹽官友弟陳梁則梁題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匡汝達肖吉

史 衮補公開

蓮池仁塵

普勸戒殺

人○人○愛○命○物○物○食○生○何○得○殺○彼○形○軀○充○已○口○食○或○利○刃○
割○腹○或○尖○刀○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殼○或○滾○湯○活○
煮○煎○鑊○或○鹽○酒○生○醃○解○蝦○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造○

廣仁品 蓮池仁塵

此○彌○天○惡○業○結○成○萬○世○深○讐○一○日○無○常○即○墮○地○獄○鑊○湯○
爐○炭○劍○樹○刀○山○受○罪○畢○時○仍○作○畜○類○冤○冤○對○報○命○命○填○
還○還○畢○為○人○多○病○多○死○或○死○蛇○虎○或○死○刀○兵○或○死○官○刑○
或○死○毒○藥○皆○殺○生○所○感○也○我○今○哀○告○世○人○不○敢○逼○汝○吃○
齋○且○先○勸○汝○戒○殺○戒○殺○之○家○善○神○守○護○災○橫○消○除○壽○筭○
綿○長○子○孫○賢○孝○吉○祥○種○種○難○以○具○陳○

養慈心

龍舒淨土文云○衆生肉本非所食之物以耳聞目見慣熟不知其非人能斷去固爲上矣如不能斷且食三淨

肉如食兼味且去其一。如兩殮皆肉且一殮以素人生。祿料有數若此自可延壽如登晨食素其利甚多一省。業緣二可清淨三不妨善業四至晚食暈時不至厭此。而欲彼積養慈心漸入佳境若以食素為難宜以食暈。之費為素食則易行而可持久若縱口腹之欲亦無了。期語曰世上欲無刀兵劫須是衆生不食肉。

戒殺心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泡。

廣仁品 蓮池仁摩

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痛覺痒覺生母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

見生報

經言靴裘等物皆不應着以其日與諸畜相親相近也。夫此特着之身外食肉不入於身內乎今人以犬豕牛。羊鵝鴨魚鱉為食終世不覺其非夫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以歸脾其渣滓敗液出大小腸而華腴乃滋培臟腑。

增長肌肉積而久之舉身皆犬豕牛羊鵝鴨魚鱉之身。也父母所生之身見生即異類也來生云乎哉夫五穀。為養五菜為充五果為助內經語也人之所食亦既足。矣奚以肉為既名曰人不宜食肉。

如來不殺殺

今時造業惟殺尤甚無論四海之廣即此一邑於一日。中所殺生命牛羊犬豕鵝鴨魚鱉動以萬千其細微者。何可勝數春秋二時饗祀蒸嘗牲牷之用不知其幾而。天地不矜鬼神不憐祖考不知先聖先賢不潛為禁止。

廣仁品 蓮池仁摩

至於如來何不稍示神通或俾現受惡報或令還着本。人誰不戰懼改悔而漠然若罔聞者何也久而思之乃。知今牛羊等因昔造殺報在畜生即前所殺轉為能殺。因緣會遇始暢本懷定業使然無能救者俟其業盡然。後報息雖天中天聖中聖亦末如之何也已宿報甫平。新殃更造因果相循吾不知其所終也且往者莫諫來。者可追則今斷殺因後無殺果如來明訓彰如日星為。諸衆生救殺業者不已至乎。

三貪

楞嚴經佛謂愛想女色心結不離故有淫慾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絕是等則以欲貪爲本貪愛血味心滋不止故有食肉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爲本以人養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食餘衆生亦復如是死死生生互食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若此則以盜貪爲本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此殺盜淫三者之根本

戒淫

殺生以資口腹淫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

廣仁品 蓮池仁塵

四

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淫慾多淫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須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淫慾若能節淫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年之道

放生辨

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攢聚紆鬱而無活潑之趣不若放之湖中予謂池之與湖較其利害亦略相當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困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故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命生則

僦住一室中循環經行隨意自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復有一喻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爲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慈氏大戒

慈氏大戒云一者自不殺生二者勸他不殺三者讚嘆不殺四者見不殺者心生歡喜五者見殺生者方便救免六者見死怖者安慰其心

放生頌

廣仁品 蓮池仁塵

五

人既重其生物亦愛其命放生合天心放生順佛令放生究結解放生罪垢淨放生免三災放生離九橫放生壽命長放生官祿盛放生嗣胤昌放生家門慶放生無憂惱放生少疾病放生觀音慈放生普賢行放生悟無生放生生死竟放生與殺生果報明如鏡

伏羲網罟

槐亭王先生謂網罟制於伏羲蓋因獸之傷稼設爲網罟者禦之也非捕之也故曰佃曰漁皆有田字隱隱在中或曰炎帝始爲稼穡伏羲時未有稼穡網罟將奚爲曰

古雖未稼或食草木之實猶稼也况人畜以強弱相勝設爲網罟使獸畏而避之但教民遠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捕而食之後世之流弊也非聖人意也

衣帛食肉

晦菴先生闢佛亦有助揚處不可不知也其解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夫獸毛蠶口害物傷慈佛制也必五十乃衣帛則衣帛者鮮矣食肉者斷大慈悲種子佛制也必七十乃食肉則食肉者鮮矣今孩提之童固已重

廣仁品 蓮池仁摩

六

裘純續衛其形烹肥割鮮飲其口曾不待壯而况老乎使晦菴之說行寧不爲佛法少助咎晦菴者不之察吾故爲闡之

太牢祀孔子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史官書而美之此有二意一則暴秦焚書坑儒之後而有此舉二則帝固安事詩書毀冠辱儒之主也而有此舉故特美其事耳據孔子之道德則賢堯舜配天地逾父母雖烹龍炮鳳煮象炙鯨亦何足酬恩萬一而况駢且角之一物乎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易之明訓也儀不及物神將吐之况聖人乎

梁武帝

武帝斷肉蔬食人笑之夫田舍翁力耕致富尚能窮口腹以爲受用帝寧不知已之玉食萬方乎麴爲犧牲人笑之夫士人得一第尚欲乞恩祖考以爲榮龍帝寧不知已之貴爲天子乎斷死刑必爲流涕人笑之然即下車泣罪一民有罪我陷之之心也帝寧不知已之生殺唯其所欲爲乎獨其捨身僧寺失君人之體蓋有信

廣仁品 蓮池仁摩

七

無慧見之不明耳武帝之過過於慈者也武帝之慈慈而過者也豈得與陳後主周天元之失國者同日而論哉若因其奉佛而詆之吾不得而知之矣

佛印

東坡詩有遠公沽酒延陶令佛印燒猪待子瞻之句予謂大解脫人不妨破格相與然沽酒猶可燒猪不已甚乎假令俠客藉口子瞻狂僧效顰佛印誰當其事故此事未可信古謂詩人託物比興不必實然是也脫有之子瞻且置佛印依律趣出院

東門黃犬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遂殺免其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蓋悔今之富貴而死不若昔之貧賤而生也、寧思免逢鷹犬不猶已之罹斧鉞乎、免滅羣汝夷族、適相當耳、不知其罪而反美之、至死不悟者、李斯之父子歟、

為父母殺生

錢塘金某者、齋戒虔篤、以疾卒、附一童子云、善業日淺、未得往生淨土、今在陰界、然亦甚樂、去住自由、一日呵

廣仁品 蓮池仁摩

其妻云、何故為吾墳墓、事殺雞為黍、今有吏隨我、稍不似前之自由矣、子婦懷妊、因問之、則曰、當生男、無恙、過此復當生男、則母子雙逝、予謹記之、俄而生男、復妊復生男、男隨斃、毋亦隨斃、一一語皆不謬、然則為父母殺生孝子豈為之乎、

放生慶生

余三十有五、為文謂生日不宜殺生、既而五十、為偈謂生日不宜慶生、今十易暑寒、一週甲子、諸君子不陳儀以放生慶生、或曰、不殺得矣、如不慶何、意如是、慶生慶

萬物之生也、余惟恐人之不慶生也、或曰、鳥未舒其翼、弋者候於林、魚未揚其鬣、漁者盈於濱、雖曰避之、其實枯之、惡在其能放也、噫、翔空入淵、遂厥生者、不知其幾重罹鈎矢、百未之一耳、方其獻俘於獵師、待烹於庖人、卜兆於饒夫之腹中、死門甘伏、候焉解之、雖未保所終、而脫刀鋸、逃鼎鑊、譬之臨刑遇赦、樂何如也、諸君子春

廣仁品 蓮池仁摩

念生故有眾生、生無所生、亦無能生、無生不生、是名放生、

養老書

有集養老書、日用服食、多炮炙生物、至於曰雀、曰鴈、曰雉、曰鴛鴦、曰鹿、曰兔、曰駝、曰熊、曰獐、多豪貴少年所未及、染指者、先德有言、饒君善將息、難與死魔爭、胡為老不息、心反勤、殺害誤天下老人、并其子弟、俱陷地獄者、是書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定不教渠殺生為安、孟子曰、七十食肉亦定不教渠徧食眾生肉也、作俑、心之

醫戒殺生

陶隱君取生物爲藥、遂淹滯其上、昇夫殺生以滋口腹、誠爲不可損物命而全人命、宜若無罪焉、不知貴人賤畜、常情則然而非諸佛菩薩平等之心也、殺一命活一命、仁者不爲而况死生分定未必其能活乎、徒增冤報耳、抱病者熟思之、業醫者熟思之、

因病食肉

有受佛戒斷肉食、而忽罹病、爲親友強勸、又遇俗醫從與之一旦破壞、嗟乎、膏粱子弟、或癰瘡如蝕人、藜藿田

廣仁品 蓮池仁塵

夫或充腴、若實賈、則肥身且未保、如命何、菜食而病、教以食肉、肉食而病、復令何食、在病者以理自持而已、若其位處卑幼、上有尊人、勢分所臨、不可違逆者、食三淨肉、可也、殺生而食、不可也、

蔬食上賓

一貴人齒高爵尊、有上賓至、留飯、賓意其盛饌也、則糲飯及菜羹一器而已、賓大嘆服、今富家待客、烹炮煎炙、羽毛鱗介等種種衆生、大非也、或難曰、易言大烹以養聖賢者何也、噫、獨不聞二簋可用饗、亦易之明示乎、僧

家雖不宰殺、而素饌多品、亦非所宜、或又難孟蘭盆畫

世甘美、以供聖賢僧者何也、噫、獨不開貧母以殘汁奉辟支、而感生天之福、亦內典之明示乎、在心不在物故也、

待客

人有自甘淡泊、而殺生待客者、不知殺業之重也、經云、來而獨自來去、而獨自去、輪迴獨自行、果報獨自受、觀此則知殺生之報、客不能代也、

醮事謝將

廣仁品 蓮池仁塵

道流作醮事、竟必謝將、大者羊豕、小者三牲、其說曰、酬將之護壇場也、不爾、且得罪、嗟乎、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其是之謂乎、夫將其他吾不能知、只如雲長公、大義天植、彼豈以牲牢之謝介懷耶、相沿古今、道流中無一高行者止之、真可悲憐、如恐得罪於將、則近日一江湖、無賴以祈雨、鎖枷將身、將不加禍、蓋不與小人較也、而區區爲口腹、故反加禍、修功德之齋家、有是理乎、

歲暮用牲

近俗歲暮祀神大則判羊蒸豚次則用猪首雞魚之屬予未出家時持不殺戒易以蔬果家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愕然以爲必不可予燃燈秉燭高聲白神云某奉戒不殺殺生以祭不惟某之過亦非神明之福然此意某一人獨斷其餘皆欲用牲倘神不悅凡有殃咎宜加予身若濫無辜非所謂聰明正直者家人猶爲予危之終歲合宅無恙遂爲例

祀神

藥師經言殺彼衆生呼諸魍魎請乞福祐終不可得經廣仁品 蓮池仁塵 土

言如此明白而世人惑於師巫祭獻鬼神希求感應不知分定於天鬼神不能移易其保病病愈者命自不絕也其禳災災滅者悔自當脫也求財求官求子悉亦如是○非鬼神之○力也○然而殺他之命○延我之生○將他身宰割○烹煮○望我身富貴康寧天理之所不容陰律之所不赦○現世滅其壽年○死後墮於地獄○來生受其酬報○無功有禍○良可悲哉○何不將此獻神之費○而作善事○或興崇三寶○或買放生○或濟貧救苦○或砌路修橋○凡諸善事○隨力爲之○

許願

世人祈求子嗣者○祈延壽命者○祈消疾病者○祈解災難者○祈取功名者○祈安家宅者○祈益資財者○往往告許宰殺牲牢○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美好一時○苦報在後○乃至許袍許旛許造殿堂許置供器○雖與輩祭不同○然大悲平等名佛○正直不偏名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哉○縱得遂心○本人命所自致○非許願力也○據理而論○惟在廣作諸善耳○忠君孝親○憐貧愛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陽種種方便善功○所感理必降祥○縱不遂

廣仁品 蓮池仁塵 土

心應歸之天命○委之宿緣○不怨不尤○彌加行善而無退悔○

禁屠

世人廣殺生命○以供朝夕○備宴賞○奉祭祀○皆謂理所當然○則何爲乾旱水溢而官禁屠宰○然後知屠宰之爲非也○雖然旱災小霑水災小霑○藏肩羊肘已高懸市井矣○倘其時時戒殺○必能感召天和○雨暘時若○田禾豐稔○海宇清寧○葛天無懷之風○不見於今日乎○

齋素

富貴人不能齋素其故有二一者耽芻豢之悅口二者慮蒸藿之損身不知肉食蔬食體之肥瘠或因之而壽夭不與也鹿之壽最永於諸獸所食者草耳虎食肉而壽之長短於鹿何如也鹿不肉而壽人何獨不然雖然有厄於病苦心欲齋而力不副者有制於所尊心欲齋而勢弗克者姑行日齋月齋及三淨肉但堅持不殺久之宿習當自斷矣

湯厄 時師不足湯鍋

予見屠酤之肆生置鯢蟹鱉鱔之屬於釜中以百沸湯

廣仁品 蓮池仁塵

古

烹之則論之曰彼衆生力弗汝敵又微劣不能作聲耳若力敵當如虎豹噉汝若能作聲冤號酸楚之聲當震動大千世界汝縱逃現報而千萬劫中諸衆生不放汝也汝試以一臂納沸湯中少頃而出則知之矣今不意此報乃我當之因思自少至老雖不作此業而無生來既宿命未通安保其不作也乃安意忍受益勤修其所未至

殺罪

孔明藤甲之捷燒諸洞蠻曰吾雖有功終國損吾壽矣

世人咸知殺人爲罪矣而於牛羊犬豕等日就庖厨則恬然不知恠寧思薄乎云耳鳥得無罪禮云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世人咸知殺畜之大者爲罪矣而於鰕蜆螺蛤等一下筯以千百計則恬然不知恠寧思薄乎云爾鳥得無罪噫據舍靈皆有佛性則蟻與人一也何厚薄之足云如其貴欺賤強凌弱則人可殺而食也亦何厚薄之足云

螻蛄充口

晉何胤謂蛆蟹就死猶有知而可憫至於車螯蚶蜊眉

廣仁品 蓮池仁塵

圭

目內缺唇吻外絨不榮不瘁草木弗若無聲無臭瓦礫何異固宜長充庖厨永爲口食噫是何言歟此等雖無眉目唇吻榮瘁聲臭寧無形質運動乎有形質而能運動者皆有知也人不知其有知耳况眉目等實無不具特至微細非凡目所見而欲永爲口食胤之罪上通於天矣

畜魚鶴

世俗畜小金魚者飼以蟻蝦畜鶴者飼以細魚飼鶴則一食動以百計飼金魚則一食動以千計積日而月積

月而年殺業無邊矣。夫養蠶也。華生六畜也。爲飽暖而造此殺業也。魚與鶴供一飢視而已。嗟乎。是亦不可以已乎。

鵝道人

山中老氓呼鵝曰鵝道人。問之則曰。鴨之入田也。蟻。蠶。蚓。等。吞。噉。無。子。遺。故。鴨。所。遊。行。號。大。軍。過。雞。之。在。地。也。蜈。蚣。之。毒。惡。蟻。蜂。之。跳。梁。無。能。逃。其。喙。者。而。鵝。惟。啞。青。草。與。糠。粃。齋。食。不。腥。是。名。道。人。予。聞。而。汪。然。大。戚。焉。夫。雞。鴨。戕。物。人。戕。雞。鴨。報。施。似。適。其。平。易。爲。乎。烹。鵝。而。

廣仁品 蓮池仁座

六

食其肉也。鵝受道人之稱。人甘猛虎之行。嗚呼。傷哉。雞然。鵝不食腥。類驕虞之不殺。非師友訓之其性然也。性也者。宿習之使也。故學道人不可不慎其習。

論獸

虎食羣獸。人共惡而捕之。戮之。然虎有經旬月不得一獸之食者。人烹宰無虛日。牛羊犬豕。鹿鹿。雉兔之類。不知其幾也。人之當捕而戮也。甚於虎矣。悲夫。

論禽

雞之育其雛也。鷹隼下於空。則奮翼號呼。以護厥雛。今。

人愛子亦然。乃日俟其雛之肥也。而殺食之。可乎。雞特力不能敵人耳。恨可知矣。况食雞不足而食鵝鴨。食鵝鴨不足而及飛空之雀。鴿。人生食止一飽。何無厭至是悲夫。

論鱗介

人自謂應食肉。不知彼此相食者。皆強凌弱也。故虎強於人。則食人。然虎有時爲人所食。猶迭相勝負也。誰有能食龍者。弱之肉強之食。寧不信然。是故龍不可凌矣。魚可凌也。而食之。鰕也。鱖也。鰻也。螺。蛤。蝦。蟹。龜。鱉。等。可。

廣仁品 蓮池仁座

七

凌也。而食之。蓋與螳螂食蟬。雀食螳螂等耳。人也而甘心乎螳螂悲夫。

論蠶

蠶之殺命也多而酷。世莫之禁者。謂上焉天子百官。藉爲章服。下焉田夫野婦。賴爲生計。然使自古無蠶。必安於用布而已。若生計則民之不蠶者。什九。蠶者什一。未見不蠶者皆餓而死也。史稱黃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予聞有野蠶者。能吐絲。樹枝。取之者不煩煮繭。意者西陵之教其野蠶之謂乎。家蠶或後人所作。非出於西。

陵也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以開物之生路而黃帝盡置之饒湯無子遺是成湯解網黃帝一網打盡也東坡云待繭出蛾而後取以爲絲則無殺蛹之業不知出蛾之繭縷縷斷續不可爲絲矣

論蟲

蜂蟻勿殺易矣蠶則爲用甚大噫夏之衣可葛也冬之衣可花也冕可麻袍可布也蠶奈何其不可廢也羅綺嚴身祇取華飾耳不羅綺固無害而乃納百千萬億生靈於饒湯中抽其腸肚以爲吾嚴身之具忍乎哉或又廣仁品 蓮池仁塵

曰蜂蟻勿殺宜矣蚊虱啞我如之何噫蚊可帳而避也虱可放也奈何蚊虱之必不可貸也悲夫

不殺十善

不殺有十善一千一切衆生得無所畏二千衆得大慈心三斷惡習業四少病五長命六非人守護七無惡夢八無怨恨九不畏惡道十命終生善道

殺有十惡

殺則有十惡一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衆生憎惡眼不欲見三常懷惡念思維惡事四衆生見者如見蛇虎五

種時心怖覺亦不安六常爲惡夢七命終之時狂怖畏死八種短命惡業因緣九身壞命終墮地獄中若得爲人亦必短命

題仁聲唱和

此小有所輯古今人放生戒殺
詩也。了凡先生云。一時勸人以
口。百世勸人以書。小有佩服四
訓。刊布廣品一書。誥誡丁寧。厥

序

仁聲唱和

一

功懋矣。茲編義取唱和。要以宣
讚仁慈。提撕夢覺。所謂言之不
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又嗟
嘆之者。歟。語有之一手獨扞。雖
疾無聲。又聞舉大木者。前呼邪。

後呼許。冀同聲之相和也。夫生

人爲類。心本不殊。譬猶噫氣爲
風。有穴斯受。誠使讀是詩者。人
人唱而和之。乃至百千億萬以
口語。口以耳語。耳無不歡喜忻。

序

仁聲唱和

二

樂當有應。如埴簏合。如水乳捷。
如桴鼓者。吾知徧大地。皆滿仁
聲。真大慈航中一部鼓吹也。

金陵社弟王潢拜題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京口錢玄密緯

潘一桂木公閱

仁聲唱和

彌勒尊佛偈

勸君勤放生終久得長壽若發菩提心大難天須救

慈覺禪師詩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腸纔過三寸成何物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不用將心細較量

寒山詩 八首

噴噴買魚肉擔歸餒妻子何須殺他命將來活汝已此
非天堂緣絕是地獄滓徐六語破堆始知沒道理
寄語食肉者食時無逗遛今生過去種未來今日修祇
取今日美不慮來生憂老鼠入飯釜難飽難出頭
人喫死猪肉猪喫死人腸猪不嫌人臭人返道猪香猪
死拋水內人死掘地藏彼此莫相喫蓮花生沸湯
我見東家女年可有十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妻估烹

羊羹衆命聚頭作姪殺含笑樂呵呵啼哭受殃決

有漢姓傲慢名貪字不廉一身無所解百事被他嫌死

惡黃連苦生憐白蜜甜喫魚猶未止食肉更無厭

大有饑寒客生將獸魚謀長存廟石下時笑路邊隅累

日空思飯終冬不識襦唯賣一束草併帶五升麩

買肉血貼貼買魚跳鱖鱖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捷

死渠家去他人誰敢過一朝如破牀兩箇當頭脫

憐底衆生病餐嘗略不厭蒸豚搗蒜醬炙鴨點椒鹽去

骨鮮魚鱠兼皮熟肉臉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

廣仁品 仁聲唱和

拾得詩 四首

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桄榔不會乾長時道不足昨
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干情所欲一度
造天堂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追合家盡啼哭鑪子邊
向火鑊子裏澡浴更得出頭時換却汝衣服
養兒與取妻養女求媒娉重重皆是業更殺衆生命聚
集會親情總來看盤釘目下雖稱心罪簿先注定
得此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烹
猪又宰羊誇道甜如蜜死後受波吒更莫稱冤屈

男女為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事力何用廣張施取
債誇人我論情入骨癡殺他雞犬命身死墮阿鼻

慈受禪師擬寒山詩 三十六首

慈受禪師擬寒山詩三十六首
百餘首流布世間莫不稱善也詩三
種過失至切文不虛也少倫之性
清對吟狀生地非品藻不現其
之者誠殺生也嗚呼聖人出題
食十歌笑清狂小僧長詩書石
而深誠也經云若不去殺斷一
條也余因老病結帶過水邊悲
成一百五十首詩拾得過意會
聖慈悲之意今錄其誠殺詩
四十首用廣禪師慈悲之意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三

在家聞見熟意謂合食肉一蟻不忍殺何況烹六畜願
君青眼開試將黃卷讀要聞知見香熏汝腥羶腹
世上多殺生遂有刀兵劫負命殺汝身欠財焚汝宅離
散汝妻子會破他巢穴影響各相似洗耳聽佛說
偶然家計富享用便過度街厭食羊肉魚厭思食兔朝
昏但醉飽錐刀圖積聚不暇望在突此理早須悟
何曾食萬錢顏子飲一瓢賢者心念道愚人志在庖賢
愚趣不同何翅雲泥遙養恐非福可信如昭昭
世間一等人諂事諸神鬼殺命欲邀福皇天無此理

棘不生禾身曲影難直孔子有箴誠可信如金石

人生平為福有餘返為害莊周燭理明可作貪者誠富
貴喜食肉貧家多嘆菜比食肉且無身後債

漁者不能獵獵者不能漁貴人錢為網水陸皆可圖畜
生肉嘗遍諸佛心轉疎黃泉途路滑失脚恐難扶

富人聚族多魚肉論秤買腥羶眾口分罪業一身載既
失慈悲心恣情為殺害忽然死到來去還畜生債

祝壽作生日親朋互相慶未燒一爐香且殺百個命奴
僕各醉飽歌舞亂觀聽如此望長年為汝慙諸聖

廣仁品

仁聲唱和

四

日食半斤肉十年一百科且限六十年不知幾個命肉
塊高如山業坑深似井前路黑漫漫勸君宜猛省
有酒方開顏無肉不舉筋顛倒自戕賊擬將血肉補弄
却囊中金反收路上土不見富貴家未死神先去
忽聞賊殺人吞聲眉已皺不知杯中羹甘肥自何有汝
身既怕死物命亦愛壽彼此莫相殺且要無身後
忍人喜啖膾砧几膏血酒想見魚痛時正似人遭剛咀
嚼稱珍奇惻隱略無也影響恐非遙不在九泉下
肉食未必珍蔬食未必惡若知妄想根始笑舌頭錯此

身喻行廁臭穢相包絡打破飯袋子光明常燦燦
猪狗啖人糞人啖猪狗肉臭穢都不知熏蒸境界熟身
口既不淨諸天多努目自新宜果爲况是光陰速
美食意生貪蠱食心起怒喃喃嗜飽滿殊不知來處人
生一飯間貪嗔癡悉具智者善思惟莫爲舖啜誤
一翁生七兒各房納一婦親賓常有權鵝鴨殺無數不
覺子生孫婚嫁未曾住閉門造淫殺也好思量取
我口常喫菜你腹常飽肉看你肥如瓢笑我瘦似竹我
瘦且無冤你肥恐非福斯言雖逆耳請更徐徐讀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五

黃犬被人殺哀號告訴人汝不辨犬語犬必怨汝身業
根今日種苦果異時新酬償恐未已早以戒香熏
黃犬見人喜未喚先掉尾長年護汝家深夜不敢睡無
罪忽見烹此理恐未是細推犬有功却嘆人無義
今生你殺羊後世羊殺你兩角還兩角一尾償一尾假
使百千劫影響無差理見你氣喘喘無人敢啓齒
君看砧上魚忍痛不能語身雖遭斬斫心猶念男女
既有妻兒魚豈無子母若還這個心如何可下筯
猪羊養一羣雞鵝不知數準擬賓客來旋殺供盤飭烹

羊猪已驚割雞鵝已懼從頭喫至尾不知何以故
健啖衆生肉癡心要作過白髮五六十紅裙七八個歌
舞中笑談錦繡中坐卧苦海前頭深莫教船子破
天高聽甚卑神幽察甚厚埋吞吞變尸燒蟻蟻成漏呵
吹一氣間冷暖各成就惡從汝心生還從汝心受
池中養却魚岸上養却鴨瘦者餵教肥肥者便教殺不
思身債重只要口甘滑臘月三十日看你成忒怛
口如無底谷舖啖何時足力未能備行心且戒酒肉腥
羶念有間慈悲種漸熟人生彈指間少恣無明腹

廣仁品 仁聲唱和

六

世人點是癡忘身多爲口拚命喫河鮑忍臭餐石首年
年江浙間藥殺十八九自云直一死佛亦不可救
自能持不殺隨處多放生如人犯刑憲墮落枷鎖坑忽
然身得脫驚喜且悲鳴含生皆怕死何苦欲相烹
前世殺害多今報天折苦方今面如花已見身歸土哭
倒白頭親怨殺朱唇婦因果鏡中形毫髮無差誤
老翁死却兒晝夜捶胸哭痛心徹骨髓叫云我孤獨何
不返思量恣啖猪羊肉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
人身有一疾呻吟徹軀夢買藥與呼醫告佛仍設供諸

佛雖不語。愍汝顛倒。重殺羊食。其心何不念他痛。
傷嗟富貴家。殺害無虛日。今羊割。妳勝烙。驚呼卒律物。
有千般痛。汝無一念恤。福力忽然終。黃連猶是蜜。
買肉須要肥。買魚須要活。買酒須要美。買田須要闊。買
婢須要俏。買奴須要黠。若教買香燒一毛。不肯拔。
有個聰明漢。家中五慾全。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心。
口自違背。佛祖望齊肩。不知有底急。平白要瞞天。
貴人惜性命。奉養欲長生。空心鹿茸酒。補氣腰子羹。湯
藥不離口。卑濕豈敢行。饒君善將理。難與死魔爭。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七

海村居士擬寒山詩 十四首

張守約

居士構李人也。博學力行。究心佛乘。貧而好施。
作諸利益事。以百千種。晚乃盡謝世味。一蔬一
飯。游戲翰墨。效慈受禪師。為擬寒山詩三百餘
首。要在勸人念佛。往生樂國。橫出三界。永斷輪
迴。次則啓人戒殺放生。長養慈心。以為生方。津
筏。以發寒山慈受諸公之逸響。深禪寒山慈受
諸公之法。施今錄其殺戒詩十四首。附寒山慈
受後。
犯罪禁官牢。舉家多痛哭。痛其遭鞭撻。哭其被桎梏。世
人卻不知。家家有地獄。籠雞以待烹。圈猪以待慘。
舉世好滋味。慣常不知過。食羊要擇肥。喫蠟必擇大。不
知人與畜。元是輪流做。至哉祖師言。一個還一個。

衆生通相。啖決定無疑。議人喫羊。不難。羊喫人。亦易。相
傳。村俗言。且自。有意味。蜻蜓咬尾。星星自喫。自
嗜味。忍心人。環火去。逼羊充饌。固然美。痛苦。那堪。當罪
囚。縛都市。刀創。遠其。傷。此時。囚心。苦。與羊。略相償。
牛與人。耕田。犬為主。防盜。田耕。食有餘。盜止。財可保。二
者。俱有。功。食。常不。充。飽。少。病。即殺。喫。人心。忒。不好。
生。類。弗。身。剪。即。手。不。親。殺。君子。遠。庖。厨。即。耳。不。聞。殺。雉
三。喚。而。作。即。疑。為。已。殺。分明。三。淨。肉。渾。合。佛。家。法。
往。往。人。生。辰。殺。生。以。慶。喜。爾。既。欲。長。年。彼。豈。愛。速。死。人
廣仁品 仁聲唱和 八

畜雖不同。輪迴則一理。不惟你喫他。只怕他喫你。
場畜幾隊。雞。雞。池。養。一。羣。鴨。待。客。不。必。言。自。奉。亦。常。殺。口。
裡。語。喃。喃。舌。頭。嚮。扎。扎。原。要。喫。還。他。竟。不。思。量。着。
殺。羊。猪。受。怕。殺。雞。鴨。受。驚。死。者。已。真。死。生。者。亦。偷。生。三。
四。好。兒。女。一。子。忽。命。傾。不。知。自。反。本。枉。哭。眼。睛。盲。
鞭。魚。作。鮓。時。睜。目。無。人。憐。但。把。尾。來。掉。而。口。不。能。言。真。
痛。入。鼎。鑊。何。處。去。伸。冤。有。目。因。緣。會。也。替。我。烹。煎。
鳥。鵲。補。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十。餘。呼。一。飛。千。餘。顧。盡。
苦。養。長。成。慕。被。呂。師。捕。哀。鳴。及。這。逐。我。不。忍。關。籠。

魚以海爲室。畜之盆池中。鳥以林爲家。置之尺許籠。拂彼自然性。爲汝耳目。克無罪。因汝獄。汝心從不從。咬萊君笑我。喫肉我憐君。萊淡免償債。實自愛其身。肉肥要酬報。端自戕其身。形殊性不殊。山谷見理真。持齋恐壽促。乃叩善知識。命之到市中。問之賣棺客。喫素人買多。則齋固無益。喫葷人買多。死不干齋得。

蓮池大師戒殺詩

食可充饑腸。何苦尚腴靡。孔顏古聖師。悅心飽義理。一簞復一瓢。飯蔬食飲水。不知爾何人。肥甘滿砧几。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九

醢鷄亦愛生。蜉蝣亦畏死。嗟嗟世間人。生死何異此。人之視昆蟲。如天視我。你不早求出離。虛浪何日已。溪水被魚獲。將去市上貨。顧見水中魚。回頭如泣訴。爾曹謾嬉嬉。道我獨受禍。未免早晚間。在他手裡過。牛爲鳥。乘以無殺心。故鸛使鳥雀避。以有殺心。故鳥雀最微物。尤識生死路。人而得爲人。可但瞞預過。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

爲一笑之樂戲作放魚

蘇軾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

舞瀾掣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饒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灤澗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瀾。歲歲發發須臾間。囹圄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次韻客趙景貺陳履常

蘇軾

擾擾萬生同大塊。槍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繞天門帶。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抉泥沙收細碎。逝將歸修八節灘。

廣仁品 仁聲唱和

十

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游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爲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舷歌小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黃庭堅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沙露背。大魚泥蟠小魚樂。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膾。修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死生。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爲小。濠土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何及。

莫待西江與東海

又次韻

黃庭堅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攻應背。豈知激濁與清流。
恐懼駢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膾。
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烹鮮作奇碎。我亦江湖釣竿手。
誤逐輕車從下瀨。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侯墮鳬外。
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
防有任公釣東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陳師道

廣仁品

士

詩成落筆驥歷塊。不用安西題紙背。小家厚歛四壁空。
拆東補西裳作帶。堂下穀蘇牛何罪。太山之陽人作膾。
同生異趣有如此。餅懸堂間終一碎。流水長者今公是。
雨花散亂投金瀨。人言充庖須此輩。慈觀更須覓度外。
賜墻及肩人得視。公才槃槃一都會。有憐其窮與不朽。
我亦牽聯書玉海。

和東坡徙魚詩

嚴武順

魚水如人處。逢塊直願逍遙。及船背同此肉。團載天真。
詎忍飽腹放腰帶。不問青城薛使君。牀上生身盤中膾。

目視炎池若釜烹。視徒不辭言語碎。小魚如葉赴溝水。
大魚如船下灘瀨。即用漁人力。倍勤翻嫌遺落罟。罟外。
象囊携水信良法。移粟移民堪意會。何如天公雨及時。
常令枯澤分滄海。

岐亭詩勸陳季常戒殺

蘇軾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而岐亭北有白馬。
青蓋來迎。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為留五日。
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季常之為余殺也。則
以前韻作詩。為戲。或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
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剝

廣仁品

士

腸彼交痛。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勸此最急。不見
虛懷慎。蒸蒲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髣髴發其羆。不見王
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
陋。衰鬢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
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
詩編杜集。

和東坡戒殺詩

婁堅

性本薄滋味。聊以薦承汁。邇謝痛飲徒。纔令渴吻濕。
竟有餘甘采。掇况易得腊。毒豈不聞。而以肉為急。嚴

放魚蝦毀欄縱雞鴨七箸久不腥尊壘亦長掃搜腸未
全枯浮面光猶赤人言肉五淨憐我髮半白詎知中心
灰但餘衰頭幘前路已無岐寧復楊朱泣請有儻可空
我生竟何缺况此剎那間誰非不住客行持伊蒲戒庶
幾斷苦集

頃傳愛別離老淚瀝枯汁口腹似欲忘襟袖每留濕頗
憶大醫王病深難療得念此業識中有生同所急佛訶
人食羊我類雞伏鴨因悟多生緣發我無明羣有舌不
別味何川礧流亦有鼻不艱羶惟應坐觀白頭陀本非
廣仁品 牛聲唱和 三

髡煩惱亦非幘言生正對我笑終殊泣但令心地涼
莫論世界缺願以無上味供我禪悅客君看方丈蓮腥
穢蠅所集
蘇公憂患餘門顛護殘汁拳裳涉末流欲濟寧顧濕子
於出處間至竟當兩得陳詩戒賓筵辭婉意殊急時俗
競珍羞漸輕鳬與鴨堆盤幾知名海錯半猶慕酒酣復
又魚爭觀素箸亦蒸狸詫玉面縷切膏忍白主人尚矜
豪賓醉紛隨幘厭飲及鐘奴速曉燭猶泣咄咄萬錢費
一汰釀百缺未聞賢達人而好餽啜客託契非俗同長

當自遠集

和

表宏道

念爲生身核業爲潤生汁變化萬形骸胎卵及化濕共
居佛土中誦生各自得楚痛誰能堪相成何太急水珍
炮鮭蜚陸羞燔鵝鴨俎豆集賓朋歌吹喧簾幕以彼彼
骨慄博我雙頰赤猶恨金盤內肪膏少肥白蓮香風捲
雲剩脂汗巾幘可憐橫死魂繞釜啾啾泣蔬菓宜胃腸
此味真可缺人羊遞往來循環作主客塞耳經所解清
虛道自集

廣仁品 牛聲唱和

和

袁中道

三日不飲酒無異蟬亡汁一日不食肉有似魚離濕放
箸條已空一飽竟何得口腹我所緩性命彼甚急渾沌
笑蚶蜊聞弱欺雞鴨血色蝕刀礧腥煙蒸離羣不思味
報身鐵網火洞赤一念懺積習黑業立化白譬如遇赦
囚鉗鉄換冠幘戒刀殞虛空魔軍盡哭泣世典不戒殺
竺書縫其缺揉毛可薦神烹葵堪邀客斷殺從此始無
令寬垢集

和

游土任

衆生皆幸囊內裹不淨汁嗜味若浮蛆入廁尋微濕旁
生多眷屬眼迷看未得一念墮三塗輪轉抑何急不思
道人鵝亦有呼名鴨殺氣滿刀砧屠醺透帷幕但取尸
蟲媚寧顧庖丁赤膏肪雪片飛胷庖不瑩白主客色揚
揚狂笑脫巾幘詎知何會家千魂遠著泣法身琉璃瓶
波旬空玷缺冤聚真如家償債番如客殺薰稍未除飛
鴿不敢集

和

李長科

佛憫淨芽焦灑人甘露汁羹菜雖云澹枯吻亦可濕戒

賣品 牛聲唱和

主

殺全慧命物我皆日得玉漏通驚矢相傳亦云急莫造
決定因醒眼看鵝鴨八萬四千竅一舍利器但使淨
蓮滋寧畏劫火亦救鵝肉堪劍放光毫始白穢腥雖灼
天不薰龐老憤慈性等虛空四生永不泣護戒如護珠
期使無纖缺若作半滿見終非淨行客願君辦肯心華
嚴今正集
孤兒感嚙指慈母通乳汁造化止一氣萬類相濡濕地
水火風性靈蠢均所得好生而惡死不知誰緩急君觀
百年人何異籠中鴨一爲良燕會滿堂布巾襟願盼長

平屠咄嗟渭水赤磻磻截紅玉碗蒸象白燕罷蛾眉
扶醕酤歎新幘但知樽前歡寧顧砧几泣所以清修士
不耻衣食缺菽水可娛親草蔬可留客無使齋厨間常
有青蠅集

和

汪明際

吾觀世間畜地上拾殘汁吾觀廁中蟲穢聚相與濕今
食衆生肉莫云此理得腥者總惡具而何求之急思穿
蟹與魚欲割鵝與鴨提刀刺白骨欲辟無遮幕須臾砧
几上慘如臨淮赤雖有吞恨聲啞啞誰爲白可憐毛與
廣仁品 牛聲唱和

去

甲脫去同巾幘照神自傷甘者不知泣幸生中國中
飲食益云缺自奉固愚矣最拙奉他客客噴猶可解衰
哉業所集

戒殺瑣言

以其與物同生何

徐兆魁

竝生廣大中何物而非我癢痛即無關好惡元不煩六
畜食於人何時不懼禍祀事有常期賓至食虛坐況於
窮口腹百物等一羸胡不念輪迴修此來生果
萬物盡吾與託生同逆旅主人厯茂育寧論纖與巨皆
慾至無涯慾熾誰能禦快此徑寸甘貽彼萬般試觀

後靡筵。豈但羅雞黍。淡薄足全仁。菜根良可茹。

有生盡有知。百物等一物。靈蠢即異賦。無不畏羅廚。肉

為鼎俎。需命為刀箭。流衍就庖厨。有口不能乞。食爾

貌不肥。免爾情何拂。願言貸其生。勝於伴念佛。且

宵翹亦一命。何況血氣同。近者待人食。遠者畏人逢。苟

可以避死。無不惜其躬。仁人能廣愛。豈在盤餐豐滋味。

不厭薄物力。何可窮日能。活數命。福基無量崇。

百穀足養人。園蔬摘復萌。養貴善養志。何必問三牲。羊

棗雕胡飯。胡麻蕒菜羹。識得其中味。蔬水有餘榮。慈悲

廣仁品 仁聲唱和

釋氏教。猶吾不忍情。充之保四海。何慮物哉生。

六畜人所食。不但鴨與鵝。待烹豈其願。無奈主人何。况

於窮水陸。不厭恣網羅。垢者專其利。惟者長為魔。放龜

與活雀。冥報果孰多。君子節飲食。用調四氣和。

毋謂物獨蠢。愛生同喫緊。黑鯉惜其胎。曲腰就湯頰。猿

毋號其兒。寸腸斷堪憫。至誠位育身。人物性應盡。用之

宜。有時無故殺。何忍與其濫傷生。珍羞不如筍。

萬類自繁息。不盡資人力。矧有益于人。何忍肉為食。老

牛疲于耕。老馬途猶識。惟蓋將安需。反欲利其直。當其

入屠門。無空可藏匿。安得遇齊宣。殺臠咸矜憐。

士人藜藿食。晨夕有餘饑。富人昔未富。窘厄多凄其。胡

然逢運會。不復念窮時。饌食羅珍異。嗜殺甘如飴。三餐

百十命。神鬼豈無知。何曾與石崇。享用亦何為。

王政重養老。七十方食肉。世人無所擇。有錢任口腹。身

命託甘肥。庖厨恣屠戮。朝饗與夕飧。肉食倍于穀。一逢

佳客至。羅列併六畜。傷哉物何辜。須念來生福。

放生詩 以凡百畏刀杖無 陶望齡

人生事腸腹。及與口舌三。二但取飽軟。一乃司吾饒。萬

廣仁品 仁聲唱和

錢歸盤筵。殉此寸徑。甘下咽了。無知理與木札兼。晚食

美葵藿。甚饑望鹽徑。寸况易欺。胡當信其婪。半齋債

一身債。主真不廉人。羊須臾理。請君觀其凡。

毒葷烹肉肥。利刃藏魚宰。魚肉豈不美。智者之弗食。吾

有萬世患。鷺以取一適。七箸成戈矛。操之還自賊。君看

几筵上。怨敵常遠百。食肉作董觀。斯言心可判。

介盧曉牛鳴。治長請雀噉。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羣

魚泣妻妾雞。驚呼弟妹不但死。可哀生離亦多慨。聞語

既嚶。咿吳音了難會。寧聞閩人肉。忍作吳人脍。可憐登

陸魚唵囑向人許人曰魚口音魚言人耳背何當破網羅施之以無畏

挾弩隱衣袂入林羣鳥號狗屠一鳴鞭衆犬從之殺機駭胸中粲然若懸杓吾聞螳螂蟬能變琴者操至人乘慈尚虎象焉足調因果苟無徵視斯亦已昭與其噉羣生寧我吞千刀

從事愁見拘波臣苦遭蕩蠲氏羣處囊悲鳴更相杖寄書已成悔見夢徒增妄數錢贖爾至縛解羈囚放困極勢未遑蘇餘氣仍壯銜恩未忍去故作三回望何方絕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九

網羅何去保無恙感激見深衷遲疑抱遐悵贈爾金口言努力此回向釋水具功德蓮花好安養微施豈懷報往矣慎波浪羣蛙尤有情鼓吹西窓傍

昔有二勇者操刃相與酤曰子我肉也奚更求肉乎互割還互噉彼盡我亦枯食彼同自食舉世嗤其愚還語血食人有以異此無

吾聞豐坊生赤章呪蚤虱蚤虱食幾何討捕況已酷借問坊食者還當呪坊不弘恕聖所稱斯言非佞佛生物不可食熟以過時敗生既嫌腥擅收時仍臭穢腥

穢君所知胡爲強吞口水火幻味香口鼻成災惟如蠅穢中育還以臭爲愛及其生子孫居然臭穢內坑園難久居蟲乎可爲戒

豎首橫目人豎目橫身獸從獸者智櫻甘人者勇鬪悲哉肉世界奚物獲長壽一虎當邑居萬人怖而走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莫言他肉肥可療吾身瘦彼此電露命但當相憫育共修三堅法人獸兩無負

食肉或有墨食糠反肥盛薇族雖苦饑甘脂亦生病我痛思彼痛彼命如我命忽憎質直語質語應易聽

廣仁品 仁聲唱和

十

勸放生詩

顧起元

真性循業現何分人與畜云胡一體中而忍肆荼毒弱肉乃強食刳屠供口腹或結諸網羅悲鳴恣唐突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哭如押犴狴囚如赴市曹戮彼何辜何辜一死不容贖忍心謂當然仁者哀惕怵方便拯垂亡殘命忻與續開籠放飛羽鑿沼孕游族或嘲此事迂我法不制肉不知古聖人佃漁利羣俗我聆此戲論惻愴淚盈目道不棄鳶魚恩憐被草木血氣知尊親竝生宜竝育驅劓行以秋池畧戒其數食必速庖厨弋亦不

射宿無故不殺牲方長巢不置豈獨戒殺業歸之古文
佛我思永明師以是因緣慈濟清淨慈念宗鏡明有軸
又思顏魯公忠義天所篤為記放生池尸解法錄錄權
公法中將慈雲靈空谷檀越爭譽環如軸其殺瓦官
古道場勝會舉相屬但隨力所堪各暢心所欲享或費
一朝捐或損半菽彼生遂有餘我施寧不足陋予守硯
硯為德良鄙促才非九州被濟匪萬間屋欣茲信業成
希心企高躅所媿力不任澤未周鼓憤願共堅此心長
拔衆苦獄願共堅此心弘解四生酷願共堅此心族黨

廣仁品 仁聲唱和

各停睦願共堅此心聞見並嗟响下勤俚俗仁上佐皇
風穆寬親等一視動植均骨肉永戢刀兵纏長登仁壽
域誓持一念緣普造羣生福

讀蓮池戒殺文 以心持半偈 萬緣空為韻

程由中

生口不宜殺生

性質同天賦生生直至今如何忘愛育忽爾事烹燂徒
熾無窮業那勤罔極心思親懷惻隱始解報恩深

生子不宜殺生

俱前承前日千年啓後時慈仁將廣被世澤始長詩欲

副充間慶宜推抵憤思油油全惻隱民物各雍熙

祭先不宜殺生

祀亡必用齋純潔幸其渙俎豆既精虔屠封方曼散芳
腥詎解嘗罪戾先均半惻隱及茲辰免於淨業亂

婚禮不宜殺生

乾坤兩附依倫始因之制也合樂生成何先行殄斃物
俱有唱隨情豈甘分離因充惻隱端咸若堪垂傷

宴客不宜殺生

娛賓水陸窮下箸錢盈萬俵罪誑分承揀冤拚獨販脂

廣仁品 仁聲唱和

膏在鼓吹砧几厭悲怨惻隱此奚辜清真酬素願

祈禳不宜殺生

幾微殊禍福前定或由天底事戕他命翻求引已年詎
知惟正直寧屑順攀緣惻隱通幽顯毋將重鬼愆

營生不宜殺生

癡暴憂寒餒誅夷活厥躬心安推办慘技擅奏刀雄豈
昧生緣廣應愁惡趣空當機萌惻隱擇術可朦朧

讀蓮池放生文

程由中

同生今世亦前緣佛界飛鳴暢法筵竹種參差通鳥路

池○開○浩○蕩○豁○魚○天○無○營○夢○覺○蕉○中○鹿○集○義○機○忘○雀○後○鷗○
寸地儘耕舍異熟還誇日日是豐年

戒殺詩

黃猷吉

大德曰生乾與坤却窮水陸燕新婚雌雄失偶人夫婦
雛情天亡吾子孫右要親

不聞堂上有啼哇數仞空高非我家報道克問真是喜
滿添池水放魚蝦右生子

人壽遲期到百年到來雞犬亦歡天忍心滿座稱觴客
飲血茹毛不少憐右農詩

廣仁品仁聲唱和

五

蚤知四十九年非伏枕捫心訟隱微自有天君驅二豎
烏牛不用向神祈右禱病

放生偈

湯驚振

昔周茂叔座置盆魚觀彼自得而以自娛我今鑒池俾
魚安居刀砧既免罾網無虞生意滿前殺機永除物我
同體痛癢不殊視割彼命如割我膚親彼悠洋我亦恬
愉以池為盆較寬且舒觀自得意不尤暢歟所冀人人
我心相如不取不放相忘江湖

又

蔣象龍

嗟我聞提感業報區大千為金萬物為魚欲覓清涼苦
無芥子為池放生聊以點沸我非不知魚忘江湖網羅
滿地晴能免乎池雖涓滴相响以濕實乃游魚小安樂
國將池護生將生護心生入無生是無上心

又

沈大洽

嗟此物類誘焉皆生有質同體有性同靈喜至則躍痛
極無聲安忍割磔及乎煎烹我口何重彼命何輕眼中
飛動忽為膾羹神在釜泣魂隨炙行習矣不察思之可
驚余知業果造起有因受人殺物即殺物人冤家易聚

廣仁品仁聲唱和

五

報復相循惟有放捨乃消恨瞋脫彼湯鑊還諸水濱間
投再網亦能少存余非望報祇行吾仁敢曰廣度流水
前身

戒殺放生偈

程石麟

彌勒大笑笑人癡愚殺生害命以克庖厨縛繫之際鼓
刀之初張目乞赦聲哀淚枯或斷其頸或裂其膚臨死
猶動抱怨而呼他熬痛楚我恣歡娛易牙窮巧五味精
需堆盤列鼎嫌瘦選腴甘美口腹養身軀我未必壯
他則何辜不知物命與我無殊刀若刺我其痛何如恃

強凌弱難走難通冤情孽債爲山鑿渠百年俄頃反報
須臾我勸世人蚤覺迷途大自性物小及螻蛄一切慈
愍方便是圖遇生收放過死救甦福壽駢集冤障全無

雲棲護法偈

周宗建

誰無好道心誰無護生念不作如是觀無遮與無開願
以此功德普爲後人勸伏虎暨蓮師空中目如電

和

李事道

無生本好生念佛以無念蓮師真實修與佛無少間候
以菩薩身而現宰官勸着眼向虛空流光去如電

廣仁品 仁聲唱和

和

李兆勳

師本周孔心惟有慈悲念憐彼嗜殺徒日日造無間婆
舌廣布施如佛親口勸侯偈亦如佛何必雷與電

題西湖三潭放生池

張元芳

天地有大德生生未嘗已所以堯文時澤必及螻蟻嗟
彼虫者殺機何爲起一飯醺衆生猶云無下七計活
六七旬所殺不勝紀罪孽重如山永墮刀山裡爰有大
覺人濬此三潭水鱗介濯清波含靈少怖死德澤與雲
翔人天共歡喜世世產祥麟食報抑何美我言匪爲迂

養此惻隱耳願衆作是觀可無拂生理

悼鼈詩

孔貞運

壬申春三月有餽甲魚者適何友如心至烹以佐酒
飲畢鰓發不止家人驚問所故不得竟人遂逝前日
亭午所烹向有一小羅漢焉余以此爲怪索視之死
然一透羅漢而有一小羅漢焉余以此爲怪索視之死
光如漆爪指絲髮具備其肉色赤賦如出腹小兒止
少聲余始知余始知余始知余始知余始知余始知
時不有祭何以口腹而令金剛不壞之體置之鼎鑊
也因述絃上人詩云牛毛各現諸如來若損一毛損
諸佛由今思之夫豈欺我今發願永斷此味系以悼

噫嘻此神守高波而燕逸夕息藕房間朝戲蘭渚側頓
足爲鷹距延首乃鶴立出處既寡營風波應自息惟哉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五

矢魚者置之釜中泣中有大和尚跌坐猶向壁新頂雪
爲眉叉手搭兩脊絲髮與爪指名狀亦不得似有舍利
光隱隱照几席火裏坐蓮花觀者齊咋舌我情慈容
善首涕泗溢佛祀等尋常智火不厭烈任是清波中不
壞金剛質但聞燃指供未見烹活佛卽有何亂饒對之
亦悚不豈謂伊小魴牛羊不可易豈謂伊小魴牛羊不
安宅人生栖葉露當念恒沙劫鏤蛤與雕蚶不過一飽
畢我今發弘願此味永斷斥天之德曰生我重釣弋
愛物厘明王雉兔有三撒東土烽鐺中如火斯亦然吾

家老阿難未免苦薰灼所願齊民安天下舉樂國

和坡公戒殺詩

劉夢震

寸舌如毒龍矯厲貪腥汁萬命供一庖盤餐媚喉濕肉
食無遠謀衍衍如有得悲哉領下珠不照輪迴急芳餌
醢長鯨雕弧射乳鴨慙憐片晷歡蚤被三塗羶強弱互
乘除驚心鸞刀赤懺悔嗟已晚黑業何繇白森森業鏡
臺怒髮衝冠憤熱鐵與錫銅償彼釜中泣胎卵濕化生
生遭齧缺雜報宿如家人天過如客慈賜結悲音喚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五

附武林放生詞

杭禹航也禹非飲食而杭飲食如舊事所列豈禹舊事
哉日吃三十丈水烹一千三百鵝東萊之外益以西魚
外濬銷金鍋而內設酒食獄東坡所以賦老饕也饕由
高陽而來老矣更數百年至今老不死為賊而羅漢之
殺賊者因殺之伏生機焉禹有航不載歌舞載漁唄鍋
化印月之潭獄化淨居之天一以為虞廷一以為樂邦
一以為小瀛洲禪者唱梵仙者唱鈞儒者唱詔魚聽歌
舞又一天也請被管絃薦秋菊酌寒泉而酌東坡將饗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七

賦化為新賦

劉一煥

放生去林哺正鳥莫輕黃口歸來晚與女團圓作九
雛放生去但去莫迴翔鳥衣巷口愁無賴此去嬌憐
比鳳凰放生去開籠起女飛為君請有俱空却莫更
從空掛繩徽放生去六翮自超然莫被鴟鵂欺腐鼠
生生世世鳳雛隨放生去看女去翻翻放時莫記開
籠主為有天中佛世尊放生去謝主稻梁恩主人揮
手君須記飲啄中間是禍門放生去佛網更恢恢千

生難得逢湯祝不似今朝四面開放生去侯門罷綺
筵放生閣上生天福不羨高堂十萬錢放生去洞轍
莫教悲楊柳枝頭甘露水三千都作放魚池放生去
千林喜不禁鳴鶴嘯侶無央衆疑是華藏讚佛音放
生去詩界正團圓一丸生德如天濶放去方知佛海寬
放生去生德滿娑婆放生一洗刀兵却不煩壯士挽
天河

虞淳熙

放生去反哺舊林鳥多少沙場鷺剩肉倚門空腹望將

廣仁品 仁聲唱和

天

雞放生去碧殿接紅橋一似蟻梁編翠竹名高鳳塔
仕皇朝放生去業報最堪驚饒湯熾炭羅鄧籍黑體
蒼鷹亦有名放生去看與六親同輪迴實有分幾事
忍道而翁即若翁放生去綺翼繞潭飛鶴子鴈臣驚
侶合扶網解網脫緇衣放生去舊事忍重陳往代何
曾見漁火湖光艷艷映冰輪放生去枯魚泣錦筵忍
食下箸含冤肉錯買羅鄧費萬錢放生去冥途避沸
湯幸熄銷金鍋底火願分地藏掌珠光放生去思子
泣秋庭鹿母斷腸猿灑乳綺筵端似別離筵

黃汝亨

放生去稽首法王堂池邊枯草回春色林下寒花發晚
香放生去病體藥中王若肯設身遊釜甑定知樂意
在濠梁放生去慈母是屠兒放刀立地起千劫慧命
何須續五絲放生去來去泊虛空長逝不貪任釣餌
高飛閒却楚人弓放生去魚淵共鳥林不從刀箭鋒
頭過安識慈恩海樣深

翁汝進

放生去雙鯉戲清渠憑伊剖析端詳看會不爲人寄素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主无

書放生去鴈足自難憑帛書不繫心無着何事驚飛
到上林

錢正志

放生去飛鳥出樊籠羈鎖多生今解脫楊柳西去九霄
通生死涅槃中放生去爲蚌亦爲螺蚌殼一泓藏渾
池螺紋十指禮彌陀而今渡愛河放生去開土作良
緣目施緡錢三十萬買空湖上網魚船回棹唱采蓮
放生去取放未須論肉味不沾沾法味屠門不啓慈
門翔泳莫知恩放生去荇藻任沉浮朝散餘供休恐

餌晚來新月莫疑鈎渠儂得自由

鄭圭

放生去六祖有南華放魚飲得曹溪水冷煖齊開智慧
花放生去流光嘆織鳥冲舉未能追鶴侶卑棲遠寄
類鵝雛放生去窮鳥莫驚猜祗林行樹無鷹隼任爾
同心比翼來放生去迷鳥已無家殷勤放爾長林去
尋巢匝徧雨中花放生去何處是冤家坐客滿堂思
肉味攢眉洗手摘藤花放生去魚鳥戲雲空潭上須
燒漁父網人間應折楚人弓放生去鴈塔藕花邊魚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三十

吹細浪龜浮葉萬頃香浮鏡裡天

葛寅亮

放生去弋釣一時休目送歸鴻入雲際閒觀魴鯉作羣
游放生去水鳥不驚飛總爲心空機事少羣棲對對
欲相依放生去不速客還來自携魚鳥池邊放萬頃
荷風送艇回

孟養志

放生去名勝集湖濱度盡衆生無可度留慈更化打魚
人

李事道

放生去生者盡吾徒於今四面開天網聖世從無殺不
辜放生去強弱莫相吞鼎鑊鋸刀何處覓慈悲化作
碧天雲

釋大壑

放生去放汝出漁家蓮池不比薤畧窄一任浮沉萬頃
花放生去盡筋列華筵千生肉碎刀砧裡放去誰能
施一錢放生去異類性元同猿曾習定依山主鴨亦
忘機狎海翁放生去萬命泣通衢最是耕牛時墮淚

廣仁品 仁聲唱和

三十

也愁衰老欲克厨

釋海眼

放生去慈航一葉開佛念羣生沉苦海羣生那肯念如
來放生去濁世盡堪悲但願人生皆自放娑婆齊作
寶蓮池

虞宗政

放生去已去尚堪憂若賜生重入笠東家遶豕白昂
頭放生去六藉化飛塵剩得一經名本草牛羊茹草
誤傷生

虞宗瑤

放生去未敢逆龍鱗日豁金鑑看赤地千金不換一犁
雲○放生去烟駕會瑤林忍造羽輪傷鳳翼虛傳麟脯
是奇珍○放生去銀灣導玉果星官十二座飛鴈不惜
雙魚寄尺書○放生去歸性攝多情莊蝶左羊俱是戲
化胡變魯可憐生

金嘉會

放生去寧教放四生朽骨千秋猶滯魄殘樗萬歲亦含
靈

廣仁品 仁聲唱和

至

徐胤翀

放生去今生幸早逋空中本自無羈礙不事銜環與報
珠○放生去說偶散花筵油絲膠線窮機巧能博朱門
幾貫錢

黃樞

放生去鷗鷺莫相猜要使大千同不取開林日日白飛
來○放生去魚戲勝蓮開泳葉翻風香水裏遙隨鐘磬
禮如來○放生去殺網一時空孽山縱有由何處銷在
三潭數畝中

虞淳貞

放生去翠鳥傍花飛自愛羽毛還照水人生寧肯惜毛
衣○放生去飛潛放亦驚丙魚入穴還從穴山鳥呼名
尚識名

唱和

至

聞聲十義小引

語云君子避三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文士筆端。予謂尺幅間。白戟森立。洪濤欲瀉。則無如文士筆端。古稱蒼頡作書。天雨血。鬼夜哭。今帖括世界。擲三寸管。

引聞聲十義

坐致通顯。此中庖厨刀俎。何限吁可畏也。小有慧業文人。持殺生戒。普諭衆生。博引典籍。備矣。茲復選八股十義附之。或謂此小有文字禪。不知其爲文士懺悔。積愆功德。無量也。予維小有

之意。以爲聞聲不忍。此子輿氏之言也。親而仁。仁而愛。此亦子輿氏之言也。嗟乎。嗟乎。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吾願世之擲三寸管。坐致通顯。甘以其庖厨刀俎。種種殺人者。其益深思而極念之。則此十義。勿徒作文字觀。更勿徒作戒殺觀可也。

引聞聲十義

二

癸酉人日真實居士王潢

漫書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選

金陵張一儒彥先

王 潢元倬評

選評聞聲十義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蓮池大師

永慕云
慈悲
物命
不傷
性空
行
一切
無

君子愛物之心有觸於聞之所及者焉夫畏死之聲人不忍聞而忍食其肉乎行仁者當必有術矣且君子之於物也愛存乎心必寄之乎耳目目見其生固不忍見

廣仁品 聞聲十義

大小
心
愛
物
命
不
傷
性
空
行
一
切
無

其死矣寧無耳所聞乎蓋心與口其機恒相須故心之怖者其聲必哀而耳與心其勢亦恒相須故哀聲之入者其心必傷刀鋸鼎鑊之現前自知其無所逃悲鳴而不已者其聲誠可傷也宰割炮炙之將臨冀少緩須臾死疾呼而望救者其聲何可聞也特不能作人語以伸其情而皇皇乎如泣如訴實乞憐於人而人不悟者乃悍然罔顧而恣啖其膏血也於汝安乎特不能赴獄訟以陳其冤而憤憤乎踣踊叫號有直欲籲天而無由者乃怡然自如而快心乎七箸也得下咽乎適於後楚之

酸心慘
何如
被公泣
字詩

音俄作肥甘之饌慘心而害物是虎豹之行也焉有召為人類固當視物為吾與者而忍為之啣咩尚在於平根芻豢已悅於我口逆理而悖入是兇人之尤也焉有人如君子固將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忍為之噉凡厥有生皆同一體人之食肉蓋斷乎其不可者聞聲之說不得已而通之以權也豈真以不聞為可乎禮稱無故不殺亦權也非有故可殺也君子不必問其耳之聞不聞但問其心之忍不忍誠不忍於心則無時而可殺矣惜乎弱之肉強之食沿古今而莫之息也哀哉

廣仁品 聞聲十義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秀水馮夢禎

君子因感而撤味本心露矣夫食肉非仁也聞聲撤味本心不露於斯哉且夫大德曰生大寶曰慈而吾人之本心曰不忍夫不忍之發誠莫切於一生一死之交於目也又有進於是者彼物之樂生猶夫人也一旦驅之就死則樂變而為怖方其樂生音聲和也一朝無所逃死仰和變而為哀哀聲一發天地為之悽慘彼無言而有聲安知其不望救於仁人乎而少焉魂飛業已不及救矣哀聲一揭草木為之彫悴假有聲而有淚安知其

思路已
極於此
應古今
第一首
戒於文
字
裝和圖
之
有
公
若
時
微
著
與

不乞憐於長者乎而忽焉命盡業已莫之憐矣斯時也
斯聲也小人聞之其惡習已深寧能驟改其饕餮之素
君子聞之其本心忽動不覺自戕其厭飫之情若曰此
一嚙肉也非向之悲啼而對我者耶我不能力護其刀
凡之餘生以至於殺而今薦馨香於七箸吾何忍焉若
曰此一杯羹也非頃之哀鳴而伺我者耶我不及力拯
其鼎鑊之餘息以至於烹而令充滋味於口腹吾何忍
焉溪毛可以羞王公何必頃靈蠢之多命蔬食可以飽
賓上何必傷天地之太和至於庖厨之遠亦君子為禮
廣仁品開卷十義
三
而權之耳豈其本心哉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錢塘虞淳熙

禮食以聞聲而廢非善仁術也蓋君子愛其禮亦愛其
物也聲音聞而燕饗廢仁禮之行可無術歟自燧人火
化庖犧佃漁以來曾未有登人於俎而分其羹者何則
噉嚙唯諾兩情相附人習人之聲寧相食哉若乃熟烹
而享鼻之於臭知有羶薌而已不知其他也調羹而食
口之於味知有肥甘而已遑恤其餘也當此之時師曠
無所用其聰聖人猶將食其子其於饋羞情哉豈顧問

一言反
開好
人一方
便門矣

乎藉令屬耳於在滌之牲而言語之相通則必動心於
同體之人而饕餮之弗忍一唱一和如哺子呼羣之類
此何聲也彼方睦親吾取宴客是何忍歟固無待不擇
音之後而始惻然為之却七箸矣一鳴一吠如侏儻
舌之類此可譯也彼作吾言吾食彼肉是何忍歟固無
俟已吞聲之日而始惻然為之撤俎豆矣耳不至口口
不至耳音響與精神會而弗可離即噉嚙躑躅之聲尚
全生機之活潑也忍復修式燕之禮而以風霆絲竹視
有情之韻乎是故雖有嘉肴不知旨也因聲有聞因聞

廣仁品開卷十義
四

有覺情識與真知合而不可測即夜鳴沙鳴之兆猶憐
瘡鬱之痛苦也忍復守食肉之制而忘含冤訴怨來異
日之報乎是故雖有珍羞不下咽也司晨司夜正藉其
聲以保吾血肉之軀而一有所聞自不忍投適人於湯
錢微肉微吉且密其音以鑒吾形骸之表而偶有所聽
自不忍付卜史於宰夫倘曰其死也哀其心斯動則犬
豕有聲牛羊無聲將重乞憐而虐無告乎不然矣若謂
惟聞呼號不聞澆淪則鳥獸有聲魚鱉無聲將病咸若
而忘竝生乎非仁矣慎斯以往仁其可勝用耶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錢唐葛寅亮

聞殺不食、儒者之仁術也。夫君子業已食肉矣、而又不忍於聞聲、是乃曲以行仁者乎。孟子意曰、吾儒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謂仁民而愛物、則愛有差等耳。初不謂物命可殘、而惟口腹是快者、蓋不獨見死、又有得于聞聲矣。何者、君子心存愛物、視天下原無可食之生命、而君子教主入世、視天下又無可拂之羣情人。盡然而我獨不然、則吾之道必阻、悟而難合、故人食肉、君子亦食肉者、是不得已之心、而非其好也。然悲號猶在耳、而甘

廣仁品 聞聲十義

五

旨遽入口、則君子之心必驚怛、而不寧。故不聞聲則食聞聲則不食者、是不容已之心、而乃其真也。非爲保全物命、而一聞其聲、直若置吾身于刀俎、而骨肉靡寧。其何能以析骸爨骨之餘、用爲肥腸滿腹之具、非爲愛養仁心、而一食其肉、直若布餘痛于几筵、而呼號滿坐。其何能以逆耳酸心之事、番爲怡情適口之嘗。其欣生惡死、雖同然而軀命已不相與矣。何爲彼自呼於口、我輒動于心、是可見天地間凡有生之物、皆一體相關也。人第耽于貪饕之欲、而非君子莫之察耳。其耳目口鼻雖

共具而聲音已不相習矣。何爲叫號方入於吾耳、疾痛遽達于彼躬、是可見天地間凡有覺之物、皆同情相感也。人第安於習俗之常、而非君子莫之悟耳。君子非不欲使天下同無食肉而流俗難挽、則寧與世以推移、是卽孔子較獵之隱機也。君子既不能使吾身獨無食肉、而真心難遏、則又隨感以觸發、是卽孔子三嗅之微意、也是乃所謂仁術。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仁和陸振奇

不以口腹害心者、觸於聞也。夫口之於味、不勝其耳之

廣仁品 聞聲十義

六

於聲也。不忍聞而忍於食、豈仁心哉。且吾人之靈於物者、恃此不忍、故卽不能爲物措刑、盡弛肉食之禮、猶可爲已。養德曲伸、好生之心、則寧獨目之所見爲然、惟耳亦然。凡物有情、纖纖有聲音、是卽其族類中之言語耳。察道音於飛鳥、譯哀鳴於三犧、人亦往往能辨之。第不有悲楚萬狀、其聲忽接於吾耳者乎。此時不忍之心、當必與聞俱來、又不有矜憚未幾、其肉忽陳於吾前者乎。此時不忍之心、豈遂與聞俱滅、方宛轉而乞憐、其呼籲將誰望矣。固無望於操刀之人、而或望之聞者、奈何餘

痛未斷於衷嘉肴已登於俎以彼之苦供我之甘寧忍
置箸焉及吞聲而無告其冤毒將安歸矣不獨歸之操
刃之人而亦歸之食者況乎彼既動情於聽我復快意
於口昔之所聞今之所食何忍下咽焉以俗情之沉錮
呼之不免而君子則脉脉如訴者業已受廢於耳苟食
則忍於自食其心也是不忍之所發者真也以末世之
貪殘饜猶未足而君子則耿耿不昧者自難頓釋於懷
惟不食正以葆其食之性也故不食之所全者大也乃
知聖賢變色於豐饌儻亦不聞之表隱血深矣仁孝勃

廣仁品 聞聲十義

志於齋居庶其無聲之際殺機杜矣今試思齊堂之俎
其爲無罪就死者可勝道哉鳥驚於弦獸駭於網此治
之所以不成若也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錢塘鄭圭

君子不忍之心有以聲觸者焉夫物之致死其聲悲矣
以是聲觸而尚忍食乎哉今肉食者鄙痛割之聲若不
聞也奚而不忍詎知物雖與人殊類所不殊者則其畏
死之心人雖力能制物所不可制者則其悲死之聲聞
是聲而未必當吾御也忽而哀號倏而刀俎已自不可

忍也聞是聲而更以共吾食也我娛口腹物糜鼎鑊是
尤不可忍也咀盤餐之滋味誰匪嗚吠之餘靈矧嗚吠
之聲方且殷殷盈耳也由聲而想其形由形而想其生
傷心慘目覆誦且無及忍以恣一飽乎俯几案之珍饈
孰非乞哀之殘喘矧乞哀之聲方且淒淒刺心也從聞
而隱於思從思而著於感神聳意怵投箸猶未快忍以
悅吾口乎是故古之君子喪則齋祭則齋大禮則齋蓋
終身而不肉食者幾居其半焉肉且不御聲安得聞非
祀不牲非賓不牲非充庖亦不用牲蓋終歲而食肉者

廣仁品 聞聲十義

僅居其半焉一聞其聲食亦隨廢此非口於嗜特聞而
耳於聲特聰也則衆人以嗜欲滅聰性君子以聰性制
嗜欲也又非愛物念獨深養身念獨淺也則衆人不忍
於口體而忍於心君子不忍於心而忍於口體也推是
心也人之耳目口鼻無非行不忍之官極之仁民愛物
共以成不忍之念舍牛足王非虛語矣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仁和吳之鯨

真心因聞而現宜有以全之矣夫不忍於聞卽不忍於
食此真心也可任其與聞俱泯耶且不忍者古今不毀

之真獨有此耳。遇見即成見矣。遇聞不成聞乎。何則。禽獸無知而有情。既已有情。必捷於知矣。亦無言而有聲。既已有聲。更慘於言矣。故彼以聲觸此。以聞迎當。祈生怖死之時。恰惻靡寧。舉五味之甘。曾不足奪哀鳴之一聽。果誰為聞止也。則不忍之發現也。聞本自傳食。即自禁當。蔽辭乞憐之項。皇遽莫措。舉五禮之設。盡不足易哀號之一呼。果誰為仰訴也。則不忍之今呈也。徒取登組者。而曰不食。即輟膳極易耳。惟不食根於不忍。若滿世間之殺機。悉吾心之斤斧。雖欲逃避而無地者。豈計

廣仁品 問聲十義

九

胞與為同體。而始不忍。下咽耶。徒指登器者。而曰不忍。即刀七至微耳。惟真念激於真聞。若遍宇內之生機。悉本性之飛躍。雖欲與借而無由者。豈復有代償而始不忍。屬屢耶。祭脂升臭。天地豈不聞聲。然竝育不害。咸稟命於好生。而饗帝必用仁人。則夫臨聞而慘怛者。正仁人以此心。仰徹居敬者也。苟不忍念絕。非但帝所不享。乾坤必易位矣。啓毛告殺。神明豈不聞聲。然體物不遺。實陰贊夫造化。而正詞必稱嘉德。則夫入聽而悚惕者。正嘉德以此心。上薦馨香者也。苟不忍念喪。非但

四語

神所必吐。陰陽亦失序矣。果爾。則宜人皆有之。獨屬之君子。何哉。蓋小人養其口。反自食其心。君子養其心。嘗不爽其口。小人耳與心隔。故同聲不應。卒釀弱肉強食之風。君子心與聲通。故異類相聞。因啓樽節愛養之法。至於庖廚遠而用心愈微矣。

問其聲不忍食其肉

豫章張壽朋

了了焉
士云體
實明
不殊
然分
是別形
未若
此非
也
實設我
也
判

因聞好生者。心動於虛也。甚矣。反聽以養虛也。從虛而發不忍之心。其不忍當何如。且吾人只此不忍之心。舉天地萬物之所由生。與吾一身之所具足者。皆此也。况

廣仁品 問聲十義

十

耳目尤心之竅乎。故君子見禽獸之生。不忍其死矣。亦有得之於聞者。吾之心冲然。無物寂然。無聲渾然。一腔不忍者。之自為內注已耳。乃禽獸以就死地。而不勝其痛苦之聲也。聲之所發。直從物我同體而來。聲之所通。與我精神相逼而起。此其時非殺彼也。實殺我也。以刃加身。安所措手。此其時非養吾生也。實殺吾生也。割肉克腹。誰則甘心。心之為體也。載於虛而以真觸。真勃然有不可禦之勢力。且慘怛方且歎。歎又安忍列之乎。聞組聲之為機也。乘於虛而以性契。性油然而有不可解之

耳可為
目心可
為耳是
衰圖通

情救之已晚悔之無及又安忍佐之於饗殮蓋人未聞
道死亦非輕而況求之物死盡其年足以無憾而殺則
可悲此聞聲者所為戚戚也夫聞而不忍者隨露雖無
聞而不忍者常存此人心也此王天下之心也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鹽官祝以幽

仁以聞觸亦觸其靈心也夫不忍之心觸於聲聞而露
則心之靈機也君子從靈機隱約得仁術焉且人與物
竝育於天地乃至殺而食其肉斯亦忍矣然舉世食肉
舉世不以爲異正以不見不聞仁心以習心蒙也又正

廣仁品 聞聲十義

士

以不見不聞仁心以寂心完也吾所謂仁術既徵於見
尤徵於聞蓋天地間凡具血肉於生死欲惡同也情窮
於怖死則其聲慘以哀吾聞之又不能禁之即七箸所
薦吾亦且爲哀慘中咽而廢箸不御矣勢極于就死則
其聲痛以迫吾聞之又不能免之即膳夫所供吾亦且
爲迫痛若割而却膳不啻矣前之呼號而求脫于碣齋
者即屬厭之膏肓也方隱其骨不再肉而何忍嘗齋此
之魚炙而登簠於俎豆者即悲呼之餘息也方恨其吞
聲由我而何忍下嚥以斯知無物非我無我非物血脉

讀之一
爲神
開一爲神
而通

心知靈蠢未嘗殊而舉悲愉嘆痛皆仁類也以斯知耳
可爲目心可爲耳覺觀虛融根塵不相礙而舉聲色臭
味皆仁屬也故往世之君子離聞苞真歸之仁術出世
之君子由聞思修入於圓通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仁和江 鏤

於聞性之不墮見真性之不移蓋不忍食肉真性也因
聞而醒豈自聞生哉語云食肉者鄙此從事論耳而猶
未論其心若論諸心吾直以爲此忍而心原有不
忍者在是不嘗聞聲而獲悟耶何者肉之供也將以快

廣仁品 聞聲十義

士

吾口而聲之觸也適以拂吾耳計口之快者其味甘也
而耳之拂者亦具一味其味酸凡人酸楚之中方將食
不下咽而況此味也即從此肉而來其忍食乎計口之
快者其情爽也而耳之拂者別現一情其情鬱凡人鬱
悶之深或至連朝忘食而況此情也即從此肉而生其
忍食乎是故大亨之養聖賢繫於易肥矜之速諸舅廢
於詩而君子處此反有覆羹輟膳之時者非矯也聲所
激也無故不殺太牢見於君長致齋不御酒肉通於神
明而君子借此以廣好生斷殺之訓者非飾也即聞聲

者○所○推○也○蓋○清○淨○音○聞○乃○此○方○之○教○體○而○大○寤○不○寐○藉○
蠢○動○之○一○呼○則○以○斯○一○心○也○原○不○從○凡○上○之○肉○辨○其○悲○
愉○而○從○先○天○之○竅○別○其○惺○昧○則○勃○然○而○動○斷○然○而○不○爲○
轉○移○想○其○中○自○有○不○容○已○者○而○何○人○無○此○心○哉○

讀聞聲不忍食肉菽

聲○緣○肉○痛○乞○殘○身○到○耳○心○傷○識○妙○神○寄○語○世○人○元○一○
體○忍○食○牙○血○喪○天○真○其○一○物○我○從○來○本○一○真○幻○形○分○
處○不○分○神○如○何○共○嚼○娘○生○肉○大○地○哀○號○慘○殺○人○其○二○
聲○與○無○聲○莫○浪○聽○無○聲○隱○痛○轉○惺○惺○請○君○下○筇○睜○睛○

廣仁品 聞聲十義

三

看○血○肉○團○中○有○性○靈○其○三○聲○聲○冤○訴○最○慙○慙○食○肉○心○
堅○若○罔○聞○肯○向○忍○中○完○不○忍○凡○夫○應○卽○是○迦○文○其○四○
飯○蔬○覆○醢○聖○人○心○耳○順○渾○如○覩○世○音○一○念○無○欺○成○法○
忍○冤○消○永○劫○不○相○侵○其○五○哀○聲○入○鼎○忽○生○香○耳○鼻○雙○
聞○孰○主○張○涎○濕○淚○流○君○自○忍○魔○兵○戰○退○現○心○王○其○六○
赤○肉○利○刀○噴○血○光○悲○號○未○斷○裂○肝○腸○忍○心○人○逐○蠅○頭○
利○珍○重○饒○夫○仔○細○嘗○其○七○稽○首○空○行○水○陸○神○饗○酬○烹○
宰○痛○前○因○何○絲○杜○祐○癡○男○女○好○自○回○光○出○妄○塵○其○八○

廣仁品二集

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李長科編長科字小有揚州興化人此書闡明

佛家戒殺之說皆確舉故實以明因果題曰二集

當有初集今未之見

今古鉤玄四十卷

〔明〕諸茂卿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今古鉤元

四十卷》提要

今古鉤玄輯萃書目

聖製

太祖高皇帝文集

為善陰騭

勸善書

皇明祖訓

聖政記

資世通訓

大明集禮

精誠錄

存心省躬錄

諸司職掌

昭鑒錄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

永鑒錄

孝慈錄

稽制錄

為政要錄

清教錄

孝順事實

聖學心法

文華寶鑑

五倫全書

御製帝訓

文華大訓

大明會典

明倫大典

大誥三編

皇明寶訓

皇明政要

聖學心法

歷代臣鑒

卧碑

經傳

易

書

禮記

儀禮

韓詩外傳

孝經

大學衍義

經典音義

詩

春秋

胡左
公羊穀梁

周禮

大戴禮

十三經註疏

四書

大學衍義補

道學

性理

周程張朱語錄

胡子知言

黃氏日抄

程氏遺書

言行錄

胡氏正蒙

龜山語錄

和靖語錄

元城語錄

上蔡語錄

伊洛淵源

近思錄

呂氏家塾記

文正公日錄

顏氏家訓

楊氏家訓

呂氏童蒙訓

張乖崖語錄

師友談記

柳玘家訓

南軒語錄

二程全書

朱子大全

橫渠語錄

程氏外書

周子通書

道學名臣言行錄

子

家語

孔叢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申子

韓子

呂覽

墨子

周髀

抱朴子

賈子

管子

孫卿子

慎子

尹文子

鬻子

鬼谷子

郭子

淮南子

譚子

尸子

劉子

三子口議

離騷

太玄經

左史倚相

玄宴春秋	劉向說苑
劉向談業	感應經
論衡	新語
新序	程氏演繁露
三賢典語	李鼎祚周易集解
劉歆新議	天隱子
鄧析書	富鄭公語錄
鶡冠子	龍門子
郁離子	空同子
左虛子	日華子
隨巢子	闕子
傅子	玄真子
亢倉子	公孫龍子
關尹子	無能子
小荀子	太元經
化清經	傅子

史	戰國策	國語
史記	漢書 <small>前</small>	漢書 <small>後</small> 謝承范曄
漢紀	三國志	
晉書	隋書	
唐書 <small>新舊</small>	魏書 <small>前後</small>	
燕書	吳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陸機晉書	吳越春秋	
司馬彪續漢書	典論	
典略	漢志	
西晉書	梁史	
梁書	南史	
北史	南齊書	
南唐書	司馬溫公通鑑	

范祖禹唐鑑	六狀元通鑑
少微通鑑	資治綱目
古史	十九史略
宋元鑑	宋元綱目
汲冢周書	東觀漢紀
東觀餘論	晉陽秋
續晉陽秋	越絕書
晉抄	晉紀
魏略	魏氏春秋
吳錄	晉中興書
虞預晉書	晉志
晉略	西京雜記
國史補	唐六典
唐志	三十國春秋
九州春秋	十六國春秋
六朝事蹟	唐實錄

外史橋杙	吳越傳史
舊史	新史
漢封禪記	大唐新語
楚漢春秋	高士春秋
成都古今記	後漢西域傳
列女傳	列女後傳
英雄記	七賢傳
汝南先賢傳	張平子西京記
后妃列傳	開天傳信記
釋史	路史
大唐龍髓記	路史餘論
宿渠志	玉壺野史
芳賢傳	安成記
避戎疫話	方鎮編年
鄴郡名錄	江南野錄
湘山野錄	高逸傳

閩川名士傳	襄陽耆舊傳
皇明通紀	傳信錄
北狩事蹟	立齋錄
否泰錄	損齋僞忌錄
瑣綴錄	剪勝野聞
聖政記	雙溪雜記
天順實錄	出使錄
國史異集	三朝聖諭錄
近代名臣錄	理學名臣錄
孤樹哀談	東觀奏記
韓魏公別錄	明皇雜記
國史雜記	洛陽舊聞
朝野僉載	靖康朝野僉言
三朝野史	偽史
復辟錄	靖難功臣錄
僞遺錄	備遺三錄

涑水紀聞	先賢行狀
古今名賢錄	國史纂要
烈士傳	女史彤管
漢晉春秋	吳均齊春秋
吳書	梁典 <small>何休之</small>
元史	裴景仁奏書
蜀記	胡三省通鑑
陳書	宋書 <small>沈約 徐爰</small>
劉瑤梁畧	王智深宋記
北齊書	姚思廉梁書
晉百官表	大唐傳載
常述唐曆	令狐德棻後周書
崔鴻前涼錄	崔鴻十三國春秋
益都耆舊傳	零陵先賢傳
海內先賢傳	五朝名臣言行錄
梁七錄	崔鴻北涼錄

三齊畧記

楚史檮杌

晉文春秋

後漢逸民傳

沈約宋志

古史考

宋史筆斷

小學史斷

逸事

隋遺錄

開元天寶遺事

唐史拾遺

王子年拾遺記

唐宋遺史

漢武故事

唐餘錄

范氏遺事

李德裕明皇十七事

中朝故事

唐末遺事

寇萊公遺事

朝野遺記

煬帝海山記

煬帝迷樓記

大中遺事

宣武盛事

劉約拾遺

盧肇遺史

青谿冠軌

劉斧拾遺

歐陽靖擬遺

大業拾遺記

韓忠獻公遺事

革除遺事

雲林遺事

金坡遺事

隋朝遺事

大業雜記

漢雜事

玄宗遺錄

志

大明一統志

通志

宣室志

風土記

荊州記

廣志

方輿勝覽

茅山志

嶺南異物志

梁福廬陵記

續豫章記

馮正雲金谿記

桂林記

北戶錄

湘潭記

真臘風土記

衡山記

滇載記

金陵記

島夷志

鄭緝之東陽記

時逢青陽記

北里誌

河中記

姑蘇志

洛陽名園記

長安後記

金志

洛陽要記

楊州事跡

遼志	河東備錄
河東記	金城記
海內十洲記	幽燕紀異
名山洞天福地記	青州雜記
鄴郡名錄	禹功記
桂海虞衡志	金臺錄
蠻貊記	浣花旅地志
虞林異境志	玄山記
三楚新錄	西湖遊覽志
星槎勝覽	西湖志餘
周岳零陵摠記	水經
山海經	九國志
三輔黃圖	三輔決錄
玉峯志	吳地志
三吳記	臨安志
南康記	郡國志

冀州記	汝南記
河圖括地象	段國沙州記
劉禎京口記	廣州記 <small>顧徵裴氏</small>
王韶之始興記	盛弘之荊州記
嵩高山記	袁宏宜都記
張衡靈憲圖	楊雄蜀本紀
十三州志	苗恭交廣記
太康地記	地鏡
廬山記 <small>張野遠法師周景式</small>	臨海志
岳州府志	吳郡圖經

類書

文獻通考

文苑英華

山堂考索

杜氏通典

初學記

太平廣記

太平御覽

紀纂淵海

玉海

白孔六帖

策府元龜

藝文類聚

事文類聚

翰墨全書

錦繡萬花谷

事類賦

事林廣記

事物紀原

瀛奎律髓

類說

詞林廣記

萬寶詩山

異苑

承平舊纂

品物類聚

摭摭精華

百川學海

爾雅

小爾雅

白虎通德論

風俗通義

埤雅

會要

四時纂要

歲時記

歲時廣記

千金月令

荆楚歲時記

四時寶鑑

玉燭寶典

類苑

圖經

意林

通志

異類傳

晉說

詩文

漢文選

唐文粹

六朝詩彙

古文苑

文章正宗

宋文鑑

唐詩品彙

皇宋詩選

皇明文衡

蔡中郎文集

曹子建文集

稽康集

二陸集

陶淵明集

三謝集

韓昌黎集

柳柳州集

歐文忠公集

蘇文忠公集

杜工部集

李太白集

王右丞集

孟浩然集

岑嘉州集

陳子昂集

杜審言集

宋之問集

沈雲卿集

崔灝集

王勃集

楊炯集

盧奘隣集

駱賓王集

張曲江文集

張文貞公集

元次山集

白樂天長慶集

元微之集

王昌齡集

樊川集

陸龜蒙集

皮日休文集

劉賓客集

韋蘇州集

韓魏公文集

司馬溫公文集

經濟文衡

富文忠文集

范文正文集

范忠宣文集

曾南豐文集

黃山谷文集

陳后山文集

王梅溪文集

迂齋文集

玉臺新詠

韓偓集

陸宣公奏議

李太白集

樂府集

樂府雜錄

龍飛集

東萊集

南軒集

擊壤集

橫渠集

臨川集

內簡尺牘

陳了翁集

真西山集

草堂詩餘

樂府解題

阮戶部詩

唐子西集

唐子西文錄

道園學古錄

文章辨體

宋景濂集

遜志齋集

懷麓堂稿

篁墩集

劉伯溫集

李空同集

何仲默集

徐迪功集

薛君采集

鄭善夫集

王浚川集

孟有涯集

吳乾菴集

王守谿集

陸文裕公集

潛溪集

謝皋羽集

戴安道集

蘇滄浪集

顏魯公集

香奩集

嵐齋集

海嶽英靈集

東坡大全

陸贄翰苑集

踐阼篇

鹽鐵論

書學

史游急就章

張惟璣書錄

字錦

書輯

寶章待訪錄

米元章書史

書法要錄

書斷列傳

書斷雜編

宣和書譜

孫過庭書譜

姜堯章續書譜

東軒筆錄

海岳名言

歐公試筆

思陵翰墨志

書叙指南

書訣墨藪

法書苑

述書賦

許氏說文

呂宗傑書經

六書正譌

六書精義

陶九成書史會要

字法偏旁點畫辨

畫

宣和畫譜

圖繪寶鑑

德隅齋画品

朱景玄名画錄

画譜拾遺

裴孝源公私画錄

張彥遠名画記

顧阿瑛画譜補遺

五代名畫補遺

醫

素問內經

難經

玉機微義

甲乙經

醫經小學

希范脉訣

針經

王氏脉經

醫學綱目

千金月令

醫說

劉禹錫鑒藥

東垣書

丹溪書

褚氏遺書

劉河間宣明論

仲景傷寒書

大觀本草

食療本草

湯液本草

本少索隱

太醫箴

食醫心鏡

潞公藥準

格致餘論

源泗論

此事難知

蘭室秘藏

典術

外臺秘要

名醫錄

張湛養生論

雷公炮炙

東坡物類相感志

婁居中食治通說

崔寔四民月令

靈樞經

本草衍義

明醫雜著

保嬰金鏡訣

玄機啓微

婦人良方

幼幼新書

外科精義

外科樞要

外科精要

保嬰粹要

仙

神仙傳

列僊傳

續仙傳

沈份續仙傳

金徽變化篇

參同契

內丹三要

田仙錄

金丹百問

修真秘旨

左慈秘訣

天隱子

道

老君實錄

道藏

道德經

常清淨經

黃庭經

上清六甲經

釋

楞嚴經

楞嚴會解

圓覺經

金剛經

順中論義

心經

高僧傳

舊相禪學錄

禪林類聚

神僧傳

傳燈錄

僧園逸錄

僧寶傳

山谷王梵志

三山語錄

天如語錄

天如剩語

雪竇語錄

法藏碎金

高逸沙門傳

神僧續傳

僧曉陞羅湖野錄

續傳燈錄

釋道宣續高僧傳

釋氏要覽

涅槃經

孟蘭盆經

小品法華經

神怪

搜神記

稽神錄

續搜神記

靈怪錄

冥音錄

瓊書

洪邁夷堅志

歷代神異感應錄

續元怪錄

兵

六韜

武經總要

武經七書

陰符經

虎鈴經

孫子十三篇

奇門遁甲

黃石公素書

金匱

三畧

師律提綱

農

隴工書

便民圖纂

治圃須知

養民曰宜

耕桑雜記

農桑撮要

偏記	古鏡記	西征石城記	北轅錄	平夏錄	江南別錄	馬癖記	牡丹榮辱志	劉禹錫原力	夢書	嘯音	蔬食譜	茶經	酒譜	梅譜	橘錄
	北征錄	西使記	別國洞冥記	興復哈密記	琴操	伯樂相馬經	慕天洞覽	青樓集	慕訣	香譜	煎茶水記	茶譜	筍譜	海棠譜	菊譜

荔枝譜	牡丹記	硯譜	師曠禽經	小字錄	教坊記	博古圖	南方草木狀	竹譜	菌譜	歌燈記	鼎錄	姓氏急就篇
蟹譜	古今刀劍錄	古奇器錄	侍兒小名錄	酒中玄	妬記	格古圖	芍藥譜	硯史	茶錄	傳國璽譜	花木志	

別傳

穆天子傳

求心錄

東方朔傳

諸葛恪外傳

趙飛燕外傳

楊貴妃外傳

高力士外傳

李衛公別傳

周顛仙傳

袁天綱傳

袁天綱外傳

昭君圖叙

梅妃

白猿傳

柳毅傳

崔少玄傳

鶯鶯傳

霍小玉傳

東城老父傳

蔣琛傳

任氏傳

李石別傳

韋自東傳

鄭德璘傳

崑崙奴傳

板橋記

人虎傳

魚服記

中山狼傳

虬髯客傳

紅線傳

離魂記

無雙傳

謝小娥傳

李娃傳

非烟傳

靈應傳

李章武傳

柳氏傳

楊娼傳

章安道傳

魏夫人傳

杜子春傳

袁氏傳

李林甫外傳

吳保安傳

趙合傳

震澤靈女傳

少室仙姝傳

裴袖先別傳

虬蟬傳

鄴侯外傳

洛京獵記

張無頗傳

王壺記

唐旼手記

獨孤積傳

崔緯傳

陸顯傳

齊推女傳

聶隱娘傳

井棠靈會錄

顏濬傳

王恭伯傳

潤玉傳

姚生傳

遼陽海神傳

蔣子文傳

同昌宮主外傳

侯元傳

張遵言傳

韋鮑二生傳

薛昭傳

李清傳

曾季衡傳

巴西侯傳

寶玉傳

小金傳

五真記

海陵三仙傳

林靈素傳

烏將軍傳

柳埤傳

白蛇記

柳叅軍傳

馬自然傳

睦仁舊傳

張令傳

王賈傳

綠珠內傳

朱蛇記

葛仙翁傳

魏元忠傳

司馬徽別傳

瓊奴傳

驚鴻錄傳

月下彈琴記

芙蓉屏記

長安夜行錄

連理樹記

詩話

詩說

詩眼

西清詩話

葛常之詩話

許彥周詩話

杜詩心異

迂叟詩話

洪駒父詩話

韻語陽秋

蔡寬夫詩話

魏泰詩話

夷白齋詩話

存餘堂詩話

歐公詩話

荅塘詩話

詩品

詩說雋永

高齋詩話

胡氏詩話

漫叟詩話

黃常明詩話

陳輔之詩話

碧溪詩話

桐江詩話

懷麓堂詩話

嚴滄浪詩話

苕谿漁隱叢話

楊升菴詩話

詩話總龜

珊瑚鈞詩話

儼山詩話

古今詞話

閒居詩話

王直方詩話

曾龍圖詩話

後村詩話

金玉詩話

南溪詩話

六一居士詩話

唐詩紀事

東萊詩話

西郊詩話

後山詩話

古今詩話

劉貢父詩話

洛陽詩話

蔡寬夫詩史

隱居詩話

全唐詩話

石林詩話

竹坡老人詩話

詩源指訣

天廚禁臠

庚溪詩話

司馬溫公詩話

玉溪詩話

豐年錄	放懷集
醉錄	冀越集
蜀普錄	白氏金鎖
止戈集	金鑒密記
清異志	就印錄
辨音集	窮幽記
三堂往事	叙聞錄
搔首集	姑藏記
叩頭錄	金門歲節
今是堂手錄	紀異錄
樵海錄	却掃編
四六談塵	異聞集
聞見錄	侯鯖錄
工庠錄	倦游錄
倦游雜錄	燕談錄
遁齋閒覽	雪齋廣記

植萱錄	塵史
劉賓客嘉話	東齊紀事
桂坡遇錄	宋子京筆記
集古錄	寄齋錄
復齋漫錄	東軒筆錄
文昌雜錄	歸田錄
細素雜記	淮海集
硯北雜志	南部新書
青瑣高議	雪浪齋日記
冷齋夜話	藝苑雌黃
傳芳略記	事略
翰林故事	自慶傳
丁晉公遺語	文房寶飾
常新錄	童子通神錄
三峰集	纂異記
文筆襟喉	氏族言行錄

王慶集	陶家瓶餘事
文覽	樵人直說
樞要錄	汗漫錄
張謙中復古編	友會談叢
廣客談	陶朱新錄
開顏集	閒譚常談
瓠里子筆談	洗硯新錄
宦亭筆乘	鹽車道聽
席工腐談	輟築記
學圃餘力	蕉簷聽記
投甕隨筆	清夜錄
談藝錄	撫言
東臯雜錄	啓顏錄
齊民要術	瑣語
閑戶錄	仇池筆記
厚德錄	古今注

晁氏客語	可談
龍城錄	前定錄
王文正筆記	鼠璞
翰林志	丁晉公談錄
玉堂雜記	春明退朝錄
燕翼貽謀錄	欣賞編
揮麈錄	從征錄
林子中野史	青箱雜記
學齋佔碑	釋常談
西疇老人常言	藥城先生遺言
東谷所見	東坡志林
鷄肋編	鷄肋續編
孫公談圃	螢雪叢話
祛疑說	書簾緒論
劉禹錫因論	宋景公筆記
趙清獻善誘文	楊文公談苑

陳無已談業

瑣碎錄

談藪

幽怪傳疑錄

逍遙錄

深雪偶談

資暇錄

柳氏舊聞

次柳氏舊聞

明道雜志

蔣光錄

芥隱筆記

松窓雜錄

宜齋野乘

松溪紀聞

碧雲驥

妖亂志

幽閒鼓吹

東陽夜怪錄

寒齋錄

醉鄉日月

剪燈新話

剪燈餘話

平江記事

丹鉛錄

丹鉛續錄

簷曝偶談

聽雨紀談

病逸漫記

讀書筆記

寓意編

寶積記

彭文公筆記

避戎夜話

清溪暇筆

懸賞額探

霞外雜俎

蘇談

風月笑談

枰吳

說海

說淵

說選

說纂

說略

傳疑錄

談淵

河汾燕閒錄

春風堂隨筆

淮封日記

水東日記

知命錄

桐廬新話

春渚紀聞

五庄日記

春塘紀聞

風月堂雜識

瑞桂堂暇錄

山家清事

委巷叢談

野記

戎幕閒談

餘冬稿

草木子

草木子餘錄	海涵萬象錄
寓圃雜記	郊外農談
西湖塵談錄	燕對集
輟耕錄	閒中今古
日詢手鏡	石林燕語
丹陽集	學林新編
瑯琊漫抄	濯纓亭筆記
續歸田錄	零陵摠記
湘中故事	湖湘故事
趙麟因話錄	廬氏雜說
李康靖見聞錄	吳感大定錄
胡戢泗工傳	瀛洲錄
江鄰幾雜志	雍洛靈異記
盧懷抒情	縉紳舊聞
王幾通勉志	廣卓異記
金陵語錄	御史臺記

逢辰錄	鑒戒錄
玉壺清話	雅言系述
雅言雜載	金坡餘事
野人閒語	東齋錄
有宋嘉話	洞微志
溪蠻叢談	小說舊聞
翰府名談	趙耕千見聞錄
靈異錄	桂堂閒話
郡閣雅談	玉堂閒話
張君方勝說	勝說後集
北夢瑣言	青瑣後集
雲齋廣錄	桂苑叢談
幽怪錄	叙閒錄
續幽怪錄	異聞錄
天游別集	百斛明珠
雜志	劉歆鍾律書

張荃貴耳集	都公談纂	瑞應圖	話腴	三餘贅筆	武陵集記	拊掌錄	墨池浪語	霏霏錄	客座新聞	表泚真隱傳	能改齋滂錄	李翱復性書	造化權輿	南部烟花錄	志逸
瀟湘錄	點記	諧史	就日錄	聯車志	玉壺冰	清尊錄	錢氏私志	耳目記	霏雪錄	陸機要覽	洞山語錄	劇談錄	封氏聞見	龍衮江南錄	吳叢談記

玉堂新語	孔子志怪	夢游續錄	物理論	齊東野語	虛谷閒抄	避暑雜抄	江行雜錄	桐陰舊話	碧湖雜記	孔氏雜記	昨夢錄	聞見雜錄	墨客揮犀	會要	墨莊漫錄
郭領世語	何氏語林	山莊夜怪錄	羣居解頤	癸辛雜志	蓼花洲閒錄	養病滂筆	行營雜錄	東園友聞	遂昌山樵雜錄	三山小牘	鐵圍山叢談	山房隨筆	續墨客揮犀	宣政雜錄	杜陽雜編

六朝探夢	道山新聞
梁谿漫志	華航紀談
坦齋筆衡	吹劍錄
吹劍續錄	林可山山林文盟
姜明琳抱璞簡記	雋永錄
五行志	文房四譜
談諧謔錄	孫樵書
古杭雜記	劍俠傳
芝田錄	孝友傳
窮愁志	折屣疑相論
李馴命解	笠澤叢書
卅緯	宋子嵩化書
楊夔原晉亂說	劉餗傳記
樵牧閒談	百家繪
異聞集	誠齋文贈
續博物志	法苑珠林

談選	龔氏紀聞
葉氏筆衡	四朝聞見錄
遂昌耕錄	吳中緒業
言行拾遺	經鋤堂雜志
夢溪筆談	入幕閒談
避暑錄話	洞天清祿集
澄懷錄	吳曾漫錄
劉向別錄	夢華錄
溫公日錄	東都事畧
魏公家語	李文正談錄
邵氏後錄	北堂書抄
嶺表錄異	昌言
易齋笑林	該聞錄
景渙閒言	宋王微
原化記	文酒清話
蘇黃滑稽帖	春秋後語

春秋燕語

迂叟文訣

感定錄

孔毅夫談苑

猷醜集

續前定錄

樵談

西溪叢語

姓氏英賢錄

婦人集

樂纂

江氏家傳

殷芸小說

羊愔文章志

春秋繁露

游宦紀聞

儒林傳

楊雄方言

姚合極玄集

宋祁卓行傳

王照新志

鄭維孝子傳

范昇獨行傳

文苑傳

續釋常談

玄論

春秋運斗樞

春秋元命苞

宋名臣四科事實

戎幕雜談

翰苑叢記

王明清餘話

聞奇錄

牧豎野談

摘青雜說

淇水流慶錄

孝經授神契

蔡邕月令章句

圖墓書

春秋文耀鉤

陶氏家傳

論語撰考識

孫盛雜語

春秋潛潭巴

皇覽記

禮斗威儀

春秋孔演圖

詩含神霧

春秋考異郵

裴玄新語

賈充典戒

古今藝術圖

升陽客談

虎林客談

仲長昌言

篤論

體論

古今通論

成敗志

荀悅申鑒

治世餘聞

繼世紀聞

尚書故實

野客叢書

趙氏金石錄
徐彭年家範

外國鼎事



今古鉤玄總目錄

卷一

計五十二事

卷二

計六十二事

卷三

計七十八事

卷四

計六十七事

卷五

計八十事

卷六

計八十三事

卷七

計六十九事

卷八

瑯琊諸茂卿輯



計七十五事

卷九

計七十四事

卷十

計壹佰另事

卷十一

計七十八事

卷十二

計八十四事

卷十三

計八十四事

卷十四

計六十九事

卷十五

計七十三事

卷十六

計七十六事

卷十七

計六十事

卷十八

計六十二事

卷十九

計六十九事

卷二十

計九十事

卷二十一

計九十九事

卷二十二

計九十九事

卷二十三

計九十七事

卷二十四

計八十八事

卷二十五

計七十二事

卷二十六

計八十一事

卷二十七

計七十三事

卷二十八

計五十二事

卷二十九

計七十八事

卷三十

計九十六事

卷三十一

計八十五事

卷三十二

計八十四事

卷三十三

計五十五事

卷三十四

計五十九事

卷三十五

計四十四事

卷三十六

計六十一事

卷三十七

計五十六事

卷三十八

計六十九事

卷三十九

計七十事

卷四十

計六十三事

今古鈎玄目錄終

今古鈎玄一卷

瑯琊諸茂卿拜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游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燕三詩人曰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疲臺何窮莫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

將團扇共徘徊王顏不及寒鴝色猶帶昭陽
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漢之
自以得名已久曰謂諸人曰此輩因潦倒樂
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
曲俗物敢近哉曰指諸妓中之最佳者曰待
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
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湏列拜牀下奉吾爲
師曰歡笑而俟之湏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

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

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漢之即擲歛二

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曰大諧笑諸伶不喻

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噉昌齡

等曰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

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出集異記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
坐樹下衣服極敝曰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

爲見知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
錢帛奴婢貶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
婢偃蹇者即鞭撻之裴益奇之其人乃張徐
州也

出幽閨鼓吹

宗少父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曰
結宇衡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
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惟澄懷觀道卧以游
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

欲令衆山皆響

出世說新語

張巡之守睢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
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
其譏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游西蜀追
縣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
戮辱黎獻羶臊關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
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
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聽詩曰接

戰春未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如月暈分守若
魚麗屢敗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陣
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
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岩峩試
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
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工遙聞
橫笛音

出劉賓客嘉話

邢鳳師家子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

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
人自西極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鳳大悅問
麗人何自而臨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
君害於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目
美人曰妾好詩而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
賜觀覽於是美人坐西牀鳳發卷視其首篇
曰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
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

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季昔父母教
妾此舞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之狀
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亦旋覺即於
懷中得此詞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

出博異志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
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
花木蓊華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
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
渴求飲女子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
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
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
女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瞻盼而歸嗣
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
抑遂往尋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
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
紅人面祗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

日偶至都城南復注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父老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此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殯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動請入哭之

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

在斯某在斯頃更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

遂以女歸之

此本事詩

父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恠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然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寘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父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父子憂甚王問

之故咸然曰卿壻子可傷賜黃金以助葬父

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

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効方

出東坡父子雜言

古詩何耿待來茲

出文選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注云茲年也

出呂氏春秋

東坡自僭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夫猶畏而不敢

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公公亦喜其人

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公

買一宅為緡五百公頃囊僅耿償之卜吉入

居既得日矣疲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

哭聲極哀公從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

有大難割之憂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

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問其故嫗曰吾有一

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

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公亦

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即公以五百緡所

得者也曰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即吾所
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券對
嫗熱之不索其直

出方元善深雪偶談

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曰阮唐中宗朝有人於
古塚獲其銅鑄者獻之云此阮仲容所造乃
命工以木為之音韻清朗頗難為名權以仲
容姓氏呼焉後以昔賢名氏不宜為樂器之
號遂改為月琴以其形象月聲合琴也晉書

稱阮咸善琵琶曰以得名又按後周書云武
帝彈琵琶後梁宣帝起舞曰陛下既彈五絃
臣何敢不同百獸則周立所彈乃今之五絃
始知前代凡此之類總謂之琵琶又風俗
通云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則琵琶
之名又不得專名于四絃者矣

出資暇錄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蘓門山中忽有隱者善嘯
籍聞注觀見其人擁膝岩側乃登崩就之箕

踞相對籍問之屹然不應籍目對之長嘯良
久乃咲曰可更作否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
許聞上喟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
看乃向人嘯也

此嘯音

張循王之兄保 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
以錢十萬緡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
狀之手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第之
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

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對曰
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
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狀之王曰汝狀
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曰不足為也王曰
付汝五萬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
曰不狀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與五
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市美女狀舞
音樂者百人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

將者十數輩卒徒百餘廣收綾錦奇玩黃白之物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數十倍王得馬軍容獨壯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特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

問耿再往手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還為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啻三十里哉彼卒者類然其寢苔階花叢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乃如此等而上之若伊呂晉葛者世豈盡無也哉特莫耿識其人無由試其蘊耳以一敵衣老卒循王慨捐五十萬緡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固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

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成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還存亡者異哉

出宜林王露

宋南渡諸將封王者惟張俊善治生罷兵而歸歲收租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老耿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今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象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咲

出田汝成西湖游覽志

秦州寶所乘馬蹏忽雷駮常飲以酒及秦卒嘶鳴不食而死

出西陽雜俎

張士誠據蘇其弟士德為相豪占民田以益富
廣產華構玉食以取奢樂門下養士亦多有
張明善者徽元之遺老能填詞度語言諧謔
士德愛之一日雪大作設盛宴張女樂邀明
善詠雪明善倚筆醉顚調詞曰漫天墮撲地
飛白占許多田地教衆口噉噉喫恁的早難
道國家祥瑞甚得滑稽之諫可見前輩風致
如此

出皇甫氏閑略

倪瓚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夢於畫竹予之
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
之疎與繁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
視以為麻為蘆予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奈
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

出雲林遺事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見道中遺金
顧而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投鏤瞋目拂手
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吾被裘而負

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
名曰何足語姓名

出高士傳

鐵鉉色目人也建父中為山東布政 父皇靖
難師至城下攻之百方不下後 父皇正大
統擒鉉至終不屈被殺鉉有二女設教坊司
為娼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為詩
以獻 父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
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鉉華一片閒心
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
雲環半綰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
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
傷殘舊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箸辭
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攬鏡自憐傾國貌向
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
勝阮郎

出王守谿筆記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

作蕭敷父榮

出晉中興書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銀燭照紅妝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妃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醉韻殘妝髮亂釵不戢再拜上皇咲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

出公卿或語

李舟授昌州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劉淵材聞之乃吐飲大步往謁李曰誰為大夫

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為咲

出陳思海棠詩

元祐間黃秦諸公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送盆中五色皆六而一猶旋轉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

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自外來睨之曰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唯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咲而服

出程史

鄒子云寘門不入宿臨甌不取塵避嫌也與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同義

物理論云豈有太乙之君生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寘婦之室宋仁宗脩東華門群臣奏不利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修之無禁仁宗可謂知物理者矣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者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也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

中之究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
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止劇向說范

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年四十餘目投禮逸
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慧散
人之彌扶二女童放浪江湖間偶至松江將
結數椽為游息所郡人陸居仁往訪焉秀頗
不為禮曰其請作慕緣疏遂為撰之疏曰京
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
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
得大道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跣身纔
離了百戲棚中園子雙攝手便作箇三清門
下閒人赤紫地無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
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生關交媾功
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劈破
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紐做
塵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

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
可里艸履麻衣匾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
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葉葉從前歷盡
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
箇烟霞外道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男
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
一筆咸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
話迷魂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拚是虛
脾玄關竅今日點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
用牢着眼看鳥飛兔走急回頭怕雀怨猿驚
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
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
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
紙帳梅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礼日桃花
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
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口宣揚老子經文

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捺牙長存道眼燒
夜香非尋佳偶披宿氅星月下禮拜節君登
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
館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洗淨臘脂
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
商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
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
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微通一咲白
面卽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
擡手旣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撒手閒秋
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
境界肯莊嚴一慶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
地神仙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
壽利錢擬定倍加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
宮寶殿日月交輝夢人者必親仗磬王金鐘
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咲談秀

不可留連宵遊

此輯耕錄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
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物也乖崖命杖之吏
勃然曰一錢何足問乃杖我耶爾杖杖我不
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
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伏釵下階斬其首
申臺府自劾崇易人至今傳之

此在林玉露

劉文安公爲學士掌院事見禮曹移文大書名

押公不以爲然乃題文後曰諸尊大名垂宇

宙君今名大欲如何難於事體無相害只恐

臨池費墨多曹卽視之深以爲媿

此開略

賈似道欲行量田之法樞密使文及翁作百字

令詞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

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

鼓弄滕六招邀與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

至今道是祥瑞軍若是鸞鴨池邊三更半夜

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
睡一被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咲
道山河原是我的

出西湖游覽志

物去其勢豕曰積見易牛曰牯見佛書焉曰肩
見五代史雞曰歆犬曰閤俗語

徐太傳達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

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

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傳度遇

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

舟江浦伏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戒閤吏曰

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

拔劍斬關吏奪關而出帝曰使人釋其罪

今內謁達不可於是帝不得已枉視於舟

中達曰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曰晚矣

然吾臨江鞠旅亦敢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

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

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冒治焉天命在爾已
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
誓而去

出剪勝野聞

歐陽公晚年常日竄其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

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咲曰不

畏先生嗔却怕後生咲

出崖曝偶談

越僧某索畫於沈石田周寄一絕云寄將一幅

剡谿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

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畫詩意答之

出夷

白齋詩話

吳文定公寬詩格尚渾厚琢句沈着用事果切

無湯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

門晴雪映朝冠步瀝頻扶白玉蘭爲語後人

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饑鳥隔竹餐應盡

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

恐有袁安其憂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

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灑橋驢背自是閒

話頭 出存餘堂詩話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

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於白左右令各

執牙筆呵之其受春愛如此事 出開元天寶遺

部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

尤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荐之不就

葦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跡不及城市率八十

餘矣錢文僖留守西京通判譙絳掌書記尹

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文僖率

僚屬出部往游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

不告以名字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

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

亦無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花下小酌於

是以陶尊果毅以進文僖喜其野逸為滿引

不辭既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牙已

滿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

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

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

文僖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

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

希勿訝也文僖輩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

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也歎

息累日不止 出高士傳

陶弘景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

怡悅不堪持贈君坡翁一日在山中見雲氣

如羣馬奔突開籠貯之歸而放去遂作撓雲

篇宣和中艮嶽近山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

張於絕巘危巖之間俟雲入遂括之以獻名

曰貢雲則雲亦可以言贈言貢矣

蕪湖詹氏女姿貌甚美母早亡父老而貧以六

經教授女與兄事之甚謹間售女工以取給

手抄列女傳每夜又熟讀數四後寢雖大寒
暑不廢淮寇自池陽來邑人皆竄其父泣謂
女曰吾老矣死固無恨奈女何女曰父獨何
憂我久已決今日豈得父子俱生耶乃謂賊
曰吾父貧且老殺之何為觀將軍意不在金
帛妾雖醜陋願奉巾櫛以贖父兄之命不然
將併命於此無益也賊即舍之父兄皆得脫
女麾令急去曰無相念善自保我得為將軍
妻無憾矣遂隨賊行數里過東市橋即躍入
水而死

東坡志

韋應物歐陽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游琅琊
詩曰鳴驕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則不然
游石子澗詩云麋鹿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
車騎來又云使君畎騎從車馬留山前行謫
招野逸共步青林間游山當如是也李義山
以松下喝道為然風景

顧況在洛下門與三詩及游於苑中坐流水上
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
春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
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溪宮鶯亦悲
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
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
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
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

取次行

止紀事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
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
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為物甚大
且多疾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迴避以藉鳴
聲相聞使預得迴避耳營丘士曰佛塔之上
亦設鈴鐸豈謂塔亦疾行而使相避耶艾子
曰君不通事理乃至於此凡鳥鵲多托高以

巢糞穢狼籍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
以車馳比耶營丘士曰鷹鵲之尾亦設小鈴
安有鳥鵲巢於鷹鵲之尾乎父子曰怪哉君
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縮
線偶為木枝所縮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
索也豈為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
挽卽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為木
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挽卽之是者
用皮用線乎父子愠而答曰挽卽乃死者之
導也為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
耳

出父子

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霍之船載書入覲
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
可知

出龍洲集

謝朓詩如慙使下都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
央金波麗鵲鵲玉繩但建章如登三山云白

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
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辰之句故李白登
華山落雁峰有云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
首問青天耳劉孝綽平生無所推讓唯日以
謝朓詩置几案間動靜諷詠之梁高祖謂不
讀謝朓詩三日口臭朓之取重於當時後世
如此

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未消細將磨洗認前
朝東風不借周卽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
周不喻此老以滑稽美翰每每反用其鋒軌
雌黃之謂孫氏霸業係此一戰宗社丘墟皆
置不問乃獨含情妓女豈非與癡人言不應
及於夢也劉禹錫題蜀主廟云淒涼蜀故妓
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唯增悽感却不主于
滑稽耳牧之處唐人中往往好奇立異如四
皓廟南軍不袒左軍袖四皓安劉是滅劉如

烏江亭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要之東
風借便與春深數字含蓄深窈與後二詩意
絕矣皮日休館閣懷古綺閣飄香下太湖亂
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
賺得吳亦是好以議論為詩者予氣愛竇庠
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歡見孟先
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墨緣封事猶問傭
書日幾行使君周評此則以竇氏內為不解
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

出深雪偶談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自言
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養濟院乞兒
子由晦默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
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

出漫浪野錄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
知住處又移節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王州

明曾盡此景隱者之風宛然可掬恨不得再
見之

出詩說
傷永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
枝唯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
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大德間僧膳已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
病危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
事汝止有一子寧不厭延其壽耶答曰佛法
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
何矣是亦有道者之言

出龍耕錄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
觀之觀者或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泰湯錢
積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
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
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出天淵別集

成化五年六月初九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

日三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于河大
如人首下銳上圓質清白微具五色又多鰾
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布易焉目馳以
告始觀之甚恐以手撼之中汨汨有聲且甚
重氣煥而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
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其類也

出懸笥
損探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

問詰閣下問三楊等皆不狀對上顧諸屬

官曰有能知之者否時陳繼官下僚出對曰

龍有翅曰應龍上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

視之信然出集圖
雜記

人驥兩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則驥不勝人

出昌氏
春秋

今古鉤玄一卷

計五十二事

今古鉤玄二卷

瑯琊諸茂卿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季余家深
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
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
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
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
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于長
林豐艸間坐美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
則山妻稚子作筍簾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
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
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
再煮苦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
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
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
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

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人
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
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
多乎

出霍林玉露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造
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上覽之曰
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鬪宮人徐克
容猶工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
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可也今所答皆
順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
游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游者皆同而不同
樓竟不作

出青溪暇筆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
次草草聊寄食耳 帝曰與之入時坐客滿
案唯供土地神凡尚餘一上移之在地曰神

姑讓戎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四川重
慶人也帝曰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
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嬰几小木命生賦詩曰喻己意辭曰
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
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曰探囊
償酒家而去生不知為 帝也明日忽移召
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上咲曰秀才
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諭欲
登臺端乎遂命為按察使秣陵人家至今供
土地神在地

出孤樹
哀談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叅軍妻
曰非烟容止纖麗善秦聲好文筆尤攻擊
韻與絲竹合公業甚愛之為其比隣趙氏子
名象者所窺乃厚賂門媼繼題一絕以寄之
曰一觀傾城貌塵心亦自猜不隨蕭史去擬

學阿蘭來非烟荅曰綠慘復蛾不自持只緣
幽恨在新詩即心應是琴心怨脉脉春情更
泥誰象復寄詩云珍重佳人寄好音綵綵芳
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窮
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迴
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諫寄綠琴詩去旬日烟
以病絕音乃荅詩曰無力嚴妝倚繡櫳暗頭
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歌怯
曉風一夕會公業入府曹遂與私通後公業
察之竟撻烟死洛易才士有李崔二生常與
武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散後空
牀拋下亂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雖貌不迨
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詩
末句云艷魄香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
夕夢烟戰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狀全乎何
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

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出虞初志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
上人杜甫詩也後人以楊大年作巫山一朶
雲閣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
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此楊大年代北人祭
皇后文也後人以為解縉作皆好事者為之
出東谷
所見

胡給事新貢院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

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為韻士既就
案矣忽一老儒撻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
十四泰有之一為韻沛一為沛邑注無沛決
之義惟他有霈字乃從雨為可疑衆曰是閔
然叩簾請出韻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湯
不經意但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
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遠於簾者或
不聞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

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
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廷中
大諠湧不可制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
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於房執考
較者一人毆之考較者遑遽急曰有雨頭也
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復曰第二場再
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
鼓譟場屋胡怒物色為首者盡繫獄常布孟
不平既拆彌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
序進有儒服立於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
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目各求挑試其一
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
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狀乃曰漢相吾言
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何人也旁揖者亦
屈指吳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
服奮起爭曰萬春姓雷歷考史牒未有以雷

為田者揖者不服撐拒騰口俄一綠衣參軍
自稱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
揖者大詬袒褐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
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
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入稠人中曰
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座爾輩安得無
禮群優亟歛容趨下喏曰第二場再不敢也
席客大慚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為郡
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 出程史
春秋書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荊公
詩木稼嘗聞達官怕成化末京師似烟非烟
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尋丈不辨草樹玲瓏皆
成幡幢寶蓋少壯鬚髮盡成老翁父老云是
謂木稼然其應不止達官而已 出索澤長語
宜春傳公謀詞云草草三間屋夢竹旋添栽碧
紗窗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

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惟有平安竹留得
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咲清話
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
酒熟且襄細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

出茗溪漁話

虞邵南見歌兒郭順秀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
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
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

事曰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顧茅廬漢
祚難扶日暮榆桑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
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亡殂天數盈
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
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為尤難可見先生博學
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今中州韵無入聲
以仄聲作平聲或可作去聲者所以蜀術等
字皆與魚虞相近

出報耕錄

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以茶

義固有取於此

出聞略

崔以聲交鵲以意交鵲鵲以晴交

出爾雅疏及師曠禽經

鷺目成而胎孕崔影接而懷郊駕央交頸野鵲

纏枝

出變化論

釋氏書言孔雀曰雷声而孕

象州出嬾婦獸淮南出嬾婦象俗皆云嬾婦為

姑所斃而化其脂燭宴樂歌舞則明燭讀書

紡績則晦

出異物志魚出述異記

張天錫錢唐人天才拔萃文雄一時然落魄不

羈縱情詩酒領天順壬午鄉荐授山西山陰

縣教諭解官南還湖山燕集迨無虛日鯨吞

海吸青樓紅粉爭相迎接人以鐵崖方之所

居為回祿所燬作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云秋

風破茆屋尚興杜老之悲烈燭燬高堂寧免

張生之歎雖云天地為家人世本同逆旅其

如四海空囊此身無所依棲昔也鳩居雖拙
猶可歌於斯笑於斯今焉鳥巢既焚正謂破
我取我子不能進不能退久類觸藩之羊無
以居無以處真是喪家之狗胡開口的柳宗
元翻道黔廬赭居之足賀沒巴鼻的陳去非
反說祝融回祿之意佳又不是曹新官何必
問鄭裨竈食於心者自昔慢云天火破我膽
者于今不見人烟五株柳樹燒成炭三徑黃
花化作灰反風滅火之人久無焦頭爛額之
容安在夫往者不可諫固謂既已破矣來者
猶可追頃知鼎耳新焉所恨者五車書當不
得棟梁八韵賦更難充磚瓦作金石聲文章
可憑管城子興土木工事業須仗孔方兄然
釋道尚有化緣儒家豈無布施况彼蓋三閭
殿造七級塔費無限錢不過徼福來生何如
助數兩銀捐幾錠鈔鈔幹有益事可以揚名今

世禿和尚只化愚夫老寒儒惟求達士曾聞
晉將軍為戴逵造室頗極富饒宋丞相為原
節買居務期寬廣何昔賢之好事豈今日之
無人敢布輪奐之駭新耶冀土茆之苟合咲
狡兔巧營三窟念鷦鷯志在一枝伏願用財
於當行施德於不報懽喜心大家齊發安樂
窩小子必成使我春誦夏綉勝彼朝鍾暮鼓
貯清風明月於無窮藏奇書異画於不朽是
所望也唯善圖之不數月而遷居落成所構
有望海亭見山樓有魚軒數十間前輩之風
流仗義可想也出勝覽志餘
齊宣王問艾子曰吾聞古有獬豸何物也艾子
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庭中辨羣臣
之邪僻者觸之艾子對已復進曰使今日有
此獸料不喫食矣出艾子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

不厭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
言事則直言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
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
則論乎王曰未論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
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
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今王曰無
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出說苑

李太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

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
物為釣絲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
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釣又曰何物為餌白曰以
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悚然

出唐書
偶談

出潘
綬亭

筆記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
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公應聲曰

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為
之絕倒

出病逸湯記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
人皆踈不自寧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
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艱危時君獨無怖何也
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冒若
無心之為愈哉先生欲與之言竟去不顧

川先生
語錄

王荊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
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
沈杏花雨為優言盡而意有餘也

出韻語
陽秋

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
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
為治以臭為香以擾為馴以慙為足以特為
正以原為再以落為萌

同上

倪瓚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坐

集瓚逝去潛於蘆葦中藝龍涎香竟踪跡得

之故柯九思詩云疾雨推蓬寫松石然香何

處獨題詩蓋道其實也

出雲林遺事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

上前作院本

頗有方朔諷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

丑作醉人酤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配罵如故

又曰駕至配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笑醉者

驚迫帖然旁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

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

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

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

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後

二人以次坐講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

治私第丑作儒士誦詩曰高吟曰六千兵散

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俞

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 憲廟

密遣太監尚明察之黃綠得泯成化末年刑

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

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

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

道亦難行竄後一人曰胡塗主者曰胡塗如

今儘去得

憲宗微哂而已

出御批湯抄

謝石紹興中以拆字著名徽宗書問字命一隸

持往石密於側緘付之戒其到家方可發封

隸歸奏上啓讀乃曰左為君右為君聖人萬

歲遂補承信郎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字占

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蓋所住觀

無他黃冠惟童僕數輩猶未以為奇又書器

字倩俗人往占曰人口雖多皆在戶外於是

大服之趙彥通以周易應舉不第欲改他經

曰書易字石曰得非有更易之意乎此字从

且从勿當且勿易終必得後仍以易中試文

惠公為叅知政事上章乞去未諧其弟指書
中去字使觀之體帶艸石捧玩咨歎曰此尊
官已是貴人今所占何事對曰予兄見任西
府方力求去石曰正鑽頭穿出天上將位冠
百僚無庸詢休逸之請也後西月拜相出東志
太祖召画工周玄素令画天下江山圖於殿壁
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
建規模臣然後潤之帝即搦筆倏成大勢
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
動搖帝咲而唯之出散園雜記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
少憩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間
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
窓帳云偷非慧遠我非陶何事窗間酒一瓢
僧野避人聊自醉卧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
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

截取窗字黏於狀前許於府且曰某有施主
某人昨日携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
至施主走避酒為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
杯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杯各有鐫識今施
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屬吏某人鞠
之堯夫曰余為僧法當飲手杖而逐之且曰
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
姪輩曰余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即命火
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
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
其書出道山清話
元寶家有一皮扇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
此扇置之坐隅以水灑之則飒然風至巡酒
之間客有寒色明皇差中使取觀愛而不受
帝曰此龍皮扇子也出開元遺事
宋勢將危父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為之奈

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
皆死矣文咲曰君知昔日王川乎與一娼狎
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
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乃紿曰願與
汝俱死必不獨行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
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
諸君得無效王川乎客皆咲而不答

出西湖遊覽志

弘治間安南使過吉水吊文丞相詩云吉水江

頭繫客舟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

日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伐自期終復漢東征

誰謂竟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責肩戴南冠學

楚囚

北野記

書云馬牛其風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牛

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出三餘齋筆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

賢初罷相樂聖且斟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

箇來蓋炎而附寒而弃從古然矣灌夫不負

竇嬰於擯弃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

日徐晦越明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

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

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

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

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林王

東萊先生注觀瀾文謂後杰壁賦結尾用文公

后鼎聯句叙彌明意愚獨謂不然蓋彌明真

異人文公真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東坡貫通內典深悟

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

頭時是夢杰壁之游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

樂安在以是觀之則我二客崔與道士皆一

夢也

止清夜錄

王建宮詞一百首蜀本所刻得九十又二遺其
八近世宮詞百首皆備蓋好事者妄以他人
詩補之殊為亂真也中有新鷹初放兔初肥
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
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
高盡理昨來新正曲內宮簾外送櫻桃此張
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
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
此白樂天後宮詞也聞吹玉殿昭陽管醉折
梨花園縹緲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纓猶封繫
臂紗此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
牛織女星此牧之七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
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

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
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鑪欲藝薰衣
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對枝下臺
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
作詞此夢得魏公二首也近讀趙與時賓選
錄其所拾建遺詩七首則是忽地金輿向日
坡內人接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殿
發開眠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
橋頭每年宮女穿鍼夜勅賜新恩乞巧樓春
來晚困不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雙向玉花
堦上坐簸錢贏得西三籌彈碁玉指兩參差
堦前臨虛閣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
子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画死
央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牀供御
香方加減頻水沉香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
傳送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漿高

殿無風扇小涼每到日中重掠髻衣騎馬
遶宮廊彼又云得之於洪文敏所錄唐人絕
句中文敏所得又不知其何所自也觀其辭
氣要與九十二首為類前所屬足者每見於
諸人集中惜今尚闕其一 出存餘堂詩話

唐羅鄴詩云人間若美無榮辱却是扁舟一釣
翁頃見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
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艇湖上隱近來漢課又

難饒則知今之釣翁又不及古人遠矣 出庚白生詩話

博具名骰子者乃投擲于盤筵之義或謂為骨
頭所成因以頭名然考之韻書骰即股字不
音投則知頭骰二字皆非也 出資暇錄

喬彞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彞曰午叩門試
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額曰幽蘭騷不肯作
曰西窗漢相對作此額速改之為渥洼馬賦

遂奮筆斯頃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
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乃以解副
荐之 出幽閑鼓吹

東坡云

暮夜月明獨與兒子邁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

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
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
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鶴雀也予方心動
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

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罅而不知其
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
西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豁之
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出東坡游錄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

借於人故名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出與注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

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龜蛇之屬王
喬赤松是也食穀者智慧而久人是也

出淮南子

亡獵犬於山林大呼犬名則號呼而應人犬異類

而相應者識其主也

出王充論衡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帝令於飛
騎中揀勇壯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
以告太常卿傳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
不犯正若使臣必不得行帝乃召僧呪奕

奕對之初無所覺湏臾胡僧忽然自倒若有

所擊便不復蘇

出唐書

唐人有詩曰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地

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

歲便覺唐人費力

唐何以獨爾然為綸旨科為鈞荆條為竿割粒

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綸不

絕鈞不申竿不撓

出博物志

齊王將築城以拒秦楚韓魏謂諸侍臣曰今百

姓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虞之患

可以永逸矣父子對曰今日大雪臣趨朝見

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恠問之荅

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即今年

凍死矣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

在何人也

出文子

白樂天姬公樊素善歌妓公小蠻善舞嘗為詩

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

方豐艷曰為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

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然永豐坊裏東南角

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樂國唱是詞上

問誰作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目東

使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

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

後天父裏柳宿苑中添兩枝

出本事詩

寧王常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艸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言姓莫氏并伯庄居昨夜遇火賊賊中二人是僧曰劫某至此動婉含顰治能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

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惟弄一櫃入店中夜久福勝有聲店主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咲書報寧王云寧哥大能慶置此僧人也莫才人猷為秦聲當時號莫才人轉焉 出酉陽雜俎

孟母姓仇氏音掌 出問略及姓氏急就篇

太宗師至城下建文遁去不知所之後至正統

間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不避問之乃獻詩云云詢之乃文也詩云流落江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出守溪筆記

衛青少服役於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仇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久而遍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自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 出霍林玉露

瞿宗吉長於詠物其睡燕詩云補巢漸得落花泥困倚東風倦翅低金屋盡閒隨蝶化玉堂

春靜怕鶯啼魂飛漢殿人應遠夢入烏衣
欲迷却被捲簾人喚醒小橋流水夕陽西走
馬燈詩云颯輪擁騎駕炎精飛繞人間不夜
城風鬣追星低弄影霜蹄逐電去無聲秦軍
夜咸陽火吳騎宵馳赤壁兵更憶雕鞍年少
客章臺踏碎月華明

出西湖游覽志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淨風吹

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

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雨未嘗香也李

賀四月詞云依微香雨青氤氳

出韻語陽秋

內外皆毀而形骸尚存謂之浮屠

出老君實錄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卅百年生孟

子孟子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只有過孔子

上者如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岩

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意不解文定曰儒門淡

薄收拾不住皆福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他

日語張天覺天覺撫凡歎嘗曰達人之論也

出

發新話

米元章詠潮詩云怒氣彌聲迸海門州人傳自
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雲山萬馬奔
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
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

出臨安志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詖非非近乎訕

不幸而過寧訕無詣東坡有是是堂詩非非

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

諛

士之遇不遇命也漢武時有白首為郎者問之

曰昔文帝好文而好武景帝好貌而臣貌醜

今皇帝好少而臣已老盧瑗隣亦自謂當高

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

嵩山聘賢士已廢豈非命哉

出中和堂隨筆

曾子曰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工鼃鼃魚鼃

以澗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

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出說苑

山谷在宜州重九日登郡城樓閣過人相語今歲當慶戰取封侯自作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摠成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咲羞羞人不羞花自羞倚欄高吟若不能堪者是月果幸

出道山清話

楊珍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厭基望秋風秋州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

楊

文公詩苑

栢生欲借班嗣之書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出漢

今古鉤玄二卷



今古鉤玄三卷

瑯琊諸茂卿輯

杜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游覽至文八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脩何業旁人以累捷詩之顧而咲曰皆不知也杜咲訝曰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南兩枝丹桂一時芳禪師都不知

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出本事詩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修靜等十八人為社客獨陶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楊次公又從而咲之其作廬山三咲詩曰我咲陶彭澤聞鐘磬歛眉簾與急迴去已是出山還視彭澤又高

出開略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正而斃矣或曰將存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是何言也不受命者

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代叛夫誰其與之曰聞以外將軍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騎劫代殺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鐔鏐下矣嗚呼岳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

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

出文子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而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如濯魄於冰壺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欄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非太白不能道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迷歸路怨春不語笑只

有殷勤画簾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又寄丘宗卿云千古江山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虜元家子草一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烟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

出本傳

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物攝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排寓之比興謂之騷觸事感物托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

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制今歲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嘆悲憂深思謂之吟吟咏情性摠合而言謂之詩蘇李之工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謂之制然綸之語若日月之垂暎謂之詔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彛憲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謂之誥即衆師而申之謂之誓目官使而命之謂之命出於上謂之教行於下謂之令時而戒之者勅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以倫而折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

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績而述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曾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間伸容閭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父言之而詳也疏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承者摠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

出冊珣鈞詩話

倪瓚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而訪之坐定童子供

茶行恕連啖如常璫艷然曰吾以子為王孫
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風味真俗物也自是交

絕出雲林
遺事

艾子之隣皆齊之鄙人也聞二人相謂曰吾與
齊之公卿皆人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
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
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
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相謂曰吾自食肉後

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祗窮理其
一曰吾觀人脚面向前甚便若向後豈不為
繼來者所踐乎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
甚利若向上豈不為天雨注之手二人相稱
其智艾子嘆曰肉食者其智若此出艾子

滑稽古今說不同楊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
大如壺應劭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為酒榼崔
浩漢記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

不已故語之響應不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
其遺法

今人以善營生為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皆
好聚歛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封蔣兄自
朕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云
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則自唐已有此言

出報
鮮

內庫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

於杯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暎杯上今取酒
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出開元天
寶遺事

寫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

舄色皆象於裳出古今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
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
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

時而動也 出與服注

紫塞者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丹徼者南方色赤故稱丹徼為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徼者統也所以統遮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 出都邑注

漢桓帝時黨錮事起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鼓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湯淵龍鳳逝而不至

今官置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將性命之不免因相抱而泣有陳留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主將安所難泣何及乎不顧而去 出東漢書

蘇眉山作硯蓋銘云研石猶在岷山已頽美善既去孟子來子美詩云紫霞奔慶黑白鳥去邊明蓋絕唱也唐眉山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亦是佳

句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顧君千年萬年壽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出唐

唐文

裝潢二字蓋染黃紙脩治之名 出齊民要術

龍生九子見俞雅李西涯桂坡遇錄所解甚悉如云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也睚眦好殺今刀柄上吞口是也或作蜥蜴以其

好腥蒲牢好鳴今鐘上獸紐是嘲風好險今殿角上走獸是也或作瓦猫狡狴好生今佛座獅子是也霸下好負今神座獸是也或作螭螭為今橋兩旁水獸以其好飲又作饕餮饕餮好訟今獄門上獅頭是也一作憲章鼎屬好文今碑上兩傍龍是也一作螭虬蚺蚺好吞今殿脊獸頭是也一作螭蚺以其好風雨又說螭吻好望立屋角上獅子好火烟立

香爐蓋上枰圖形似螺好閉口立門上幼蠅
似龍好險立護朽上鰲魚似龍好吞火立屋
脊上螭吻似獅好食陰邪立門環上金吾似
美人首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寐故用巡警
自螭吻以下七種皆不可曉殆必有所據也
當更考之

南方談語有長老種芝麻未見得人不解其意
偶閱唐詩云蓬髻剃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

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胡
麻即今芝麻也種時必得夫婦兩手同種其
麻倍收長老言僧也獨種則無可得之理故
云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承旨靖難兵
至金陵觀走死一妻二女俱被執有音配象
奴妻詭言避難時有金銀若干寄城外某至
親家酒吾母女去取方與不爾為其所匿象

奴利其物目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
吾母言當以衣裾幅相結恐稠人中相失奴
許之曰固結之二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側
繫二女同溺水死 出病還得記

晏子使荊荆王將辱之令縛一人過王而行問
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
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曰江南有橘齊王使
人取之而樹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

然者土地使之然耶荆王有慙色 出說苑及晏子春秋

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曰折蓋之形制曲蓋
為戰國時賜將帥漢朝乘輿用之謂之轎輓

出中華古今注

徽之休寧西北十里外有寺在大山長林間山
故多猴每以千數成羣白晝相暴僧炊飯爇
棘連臂入厨舁甌着地攫食之且拋弄蹂踐
必盡乃止僧不勝其苦至聖開門勢益歲袖

中婦房良久然後敢食後一遊僧教之曰吾
有一計當使永斷踪跡今夕試為之乃設網
罾於厨次而實棗栗餓頃二猴入罾不能出
僧磨墨斗許拌以水漿灌沃之自頭至足遍
身通黑始縱之猴自視毛色寢異急奔窠其
類望見以為他惡物也驚而走固敢回顧黑
者逐之愈切羣猴去益遠不三日滿山皆空
列子載楊朱之弟布衣素衣而出天而解素
衣衣緇而返其狗迎而吠之布怒將扑之朱
曰子無扑矣使白狗而往黑而還能無垢乎
與此事相類出夷堅志

張黻巖嘗以几間丸墨并常支竹杖作二銘墨
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日以昭昭
斯為瀟湘之室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之
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
扶則焉用彼止程史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
守餽遺不滿意升堂慢罵守懼以書白秦自
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
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
風吹艸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帶子不知
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
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出宜林玉露

世俗用金銀為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
詩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御進於君女史書
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還生子月辰以金環
還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
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
戒指者有自來矣出三餘叢書

宋高宗好養鵲躬自飛放有士人詩曰鵲鵲飛
騰逸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
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

命補官後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画雙勝連環
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
為帽環以進有一伶在旁高宗指示之曰此
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也伶人跪捧諦觀徐奏
曰可惜二勝環放在腦後高宗為之改容出西

湖游
覽志

呂僧珍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
出身甚微以販葱為業逮貴兄子求官於僧

珍僧珍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急肆
耳不聽其求宋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詢
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
買隣一百萬買宅為人所敬重如此出景仰
錄書

世恒言秦隋不道然不道莫甚於始煬後世有
遵用其法過於堯舜者稱皇帝築長城列郡
縣是始皇所為進士科是煬帝所設出河汾
縣志

宋柳耆卿蘇東坡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當

時士論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
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
曰如何優曰相公詞須用文二將軍銅琵琶
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詞却著
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為之
撫掌大咲出溪山餘話

凡艸書之法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
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故云匆匆
不及艸書其相連處特是行帶耳凡楷書之
法如快馬斫陣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草則燥
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滯
則筆枯凡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不在匾
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法曰方勁古拙斬釘截
鐵備笑人謂篆字宜長太長則無法但以方
楷一字半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脚

不過三凡有三脚當以正脚為主餘略攷短
如襠脚可也若生耳之等字却以上出為脚
如草木之為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
枝耳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繇入抱
犢山十年木石俱黑王羲之五十二歲而書
成永禪師不下樓者四十餘年要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

出妻妾章續書譜并書例雜編
及米芾海岳名言陸深書輯

縣令鍾離君與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嫁買

一婢以從一日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
地之穴處惻然淚下鍾離君訝而問之婢泣
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墓富導我戲歲久
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問曰汝父何人
婢曰我父西政前縣令某也身死家破我遂
落民間鍾離君急呼牙僧及老吏問之具得
其實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遂以書遲之且曰
吾買得前令之女吾憐之義不可久辱當報

吾女之奩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更伺一年
別為吾女營嫁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曰蓮
伯玉恥獨為君子願以前令之女與吾子君
女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
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可得而見矣

出魏泰
東軒筆

洞庭劉氏葉正甫妻也葉久客都門有寄衣詩
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

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
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
知肥瘦近如何

世說新語

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者謂之天閨

出周
公謹

癸辛
雜志

黃歇謂秦昭曰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
累基是也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妻為夫人不

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

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咲曰誰教阿舅

為此好事出大唐新語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出列子

晉父公赫林求介子推有鴉遠烟而噪名曰仁

烏景帝教臨江閔王燕數萬衙土置塚上王

莽發丁姬塚燕數千衙土投穿中出問略

南濠都先生稊少嘗學詩沈石田之門石田問

近有何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為對其詩

云白疑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

矣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

翁不讀禮經經云寡婦疾不哭何不以燈字

為春字南濠不覺悅服出庚白詩話

鄭所南墨蘭自題曰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彼

懷王於楚有先所南宋太學生而不仕元其

画獨不画土人問其故答曰土為番人奪去

出都編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

之之属登南樓理咏音調始道聞亟道中有

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

来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

不淺曰便據胡牀與諸人咏詠後王逆少下

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

得不少顏右軍答曰惟丘壑猶存出世說新語

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咏鳥其末云上林多

許對不惜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

一枝出隋唐嘉話

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敵高皇之

婦罵其論唐亡亡掬江海以抹熱焚牧而溺

至引鴉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出久錄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

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

言童穉不奇不慧即非異器耳

出劉賓客嘉話

擊節二字謂擊几為節也若擊岳為節之謂世

人不曉此義往往以彈指為擊節何其謬與

出李浩刊誤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

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一

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于塗路也

出輿服注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

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為溝以隔之或曰

陽溝陰溝蓋以當日為陽溝屋下者為陰溝

也其說近是

出霏霏錄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

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

錢蓋襲故事也王元之請商於有詩云

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

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出鮑定編

王荆公五言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

大天入五湖

出臨川集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獨

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丹立燭後公知為刺

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

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曰我亦知書

寧冒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

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

帛乎咲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面事我乎曰

我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悅而不

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

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

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麋

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

也 出崔林玉雲

蜀中遇寒食日採楊桐葉作汁染青而有充食
之以資陽氣謂之楊桐飯即道家之青精飯
也 出瓊碎錄

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唐角蓋虛性警羣
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
寨柵樹木外向亦名曰唐角 出三餘舊事

或問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何謂也曰河圖

之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
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
碧六八為足為白故陰易家一六八為白二
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出震澤長語

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嘗出游宮垣南溝水中蜿
蜒奇狀靡不瞻睹及慶興西幸龍一夕乘雲
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
有龍翼舟而進上濟然出涕頤謂左右曰此

吾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之於是龍振甲而
去 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

少師西涯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
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閼河然節一分則上省
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
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
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者 出名臣經濟錄

世人言胆次不坦夷逞獨見以忤人者曰吳真

音列舉出漢書吳真而無志節言人不勇往
直前者曰墨屎音眉癡蘊藉不躁者曰緬忝
出列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璚珠而下墨屎
言人進退不果曰佞音熾賦司馬相如賦
佞以佞擬柳子厚夢歸賦紛若倚而佞兮
言人聆言不記事者曰耳邊風言艸木穉而
初莠者曰始花書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注
皆去聲言戲擾不已曰鶻音梟稔疥疫書鶻

之不置言褒貶人者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

肅多所彈劾故云言人愚不省事者曰儻魏

萬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儻癡言人儀矩可

喜者曰庸峭音波俏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

曲折俊俏之意也

蠹螺仆柱梁蚊蟲走牛羊

出談業

河濱蟻孔端山壞由猿穴

孔融詩

馬端臨論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

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

水也此數言極盡泖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

以示愚民之嗜利者

出河汾燕閒錄

天下之務日開而未已如茶古所無今則不可

闕茶之用始於漢著茶經始於陸羽種茶始

於張滂爾雅櫝苦茶茶之名始見於此吳志

孫皓密賜常璫茶茗以當酒飲茶始見於此

注以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又名薺云

出陸

佩山知
命錄

世言三尺法者蓋用三尺竹簡書律法詔書謂

之尺一亦以一尺版書詔囊封加璽又謂之

璽書

出傳疑錄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

書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東坡詩

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

以拙自修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

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

者乎請為二三子斬之出謂諸叢曰大王有

命容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

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免之州乃虞海垂之際

屏外藩以為居而龍蛇占與我爭焉是以剪

髮交身以像龍子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

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

不肖者曰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世之指傭工者客作焦允飢則為人客作飽食而已出報耕錄

百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傳奕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破之乃持注試之僧絨膝甚固良久始得見叩之應手而碎出隋唐書話

吳中田家凡欠傭於人者謂之長功暫傭於人者謂之短功此言非也唐六典云凡役之輕重功有長短注云以四五六七月為長功以二三八九月為中功以十十一十二月為短功蓋夏至日長至六十刻冬至日短止四十刻共一等定功則枉弄日刻大約中功以十分為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出三餘書

范石湖占雨詩云朝霞不出戶暮霞行千里今

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農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豸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蟬蛸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埕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亡逢庚變或自換甲姪形勢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

捷於鬼賊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詩甚詳諺又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出崔林玉露

父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可使者因自結之出史鑑

倪雲林璫有清閨閣雲林堂清閨閣為尤勝客

樊邑樊邑之君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梁王乃披衣出見之

出劉向說苑

臨興縣居民程氏累世以弋獵為業家頗豐因輸租入郡適逢廬市有搖小鼓而售戲面具者買六枚以歸分與諸小孫諸孫得之喜各戴之群戲堂下程畜猛犬十數皆常日放獵所用者望見之吠聲狺狺爭趨前搏噬救之不退孫即死者六人犬吠所怪固常理也

世獵之報云

出夷堅志

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看果或土或木任意為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楮錢及金銀楮錢上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則五代時已有看果矣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楮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璵又清

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

形而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

白曰冥遊下寶則金銀楮錢及錢上始於五

代時矣

出聽雨紀談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詩也其遠大之器自覺軒詔可仰

龔天恩作鐵笛賦以屈楊廬夫致其下拜又應

口作碧梧翠竹詩中二聯云曾聞剪葉書周

史又見翻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玉璫

風靜夜聞多

出聞略

尹子曰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慎子曰兩貴

不相事兩賤不相使鬼子曰兩智不能相

臨兩強不能相屈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唐代宗謂郭子儀曰

鄙談有言不痴不聾不作家翁世言鄙人之

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道經無錫聞璫名
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為贄詔曰適往惠山翌
日再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仰慕不得一
見徘徊其家璫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
前植碧梧四周列奇石東設古書器西設古
鼎尊聖法書名畫夷人方驚顧問謂其家人
曰聞有清閨閣駐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
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
拜而去 出雲林遺事

有客浮海疲泊島峙中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
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
尾者斬吾鬣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
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
斗時事也 出艾子

今古鈞玄三卷

計七十八事

今古鈞玄四卷

瑯琊諸茂卿輯

廬山天池寺以周顒仙興建戒 太祖御製周
顒仙傳甚奇古中載顒仙以手畫地成園指
謂 太祖曰打破箇桶做箇桶蓋隱語代革
之事桶統也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
綴以簷如桶亦 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
云楊廉夫以方巾見 太祖問其製對以四
方平定巾 太祖喜令庶人皆得戴之重佳
名也商父毅公輅召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出豫章
湯抄
陶學士安既歿其子尋以事見戮家人四十餘
人悉坐罪徙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
無餘丁安妻莫可控乃裹素裳赴京師擊鼓
求見 帝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媼為誰安妻
頓首曰妾陶安之妻帝法然曰是陶先生之

嫂手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妻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得保首領入溝壑帝唯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彞形神入土子孫殘落甚可憫念令即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其毋緩

於是安妻辭謝而去

出前勝野聞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游皆當時名士然而華門圭竇宦惟四壁隣有李將失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葭父聞客至必名人曰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游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

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韓接韓殊不意懇辭不敢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况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謝人也宜事夫子祿盡其搢郎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恍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未幾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回以良金置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二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

居恐不自免乃落欲髮為尼居佛寺後翻隨
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為立功番將沙叱
利所劫寵之專房翹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
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
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
失身沙叱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
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
至車中授一紅巾苞小合子實以香膏鳴咽
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為之雪
涕是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
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
嘗不適今日何慘然耶韓具話之有虞候將
許俊季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
員外手筆數字當立致之座人皆激贊韓不
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遂
趨沙叱利之第會叱利已出即以入曰將軍

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札
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即以柳氏授
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嘆時叱利初立功代
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闇座同見希逸白其故
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為也而俊復
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叱利代宗稱歎良
久御批曰沙叱利宜賜絹二千疋柳氏却歸
韓翻後事罷閒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
署為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
敢知韓舉目為惡詩韓翩翩殊不得意多辭
疾在家惟末職常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
善一日夜將半常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
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慙然曰必無此
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關人中
書西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
與德宗批曰與韓翻時有與翻同姓名者為

略聞

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
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
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常
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
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出本詩
吳中取酒中新醕者謂之擊醕蓋酒之精粹者
也范成大詩云糟醕新醕白紫錐軟火紅出近

唐德宗時潘炎為翰林學士思渥極異其妻劉
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
見乃還閤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
京尹願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緡其危可
知也出曲間鼓吹潘公避位

雀一名嘉賓燕一名天女鵲一名神女鳥一名
孝鳥雞一名燭夜猿一名參軍羊一名髯鬚
主簿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

名丹鳥一名宵燭蚯蚓一名蛻蟪飛蛾一名
火花一名慕先蜉蝣一名玄針龜一名玄衣
督郵鼈一名河伯從事鼈一名河伯使者蛟
一名豹脚蟻一名玄駒蟬一名齊女黃鶯一
名金衣公子鵲一名飛奴鸚鵡一名綠衣使
者出鳥獸魚蟲注

人將別離則贈之以芍藥芍藥者一名可離也
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者一名當歸也欲
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者即萱一名
忘憂草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
者一名合懽合懽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
結每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牽樹之階庭使
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出古今雜注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
為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
之象其山水深厚為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

為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掇科之士注注
事之或謂神為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
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出項碑錄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洞明詩云形迹憑化
往灵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
之後洒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
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
不外是矣謂洞明不知道可乎

元時呂重實為食事微時晨炊不繼欲攜布袍
質未於人室氏有吝色曰戲作一詩曰典盡
春衫辦早厨山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
燒菜囊裡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此子事只
曰曾讀幾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
到草廬次年果登第

出西湖游覽志

柯九思博士避言路居吳時虞邵庵在館閣賦
風入松以寄之詞曰画堂紅袖倚清酣華髮

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
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
接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
錦字泥槭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
翰兼美一時傳刻而此詞遂遍海內矣

出輯錄

古人行事殊非今人所及而今人過古亦有一
二事焉古人多務厚葬觀西京雜記廣川王
去疾發魏襄王哀王晉靈公之冢金玉珠寶

甚侈蓋不獨秦始皇闔閭也近世山東河南
鬻鐘鼎尊匱窮極巧麗皆墓中物也今人自
棺槨衣衾之外雖富貴之家一物不以殉不
獨不為生者之費亦不為死者無窮之累此
其過古人一也古人諱忌拘甚父名晉子不
得舉進士父名中子不肯受中奉大夫此何
理也以莊諱則光為嚴光助為嚴助州為嚴
州以一時之諱易千古之稱甚無謂也今人

二名嫺名一無所諱臨文則又不諱此其過古人者二也

出震澤長語

太祖克金華召一日者劉日新推命荅云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侯高皇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高皇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汝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但求一符可

以遍遊天下耳高皇曰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此遍游十三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于非命故歸作別去游京師妻留之曰既當死死於家耳荅言當死于京師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箕但講命而已蓋先被旨不許與人算故也都督

藍玉平雲南回曰詣劉講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熊七日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玉為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牙時日東上熒熒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同往雲南與玉不睦對曰此人陛下之前不妨但恐非少主臣也上由是欲誅之曰潛令科道糾之科道問張尚書何以為罪張曰第

言軍還不交軍欲乘此作亂耳玉臨刑時歎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為何人曰劉日新上聞曰建劉至問汝與藍玉美命對曰曾算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曰殺之今其家子孫尚在賜扇猶存

出孤樹泉談

荆公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雙字最佳史龜筮傳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

出芥隱筆記

楊祭酒憂才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

見詩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

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名由此益振遂登

高科出劉賓客嘉話

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可以

為進銳還速之戒出文

正德末年冢宰陸完以宸濠之累詔入獄吳人

陸楠吊以詩云子規聲裡月光微何事先生

不見幾雲夢已收韓信去鱸魚空待季鷹歸

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筆何人定是非齊二朱

門春去後楊花燕子自爭飛先生嘗有平寇

監國之功至此瓦解聞為王瓊中傷未知然

否

王摩詰詩云褒斜不容憶褒斜二谷名即今棧

道是也寶鷄以南曰斜谷褒城出口曰褒谷

漢鄭子真畊於褒中曰谷口出知命錄

哥窑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氏兄弟長

曰生一次曰生二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

窑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為世所貴即

官窑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出宋

隨筆

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

遺果物怪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

太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

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

此制尚存然有以懷歸不盡而獲罪者出金

闕

唐中宗嘗召故相蘓瓌李嶠二子進見二子皆

童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曰語二兒

曰俞日憶所通書可奏者為吾言之蘓子頤

應聲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李子失名

亦進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

有子李嶠無兒

出李源松意雜錄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耳何之英雄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媼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鉅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睥意氣隣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唐子西佐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視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出崔林玉露

泰山東山名曰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

出漢封禪記

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疲半登之望陽谷

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

出島夷志補遺

迦山在東大洋洋海中鷄初號遙見東方日出

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

出宋學士集

觀此則唐人詩云海岬夜深嘗見日殆非虛語也

黔婁卒曾西來吊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

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歛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非先生意也西曰何以為謚妻曰謚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克飽衣不盡形何以謚為康妻曰管先生君欲用為國相辭不為是有餘貴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耳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謚為康不亦宜乎東坡詩曰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

兒似仲謀

出屠曝偶談

黃山谷云龜以靈故焦雄以文故翳本社子美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則社又有所本矣

曾子衣弊衣以畊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及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

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
我驕也我詎不畏乎

出說苑

宋學士瀛謫四川憇某寺寺有老衲高僧也瀛
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
為自以為無媿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
嘗為官乎曰編修僧默然瀛是疾遂自經死

出字溪
筆記

維揚秦昭少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

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回指之曰此
為部主事某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
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
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迺運
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可畏納之帳中同
寢直抵都下持書注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
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
妾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

附便驛報吾鄧公矣遂相與痛飲盡懽而散
昔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投宿恐其凍
死坐之於榻至曉不為亂顏耕子獨犬而有
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曉千古以為美事今
秦之於此女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
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者矣

出類
輯錄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

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
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
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
戾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
雍齒封蓋回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戒發
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
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攬撥
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

羽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
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
功臣時更討他不看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
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
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總覺難
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
各付物之意蓋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
花切勿看雖披是也 出寶林王雲

王中父作詩多用助語有送人應舉詩云上林
春色好携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
豈終否時乎不暫勉哉歲素業以待歲之
秋此格古未有也 出明道雜志

有人疲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
際吟曰涉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
知何處真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
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

今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出蘇

光錄

昔蒲且子善弋詹何聞而悅之從受弋而以釣
聞吳道子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画特轉移
問耳 出談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按抱朴子曰水
性純冷而有溫谷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
丘之寒燄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

陽而有涼燄康節又云石入水則沉而南海
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
木虛實之相反也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
金當沉而反浮肝實而肺虛也 出西京雜記

張九齡少季時家養羣鵠每於親知書信往來
以書繫鵠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目之
為飛奴 出雜記

謝小娥嫁歷陽俠士段居貞父畜巨產隱名商

賈間常與段嬀同舟貨往來江湖間俱爲盜
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姓與童僕
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
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目流轉乞食至上
元縣依妙果寺居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
娥夢父謂曰殺我者乃車中猴門東草又數
日復夢其夫曰謂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
娥不自解悟詰之瓦官寺僧齊物亦不能釋
轉求之李公佐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
未倦了悟其父令寺童疾召小娥至詢其由
小娥嗚咽良久告以故公佐曰車字去上下
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
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
亦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
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無疑
矣小娥慟哭再拜默識之後變男子服混于

傭保間遭遇二賊盡殺之

出太平廣記

唐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
之有木蘭廟詩宋女子黃氏孀攝府掾吏事
明敏胥吏畏服惟與老母同居此事尤怪四
川順慶府都尉壩有女代父征封至都尉而
歸親里見其肥大疑有姪也乃置酒邀親里
食饗以刀割腹而死示無私也保寧城中有
韓氏女年十七遭元末兵亂慮爲所掠乃僞
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擄居兵伍中
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王珍兵掠雲南
還邂逅其村疇之婦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
軍者皆驚異之出碧湖雜記
高九萬春詞云蘭草歸來上玉階香泥微汚合
歡鞋金篝羸得無人賞依舊春愁自滿懷王
岐公夫人閨端午帖子云後苑尋春趁午前
歸來競鬪玉蘭邊袖中獨有香芒艸留與君

王辟彙編

出張蒼翁青耳集并後村詩話

溫庭筠疊韻詩癡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嫗

寶橋中癰儒輸逋租後人擬其體作西谿鷄

齊啼曲谷庶獨宿沉吟臨岑巖北陸復局促

一兔走百人追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

今定故也

出慎子

雉兔在野衆皆逐之分不定故也鷄豚滿市莫

有志者分定故也

出鬼谷子

陰符經云玄龜食鱗飛鼠斷猿狼蟲噬雀青要

食虎此以小制大也尹和靖云濯錦以魚攻

玉以石治金以鹽浣布以灰此以賤制貴也

黃帝內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

又曰女子不月故時人以天癸為月事天子

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王建宮詞

云密奏君王知八月喚人相伴洗羣裾八月

二字尤新

貫雲石號酸齋仕宋為學士有詩名隱居錢唐

一日郡中數衣冠士人遊于庠跑泉飲間賦

詩以泉字為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

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

亂迸珍珠箇箇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鈎搭

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

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

出覽勝志餘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冤濫每

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

已久旬日湏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

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

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湏

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

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

不止

出幽閒鼓吹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

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
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
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出隋唐嘉話

孟孫獵得麋使秦巴西持歸其母隨而鳴巴西
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巴西居一季
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秦巴西有罪於君今
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
又將忍吾子乎

出說苑

鄒堪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耽
之蜂蠆發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
也

出晉書

墨子有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
不愛無益之子又曹植自試表云故慈父不
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唐御史潘好禮上疏諫不立武氏為后有曰惡
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廬夫不飲匹夫

匹婦且然况天子乎

出唐書后妃列傳

宋之問武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
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
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
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
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出本事詩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休之以近禰昭王遂幽太
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
羣臣側目而憚雎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
旦王稽及鄭安平叛而雎當緣坐秦王念未
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曰下令散有言鄭安
平叛者死然雎固已畏憚而不敢寧矣父子
曰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被惡人撲墮落
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空中住空中非久
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速之間耳雎聞荐

蔡澤自代 出史子

周禮庖人供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膳食若荊州之鯪魚楊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蠃蟹也山谷詩云蠃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虺蟲之屬者而仲虺為良臣蠲物之微者而蠲為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為君子疾不祥也而樛里以智聞焉在其為名也 出楚志齊集

藍玉注見鉄冠道人鉄冠少履出迎之玉遽云著草履以迎賓足下無禮玉偶持柳杯勸酒鉄冠即云執柳杯而勸酒尊前不終未幾玉果被戮鉄冠固前知也 出聞略

李元生子三日而喪母其僕李善乳之潼出而子賴以育後善與元子俱為顯官 出鵠助編
蜀主孟昶納徐圭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擬其色似花蕊之翹輕也後宋

滅蜀納之宮中每念故主圖其形以自隨供奉如神宋祖見而訝之問曰此何者荅曰此張仙也事之得子宋祖以為然後人求子者率画挾彈子為張仙事之尤謹世久惑人可怪也 出輟耕錄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后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岩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果秦時曾作大夫官王荊公詠后云少沒苦侵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后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出崔林玉露

王朴陝西人洪武中為御史性齷齪數與上爭曲直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有旨赦之反接還見上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

臣為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為有罪安
得生之無罪又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上
復命及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
聽之某月某日 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
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上惻然問朴死
有何言以詩聞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
况詩耶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惜其才欲折
其氣實無意殺之出守溪筆記

老杜有苦卧綠沈鎗南史有綠沈屏風杜牧之
有賸豎綠檀櫥檀與沈疑相近出茶隱筆記
蓋漆色也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

子示樂羊樂羊不為棄志攻之愈急中山烹

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

不忍與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

其功而殺其心出三十
國春秋

邯鄲道上有二媼相與讓路一問曰媼幾歲曰

七十問者曰我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
歲矣出文子

孫權時名舸為赤龍又以舟為馳馬言如馬之
走陸也曹真以快馬為驚帆言其馳驟如烈
風之舉帆疾也出隋唐嘉話

顧山介于江陰無錫常熟之間上有觀音寺寺
中有山茶合抱寄生少長可三尺蔭過三樓
亦世間奇物傳自梁時所植亦未可知當花

盛開時崑山顧桴齋憲副往觀為見一

折數巨枝而去公召僧責之僧曰山地皆屬

古塘王氏而寺基獨存者蓋有賴于此花耳

今翦伐不已將絕遊人以遂蕪併質僧衣鉢

殆無所歸矣言訖嗚咽公痛惜者久之為題

一詩于樓壁間云造化厚培何代物崔嵬直

共佛樓高柯如蜀相祠前柏花勝劉郎觀裏

桃壺榼尚期他日醉斧斤聞說有人操丁寧

地主勤撫護莫遣靈根恨所遭王見之然

悔悟特加護持此花至今無恙詩之力也近

已墨跡漶漫不可讀常熟楊玉川憲副為再

書之易以蘇字筆力道勁可羨

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每有水災乃去水而

作郡吳淞江今吳江甯帶橋一路是已亦名

松陵土蜀都誤抄

漢武帝時有夢中似蒲而色紅畫縮入地夜則

出亦名懷喜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帝思李

夫人之容不可得東方朔乃獻草一枝帝懷

之夜果夢夫人曰改曰懷夢中出別國詞實記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許非徒有

勝情實有濟勝之具出世說新語

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

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出申

今古鉤玄四卷



今古鉤玄五卷

瑯琊諸茂卿輯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為

賈於湘中數年不歸音信不達紹蘭目覩堂

中有獲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於燕曰我

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必由湘中我婿離家不

歸數載絕音生死存亡未可知也欲憑爾附

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

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懷中燕遂飛

於膝上蘭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窓泣

血書殷動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

字繫諸足上燕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

見一燕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燕復泊於肩

上見有書繫足解視之乃妻詩也感而泣下

燕乃飛去宗次年婦首出詩示蘭好事者傳

之出開元遺事

遺事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祭之

出秦明
還朝錄

李泰伯賢而能文蘇黃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

佛不喜孟子好飲酒所釀亦富然性介僻不

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有酒欲飲無計乃作

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

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

弟殺之一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隣家安得許

多鷄當時自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李

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無非罵孟子也

無何酒盡別去既而又有贈酒者士人聞之

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

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

極索莫今次不敢相留由此酒以自遣悵聞

者莫不絕倒

出通山清話

正統己巳吳廟蒙塵劉中憲有詩云塞雁南飛

文北旋上皇音信轉茫然孤臣自恨無容地

逆虜誰能共戴天王衍有時知后勒謙玄何

日破符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涕

連聞者傷之

出懷麓堂詩話

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出爾雅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

為泣曰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

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者又益大臣欲

棄前所得矣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

枕席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

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所得之魚也亦

將棄矣臣安得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

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滅族

出戰國策

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出莊子

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層冰為

積水所成積水微層冰之凜何哉蓋有踵其

事而增華慶其本而加丽物既有之文亦宜

然隨時變改難可詳審衆制鋒起源流間出

譬陶範異品並為八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

悅目之玩作者之制蓋云徇矣

出梁昭明
文選序

凡臣見君必有贊贊者質也致已質誠也公族

以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也大夫以雁取其

飛成行立成列也士以野雞取其不可誘之

以食脅之以威卑死不可畜也

出白虎通

蘇秦張儀師鬼谷先生遺書責之曰二君豈不

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

無徑寸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

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又不見嵩岱之松柏華

霍之種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于三泉

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

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出鬼谷子

淮南子曰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

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死而反
忘生也

孫卿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有唐舉相人形狀

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然相形不如論

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

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

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

龔勝死有父老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龔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

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出漢書

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

笑不和

出莊子

聞謗而怒者讒之罔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出文
中子

魏文帝嘗賜劉禪郭落帶蓋郭落所造也後郭

亮欲借取以為式曰書調禪曰夫物曰人為

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顧蒼云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象女之好南琅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后之下潛污泥之中而揚充千載之上皆未能初接于至尊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顧所帶無他鈔飾若寶

殊異尚可納也

出典略

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出鵲冠子

春為青陽一曰發生夏曰朱明一曰長贏秋曰

白藏一曰收成冬曰玄英一曰安寧

出千金月令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封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

信之乃破一獎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又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獎者太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獎與人俱去獎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咲啼俱不散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偕老

出本事詩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千金

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苦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召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敢死泚水上而

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

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

所會豈與瑣瑣者較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

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

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含恥是男兒

出宿林
玉露

聶政刺韓僕荆軻刺秦王俱白虹貫日出戰國策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晏子入公

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

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

與飢寒者出晏子春秋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出越絕書

子夏曰魚失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出尸子

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

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

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出呂氏春秋

狄仁傑不欲聞譖已者對則天曰若臣不知譖

臣者並為友善臣請不知也呂蒙正不欲聞

譏已者若知之則終身不忘也古人度量類

如此出十九史書

李徵臣揚州人元時翰林待詔洪武中不肯屈

家屬盡死終不屈乃謫戍寧夏永樂有學士

丁某者為上所重時時召問曰少從誰學

丁以徵臣對且言其德學上不令知也即

遣使取至京入對稱旨上問丁欲見汝師

乎丁叩頭謝即出與相見且欲官之徵臣對

曰臣於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得復

受上曰然則若欲何之曰願還行伍曰朕

既已召卿何可復從戎乃遣還家曰臣已無

家可歸惟吳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願依之

景華乃館之家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

曰吾將與君永訣矣何以處我景華曰先生
若不諱當殯之先人塚旁徵臣厲聲曰朋友
死於戒殯將歸之也予無歸者尚何殯焉景
華譏曰吾言過矣當葬於先人之旁徵臣曰
得之矣執手相謝而逝今其塚尚在盛氏先
隴

北孤樹
聚談

字書謂張為虎傷蓋人或不幸而罹於虎口其
神魂不散必被虎所役為之前導或曰虎捕

人已死能繞步呪禱使死人自去衣服而後
食禱字從衣從虎者以此更考之

出聽而
紀談

顏回望吳門馬見一足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
之光影一足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足

出轉
詩外

傳

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骸羽翼未
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出尸子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

德不為困窮而改節

出家語

晉陶侃為荊州見佐吏博戲具投之於江曰圍
碁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
何以此為

北晉中
興書

按博物志云堯造圍碁丹

朱善碁未聞舜教商均也穆天子傳云天子

與井公博三日而決不知當時以何者為博

也

張文潛問東坡云公詩有獨看紅葉傾白墮不

知白墮是何物坡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

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真難為傾否

坡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坡

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

間廝魔時文潛有僕曹姓者盜其酒器送天

府推治未招承也坐皆絕倒

出道山清話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蟬而桑先萌兒腕胞

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哉彼皇
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出西
時老

人常
言

歲欲豐耳中先生薺也歲欲歉苦中先生薺也
也歲惡則惡草先生謂水藻也惡則滂也歲
早則旱中先生謂蒺藜也皆以孟春占之出
歲

時
記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須

洞不可掇趙嘏云夕易樓上山重疊未抵春
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
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却有許
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
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
許一川烟中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
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

楊鐵崖西湖竹枝詞一倡百和率以西湖起興

而情寓於中如鐵崖詞云家住西湖新婦磯
勸郎不唱縷金衣琵琶原是韓朋木彈出鴛
央一處飛湖口樓舡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
深樓舡無柁是郎意斷橋有柱是儂心楊仲
弘詞云西子湖邊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
青春遇着歸來燕衝入當年王謝家一種腰
肢分外妍雙眉畫作月娟娟春風吹破襄王
夢行雨行雲若箇邊薩天錫詞云湖上美人
彈玉笋小鶯飛度綠窗櫺沈郎雖病多情在
倦倚屏山不厭聽鄭明德詞云岳王墳西是
妾家望郎不見見栖鴉孤山若有奢華日不
種梅花種杏花唐子華詞云門前楊柳亂吹
花第一橋頭第一家馬上郎君休挾彈柳枝
深處有慈鴉陳子平詞云樓下攤錢還上樓
花前夜醉曉扶頭不知命犯何星宿一日猖
狂百日愁倪元鎮詞云愁水愁風人不歸昨

瘦水浸釣魚磯盡蓮根終無藕着多桺絮
不成衣于彥成詞云楊桺樹頭雙鶺鴒雨來
逐婦晴來呼死央到死不相背双飛日在
西湖願進道詞云楊白花開風滿天花開成
絮不成綿不如落向西湖水化作浮萍箇箇
圓朱伯常詞云小姑疑郎去不歸為郎打瓦
復鑽龜青山尚有飛來日不信人無相見時
完蘭后詞云花滿蘇堤酒滿壺画舫日日醉
西湖阿儂最苦兩離別不唱黃鶯唱鷓鴣徐
廷徽詞云西湖春草碧舊錦上有青蚨母子
全瘦擣守宮和血色盡將塗上五銖錢盡說
西湖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膝擗萬斛脰
脂水瀉向銀河一色秋沈自誠詞云儂住西
湖日日愁即舡只在湘江頭憑誰移得吳山
去湖水江波一處流

出勝覽志餘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出老子

王古直題嚴陵詩曰天地一生惟故友江湖何
處不漁翁遊西山曰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
客來山路生述懷曰窮將入骨詩還拙事不
縈心夢亦清皆膾炙人口

出懷麓堂詩話

唐高宴羣臣賦馭頭牡丹詩惟工官昭容一聯
為絕所謂勢如連壁友心似臭蘭人者是也
婦人之才如此安得無傾城之禍

出龍城錄

昔有巨公建第落成日犒諸匠列坐於子弟之
右或以為不可巨公指諸匠曰此造屋者又
指其子弟曰此賣屋者固自有序識者以為
名言

出朱彥可談

章子厚為侍從時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為
鄉人也以詩為壽子厚晚於座工取詩以示
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
道着乃為工門人者頗不平忽曰昔人有令
画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為之又以不似為

嫌凡三四易画工怒曰若画得似是甚模樣

滿坐闕然出道山清話

政和中建画學試四方面工以古人詩句命題
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画者無不向酒家工
着工夫一人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書酒
字而已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有難以形容
者一名画克畫其妙但點數蝴蝶飛逐馬後
而已皆得首選世榮雪業記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
五十歲人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
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
苗胞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
相耶出孫公談圃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
德者云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曆數
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

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盼之召意存尊
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敗君子
不與也出文中子

顏蠋云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緩步則不勞
晏食則飢易為食耳

宋劉幾死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謂
此為墨莊合貽汝輩出胡訥傳

死生有命窮達有時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
貧賤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處窮不戚知
命安時也出列子

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
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尚少也孟嘗謂楚立
先生春秋高矣楚立曰使距投后追車赴馬
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吾始
壯矣出說苑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知貢舉
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屢點於禮部心甚念
之乃約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
語之曰某此行當典貢舉當時相牢籠省試
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
喜玉山既試搜易卷中果有三古字者遂置
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甚怪之數日友人來
見怒責之曰此又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
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
不能就試何敢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
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問曰頭場冒子中
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
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
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僧閒步廡下見一棺
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季
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焚曰相與點然

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試委
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
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委朽骨早得入土
既覺甚異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
中焚其女矣玉山驚歎不置事雖近誕亦是
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
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不能牢籠一人
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及
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
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
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出宿林
江陰卞郎中榮嘉興姚御史綬皆一時詩人嘗
集古聯句老妓詩云天涯歸計欲如何記得
雲間第一歌氣力已無心尚在髻毛白盡興
還多池邊命酒憐風月洞口經春長薜蘿留
得舊時殘錦在往來星騎一相遇出聞略

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奪利為害本而福

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

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出韓詩外傳

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中

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

嘗謂人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

筆墨而妍捷者惟予與虞世南耳出世說

鍾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分遠近村此關子東

西湖疾婦詩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

妙也出春渚紀聞

國初諸詩人結社為詩浦長源請入社象請所

作為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

裏河流漢水聲並加賞歎遂納之出懷麓堂詩話

列子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于八荒立秋日

遊于風穴風至則中木皆生風去則草木搖

落謂之離合風出陸機要覽

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

之與殷仲堪踐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

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無恙

風侶通云恙毒虫也喜傷人古人中居路宿

相勞問曰無恙出說文并戰國策

獬豸之多當作廌侯思止曰獬廌能觸邪說文

云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爾雅云有

足謂之重無足謂之豸非謂獸也吳志薛綜

謂孫權曰男女裸體可謂豸豸廌程罵任囂

曰爾何重豸今人以御史為豸豸冠車用

豸字者誤矣

古語云斛滿人繁之人滿神繁之聖人其善繁

歟大奢繁以中溢欲繁以道寢慢繁以威由

是治身由是化人出宋景公羊記

爭先徑臨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

須作疾快心事過始為快得便宜處真再去

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
勿答人簡有人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眠
八尺

出趙清獻公座右銘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結怨於人謂之
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孝於親則子孝歛
於人則衆歛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不

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
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無有不由己
者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
快反思則憂虞不爭之地馳獨後之馬人或
我咷樂莫大焉

出李士舉省心雜言

太公家教云助祭得食鬪得傷王子晉云佐饗
得嘗佐鬪得傷

李秉王珣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家居

珣高自標崖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
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珣曰李執中朝
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秉
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固自
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出守溪筆

姑蘇周時懋惠疇少以疹毒死其家置之墻隈
為犬嚙其鼻出血而愈獲收養之後以字藝

被用官至工部尚書相者謂其臭存則五官
不相稱當不責矣

出聞略

嘉禾陸思俊家畜犬甚馴凡七八年陸夫妻繼
亡遂空其室犬猶日卧戶下僕僕然往來他
處已而復歸常作聲嗚嗚若有所尋索而懷
咽者鄰人不忍或以糟糠呼飼之不食久而
肉消骨立長號數聲而斃

出夷堅志

鄧析書曰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尸子曰言

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孫卿子曰贈人以言
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劍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晉仲曰公何不雪

之以政公曰善曰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

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出韓子

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壅閼故作舞以宣

導之出呂氏春秋

杜鴻漸為司空鎮洛時韋應物為蘄州刺史過

洛社出二妓為宴酒酣命二妓索詩於韋韋

甚醉就寢中夜醒見二婦人侍側驚問其故

對以席上作詩司空命侍寢令誦其詩曰高

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

渾閒事出古今詩話

月中桂高五百丈一人常斫之創隨滿其人姓

吳名則學僊有過謫令伐樹出酉陽雜俎

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出淮南子

陳思王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踞邊形

容枯瘁憂心如熱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曰

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

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為物

惟惚惟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

際握之不盈一掌寤寐長夜或羣或黨去來

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

飡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

不澤飲之薰者不肥溫之以火石不消摩之

以神膏不稀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

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戒著龜

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辨子之愁形未知

子愁所由生吾獨為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

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

詔誥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

慘或瘁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

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澹泊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溫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場使王喬與之携手而游黃公與之詠歌而行莊生為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為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乘輕雲以高翔於是精駭意散改心易慮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出曹子建集

長安名妓劉國宮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善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別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驢賁短書云權寢方濃恨鷄聲之斷愛思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曰君咸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誦之

出開元天

寶道事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曰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寓

知友無子其女二人長先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察之選日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悲慟訣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湏臾近船問之乃倩娘也步行既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偕道魚行數月至蜀凡五季生兩子與鑑絕信倩娘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

無苦遂與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入鑑家首
謝其事鑑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說
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使人驗之果見倩娘
在船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
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妝更衣咲
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
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
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舉孝廉

擢第仕至丞尉

出陳玄祐離魂記
及太平廣記

開元中頒賜邊疆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
中得詩曰沙場征戰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
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
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
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
隱吾不汝罪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
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戒與汝結今身

緣邊人皆感泣

出本事詩

宋時杭州丐者之長曰團頭雖富而丐之名不
除有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
士人人無與為婚者有新補太學生某者貧
甚遂婚之藉妻之資買書而讀乃登第授無
為軍司戶將妻赴官常不滿于其父一夕泊
舟荒江其妻已寢戶強之觀月推墜水中徐
呼稍人此地荒迥非泊舟處移泊十里外有
許某者為淮西漕泊司戶過棄妻處見舡上
有婦人哭乃戶妻也說墜水時若有物托吾
足者故得上舡許亟呼之下船俾換乾衣曰
汝為吾女戒左右勿得言至官一日謂僚屬
曰吾有女笄不願與凡子欲得一美士贅于
家眾以司戶荐許曰此子亦吾選中但其少
年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眾曰彼寒士得公
收之如天之福也許曰諸君自以意為司戶

言之勿使知出吾意象與之言戶欣然聽命

入許門乃故妻也即唾夫之面且批其頤戶

驚惶無措許勸止之三日後置酒謂戶曰吾

婦常恨岳翁卑賤今戒備員如何戶悅而不

吝許待戶如真婦也女六歲孝養生送死若

親父焉

出游覽志

杜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或疑虛實不對

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如吹為陰噓為陽之

類氣勢力量正與日月雨露字相配也

出唐詩紀

事

飲寧淺酌食必分器戒乎留殘衣必澣濯破必

縫補戒乎中棄

出西疇老人常言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出高遠沙門傳

今古鉤玄五卷

計八十事

今古鉤玄六卷

瑯琊諸茂卿輯

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有敢諫者斬孫息

曰臣能累十三博碁加九鷄子其上公少學

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碁子置

其下加九鷄子其上左右懼靈公扶伏氣

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

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

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

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兵社

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

此即壞九層之臺

出說苑

楚王出遊亡烏鵲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

矢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

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也

出呂氏春秋及家語

東坡云僕自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
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
熱主與花葉夫人夜起避暑摩詞朱具能記
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
記其首二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
尋素豈洞仙歌乎曰為足之云冰肌玉骨自
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綉簾開一點明
月窺人人未寢歌枕釵橫鬢亂起來携素手
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
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來幾
時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漫叟詩話謂陽元
素作本事曲記載此詞全照不同又或好事
者更之耳至高則成翻本序插入琵琶記中
詞調愈勝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輕諾必寡信多易必
多難 出老子

趙子昂書畫絕出詩律六清丽其溪上詩曰錦
纜牙樯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意六傷甚
岳武穆墓云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
旌旗句雖佳而意已涉秦越至對元世祖曰
往事已非耶可說好將忠赤報皇元則掃地
盡笑有頭者曰兩岬青山多少地豈無一畝
種瓜田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又抱琵琶過別
舫則幾乎罵矣夫以宗室之親辱於夷狄之
變換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藝之美又足
以為譏訾之地予烏足恃哉然南渡中原之
句若使他人為之則其深厚簡切誠莫有過
之者不可廢也 出懷麓堂詩話

何以息謗曰無辨何以止怨曰無爭 出文
中子

陳遵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反
覆惟戒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
以為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喜 出東
觀漢記

記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
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所最畏者祗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此列

子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秦時晚竄身筋
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旌旌行在僅聞信
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

公自注云至德三載丁酉作則真少陵語也
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出嚴蒼浪詩話

東坡謫齊安以文章遊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
宜者色藝不下他妓曰燕席中有得詩曲者
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
汝宜於飲餞處哀鳴力請坡半酣咲謂之曰
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
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出詩話摠龜

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貯溢欲出鹽鐵論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
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鉤鉤然驚
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觀之
乃一卒也曰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
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
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
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西

國夫人蘄王嘗邀元末於黃天蕩幾成擒矣
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
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出宿林玉露

宋蔡魯公上巳日賜輔臣侍宴登龍舟魯公失
足墜昆明池中蔣穎州唁之曰元長幸免瀟
湘之後公顏色不動咲曰幾同洛浦之游一
時稱賞後杜五存以文賀墜水者有云自非

洛神愧玉素嫌乎詞人龍女收錢絕望於奇
士則先生豈不遂為沉璧而更有還珠者哉
為時士所賞

止聞略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丹也吾嘗幽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
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
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
鳥乘於風少木乘於時

出說苑

著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嘗載宋太素尚書中酒
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
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猶今
改題品不弭醉為鄉放翁以為非真中酒者
不能知此味近漸舉子張傑子興亦有中酒
詩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為扶頭身
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
今作敵故交從事却成讐懨懨細憶宵來事

記得歸時月滿樓比太素更詳切有味

出存餘堂

話詩

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
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看無處展轉遂達晨
意欲盡鐫去此東坡書焦山綸長老壁詩也
今人槩槩為笑話以諷髯者

弓鞋之制始於開元白樂天詩云尖頭鞋子窄
衣裳此是開元新樣絳韉僊集有六寸膚團

光綴綴唐尺短以今較之六自小也而皆不
言其弓道山新聞乃云李後主宮嬪官娘纖
麗善歌舞後主令以帛纏足纖小屈工作新
月狀素韞舞蓮臺中迴旋有凌雲之態唐鎬
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裡月常新官娘作也
人皆效之

出墨莊漫錄

騏驎驂驄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言殊技
也鴟鵂夜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 出莊子

裴思謏狀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

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問玉郎

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出裴思謏詩

曹翰自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皆

賦詩翰不與乃陳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

刀字為韻自作詩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

常得與時髦曾曰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責

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底

前昨夜西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為遣

數秩 出青箱雜記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出文中子

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

請數之曰爾有死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

當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

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諸侯輕吾國

汝當死罪三景公喟然曰舍之 出晏子春秋

此與東方朔諷武帝殺上林唐事相類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

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

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

下公避席再拜 出管子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帶以

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 出韓子

蜀先主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

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

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

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

同先主大咲而原欲釀者 出蜀志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王大怒中期徐行有說

王者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耳遇桀紂必殺

之矣王曰弗罪 出戰國策

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此書

淮南子曰烏鵲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

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抱朴子曰瓊艘瑤

輯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弋無激矢之能是以

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無治

畧者非翼亮之士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

銖失舡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

與無勢也

宋臣有公孫呂者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

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

異也使形殊於外通合於中名震天下不

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

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

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

知其竊妻而逃也

此曹子建相論

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

此荀子

宋太宗詔諸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摠類文章

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

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摠類成帝日覽

三卷一年而周賜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

承旨蘇易簡道士韓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

賢事蹟各五十卷書成命贊寧為首故不傳

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

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事廁其間別纂彤管

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襄歷代帝王文章

為宸章集二十五卷婦人文章為十五卷

世不傳

此袁明退朝錄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曰食

蟪蛄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蟪蛄以至螻蛄凡

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

一代不如一代也

此國老談苑

美女八室惡女之仇也

此魏嗣策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庵有一僧題

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

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

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

敲咲看黃屋寄團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

天門萬里送秋旻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

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人

知為建文君僧遂避去出蜀都漫抄

朱文公稱李易安詩如兩漢本繼紹三國如綴

旒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為人不可及晉

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有云老莊者絕聖

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

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耶古之婦人

有見者如此出荅塘詩話

魏武云讓禮一寸得禮一尺出魏書

會有四不赴謂生會公會葬會醺會時有四不

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也無貴亦無賤無

固亦無必里閉閒過從身安心自適如此三

十年幸逢太平日此康節詩也高不絕俗卑

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耳出五庄日記

魏河澗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為槽窓戶之上

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出續世說新語

謙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

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出南史

冷謙字啓敬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

撰謙有友人貧不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

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過分許之乃於壁間

画一門一宦守之令其戲敲門門忽自開入

其室金玉燦然盈目其人悉取以出而不覺

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聞引有人

姓名曰必此人為盜也命所在執其人訊之

詞及譙曰併逮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
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
之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
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譙曰無害汝
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譙對臣有罪不敢
出上怒擊其瓶碎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典左慈事絕相類 出震澤長語

曹操捕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化為羊追者乃謂
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害也有一羊跪云詎
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
追者乃去後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大喜
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出神仙傳

傷賢者殃及三母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
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存 出黃石公三略

象孕五歲始生虎交而月孕 出百陽雜俎

唐玄宗於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為大哥每與
諸王同食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漸不遑上
顧其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
何也曰是噴帝上大悅今人以錯喉為噴嚏
蓋本於此 出柳氏舊聞

祿山之叛玄宗播遷於蜀百官與諸司多不知
之有陷賊中者為祿山所脇從而黃幡綽在
其數令得出入左右及收復幡綽拘至行在

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言於上曰幡綽在賊
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恩
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垂至階下幡綽曰當垂
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幡綽曰革
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實不知大
駕蒙塵既陷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
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以與大逆圓夢必知
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賊夢衣袖長

者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

也以此臣故先知也上大咲而止

出李德裕
次柳氏舊

開

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謁珊禪師珊見之殊

傲穢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

浚不能平子弟還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

而接州將子弟甚恭何也珊曰接是不接

接是接浚勃然起擲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怪

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出明道雜誌

唐又新為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

果納至是二十年一日在李紳席目張悒然

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詩盤上

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

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

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

王玳瑁筵張文潛曰此詩固佳然誤矣夫求

夢酒眠不眠安得有夢

出本事詩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

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

在世惟務持人陰事恐取財物雖無過者亦

巧造端以誘陷之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紫

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

捧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

吾鑊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

既為獄主何豹皮棍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

無此皮若陽人熱化方得而吾名不顯於人

間故無熱貺者其人又曰某之外父獵徒也

家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貳數得還

則熱化十皮為獄主作祝其鬼喜曰為汝去

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兼免沸煮

之苦三之二也於是又入鑊煮之其牛頭者

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而不散令

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鑊束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減剋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視牛頭大怒又入鑊湯煮之艾子既寤語於徒曰洎信口是禰之門也

出艾子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緋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矣此

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

所忘說秘而至寶也

出開元遺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佳樹宇文士及從而笑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面折廷諍陛下常不得舉手今臣幸侍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為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

出隋唐書

諸

長安楊娼者里中殊色與嶺南帥有私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丹下帥苦之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別室妓雅有慧性以女職自守會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道意使為方略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捧持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允促召之計未行而事泄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以待之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娼聞訃至乃盡返其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妾安用生為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撒奠而死之夫娼以

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笑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為娼差足多乎

出楊忠傳及虞初志

耿清陝西真寧人洪武末進士第二人為翰林編修慷慨有才器擢為副都史御 文皇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清植立罵不已 上徐責之曰且不說為天子即為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復罵不已乃命左

右挾其齒且挾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沁 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上寢畫夢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為厲耶乃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無人焉

出草木子餘錄

古人嘗以程語隱括作對偶若出於天成者如東坡吾亦憂吾廬卿自用卿法愧無琴瑟旨酒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稱為益友宋頌

曆詔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金罍龔尹謙丞啓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張安國自撫州移蘇謙表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王履謫居八桂作青詞萬里江濱中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漂搖張抑賀洪舍人廣廈細旃備唐虞之聖道珎屋秘館冠臯伊之倫魁雖進退必以其道然功烈如彼其卑宋人上已請啓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丽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脩禊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岡峻嶺脩竹茂林羣賢畢集張敬夫荅教官啓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近吳文定公為何令却金疏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辭十而受萬是為欲富

手管仲之器小哉周公之功大矣何許子之不憚煩知虞公之不可諫

出問略

孫仲益山居工梁父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蝨自如挂九節之節送鴻而去弄

語也

出孫尚書集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貪欲二

字害人多矣堆金積玉來處要明越今過求餘殃在後卧病垂死術數未休幾年勞役一場春夢明珠百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不開孔丘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在哉

出東坡所見

一小兒觀打稻取芒置口中粘着喉舌間不可脫或令以鷲涎灌之即下蓋鷲涎能化穀也

倉卒有智

出夷堅志

許晉竺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雇一僕役特選

一能應對開禮節者進却之曰特欲老實耳

他日領一蓬頭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僧

問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

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下人

等易馴若其聰明過人則戒及為所使矣假

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手

蘇子瞻來謂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恭相公

公驚問以實對公曰好一箇伴當被蘇東坡

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出數畊錄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

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

珠約恚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

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自以夜光舍

之人莫知之也後商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

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家行有如此者

出列子
家嘉話

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子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無乃不好士乎子陽遺之粟數十乘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其妻望而拊心曰吾聞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有飢色矣又辭君之粟豈非命哉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戒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戒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

吾所以不受也 出列子

賈島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然却坐禪身唐人所謂曉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可為一嘆

出歐陽
試筆

吳使張溫聘于蜀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

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

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

姓劉何以然曰其子姓劉以此知之 出蜀志

荊莊王養由基射蜻蜓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

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出尸子

客有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

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

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

觀故易 出韓子

顧愷善畫絕世好寫人形或數年不點目精人

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

寫照正在阿堵中一日欲圖殷荊州堪曰戒

形惡卿不煩爾愷曰明府正當為眼耳若明

點童子飛白拂工使如輕雲之蔽月 出世說

陳許倪詠破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

不堪障巧咲猶足動餘香 出藝文類聚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

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

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出誰南子

物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治人

侏儒替師人之困憊者也人主以備樂

出鹽鐵論

鄧哀王冲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

若成人孫稚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勦重訪

之羣下咸莫能得其理冲曰置象大舡之上

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勦可知矣太祖

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

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謂曰無

恐待三日自安冲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

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世俗

以為鼠齧者其生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

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

齧鞍聞太祖大咲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懸

柱乎一無所問

出魏志

淳于髡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肩斗酒而祝

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吾見其所持者狹所

欲奢注云甌窶高亢狹小之田汙邪下濕尖

角之田篝竹籠也滿篝滿車言多也

出史記

夢字詩中用者極多然說夢之妙者亦少如重

城不鎖還家夢一場春夢不分明夢裡還家

不當歸乃覺親切陳師召嘗有夢中詩寄李

西涯西涯戲荅之曰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

無地不黃梁憑君莫向痴人說說向痴人夢

轉長以夢為戲亦所謂不虐者也

出懷麓堂詩話

蜀中少日故犬見之而吠吳牛苦日故牛望月

而喘

出風俗通義

礪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較強必

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

出淮南子

王休居太白山每冬取溪水煮建茗待賓客

出白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謀，速多動不可與久處。
又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病莫大
於不聞，過莫大於不知耻。

水道曲折，立岬者見而操舟者迷，若勢勝負對
奕者惑而傷觀者審，非智有明暗，蓋靜可以
觀動也。人能不為利欲所汨，則事物至前如
數一二，故君子養心以靜也。出西時老
人常言

吳興謂之水晶宮，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夜詩
云：江南地曠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
玉樓樓上月清光，合在水晶宮。出漁隱叢話

警身纂要有云：心牽於事，火動於中，有動於中
必搖其精，心靜則息自調，靜久則息自定，死
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又云：毋勞汝形，毋搖
汝精，毋使汝思慮營營，思慮以養神，烹嗜
欲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精氣神乃內三寶。

也。又云：久視傷心，損血久坐傷脾，損肉久立
傷腎，損骨久卧傷肺，損氣久行傷肝，損筋又
云：大小便宜緊閉，口齒目上視使氣不泄，又
云：飲食不可過多，不可太速，切忌空心茶，後
酒黃昏飯，夜深不可醉，不可飽，不可遠行，怒
後不可便食，食後不可發怒，軟蒸飯爛煮肉
少飲酒，獨自宿，此養生之要法也。出霞外
雜錄

一富室池館芙蓉盛開，邀倪雲林飲，庖人出饌

雲林拂衣起不可止，主人驚愕，叩其所以，曰：

庖人多髯，髯多者不潔，吾何留焉？坐客相顧

哄然。出雲林遺事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
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
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矣。書家謂筆
隨年老，豈詩亦然耶？出存餘堂詩話

郭功父謂老人有十拘，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

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咲有淚疾不睡日
裏睡不甯坐只好行不喜食軟要食硬子不
惜惜孫子大事不問辟事絮少飲酒多飲茶
暖不出寒即出切中老人之病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出問畧

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頭是岸即易之不
遠復書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居人自新
之門而闢其反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出空同子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足以朽肉三寸之棺足以朽

骸深則通於泉

出墨子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

正也

出荀子

水性勝火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

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出杜杞論

今古鈞玄六卷

計



事



今古鈞玄七卷

瑯琊諸侯卿輯



宋神宗嘗問王荊公曰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
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
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出道山清話

有士人質甚疾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
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
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

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咲曰

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

矣信乎清福天所靳惜蓋百倍於功名爵祿

也

出梁漢漫志

宋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
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適工殿孝宗驟問
曰李融之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
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

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

出聖紀

紹興中金人遣其秘書監劉陶來聘曰問岳飛

以何罪見殺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

為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名將止

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

亦今日之范增乎館伴者默然

出聖紀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為粘罕子婦工遣

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

兩主就輿中以墜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

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碑曰貞婦塚

出聖紀

李後主自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

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蘆外雨潺潺春意

將闌羅余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

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

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

不久下世

出金詩話

太常卿陳公以文學鳴世然不事脩飾蓬垢自

喜時苦吟輒遺世務嘗赴飲既出而復旋默

坐於堂若有所忿僕疑以告夫人出視之公

訝曰何為亦在此跡類癡也官四品時夫人

為鬻得金獅緋袍不知為武臣服也公亦竟

不察一日命書工傳神公整容服獅袍而坐

李文正公東陽適至因乞為贊公遽題曰觀

其髻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

使蓬其髻更其衣嗚乎庶幾士林傳以為笑

談出錄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昊果舉不第落魄不得

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薄遊塞上觀覽山

川有經略西鄙意有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

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擗月

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耻自

屈乃刻詩后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
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
朝廷連兵十餘年○秦檜當國時有士
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以白金五百
兩繳原書檜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或
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
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觀此舉加於韓范一
等笑○清夜錄

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
縣吏被督郵所笞遂究學事秦始皇守臨洮
聲振匈奴秦以為瑞乾其像置司馬門外因
奴使來見之猶以為生魏明帝嘗鑄翁仲今
墓上后人曰翁仲殆是也○聞略

倭國通表文曰臣聞三王立位五帝擅權豈謂
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
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

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
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
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
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
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不足常
起滅絕之意天發殺機神鬼弭哭地發殺機
龍蛇走陸人叢殺機天地及覆堯湯有德四
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
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循蹈軌途
供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
聞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
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
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翻作小邦之利自古
及今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疾苦救
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
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前勝野聞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可以勝禹三戶可以

亡秦出崔林王露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為度宗乾

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銳致語有一聯

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

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人皆稱之蓋傳四

月八日為佛生日也出西湖游覽志

唐于祐步禁衛見御溝流一紅葉題二句云殷

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得之更題一葉云

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何誰放上流

宮女韓夫人拾之後出宮女祐托韓泳作伐

求宮人韓遂歸祐忽於韓首見紅葉驚曰吾

所作吾亦得葉想君所題嘗有詩云獨步天

溝畔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

曰泣曰事豈偶然後泳開宴謂韓曰今可謝

媒韓咲曰一聯佳句題流水十載幽思滿素

懷今日却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泳為

之一咲出裴氏語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出老子

子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

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

纓恥火來視之王曰今日飲不絕纓者不懼

今君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

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怪而問之

對曰臣乃夜絕纓者王隱而不誅常願肝腦

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遂平晉軍出十六國春秋

珊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名僧哥

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咲曰人

家小兒要易長成往往以賤名為小名如猪

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出通

張士誠弟士信聞倪瓚善畫使人持緇帛求之
瓚怒曰予生不能為王門画師即裂其緇而
却其幣士信銜之一日與諸文士游太湖聞
漁舟中有異香此必有異人急傷舟近之乃
瓚也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為勸免命左
右重加箠辱當捷時噤不發聲後有人問之
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聲不發何也瓚曰出

聲便俗

出雲林遺事

方遜先生諱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生之
夕有大星墜於其所幼精敏絕倫讀書積寸
十四五侍父濟寧守北游歷齊魯故墟覽周
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踪慨然以為
與之同時則樊遲冉求輩亦不多讓嘗卧病
絕糧家人以告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甌無
儲粟者窮豈獨我耶因相與大咲洪武十五

年聘為漢中府教授建文間召為翰林侍讀
嘗作書事詩曰斧晨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
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勢得春煙兩袖還
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
報文淵閣天子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
議削弱諸藩公預其謀請難師起移檄誅姦
臣公有名焉姚廣孝嘗啓 文廟曰殿下入
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
矣至是勢迫公自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略
曰天降喪亂予莫知其由姦臣得計予謀國
用猶忠臣發憤予血淚交流以死殉君予抑
又何求嗚呼哀哉予庶不我尤既而 文廟
踐祚求卓者廣孝以公荐遂褒服入見慟哭
不止授以華棹之地 文廟曰吾效周公輔
成王而來公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安
在且成王既沒當立成王之子 文廟曰先

生若犯順當誅九族公曰誅不得十族 父廟大怒命割其舌乃含血噴之語極不遜磔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其先人墓後 仁廟繼統赦家屬為奴者惟存一子婦魏氏放歸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有遜志齋集行于世 出教英備遺錄

蘇州妙智庵僧姚廣孝讀書能詩天文地理陰陽術數兵家之學皆得其奧洪武中選十高

僧分侍諸王廣孝得侍燕因謂 父廟曰若

蒙殿下不棄當奉上白帽子戴蓋謂皇字也

父廟偶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及

義師之起皆廣孝首贊助之後官授太子少

師封榮國公 出清雜功臣錄

隋煬帝遊江都有樂工吹笛其父老廢於卧內聞之問曰何得此曲子對曰此宮中新翻曰

安公子也父乃謂其子曰宮為君此曲言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汝可托疾勿去也其精鑒如此 出教坊記

集句始於后曼卿嘗有下第詩云一生不得父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回聖主不勞千里召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斷章摘句若出一口 出閒居詩話

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出漢隱業詩

父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輒取大王像橫於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見之再三歎曰神像直有如此褻慢乃自扶起以

衣拂拭捧至座上再拜而去須臾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為神享里人祭祀反為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真是鬼怕惡人也

出笑子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携往初

應舉就程文試寫畢疲色猶早以紙絨裹置於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篋中取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驚嗟無計未往棘闈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僅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以許之遂逃賁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還明日歸還以錢送詣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

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質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出劉賓客嘉話

宋璟慶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稱之曰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出逸史

龍洲劉敞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懽緣真西山喜誦之羅景綸云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為直行將去仕止久遠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懽緣矣此慶東野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亦有危行言遜之說矣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

也可不戒哉

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請之如親見當時之事哉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

刑工為一館事煩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

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

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

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

世將何所取信乎 止廣澤長語

喬家宰宇作賀人生子詩云問時曉散龍璫後

紀月春分昴宿中蓋子以望日寅時生也士

林服其精細止閣略

元之將亂也上下以墨為政時廉訪司官分巡

州縣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

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強盜亦用巡尉

司金鼓則鑼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

賊汚狼籍有輕薄子為詩嘲之曰解賊一鑼

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鑼鼓看來都一樣

官人與賊不爭多止臨安志

漢武問東方朔曰何知鳥之雌雄對曰雄左翼

加右聲高雌右翼加左聲小止東方朔傳

禽子問於墨子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蟆日夜

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雀雖時夜而鳴天下振

動多言何益止墨子

翟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栖高樹杪不敢下食注

往鹹死止博物志

鄭玄家奴婢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

方自陳訴玄怒使人曳之泥中頃更復一婢

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

怒出世說及韓詩外傳

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遊蜀經年始

歸謂其妻曰獨處無所得無與隣里親戚往

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

闕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荅曰惟時

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即命取詩觀之

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閒話出詩墨客揮犀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

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

不濡不熱言其心也非言其血肉之身也出簷

談曝偶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

也築屢潰乃命出襄所誅禍穰為基其臺即就

出剪勝野聞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出不問故不知出家語出氏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

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

詩繇書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公

為人簡易有云中妨步則難之木礙冠則焚

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於天地間亦各

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出道山清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革老

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送君矣已

而知為革老誤留也以其皆孫姓而同為館

職故吏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為

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髯何

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

孫革老為大髯孫學士以巨源為小髯孫學

士出李方村師友談記

唐堯韞古之慎言人也宋濂為著箴曰唐堯韞

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唐堯韞人各有

心山高海深磨甗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甗言出諸口袖隨其後磨甗鐘鼓之聲目叩而鳴磨甗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甗難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也玄德磨甗磨甗慎勿言 出報明錄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似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王吉之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華元亦何敢娶魏晉寧妻卒知故勸其再娶寧曰吾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者多慘虐遺孤離間骨肉甚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昔之賢達所以不再娶者非有見於是乎 出紀

負盛氣者非威之威松柏不棲蟬熊豹之皮不

止蟻 出唐書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踧踖起退及富鄭公弼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工馬乃還公少日有詔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

者 出富鄭公語錄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母病人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耳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

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獲罪者愛憎之

變也出韓子

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后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忘也出淮南子

范雎自魏隨秦使在臨達秦相穰侯范雎不欲見之乃匿王稽車中穰侯問王稽曰莫載魏人來否無益於事虛亂人國耳稽曰無遂去

雖謂王稽曰穰侯見事遲既疑問車中有人忘却搜索雎乃下車藏於車中穰侯行十里果回使人搜車中不獲而去雎至秦果代穰侯為相今人謂見事遲者為穰侯者以此出韓子

談常

蜀使張奉使於吳薛綜行酒回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狗身豕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之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

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象坐喜

笑而奉無對出吳志

湖州小客貨薑於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強秤之客語侵生生怒毆其背仆戶限死生大窘力救乃甦供以酒食謝前過取絹一疋遺之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道所以且曰使我一跌不起今佐他鄉鬼矣時數里有流尸舟子生心與客買絹并弓筠籃客既去

即還篙撐一尸至其居脫衫袴衣之走叩王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有湖客過渡亡為君家捶擊無死云有父母妻子在鄉里免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由絹與籃為証不旋踵氣絕絹今在是不敢不奉告王生震怖盡室泣血賄以錢二萬舟子若不得已者勉從其請相與瘞屍溪林中翌日徙居不知何所屆點僕聞其故數數干求與者倦矣而求者未歇竟

詣縣訴生下獄不勝拷掠竟以病死明年董
客又至訪其家以為鬼也罵之曰向者汝解
逅仆絕繼而無他却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
尚來作祟耶客引袖怪歎曰我去年幾死賴
君家救活蒙與緡賣與渡子竟歸矣今方賣
少主儀以報大德何謂我為鬼乎王子哀慟
由客止泊而執故僕訴冤索捕舟子得於天
台窮谷中遂得覓於獄矣

出夷堅志

嘉靖二年吳江舉人葉伯博妻陶氏有乳媪欲
盜其金簪置毒茗中將飲之適葉醉歸索茗
甚急媪進飲之即死媪給其父曰無疾脫陽
耳父醜其姦竟殮之後數月糾一婢俟陶寢
熟以布帶絞殺之則又給其父曰墮私胎悞
露故自盡父益不欲彰亦就殮時有小婢從
被中觀其狀甚悲踰闕其婢具以白父繫至
按吏置於法

出聞略

世傳聽謔詩云謔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
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
別用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
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
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水經注云王次仲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始皇
以次仲所易字簡便於寫三召不至次仲履
真梯道窮術數之學則變隸不自程邈始也

又隸寧言齊太公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
隸又知隸非始於秦矣

出詩覺寮

王勃滕王閣序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
天一色當時以為工又山亭記云長江與斜
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亦是此意駱
賓王集亦云斷雲將野鶴俱飛竹簫響共
雨聲相亂曰金颺將玉露俱清柳絮與
荷綰漸歇曰縵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

江湖齊致皆此類及觀歐陽公集古錄載德
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文選晉宋間集如
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彦升沈休文江
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
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
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
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
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觀此則知勃不

得專美於前矣

聶以道寧江右一邑忽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
至元鈔十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
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
一束之理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禡至可急
送還無累我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
戒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
但於原拾處伺候當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

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質朴竟不詰
其數便以付還旁觀之人皆令分取為賞失
主靳曰我原三十錠今纔一半安可賞之爭
鬧不已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
密喚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
錠得者實十五錠文狀在官謂失主曰此非
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錠則汝
鈔也可自別尋去遂以鈔給付母子聞者稱

快

出報料錄

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
不好

出文中子

日計之而不足月計之而有餘簡駸而櫛數米
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出莊子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寶而佩也一曰無內疏
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禍已至
而後呼天

出韓詩外傳

丁斐事魏武以鄉里之故甚饒愛之魏武征吳
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移易官牛坐免官後魏
益調斐曰父疾印綬何在斐知其戲對曰以
易餅魏武大笑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言丁
斐無狀欲殺重治我非不知清良也譬如人
家有猫盜食而善捕鼠盜雖小損而完我囊
貯何忍弄之遂復斐官如初

出魏略

會稽程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

賊欲犯之臨之以刃曰不從者即死素曰我
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
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
獲害耳今素已死吾何以生罵賊賊復殺之

出列女傳

管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
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
碑誅雖美無後可守

出魏志

京邑有士人周聶者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
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喚則牽之士人
密與巫姬為計曰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
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
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即君變成羊
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曰悲踰抱羊痛哭自
咎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
中祭鬼神祝羊復還本形聶徐徐還婦見聶
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羊若耶聶曰猶憶暇
草美腹中痛耳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聶曰伏
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為誓遂不復
妬忌

出妬記

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嘗賜公以美人屢辭不
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膝妾之流今有
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
執心不回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

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醢
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言
齡 出隋唐嘉話

馮敬通有一婢妻任氏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
敬通乃棄遣之曰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
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
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
則事不成 出味林

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席王奪之械而馮自殺
妻乃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
攬之不中手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
死願以尸骨賜馮而合葬乎王怒使里人埋
之冢相望也後有二梓木生於二塚之端不
踰年而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
鳥雌雄各一恒棲其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
號其木曰相思樹一曰韓用木未知孰是 出按

記神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詩歌為之集序未成知賀
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
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為亦見
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為改正李
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怒復召詰之其人
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
之所得舊者有者一時投于澗中矣李大怒

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出按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
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答曰意謂乃不如微
雲點綴太傅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
太清耶 出晉陽秋

左史東方虬每言二百年後乞爾與西門豹作
對 出列宿家嘉話

堯治天下久而耄動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
所居土階三尺茹茨不翦采椽不斷雖逆旅
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餽啜土
器食簾糲羹藜藿雖斷監之養無以過其約
食畢頤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
久而戢矣今將舉以授汝其享吾之奉也由
頤而咲曰似此富貴吾未甚愛也

出文子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日與

布衣交惟飲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

曰某無所恨但未知死後佳否耳一人對曰

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

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

座皆咲

出程文

積德者犬吠不驚自信其情

出惟和子

今古鉤玄七卷

計六十九事

今古鉤玄八卷

瑯琊諸茂卿

熙寧間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

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

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藥率任

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

步非徒憚跼盤之苦又將虞腹心之變勢已

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甚

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避祿以偷生不

俟引年而還政可以為今日貪位慕祿死而

不悔者之戒也

出宋史

王文正公旦有貨玉帶者及門其弟呈之于公

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問曰還見佳

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

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亦勞也亟還

之每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語左右

曰剩與萊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
使知淡薄之味每遇令節生辰家人出賀立
命止之且語弟曰遭遇至此愈增憂懼何可
賀也出王父止公遺事

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汎濫子儀禱河
伯曰求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
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
今祀之出師友談紀

嵇康詩有云左攬繁弱右接忘歸繁弱弓
名忘歸矢名

元載在中書有故人自宣州來投求一職事中
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此
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
而來止得一書書若鰥切猶可望乃拆而視
之更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
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故人豈

無絨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召謁者上白斯
頃乃有大校持箱復致書書既入館之上舍
百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匹古人之待故舊
其慎重若此出自警編

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
其辨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釐出逢壁媼揖
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辯也媼
有疑顧質于子滑釐曰媼姑言之可能折其

理媼曰馬駿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
其故何也滑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駿上搶
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
故天使之長媼曰然則人之談上搶逆也何
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
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媼幸專留此
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即入見田巴曰適出
壁媼問以駿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

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媪申之以髮順而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顧先生折之已俛首久之厲聲呼曰禽大禽大無事省出入

出文子雜言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中綫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

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出列子

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問謝云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二稱謝未即答郝泰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中謝有愧色出世說

唐制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園言帶之免薑毒

寒食賜帖絲繡草宣臺立春賜絲花樹臘日賜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筒出西湖游覽志

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粟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負採藥訪神仙惟寡欲此晦庵僧所作

也世傳謂為朱文公作蓋同彌之誤云出草堂詩

法書名画特資目前之玩好奇僻古之人皆敬精殫神於其間必欲盡天下之有而保萬世之安甚可嘆也唐太宗之玉匣桓玄之輕舸王廣津之複壁豈其秘惜有不至哉然竭天下之力而不能守卒歸於狼籍散逸而已爾東坡有云譬之雲烟過眼百鳥感耳豈不欣

然接之而去亦不復念也必如此乃可以言

達

出問略及
夢餘錄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氏圖書之記

蓋惟用以識書畫圖籍而其他則否今人以

私刻印章繁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出聽雨
紀談

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歸煮

其牀菁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輾輾欺我

如此

出陸士龍味林

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

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

細來都是哄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

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脚猫渭水非熊

出

錄

東坡六憶詩徐延之謂其風流醞藉曲盡人之

情態其憶行曰屏障腰肢出洞房宮花窄地

領巾長羅裙遮定隻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

憶書云纖玉參差象管輕蜀葵小研碧函明

袖紗窗映宋郎看學寫死尖字未成憶飲云綠

蟻頻斟不厭多怕羅輕軟襯金荷從教弄酒

春衫浣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云一串紅牙

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春霄也知唱到關情處

緩按餘聲眼色招憶眠云泥嬌成困日初長

暫卸紗裙小簾涼漠漠帳烟籠午枕粉肌生

汗白蓮香憶宋云宮樣梳兒翠縷犀釵梁冰

玉刻蛟螭妝成要點双心字不啻蕭郎只面

眉蓋本隋賜帝三憶詩來出風月堂雜識

李勣遇暴疾驗方曰惟醫灰可療唐太宗乃自

剪鬚為之和藥勣叩首見血帝曰吾為社稷

不勞深拜及張公謹平太宗出次發哀有司

以辰日不可哭泣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

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出唐書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初甚疑之後觀

筆談亦言其妾所未辦者其注乎如淳曰食
酒猶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謂能多飲當盡
其酒猶云食言尤可笑也觀論語沽酒市脯不
食雖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
祖矣古人下字率多假借如以食物與人謂之
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閔王餉荃薑如易
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王藻大
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
此古人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若受樂及一切受用也
如食列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駒徒既到即空
終日游觀既歸即空一切佚慾快意即空人
能深悟此理則罪累亦可鮮矣此善誘文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尤能工琢窮
苦之言以自娛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賈仙
甚問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云種稻畊

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
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
自足而島家柴米俱無此誠可歎出歐陽修詩筆
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也世固有多行悖戾而
未罹殃咎者何也天有顯道疎網難逃霖霖
浸漬人固未之覺殆而止則墮墮矣出西漢書老人常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

人二子光弼光進皆名將同封王

出趙雲
綸雜記

后曼卿以謫海州日使人拾杞核數斛人迹不
到處以彈弓種之不三年杞花遍山谷中出孫

公談
圖

東坡在虛堂一日讀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
一遍即再三咨嗟至疲分猶不寐有二老卒
候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曰知他有甚好處疲
久寒甚不肖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曰也有兩

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的對曰我
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并黨卧而聞
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見識

出道山
清話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年熟睡公詰之曰汝
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
然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
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故憫之張

年崖
語錄

陳后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邇來起居何如不至
乏絕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
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有誰相從有可與語
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
人傳謂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待語不知此
生亦能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
備盡顛沛意味讀之慨然

漳河上有七十二塚相傳云曹操疑塚也北人
歲增封之范后湖詩云一棺何用塚如林誰
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舊為封土世間隨事
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
句之妙也

曹操疑塚宋俞應符題之曰生前欺天絕漢統
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
機到丘隴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
知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
此亦詩之斧鉞也

韓太尉裔紹興中以觀察使奉朝請暴得疾太
上皇念藩邸舊人遣御醫王繼先診之曰不
可為也時氣息已絕舉家發哀繼先回奏命
以銀絹各三百賜其家臨就木適草澤醫過
門呼曰有偏僻病來治韓氏諸子試延入視
色切脉鉞其四體再三氣息微續能呻吟遂

進藥餌迨晚頓甦明日具奏歸所賻復賜為藥餌費宗室中善謳者至相戲曰吾家貧如許若如韓太尉死得一番六妙後韓至節度使又三十年而卒

出夷堅志

弘治己未會試主者有私伶人於上前引戲作賣鷄翁將一鷄索價千金一南人欲買之旁一人曰何用此高價翁曰爾不知一隻大公鷄頭高尾又低江南有錢者買去五更啼其

人歎曰爾說的也有理爾說的也有理

為之動色

出野記

韓平原當國其弟仰曾為知閣門事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宴優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有日者過其旁使談唐甲問以得祿之期曰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

若有所碍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優蓋以寒為韓聞者縮頸匿笑

出桂史

紹興壬戌省試秦檜之子嬉姪昌時昌齡皆秦名公議籍籍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即戲場設為士子赴南京相與推輪知貢官為誰一人指侍從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者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工

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季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與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為彭王問者疑其妄且叩厥首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領略一關而出

出夷堅志

張觀座右銘云怒者戾常而逆德戕賊和氣和氣為性命之本可不寶之和順積中大盈若冲保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郭忠恕僑寓安陸郡守求其画莫能得陰以繖

屬所館之寺僧時俟其飲酣請之乃令濃為

墨汁悉以潑漬其上亟携就澗水滌之徐以

筆隨其濃淡為山水之形勢此與封氏聞見

所說江南吳生畫同但彼尤怪耳

出塵史

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韓王

嘗拜之郭忠恕使酒詠其姓玩之云近貴全

為贗攀龍即是輩雖然三箇耳其素不成聰

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之曰勿咲有三

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慙

出玉臺清話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坐屏云守口如瓶防

意如城

枚臯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

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

迹矣

出文選注

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

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時人謂之腹藁

出酉陽雜俎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

一字不苟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

毫秦少游世傳無已有詩興擁被卧牀呻吟

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

略不經意然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

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率語

也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詞理明粹足以傳世

覺後豈但許多闊速於一時哉

出宿林玉露

古者賓位皆在西以東卑於西也禮記曰主人

就東階客就西階後通謂主人為東道主韓

信得廣武君東鄉坐而師尊之又史記陳平

願以右丞相讓周勃於是帝以勃為右丞相

位次第一平為左丞相位次第二古人得罪

下遷者皆曰左遷古人尚西尚右亦甚明矣

後世乃有陰通尚方之說通以東為導今於
賓主間南人尚東向北人尚西向

唐傅奕取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究陰陽
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嘗醉卧蹶然起曰吾

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

曰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出大唐新語

朱韋齋先生與鄧耕欄交好一日韋坐觴客耕
欄以冠帶寓之醉起韋齋曰面以質紙筆明

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而以紙少面帶曰倘

無千幅竟不還耕欄為寄一詩曰歸帽納毫

真得策要戲面帶計還疎公如買菜苦求益

戒已忘腰何用渠開戶羽衣聊自適推面柿

葉對人書帝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

朱前輩風流調笑韻語如此

出漢山餘話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延之晏子不入
曰使至狗國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

門偵者乃引入大門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

而乃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

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臣氣不肖故使

楚耳

出說苑及晏子春秋

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蓬生

枲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涅與之皆黑

出談業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賴考辨一言而全

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出晁氏家語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

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

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

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說

迹混俗不異象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他如

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

唐暢為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然予

觀白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

如作中隱隱在苗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出聽雨紀談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荐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入叙坐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拜報謂同自後傳入一揖而坐詩文隨所言毋及外事時政異端飲

食隨所具位次序齒不以貴賤僧道易飲隨量詩隨意坐起自如不許逃席之使令則供執役請必如期毋違客例有幹實告及婦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無惕嫌前輩須接誘後學以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不在此約凡戒同盟願如金石

出林可山山林交盟

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開以葉

少頃揮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枝而槌破插牡丹芍藥及葵萱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出山家清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父弱可憂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

語新

唐玄宗以虹霓屏賜貴妃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尺許其間服玩之器悉備衣服皆用象寶雜廁而成水晶為地外以玳瑁水晶為畫絳以玳瑁琴瑟間綴精鈔殆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後歸楊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觀屏風在焉繚就枕而屏中諸女悉皆下牀各通所號曰裂

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柘源人也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為雲人也董双成也為烟人也画眉人也吹簫人也笑顰人也孩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髻人也光琰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乃連臂而歌之曰三朵美容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妝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叙玄嬋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遁為本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而不欲見焉祿山亂後

猶存宰相元載家後不知所在

出楊太真外傳

楊國忠子弟每春時求名花異卉植於檻中以

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

檻在目前而便即權賞目之為移春檻

出開元天

實道

陶穀性喜物之異名如筆曰寶帚扇曰涼友帚

曰淨君溺器曰夜瀦筆曰夏清炭胡牀曰逍

遙座梳曰木齒丹燭曰光濟叟劉耳匙子曰

鐵了事裁刀曰治書奴界尺曰由準氏劍曰

堅利戾又曰奪命龍茶曰晚香炭酒曰天祿

大夫臂曰八珍主人皆清奇絕俗殆不減於

毛穎輩輩也

出清吳錄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

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葉人數千衣以甲冑持

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

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

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
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復前搏戰倂
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
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人馬死者不勝計
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
一夕拔營去乃留旗幟於營縛生羊置前二
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復相持
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此宋史所載近御
史王惲以却胡之功驟陞都憲蓋祖再遇斛
莖之法也

有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斷之迹王曰此履
豈非生耶艾子曰鞵植乃其核也

出艾子

盧承慶為尚書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
米盧考之曰監運損壞考中下其人容止自
若無一言而還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
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

改注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出隋唐嘉話

平寶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於
白溝河寶兒創幾及工馬忽蹶乃免父皇
既正位問白溝之戰害我者為誰或曰寶兒
也召至問曰前日之戰汝馬不蹶其殺我乎
寶兒曰殺之上命左右縛出斬之將至市復
曰忠臣也釋之命為都司

出中法華記與唐
已編所載稍異

酉陽雜俎云漢書霍氏之將禍也井溢劇談錄

云李揆初拜相井忽漲尺餘鄧艾梟鳴牙旗
乃軍勝之兆張率梟鳴樹上占拜官之祥大
中年韋光寓韋顥家梟鳴及第吉凶之兆其
不同如此蓋存乎其人也

倪瓚嘗春趙買兒面宿別業疑其不潔俾之浴
既就寢且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
罷趙談于人每為絕倒

出雲林遺事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

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
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鷄無勢犬無腸
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 出唐書

知保德軍王信臣召紫姑神作文數百言自云
唐進士劉乂其詞曰余少為狹徧走天下史
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辭不受史謂
竊之非也洛陽少季恃權強奪良家子既而
又娶其室余不忍其訴無乘夜厥後聚淫之
際余奮劍斷其首且膾其肝而脯之日夕游
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澤非也余
素為人直信棄已濟衆設教化人報不平之
寃行無極之道至於詩歌乃末事也因子相
契聊為一啓思史之謬令余忸然余終于終
南門人葬于山之易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
但人不知為余塚也以余無勳庸於國故史
氏書不知所終如子儀光弼輩後世皆知其

大功照史詞褒飾太過蓋世情如斯也嗚呼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後世哲人尚為我鑒之
出夷堅志

見攝生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
謂之大惑 出晁八家語

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文選
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災淮南
子云楚王亡其珠而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
珠而池魚為之殫

占城使人入貢詩其初發云行盡河橋柳色邊
片帆高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
山有杜鵑其揚州對客云三月維揚富風景
暫留佳客與同牀黃昏二十四橋月白聯三
千餘丈霜玉局詩翁賢太守紅蓮書記好文
章欲尋何遜舊東閣落盡梅花空斷腸其江
樓留別云青嶂俯樓樓俯波遠人送客此經

過西風揚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又嘗

寓蘇之天王堂問蔡花何名人給之以一丈

花即題云花於木槿渾相似葉比芙蓉只一

般五尺闌干遮不盡獨留一半與人看出閣略

唐人以冬至前一日六謂之除夜凡月初五日

皆可稱端午出太平廣記

二人為匹四人為疇出楚詞王逸注

蘇州一僧曠達好飲以醉死將死自作祭文云維靈

生在閻浮提不貪不妬好喫酒子倒挂卧路

想汝直待坐兜率天當時方斷得住何以故

淨土之中無酒得沽出却掃編

草本有雁來紅者俗名老少年蓉塘詩話載無

錫周子羽詩云翔雁南來塞中秋未霜紅葉

已先愁綠珠宴罷歸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

後京師達官卷中盡此徧求題品無功詠者

一士人題曰漢使傳書托便鴻工林一箭墮

西風至今血染階前少一度秋來一度紅為

歷卷云

桓康隨齊武起兵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

名怖小兒病瘡者寫形貼牀壁立愈出南齊書

術者以千支五行推人運命休咎往往有奇中

者自晉至今漢之司馬季主魏之管輅唐之

李虛中者幾人哉不可信者千百皆然也就

日錄云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季月日時生

若韓王有大選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

小小陞轉則軍校微有譴呵此又不知命以

如何乳焉又鐵圍山叢談云大觀丁亥東都

順天門內有貨粉鄭氏者家頗賔賄給以正月

十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與蔡京合其

家大喜謂其必貴時人亦為之傾軋如季十

八春末出遊馬忽躍入波中溺死二事相類

如此雖使虛中輩復生執此以詢之亦不能

判其吉凶二書酷排推命之謬窮為有理

錄

元憲宗召趙壁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壁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都是膽耶吾為汝握兩手汗也世言捻兩手汗者蓋本于此

出元史

湖南馬希範唐同究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

而已莊宗拊背嘉之

出大唐傳載

劉後漢朱文公高弟也平生好施不顧家有無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煥閣夫人方梳洗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出閣延士人者進夫人遂挈鞍具偶遺金釵一公適入內夫人從窓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擊公衣袖止之少頃乃出賓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以質故得

之可少濟不欲遽恐之公與夫人俱賢如此

出瑞桂堂雜錄

通天地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子史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醢

出屠曝偶談

東坡先生嘗偶遇坐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為荊公父子發也

出清夜錄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雨不破塊閭閻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蟬令啓

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
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
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膏露則結珠而成
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
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
河雪至牛目雷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
侵殄之妖也

出西京雜記

張東海韻辨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

夫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
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
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
成聲知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貞
先虞尤不得通押矣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
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諸韻其來也遂沈
特校定之耳

出空同子

今古鈞玄八卷



五事



今古鈞玄九卷

瑯琊諸茂卿輯

蕪湖胡燏字仲光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
內閣試上苑聞鳩詩曰風日晴和欲醉人耳
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
四海春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魏徵臣
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
雨暘句為譏已遂黜之

出開略

十里之間耳不能聞惟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
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
服壽靡北懷拜耳何以得哉開悟多鷄壽靡
拜耳皆國名

出呂氏春秋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
達觀於斯邑營卜瀝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
望楚降觀於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
代時已然矣凡天下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

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
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
烟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
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所謂卜
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謹重親之遺體使其
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
過欲其山水回合中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
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
乘氣遺體受陰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
鍾東應木花於室此乃活氣相感
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
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
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
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
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買
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

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
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
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
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塚中所能轉移乎若如
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
齋素不信風水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
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不免於刑
戮而子孫幸以衰微則是說已不驗於其身
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
乎如京丞相仲遠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
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曰風水而貴
哉此崔林上書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則書之他日便為故
事出書譜
梁蕭琛辭伏於御筵武帝以棗投之琛取栗擲
上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慄上大悅

出史記

桓玄作詩思而未得輒作鼓吹既而得句云鳴

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出語林

梁鴻鄉里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

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婿如梁鴻者足矣

鴻聞之乃求之女布襦裙鴻曰此真梁鴻妻

也

出東觀漢記

晉平公使工人為弓三年乃成狀不穿一札公

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六勞

矣餘生泰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

燕牛之角纏以荆縻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

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狀

也妾聞之狀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支左

手發右手得之矣公以其法而狀之穿七札

立出工賜金三鎰

出列女傳

漢景帝嘗召王生居庭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為

廷尉王生頤曰吾穢解為我結穢釋之跪而

結之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

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

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故使跪結穢欲以重

之諸公聞之於是賢王生而重釋之

出漢書

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也仲孺子容三

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

季為一兆武仲三季為二兆孺子容三季為

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子曰君子哉漆

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

審余每觀此言未嘗不擊節嘆服蓋卜以決

疑不疑何卜行已也正捫心無慊何以卜為

三大夫皆所事何敢以家臣而議主君之賢

否但觀其卜龜之繁簡則賢否較然矣

出清夜錄

方蛟峰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

為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恥

任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

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出唐曝偶談

天厨禁衛說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

葉不墜秋風五峰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

秋對下曰昇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

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閒聽一夜雨更

對柏巖僧以一對柏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還

居以十對還予謂古人琢句亦或未嘗用意

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鑿乎

出存餘堂詩話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柏子潭有巨蛇援而就之

曰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

畢羣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掩以兜

鍔而注是日手丹甚衆軍法戰勝大祭甲冑

衆推帝居功多乃置其兜鍔于前莫忽霹

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兜鍔出挾雷聲握火光

驟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出晉勝野聞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為首基對

當以宋濂為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

不敢多讓

出清溪暇筆

閣老保定劉公屢為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

衰人曰稱為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出瑯琊抄

度翼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帝疑是故物侍中

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雜奏

鐘磬先聆其音翼所上扇以好不以新度後聞

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出文
字志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

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何為

詩百首贈我以為聘資乎體方信之為賦至

六十餘篇而歿情致清婉傳誦詞林然是妓

性實點慧利於多得其詩而已於體方本無

意也方體方之為詩時人多笑其老蒼被給

而欣然每談於人以為奇遇焉

出蘇談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少無根醴泉無源世人為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終身不婚而成亂者有恃強以陵其夫傲其舅姑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

出東坡集書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宗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異端之徒遂對忠蓋如此不識今之恭誠伯以何語致太平也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高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分為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仍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實耜老話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

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予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以數十錢懸壁間樹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薑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予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

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

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

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出宿林
王深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出通藏

洪武中丘彥能出唐三學士奕棋圖求瞿宗吉

題之為賦一絕云三人當局各藏機思入幽

玄下手遲遲竟是誰高一着風聲日影靜中

移彥能歎賞曰不屏吾卷矣

出游覽志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

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雄雌二鷓鴣

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絞綃帳內謂宮嬪

曰爾等愛水中鷓鴣爭如我被底鴛鴦

出開元天

事

父子好飲少醒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

惟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

密抽昆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為五藏方

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噦止四臟矣何以生

耶父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尚可活况有四

耶

出父子

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今以道士有室家者為

火居亦火宅之義

出番馬雜記京師大相國

寺僧有妻稱曰梵嫂

出陶穀清異錄

一毫善行皆可為母微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

萌當知出乎爾者及乎爾惟儉足以養廉蓋

費廣則用窘眈眈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

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

以廉請自居矣

出西齋老人堂言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

出莊子

近有人作竹竿戲詩曰人皆懼喜上高竿上去

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頭把捉幾多人在下

頭看此即宋人諷賈似道作相詩收拾乾坤

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意也

出國朝

商之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

賈者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

士詹錄
偶談

傳汝礪妻孫蕙蘭早卒有所為詩曰綠窓遺稿

其一曰窓裏人初起窗前柳正嬌捲簾衝落

絮開鏡見無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

鶯空巧語倦聽不須調其二曰小閣熏香茗

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鼎釵影倒沉鴛婢捧

消春困新嘗散暮愁吟詩曰坐久月轉晚妝

樓其三曰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桃花

樹裡綉得董雙成其四曰自拂雙眉慶何曾

慣得愁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其五曰絲

窗寂寞掩殘春綉得羅衣懶工身昨日翠帷

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其六曰幾點梅苔

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窓久坐憐清影

閒劃金釵記月痕其七曰綉被寒多未欲眠

梨花枝上聽春鶯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

家買紙錢其八曰春雨隨風濕粉牆園花滿

清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少流過長溝水六

香其九曰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月滿

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其十

曰小窗今日繡鍼閒坐對銀蟾整翠鬟凡世

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其十一曰空

階日晚雨初乾小婢相隨倚画闌金釵誤掛

緋桃落羅袖愁依翠竹寒其末成章者如登

樓聞過雁開戶見栖鴉綉簾當雪卷銀燭背

風吹雪晴山顯翠風暖水生紋弓藥開時病

茶蘼落處愁玉釵簪茉莉羅扇綉芙蓉窗面

垂柳分春色鏡裡幽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

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粧成寶鏡楊花過行

出朱簾燕子歸自傾篴裏春泉水親灌階前

石竹花海棠帶雨顰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

皆佳句也豈女子所能通今摘其尤者錄之

出
錄

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上濯足萬里流飄飄有

世表意不減嵇康曰送飛鴻語

出宋景公羊記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

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

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一日帝又問僧虔

曰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

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

第一上大咲曰卿善為詞然天下有道立不

與易也

出南史

王慈僧虔之子也亦善書謙超宗問曰卿書何

如尊翁荅云慈書與大人猶鷄之比鳳超宗

鳳之子蓋以鳳喻父以鷄喻超宗也

出談

松江丘氏嘗以疾召仙坐客曰近有一題云膽

瓶斜插四枝花杏花桃梨李無可對者有勞大

仙即對云手卷橫披一軸画松竹梅蘭人皆

以為奇客猶未信也又密以一物袖而試之

今作詩遂題云袖裏深懷一葉青也於垓上

慙詩情夜來試聽窗前雨滴滴蕭蕭三兩聲

啓而視之乃芭蕉也象始信服

劉伶好飲酒其妻責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

當斷之妻如其言伶呪曰劉伶劉伶以酒為

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出詩

王濟夢懸四刀於壁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

刀為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益州乎已而果

然

出陸機晉書

元季木魯神在翰林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

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

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

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悅

出錄

王子猷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遇桓吟弄上過

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子野正令人追問之曰聞君善吹試為我奏一曲桓爾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去客主竟不交言出世說

計君涉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棠梨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之有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出

要春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以老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醜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甌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問

銀杯者佳乎瓦甌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二味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出崔林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胡紫山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曰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掛盡朝雲暮雨出柳昇

狗見屍今有重喪亡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

衣帛字者賈子也古者桑桑中野禮賈子而弔以助鳥獸之害出酉易雜註

吳歌棠佳卿記一二如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懽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散在州如云送郎八月到楊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如子柳開不見好秋心合着便成愁此賦體也而山谷之詞先有之云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梳心如去約郎約到月工時

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地山低月工早不知即地山高月上遲如云画裏看人假做真攀桃接李強為親即做三月楊花隨處滾奴空想隔年桃核舊時仁其餘詞皆淫媒字多俗俚不可得而書也

魏文侯使母擇獻鵲於齊侯行道失之徒獻室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母擇獻鵲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鵲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

無錢以買鵲也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鵲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惟主君加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得茲三言賢於鵲遠矣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

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出晁氏客語

韓侂胄當國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投刺者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侂胄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及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即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殊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友人才子如水心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如此侂胄笑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

陳名謹建寧人後舉進士 出遊覽志

常州宜興縣有黃土村東坡南還嘗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交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數綉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鷄玉戶金鋪誠不如松憲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出宿林玉雲

後梁韋琳嘗作鮒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鮒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粽熬將軍油蒸校尉臠州刺史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龍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鱸味慙冬鯉常懷鮒服之誚每懼鼉岩之譏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鈎拔遂得超升綈席恭預玉璽遠廁玳筵猥預象筋澤軍紫膺恩加黃腹方當鳴璫動枻紆蘇佩履輕飄纔

動則樞盤烟飛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蕘之中逍遙朱唇之內衙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到銅鎗門奉表以聞批荅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塘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謙也 出南陽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為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玩其象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鵲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鳧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為鵲可以獵兔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嘆以言曰看我這手脚可以搦得兔否 出艾子

廣西昭州甑為爛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國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正以興金國年

號同欲更之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為更曰清
輝已揭楊吳李一日閒步視積土有片后斑
斑若文字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略曰
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
後某年月日當有信子易名清輝者可為一
咲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焉出夷生志
吳郡漁人張胡子於太湖中得巨魚腹上有丹
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

龍命負張胡子

出唐小說

江西有單氏者中歲無子甚以為憂然與其妻
極恩愛不忍置妻每醉後與妻遇寤多不省
記妻陰以待婢代已即有娠露於單恠而疑
之既產子欲斃之妻具以實告乃納其婢試
之明年復產一子於是釋然且感其妻後二
子相繼舉進士長濟川次濟時云

出閑畧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

見錄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易花木
易為春公即薦之出清夜錄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鮮以奉母
母曰吾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
從也陶侃作魚吏以蜚鮓餉母母返書責侃
曰女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
吾憂二事絕類若二母者可以為法也出鮑

出鮑

常樅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
弟子乎樅曰過鄉間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
曰非謂其不忘故也樅曰噫是已過高木而
趙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樅曰是
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
存於柔齒亡於剛樅曰是已天下之事盡矣
蓋本老子告子思之言

太祖幸內庭見遺絲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計其

蚤縲徵稅之費而讓之今不悛者斬此有勝
姚少師廣孝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
一縣丞喝導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答而訊之
少師受笞不自道姓名丞使人拽置後隨行
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
少師徐言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郡守曰秀
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
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出蘇談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
觸盤碎之惶惧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
爾豈故哉何乃至是博物志

晉劉麟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
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諸
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麟之被絰褐與冲
語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厨人
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

麟之為長史固辭夫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
知仁不以仁知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
麟之使冲先造其父禮也絰褐不恥義也躬
執酒蔬孝也固辭長史節也今之人朝得一
官則暮驕其宗族其有麟之者哉然冲交接
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士賢於人
遠矣出虞預
晉書

崇寧初蔡京作相第下為元樞下乃王安后婿
尊崇婦翁配享孔廟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
正坐顏孟與安后侍側孔子命之坐安后揖
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朝僅
蒙公爵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先若此遂揖顏
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
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后遂處其上
夫子不能安席上避位安后惶惧拱手云不
敢往復未決于路在外情憤不能堪徑從祝

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長為窘迫之狀謝

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

恥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卡也時方議欲升

安后於孟子之上為此而止

出夷堅志

庶不止為妾生以嫡庶長少言也如鄭莊公

與其叔段俱武姜所生莊公封段於京蔡仲

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則同弟母亦可

以稱庶矣

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

受其飢一婦不蚕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

寒也農民盡則力作疲則頽然安寢故非心

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

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

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千是勤可

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

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

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

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

勤可以致壽考也

出崔林

范蜀公得諫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

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行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

也使天下受其害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慚

而退

出宋史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

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

吾將求以恭諫者也今戒却之是却諫者諫

者必止戒過無日矣

出說苑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

美故仕於朝者多不冝外遷重內輕外之弊

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

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

曰今日公相未出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
資醒困衆知其善譚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
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問者告以某
官不在客勃然發怒叱問曰汝何敢爾凡人
之死者乃稱不在某官獨無忌諱乎必白以
治汝罪閻拱謙曰小人誠不曉忌諱願官人
寬之但今朝士留刺者例皆如此若以為不
可當復作何語以謙客客曰汝官果未回當

云出去可也閻愀然感頓曰我官寧死却是

諱出去二字滿坐大笑

出程文

玄宗封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婿鄭鎰本九品
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轉還一階一
級惟鎰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
宗見鎰官位騰跳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幡
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為泰

山

出釋常談

漢武帝因伏日賜東方朔肉袖所劔佩割肉將
歸太官錄奏帝令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
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慮也歸遺細君又何
義也帝咲曰卿自責乃自獎也

出方朔傳

櫛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醫法之於人不誅有
罪不能完善人此之謂損之而益

出華記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鄒文孝節者與相友善及
將還魯與之別送行三宿流涕交頤子高徒

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

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

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意乎子

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

人豈唐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出孔叢子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

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

出孫卿子

晉州向曰昔賈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咲

御以如臯熊羆獲之妻始咲言此左傳

張伯皆仲皆兄弟容貌絕相類仲皆妻新秋竟

忽見伯皆乃戲問曰今日秋飾好否伯皆應

之曰我伯皆也弟妻乃趨避之頃更又見伯

皆猶以為仲皆告云向大錯誤伯皆曰我故

伯皆也此風俗通義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

不衣自暖矣此齊書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

昭紀詔之三恪禮儀体式六仰議之用仰字

始此

人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

自屏乎海海上有人悅其臭者晝夜隨之不

離也此呂氏春秋

今古鉤玄九卷

計七十四事

今古鉤玄十卷

瑯琊諸茂卿輯

姑蘇顧文昱字允遠國初為廣東行省郎中

能詩其題白雁云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

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

輝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

兄弟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此詩不在素

景文之下此蘇詩話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志

擲水中祝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

不能作達書郵此裴氏語林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鷄曰翰音註

曰異名所以別人用而今致餼於人者反借

以為雅稱是以鬼事人也

高廟微時有詠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

都駭疑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

画一布袋僧墨痕猶新旁題偈曰大千世界

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

放寬些子又何妨蓋帝為政尚嚴猛故以

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此剪勝野聞

漢蘄武使匈奴被徙北海詭言武死常惠私教

使者言單于天子躬上林中得雁足帛書知

武在某澤中使者以讓單于乃歸武宋中統

間元郝經奉使來議和好賈似道拘囚儀真

驛凡十有六年經賦詩繫雁足元人獲之南

侵二雁事甚類漢假托而宋則實也出聞略

王父度范滂期俱為簡父所要范年大而位小

王年小而位大將更之王遂在范後因謂范

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汰之汰之砂礫

在後出世說新語

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蓋拘束以

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

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

如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

生花亦此類

章孝標下第為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

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

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

及重典禮聞孝標擢第出雲溪友議

陰易家多拘忌達者固不當一切求合然吉凶

影響要不可廢如酒醕遇弱而生涎糟醬遇

潮而作湧鷄子日中則正日昃則偏鵲避歲

君燕避戊己一氣運化萬物莫逃人亦天地

之一物豈能獨立於陰陽之外哉出疑說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出宋景公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耶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

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

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

巾帽叫笑喧呼謂之顛飲出開元天寶遺事

傳奇始於唐裴璠出詞林廣記

稻之登也蟹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

蚤夜嘈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

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出陸龜蒙詩

孔融每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

矣出漢紀

單卓為吏部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

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出晉中興書

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

請以市論之市朝盈夕虛非朝憂而夕懼之

也勢使然出諱子

顧長康曾以一厨画寄桓公其所珍惜者玄乃

發厨取之封題如故後顧索之画並不存吞

云妙画通靈變化去了顧信以為然畧無恠

色出世說

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而舍其肝弘演使還

哭畢呼天曰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齊桓

公聞之曰可謂忠矣出韓詩外傳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人問之故

妻曰怕郎君富貴更要娶妻也出典論

宅不西益蓋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主也出風俗通

爾雅曰西南隅為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

者難動搖之耳若使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

能獨吉乎

陸雲與兄機書云君苗能作文兄文輒云欲

燒筆硯出晉書

和特時年七歲其伯氏問曰日出而落公婆相

角是何語和特曰陰陽不和出唐書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

伍胥之急乃渡之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

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劍耶

不受一咲刺舡而去出吳越春秋

舞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宮

詞云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銀鸞各一襲每

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出唐樂府雜錄

今俗琢石為人鎮居地名后敢當顏師古注曰

敢當有所當無敵也出漢史游急就章

陸放翁以丞相沈義倫裔孫為浮屠侍中劉仁

瞻裔孫為道士故作詩有衲衣先世曾調鼎

野褐家声本珥貂之句蓋深憐之也我朝

叅政楊公景衡起龜山先生裔於浮屠中令

其蓄疑選良家女配之俾承祀事能憐而振

之矣出聞略

韓退之言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李白與一

道士在高山工咲語於碧霧中共乘赤虬而

東觀此則退之海山宮之說非虛也出龍城錄

屯田輪臺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從者詣田所注

累謂妻子家屬也今稱妻曰賤累以此出漢書西

傳

富公問范堯夫人有潔病何也曰胃中滯礙而

多疑耳此六未為害但疑心重萬境皆錯亂

是害道第一事出言鄭公語錄

周師成秋暮詩云黃蘆花白月無賴烏柏葉紅

秋可憐出本事詩

天下驛舍皆以古郡地為名洛中一驛名周南

尤古也出方輿勝覽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庙太祖坐西所謂正太

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

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

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

上羣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
嫌若賓主敵體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
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
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
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上
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以賓次主也
故禮容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
西階為賓禮故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
辭乃各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
也

倪雲林母疾延吳門葛可久治療以乘白馬載
之馬乃雲林所極愛者可久素憎其癖俟雨
而往途中上下故以泥汚其馬入抵其家雲
林見馬被汚心已不悅迎入書室復故亂其
父博之具雲林大怒拜其母曰兒欲母速起
故忍之耳兒疾雖死不顧其醫矣馬洗數日

乃罷上雲林達事

唐莊宗或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
夫人謂之曰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
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
群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一人豈
有兩人耶帝悅厚賜之出唐餘錄

徽宗時伶人對御為戲扮作儒釋道各稱誦其
教儒者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

演暢其旨皆引經書末雜碟語次至道士曰
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五行說大意末至僧僧
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
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默非汝等所得聞
當以現世佛尊者理之妙為汝陳之盡以次
問戒曰敢問生曰內自太學辟廬外至下州
偏縣凡秀才讀書者盡為三舍生華居美饌
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挂綠上可以為卿

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散問老曰老而孤
獨困貧又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終身
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散問病曰不幸有疾家
貧不能拯療於是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
付藥責以十全之効其於病也如此曰散問
死曰死者人所不免惟貧民無所歸則擇空
隙地為漏澤園無以歛則與之棺使得葬埋
享春秋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散問

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憐促之再三乃感
頰答曰只百姓一般受是無量苦徽宗為惻

然長思弗以為罪

出夷堅志

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王樹琪樹皆仙樹也

出山海經

六朝事跡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
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壁月流逮疑元帝植
近想志公游

常熟吳都憲訥少為士時素負氣剛介章御史

珪於都憲差後然亦不屈士也二人不相下
各以豪邁自雄欲鬪見之福山有東嶽祠塑
鄴都獄至為悍惡又為機括設伏於地下人
不知躡之則為羣偶鬼革而搶焉殿堂間寂
人非携一二伴侶不敢入也章與吳約以月
黑天陰之夜獨往以散餅為驗每鬼前必留
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匿神帳中吳持餅諸
鬼前每至一鬼失云藥條一箇次章所匿處

章伸手出索云我也不要一箇吳遂以餅與之

云也與汝一箇殊無驚異由是章大驚服後

吳仕至都御史亦多有著作為時名儒焉

談

淵聖幸虜營不返謝元及作憶王孫詞有云依

依官柳歷宮牆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

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

出避戎更話

國初楊孟載春少詩云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

新愁細雨中又云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

羊一箇風窳傳于世出懷麓堂詩話

王戎之妻常稱其夫曰卿卿戎曰婦人卿卿禮

為不敬後勿復爾妻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

我不卿卿誰復卿卿出世說

葛仙翁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一小奇

戲食未竟仙翁曰諸君得無悒悒欲見乎即

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

肅但不螫人耳良久仙翁乃張口蜂還飛入

口中成飯食之出神仙別傳

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上問卿臨行有人贈詩

否曰臣妻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

狂憂作詩今日授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

皮真宗笑而舍之出仇池筆記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伶曰鷄

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出陸機笑林

錢穆父嘗言在館中同僚有曹姓者資緣而入

不識文字錢於一日誦子瞻之詩曹矍然曰

每見諸公喜此人不知何故或言其文章之

士也曹曰吾得其所為詩皆重疊用韻全不

成語錢恐人偽為之也命取觀乃子瞻書少

陵八仙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

老陵也好喫棒出道山清話

宋乾道間林謨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

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

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遍告

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

殺人或問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

何處人間者絕倒余謂此言不足怪若曹操

之於楊德祖隋煬帝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

耳出何氏詩林

天下事有絕相類者如沈慶事前有約後有昭

畧望塵之藩前有堂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
有慶後有谷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他
如雪中高卧人知有素安而不知有胡定看
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素聚嘆矣事人
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若是者又不可以
悉數也出野客叢書

張東海汝弼以字名時日本國入貢夷以千金
求字張不許夷因工其事憲廟批曰受千金

寫字一幅與他出名臣錄

韓浦與弟洎皆有文名洎語曰吾兄為文譬若

繩樞少舍聊避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

手浦聞因人寄蜀綬題詩寄洎曰十樣鸞綬

出益州新來寄字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

助汝添脩五鳳樓洎大慚出白孔六帖

山谷贈張矧和云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

當不如一點出山谷集

祝鷄公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雞

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于樹晝日放散呼名

即種而至世人呼鷄云祝祝起此也出列仙傳及博

志物

東海有勇士耕止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

吟此者馬必死已而馬果沉訢拔劍而入三

日三夜殺二蛟而出眇其一目出吳越春秋

晉文公時宰人止突而駭繞之召宰人而謂之

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於干將切

肉斷而駭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膚而不

見駭臣之罪二也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

而駭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

乎公察之果得其人乃誅之出韓子及晉文春秋

刁晏於桓温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悟曰

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

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

耳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出晉中興書

謝太傅深好聲樂懼劉夫人不令有別室後欲

立妓妻托兄子外甥微違其旨於夫人因稱

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

誰撰此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

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出姑記

宋世祖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

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

號慟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上又

令羊志哭志亦鳴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曰

卿那得此副急淚志爾日自哭亡妻耳出宋書

支道林欲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出世說

涪水大有富人溺者有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

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

者得尸者惠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

必無更賣出呂氏春秋

艾子一夕疾呼門人鑽火久不至呼促之門人

夜暗索鑽具不得可持燭來共索之艾子曰

非戒之門無是客也出艾子

甚憂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出艾子

大吠不驚命曰重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

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小慮之必早出談業

唐司空圖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

天六龍飛鸞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此戒

色自戒者也楊誠齋善譚嘗謂好色者曰閻

羅王未嘗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

之意

曹子建號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鄧艾伏鷲陸

雲隱鵠皆喻其文也出玉篇雜記

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所交

皆名人家製餽既精美賓用需索殆無虛日

喬甚苦之一日於每客前置一帖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製餽餽法也一坐開然自後無復言及此矣

王叔時錄

靈隱寺僧明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落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壯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東坡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東

坡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箇秃奴脩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鵲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西湖詩覽志餘

東坡臨錢唐有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為業適父死而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也公熟視

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為汝發市也頃吏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而還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出春渚紀聞

袁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出韓詩外傳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

怒人臣耶 王叔業記

宋陳彖輕財尚義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

扇來謁上書云出韻不停思蒙以酸字為韻

今賦梅花詩謁者輒應聲曰影搖溪脚月猶

冷香滿枝頭雪未乾只為傳家大清白致令

生子亦辛酸蒙大悅款其人而厚贈之 學園餘力

聶東軒大率座右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

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

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拙則天下

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

所戒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

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

自足者亡為善則游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

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省刺豎孟而過若

傷豈常存於座右席夙夜之不忘 出恭補紀聞

王融謂國子監為虎闥 出宣室志

武耀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舊巢

燕主人貧亦歸則武氏之燕又高於王謝之

燕一等矣 出詩說

蓋文公時罷相歸湘李文正東陽寄詩曰斫地

哀歌興未闌歸來長缺尚須彈秋風布褐衣

猶短夜雨江湖夢六寒彭讀之黯然不樂至

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

食淹留地慚愧先生昔藉盤讀竟潛然淚下

為之悲歌數十遍不閱歲而卒 出懷麓堂詩話

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

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山林

牧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智能之大者

其猶十圍之木人力不能舉存乃棄之耳 出王

充論

默無過言怒無過事木馬不能行而不費食驥

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出詩

謂見尊崇皆曰謹祇候起居起居者謂動止也
或云起居某官其義何在杜少陵詩云起居
八座太夫人相承之謬雖賢者不能免可
為一咲出李涪刊誤

曹彬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始杖
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若杖
之彼舅姑必以此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
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上不廢也出

元龜厚
德錄

韓魏公帥定武時疾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
火然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
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令赦之軍
中為之感服出韓忠獻別錄

韓汝玉錢唐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
挾之立門外候聲若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
諾翌日下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

不檢為吏所侮無以蒞民請解印歸時范文
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即
令還職汝玉既滿復携此妓游西湖應應一
月不去文正公置酒餞之召妓佐酒候汝玉
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唐數
十里矣後汝玉騰仕有聲而文正愛惜人才
襟量不可及也出西湖勝覽志餘

王潛在荊州有醫張七政善治傷折一軍損脛
求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
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季餘脛忽痛
復問張張言前為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
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病即
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中
一掬再三按之悉成燈蛾飛又画一婦人於
壁酌酒滿杯飲之酒無遺滴遂画婦面去
半日許濕起壞落其術不可傳人出南陽雜記

京房問漢元帝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

答曰其任人不忠曰知不忠而任之何耶曰亡

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

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出漢書

債少者易償藏寡者易守出淮南子

桂陽太守李叔堅少時作州從事家有狗作人立

叔堅曰此狗喻人行何害叔堅作縣令解冠

榻上狗戴之而走叔堅曰此狗誤觸冠纓掛其

耳矣狗復與人竄前當火隣里告之叔堅曰狗

能蓄火幸不煩人犬遂暴死叔堅至大位出風俗通義

穿窬之徒不避腰頸奔北之士不憚斧鉞出正部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髡者居後強者為刃要者

為輔參之以棘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

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

日握而不欺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

所為可題為筆經出表風堂隨筆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

白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

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過出北齊書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害之一日內索朱卓子

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

樣三百隻糊以清江帛用朱漆塗之吐嗟而

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

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奉

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嘗中秋時已八

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幼安命

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貨簷前瓦二十片限

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其倉卒有

智如此嘉靖間胡守忠以御史按衛輝聖

駕幸奉天蕭殿缺地板一時無備守忠命於

城中富家取金漆卓二百張鋸其足鋪地煥

然異於諸省上嘉其能遂自御史超擢為

都御史

潤筆起於隋涇州刺史鄭譯對高穎之說後盛

行於唐宋時又立潤筆錢數刻名於舍人院

每移名督之戒 仁宗嘗命楊士奇少優恤

詔賜楮幣曰薄用潤筆耳 出閣略

秦樗里子癭而多智時人號為智囊杜預晁錯

魯匡桓範等皆有此稱 出東谷所見

謝靈運云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

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出晉陽秋

魏將鄧艾患吃晉文帝戲之曰每稱艾艾不知

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曰鳳兮鳳兮亦只

有一鳳耳 出晉書

莫仁於雨露而靡少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

冬青 出宋景公筆記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不甚介意若

手一沾汚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

舊有頭湯泉者曰比鄰三井在山岡二井水

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頑爭教人世不炎

涼 出韓雪業說

慶曆中余尚書請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

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

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

何怪也公遣人踪跡之得其声出自大柏中

乃伐以為枕笛聲如期而叢公甚寶惜凡數

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水

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惟善画者不

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出古詩蘇軾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文帝令入朝父老將送之

各揮淚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

不敢以壺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

軌受飲之 出隋書

金鋼鑽可以刻玉其質類水晶而色微黃出西

域土人得之於鳥糞中生極高峰密鷹鷄之
屬打食於上遂吞而復出于家近海遇立秋
後東南風有鳥自海東來綠色似鸚鵡狀似
鵲名曰下鳥蓋以聲呼之也畜之可以辟瘴
初得之剥其脂有金剛鑽或有似珊瑚者日
久下糞則無所尋覓矣予先人嘗獲一鳥而
得其三此其驗也畏羚羊角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處見卧榻枕邊有一

鈿公問何用荅曰夜間以備緩急公曰使汝
果能手刃賊賊死於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
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

出道山清話

楊起入鳳州道跡山洞得一鏡圍五寸背鑄水
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鍊形神治瑩質良
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
綺面繡幌俱涵影中

出學心集

唐進士趙顏於画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

麗顏謂画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顏納
為妻工曰余神画也此六

白曰真真呼其

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
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

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

歲生一兒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

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室真真乃

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為人画妾之形君呼

妾名故不奪君顏今疑妾妾不可佳言訖攜

其子上軟障觀其障圖画如故惟添一孩子

出報
叫婦

平定州有山以浮名者二故稱東西浮山東浮

山在城東五十里即女媧氏補天處其煉石

竈尚存山多產石灰勝他產而所產諸色石

亦可燒其遺俗至今於上

夕家置一鑪

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炭至夜

煉之達旦火焰熾然充氣上層天為之赤是
之謂補天陸文裕至其處公諱曰當媧皇之

興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
朴茹毛飲血未能盡火之用媧皇乃制此以
通昏黑輔烹飪所以開物成務以補天之所
不及如後世所謂熬膏繼數燭火代明而斯
義也時太宰白巖喬公談之謂可破千古之
疑出儼山文集

梁謙貞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父王筠奇之謂
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出書

國初僧有德祥者工於詩其送僧東游云與雲
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云玉貌名並出黃雀
惠相連下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鴈來初俱
佳句也出南漳詩話

今古鉤玄十卷



一百二事



今古鉤玄十一卷

瑯琊諸茂卿輯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
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室子孫且告相公看祖
宗面荊公下馬答曰祖宗親盡此須祧還何
況賢華於是宗子皆散此後有老學庵筆記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
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但已

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
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盡
君心而後險壬階之進以依之以安大臣格
君之事又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宮
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
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
蠡非悅其色也蓋恐其復以蠡吳者而蠡越
耳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蠡乎其論商鞅曰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政必行夫二帝三
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恥於鞅哉其詠昭
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
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
棄其夫子其視樂天黃金何日賸蛾眉之句
蓋天淵矣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
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
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
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辯如此又曰有伊
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
元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以
此議論豈特執拘而已真悖理傷道也章蔡
祖其說而推演之安得不產清康之禍乎其
論韓信云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剪
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
參云東駿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

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
甚正然其當國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見一
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叅
之師蓋公又何也出崔林王露
松之心節有油者如蠟山西多以代燭謂之松
明
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敗者而禁
天下之乘則悖矣出維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關
革為寬大胥失之矣出晁氏家語
謝靈運以文帝不甚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
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
表文又不請給被奏免官遂為山澤之游生
業甚厚奴童既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工役
無已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
備盡登躡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

則去其後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
臨海徙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為山賊知
是靈運乃安

世說

潮逢谷口難興浪月到雲間便不明松江古有
此語谷口雲間松江別名也近來作官者始
則恭肅有聲終則蘭茸貪濫求其廉潔者鮮
兩句竟成詩識

世說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堪求方於僕

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
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不去割去其
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予謂此法豈
但可已耳疾

世說

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
奉命嚴急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為先聖
先師鼎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咨叩所疑
孟子奮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

率其言乃為聖世所用三子之徒皆不如我
顏子默默無語或於傍嘆曰使汝不是短命
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來時檜主李議
問者恐護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譏訛聖賢
執送於獄

世說

此言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菰有稻
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輦輅若
文軒之飾終身通曉不知其為貧也老子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
欲僕僕百季冒能已乎

船門曰馬門蓋闕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闕

世說

宋真宗問丁謂曰唐酒價幾何謂對曰每升三
十文上曰何以知之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
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捷史繩祖
舉李太白詩有云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

為李杜同時何所言酒價頓異客有善誦者

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

整茅柴耳坐皆大咲

出唐詩紀事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

強強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

不善用者雖自作亦猶和也紅梅詩押牛字

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舡字有

曰跟箇賣花人工舡皆前輩所傳不知為何

人作出懷麓堂詩話

詩用助語貴妥帖如少陵云古人稱述美吾道

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

云昂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

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漢王才臣云並

舍者誰可清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

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而餘雲俱渾然

妥帖

陳獻章善画梅人持帚求索者多無潤筆獻章

題其柱云烏音人都來或詰其言乃曰不聞

烏聲曰白画白画客為之絕倒

出詹曠偶談

解元唐寅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

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起

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

出夷白詩話

間立本世以名画稱到荊州觀張僧繇舊迹初

往曰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

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宿

其下十日不能去出國文纂異

霍風凌雨然後知夏室之為悒悒也唐政害世

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

出楊子

南陽龐儉少遭亂離失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

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通儉

大宴會客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吾婦也婢

即具白母母使儉問之曰是我翁也因下堂

把其頸啼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利

史時人為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

得翁 出風俗通集

唐玄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退朝高力士

進曰陛下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

安乎上曰非也吾昨夜夢游月宮諸仙子娛

以上清之樂寡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醉

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悽楚動人

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

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

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此非常之事也

願陛下為臣一奏之其聲寡寡然不可名言

也命曰紫雲回 出開元傳信記

蒨桃者寇萊公妾也蒨靈能詩萊公嘗高會集

諸妓賞綾綺千段蒨桃獻詩曰一曲清歌一

束綾美人猶自意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多

少工夫織得成萊公為之點然 出西湖勝覽志餘

亡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

與詞人才子爭長六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

耶南漢劉鋹疑鵲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

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

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

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直有西漢風骨不知

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此此豈有才質

耶 出漢山餘話

永樂間鎮遠侯顧玉以請難功封夏國公賜葬

揚州漕河赤岬行人訛呼為夏國公夏 音度

與夏字相類

張元忠謂蘇子卿啮雪啖糞蹈血出背可謂了

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

綺繡之下乎鄭州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檄

漬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

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
下訣別之際寶匣血廟了不經惟春春一婦
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
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
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歎歎不止乃
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也晦翁詩
云世上無如人歎險幾人到此繫平生信哉
言乎 出東坡志林

善節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
不著為高 出鶴林玉露

父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
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故革兵一戰又
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父子曰亦有
分也王曰其有說乎父子曰昔有龍王逢一
蛙於海濱蛙問龍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
宮貝闕翠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如蛙

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何
如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
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雷霆繼之以飛電使千
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
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
以努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
是燕王有慚色 出父子

李強父為昭文相嘗題六和塔詩云往來塔下

幾秋經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
不如歸去臥林立 出臨安志

咸淳間有醫僧寓臨安明脉識證迎者如市太
學生致戲之有王生者氣體充實身長八尺
平生無疾詐令為病延僧診視王方食將竟
聞僧至倉卒就榻偶絆一跌乃起而渡僧入
診脉亟出語諸生曰不可救矣諸生撫掌大
笑僧曰非索價妄語也頃臾死矣雖良藥不

可治瘴疔逐之踰。平日而王死蓋飽食體肥
遭跌而腸斷也。出游覽志

于頔在襄陽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不為禮而
判官魯叔政頗禮接之王謂魯曰予以相公
好奇故不遠而來今竇乖望矣予有一伎自
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設
遂於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終運寸良久
去竹之塞折技連擊鼓于筒中有蛇虎數十
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陳勢每擊鼓或三或
五隨鼓音變陳天衡地軸魚龍鶴列無不備
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交陳數十乃行
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
悔恨物色之不獲。出南陽雜俎

有人命題云新竹似村姑遇節畧施薄粉李狀
元公受即對曰落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

出近奉明君

文潞公富貴壽考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
八十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
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
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神宗以為
名言。出揮麈錄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官宦進曰
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
太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
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官
宦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為種庸惜財用陛
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崇韜時為侍中樞密
使莊宗乃問之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工雖
祁寒盛暑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
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
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
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工

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

起樓崇齋果切諫宦官曰崇齋之第無異王

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譏間愈入後崇齋破

蜀竟以誣死宦者為之也

唐新語

王梵志曰偉門如鼠穴也須面一箇若還都塞

了好處都穿破

出洗硯新銘

東坡謂章季子於富春之開法寺出李廷珪墨

十笏為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

藏者制度古朴蓋百年物也東坡云非人磨

墨乃墨磨人耳

出春清紀聞

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

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

者譬若手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

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

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

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出韓詩外傳

北齊徐之方朝王昕姓云有言則近犬則狂

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又嘲盧元明

云在上為虺在丘為虛生男為虜配馬成驢

世說新語

庶人之讐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

乎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宋於金虜

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讐也開禧之舉韓侂胄

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亟其首以乞和

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教

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

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

所殺其田宅為人所有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

誅誅計淺遠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讐人

使之甘心焉可乎哉觀此則曾饒今日之死

亦可以哀其心矣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孫叔敖將死囑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子
窮負薪見優孟與之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
王欲以孟為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
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為楚相孫叔敖盡
忠以治楚楚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
必如孫叔敖教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
四百戶奉其祀出史記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俱會張茂先坐共語陸曰

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

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殺爾矢荀荅曰本謂

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

遲出裴氏語林

唐右補闕母景博學有著述才惟不飲茶著飲

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絲

貞之累則大出大唐新語

投鈞分財投策分焉非以鈞策為均使得美者

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

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

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

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出慎子

暑月大雷霆時雨水淘米炊飯釀酒名霹靂

酒出醉鄉

八月風謂之裂葉風出洞冥記

九月風謂之鯉魚風李賀詩云樓前流水江陵

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出投筆錄

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

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

一匹為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

質曰吾俸之餘故以為卿糧耳一日晉武帝

問咸曰卿孰與卿父清咸曰臣不如也帝曰

何以為不如咸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

人不知之出晉陽秋

或問酷吏楊子曰虎哉虜哉角而翼者也又云

無為虎附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

出法言

飢歲之春從弟不讓穰歲之秋疎客必食非疎

骨肉多少之心異也

出韓子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

雁已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

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

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

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

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

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城城紅粉粧纖纖出

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

延維又屬夫夫叛還違嗚嗚魚鬪萍落落月

經宿闇闇樹搖垣嶽嶽架庫廐參參剗剗戰

瑣瑣銜瑩瑩敷敷花披萼闌闌屋摧雷悠悠

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秦秦駭不

慙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

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

出奇如此

魏寒鷄出五臺山當嚴冬之時夜間鳴聲曰凍

殺我凍殺我天明壘箇窩至天暖時毛羽已

成乃鳴曰得過且過得過且過鳳皇不如我

可以為懶惰之比

出韓子

昔夫賤為本高又以下為基天將與之必先苦

之天將毀之又先累之草木秋死松柏獨在

水浮萬物玉后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

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

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舟楫不游絕江

海智莫大於關疑行莫大於無悔

出法言

古人作詞話多以已意潛寓于中如錢塘瞿宗

吉佑作剪燈新話大意在秋香亭記一篇盧

陵李昌祺續作餘話大意在至正妓人行一

篇趙弼作效顰集大意在鍾離叟一篇蓋佑
嘗私其祖姑楊載之孫女秋香亭其處也禰
有懷至正間所狎妓弼與楊東里故舊而不
與薦引遂托鍾離翁詬荆公事以傷之此語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禰之始
也至於空梁落燕泥底少無人隨意錄之句
非有所刺譏徒以瑣斷工巧為暴君所忌嫉
至賈奇禰及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
詞耳然不免於遺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
而其病在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曰北客若
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賞禰
也烏臺之勘赤壁之敗卒於不免觀其獄中
詩云夢繞雲山心似展魂飛湯火命如鷄亦
可哀矣然繞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
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後
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久

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
張張教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
相檣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
事亂離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近都
憲可泉胡縉宗作聖駕南巡詩其末句云穆
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為姦邪王
聯所撻幾至危殆幸為聖主優僅至為民
而已吁詩可畏哉
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志與
天地擬者其人為不祥此詩外傳
高定郢之子也年七歲讀尚書湯誓問郢曰桀
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
曰用命賞乎祖不用命戮乎桀是順人乎郢
不能答此詩
太祖一日舟至江上適柁壞江東廟有樹可為
材將取之禱于神降之籤云世間萬物皆有

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
步步循規矩太祖神之遠不伐其樹祝之
曰使我有天下當新其廟後乃興建巨廟故
金陵江東廟為著名云出豫章湯抄

八蜡之名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農四曰郵
表綴五曰猫虎猫食田鼠虎食田豕迎其神
而祭之六曰防七曰水庸八曰昆蟲出禮記

華陰呂君聘里中女既舉進士婦家言曰吾女

故無疾既聘而後疾呂君曰既聘而後疾非

欺也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其一

人丞相汲也出陳無已談業

包宏齋恢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精神老

健賈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奇術恢曰有一

服九子藥乃不傳之秘方賈令屏左右叩之

恢徐徐曰恢喫了五十年獨睡九賈為之大

咲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喫食不減少年

予問以服餌之法荅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
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于脾家華色生肌粗
快則祇為糟粕填塞腸胃耳又一老人云臨
啖其半常留有餘不盡之意蓋人無壽夭祿
盡則亡未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崑山張副
郎天方先生嘗置一簡板書云正好喫就莫喫明
日喫又好喫每食時令童子執於坐隅其得
養身之要者歟

馮京少貧甚嘗讀書于嵩山僧舍僧有大京烹
而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
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
去驚回顧兔之頭今擊節釋之明年遂作三
元出崔林玉跋

劉貢父問蘓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
絲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
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瑣碎何嘗說

日月也二公大笑 出通山清話

茗溪漁隱云東坡赤壁懷古一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和者無慮數百家鮮有彷彿其萬一者近有和此詞題于郵亭壁間者不著姓氏語雖粗豪氣槩可喜坡詞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層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和之者云炎精中否歎人材顛靡都無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關誰作連城壁楚漢吞併曹劉割據白帽今如雪書生鑽破舊編說甚豪傑天意建我中興吾君神武小曾孫周發海嶽封疆俱勦賊狂虜何曾追滅翠羽南巡叩關無路徒有衝冠駭孤

忠耿耿鉅鋒冷侵秋月 出草堂詩餘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葉謝詞云信使恩言有華隱寶奩珍刻增香立園蓋三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終不及也 出開略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俱行時年七八歲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之謂曰君兒六復來乎盛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于遼庾公為之一笑 出世記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謂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予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乎如其言 出前定錄

元至正丙午八月上海浦東俞店稿青天中隨一魚自首至尾僅盈尺匾濶而短天文志云

天墮魚人民失所之象嘉靖庚戌八月陝西榆林等處忽雨小魚及紅碗尺許人言此兵象也不久遂有胡兵之變不識至正間有何異驗也當更考之

龜茲國進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五湖四海盡在夢中所見帝因命名為遊仙枕後賜楊國忠

正開元天寶遺事

嘉定初吳畏師齊蜀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者知其狀一日為古冠服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字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以官銜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祈之居首者曰我即論語中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官為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上在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

吾將仕者遂相與歎說以選調為淹有德憑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弟盍扣十哲而問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羣入請益子騫慶頤曰如之何何必改充公曰然曰也不改象慨然不樂曰無已質諸夫子夫子不答久而曰鑽燧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

正程文

丁崖州謂險詐人也然上有長者言真宗嘗怒

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臣耐謂從官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正嘉祐和志

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

正國語

甄龍友者錢唐人嘗遊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鷄久畜甄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頌子當不斬也龍友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根欠距離全五德之名不解稚先但張

雌伏汝生卯卯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
又食人寃寃何已若敬解除業障必須割去本
根大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
次運菩薩慧刀然後割去心腸肝膽吐香水
源源化為霧鑊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
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
笑曰鷄死無憾矣乃烹以酒盡歡而去西

湖
書

吳人陸超之為齊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防閭隆昌
元年宣城公鸞既專廢立又殺都陽王鐸隋郡
王子隆等子懋欲起兵謂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為義鬼鸞遣軍將隨子懋參軍子琳
之入齋害子懋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
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
田橫客吟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
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墮而身不僵王元邁嘉

其節厚加殯歛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
折頸而死出姑
蘇志

劉閻老聞人學詩則大罵曰就作劉李杜只是箇
酒徒李杜果酒徒歟抑李杜之上更無詩歟諺
云因噎廢食劉之謂哉出空
同子

有鎮邊都憲與兵官不合都憲於席間出令云
天上有天河地下有蕭何蕭何手裏持一本
律口稱犯法之事莫做發病之莫喫有所

指於兵官也兵官云天上有太陽地下有食
羊樂羊手裏持一把劍口稱劍刃雖快不斬
無罪之人時一太監在坐歛焉分餅即云天
上有雲山地下有寒山寒山手裏持一把掃
帚口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出同
器

偽周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童謡曰張王做
事業只憑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盤後國事

既去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剝其腸而懸之至於枯死蓋三臣皆元成機臣殘膏肆侈帝特惡焉

上奇勝野聞

吉州人家邀紫姑作詩有美子在旁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裡傳聲傍星月樓前歛拜深綉幙偷面雙舞袖綠窗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拋羅襪為憶相思放却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云

上美聖志

栢子庭作可憎詩云世間何物氣堪憎蚤虱蚊蠅鼠賊僧紅腳車夫并晚母濕柴爆炭水油燈

徐孺子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出世說新語

今古鈞玄十一卷

計七十八事

今古鈞玄十二卷

瑯琊諸茂卿輯

正德辛未春禮闈較士以德行顏淵閔子騫一節命題會試錄成其刊破云以聖門之四科而係以聖門之十哲下第之士於是指假昇隙爭相誹訕忽一日通政司受狀發行庶府過一紙閱錄大咲其詞曰告狀人顏淵年三十二歲係春秋時人父顏路師仲尼地位越一間僅名亞聖吾道見卓爾不違如愚六籍有激千載不易後世廟廷之議深係名教之倫一人御離盟非山河之帶礪諸子侍坐分齊冠履之森嚴從游固有七十二子位號則分四配十哲四配列顏曾而下四子十哲居由賜以後十人配以耦聖而名哲乃隣賢而著廟謚所在優劣自明豈期聖朝求賢禮闈試士初場取義題命四科開榜程文破刊十

哲如淵庸方素並曾思柰今主司降同求赤
昔不擯於孔席胡得罪於明儒一時與難之
在行四配除名之難忍伏乞轉行僚部洗我
文羞配哲不訛綱常是正有此具告通政以
之封遞禮部堂司僚案見之且咲且怒無可
誰何一時傳播都下譁然

出墨池浪語

張元之常州人任安城知州聞常州守連某欲
經安城命驛吏候其來則報明日遙見官舡

來泊驛下驛吏問隸人曰得非常州郡侯乎

曰是也遂入報詢之乃孫仁常之舊守也以
秩滿亦經其地而驛吏候報之耳元之急緩
不出孫廉知其意遂作一絕寄元之而去詩
云多情楊柳苦相留暫向安城一櫓舟獨坐
黃昏報消息始知不為舊常州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遏其征數十人持
兵仗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舡也其豪

首曰若是李涉聞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
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絕云暮雨蕭蕭江上村
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于
今半是君

出話腴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
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
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
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獸自古道正身替代

見任添差

出古杭雜記

蛺蝶之大者曰鳳子韓偓詩有鶯兒啜曉雌黃
箭鳳子輕盈膩粉腰正謂蝶也蓋本諸崔豹
景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聞而不勝使占夢者
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
聞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嘗占者
占者曰此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
自對則不信也

出晏子春秋

涓涓不塞將成江湖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焚不

救災災若何

出太公
六韜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出墨子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為不逞者所窘
曼卿醉與之爭為街司所錄曼卿詭恠不羈
謂主者曰乞紙就本廂科決款詰旦歸館供
職耳廂帥不喻其謹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枕
而寢之

出柳塘錄

一富室不解文字誤裂張巡傳粘窓為識者所
鄙因題詩壁間云獨守睢陽當豹閤江淮賴
此得全安祗今青史俱零落猶障窓風一面
寒詞頗痛快

出革
木子

范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
居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觀競渡詩云小艇
破濤去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
人皆不徒作也

出翰唐名談

永樂間蘇人沈景暘者精於卜 太宗聞其名

遣內監召之景暘就道豫

卦語

使者曰若

上得此卦則無不利矣既至入見 上取錢

向天默祝令內監授景暘卜之正得向卦因

具述前語以對曰此卦最利行師戰無不克

上大悅令出就舍需其驗而官之已而師果

克捷他日又召景暘卜卦成景暘俛首不語

良久 上曰如何對曰不可用 上不悅趣

令引出詔有司具驛舟送歸止給楮幣衣帽

而已景暘語人云 上初筮者殆匈奴之大

部落後筮者其小種耳 上意大者既克於

小者何有然卦實有凶咎不敢言 上竟親

征出塞至榆木川而 宮車晏駕矣無錫華

思淳嘗從景暘卜戒令詰旦早來思淳如期

往道逢故人同於鍼肆少憩既至其家景暘

擲錢成卦問曰汝晨餐未思淳詭對曰已飯

曰若此則卦不靈須明早更卜思淳諫曰
實未食又曰汝安得入鐵肆中坐曰無之曰
若此則卦不靈須明早更卜思淳乃復以實
告景暘曰若然則汝還家三日汝室必生一
男子汝僕懷錢三百將以遺吾吾不受俟生
子後來謝未晚也越三日果得男他奇驗多
類此景暘無子其術不傳

出濯纓亭筆記

國語室無懸韜野無真草尉繚子兵法耕有春
題韜織有日斷機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
張繼詩女停襄邑杵農廢汶陽耕蓋祖尉子
之言

中書令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
文章憎人才華性好貪濁憎人受賄

出南部新書

陟釐乃水苔取以為紙名苔紙晉武帝賜張華
側理紙百番南越所獻也其理縱橫斜側因
以為名音與陟釐相近

出硯北雜志

崇寧中有晉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
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
狹遂即縣學之東隙地以次而為之時以諸
生在學而數者相為比隣謂之生老病死

出吳紀

宋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槌者上曰此何以
異於常槌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槌
首即劒柄也有刃韜於中平居可以為杖緩

急以備不虞上咲授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
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

出陳水記

徽宗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綉圖
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
硯匣玉鎮紙水滴石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今
梁守道相伴賜酒果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
落筆如雲龍蛇飛動閣上在簾下回顧抗聲
曰陛下奇絕上大嘉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

之尋除書學博士 出錢氏私誌

舒王當位多進用文士蘇臺廬中甫作詩以見

志云青衫白髮老叅軍旋糴黃梁置酒鐫但

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 出雅言雜

徐鍇為中書舍人時吳淑為校理遇古樂府中

摻字多改為操字鍇曰非可一例言若漁陽

摻者 竟 三搥鼓也補衡作漢陽摻古歌云邊

城晏聞漢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淋歎服 出談

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輶鈎輶鷓鴣聲

郭索蟹行貌太元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出古

今詩話

謝郎中有女數歲能詩長嫁王元甫元甫調官

巨師送別云此去惟宜早早還莫教重起望

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 出青

集瑞

明皇在南內耿耿不樂每自吟太白傀儡詩曰

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真同須臾美

麗澤無事還比人生一世中 出明皇雜錄

宋太祖問趙普男尊女卑何故男跪而女不跪

群臣無對者惟王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

唐則天時始拜而不跪太祖曰何以為實貽

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此可知 出王壺清話

東坡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隨卷上燒一僧字

以筆記寢紙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

覺燈花落茶毗一箇僧佛家謂燒為茶毗也

出披言

寇豹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相公門下以詞藻

相尚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晚入

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

里豹唯唯觀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

多何不作赤賦豹厲聲曰田單破葵之日火

燎于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大駭服

出江南
野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敖曰
何謂也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
怨處之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
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克三怨
可乎出淮南子

杜荀鶴謁梁高祖與之坐忽無雲而雨謂之天
泣不知何祥請作詩荀鶴曰同是乾坤事不

同兩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顯晦都相似爭表

梁王造化上高祖喜之出洞微志

蔣維東旅中書懷詩云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

家落花云流水從將去春風解送來出零陵

徐仲雅題合歡牡丹云平分造化雙胞出拆破

春風兩面開出湖湘故事

藥名紫河車出陝西鳳縣丹家云用聖石九兩
取水二斗烹煉而成紫色者是已或以為孕

婦胞衣者非出本草及澤
經亭筆記

佛經有云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又見
洞山語錄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絕似唐
人樂府也

興元民有得遺小兒者育以為子數歲美姿首
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
錢耶婦曰固可詐為也因納深室中節其飲
食膚髮腰足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

女子也携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警慧益秘
之不使人見人以為奇貨里巷民求為妻不
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好事者踵門一
覲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父之有
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
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
與客飲使女歌以侑觴夜半客去擁而致之
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

踪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

出清尊錄

裴晉公臨薨上平淮時所賜玉帶口占奏狀云
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
敢留在人間王魏公疾革時真宗臨視賜白
金五千兩公召楊大年作讓表又自書四句
云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
二公垂絕而精爽不亂如此

廣陵妓黃鶯有殊色豪客填門一日有呂秀才
托宿黃以其藍綾垢汚拒之秀才題二詩于
屏間云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
他年鶴髮鷄皮媼今日玉顏花貌人其二花
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是一舸開在枝頭
防客折落來地上倩誰看題畢不見出回仙錄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會養一鸚鵡持正
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

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言呼之不已持正

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

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未幾公下

世出侯鯖錄

蘇州一通判以翁仲為仲翁好事者戲之曰翁

仲如何作仲翁讀書端的欠夫工想君難入

林翰院只好蘇州作判通又求樂間有祭酒

作詩用弓雕字或嘲之曰雕弓元不是弓雕

此等吟詩不致標嗟我亦堪為酒祭可憐無

計遠廷朝出霏雪錄

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璫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

光如燭也梁簡文詩燭銀踰漢女寶鐸邁昆

吾江總貞女峽賦含照耀之燭銀沂潺湲之

膏玉唐人詩用銀燭字本此

陳東飲於京師酒樓有娼打坐而歌者東不顧

乃去倚闌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

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敝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鸂繚簾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感山青鏗鐵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出夷堅志

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

出規北雜記

袁孝叔少事母以孝聞常遇一老人授以一編曰君之壽與位具於此事已前定非力之所及也君藏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收其家人問以後事孝叔曰吾為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已而果瘳後孝叔以廕授密州諸城縣尉尋轉蒲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不

爽秩滿歸闕鄉別墅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于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不語數日而卒後踰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人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惟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蟠照中矣其驗如此

錄定

出鍾格前

國老談苑載徐鉉為散騎常侍唐太宗問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此亦一時應對之詞實有語病五帝何嘗家天下哉以愚論之當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蓋帝王之稱也韓忠獻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較如較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在我則非在彼矣何以較為

出百川學海

楊大年與梁周翰朱昂同在禁苑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梁戲謂楊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招手曰不要與他衆皆笑其捷是雖一時之戲而大年不求其壽亦一識也

出道山清話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術有朝士數十人詣之淹留滿座思酒未得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辭之語未畢有一美措傲睨直入年可二十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抗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暫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辭如此豈非魘魅為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乃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以劍擊之隨手失墜化為瓶盞一座驚懾視其所有乃醲醞也大咲飲之其味甚佳坐客皆醉而揖其瓶曰

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出開天傳信記

諺有之曰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置人于死財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逼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矣

出東谷而兄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嘗於兗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碎之侃性豪侈姬妾

列侍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

孫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

出鷄肋

吳將朱栢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

或從天窗中出以耳為翼將曉復還人恠之

夜照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

至曉頭還碍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

急疾若將死者乃去頭復起附如故

出搜神記

桓大司馬以李攀女為妾桓妻南郡主拔刀擊

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前梳頭
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髻歛手向
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
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淒婉主乃擲刀前
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
遇之

出姑記

梁琛使秦琛從兄爽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
主欵令琛止爽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

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

君子之志予敢忘乎竟不止爽數就即舍因

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

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欵以東國事語君恐非

西國之所欵聞何以見問

出樊書

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
察而死者好諫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出家語

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出先賢傳及
世說新語

班超家貧傭書以供養父乃投筆而歎曰大丈夫
無他志畧猶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
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梁竦自負其
才鬱鬱不得志登山遠望歎息曰大丈夫生
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閒居足以養志詩
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仲長統常

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

遊鯉弋高鴻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

則可以凌雲霄

漢

出字宙之外矣

出後漢書

鄧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

病將終惲候之歎歎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

悲天命而痛讐之不復也惲即嚙往遮讐人

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

出東觀漢記

禮者體也禮不備謂之不成人

出禮記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舡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荅曰當時徒以上罪也做了出拊掌錄

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者不能聞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暗聾何時蟬之不知重雪耶出鹽鐵論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荅曰夫惟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出淮南子袁閔少勵操行苦身脩節父賀為彭城相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吏不

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父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乘及賀卒兄弟迎喪不受賻賻後聘舉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閔遂散髮絕世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孥莫得見也人目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閔誦經不移賊相約不入其鄉閔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出漢書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歎舉其手袂曰君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遂問不對疑是蔡邕邕死之日身著絳綈出裴武語林

蘇子瞻與章子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為
崇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游潭
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
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
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
書石壁上曰章惇蘓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
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
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出曾慥高齋漫錄

白樂天蓮落詞云女長辭母臣老辭主髮衰辭
頭葉枯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不聞諸道
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
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君何有焉
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為乎嗟嗟于一牙齒之間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為青州從事謂何
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考之
世說與此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

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
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膾而惡酒在膈上佳也
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以為喻

太公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起之若鷲用之
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使如疾雷不暇掩
耳也出六韜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
法判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
四大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六夢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
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為夢形
接為事浮虛夢揚沉實夢溺寢藉帶夢蛇鳥
嘶髮夢飛將兩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
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
者之在寢也居其旁者無異見耳目口鼻手
足皆故形也鬼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

朝或宮室與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駟
榮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
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
焉耳嗚呼幸而覺耶抑將冥冥遂至於死耶
至如夢得金寶貨物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
人交覺而失精此非以溺乎如夏月露卧則
夢雪降冬月擁被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
是以至人無夢

宋之問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曰驚嶺
鬱岩光龍宮隱寂寥未得下聯有老僧燭燈
坐禪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
欲顯此寺而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誦
之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
足之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
遠劉木取泉遙雲薄霜初下水輕葉未凋待
入天台寺看予渡石橋僧一聯乃篇中警策

也通明訪之已不見僧曰此駱賓王也出古今詩話

白傅柳詩二首云青青一樹傷心色會入幾人
離恨中為近都門多送別長條折盡減春風
又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
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頌雲詩云灞
岸晴來送別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家飛絮
猶無定爭把長條絆得人出羅隱續本事詩

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

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南子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峰下
間出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以歸盡則
更出日携一竹籃中大小筆椶帚麻拂數事
遍遊諸寺廊拂拭神佛像龕耳竅有塵土即
以筆拭出之遂以為常縣市一富人常賜一
衲袍劉受讒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衲如初
問之云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

亦不局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固
市一鎖出則局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
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
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咲適遇
一人過前即脫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
嘻吾幾為子所累矣劉亦有道者歟出勝車
盧承丘題渡頭舡云剗木功成濟往還古溪殘
照下前山看看向晚人來少猶自須求覓見

錢顓得諷鉢

出雅言彙述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
鷄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
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
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吏賣却一
鷄三十文半年之間得九十萬錢又問竹筍
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
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就林中養之至秋成

五萬莖竹令賣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錢其
貪婪不道皆此類出朝野僉載

岳鄂王飛猷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畧曰夷狄
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
求暫圖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欲長慮而尊
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消
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又曰尚作聰明
而過慮徒懷猶豫以啟疑蓋無事而請和者
謀恐卑辭而厚幣者進願定規於至勝期收
地於兩河唾手幽燕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
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未幾虜渝盟河南復
陷出話梗

成化間蘇州郡守丘霽與客泛湖入盤門遇一
少婦以姦醜自溺陳尸于岸時吳鳴翰侍游
遂命賦之詩云朝雲零亂倩誰收漂泊孤城
野水頭翠袖尚籠金釧冷清波難洗玉容羞

蕪烟綠暗香魂杳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

閑歌此曲月明風細不禁愁

出峯池浪語

劉器之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
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曉有問之者曰人能
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歌側者蓋百無一
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

出徐度却掃編

常山何初原銘洪武間以名儒召訂經史嘗錫
宴南樓賦詩有雲開遠見山河壯天近常依

日月明之句時人服其渾雄

出近峰閣畧

京師有一人母病方絕見白氣從母屍延入妻
室妻方生子其人急擊斃其子而母復甦輪
迴之說或有之矣

無錫華允昭嘗蓄一鬼工象齒謂蘆大如龍眼
中藏雜器物數十事皆象齒所造微細不可
數用黑角小盤一枚如錢大傾蘆中物於
內則黑白分明盤上有字曰某年某月某日

某人造字皆隱起其大僅如芝麻非少年明

目之人不能讀中有浮圖一長如米粒亦有

七級每級就上置一環束之一水桶上有連

環如鐵索狀每環圈轉相交如麻粒大其他

如剪刀琵琶燭臺鏡奩爐瓶之類悉如麻粒

而規製儼然人玩時鼻息稍粗則觸而飛起

一象拄杖上刻鳩喙凡物重疊不分則以此

撥之韓非子言燕王集巧士有自言能以棘

刺之端造沐猴者今觀此則此技信之耶

出程氏演繁露

縷亭筆記

牛羊豕具為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為少牢今

人獨以太牢名牛非也

出程氏演繁露

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奏稱兩石無數大

者如鵝鴨卵小者如鷄頭實皆能人言視之

乃石

出閩畧

蔣氏姑蘇巨室也有子甫八歲延揚鐵崖先生

為師先生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

也一無拘日課二具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

貯家人蔣欣然從之出霏雪錄

獺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出抱朴子

與君子游如日之長加蓋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

薄冰幾何而不行陷乎出曾子

苦窮富貴之階梯出魏子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道士頂十冠一斷橋

申士與民俱待渡立橋畔揭于皇牆上朝

廷見之勅法司究其意明日奏云僧頂一冠

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

都過不得也後法網少寬亦滑稽而諫者出客

座新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出淮南子

今古鈞玄十二卷



今古鈞玄十三卷

瑯琊諸茂卿輯

荆公詩云卧占寬閒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
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
梵

趙子昂善書有文名元世祖聞而召見之子昂

丰姿如玉獎映左右世祖心異之以為非人

臣之相使脫冠而頭銳乃曰不過一俊書生

耳遂命為殿上春聯子昂題曰九天闔闔開

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又命應門春聯曰日

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回出宋藝祖神像命

之題贊以觀其志子昂踖踖良久題曰玉帶

緋袍色色新一回展卷一傷神江南江北新

疆土曾屬當奮主人世祖大稱喜出漢書

東臯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回篆多

凸惟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按三代鐘鼎

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易中陷而凹
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則易曰朱文陰曰白
文半陰半陽者曰款識文蓋古今金石同一
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玉樹后碣陽
鵲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說也

詩升庵話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
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十姨
為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為誰伍子胥也若少

陵有靈室不對伍子胥嘆曰爾尚有相公之
稱我乃為十姨何雌戎耶又北方有牛王廟
畫百牛於壁而塑牛王居其中蓋伯牛也鳴

呼丹伯牛乃為牛王

出蘇州開錄

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二公不同如此

出觀北雜志

東坡以茶姓寒故平生不飲惟飯後濃滌齒而
已然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

問服何藥云性惟好茶飲至百碗少猶四五
十碗以坡言律之必且損壽及得長年則又
何也

出夢餘錄

靖難師攻沛尹顏瓌唐魯公之後也度不能支
預送其子有為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
子職弗克盡矣乃題詩曰太守諸公監此情
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
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

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報達聖明夜
二鼓升堂而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
經死其子聞兵至復還公已死矣亦自殺以
後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縣
丞胡先收公父子屍葬沛南關題曰顏公墓

出倫道錄

徐君言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弄之水濱獨孤
母有犬名鵲蒼獵於水濱得卵卵以歸獨

孤母以為異覆燠之遂拂成兒生時正偃故

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

襲君徐國後鴆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

也後自稱為徐偃王江淮諸侯伏從者三十

六國一日楚伐之偃王仁不忍戰逃走彭城

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遂名其

山為徐山即今徐州是也

出張華博物志

壬子春二月偶至毘陵舟中寐冥登岸散步天

寧寺見方丈壁間一偈云一夕靈光透碧虛

化身人去欲何如秋來滅却西流火銷盡凡

心一點無義不可解予倚欄書空慨而始悟

謂僧曰此謔詩也當毀之僧茫然叩其故予

曰死禿二字也更詳譯之乃悟僧謙亟取焚

之

接之以文雖惡必吞孔子之於陽貨是也隆之以

貌雖讐必酬闕羽之於曹操是也

出空同子

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

也

出杜杞體論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

默將文者且朴

出化清經

矜賞若春重罰若秋行禮若火流放若水讓一得百

爭十失九

出周生烈子

血勇怒而面赤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

出燕丹子

鬼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

而鳴鶴千歲亦極其樂蟬游朝生暮死亦盡其樂

出淮南子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出文子

蒞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在朝忠直無所措

其身

出鄒子

雨露沾衣裳者謂潤兵不沾衣裳者謂泣軍

出抱朴子

直不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於世

出任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

出唐

蕭瑀嘗侍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氣貴者

先犯杯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以手
引杯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
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
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北齊書解頤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
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託
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
還券不索其直

北齊書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
其節度歸飲盡醉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
之酒家計千日滿忽憶前事往視之玄石亡
已三季葬之矣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
飲酒一醉千日

北齊書

地以名山為輔佐后為之骨川為之脉少木為
之毛土為之內三尺以上為壤三尺以下為
地

北齊書

宋光堯作漁父詞有曰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
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通天機水底閒雲片段
飛又曰青少開時已過舡錦鱗躍處浪痕圓
竹葉酒杯花蘊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
微影湛虛明小笠輕裝未易晴明鏡裏鵝紋
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詞不能盡載

北齊書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於宮
中女優為戲時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

庭是日為參軍長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
首顰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
少何又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上
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橫又豈忍使
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兒雖至愚深
以為不可上六閤惻遂罷戲而出阿布思之
妻由是賢重公主

北齊書

祥符中西蜀二舉子同筆硯既得舉實甚行將

追歲懼後時日夜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
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
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能行遂禱於神就廟
廡下寢入疾風雪轉甚忽廟中燈燭如晝有
祖甚盛人物紛紛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皆
岳清貴神也既即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
大懼潛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
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

物為題既而諸神皆一韻朗然誦之曰當召
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謂為吾二人
發也迨將曉神各起別傳呼出廟而去二子
素聰警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快後無一字
或遺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偕道行至京意氣
洋洋惟恐富貴之逼身也及御試果鑄鼎象
物賦韻腳盡同下筆思廟中所書懵然無所
記乃相與叩問憤怨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

二子皆被黜狀元及徐奭也後見印賣賦此
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二子歎息始悟得失
皆有假手者遂棄所業入山竟不知所終

錄永

宋太祖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時趙普
特從幸上指門額詢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
又著一之字普對曰語助太祖咲曰之乎者
也勅得甚事

出湘山野錄

笛中有落梅花曲開元間李謨為獨步祿山亂
後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
命謨吹笛謨為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
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
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即以謨笛授
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
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
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

吹之竟不能聲即拜謝以求其法老父竟入

舟遂失所在出樂府雜錄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

寧寺御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

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鞭

謂御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

碎乎出拊掌錄

京妓劉燕歌賦太常引一曲餞齊參議云故人

辭我出陽關無計鎖離鞍今古別離難元誰

画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莫又春

殘明月小樓間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

人口出青樓集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啖榆則眠不欲覺

啖麥令人力健啖茶令人少眠馬食穀則足

重行止難雁食粟則翼重不能飛出博物志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火之炎上水之就下

皆出於自然非有使之也但金體重載則每

藉於物莫遂其自然之性惟針可驗耳陰易

家用之出聞見錄

史彌遠作相時士大夫多以鑽刺得官俳優者

一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

忝軍者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

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出古杭雜記

柳正有金山行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

斷蘆花風大為荆公所賞一日過杭州出詩

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

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問之坡

曰七分是請三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出王直方

詩話

耳少大者如柱主人以架屋唐愚士西遊親見

之出霏雪錄

嶺南出斷腸少汀漳諸處皆有之人多以此毒

其父母以取命于讐家所司往往墮其計而
莫知之以其無跡可驗也嘉靖庚戌朱秋崖
統以都御史巡撫閩浙間殺戮過嚴為當道
所論服毒而死或云斷腸少也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
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帋龍蛇飛動使
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
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六不自識詎其姪

白胡不早問致吾忘之出相掌錄

臨安項羽廟火人有詩曰羸秦久矣酷斯民羽
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燬咸陽三月

是何人出臨安志

魏仲先寇萊公遊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
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在壁
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袖拂之仲先徐曰若
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出青雜記

王黼宅與一寺為隣每日於黼宅旁溝中瀝取
流出雪色飯洗淨晒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
城破黼宅骨肉絕食僧以所積乾飯蒸送黼
宅賴之無餒出趙清養病漫筆

武后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張昌宗入侍昌宗
荐張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見俱承辟陽之
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

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
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
義張易之張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
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
史侯祥自言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
進堪充宿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
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
朕不知此賜綵百段父子兄弟君臣之間若

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出唐史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流輩嘗因
延慶節可及褒衣博帶稱齋升座稱三教論
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擇迦如來是
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
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然後兒坐也上
馬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
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
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
有娠乎上天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曰婦人
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
哉我待價者也非婦人奚待嫁上意極歡賜
予頗厚出獨見錄

羅隱性傲脫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一紀
後下第又過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
白隱以詩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

英掌工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
人出郡閣雅談

賈似道作寒食詩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
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
悲明年被謫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
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
垂弧之旦預陳易箒之詞切念臣際遇三朝
始終一節為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
遭時多難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
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
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
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悻悻不為百族之
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
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
度昭格三宮齊怒叔瘴骨於江邊九廟聞
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

似道所自為耶讀之雖可怒可嘆可恨其父

自好 出三期野史

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

積油所致也今泰鋪中所賣油每致火

出博物志

王封英黃囑人華除初召為翰林脩撰請難師

起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

冠書絕命詞曰人生寄壤間忠孝貴克全嗟

余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

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

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

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遠難繼偶爾無足

傳千秋史臣筆慎勿抑希賢又書於案曰生

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懈於

後世遂自經而死 出清遠錄

有神降於鄭降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

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

蓋頭歸 出廣異記

明時秀姓鄧氏教坊名倡也姿態閑雅雜劇為

閨怨氣高劉侍中待制嘗以金黃玉管鳳吟

驚鳴擬其音韻平生與王元昂密偶疾思得

馬板腸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

政在中書欲注意於郭戲問之曰我何如王

元昂即曰恭政宰臣也元昂文士也經綸朝

政致君澤民則元昂不及恭政嘲風弄月惜

玉憐香則恭政不敢望元昂阿魯溫一咲而

罷 出青樓集

宣廟詩多六言如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

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

心詠扇詩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

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大抵以萬物

為一體真帝王之言也 出僧忌錄

宋太祖一日小宴顧李後主曰聞卿能詩可舉

一首煜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

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吾微時自秦中

歸道華山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

海底千山黑終到天中萬國明侍臣莫不驚

服後山詩話以為徐鉉與此稍異

出詩淵

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正觀中醫局求杜若度

支郎乃下坊州今貢州司批卷云本州不出

杜若應是謝朓詩誤也宋太宗聞之大咲度

支郎免官

出小說有聞

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亟置一

物令射之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

列四旁其中有一物帶帶洞庭香發亟視之

乃用曆日第一幅表係橘一枚也又太宗置

一物於器中令射上書四句云藹藹華華山

中採花難無官職一日西衙啓之乃蜂也又

射一物云有頭有足不后即王欲要縮頭不

能入腹乃墜書后龜也

出玉堂清話

陳搏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戶獨卧

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局戶試之月

餘始開搏熟睡如故嘗對御歌曰臣夢睡臣

夢睡不卧穩不盖^中石枕頭簾衣鋪地雷

掣電鬼神驚臣嘗其時正新睡聞思張良悶

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

爭氣閒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展

開眉頭解開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生

紅輪西墜

出詩集

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稚鼓傳花枝席上搏

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閣之戲其來已久

出東

事雜

馮延巳著樂章見稱於世李後主戲之曰風乍起

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知陛下

小樓吹徹玉笙寒何也後主恍上南唐書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聞其弟學

士初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明日諭所親

令謂諫之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

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

內與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

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煮飯是為甚底上出錢氏私

語

隋煬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

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乃詩也自感三

首云庭絕玉輦跡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

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

方爛煬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奈獨步意如

何不及閒花少翻承雨露多秋成云秋成多

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

遺意云秘洞居仙舟雕窗鎖玉人毛君真可

戲不肖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昭深深拜

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髓

獨卧愁空房珮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

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

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傍徨家豈無骨肉偏

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誠

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間肝腸如沸湯

引頸又自惜有若然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

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視其尸色美如

桃花乃召中使許遂輔責之曰朕向遣汝擇

後宮女入迷樓何獨棄此人也命就獄賜死

出述樓記

堯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

耳聞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燦煌

臣以為塗膏鬻血上霍林王書

嬰兒號婦乳出上博物志

梅聖俞以詩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
脩唐書初受勅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
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
竿耶聞者皆謂確對

出時日錄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
冀追冥福其狀殊高層層露寶為之花鳥皆
玲瓏燭既燃則外玲瓏者皆響動丁當清逸
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出述史

程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
縣儒學教諭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
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
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
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公叩頭曰陛下幸曰
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獄已而兵果
起乃赦出更以為軍師護諸將北伐與積難
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

皇至江上公逸去不知所終初徐州捷時諸
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
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望見碑問知
之大怒趣左右碎碑方一再椎命止勿擊錄
其碑文而去遂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公
姓名正在擊處遂免禍往日之祭蓋禳之也

宋說

待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待自圓之木則千

歲無輪矣

出韓子

治不能銷木匠不能鑊冰

出文子

畫生者類父畧生者類母

出呂氏春秋

姑蘓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逾年

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

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

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

泣求去詰之不荅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

以君家兄弟篤於義故以妻歸君今仲嘗
欲私戒我不敢從每患怒欲令君逐妻向勸
君別居其實慮此使妻不幸為仲所污縱君
舍恥能忍妻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
止季怒遂逼其兄析居而孝友哀焉

出題齊
開覽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

篇詠尤其可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
未詞氣壯偉固人所瞻矣又過舊宅詩云新

豐停翠輦鵲已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

為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也

出唐史

太祖高皇帝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

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何處再

乘槎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

遍九垓極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

征徠漢至滿湘賦詩云馬渡溪頭首着看片

雲片雨過滿湘東風吹醒吳樵夢不是咸陽

是洛陽命都督楊文南賜詩云大將征南膽

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

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

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

生知之聖其氣象音響自然合律迥異常人

出
太祖高皇帝文集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苑中賦暮景一聯云

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寓示宰

臣甚謂得意皆稱贊不已次年我馬犯順國

號曰金土先兆也

出宣政雜錄

李後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

只以眼淚洗面

出點記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慢次與三衛相

隣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水晶茶盃傳玩良

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

幙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也

出行

唐法今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為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今史故今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父公始出野史蜀中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盤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小圓月食者旋剔去鱗腸甚味香美有問魚工何故有月道人從盤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也咲而急走回顧云蓮來月也不識道人忽不見明年瘟疫食羹人皆免出宿退錄今狐文除守兖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難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乃平出瑞桂堂叢錄

御史曾鳳韶 文皇嘉其直仍以御史召不赴

尋加侍郎召不赴乃刺血書于襟曰予生廬

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

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

咲于地下而不愧吾天祥書畢囑妻李氏子

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

於節出儒道錄

溫公任崇福每日與諸生講書忽有父老五六

輩上謁云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

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

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

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莽

莽村父咲而去每見人曰戒講書難倒司馬

瑞明公聞之不介意出懶真子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

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

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鳴宮車過也輾轉遠
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若見咫
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
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
東西矣蟻蟻紛紛秦速亡矣逢蠅巢聯起阿
房滅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亦奕焚
咸陽矣累粟滿粟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
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
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
不齊擊節數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不知牧
之此意蓋體魏下許蘭昌宮賦曰其陰則望
舒涼室義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
宇之深遠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
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
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

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
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
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
長五尺雞首燕領備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
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也上善其
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
華慘然曰此海鳥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
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
裸而被髮反縛枷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
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桀帝乃
梏於跡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
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之鼠
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鼯鼠也問所出曰
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
古人博識如此等衆往往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
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螬蜋取後世譏耳

庾信謝趙王書曰仰費中厨來供下客山川通

遠口腹知恩 出宋書

娘婦啖生姜今兒多指 出博物志

東坡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時生

花後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

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出使

詩

馬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雁奴雁每羣宿雁奴輒

往來巡視不眠微聞人聲則長鳴以警捕雁

者必先以計殺雁奴然後羣雁可得寐景文

公嘗看其說王荆公亦有詩云人將伺其殆

奴輒告之亟舉羣寤而飛機巧無所得 出蔡

詩

刀不利筆不銘宜加砭削 出揚子法言

今古鈎玄十三卷

計八十四事

今古鈎玄十四卷

瑯琊諸茂卿

文王可以為父君張衡父君為我瑞著是也北

狄可以為蠻史記匈奴傳檢枕葷粥居于北

廣二典可以為謨馬融曰憂擊鳴球載于虞

謨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

庸遠唐書故戒是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

與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帝禹

帝桀帝太甲之類是也國語云玄王勅商帝

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也

書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獻俘不獨

人也物皆可以為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

是也句不止于自乞也與人乞可稱句前漢

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句諸宮人注句遺也

賄不獨賂也賄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

是也賄不止脉也視物皆可以為賄後漢王

喬傳尚方珍視舅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賜皆
可以為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
有荅餉鏡詩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
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出孔氏雜
說及安日

齊集
妙

榜下拜婿曰齊婚蓋本諸袁山松甚無義理一
少年登科為貴族之有勢者可慕命十數僕
雖數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既至觀

者如堵頃更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之
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
微得托跡高門固幸待歸家試與妻子商量
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出墨客
揮犀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賊楊妃菊云命委魄坡萬
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
倖三郎知不知出山房隨筆

芙蓉花爆乾置竈上則樟木虫自死出潘鏗
事筆記

廣廈潤屋連閭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
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
之而畏川谷通原巨浸重泉龜鼉之所使
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
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猱
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
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出淮
南子
王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出鹽
鐵論

兵部尚書杜業妻張氏甚妬室絕婢妾業憚之
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
之曰業位望通顯尚無子嗣得置妾媵何拘
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業本狂
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駕馬未
竭耳而又早喪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其
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
之出南唐
近事

宋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將士歸心及將北征民間喧曰當立點檢為天子太祖懼密以告家人太祖姊方在厨引麵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中恐怖婦女行為出宋水記間

松陽縣民有被毆者經縣驗傷翌日再驗了無痕跡宰誣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藤油酒卧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盡消知此

不特可以折人之奸亦可以為外科方中一

驗耳出吹劍續錄

都御史茅大芳靖難起師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說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寸補西風一慟一悲歌聞者壯之 文皇繼統不屈而死出備遺錄

西川費孝先善執華世皆知名王昱因貨殖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任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今誦此數言足矣昱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爭留之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傾覆獨得免焉昱之妻已私其隣欲謀終身之好計歸將致毒謀昱既抵舍妻約其私人曰今夕

新沐者夫也日欲睡呼昱洗沐昱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竟自沐夜半妻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因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成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昱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竟以前語上達守問曰隣比何人也曰康七即遣人追來曰殺汝妻者必此人也鞠之果然目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而何由

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驗歟出投神秋覽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園師占師曰
爾牛在賈丞相帽筒中叟迎公首訴之公咲
取筒中式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門
後大槐鵲巢中便往探視見旁有人繫牛乃
獲盜牛者出林子中野史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庵欽甫偶至衆不之
識俾聽清庵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庵

何以清衆拍手大咲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
照蓬瀛衆失色連聽廣寒宮裡琴三弄白玉
樓頭笛一聲金井冰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
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
愧謝延之上坐出瑞桂堂暇錄

胡澄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
年公嘗狎遊爲力士十許輩陵轢勢甚危窘
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

而入諸力士視之失色胡索酒一舉三鍾不
啻數升盃無餘灑逡巡主人上燈胡取鐵燈
臺摘去枝葉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
次改今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
得有滴灑犯令者一鐵躋鐵躋者蓋謂燈臺
也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凡三臺三遍
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坐胡厲聲起舉躋將
擊之羣患皆羅拜乞命呼爲神人胡曰鼠輩

敢爾乞汝殘命叱之而去出北里誌

謝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狹
而多髯希孟入其室見寫真掛壁間援筆題
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
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伯益
病之別寫一真衣皂道服躡僧鞋他日希孟
見之復題云禪鞋俗人髭髯道服儒家面皮
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出談業

隋場製湖工曲望江南八闋其一湖上月偏照
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金蛇偏
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
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其二湖
上柳烟裏不勝推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
美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所陰覆画橋低
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暝風時幽意更
依依其三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
作石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欲相磨湖水遠
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
人歌不醉擬如何其四湖上少碧翠浪通津
脩帶不為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觀
香衾晴霧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
佳人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其五湖上花
天水浸靈芽淺葦水邊勻玉粉濃葩天外剪
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熳插髻若相遮水殿

春寒^生冷艷玉軒晴照曉添華清賞思何餘其
六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
將盡是采蓮人清唱慢頻頻軒內好嬉戲六
龍津玉管朱絃聞盡疾踏青闌少事芳春玉
輦從羣真其七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
聲銀甲緩醕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
殿晚仙艷捧盃盟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
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其八湖上水流遶禁
園中斜日晴搖清翠動花幽暖衆紋紅蘋未
起秋風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
穩沈沈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帝常遊湖
上多令美人歌唱此曲正海山記
宋孝宗幸天竺及靈隱寺有釋僧相隨見飛來
峰問輝曰旣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
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
念觀音經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

大咲出說纂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說言婦人無子者祈禱於此獨寢一夜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前後無罅隙可通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囓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於寺

中物色見一僧卧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

果有傷捕送官遂流其僧而火其寺

出行都紀聞

王黼雖為相然事徽宗極褻宮中使內人為市

黼為市今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捷

之取樂黼窘曰告堯舜免一次上咲曰吾非

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

肩承帝趾墻峻微不相接上曰聳上來司馬

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君臣相謹乃爾

此朝

野紀

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兵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青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百錢皆字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青不聽萬象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皆字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墅青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

疎密布地而釘之覆以紗籠手自封護伺凱

夜當謝神取錢其後破毘喩關敗智高平邕

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

乃兩字錢也衆服其智

出鐵園山業談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犂一鹿同籠以問旁

何者是犂何者是鹿旁實未識良久對曰犂

邊是鹿鹿邊是犂客大奇之

此墨客揮犀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

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
醞極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云淺斟低唱
偎紅倚翠太師駕夾寺主傳持風流教法僧
吟擁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出清異錄

三山卓用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吳
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為花
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
姬滅氏豪傑都休其為人溺志可想出山房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韶瑞促之子韶曰未也
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閣寺聞名國之不祥
也堯舜閣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閣寺不聞於
誓語堅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

危

出宿林
王密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音一日薛歸青餞
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譚乃
謝求送終身不敢言歸出博物志

開元中內人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子
也選入宮即以永新名之美慧善歌韓娥延
年歿後千載一人而已高秋朗月臺殿清虛
喉轉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
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酺
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喧譁語莫得魚
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
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謠上從之永新

乃擗髻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
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後漁易
之亂永新為一士人所得士人率與其母之
京竟落風塵及平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

矣

出樂府
雜錄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圮經歲不葺家
人一日語之文靖不答累以為言文靖曰豈
以此故動吾一念哉六不之問出問見
雜錄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

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揮馬

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

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

出養病湯筆

漢武帝嘗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

行導引術故體常壯悅諸宮女被選者萬有

八千一日巡狩過河間有青紫氣自地屬天

望氣者以為其下當有美女天子之祥上使

求之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

皆拳上令開其手數十人擘之莫能舒上於

是自披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為

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

娠十四月而產是為昭帝焉徙上至甘泉因

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為陛下生一男年七歲

妾當死願陛下自愛宮中多巫蠱氣必傷聖

體幸慎之言終而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因

葬雲陵上哀悼之

正漢武故事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

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髯着地楊起視其仰塵

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

出說郭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海州

楊允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乃請

于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

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逋責而下戶得免

於流離死二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

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幸糶價之高遭

艱厄而務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

氏賢愚何啻霄壤耶

出諸史

宋太祖取江南戒曹彬潘美曰江南本無罪但

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

兵臨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

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

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

乃批狀時也天人相感如此出曲清

莊周貧者注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

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旁牛涔中

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涓

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

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以溉我

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

而曰涓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求臣備

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出說苑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衆

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出劉

向談

延篤與李文德書云夫道之將廢命也流聞乃

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

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

之書歷周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

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

盈耳也煥爛乎其溢目也欣欣乎其獨樂也當此

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

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旁若無人高鳳讀書

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光也且吾自束髮以

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

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後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

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慎勿迷其

本棄其生也出文選

陳覺微時為宋齊丘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

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己之

婢三人與之李二無難色齊丘三婢若舅姑

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今公寵倖之人見之若

面今公何敢倨悖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

宋咲而許之

出南唐近事

建父卒已侍郎王良坐事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難慟哭集本司各道印于私第嗟歎者久之妻問故公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投池先死公即列薪于戶命妻抱幼子往食事集家托以宗祀閭戶自焚

出備遺錄

大理后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后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出備忘錄

孫潛孫放兄弟小時同詣庾公亮亮問潛何字曰齊由問何齊耶曰齊許由放何字曰齊莊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大喜

出晉百官名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

在河北欲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

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

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

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王聲勢稍穩思明大

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哉

出羣居解頤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

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交於鼎臣求為聞達

于朝鼎臣即札書具奏之京坐貶未行京妻

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

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為往還之久欲

求一別六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囑私事

恐爾家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出茅亭客話

宋六嫂京師名妓也與其夫合樂抄八神品勝

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翠花困把

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双比翼直是

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
阮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
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工曲兩兩
玉童相並白駸黎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
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出青樓集

謝希孟狎娼陸氏為造鴛央樓陸象山聞而責
之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
問曰樓記云何即誦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

一死而天地美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

鍾於婦人象山默然

出談業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亡世間若無婦人天下

業風方靜

出三朝野史

牛奇章帥維楊杜牧之在幕中疲多微服逸游
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
牧之以拾遺召公以縱逆為戒牧之始猶諱
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

乃大感服

出懶真子

宋太祖自陳橋還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
院聞嬖王夫人懼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
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咲自若是日太祖
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出陽谷湯銘

三冰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命或
戲令詠屁詩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聰之不聞
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林試神童科不甚遠

出山房隨筆

靖康間粘罕兵入父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
石黼聚義據之抄虜游騎且斷其餉道數疲
犯其小寨罕遣重兵合攻之遂擒黼釘于車
上將剖之已剖丹於股而色不變奇之諭之
曰能降我以汝為將黼罵曰爺能死不能降
爺姓石名石上釘板更無移易也罕怒寸磔
之罵不絕聲而死

出朝野遺紀

荆公爲主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見
氣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鬢上頤而咲公
不自知也朝退禹王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
之禹王曰未可遽去輒獻一言以頌之公曰
如何禹王咲而應曰屢遊相賢曾經御覽公
亦爲之解頤止墨客揮犀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
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余

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
既寤手中果得藥簡乃剖左腕植骨取髓調
藥以進父目立愈朝廷旌之出搜神記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
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令斬某人今已
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
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
沈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侍郎章惇

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
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止退齋

湖南倅某妻生一子周歲甚憐愛之偶一日郡
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隣郡太守過開宴命妓
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頗與語及戲
爲酒令咲語方酣忽家人擎生肉二盤置賓
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竊見夫與

妓語乃憤殺其子封肉以獻其毒忍至此出

齊聞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
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與一夕范輪次
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搜捕之同事李供奉
恨無以報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
卧具中須臾吏務吏携袋稱婦妻展衾得鞋神
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

拊心而呼曰天乎存是耶乃入室闔戶而寢

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出屋谷雜抄

四明豐有俊登青樓偶見小娼疑為故人女累

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

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吾所以留

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

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出錢百千

以贖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廩具擇良士

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出釋史

建隆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紗帽先見

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

曰介胄在身拜不及荅識者善之二公先登

舟召煜飲茶艇設一板令煜度之煜徘徊不

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吸曹謂歸辦

裴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至潘

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板尚

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敢

取死衆皆服其識量出詳詞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為門客王會以婦

弟為親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割刃

為刺客李季以章醮為羽客龔釜以治產為

莊客丁祺以通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為說

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

後秦范奭於建康有蜀人史并疫者懷鷄黍

竿生芻號慟墓前遂呼之為吊客以足十客

之數出中興筆記

甄龍爰滑稽辯捷名冠當時樓宣獻自西掖出

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樓曰今年春

氣一何太盛樓問其故甄曰以果匿耳蔗知

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矣樓有愧色出蘇

宋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

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

其舍而簪于髻上工還軌墳取花擲地上顧
之曰戒車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耶
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出聞雜錄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看棋喫酒唱

曲也

玉墨容
揮犀

李太宰邦彥以銀工起家既貴其母嘗語昔事
諸孫以為恥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
此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為嘉事何耻焉

其見高於李守素多矣

出朝野
通記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義喜從賢士大夫游獻
可死幼子伯簡暴承家業用度無藝因與里
中狎邪交不數歲破家惟昌國縣別業猶存
舊僕楊忠主之遂往資焉忠拜哭盡哀日與
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薄以獻伯簡大喜謂
為固有之物仍復妄為其從遊者聞之又欲
誘蕩焉忠泣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

呼盧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掉首頓之地數
曰戒事主人三十餘年即君年少爾輩誘之
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
之耶戒斲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
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忠喟咽良
久叔开却立曰爾畏死結我耶衆跪訴曰不
敢復至忠曰如此爾命再至則屠裂爾軀
遂出帛數端叱之曰可負此函去忠揮涕謝

伯簡曰老奴驚犯即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
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
奴當即日自沈于海不忍見即君餓死以貽
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是謝絕諸惡少
備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為果數年盡復田宅
忠事之彌謹其賢矣哉其視幸主人之禍敗
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出諧史

飯糗能腐青石猶糞能腐錫

出淮陰王年記

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

烟氣愈甚問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

中本閣懸大珠至夜則光燭一室如日中也

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止烈記

元遺山好問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父而艷

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遺山辭以可否

在妹妹以為可則可張喜自注現之至則方

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

聲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画堂寄

語新來双燕子移巢別處竟雕梁張疎然而

去

出山房
隨筆

李福妻裴氏性妬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

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福妻之左右曰設

夫沐浴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浴來告

者福即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至裴方沐浴左

右以福疾告裴裴信以為然遽出盥盆中跣

而趨問福詐為不可忍之狀裴極憂之由是

以藥投壺溺中進之明日將校悉來問候福

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

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出厚居
解嘲

人以誣因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

郎陳重買袴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

為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

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

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實曰目

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

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觀此二事

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冤者何可勝數訥

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

不容辯賤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

伸獨奈何哉

出野客
叢書

程迥者伊川之後居臨安之後洋街門臨通衢

垂簾為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往

着于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人僅長五六

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

歷歷可辨自言我王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為

君崇苟我事戒心甚善其家乃就壁為小龕

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注

求觀人輸百錢乃為啓龕至者絡繹小阜程

氏矣如是暮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出松車志

三原王尚書以達尊家居暮年希仙近方士凡

道流通之者無不延納一日在別墅與野客

同宿早起失備梯具客以已梳與之梯遂謝

去俄而其髮梯處盡黑出墨池頭語

父溺則攬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至膏

不費至刑不濫出淮南子

今古鈞玄十四卷



今古鈞玄十五卷

瑯琊諸茂卿輯

成化間牟俸為江西按察使夜夢在舟中有虎

身被三矢登舟而咆哮靈而寤意殊不樂明

日會僚佐有胡僉事者頗廉明知牟之行事

多躁急乃曰公治獄得無有冤乎牟艱然曰

吾有冤獄汝何不糾之胡唯唯而退既而聞

牟嘗斷吉安一女子殺夫事有疑初女子許

嫁一庠士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

感激每告其同學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

女美而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

謂之伴郎途中貧士被盜殺死從行者驚散

貧士之父疑女家嫉其貧而殺之冀欲他適

也遂訟于牟牟秉怒不察因按女有姦而謀

殺其夫蓋惡其家之不義故被以汚名耳胡

移文逮貧士之父問之具得其顛末但問女

與何人姦則不得其主名使媼驗其女又處
子乃謂貧士之父曰爾子與誰交最密曰惟
周彪耳胡沉思曰帟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
乎牟之夢是矣越數日移檄下吉安取高才
生脩郿志而周彪之名在焉既至觴之酒
獨召彪於後室屏去左右引其手歎而謂曰
牟公廉知若事欲冥若于極典吾憐若才且
勸牟公以獄既感不答反異若當吐實勿

吾則相救耳彪錯愕戰慄即跪悉陳之胡錄
其詞潛令人禽其同謀者具獄以白牟牟即
日欲杖殺彪胡止之曰須明證以出其文然
後殺之未晚也不然恐有異詞牟謙從之一
即稱胡為神明焉

出灌縷亭筆記

表御史海叟能詩 國朝以來未見其比有海
叟集李夢陽謂海叟諸詩白癸最下最傳故
新集遂刪之嘗聞故老云會稽楊廉夫以詩

豪東南賦白癸者警句云朱簾十二中間捲
玉剪一雙高下飛時海叟在座意若不滿遂
賦一首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
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
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
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歎賞遂廢已作
手 教紙盡散坐客一時聲名振起人稱為
表白癸姜明叔云朱簾玉剪乃常熟時大本
之作其全篇云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
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下飛
天下公侯誇紫領國中傳侶尚烏衣江湖多
少閑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謂為尤工

出山詩

北齊李神偉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為後
來之秀歎謂祁邵曰昨見崔校兒便為後生
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抱

出新語

胡汲仲先生言終今之世無善治之日出元史

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作書按

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為怪人出劉禹錫

論田

漢封陳平為曲逆侯蕭何為鄭侯今學者讀曲

逆為去遇鄭為甚不作本音何耶出筆記

王肅張衡馬均俱冒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

人死問其故無恙者云我飲酒病者飽食死

者空腹出博物志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與門弟子宿於郭外

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

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惡能與國士

衣我遂解衣與弟子夜坐而死出呂氏春秋

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

之津吏之女持楫而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

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

勝巫祝杯酌餘滛醉至于此妾願以鄙軀代

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員持楫遂與

渡中流發擊棹之歌簡子悅以為夫人出列女傳

吳楹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時夏多蚊而

終不搖扇云懼蚊去我及父母也出續搜神記

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舡見一老嫗採蓮劉調之

曰女子何不調機理杼而採蓮女荅曰丈夫

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舡出語林

晉悼大夫見絳縣老人問之年曰臣小人不

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

五甲子矣使問師曠曰七十三矣出左傳

常建詩云竹迳通幽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題常熟破山也舊傳有四高僧

誦經山中一老翁日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

來荅曰吾非人也龍也因問本相可得見否

曰可已而果以全體見僧恐甚誦揭諦呪語

揭諦神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

出中

吳紀聞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
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
入其家自牆上挾一婦并囊衣而出僧適不
寐見之自念為主人所納而主人亡其婦及
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
道走荒草中忽墮枯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

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尸
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訊僧自誣云與子婦
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
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駐在井旁不知何人
所取獄成詣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駐
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但言某前生當
負此人死無不可者詳問之乃以實對敏中
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

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
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
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亦
不敢問也嫗曰然則可以言矣婦人者乃此
村少年某所殺也僧冤奈何吏曰其人安在
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輸服
并得其贓人皆以為神

出陳水記聞

昔王子充云鷄好食蜈蚣鷄死蜈蚣輒入其腹

噉之不置驚被蚊咬喉無不立斃而人欲辟蚊
者粉蠶甲骨焚之蚊死讀之深有感焉夫鷄
之死豈意見食於蜈蚣而驚亦豈知能以死
骨殺蚊哉蓋物理之相報自有不期而然者
矣

出夢餘錄

昔有居上庠者妻以詩寄鞋襪云細襪宮鞋巧
樣新殷勤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
向平康謗惹塵

出點記

嘉靖辛丑歲大饑秀水有楊姓者里長索租過之見其家方治湯餅索食楊曰吾自度不免故鬻家具以足一飽非爾所可食也里長竟取食之食頃楊舉家與里長俱死蓋先置毒餅中也又長洲一人鬻其妻臨行妻解衣與其姑姑曰爾去當衣此婦曰彼既取我宜有衣耳姑服而悲咽婦傷其姑相繼投於水夫為售者迫其直亦溺皆死焉又一鬻妻者止

索錢五十文售者疑其過廉也夫曰吾妻事我二十餘年今遭此不忍見其饑且死耳故不須厚價爾其善遇之無虐也別去即往酒家取醉赴水死妻見亦死之

王介甫眼多白李承之曰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蔡元長視日久而不瞬陳瑩中曰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無君自肆矣似此具眼何必古

相師 出愛日齊叢抄

諺云出外十里為風雨計出外百里為寒暑計出外千里為生死計京師諺云三十里外不帶傘好大膽五十歲後不買板好大膽言三十里外風雨不可期五十歲生死不可期耳然人生兩間無時不可死豈特五十哉

廣西出指甲花細白而絕香似茉莉以之染指甲紅則過於鳳仙故名指甲又有一種鉄樹花

如瑞香而色黃每丁酉年看花周一甲子而始花一度吳人言事之難成必曰鉄樹花開蓋言其難也丁酉歲烏鎮王兩舟為馴象衛經歷於侯與國舉人家適見之亦奇遇也

子堂曰
詢手鏡

見恠不可驚怖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恠鼠之語李林堅不殺戴冠之犬公亮大書入憲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

夫恠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出聞畧

梟逢鳩曰子將安之梟曰鄉人皆惡我鳴將東
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
子之聲有惡人爲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
之而不顧方且揚眉吐氣侈然自得以爲人
莫敢余侮也旣不能更鳴又不能東徙則又
梟之耻矣
出說苑

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見曹公曰
待將譬如養虎當飽其肉否則噬人公曰不
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揚去布乃
解
出魏志

趙子昂嘗謂人曰姚子故天資高爽相見令人
怒不見令人思又嘗贈詩云吾愛子姚子風
流如晉人白眼視四海清談無一塵其爲子
昂敬愛如此
出硯北雜志

鄭太穆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頓傲
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
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
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某孤
幼二百餘口飢寒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
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明公息雷霆
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
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
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
爲膏澤于覽書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之
半以戎伍之際不能全副其望也
出雲溪友議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
璫爲廣東提刑廉按之王憂甚寢食幾廢有
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
不足憂也璫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
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

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不交一談次日

報謁王宿治具于別館茶罷邀游郡園不許

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踉

蹌不安王麾去伎陰命諸娼淡粧詐作姬侍

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

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

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耳至三

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

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

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已

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娼扶掖而登歸舡

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

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舡不復有所問此與陶

穀郵亭事相類

出鶴林玉露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

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

轉皎然出魏畧

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

則平聲使風則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

名曰隨風張幔曰帆註去聲廣韻曰張布障

風曰帆音與梵同左傳宣十三年註拔旆授

衡上使不帆風謂車旆之受風若舟帆之帆

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疏云帆

是扇風之名孫綽子曰動不中理若帆風而

無柁南史因風帆上前後連烟荊州記云宮

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晉湛方

生有帆入南湖詩又有還都帆詩謝靈運有

有遊赤石進帆海詩劉孝威有帆渡吉陽州

詩選詩無因下征帆徐陵詩南次大麓北帆

清湘劉刪詩迴艫乘汎水舉帆逐分風張曲

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陸張獎公詩離

魂似征帆往帝鄉飛趙冬曦詩帝城馳夢想

歸帆滿風颺杜詩浦帆晨初發韓退之詩無
因帆江水孟浩然詩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
人近蘇州刻孟詩改征帆為征棹何仲默笑
云征帆改征棹錦帆亦改作錦棹可乎蓋淺
學妄改非刀誤也出升庵詩話

裴休兄弟皆熟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
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
今一啖肉後何以繼出景仰撮書

今人呼謹之語皆有所本如宋都汴有何家樓
者其下行貨濫惡故呼何樓今越人云樓頭
者當是南渡之遺也吳人善治豆豉遂以豆
呼所謂千里萸羹未下豆豉者也閩人多疥
呼綿錦襖故云癩子見類說粵人善食蛙蛇秦
少游謂蛙蛇當家口故粵有蛇呼秦人不識
豹稱為程故秦有豹呼衛地產驢呼驢為衛
故洛有驢呼中州謂蜀人放誕稱川蟲見山

俗老鼠其訛語也稽遂良諫立武后昭儀在
簾中大曰言何不撲殺此獠注西南夷曰獠今
山西人呼獠青齊人呼奮以貌言也於布尺
亦云滇人善馴象呼象奴荆人善治鯢魚海
錄碎事作鮓故呼乾魚元南人仕於朝者多
以腊雞為贄見草木子今特江右呼腊雞或曰吉
安蓄老雞能療病其價數倍故云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古之醜也為酒
今之醜也為人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
置吏也將以為盜出鹿門隱書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
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出世說新語
嘉靖改元七月廿五日大風雨雹自南都蘇松
江西湖廣以至河南諸處漂沒居民房舍牲
畜不可勝計而海御為尤甚焉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
官宮相乘馬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
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
人之不識耳

出天游別集

唐文宗曰嘗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
大夫過耶李名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載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
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

家惟陛下鑒獎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庶幾乎

出鑑戒錄

于濱為詩頗于教化對花詩云開蝶滿枝花謝
蝶還稀惟有舊巢藥主人貧亦歸又有唐備
者與濱同聲咸多比諷有詩曰天若無雪霜
青松不如草地君無山川何人重平道題路
旁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
藤青青猶未悟又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

息人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皆協騷雅

出盧懷
朴情

翰林檢討王偁字孟揚其父仕元守潮州我明
兵至竄歸閩中其友人吳海屢勸以死荅曰
吾不能死願無嗣未可耳及生偁海復勸之
荅曰吾今可以死矣為期而別海至期往哭
之則自縊矣夫志士不忘喪其元何必奮激
於一時而後為烈耶若王子者可謂善處死
者矣

出峰間畧

豐壙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
淺根咳不深未必擲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
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
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
徇至乃始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為天其
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
雖悔無及矣云詩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
正本而貳憂於末也

出說苑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喪憂患
其中開口而咲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
已出莊子

有僧講經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乃潭中龍
也云歲旱得聞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
曰帝封江湖不得擅用僧曰硯水可乎曰可
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大雨水皆黑出清異錄

晉褚襄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桓彛謂之皮裏

春秋謝安云襄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備矣出音志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
夫享其生而薄其死是教其有知而悞其無
知也出荀子

李季好遠遊其妻通一公子季至公子在內妻
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
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

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為之奈何婦
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出韓子

維楊周岐鳳多藝能坐事亡命扁舟野泊無錫
錢暉授之以詩有一身為客如張儉四海何
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
蓬之句岐鳳得詩為之大慟出懷麓堂詩話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儀所
盜共執儀掠笞數日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

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咲曰視吾舌尚在
否妻曰在儀曰足矣出史記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
為亂倫之始出世說新語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
必死欲毀其貌以往一老吏謂曰與我千金
能免爾死妓與之半吏曰上位神聖寧不知

爾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更加飾耳妓
曰何如曰湏沐浴靚潔以脂粉香澤治面與
身令香透徹肌理首飾衣妝悉以金寶錦綉
雖裡服褻裾不可以寸素雜之務窮極妖麗
能奪目蕩志則可無伺他術也問其詞則曰
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
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妓解衣
就縛自外及內華欄繒綵珍貝堆積滿地照
耀左右至裸體膚胃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
一箇小妮子使我見當惑了那厮可知哩即
叱赦之 出海函萬象錄
宣和中王昇為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
益盧尚書法原俱為吏部侍郎而並多翳王
朝之曰可憐吏部兩胡蘆容貌威儀惚不都
盧尚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須還下部
小尚書聞者以為快 出却掃編

天地之大可以短長知之星月之行可以律曆知之
生有七尺之軀死為一棺之土安知喜憎利害耶 出淮南子
眾口毀譽浮石沉木群邪相抑以直為曲 出陸賈新語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艱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出太經
有高人之行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螟螣
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之食今一人耕百人食
有甚於螟螣矣 出商君書
不樹者死無棺不葬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繒
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 出史記
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輟耒
而雕鏤女工投杼而刺繡 出崔元始正論
毀彼者雷同而鳴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出通語
徽宗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于小白團扇畫
七言二句而天恩稍倦顧在側璫曰汝有能
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荐隣里太學生既宣入
恭讀宸製不知指意乞取旨上曰朝來不喜

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為詞以續于扇續進上
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前徑使造庭賜
以第烏上詩云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
八珎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梅
一味酸出話腴

蘇子瞻判錢唐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
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判曰五日京兆
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

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公惜其去
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
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出說水燕談錄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
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咲而不答因問之
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
固不同耳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
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

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
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束甲煎二百
餘名房中不然燈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
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
內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
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大唐新語

宋盧柳南先生有荅人約觀狀元小簡云聖
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賜之官為首選者既拜

命擁出麗正門黃旗塞道青衫被體馬蹄蹠
踐望灞頭而去觀者雲合吁亦榮矣然子欲
為觀人者乎欲為人所觀乎若欲為人所觀
則移其所以觀人者觀書觀此簡則知古人
之交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其益如此出鹽車道聽
姑蘇齊女門外陽涇橋石柱已斷其一弘治末
忽一日夜半若有數十人遙拽土木聲聞半
里許明日一舡過橋下見斷柱已易金石舊

往青色而新者獨黃神恠可驗

出墨池浪語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

其妻呼入總帟詔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

以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要須見淚漸

曰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

叩其顙而慟慟罷妻又呼驗之驚曰淚出於

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

源聞者大咲

出世掌錄

毘陵成郎中為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

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

作舉蒙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床好世間無

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朱簾明點燭試教菩

薩嫁麻胡其女亦能安分和鳴偕老兒女成

行各以壽終

出高齋漫錄

京師諸公署俱不敢擊鼓為節恐混於禁鼓之

聲以避尊也獨寺觀考擊鐘鼓不避亦無君

之一端云

浙江藩司以文移申巡按御史書上旬日偶忘

初字御史駁問時餘姚謝瑩為司中從事遷

之祖也名多智召瑩問計瑩曰此易耳復申

曰朝廷頒降曆日止云一日二日並無初字

故不敢書實非脫漏御史無以罪也又蘇州

頤長史昌為教官時申文誤書百為伯御史

駁曰百是數目何以作伯舛之伯昌報云竊

觀大明寶鈔上印文曰幾百貫文用此伯字

孟子曰或相什伯亦用此伯字時王之制既

如此古經之文又如彼此必字書通用也御

史亦不能難近今文移數目皆用伯字蓋所

以杜增損之弊也

米元章有孔子贊云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

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

子大哉孔子文體如此亦可咲

出錢氏私志

故事每秋後於闕下錄囚公卿咸至一歲訊及

一切盜盜抗聲曰若輩何必問吾吾為貧故

行盜耳若輩位高祿厚非貧也罔不貪黷貨

賄較諸白晝劫奪者為甚尚不知愧乎諸公

無以應事在成化間時侍郎俞欽在列嘗為

人言之此與程史中鄭廣詩相類出濯纓序筆記

小滿芒種說者不一按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

之芒種註云種之芒種謂此地宜稻麥麥有

芒刺者蓋至是麥未可收過是則可收矣樂

明遠曰小滿四月中謂麥氣至此方小滿而

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者芒種而收麥也至是

當熟矣出歲時廣記

老杜課隸人伯夷辛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

供給酒一斛遣信行遠脩水筒則以浮瓜裂

餅答之詩云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麴

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淵明告其子則曰遣

一人助汝薪水之勞彼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出聞者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

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

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

出漢武故事韓子則言射士食荊王藥

金陵兩花臺下居民甄氏子牧牛於野值兩人

東西相逢如今羽客衣冠擎拳對揖其一曰

錢庫後門已久墮壞宜急雇一夫整之其一

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獨行至山側峻岩下見

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溢出即解衣包

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輦取慮為他人所得

乃搏土窒塞穴口回至中途復遇前二客又

問錢庫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二百三十一文

雇一牧童填補訖是時甄年十六七頗訝其

語歸與父言之數其錢正得前數率家人詣

元處其穴不可尋矣 出夷堅志

元豐中大璫宋用臣監脩皇城有役卒犯令戮之俄於其所用存竿柄書四十字云百年前無我百年後無我生我百年間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飢飽勞逸禍我今金解去人人始知我其字皆入木削之愈明用臣悼悔無及乃厚葬之 出續神仙傳

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廛里頗見綦母先生斑白而後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後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歎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束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笑我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

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尚實無異於遺劔刻舡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於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哲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坤有乾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墮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頑開難咲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茆獨豈是之謂乎錢

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
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
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
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
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閣錢之
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
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辨訟非錢不勝孤弱
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咲
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云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禍
福成敗壽夭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
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
天達窮開塞賤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
之智卞莊子之勇用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惟孔方而已故曰君無

財士不來君無賞士不往人而無兄何異無
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
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桑
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
交下接名譽益彰

出藝文類聚

皇甫仲和以數學鳴于正統間一日出朝有衛
士見之曰願為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
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為衛士怒曰何以知

吾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
人在家正相關不解衛士不信至家果然後
有人問仲和者乃曰彼問時見屋上兩鵲正
相關是以知之

出守溪筆記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

出世說新

今古鉤玄十五卷

計七十三事

今古鈞玄十六卷

瑯琊諸茂卿輯

成化間言官每言宮闈事受辱自是事無大小
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善譴人問生疥何以
愈之孫曰請六科給事中飭之問其故曰不
語唾謂之苦唾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
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
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
若易以舞鳳或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
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
衣服搖擺過日可也衆乃閱堂一笑而散

出并

園雜記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戶讀
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
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
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

而我自我矣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
不出關外者數年

出近代名臣錄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辟公辟命求
英奇於不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
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掇之璧不必采於
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
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
邑得非諸君是其苗裔乎

出世說新語

海中九州山與滿刺加國近產沉香黃熟香林
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等
下洋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六七丈者
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
我天朝之兵威力若神

出星槎勝覽

文靖汝玉國初不欲仕有女妻練氏中衰因扶
持其戶傭產役充賦長運糧至京應天府輸

納時教授季考諸生一生愧坐無措文靖從旁睨之曰若不舉筆何耶生愧不答文靖咲曰我言汝但書之文靖出語成章生歸之既成教授讀之駭曰此豈汝所能耶詰其實乃指文靖曰彼人教我也教授遂禮致賓席因舉奏助教無何翰林薦為檢討

出聞畧

國初名醫王光庵自重不苟忽一女子乘輿及門粧從殆類貴家人物俟半日光庵出求診

脉王驚問曰子固人也胡為得獸脉但病脾耳無傷心知女子為妖精因密問以今四海鼎沸避兵之策如何女子云此治亂事吾未之知請見於先見者而後奉報光庵與之藥別去數日病已來謝曰天下雖紛紛吳越當無恙後國朝兵下張士誠果不遺鏃而降

出墨池浪語

楊叔宝守眉州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人獻口

號其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優人問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只用此一首

出湘山野錄

貴公子雪中飲醉憑檻臨風曰爽哉左右泣下貴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爽亡楚襄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眾共者耶宋玉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風眾人安得而共之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凌夏

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乎宋玉不在旁也

出百斛明珠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御筆忽批云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為三不吠之犬

出古杭雜記

太平之世人皆志於富貴位卑者所求益勞位

高者所得愈廣然以利固位終不能保其所
有故時人為之語曰知縣是掃帚太守是拚
斗布政是义口都將去京裏抖語雖粗鄙切
中時弊

出耀經亭筆記

王伯益大名人少穎異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
杖出門竟日去不語妻子用橐中金不識記
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遇人無
賢不肖皆歡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

居京師而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
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琦絕者當
委身遠遊乃稱吾意耳楊咸聞之曰誠使伯
益廣之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
孰為優劣耳識者以為知言

出硯北雜誌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舉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
速之異也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消一

夕賦滿湘

出升庵詩話

唐李泌七歲召至禁中玄宗與張說方觀棊使
泌賦方圓動靜泌曰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
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應聲曰
方若行義圓若運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
賀曰帝得奇童子

出世說新語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
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
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說苑

太祖欲斬一善星曆者問何人斬汝曰緋衣人
特命割者更白衣斬之既斬問割者則裴姓
也

出近峰聞畧

沈麟士高人也其所著履為人所認麟士曰是
卿履耶既而返隣人後得履以前日誤認之
履還麟士曰非卿履耶咲而受之

出高士傳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鰲席稷喬岳釣自怡縣令
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出天游別集

周文襄公忱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鐘磬交接
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文襄咲曰
即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蓋二三千歲豈不
直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出楊脩言蘇

倪瓚有潔癖嘗寓其姻鄒氏有金宣伯者來訪
鄒翁瓚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穎貌龐
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媿憤不見主人而
去鄒出頰推之瓚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

味不足以當吾之雅是以斥之

出雲林遺事

元君既遁復留兵開平猶有覬覦之志太祖

遣使馳書明示禍福因荅詩云金陵使者渡

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

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

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出剪勝野聞

程公巽喜嘲謔初為秘書郎同列多見侮誚俞

尚書稟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旦

程自外

至抗聲問曰俞稟安在衆愕然俞亦自失程

徐曰吾問昨夕餘瀝復欲飲耳衆始大咲他

日或諫止之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

欲脩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文語

雖對使令亦然為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

藝頗精程亟稱之後更懈怠衆以尤程曰此

小人也而公數稱獎之故令如此公自治之

程不得已呼使前責之曰汝以刀匕微能數

見稱賞而敢踈慢如此使衆人以驕灌夫之

罪歸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咲而庖竟不

解為何等語也

出却掃編

整容匠杜某者專事太祖一日取手足甲用

佳紙裹而懷之上問將何所用杜對曰聖體

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上曰汝何詐耶

吾前後指甲安在杜云見藏奉於家上留

杜命人往取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
盛損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悅謂其誠謹
命為太常卿後卒葬於宋西寧侯塚旁表曰
太常卿杜公之墓 出野記

陳無咎題趙國一詞云一年一度春來何時是
了落花開渾是夢只解把人引調可憐浮
世等閒過日却不識綠水青山四時都好遇
筆題詩逢人飲酒世間萬事看盡多多少少

怎得似羽扇綸巾雲屏烟嶠幾曾受些兒煩
惱便乘風歸去小蓬萊聽門外猿啼鶴嘯無
咎號龍壇居士越人目之為仙其詞氣頗不
凡俗 出愛日齋叢抄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都御史命平蜀寇未幾
乞歸以闕宦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
之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
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

豺虎亂公也惜鷗磯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
兵向來優起詔翻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
惟白髮驚祗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
寫公盡矣 出蓉塘詩話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
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
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出案預晉書

鍾毓鍾會少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
時覺且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
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何以不
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
拜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可令二子來於
是勅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
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
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出魏書

江陰焦某者為 太祖舊人屢召不至將使人

搜索焦忽自荷鷄酒由御道直入 太祖喜

其至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歡出金銀

角三帶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授以千

戶數日逕出皋樞門掛冠帶於桑樹間而

歸京師有焦千戶直行天子道之語出高國雜記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瞰夫出

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

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熱寢足露衾外恐

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

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

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隣人

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之市校

出呼曰我殺某婦奈何使他人償命乎遂白

監決者以聞捕至 廷勛因奏曰此婦實與

臣通是日臣聞其夫語云因念此婦忍負其

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憤所激就殺之臣不敢

欺顏即賜死 上歎曰殺一不義生一不辜

可嘉也兩釋之出餘冬稿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

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

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

明日朝罷召道士至命為道官留其網巾至

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出傳信錄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像禮子孫於祖

稱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

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亦皆稱仲尼雖今人

亦稱之而人不為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

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

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

君實之類古人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惟平

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

古異矣出鶴林玉露

王仲祖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

測天之高也

出裴氏語林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

猶茂

出晉中興書

蕭穎士之僕苦於筭楚有欲誘其去者僕曰吾誠知去之甚易吾惜吾主才耳世有人其襟

裾而嚙噬名士者其秉彛好德之心反出於

僕隸之下者何哉

出夢餘錄中

蘇東坡記李公擇山房藏書九千餘卷且言其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則手自書近歲市人轉相摹刻多而易致以歎昔之學者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東坡又嘗語人曰近借得漢書若抄或便是貧兒暴富也其好之之切如此

出閣中
古今

乙卯庫錢飛南京民屋皆有錢豎立一日廣積

內庫鎮庫銀重可數百觔忽穿庫飛出一儒

者夜坐見田野間有光曰此必寶也因往識

其地明日去土尺許見銀大不可舉遂告相

識者十八人同起之上有朱填廣積二字分

爭不平遂聞于官上曰此天所以畀是儒

也其賜之餘同取者止與傭工錢

出草木子
餘錄

李業舉進士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雨與左軍

李生行官楊鎮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

止有一小童謂業等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

賓客可去矣業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已晚固

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

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餽饌業愧謝再三因

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疑兩夜前去不

得甚憂之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

家貧無以奉客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

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鎮旄鉞勉自愛也言畢辭去後所言皆驗

出錄異記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福之器然貪財鉅萬娶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惧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寮

命伶人作惧內戲以咲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關誥命迎于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聰因問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歟是翰林代草歟對曰亦是翰林代草也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一篇正說吳中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患強咲容而已

出天順實錄

咸陽郭氏富室也僕媵甚衆內有一蒼頭名曰

捧劍常靚水翫雲不受驅策一日忽題詩曰青鳥嘶葡萄飛上金井闌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主愈怒門客以為協律之詞也稍客焉又題後堂牡丹云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芳名誰能為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一日逸去留詩壁間云玆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人輕車冒寒雪款出主人門零涕暗鳴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

出雲溪友議

趙母嫁女女臨去戒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出列女傳劉公榮者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不醉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榮者無

預為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
語談笑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荅曰勝公
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
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相與一咲出晉陽秋

遼俗五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俗呼為鶻
里討漢人譯云鶻里是偷討是時謂偷時也

出遼志

李少師東陽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

餘年正德中為首相有士人矚其亡授以尺

素公歸啓之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

中書日已西回首相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

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出西湖夢談錄

盛宣先生嘗夜夢有寄棋于家者久矣急欲棋

遂私取用之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

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出孤樹叢談

古稱大器晚成以我朝諸公論之少師李東

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
士少傅楊一清亦以神童舉亦十七登進士
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蔣冕十八為
鮮元費宏十九為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
則晚成之說殆未盡然也出震澤長語

樊彥琛妻魏氏彥琛卒屬季敬業之亂為賊所
獲逼令彈箏魏歎曰我夫不幸亡沒未能自
盡今復見逼絃管豈非徇從手發耶乃引刀
斬指弃之於地賊黨又欲亂之以刃加頸脅
之大罵被殺出續世說新語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
文伯之母貞母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
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
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
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涕者死之日宮女綵
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

也吾是以不哭也

出韓詩外傳

齊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
王我誰耶曰太公帝咲曰豈有為人作曾祖
而鑷白髮者乎

出南史

蕭思話鎮右衛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道有
盤石清泉宋武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
酒謂之曰賞卿有松石間高意予謂促軫動
操超然有高山遠水之思者固不乏人而聞

絃賞音最為難過此伯牙所以絕絃於鍾期
之死也

出春渚紀聞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武林西蘭若夜半聞扣扉
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客服雅淡問其從來以
比隣答之謂生曰吾旦見子過門也心私悅
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歸
矣生意淫蕩強留入室遂止宿焉自慶以為
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為常居

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
言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歎曰昨一官負
有女才色艷麗選充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
年矣曩嘗出蟲行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吾隣
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惑於
愛猶未忍至夜於窻間得一詩云西湖着眼
事應非倚檻臨流吊落暉昔日鶯曾共語今
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端
淚濕衣寄與吳郎休負我為君消瘦十分肌
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悟翌日遂行

出幽怪傳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

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出文士傳

支道林貌極醜異諸人嘗邀阮光祿共詣之阮
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王仲祖病親疎不通
林公來問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

敢不告王咲曰此必林公仲祖好客倖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出語林

長洲令劉輝湖南之孝感人嘗云其地有人行山中絕糧無所求食至一家見人病癯誑曰我善治是疾所費麪一斗足矣癯人喜問其說曰可為餅百枚吾呪之則病去如其言其人每持一餅拂癯呪曰癯也癯隨我山嶺呪

畢盡持餅去踰嶺欲食之剖視其中如墨無

一不然其人心惡之棄諸礮中癯人果愈於

乎彼以詐求食而不得食此以誠求治而病

卒愈是雖偶然亦誠偽之所感召歟

出灌經序筆記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

上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如遇旋風合

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刻七

聲

出葉隆德連走

山西平陽有金箔張者多幻術太祖聞而召

之問以何術張荅臣能採蓮為戲又瓶中出

五色雲命為之袖中取一鉄瓶書五符與水

同納其中用火四炙瓶中初出如縷漸勃然

皆五色彌布殿庭上異之又以蓮子撒金

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剪紙作採蓮舡張闥

門老少同在舡上採蓮唱吳歌東風裊裊為

樂上喜大咲回顧蓮與舡俱不見但金水

如舊耳

出客座新聞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

拾之以為恩典時學士高穀年六十餘俯仰

不便無所得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上懷

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

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

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會講到君使臣以

禮一章否

出立齋錄

荆公得請金陵一日放魚門人獻詩有云直須

自向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誦久之出史

諸葛武侯荐馬超於先主關羽恐其出已右移

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翼德並驅持衡然非髯

將軍比也羽聞而喜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

結羽之心深沉大畧可涯溪耶出語腹及三國志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為不軌知城

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

為妻且曰女若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違

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

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柰何妻之泣涕

不食父母族人守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賊

妻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

殘于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

親信自殺者三人追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為

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于敗嗚呼

識去就知廉恥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

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

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

節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

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為男子者觀之寧不有

媿於心耶出諧史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

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

公卧小室延康節至榻前康節咲曰他客得

至此耶公亦咲指康節所坐胡床曰此胡床

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

問故荅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

者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

筆記公事公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

無貴賤立報既午果詭祖禹夢陽來遂延入

問勞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

粗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顏少留意夢陽
惶恐巨測避席謝後十年修裕陵實錄夢陽
竟為修撰為韓公傳之

出清尊錄

唐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召飲具言於上
上曰此必術士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
又往因就硯中濡手印於屏風上既寤即告
帝令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紋而道
士已遁去矣

出唐末
遺事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公知
之種竹詩以警之曰殷勤澆灌加培植莫
遣狂枝亂出墻門客自媿作詩云主人若也
憐高節莫為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

出青
瑣集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游嬉書其壁曰大丞相
再從姪某來進士人李璋好訕戲題其房曰
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出掛掌錄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
及書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式文皇后
指一甲跡故錢背上皆有一甲指文

出南部
新書

宋太祖平蜀見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
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見諸侯大
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出涑水記聞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曰莊
穆蓋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出文昌雜錄

陳留市人一鋪工隨所得為一日費醉吟於市
負其子以行歌江端礼以為達者為作傳而
要陳無已作詩無已詩有閉門十日雨凍作
飢鶩聲大為山谷所愛山谷詩有云養性霜
刀在閱人清鏡空無以復加

出王直方詩話

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別銀燈皆
寓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咲曹操
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

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
百歲少癡騷老成恁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
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
避

出中吳紀聞

詩人用熨字極少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帖平
此正用也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溫庭
筠詩綠波如熨割愁腸陸龜蒙詩波平熨不
如又天如重熨毅王君玉詞金斗熨秋江此

借用也熨本謂火而云熨江熨波尤為奇特
詩人翻案之妙如此

出楊升庵詩話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
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為畢其炊
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具婦婦不
敢言先取其當中絮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
器臭穢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瞑覩面不
相覩其婦暗中若為人攝去俄頃開明身在

近舍林中懷挾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
供饗殮明旦視囊米復充滿寶之以終其身

出癸
車志

宋太祖問罪江南李復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
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曰擁毳對
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
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
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渡江

出詩話提龜

王荆公嘗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
錦閨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又字謎
云四箇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
道不得作器字商乃圖字也

出錢氏私誌

沈彬高安人早有詩名臨終指葬處以示家人
及穴之乃一空塚石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
頭有一銅牌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
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出江南野錄

作文寧為巧尾母取拙速此古今不易之論故
疾行無善迹枚乘所以見誚於楊子而才豪
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蚯蚓斯立所以取
譏韓公也若使敏而能精如顏延之受詔輒
成呂思禮食頃而就阮瑀據案書制稱衡當
食草奏子建之七步公權之三步王勃之文
不加點王粲之文如宿構袁宏之倚馬荀濟
之當楯竟陵之刻燭蕭文琰之擊鉢蘇廷碩

占據腕脫齊元康運筆颯颯范雲之立就元
齡之口藁子野之心成度子禮之不甯薛收
駐馬千言劉攽立馬九制亦何嫌於速哉荀
淹淹歲月之久如劉勰所謂張衡研京以十
年左思練都以一紀得無傷於鈍乎噫騏驥
以千里稱駿干將以立斷稱神否則亦駕馬
鉛刀而已矣

出龍江夢餘錄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詩所謂詩人老

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是也荆公亦有
詩云篝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
精力如此宜其未能息心於粉白黛綠之間
也

出葛常之詩話

溫彥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贊
於彥博稱解嘲諢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畧
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熟肚裏不容國
士皮外何勞生節目又令嘲屏牆畧曰高下
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遶賢
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即按公肋何止
傷博博慙而與官

出大唐新語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曰正使君輩從
此中出入

出世說新語

今古鈞玄十六卷



今古鈎玄十七卷



瑯琊諸茂卿輯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
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北鷄或晨雉犬或巾
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
悉自竄可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為乃召
女一曰二其側家人指猫與姚曰吾家百物
皆吾其不為異者獨此猫耳於是猫六人立
拱手一曰不敢燒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
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
出續墨
必擇屏
韓侂胄暮年以臘盡遊西湖族子判院與馬席
間有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
春黃胖韓顧族子曰汝能詩可詠此一絕應
聲曰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

然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

席而歸未幾禍作止談業

楊文公億登干越亭歎曰長洲茅屋曲水漁罾

樓閣參差峰巒遠近或白雲或返照或殘雪

在樹或微雨弄晴朝暮掩映絕境也干越

亭在饒州餘干縣出溪山餘話

周益公山谷齋嘗侍壽皇宴因談有楨上問容

齊卿卿里所產容齋鄱陽人也對曰沙地馬

蹄鸞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

曰金和玉版笋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

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

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工為之一笑出崔林

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為虛發而下鳥王曰請

試之忽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出博

志物

寧波太守王璉聞請難兵迫方造舡航海勤王

為軍衛縛送京師 父皇問造舟何為對曰
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 工義而釋之出備

錄遺

景泰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父淵草詔父有曰
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蓋無意
于 太工皇也後 英廟復辟鄉人皆虞父
淵禍在旦夕通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皆驚
父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乃廣東陳副使泰

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

出水東日

記嘉靖庚戌蘇州朱都憲純以殺戮過嚴有

昔田籍聽勘時夏言曾銑丁汝襲諸臺閣皆

伏誅朱日危之及胡績宗以詩禍延及副使

朱鴻漸亦吳人 命下錦衣衛官校擒之比

至蘇州純以為己也遂自鴆死及宣 旨乃

鴻漸也事與葉文莊所記略同

張怡雲者能詩詞善歌舞藝絕流輦名重京師

趙松雪商正村高房山皆為寫怡雲圖以贈

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庵閻靜軒每於其家

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咲而問曰二

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曰中丞下馬史於

是屏騎從速其歸携酒饌因同造焉張便取

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之

句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錠酬歌席

終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

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

出青樓集

石林燕語載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

過賓客少間必至于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

咲蔡元度稟氣畏見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如

啜茶多退又嘔吐嘗云家无一日無客則病

某一日接客則病予好勤苦多疾對客則病

忘客散則病如故人性之不同有如此

大厓中才人張紅紅者與其父歌乞于市過將

軍韋青宅青聞喉音亮仍有眉首即納為
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
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
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備歌於青青
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
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
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會歌此非新曲也即
令隔屏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尋達上聽

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

子一日內史奏韋青卒紅紅乃於上前嗚咽
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
身入內皆自韋青恩不忍忘乃一慟而絕

所報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
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北史
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

子儀奉京果戴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
顏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宇文審李嗣
業皆以名為字

出孔氏
雜記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
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卧榻前
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因啼
嚔不已少頃復寐久不起視之真死矣乃

供設之物相與秘之豈其乍覺神魂驚散遂

不復還體耶事有不可知者

出馬氏
新錄

一人宦遊西蜀道經襄漢晚投一店忽見門左
側有一人無首以為鬼也主人曰尊官不須
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
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為不可救而竟不死
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
於喉間故至今猶存耳事二奇怪

出行者
紀聞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

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出山房述

羊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

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撫潛

屍大號而平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於

義孝義之事併集其家出續事本詳序

宣和初朱節妻年四十忽一夕願領拜甚至明

鬚出長尺餘蓋人妖而女胡犯關之先兆也

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髯長寸

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

人相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使者以數丈長竿繫椅

於杪使者坐椅上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

前人世界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

人在後頭吟畢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

北禰可怪出宣政雜錄

北人題文天祥詩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

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頭

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兩崩風雲少木知未必

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出三朝野史

杭州錢處和叅政好餌鼠每食輒貯餘饌三擊

盆則羣鼠僕僕然至食訖乃去洎遷政府及

帥越帥閩以至掛冠歸里鼠至如初迨錢亡

乃不見姑蘇張氏居都憲行臺之東日聚羣

鼠觀者紛至輒投以錢家貧賴以稍裕後有

無賴懷一猫以往鼠應呼而出擲之以猫遂

驚避後竟不出張氏衣食絕焉

洪景伯景廬兄弟皆畏內王宣子知饒州景伯

家居垂偶宣子吊焉延入內齋呼酒小酌甫

舉杯羣妾全出素粧靚態謔浪笑語酒行無

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

主相顧一咲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
為郡守時二鰥居暇日宣子造郡庭景盧留
飲六出家姬侑席咲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
今日有此樂王為絕倒

北故

河南馬尚書文升歸老于家一日鄉人遇于數
里之外輿從甚都及鄉人還過其門聞哭聲
問之公已捐館矣計相遇之頃正氣絕時也
英靈神遊不類凡鬼

北墨池浪語

桂林韓生嗜酒有道術人不之信一日與二客
同行宿郊外僧寺月明如晝韓抱一籃持匏
杓出就庭下酌取月光入籃二客戲之曰子
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恨他夕風雨
而此倍緩急爾眾咲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
也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貰酒適大風滅
燭昏黑不辨眉目眾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
戲謂韓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哉韓撫掌曰

大飲為上頓是言飲也

微子幾忘之矣乃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燦然
見於梁棟間連數十揮則月光灑灑秋毫可
睹眾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又酌取而牧
之藍夜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北山錄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遇
謂頓字豈獨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
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
頓有兩土人是言人也宋明帝時王忱嗜酒以

世俗例以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僂為江
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昭明太子傳
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小食之名本于此
庾太子遭巫蠱事立憲關三老訟太子寃上悟而不罷矣
卒自殺後田千秋復訟太子寃上大感悟擢千秋
為丞相至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正所謂曲
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壺關三老

班史不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今狐黃

弘治癸亥崇明縣申媒其府縣民顧秀明家

母養下一肥猴頭人身手足皆具首尾搖動

無聲其主驚而斃之未幾海上沙民聚衆弄

兵六妖孽也

出墨池
浪語

世論多以阮籍放誕不羈之士守禮法者恥言

之蓋以跡而不以心也但其沉醉不理若與

世違然觀楚漢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

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

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

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

室不競強臣擅威職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

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

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時求婚鍾會

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以沉湎避其

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者乎

善觀人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心可也

出語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

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

節度使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

即稱我家每日誦天童經數十遍其声朗朗

然且云對天童豈敢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

皆改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

月獎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

我皆改為小人誦畢贊曰這天童極靈聖王

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勝得許多小人然小

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来尚矣

施之於經是可嘆也

出錢氏
私志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為道士若張太尉李丞

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

張獨畏不敢奏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

母在乎張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為道人上

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旣放跡方
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中書省臣以為
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即命以
其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州固不知而曼日頸
痛重若為物壓所日重一日割贈金紫光祿
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閭國公
賜王帶金幣鈔物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
憲臣皆將旨燕犒于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
殆不勝使臣即卧內宣恩命曹不知極品之
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異謂其所親者
曰宋得賜玉帶者二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
服舉手一撫摩遂平顯宦貴祿信乎有命彼
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為戒也

王遂昌山
樵別錄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江風作不得濟父
老曰公箇中高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
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

又以瑞后硯獻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
亦不驗忽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
獨憐幽竹澗邊生一首即取視恍忽之間我
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
水相契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
意者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為之也

王樞亭錄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
其像獨一女子為低鬟頻蛾艷冶而有怨慕

之色祠後平地恠后圍數畝上擢三峰皆十
餘丈森然肖泰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
地忽暴風驟雨襄丘陵覆屋瓦一夕而止遂
有茲山其神附形於樵蘓者曰吾商於之女
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為吾立祠
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
鄉人遂建祠官書祠典歷數世矣咸通末皇
甫校補縣令主嘗祭與僚友夏侯頽偕行祭

畢翬禎縱觀祠內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后禎妙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觀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既舍爵乃歸其夕禎恍忽不寐若為陰靈所憑其僕告之皇甫吏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皇甫曰得非女靈乎禎領焉皇甫命吏載楮鏤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嶽鎮靈女疆場明祇致黍稷豐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

乃郡縣常祀其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醢葷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幸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祇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負靜之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輶顧交甫而解明佩若九閭一叫更貽悻詣不修之責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

是也神其聽之真畢夏侯生康豫如故山出三小

宋太祖幸金城夫人頗恃寵一日宴殿後苑工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工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工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而上飲能如故出開見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行氣仁凌高氣犯業林氣璧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居無近絕溪群冢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出

楊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耳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縻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

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之味哉

出崔林
玉霞

宋光宗逾年不朝東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
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鬪呼趙皇帝者壽皇曰
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
不豫玉朝野
遺紀

湖州沈通判溥有姊幼選入宮弘治初為女閣

老給事禁中善詩嘗以詩寄弟錄其半云銀

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未成歸明年望汝

登雲路同補山龍工衮衣又作宮詞一聯云

風度鳳皇天樂近雪晴鵲玉樓寒尤為警

絕婕妤花蕊不足多讓玉朝野
遺紀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

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三父以許蔡女

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

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止話賦

吳中一士人曾為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托

顯宦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

公知湖州士人遊毘陵挈其徒飲娼家顧謂

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

持酒有來李二謂御史也俄頃郡厨以飲食

至甚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之後以告

御史李極怪騶卒得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

士人教戒使庖人買飲食以詒坐客耳李乃

杖騶卒使街司逐士人出城城中有相善者

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

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咲玉朝野
遺紀

李學士

李學士西涯子兆蕃少而俊異好遊狎一日西

涯至其書舍而兆蕃偶出遊遂援筆題其壁

亡今日花街明日柳街科場題授學到矣秀才秀才

兆蕃見之候父入朝上題其壁間昨日黑風

今日黃風陰陽愆矣相公相公其類敏若此竟不壽

河中姚氏十三世不祧居矣旌表義門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死弟與小兒獨處百日後其家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往聽之果然明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驛裏世號義門吾弟喪偶寧不少待方裏絲未除而召婦人入室

何也弟涕泣告曰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三婦耳兄瞠目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即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三婦送登榻接乳兒乳之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兄也兄念死妻殆盡今止半足二人而復見怪如此是欲亡吾弟耳因疾持刃伏于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盡力刺之其人大呼而去

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共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婦家訟于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辨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

絕出錄聞

李全率衆叛據高郵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女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我雖賤妓不曾伏侍及臣全遂斬之方秋崖為作義娼傳

出三朝野史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琨之崑之子陋之皆三母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顧悅之子愷之皆兩世同用之字予字子懋郊兒字子野古人先為之矣予又何諱焉太湖底有錢龍長卧數十里皆錢貝葉甃成也露半足近湖居人爭取積錢殆滿數十艘舂負器盛萬夫踐蹂忽水驚湧大半死之

出星浪

語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為業臺中號為

人頭羅剎殿中號為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

向前名為驢駒技極轉枷頭著名曰犢子懸

車而手捧枷果磚於上號為仙人獻果立高

木之工初向後拘之名玉女登梯正朝野金載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敝屣如屠

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起迎之工坐退而拱立

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何人翁曰某族并

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

耳客大慙出東園友聞

張華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隣家夜哭甚

哀訊之主人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

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

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

也華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即曰我白汝

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

導馬前至崖間即數其罪僕倉皇間以刀揮

墜崖下歸告其隣曰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

當謹於事也正朝野金載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年踰九十而猶有

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懽因訪以長年之術

荅曰某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

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

益隋煬帝荒耽女色王義諫之乃擇一靜室

居焉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忽然而出曰能悒

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

入迷樓與此正相類

蘇州玄妙觀道士張皮雀有道行好酒自放常

手執皮雀凡出羣兒隨之衆目為狂不之重

背書出賣風雷雨字人飲以酒輒以瓶擲

空中便作一雷祈晴禱雨屢有應驗嘗一鄉

人尋索確生符偶在酒肆啖狗肉就以狗汁書帑包一猪骨與之云急持去不可忽也鄉人以為痴過湖投符于水逆雷遽作幾覆舟

出吳中注

周左領軍權龍褒不識忌日問府吏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衝破我忌更陳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聞者笑

出朝野金載

馬交犯長沙向薊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指求薊林妻妾聞之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即盛飾以待家人駭之頃而肩輿至即奮而登將過河妾忽語與車欲少止車乃弛轡妾一躍入水援之已絕矣賊驚愕不知所自薊林二慙然而去出話

張相鼎為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顧謂

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

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曳朱

腰金不如陛下為孤寒也帝曰何謂也奏曰

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點陟兵

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

帝優容之朝士為之失色出墨客揮犀

杭州徑山寺僧為蛇傷足腐爛號呼諸醫不療

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取白芷鴨嘴膽蓉

麝香各少許高末洗淨敷之不數日而愈出談業

業

浪子陳全以樂府名出入娼家工於譁詆臨死

樂工數人往問後事陳曰吾死後更無別事

惟有墓碑俱在列位身工群工唯唯不覺其

為譏語也出墨池浪語

京師富人以錢委人權之而取其半謂之行錢

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
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侍立富人遜讓強
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大桶張氏以財權年少
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忽過其行錢孫助教家
孫置酒出其未嫁女勸之容色絕世張目之
曰我欲娶為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
也奴為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
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
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
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為百萬主母
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注問而
張止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適年張婚他
族而孫女不肯別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
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因
張妻祝神曰汝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
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因蒙被

卧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使治
喪具鄭以送喪為業即日出殯之告以致死
之由鄭辨喪具見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
某一園在州西孫謙之曰良便且厚酬號泣
不忍視即與其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
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見鄭曰我何
故在此上幼識鄭鄭以言怨曰汝之父母怒
汝不肯嫁使我生理汝于此我實不忍乃私
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
必死我亡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為
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二喜其子之
有婦不暇究其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
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
寧元年聖瑞太妃工仙鄭當從娶將行祝其
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寢孫出僦
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孫氏第幾女欲見汝

主其僕注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
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
焉孫氏望見張跳跟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
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為鬼也驚走女
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
僦馬者恐累注報鄭毋母訴之有司究其實
鄭發塚罪該流會赦而張實坐死斃于獄出清

解

王君貺起居第自二十七歲至八十歲位自正
字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不成一子裔
世惟孫與姪居之不能免其一隅未完亟瑤
富鄭公六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居焉又無

子出諸史

吾子行書室中脩行法云心閒手懶則親注帖
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
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

可魚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
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
意不滯於心也心閒無事宜看文字或經注
或史傳或古今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
及寒夜也正霜雪錄

元木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厚木
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婦竊
其匕首將殺之為木所覺驚問其故婦曰將
殺汝木問曰何也婦曰我夫為汝殺吾欲報
仇耳木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為汝別
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之婦指一人即以
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為元木
也出談叢

洪武初南都設道遙牢重垣密禁樗蒲象博徒
陶器管諸玩具莫不備凡浪子淫兒有所犯
者輒囚之於中絕其飲食竟死予過南都尚

見其故璉黃土猶冤然也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齧無噍類
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貌偉善用兵
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為盜脫飢
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僧道輒
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士卒得
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
擇配嫁聘由是遇帳下譜之曰是救軍情者

遇怒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嘻咲自若曰賊殺
賊豈洎有罪坐地瞑目合掌視之死矣古稱
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
中以其救人如吉殆是耶止說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氣韻恬和容止都雅
善草隸工文章歸秘書校書殷保晦伉儷相
協廣明庚子歲關輔烽飛輦轂還狩校書自
永寧里畫室潛于蘭陵依蕭氏池館地隣五

門以為賊不復入不久羣亮霧合秘校遂為
所俘賊酋覩夫人之麗將叱後乘以載之夫
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誘說萬端但瞑目反
背而莫顧日將夕賊酋勃然起曰行則保羅
綺於百齡止則取蕭粉於一斛夫人奮袂罵
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為士君子正
室琴瑟叶奏鳳皇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
大厲守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微包羞於

汝逆賊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既去秘校脫身
來歸侍婢迎門曰夫人逝矣秘校拊膺失聲
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
景文景文即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親主
父主母俱殞乃相携投浚井而死出三山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友自為禍出鹽

今古鉤玄十七卷

計六十事

今古鉤玄十八卷

瑯琊諸茂卿輯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工知而問云朕相法
如何對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
得而名又問王安后如何對云安后牛行虎
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又問卿如何對
曰臣少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氏私誌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
缸一枚坐覆以大缸覆之用鐵線工下管定
赤后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出附錄

蘇衛何指揮鑑嘗宴客談及馬肉何處令膳者
以已馬割一臠置沸水中仍烙后入水促其
熟以饌客客皆為之變色其豪侈如此
出聞略
世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鬻田園
而食次變為蠹虫謂貸書而食又次變為大

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

此三虫恐未足以狀之也

出說日錄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思欲歸訴王
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
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異而遣
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
發遁至關關門不開丹為鷄鳴於是衆鷄悉
鳴乃度關而歸

出博物志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伸如蛟
龍狀婦性喜以臂浸水盆中一日雷電交作
婦自牖出其臂果一龍擘雲而去

出雷雪錄

虎丘盛元仁人稱虎林先生嘗為鮮于溧館廩
教其二子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
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咲
出雅言系述
元末富家子某業儒以蓄妓蕩家為乞兒或戲
圖其小像楊鐵笛見而題詩于上云范村一

寒如此哉形容枯槁語言頽歌殘世工蓮花
茫望斷天邊桂子開風雪有情隨瓦礫而雪
無夢到陽臺看他身工千千結多少恩情換

得來

出墨池
浪語

孝廟喜沈翰林槩字購求殆盡一日近侍者言
京城某家木主乃翰林親書命取以覽而一
宿言是人家祖宗且寘禁殿不祥勒還之

曲端統兵日有封父父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

力止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端勞
傷撫殘之餘軍正以將并敗告謂當伏誅既
誅矣端乃成服發誓其祭父曰嗚呼斬并者
汪原統制祭并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畏

服

上話肥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東南
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點妻被情
傷郭泰中觀此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謂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弟汲
仲六特立獨行一介不苟取趙承旨嘗為羅
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勃然怒
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司徒以金百定為
先生潤筆適在陳拒而不納先生嘗作送蔡
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襁不裹嘔吟猶
是鐘球鳴嘗語人曰此予秘藏中休糧方
也

出陳國
友聞

耿尚書在吏部時方求克一難任沈吟曰惜無
其人適一待選者過堂云某可去公以其躁
率自荐笑曰毛遂選者荅曰某某姓名非毛
遂幾成閤堂

出何氏
語林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
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

出錢氏
語林

治手中有吉水今治邑嚴酷有野人馬道為啄
木鳥詩以諷之曰翠翎迎日動紅嘴響烟蘿

不顧泥丸及唯貪得食多纔離枯朽木又工

軍高柯吳楚園林閣忙忙爭奈何今見其詩

少緩刑罰時人目為馬家木土翰所名談

南唐烈祖在徐溫家作燈花詩之一點分明直

萬金開時唯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

向尊前不盡心詩古今話

陸龜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姊妹勸節飲強

食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勞俞勸吾食但得

尊中滿時先度不難僧知業有詩名與龜蒙

善一日訪蒙談云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

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詩云樓岍橋通何處

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知

業漸而還出倦遊錄

僧無夢嘗在府畿村落中求化手持大木牌題

詩二絕云心為車兮身為軛車動軛隨何意

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為荆與棘身為

客芳心為主主人和平客安堵若還王客不

底寧精神必定隨君去出霞外雜俎

盧肇黃頗皆宜春人頗富於財而肇苦貧與頗

同赴舉且同日行郡守獨餞頗而遺肇明年

肇狀元及第歸守會肇觀競渡肇即席作詩

曰向道是龍到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郡守

大慚詩出客塘話

洛陽歌女楊苧蘿善諧謔楊毅式少師以姪女

呼之憐其慧也時有僧要辨者尤善應對在少

師坐中忽有蜘蛛垂簷而下吟謂歌者曰試

嘲得着奉絹三疋雲辨體肥壯大不能行歌

者欲戲之應聲曰喫得肚翌撐尋絲遠寺行

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少師見詩絕倒大

叫和尚將絹三疋雲辨慚笑而與之出洛陽

李濟性滑稽少遊京洛汜水關有僧舍曰不動

尊院院僧坐禪不出院者十餘載濟每過常

謁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杜僧散濟再過之
但有門扉而已因題詩曰走却坐禪客移將
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出談苑

李家明在江南李璟時為樂部頭善滑稽為諷
諷諫後苑登臺見牛晚卧璟曰牛且熟矣家
明曰臣不學敢上絕句云曾遭審威鞭敲角
又被田單火燎身問向斜陽嚼枯少而今問
喘更何人宋齊王只一子輒幸哭逾月不止

家明曰臣能止之乃作大紙為上大書曰欲
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作計謨一箇孩兒
拚不得讓皇百口合如何乘風吹之度至齊
丘家遂絕其縷墜於中庭齊丘見之慚感乃
止璟一日於後苑命臣僚臨池釣魚諸臣屢
引得數十巨鱗惟璟無所獲家明乃進詩曰
不甃垂釣興正濃碧池春暝水溶溶凡鱗不
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璟大喜賜宴極

懽後從璟南遷時已失江北畫江為界舟楫

多行南岬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

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

聲對曰龍舟輕漾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

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璟俛首

而過

出江南野錄

晉竇滔被徙流沙其妻蘇蕙織錦為迴文詩八

百餘字以寄滔宛轉回旋詞甚悽婉其末云

織成一本獻天子願放兒夫及早還唐會昌

中張揆為邊將十年不歸其妻侯氏繡回文

作龜形詣闕以進曰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

那堪更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

衣裳開箱疊練頻垂淚拂杆調砧欲斷腸繡

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二事甚相

類

出灌嬰亭筆記

方圭好為惡詩宋公序知楊州日圭來謂誦詩

不已宋厭之欲以他辭問之顧野外半就木
磨痒謂坐客胡詠曰青牛恃力狂族木詠應
聲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主悟避去
出談

大曆中隴州貓鼠同乳率百僚賀崔佑甫獨秦
曰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出南軒新書

朝應斯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爲我矯
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

之遺蹟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
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
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齊雲抽
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償乎此意出於汪彥章
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
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鳴夷子皮之所
從過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
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

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
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嶂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
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之所摧
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
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睚眦也此孫皓
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
也東坡超然臺記其略曰南望馬耳常山出
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
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遊也西望穆陵隱然
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
淮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
本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
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
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
老之高南看城邑懷羊公之風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

害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齕雪與旃
乞并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
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夏以
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挽今
人徒知武在匈奴劇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
劇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
廣廈之間隆冬盛暑優游自得而猶不足
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宋太祖好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
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咲
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
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
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吾終日侍
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
為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益
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於是衆

心懼服漢高祖常罵簡曰命乃在天雖扁鵲
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出
陳水記聞

唐伯虎寅自題小像云我問爾是誰爾魚菜是
我我本不認爾爾却要認我我少爾不得爾
却少得我爾我百年後有爾沒了我

火葬之說起於西域之夷俗慘毒不仁莫此為
甚故昔人比於炮烙之然施之僕隸且不可

況於親乎曾不若囁之蠅蚋之為愈也禮於
先廟焚尚須三日哭豈有燦灼其親之屍而
仁人孝子乃能安於心乎東南於今日為仁
義禮樂之區文物之盛甲天下而此風流行
莫以焉怪不能用夏喪葬是亦士大夫之耻
矣姑蘇之俗有坐燎其親之屍者飲酒至醉
拾其殘骨擲之於水謂之水葬此又有人心
者所不忍聞矣前郡守曹公鳴歧置義塚於

六門之外皆方百餘畝而民之狃於故習猶
自若也吁可恨哉

出唐龍江夢餘錄

王元之七歲能文簡公為郡從事問其家以唐

麵為生因令作唐詩元之應聲曰但存心裏

正何愁眼下遂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

簡大奇之

出聞見錄

裴詩云讀書貧樂搜句靜中忙

孟勞魯之寶刀

出教梁傳註

自冬至一百五日至寒食杜子有一百五日夜

對月詩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

食書事云今朝一百五出戶而初晴則詩人

例以百五日為寒食也

出丹楊集

詠梅詩多而王荊公獨云鬢撚黃金危欲墜蕭

園紅臘巧能粧人所未道也

出臨川集

候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
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貌寢不之敬有輕薄于

画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

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過行藏誰肯信如今

方表名微無端良匠画形容當風輕借力一

舉入高空終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

而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遂為執政

出夷堅志

私治間京師有少婦出城一舍許歸寧父母明

日侵晨抱哺一兒騎而入城道遇一僧控其

馬令之下婦拔一釵與之冀釋之僧曰但欲

汝下不須物也婦知其意乃出懷中兒與之

曰第待此待吾下僧方抱兒婦亟躍馬而去

不顧僧手裂兒為二婦行里許見行道數人

駐馬謂之曰前去一僧盜也行劫我賴馬壯

得脫持我兒去汝輩可救之當重賞汝我意

中某家婦也衆前及之果見兒死道上僧方

就水旁浣衣上血衆執送官論死

出灌嬰

襄陽龐居士初入咸州牧子公問疾次居士謂

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

間皆如影響言訖杳公勝而化出南都新書

延佑中館閣諸公同賦秋日繁花詩惟元復初

朝食葉底繁春看枝上花之句為警策出茗

話

遜齋閒覽云梁灝八十二歲作狀元有天福三

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之句續墨

客揮犀所載灝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

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世多惑其

說凡稱美先生之不第者輒以微之近考之

歷代甲子圖蓋灝以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

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

二則其登科年二十有二耳遜齋輕信而妄

傳之遂啓百世之惑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

出夢餘錄

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鑄缺星鐔有時而吼常在

庭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窺然

而下紫衣朱趺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

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

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

不堪君既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

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墮黑氣着地數

日方散出酉陽雜俎

宋理宗朝張循王府獻白玉簫長二尺者中空

而瑩薄韓蘄王府獻白玉笙一攢薄如鶯管

其聲清越皆希世之寶也宣和故物今

又不知歸之何地出游覽志

張春兒葉縣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爾謂

春曰吾殆矣汝其善事後人春截髮示信誓

必再通未幾青死春慟垂絕屬造棺者曰宜

極大將以盡納亡者衣服玩好之屬匠如其

言既歛乃自經隣人哀之遂以此棺同歛

正

錄

漢詔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不可復續字書及繼

為絕後乃更割字為斷字失初意矣

正燕
開錄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酒甕中曰使此

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

生世世祝其喉六可悲矣

出大唐
傳載

龍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載二女侍戎裝駿馬

至溪山佳處輒住終日見者以為異人後十

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庵居士西清詩話云

季常妻柳氏悍忌季常畏之東坡以詩戲之

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

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遊及暮年耳

於枯寂者蓋有所制而然也

正沒齋
湯錄

東坡謫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云

世事一場春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

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錢常愁客少月明多

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悽然北望

出

古今詞話

呂洞賓游長沙詭為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

錢無算而罐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

上言有能以錢滿吾罐者當授以道人爭以

錢投罐竟不滿有僧驅一車錢載曰汝罐容

否道人唯唯及推車入罐憂有聲俄不見

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曰非神亦非

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衆田幾遷變身

固非我有財亦何足患曷不從吾游騎鯨登

汗漫僧益驚歎歎執之道人曰若惜此錢耶

吾今償汝取片紙投罐祝曰速推車出良久

不出曰非我自取不可因跳入罐寂然僧擊

罐碎有片紙題一詩曰尋真要識真見真渾

未悟一咲再相逢驅車東平路僧悵然歸次

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伺君久矣以車還之錢
皆在曰吾呂公也始謂汝可教今惜錢之念
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識已不及矣出田仙錄
杜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間居
宴客樂妓繁雲者在侍杜輕騎而來連飲三
觥謂主人曰久聞能詩繁雲者今始一見願
垂惠焉諸妓回頭掩咲杜作詩云華堂今日
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
兩行紅粉一齊回詩罷上馬而去出侍兒
小名錄
王墨池漁記朱尚書希周祖隴在陽抱山乃父
憲副公將葬其祖夜夢徘徊人告之曰吾柳
居此君其稍諫我下葬之憲副恐有異遂下
之既葬後夢徘徊人曰我鬱林太守也謝君
厚德君後必顯希周以私治丙辰年狀元及
第研北雜志謂朱澤民祖應得卜北陽抱山
祖母施所夢後發地得墓石篆刻云此石

人來換石果斷矣按吳地記云績墓在閭門
外而不言葬陽抱山與墨池所記畔繆如此
乃知奇言詭說未可盡信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產食水產者
龜蛤螺蚌以為珍味食陸產者狐兔鼠雀以
為珍味如吳人食土蚨海蟹鰕鱖之類不以
為怪則與嶺南食蠐螬蜻蛉者何異此以五
十步笑百步也
輟耕錄載事物之異名者割剝之政曰割政出
史
紀帝壯馬曰父馬牝馬曰課馬出文記
平準書龜曰毛
席出后漢
西域傳獄曰清室出文素
秘傳鮓曰藏魚笋曰
竹萌又曰竹胎出文素
秘傳萱花曰令少出文素
秘傳燭曰
脂炬出杜陽
雜編后榴曰丹茗出百芳
雜記十二日淡
日出月
禮十二時曰淡辰出左
傳橄欖曰南威櫻
桃曰后客棗曰木客出太
平廣記
元和末均州有百姓年七十春獵十餘頭捕魚

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
今飢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
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

出酉陽雜俎

古之所謂庾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
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
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吳人
元夕多以此為猜燈永樂初楊景言以善謎

名時重語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
佳謎甚多不特蘊杭爾也其用字謎之一月
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
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
復重山山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月月兩相
連一字謎云工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
止宜在下賀資二字謎云目字加兩點莫作
貝字看貝字久兩點莫作目字看門字謎云

倚闌干東君去也桃花間紅日西沉悶多嬌
情人不見悶懨懨嘆語無心日謎云画時圓
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染布霞頭謎云身居
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時解纏縛見姓自分
明持棋謎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
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入於不死不生如
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
又云又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釘

靴謎云日出東方可作安閒之客雲生北隴
方為有用之才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見子路則行行然見仲尼則沒齒無
怨焉稻枷謎云段干木之孫孤竹君之子天
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之在前忽焉在後
詳解書謎云大的領着小的小的隨着大的
太的不說小的小的到說大的日曆謎云一
尺長十二節兩頭冷中間熱手中謎云尺一

片四角西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佛字
謎云我有一張弓中間兩枝箭要射旁邊人
且看如來面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
人若無他成家不得習字謎云一日不了兩
日不了三日便了品字謎云一字九橫六直
寫去諸人不識連忙去問夫子夫子也思量
了三日接策謎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死
拋却親生兒却把過房子又袋謎云無佛不
開口開口便成佛盤多羅結多羅破多煞多
佛多難陀蓋用梵語也氣謎云乙丑生辰
癸亥坐命氣星為主計星為煞要團圓不得
自在要自在不得團圓莫怪我說一生也跌
撲蓋用美命語也餘多不能悉記候乘入之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
有一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
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即卅所謂鬼工春

風堂
陳羊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二易亡元人變為曲子今
卅雖襲大抵分為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
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
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逆懷浩
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
也

出溪山
餘話

樂深甫字州人家本寒微父母債春以食父之
爰某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疲半酒渴
無從得水牕前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羣犬
環吠深甫不敢下主人夢黑龍鑄樹工為犬
所吠驚覺開戶視之見樹工有黑物訶問何
人深甫曰我也遂犬深甫下主人奇之遂妻
以女後領鄉荐妻家亦貧但稍稍自給深甫
少履赴省宿于途旅明費不賴面而遁至曹
娥渡與渡子錢璠少不渡曰不怕汝作轉運

點我深甫乃從他渡至嵎縣宿古廟中祝遇
至厚又飲以酒深甫訝之祝曰夜夢神告我
明日當有宰相來宿必官人也深甫焚香祝
曰若成名當為縣官使廟貌一新是年果登
第遂注嵎縣主簿脩廟焉後為浙漕至曹娥
召渡子謂曰今竟何如渡子伏地請罪深甫
咲曰吾豈果點汝哉厚賜之使去曰今後台
州秀才未勿取渡錢也出詩

章子厚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失事莫萌
心邪至完誦之刺于石出昌言

蚯蚓能治蜂螫出沈存中筆談

常熟陳子忠七歲就試于提學察院時有蔣通
判者見而呼之問童生幾歲陳答曰七歲問
能作對否答曰頗能蔣出對云七歲童生也
有讀書之志陳變色而問曰大人蒞政幾年
矣答曰已六年矣陳對曰六年通判全無報

國之心通判自愧拂衣而起偶有監生戴愚
者以子弟科舉伺候公門生員沈世麟滑
稽士也戲之曰此納粟監生以此為題煩小
先生作破陳應聲曰不須作現成有二句云
平生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衆皆聞
然戴亦投靡而去

母昭裔貧時嘗借途遇不發憤曰異日若貴當
板樓之以遺帶者後至宰相遂踐出樺

東坡山谷猴飲而佛印通至二公心若有所嫌
而不能遣之使去乃置一令曰各說一字務
要筆畫可增可減未以俗語二句承之衆曰
諾東坡云單禾也是禾增口也是和減了和
邊口增丰便成科諺云寧增一斗莫增一口
蓋嘲之也山谷云單羊也是羊增水也是洋
減了水邊羊增易便成湯諺云寧喫歡喜莫
喫皺眉羊佛印知其意乃云單同也是同增

金也是銅減了金邊同增重便成鍾諺云現

鍾到不打那里去 銅二公為之絕倒出啓

劉恕字道原溫公門人嘗著自訟文以為平生

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之明寔

前賢之高尚因錄之以自警二十失者他易

辨急遇事輒發猶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

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勇而無功高自標置

擬論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

下苛察且語自信不達嫌疑執守小節堅確

不移求備于人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

無畔岬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

更華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

深戲譁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

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

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青望

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

好謀而濶論劇談而不拜慎密而漏言尚風

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議不

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

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

刺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

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

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

其所以然也 出河汾燕閒錄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蓋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

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至十五歲則稱六尺

若要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

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

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出春風 聖隨筆

白沙陳公甫訪定山莊孔易拿舟送之有維揚

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

談鋒盡在席藁之事人不堪聞定山怒不能
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
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
人定山大服之出金臺紀聞

楊髡發宋諸陵有哀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
錄所載以馬唐義士狂瞿宗吉歸田詩話所
載以馬林義士墜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馬
宋陵使羅銳者蓋中宦云三說夫孰是

宋孝瞻中三衢以書吞狀元留夢炎畧云嘗聞
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舉常而歸旗者鼓者
饋者近者往來而觀者聞路駢陌如堵牆既
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
焉至於讐者亦茹耻含愧而賀且讎焉獨鄰
居一室局鑄遠引若避寇然予因恠而問之
傲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通
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

官即起朝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亨而用
心愈謬武斷者之庇特州縣者有之
是一身之榮一官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隣居
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豈可
吊何以賀焉

於傳錄中不知所自警矣

范文正公云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

中四字所謂罪疑惟輕林氏云五代

我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家死留皮

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為戒出見氏家語

一園之木而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割開闔

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出談業

未得獸者惟恐創少已得惟恐創多出淮南子

今古鈞玄十八卷



今古鈞玄十九卷



瑯琊諸表御輯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如韓故作誄曰荆門晝掩閒

庭晏然

出世說新語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廐之敗沙門墨永

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

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

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

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主何在而尚留此追

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甚相

類

賈似道招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

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

師得之與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

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

漁翁得之與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

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

夫農夫得之與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

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出西湖遊覽志

錢思公好讀書雖厠上亦閱小詞宋公庠每走

厠必挾書以往以為二公之篤學如此夫厠

非讀書之所而如厠豈讀書之時乎顏之推

讀書未嘗不肅敬狄仁傑黃卷中與聖賢對

而不暇偶俗吏語此善讀書者也

出歐陽公歸田錄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

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者不能早起也

出劉向說

叢

金玉與可詠西瓜詩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

斜捲隴頭雲

出蜀都漫抄

漢高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
言其尤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
作盤龍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
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二尺列於
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采儼若
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
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出一人納繩則
琴筑笙竽等皆作與真樂不殊有琴長六尺
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渥璆
之樂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
馬山林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
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
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照之則
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歷、無礙又女子有
邪心則膽張心動出古奇器錄
生人髮掛菓樹鳥鳥不敢食其實井口邊草主

小兒夜啼着母卧蓆下勿令知之船底苔療
天行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蟬腹下有
毛殺人出酒陽雜俎
不耐煩三字出宋書庾仲文傳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俗
語不潔為麀出漢書霍去病傳有疾謂不快出華佗傳
宣和中京師大興園蜀道進一接花人曰劉
幻其術與常人異徽宗召赴御苑居數月中
使詣苑檢校則花木枝幹十已截去七八驚
詰之劉所為也將扶之劉咲曰官無憂今十
一月矣少頃正月奇花當盛開苟不然甘當
極典中使入奏上曰遠方伎藝必有過人者
姑少待之至正月十二日劉白中使請觀花
則已半開枝萼晶瑩品色迥絕茶簾一本五
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蕓數品花一花數
品色池水未消而金蓮重臺繁香芬郁光彩
粲絢不可勝述事聞詔用上元節張燈花下

召戚里宗王連夕宴賞歎其神術厚賜而遣

之出夷
聖志

松江進士張黼未第時常夢中有人言若登第

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

乎吾殆無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

五鉛山費宏名在十六是科殿試宏狀元及

第計得夢時宏尚未生也

出震澤
長語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

有投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

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

為廢法近王守復舉行之令於書里以多為

貴故民田不及畝者皆以充數而清波宮后

皆有稅矣流毒未可量也當時無復敢以此

詩投之者特寬猛之間耳

出近峰
聞畧

冢宰陸公完為御史時夢居太武山未喻也後

謫戍泉州山在焉竟卒于戍臨終自書其旌

曰太武山人陸公之樞事自前定如此

王荊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

即曰四詩風雅頌荊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出東華
雜錄 程史則言東坡出使以四詩風雅頌

對三才天地人又云三光日月星

近見寒山子一詩云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

兼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

獨立兮忠貞無異離騷寒山子唐人世傳以

為仙亦豈楚狂沮溺之流歟

出存餘
堂詩話

曹東畎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

期近也望帝鄉過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

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

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

兒裡更選箇弓樣鞋兒夜間伴你

出答曜
偶談

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

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

十三 出清夜錄

鎮江楊遂菴少師九歲入佛寺嬉游有兵官會飲于寺公不為避兵官問曰童子能作對乎應曰能遂命題云三尊古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公對曰一介寒儒攀鳳攀龍攀桂子兵官詫曰此神童也有司何不薦之令二軍卒送府卒於途中問曰何事送府公告以故卒曰出何對公曰三尊古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卒曰官人以何為對公曰一隊小軍偷狗偷雞偷菓菜其敏捷如此後果登相

陳軫言楚人有兩妻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今為我妻則欲其罵人

出戰

出灌嬰事華記

元時淮人趙氏富而好文嘗以詩賦私試士亦有狀元進士等第試畢設燕各贈金銀酒器有差其家有明月樓以金壺及杯盤餉趙子昂求書春聯子昂題曰春風闌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當時以為絕唱夫趙氏以貨利誘士而士皆樂就其試又私為等第而官不之禁元氏政令之弛士習之卑亦可見矣

涪陵有張飛刀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鐸詩曰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離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刀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為劉

出外卷詩話

王允不欲蔡邕成漢書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然今之漢書雖非邕筆而王允竟何如也人亦何苦用是心哉

出龍江夢餘錄

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

陽于公遷命召之戎不敢違逾月而至令其

歌乃使君之作也詩曰寶釵香娥翡翠裙粧

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

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建功立業為異代之

所稱乃至奪人姬妾耶厚以繒帛遣之出范攄雲

漢友議

艾子好為詩一日行齊魏間逆旅夜聞隣房人

言曰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曉六七首

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咏兼愛其敏思凌

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

有疾者艾子深感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

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

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為何物再三拒

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一首也頃

更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言君誤矣

昨日偶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因汚其手

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其言曰手非詩也艾

子有慚色出東坡艾子雜言

曹不興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孫

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出吳錄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游江淮嘗嗜酒侮謔

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崔因醉作俠士詩

曰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

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

播人口人多設酒饌待之一夕有非常人裝

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于外入門問

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

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自

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

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

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義氣可

假十萬緡立欲酬之此後赴湯蹈火為狗為
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悲如數與之
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
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踪跡
張慮以囊首彰露謀諸家人欲埋之開囊出
之乃豕首耳因悟而歎曰虛其名無其實而
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歎爾後豪俠之氣喪

出桂
荻蘇

處士求嬰性高古善撫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
子不喜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槌鼓聞
者莫不大笑出錄

石中立叅政滑稽有上官必即中勸以慎口對

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出談

謝玄與兄書云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岳綸為
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

得四十九枚出晉

紀

陸務觀初娶唐氏閨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為姑
姊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絕
之則為之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拚之雖先
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
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
於禹蹟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有
翁悵然久之為賦釵頭鳳一詞題於園壁間
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
歡情薄一懷愁緒幾番離索錯錯錯春如舊
人空瘦淚痕紅絕綫縈透桃花落閒池閣山
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是歲紹興乙亥也
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
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
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入剡山土猶吊遺踪
一惘然又云城上斜陽画角哀沈園無復舊
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鶯鴂照影來羞

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戌歲
復有詩云叙禹蹟寺南有沈氏園四十年前
嘗題小閣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矣
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樹葉黃河陽愁髩
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
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
想消除盡日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
歲暮夜夢游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
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
在綠照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
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
間塵出周公室
齊東野語
張融為中書郎告假東出武帝問往何處答曰
臣陸處無屋舟居水也後問其從兄緒緒曰
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
笑出齊
史

壁書覆執裂史粘窓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冤
牢聞者不憐過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
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出獻
醜集
王荊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荊公
遣人喻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聲曰願
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出聞
錄
元太祖尊禮丘長春屢試其術一日長春入朝
語弟子可掘坎以待及入太祖賜鵝酒一盃
長春飲之無難色亟歸浸坎中得生頭髮盡
禿明日又為弟子索絲繩以入太祖賜王冠
長春以絲繩繫之而謝太祖神其術禮之愈
隆後欲妻以公主固辭遂自腐以告絕其日
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閏九為會甚盛都
公譚
纂
蟬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蟬
蟬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蟬食而不

饑食已救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必推也

出淮南子

黃昌初為書佐其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為人妻

後昌為蜀郡守其妻因給事至府中昌以其

不類蜀人問之妻曰妾本會稽書佐黃昌妻

遭亂入蜀昌在足下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

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乃還為夫妻

出白

氏六帖

符融善治獄董豐遊學三年而反舍是夕妻為

賊殺妻兄疑豐聞于郡融引問曰汝初行不

有怖夢及卜占否豐曰初發夢乘馬渡水自

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馬左濕筮者曰憂

獄訟遠三沐避三枕既歸妻具沐夜授豐枕

豐憶筮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坎

為水離為馬自北而南從坎至離六爻同變

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左向濕水也馬左有水

馮字兩日昌字其馮昌乎廉昌至乃具服與

妻通期新沐枕者為驗誤中婦人遂殺昌而

出豐

出風俗通義

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

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傳聞於宋君召問其

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出呂

氏春秋

許敬宗孫彥伯昂之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

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

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出孔氏六帖

賈島久不第為病蟬詩以刺公卿曰病蟬飛不

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

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鳥鳥俱懷害

爾情裴度初立第於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

榭島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

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島

初為浮屠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

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

反俗出全唐詩話

洞庭道士周隱遠學太陰煉形死於崖窟中囑

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

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甚臭穢虫壞惟

五臟不變遂閉護之至期往視自己起坐弟

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鬢而黑髭鬚而直

如獸鬣焉十六年又死更七年復生如是三

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矣貌似三十許人

隋煬帝召至東都尋還郡貞觀中召至長安

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

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

於神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問也復求歸

山從之後不知所終

出姑蘇志

太祖高皇帝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

見徽州有姓朱為典史者問其果文公後乎

對曰非也於是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

祖朱子而我天子乃祖之乎竟却衆議視唐

世祖望老君像於祖廟者蓋天壤矣今之崛

起微賤者每每冒襲於富貴之族誠可愧死

出續綴錄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如云風雲之所據江

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巖人

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

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出丹鉛續錄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泰山

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號父罔為太上皇號

兄林為征東將軍恭為征西將軍假署公卿

誑動百姓德遣車騎將軍王鎮討擒之將斬

于馬市有一人謂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

父兄何有始荅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

西為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

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
自不革始答曰皇后不違天命自古迄今豈
有不滅之國哉行刑者以刀環其口始曰朕
今為爾所苦崩即崩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
而咲謂左右曰焚惠之人死猶誑語何可不
殺出十六國春秋

解學士胡祭酒契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
胡不由科目譏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
可耳胡咲曰彼固亦有倖倖得之者盛時公
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出立齋錄

諸葛瑾與豫州別駕云小兒能談卿可與語別
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
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
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別駕云豈惟四凶亦
有丹朱出世說

晉文公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

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將就
木焉出春秋左傳

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時人為之語曰帶牛佩犢出事文類聚

臨安錢宰元末老儒也國初召至史館與諸

儒纂修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四

鼓鑿鑿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

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

華宴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朕曷

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慚悚謝罪未幾皆

遣還出餘冬稿

西京一僧院後有竹林僧開軒對之極蕭灑士

大夫多遊集其間一日文潞公亦訪焉大愛

之僧因具牒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携牒以歸

數月無耗僧往請則曰吾為爾思一佳名未

之得也姑少待後半年方送牒還題曰竹軒

予觀士大夫所立扁名當理而無疵者極少

潞公之語雖質然不可破也

出却掃編

李退夫為事矯恠一日種胡荽俗傳須主人

誦穢語則荽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

倫之性污穢云云不絕口忽有客至命其子

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每館閣談

話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出相山野錄

松江錢學士溥嘗教諸小閣後巨璫懷恩有寵

於成化間於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

某至此皆師父之教留以轉奉懷乃置酒宴

溥以前金為壽因跪進曰與師父置一酒器

溥荅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頂戴太監

出客

座新

柳如京與潘閭為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嗤之

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以俟之時

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洎

到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扁鐫甚秘柳怒將笞

驛吏吏曰此非敢靳舊傳舍者多不自安無

人居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

膽氣可以警夷夏縱有凶恠因而屏之於是

啓門掃除處中坐閤潛思曰古人尚不敢欺

暗室何詒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者乎乃謂

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凌晨餞別此室虛

寂公請尊重柳諾之閤出密謂驛吏曰柳吾

之故人也常輕言自銜今作戲怖之無致訝

也閤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

被髮執巨箕踰外垣直據廳脊俯視堂前是

夜月色澄霽洞鑒毛髮柳歛衣露坐閤忽叱

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惶恐

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乞

恕之閤遂數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

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

也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焉倘垂恩底之誠有後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閤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吾便是潘閤也柳知其所為不勝慚沮再三邀閤下屋閤曰公性躁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為之絕倒出反

會談叢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縉遽答曰嫂溺叔援權也出聞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門前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步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出高僧傳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松樹清泉山中

不乏出世說新語

坎井無鼃鼃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出劉向談叢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翻盛河北賊紫金盃酌壽王妃弄成晚歲即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今曲名所謂快活三郎者蓋指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玳瑁自隨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即當三郎即當明皇愧且笑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予謂不捕猫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猫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嫉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以權要而使天

子孤立非吠主乎

出崔林玉露

宋祭酒訥剛嚴 高帝殊眷常思見之不欲數

召勞煩命画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簾

幙訥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覽

之收訖明日訥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

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又問何以有怒色

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踏而碎茶甌臣不

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

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

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咲而慰之更賜以茶

出野記

有對聯云鋤魔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

終為山下之灰女卑為婢女又可以為奴人

曾為僧人弗可以為佛素棘為薪斬斷劈開

成四束閭門造屋裱多益寡作雙間人皆以

為奇近吳中有一對云王大夫兄弟打牆一

土蔽三人之體蓋以一土為王字大夫二字

為三人也久無對者一日潘先生舉似金元

賓元賓應聲曰潘先生父子沐髮番水灌兩

牛之頭聞者莫不誇其敏確

趙師尹臨安有點賊每盜人家必以粉其壁

曰我來也嚴捕久不獲一日捕一賊至云即

是我來也鞠問不承且無贓證其人久淹獄

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為盜却非是我來也今

亦自知無脫理但乞稍疎刑具有白金數千

在某處可收卒試往果得越數日又曰有酒

器一甕在某橋下若令家人以籃盛衣洗橋

畔取甕置籃覆以衣可得也卒如言而往又

得之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決

不汝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汝設負汝

而不來則所遺足以為失因配罪之費有餘

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

縱之去坐以俟之憂念間忽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極梏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鞠勘之不承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一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是夜賊盜張府之物為賂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也

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

法正膏幅巾見扶風守守曰袁公雖不肖尚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如何正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更使之正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守遂不敢言

出蜀志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

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後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不遜如此

出朝野僉載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詣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咲貴人問師何咲僧曰尊官得半日閒

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宴集一日掃除也

出竹坡老

高廟省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辨說呼朱熹為宋家迂濶老儒因譏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如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

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
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
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
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
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
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
而有皋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
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叅安得無訟孔

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于人但能得
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既斷之後更無
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豈
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
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良由天資高邁
所以不嚴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出孤樹
衰談

公子年身居江湖心游魏闕鄭子真耕於岩谷

名動京師

出龍
城錄

都御史韓雍提督兩廣時取道蠻境視其勇健

賞賚甚厚父老相感激指日以誓死報且請

授所指公曰吾調遣當即來衆應曰諾乞以

花書為信公至廣寇甚迫援兵未至謂太監

挺兵調某蠻檄往不至公佯怒命使以臂花

書往調之蠻因一見懼躍統衆而赴一戰克

捷軍中稱公為神明焉出聞
畧

張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

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

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

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

聞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出古今
詩話

一暴不足以見智一絃不足以見悲遺腹之子不

思父無愛心也出南
子

今古鉤玄十九卷

計六十九事

今古鈞玄二十卷



顏延年疎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召之頻不

見常日但飲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

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浚得臣

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

云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出宋書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灸之術旋覺

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

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

不似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

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

知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

其詩恐持此悞他人耳

出鶴林玉露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汙

與端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為灰其香不

減出撰談

宋何承天年老為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

少荀伯子嘲之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言鳳

凰將九子何言妳母耶

出南史

楊廉夫嘗訪瞿士衡以鞋盃行酒命其姪孫宗

吉詠之宗吉作沁園春以呈廉夫大喜即令

侍妓歌以侑觴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

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

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

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蹟月地偷期風流到處

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諱

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

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素此心先醉此

恨誰知

出西湖游覽志餘

有客浮海夜泊島峙中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

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

尾者斬吾鬣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

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

斗時事也

出艾子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

持去曰殃我家矣

出景仰撮書

西漢以楊雄為東道孔子東漢以楊震為關西

孔子

武帝欲殺乳母有滑稽從帝側罵之曰咄老女

子不快行帝今已壯尚須汝乳而活耶帝愴

然舍之西京雜記作東方朔韓非作郭舍人

高郵張指揮以無子求良妾不能得一日出湖

上見敝船板坐一女子甚麗浮波而來詢知

為覆溺之餘也挾以歸與之處甚洽踰年生

一子其女每旦搦沐必掩戶無使見者偶一

婢從隙中覘之則見取頭置膝上簪珥畢乃

加於頸婢懼以告主母亦往覘之如婢言遂

語於張張翌日復覘得其實急排戶斬之其

尸則船板也時其子已數歲後襲父職人號

為鬼張

出皇甫氏聞畧

東坡在儋耳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

見之

王仲宣從軍詩相公征關右赫赫震天威謝靈

運擬陳琳詩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皆指

曹操也自古稱丞相為相公今世卑官下吏

皆稱之

誠意伯劉基初見太祖問曰能詩乎基曰詩

儒者末事何謂不能時帝方食指所用斑

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着湘

妃曾灑淚痕斑帝輒感曰秀才氣味基曰

未也復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

問帝大悅以為相見晚

出渚纓亭筆記

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子勇於色甫就席士

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群妓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為之

閑堂

出指掌錄

關雲長所執刀俗名關王刀今在荊州廟中連刀柄一鐵所成即如今制計重一百八十觔

出墨池浪語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詩一首云楊柳裊裊隨風

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

酒中蛇影晉書謂樂廣賜客酒風俗通義謂應

邵請杜宣酒未知孰是而石之事亦有二說

漢書謂李廣出獵射虎沒矢視之石也韓詩

外傳謂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

知石復射矢摧無跡

汪自能平糶詩云穴垣補牆缺牆成垣已蕪斷

屨補穿屨履成屨已虧切中時病

出貢父詩話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咲公問何咲曰

臣咲隣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

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

咲此也公悟其言乃止伐衛

出列子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主不謹戶盜者夜舞樹枝

太繁必搖其根

出宋景公筆記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

出歐陽修試筆

蟹一名無腸公子

出花子

蟹之腹有風蟲狀如木

鼈子而小色白大發風毒食者宜去之

出傳胎蟹

諸仙方以黑犬血灌蟹三日燒之諸鼠畢集

出陶隱居集

趙顗祖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庾亮樓邊漸靚掛

簷之月楊雄宅畔簾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

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得米家

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屢極

詼諧之飲錢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

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
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醒如劉伯倫不與冀
也願戒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
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盍追長夜之
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措出四六
談塵
二朝士偶燕集甲云麻臉黃鬚羊睛石倒栽蒲
草乙對曰歪嘴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各中
其貌之醜乃相與撫掌大咲

楊龜山昆陵人也建祠於城之東門隣王尚書
與之墓王欲拓地廣植松楸言於郡守孫仁
欲徙他所孫惡之乃造祠致祭題詩于壁云
辦香覓路謁龜山惆悵斜陽不忍還廟貌儼
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蘚苔斑道傳伊洛名千
古跡寄昆陵屋半間野鳥不知誰是主隔林
猶自語關關王入祠見之慚愧而罷

蔣貽恭蠶詩云辛勤得蠶不盈筐燈下繅絲恨

更長着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身上繡衣裳出古
今詩話

唐肅宗嘗舉衣袖示韓擇木曰朕此衣已三浣

出南
新書

蜀人雍陶以進士為簡州牧自比宣城柳吳興
也賓至折挫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告閤者
道明與員外有舊及見呵曰與公昧平生何
云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中日

得相見何昧平生遂吟驚絲詩云立當青草
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
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
開不似貧雍聞之歡狎如曩昔之交出雲漢
友議

楚辭云寧與騏驎抗軔乎將與鷄鶩爭食乎寧
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乎

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箴器中使管輅筮之
輅曰高嶽巖巖有鳥其身羽翼玄黃鳴不失

晨此山雞毛也出魏志

趙松雪有墨竹在崇德士人家華亭衛先生題
一絕句云漢家日暮龍沙遠南國春深水殿
寒留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其子
仲穆善畫蘭句曲張伯雨題之曰滋蘭九畹
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
王孫芳草遍天涯二詩婉潤頗相當仲穆見
之遂絕筆於蘭惜乎松雪不見竹詩也出山詩

話

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一筐飯捐不食出王充論衡

則天朝諸著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則天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嘆事元一對曰朱前宜着綠綬仁傑着朱閣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揚吾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謂胡元禮也後著人為御史者尋授別勅出大唐新語

成化丙午先府君就應天鄉試與同鄉錢狀元福曹御史豹周知州翰董少卿怡董太守忱同赴試焉將揭曉夢與諸公會飲錢居首席擲骰舉令限百擲酒十觥得全紅者依數免飲錢九擲得六紅餘皆不出六十擲各以數通免惟府君百擲無紅例當全飲乃以左手舉觥右手執骰疾呼曰請饒一擲無則甘罰如例衆許之府君以骰擲地六紅宛然衆喧闕而覺及揭曉名與夢中擲紅之數先後不爽府君中一百一名焉

孫權嘗宴群臣適蜀使費禕至權命群臣伏食勿起禕入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出諸葛恪別傳

王或之子絢何尚之子偃絢五六歲讀論語至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
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長之名安可為
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殷淳之子乎何無
忌之子勗嘗共食羹勗曰盍殷尊羹乎答曰
何無忌諱出續世說新語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
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度溪倦
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葛巾草履詠而歸以足

怡老而忘憂出硯北雜志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棋岩老輒就枕
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歐
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
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
是也出百斛明珠

張洎與陳喬皆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效死
於李煜之前喬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朝

責陛下久不歸命之罪誰為陛下辯之臣請
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出涑水記聞

孫寶字若虛早年英聲籍甚性好滑稽同學有
牛秀才者作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尚有田單
之火幘頭角上猶聞寧戚之歌又作言語集
句譏一老生云孜孜為善雞鳴起先王之道
斯為美四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其父訓教遂發憤不數歲登第出中吳紀聞

嚴州釣臺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
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
知何人作

蠅類蠶繅類蛇人見蛇蠅莫不身灑然女工脩
蠶漁者持繅不惡何也欲得錢也是故逐魚
者濡逐獸者趨出劉向談叢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
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王
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
之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
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
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仍踰垣而去此
與晉使鋤魔刺趙盾相似盾為於君臣富人
篇於夫婦皆是以致感人向使趙孟董未聞寢
門尚要祗席思變詐之計無肅敬之容為盛
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
推是而言人不可不誠矣出懸賞鎖探
及窮愁志
程篁墩敏政七歲時以神童稱憲廟嘗召見
之愛而抱于膝端問能作對否荅曰能上
曰龍飛程對曰牛舞上變色不覺手弛墜
地怒曰本對鳳舞而反曰牛牛豈能舞者乎
程跪從容進曰虞廷百獸率舞安知其中無
牛耶上為之躍然復抱如故歎賞不已

洪武初建歷代帝王廟於南京落成時太祖
臨祭禮畢至漢高祖神位前咲謂曰今日廟
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
劉君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
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今各帝王前皆一
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遂為定制出傳
信錄
宋丞相陳秀營私第於潤州工成公疾已甚惟
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謂佳不
得修不得賣不得也出聞中
今古
朱希真東方智士也一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
一旦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
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皆聽子用還則歸
我富人登車而去智士策杖而入遍觀居第
喜甚忽更衣走東園視之卑隘不樂因撤舊
營新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惟恐園之不美
經歲而未成忽聞者奔告阿郎至矣智士倉

皇迎於堂下富人勞之曰樂乎智士恍然自
失曰自君之出吾惟園是務不知堂館之溫
涼風月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
妙吾未嘗經意不知歲月之久子復歸而吾
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士悲歎悵悵而死有
客聞而笑之以告愚公愚公曰世之治園者
多矣子奚笑哉若東方士可謂智之過者矣

出愛日
齋叢抄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
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女狀元
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
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
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
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
鏡画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
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

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

蓋黃氏也

出升庵
詩話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烹于一
筴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罩罩 聖躬既而
上持魚還舍啓筴已失其五知陳竊矣往問
之陳諱匿 上欲毆之陳笑即以還及 上
即位暇日問誠意伯劉基曰吾享位幾何年
劉曰 聖壽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
間五數假之 上忽思竊魚事與其數符召
陳將殺之 上問頗憶往事否陳對曰臣何
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
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惡有此陳曰臣嘗於
此罩烏龍故云爾 上以其稱 旨官戶部
郎中竟以貪墨受戮後華陰建文年號而附
於洪武之紀劉蓋前知也

出野
記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見王恭乘高興披鶴氅

裴于時微雪杲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

中人

出音紀

郭頌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金牛

貞元中進士猶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進劔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栖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郭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惟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晴明月色如畫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挑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幃於西窓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

有夫役數人各持各鋪箕箒於庭中糞除訖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闌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嘗會深慮為其所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咲晏晏遂於庭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揪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石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寘于坐也遂舉金雀收淚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圍傷心兮三見花滿坐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咲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

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繞至地悄然一無所有
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
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問蒼頭
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悸疾走入門青衣報
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寢妻卧猶未興良久
乃曰向夢與姊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
外向一野寺忽為鬼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
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

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墜因遂驚魘殆絕繞

寤而君至豈憂憤之所感耶

出夢游錄

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
不須哀憐願君莫殺毛延壽留画商巖夢裡
賢方之王荊公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
相知深者心術之異可見矣

支道林云北人省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

牖中窺日

出高僧傳

張子野郎中以樂章名擅一時宋子京尚書奇

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

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

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

出題齋閑覽

張率歷黃門郎出為新安守遣家僮載米三千

石還吳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鼠

雀所耗率笑而謂曰壯哉鼠雀竟不窮問

出南齊書

齊書

石崇大宴客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

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沉醉每至大

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美人顏色如

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

人何預卿事

出王隱晉書

范石湖梅譜云千葉紅梅謂之駕鶴梅以其一

蒂而結四子大則旋脫惟二子成實交互可

觀故謂之鴛鴦若千葉絳桃亦可謂之鴛鴦桃矣

古人酒量與今不同如文王十鍾孔子百觴言

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出王充論衡又漢于定國飲

酒至數石不亂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飲一

石晉周頌飲一石劉伶一石五斗解醒前燕

皇甫真飲石餘不亂後魏劉渠一石南齊沈

文季飲至五斗妻王錫女飲亦三斗對飲竟

日而視事不廢鄧元起飲一斛北史柳謩之

飲一石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孔珪飲七

八斗出鷄肋編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出唐門隱書

正統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

關開闔數次又共汎於水起復關踰時乃止

出杜東原耕餘錄

王平甫以萬八千戶冠軍侯對二十四考中書

令為精切唐溫庭筠對近比趙公一十六年

宰相遠同裴令二十四考中書已先得敏捷

之稱矣趙公令狐綯封爵也出后山詩話

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三兩其言一字即錢文

之一字蓋二分半也出本草類證

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

得發火五月以周正言爾今用夏正乃三月

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沈佺期王維以元

已為招魂之節亦豈是耶司馬彪續漢書云

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悉舉火至今有

禁烟之說爾雅云龍星木之精也春屬東方

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烟火是以寒食為龍

忌之禁則所謂禁烟者又未必專為介子設

也

杜東原瓊隱居博學尤善藻繪嘗戒子孫治第

不必太圓此缺之漸也故其居至今尚虛一

隅杜嘗過一僧寺僧出玉盃觴之杜失碎甚

為愧僧曰凡物有無常何介意也杜歸語人

曰吾今日為僧所容

出聞畧

房皞家烹一鷄其雌逸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

死人稱為義雞懷氏子畜犬甚馴子死犬日

徘徊墓側及暮而返人稱為孝犬

出懶子

吳儔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

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

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傳姓吳大

段意頭之沒全然已矣之無

出東萊詩話

唐太宗夢身陷床下為蛆所齧憂之永定禪師

推之曰蛆齧其身萬眾歸附君具有天下乎

出紀異錄

申屠有涯方外士也嘗携一白甕瓶遊吳中大

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飲畢大吐榜舟者遂

之有涯挈甕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

為世所不容噉噉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

帶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

踪吟訖跳身入瓶榜舟者大駭舉甕碎之無

有也他日同舟人見有涯箕踞於席丘劍池

之側知其異人欲逼問之倏爾不見

出姑蘇志

唐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子泊舟江許岸上高

門家一妙姝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昏黃到

宅亦無難色是夕果啓扉待之少年未至有

盜先入欲行竊姝以為少年也即就之盜謂

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血而

仆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隨

血跡至江岸岸上人云夜有某客船竟散去

官差人追到榜掠備至其實吐之惟不招殺

人以刀視之乃屠家物劉下令曰某日演武

合境屠丁集毬塲宰殺既集復曰已晚留刀

於厨明日再至劉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

早各來請刀獨一屠不認其刀因詰之對曰
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也命擒之遂置于法
杖少年而出之

出祥刑
要覽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美
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咏自
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
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
異遂發申旦而後止

出續晉
陽秋

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
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
耳何謂太平權大咲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出蜀
志

姑蘇劉草窓以詩鳴為戶役累欲入府求釋門
隸難之劉問汝需我財耶酒食耶隸曰非也
公能以一詩見贈即當入之劉曰當以何者

為題隸指賣小螺者曰可詠此

小螺俗
名海絲

劉庭

聲曰海錯何曾數着君也將滋味入牙門千

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聲隸咲曰反

見辱矣遂入之

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辛荅曰西人

太傅即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否辛曰在

西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慚

出語
林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劭

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及

式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墳極不肯進

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

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

引柩乃前

出史
記

廣中有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菇根如

藕梢土人採為茹食之令人好睡郭子橫云

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亦名却睡草

出北戶錄

錢忠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戀不能去終日

諷詠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於烟波浩渺

間忠悅之作詩贈女子其警句云滿目生涯

千頃浪全家衣食一綸竿女子得詩携歸呈

於父父美隱淪客也喜忠此詩遂以女妻之

泛舟同入烟波不知所往

出青瑣集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

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

五日也

蘇州朝真宮道士吳允中善符呪之術嘗驅蝗

致雨隨禱輒應成化間郡守命於玄妙觀禱

雨允中喫墨瀟則雲合以楊枝灑水則雨至

以胡桃擲空中雷電隨所向而作頃間積水

三尺時官吏立雨中不敢退避允中大呼雷

神有賍濫者請擊之雷火繞庭官吏有失措

仆地者

出吳中往哲記

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

晉末劉毅領荊州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栖丘

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出世語新語

呂氏春秋云客有以吹簫

注云簫也

見越王者上下

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為之野音而王反

悅之要在聽之而已韓昌黎云齊王好竽而

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亦此意也

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乃張蓋坐

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出搜神記

齊有貧士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將祭狗

入其室叱之曰富出及子死哭之曰樂乎而

不自悲也

出尸子

金碧峯者勝國時一和尚也寓宣州太祖過

江元氏故臣迎謂曰將軍欲霸我則當有財

賄納贐太祖叱曰吾應天順人行王道汝

敢霸視我耶故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
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一
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伏劔叱問其名僧亦
叱 太祖即揮劔而向其僧引頸就之 太
祖咲曰可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
和尚乎語遂投乃曰公欲行王道建康可都
此地非帝王之居也遂定鼎金陵云 出宮座
新聞
元楊季任洪武間由太學生擢僉浙憲嘗見數
總角書生自社學散歸手拋書包為戲季任
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姣一生
即對云太守二千石莫若公留一字請賞季
任曰有乃言莫若公廉季任曰無賞又如何
對曰莫若公貪季任加賞大奇之 出璣
綴錄
志閑和尚乾寧二年忽聞持者曰坐死者誰曰
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出南都
新書

毛達可未第時其內以一詩寄之云剔燭親封
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千秦策
不識于今台在無 出寄
齋錄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環藏卜命
環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猶視者淫婦
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
之趙咲而去後果與盧崇道姦沒入掖庭朝
野金
載
滕達道與鄭毅夫作譴對有云數行文字那箇
漢書一簇人烟誰家莊子楚王批杞宛賴無
聲之樂草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鏡上占錢
銅聲相應馬前幽斷事鞍上治民語皆可愛
出中吳
紀聞
今古鈞玄二十卷



今古鉤玄二十一卷



瑯琊諸茂卿輯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
 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壁間題字云一人堂
 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水旁二人相連
 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雙鉤兩日
 全諸賓幕相顧皆莫能解獨班支使曰一人
 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
 土非寺字乎點去水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
 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添却
 雙鉤兩日全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衆皆恍然曰黃絹之智何以異此稱歎彌日
 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游題之而去不言
 姓氏出桂苑
蘇談

劉伯芻巷口有鬻餅者每當壚必謳歌不已一
 旦劉憐其貧貸以萬錢自是不聞歌聲心計

轉輾不暇唱渭城矣財之害人也如此

出白
孔六

帖

常曜飲不過三升孫皓享宴以七升為限雖不
 悉入口皆澆灌取盡密賜曜茶以當酒至寵
 衰更逼之出吳
志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
 之淳在軍中嘗為草露布上讀其文嘉之
 問草者為誰韓公以之淳對上令飛騎召
 之使者不喻旨械之淳以父肅得罪
 悚慄不自保過其姑之門告使者止索其姑
 出泣曰善為我歛屍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
 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
 上通入累累通易數次至便殿膏燭煌耀
 上坐閱書之淳俯伏庭下上問曰爾草露
 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
 之淳前列燭上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

授之曰少為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
敢當 上曰即不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

上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上之遙望燭影下

上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

悅奏畢時夜未央 上令明日朝謁復如故

出至姑家姑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卓具酒食

沐具及旦廷謁 上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

父翰林應奉唐肅即日命嗣父官

出剪勝野聞

郭希聲紙窓詩云偏宜酥壁稱閒情白似溪雲

薄似冰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風弄讀書燈

聞蛩詩云愁殺離家未遠人一聲聲到枕前

聞苦吟莫入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

出青瑣後

集

南都司天臺璫璣圖龍柱有四忽失其一乃飛

入後湖尋得之至今鍾鎖于臺端

蒲耳不食生物有扁則殺之

出瑞應圖

一妓姓黃得異疾好食瓦每於房簷竊瓦擊碎

袖之咀嚙甚脆頃刻而盡問其味云甚甘美

可愛雖琬果不能易也家人嚴禁不可阻觀

其笑語歌管曾無別恙止此癖可恠後數年

一旦厭而不御亦不知其所終

吳城朱傑家一狗頗義弘治戊辰傑死聞牆之

禍此狗傍徨若無依主母訟于府縣或憲司

則隨以入出入起跪一依主人門隸始駭終

以為常不之禦遇主人赴囹圄則徑宿空室

如此四年主家訟事未決死而埋之惜無以

與義驗黃蒼同傳者

出墨池浪語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鄉試擲置

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官商中

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出世說

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

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出魏志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

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

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

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

只成就一胡邦衡

出鶴林玉露

盛文肅公度豐肌大腹丁晉公謂踈瘦如削梅

學士詢性喜焚香實元宿不喜修飾經時未

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臭

國朝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沍寒之際

羅不帶暖耳馬不穿氈襪時人戲之曰騾耳

馬足事有可咲者如此

出聞中今古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

康不在康兄喜出戶迎之不入題門作鳳字

而去喜不覺猫以為欣有人譯之曰鳳字凡

鳥也許慎說文云鳳從鳥凡聲

出晉陽秋

王沂公以簡紙數幅送人皆他人書簡後截下

紙晏元獻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自剪慰置

几案以備用王文康公平生不以全幅紙作

封皮諸公皆身處貴盛儉德若此世俗費紙

者何人語以古事又顏氏家訓云梁東莞臧

逢世就姊丈劉緩乞客刺書翰紙末寫漢書

出愛日齋叢抄

范文正公少時嘗作蓋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

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

親嘗忍窮故得蓋之妙處

出事文類聚

庖不食庖人食人庖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出樵談

東坡云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見枯骨輒葬之

鬼輒報德或獲寶劍或獲藏鏹士有效之者

見一枯骨綈袍而葬之忍寒至三更鬼囁於

簷曰秀才會唱涼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

園舞徒意待與秀才舞因曲聊以報德

出蘇黃涓

稽帖

艾子有從禽之癖畜一獵犬甚能搏兔艾子每
出必牽犬自隨凡獲兔必出其心肝以與之
食莫不飲足故凡獲兔犬必搖尾以視艾子
自喜而待其飼也一日出獵偶兔少而犬飢
甚望草中二兔躍出鷹翔而擊之兔狡翻覆
之際而犬已至乃誤中其鷹斃焉而兔已走
矣艾子忽遽將死鷹在手歎恨之次犬亦如
前搖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犬

而罵曰這畜生猶自道我是哩

出艾子雜言

皮日休戲題螳螂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
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
行蓋有所指也

出文獻

偏橋胡氏子六七歲因升高為戲墮拘其項稍
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
擊其頭有聲戛然置地則死矣朱懼潛避胡
氏子少頃復甦頭項于是端直家人驚喜問

其故尋朱謝之

出餘冬稿

杜林伯山時稱通儒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
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遠殺
之賢見林身推輿車自載弟喪歎曰我雖小
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出史記

輸吳為傭保有二美女一日夷光一曰衛明以
貢吳吳處以椒華之宮以細珠為簾朝下蔽

日夕捲待月二人靚粧於簾幌之內窺者無
不動其心竟皆謂神人目若雙鸞在輕霧色
若綠水映秋渠王乃玩惑怠於政事越兵入
乃抱二女以巡吳苑越見二人在樹下皆云
神女望而不侵

出王子年拾遺記

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謂之只孫今
儀從所服團花是也與輟耕錄所載製式不
同

嘉靖癸未武當山一道士附舟適武昌舟人知

其挾邪術也求試之道士命支解同舟一人

以藥爛煮啖舟子日扣其腹中俟作聲即以

冷熱水苦之激其能言言禍福輒奇應乃教

之曰汝真武第四子也有叩者當以此應腹

中應曰諾道士別去舟人欲載往江南取利

腹中不許謂利在京師吾當往耳比至值衛

校腹中即叫號稱冤繫至錦衣備陳其狀成

獄踰年遍訪道士未獲也

出近峯
閑畧

海棠花欲鮮而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澆之

出瓊

錄碎

羅公遠多秘最善隱形玄宗雖得傳授而不能

盡其要每與公遠同為之則隱没人不能知

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每被宮人知上

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壓殺

而埋棄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

於路乘驪而咲謂使者曰上之為戲一何虐

耶

出開天
傳信記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畜置產各不與直

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

奇貨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

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

也父愕然自是少悟

出朱或
可談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心不誠

而能為善者也

出晁氏
客語

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座至市

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市

罷不得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吾寧信度無自

信也

出韓
子

靖康間京城破有賈舍人者甚儒雅無金帛子

女之累嘗題一絕于壁云愁見干戈起四漠

恨無才術濟生靈不如痛飲中山酒直到太

平方始醒出陶朱新錄

于司馬謙一日與俞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坐

司寇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

非少司馬乎司馬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為大

司寇公則少司寇也舉生為之絕倒出聞中

有僧問楊狀元慎曰蚯蚓截為兩段首尾皆動

佛性在首在尾楊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梓

停鼓歇音響猶轟出升銘續錄

唐書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三茅真君曰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

之房山腹中空虛是洞庭人頭中空虛是洞

房出茅山志

政和間北使謝柑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於

紫闕宸恩特異錫仙宴於公郵方厥包未貢

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

清寒雲色盈盤泛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

遺母楓庭切願於獻君此夷狄四六之工者

出蕉簾曝背隨記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

何對景文答俗諺云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

首肯之陳善云不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亦

俗諺也出捫蝨新話

君子嚟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

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智也其勢

然也出韓詩外傳

隋侯白好俳諧揚素與牛弘退朝白曰日之夕

矣素曰以我輩為牛羊下米耶出續世說新語

林屋山人俞琰戒燒丹詩云破布衣裳破布裙

逢人更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

此養自身出席工腐談

錢塘凌彥紳見人兄弟析居者作沁園春以嘲

之詞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荊秋來尚芳素此

雖晨語鵲鵲憔悴妖狐晝嘯鳴鴈分行仁智

非周憂喜非舜一旦天倫思遂亡如何好望

松楸感泣桑梓悲傷古今禍起專房總一國

猶然况一鄉家有婦人豈無長舌世無男子

豈有剛腸樹大分枝瓜熟蒂落此語應非是

義方聊書此要垂鑑戒不在文章出蘇里子筆談

宋諫議大夫曾致堯當真宗時上疏有云陛下

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

盜賊此言雖過亦必有激而然出宋史

錢唐羅貫中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

水滸傳叙宋江等事竊盜脫騙機甚詳變

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

還之報如此出田汝成委巷叢談

丘機山松江人以滑稽聞遨遊江海間嘗至福

州譏其秀才不識字衆怒無以難之一日攜

思一對欲令辭屈題曰五行金木水火土丘

應聲曰四位公侯伯子男其敏捷類如此出

錄耕

陳衆仲題樂全堂詩有能守不成三九戒之句

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策傳云天尚不全

故世為屋不成三九蓋忌盈也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

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出劉向談叢

弗棲虎喪其威爪牙弗具失其為虎出宋景公筆記

梁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

得我一妄言語則謝卿一鰓衆共伺之不能

記也出梁書

常熟縣民朱二夜宿田塍守稻有女子從外來

連三四夕寢眠體冷如冰知其非人徧村落

測之了無踪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貯之於

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朱問故女曰

汝設意不善我不復來矣朱曰恐此間風雨

凍汝故欲與同卧其中無他意也乃入宿袋
中過夜半朱詐言內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
女號呼求出朱不應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
舉火視之已化為杉板取斧碎之流血不止
竟不知何祟也

出夷
聖志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之逆旅逆旅人疑其竊
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
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

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

不知心者往往類此

出鶴林
玉露

一士人盡培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入京
求利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
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十古銅器將以貸之而
鬻書者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
貸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
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

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
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
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
也幾時近得飯喫張文潛每舉以告人聞者

絕倒

出相
掌錄

余靖尚書使虜為胡詩契丹愛之詩曰夜筵設

羅

盛也

臣拜洗

受賜也

兩朝

通好也

願荷

情幹勤

厚重

微臣

雅魯

拜舞也

祝若統

福祐也

聖壽

鐵擺

嵩高

俱可忒

無極也

虜大喜

舉杯觴之

出詩史

東陽陳同甫嘗與客言有一士隣於富家貧而
屢空每羨其隣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
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語子
如期而往告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
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今所
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胡盧而退

出屠曝
偶談

化國之日舒以長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而促

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

長

出劉向
說苑

溫風細雨清露暖日微雲沃壤永晝油幕朱門
甘泉醇酒瓊饌新樂名倡謂之花君子狂風
猛雨赤日苦寒蜜蜂胡蝶螻蛄蚯蚓白晝青
蠅黃昏蝙蝠飛塵蠹謂之花小人閨三月五
風十雨主人多喜事婢能歌樂妻孥不倦排
當僮僕勤幹子弟韞藉正開值生日欲謝待
醉醒門僧解裁接借園亭開筵從貧處移入
富家謂之花亨恭醜婦如與憐猥人愛與嫌
主人慳鄙和園賣與屠沽三月內霜雪賞處
着棋闌茶盛開時債主臨門笛子遞園露頭
跣足對酌遭權勢人乞接頭剪時和花眼正
歡賞酌酒頭戴如廁酥煎了下來飯凋落後
茗帚掃園吏灌濕糞落在僧道院觀裏謂之

花七難

出牡丹
榮辱志

邵真尋人不見題其門曰日晏不復午花落難

歸樹人生能幾何莫厭相逢遇

出潘奎
律體

郭璞愛主人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
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十圍其家就
視即滅主人詣問璞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
可於東南二十里外賣之勿爭價奴可滅主
人從之璞陰使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
赤人一一皆反縛自投井主人悅璞乃携此

婢而去

出白孔
六帖

西域智湛子名昭好學有鬻異書者母顧笥中
金歎曰何愛此不使予有異聞盡持易之

出行

吳之雍熙寺每夜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
小詞且哭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曰滿
目江山憶舊游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驢住
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晚雲愁

行人莫上望東樓好事者錄其詞于壁士子
慕容巖卿見之驚曰此予亡妻所作外人無
知者何從得之寺僧告其故巖卿悲歎曰亡
妻旅櫬嘗停于此也

珠林集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

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

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

也

出全唐詩話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擊鼓自陳

無子欲朝廷給養太祖曰汝夫死時年

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汝夫以百戰得一

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耳而不蓄妾豈非以汝

之悍耶朕本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着光祿

寺給與漆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為

妬婦者戒

出都公譚纂

李泌賦詩譏揚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

悴國忠許於明皇明皇曰賦柳為議卿則賦

李為譏朕可乎

出鄭侯家傳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清潔

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帚者使兩童專掌

縛帚而有時不給

出洛陽要紀

六朝詩不可不熟讀如蕭瑟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踈煨煉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

出許

房周詩話

石湖楞伽山下貧女名伴娘者不知何許人乞

食為活往來山中歷年雖久頭髮不變插花

謳歌夜則宿古墓中蛇虺寒暑皆不畏時有

吳人何從者與鄰道士遊山中適遇之問其

姓則曰無姓問其年則曰天長地久有甚數

目其時甚寒問其何不畏寒却指松木答曰

草木與人天地之所生養木尚能過何不

此於是何從者敬進曰特來問道願慈悲開

示女曰汝不能慈悲如何却教我慈悲汝若

求道必歸求心從報遂巡而退明旦復往已

失所在

出姑蘇志

汲黯云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乃居上耳

書

樂府名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戴帽

出河汾燕間錄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有二妾一日謂之曰

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聽然曰安得不祥之

言固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

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

之汾執而撻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

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哭畢視之汾

已卒矣

出江表異人錄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

改名來復字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召至

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

任汝然留髯何謂也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髯

表丈夫 上咲而遣之

出傳信錄

陳嶠閩人也年近六十而娶自為詩云彭祖尚

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嶠有詩名嘗有

閒居詩云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陳郎老去

何

出南部新書

李璋好譁嘗赴特奏恩語同試者廷唱日必不

以名見呼止稱某排第耳衆皆不以為然厚

與之約已而進狀云因在京師有遠族相遇

譜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玖易之它日殿下

果唱李玖蓋排行第九也

出中吳紀聞

西域人以十二月成歲不知有閏

出硯北雜志

正德庚辰閩人劉世揚以會試入京夢有神告

之曰今年狀元名國裳劉明日即取以易已

字後劉舉進士而狀元乃舒芬字國裳也事

有定數鬼神固先知之耳

出聞略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

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

譽乎出唐門隱書好面譽人者亦好背毀之出莊子

謝疊山名枋得枋音枋讀為訪聲者非出宋史

蘇秦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

泣則能分天皇之地秦於是說鬼谷先生先

生為之泣沾襟出王充論衡

趙孝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天下亂人相食弟禮

為賊所得孝詣賊曰禮羸瘦不如孝肥賊並

放之出東觀漢記

搜神記載永嘉中有天竺胡僧能斷舌先吐舌

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

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正德庚辰有金陵

張聲子者來予家能以舌出血言人禍福延

之入室問以嫡親人年紀計共一百五十有

三張乃取利刀自割其舌如人年數血流滿

口淋瀝汚地遂吐入水碗覆以蘇布倒控于

卓水亦不泄令人隨意問之能於碗中作人

言禍福無不響應啓口視之畧無傷痕竟不

知何術也

宋元君將画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

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知受揖不

因之舍君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而羸君曰

可矣是真画也出莊子

潁川李仲甫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

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出列仙傳

甄后九歲善書或非之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世

成敗不知書何由見之出魏志

漢武所幸李夫人死念之不置齊少翁言能致其神

乃夜設燈燭幃帳而今居他帳遙見好女如夫人之狀

不得就視愈悲感作詩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

娜娜何冉冉其來遲抱朴子與前漢書所載皆

同史記不曰孝夫人而曰美人拾遺記不曰琴之節而曰琴

張士誠據姑蘇日開賓賢館延納諸名士慕楊

廉夫名欲致之不可得聞其往來崑山顧阿

瑛家潛令人伺於道中強要之既至適元主

遣使以上尊酒賜士誠士誠設宴以饗使者

廉夫與焉即席賦詩云江南處處烽烟起海

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

幾時開士誠得詩甚慚既而廉夫辭去士誠

亦不復留也出濯纓亭筆記

童貫既敗籍其家貫得劑成理中丸幾千劑他

物稱是此又甚於胡椒八百斛者矣出掃編

歐陽公詩云杜彬琵琶皮作絃曾虎臣能改齋

漫錄云彈琵琶妙在指撥硬杜彬琵琶如彈

皮絃然若絲絃則斷矣所以喻其妙也即四

絃一聲如裂帛之意頗為造理酉陽雜俎載

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撥彈之不能

成聲則是真有皮絃矣或謂古琵琶用鷓鴣

肋作絃出儼山詩話

魏知古年七十卒於工部尚書夫人蘇氏不哭

含訖舉聲一慟而絕同日合葬出南都新書

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凡所服用皆上古

壙中之物玉如含蟬是也出硯北雜志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

其所謂媚兒者善歌舞容質雖麗而軀幹甚

偉豪特所鍾愛今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

舞袖褊褊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

半天風雨寒妓頽然而去影搖千尺二句乃

用石曼卿詩也出遜齋閒覽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蔣花木一日有金

犢車從數女奴皆艷麗下飲于庭邀生同坐

甚款洽將別出小碧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

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

鶯啼斷綠楊枝題畢不見出侯續錄

呂惠卿語王荊公曰公面有黚用芡菜洗之當

去公曰吾面黑實非黚也呂曰芡菜亦能去

黑公咲曰天生黑於予芡菜其如予何出東軒筆

錄

梁何休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人

稱為水淫出因話錄

小人出事剽竊入事重脩是攘雞賽神攫金粒

佛神佛其據我乎出歐陽文忠公集

有七尺之軀手足髮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

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

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者謂之禽獸而未必

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疎矣出列子

成化丙午冬先府君會試北上有送至京口者

與之奕隣船聞奕聲遣吏問為誰家人以姓

字對延接甚懇府君因過訪之樓船蕭鼓尊

區文博之具靡不載主人乃巨公也叩以爵

里不荅遂相與論奕久而飢甚携酒有就之

三鼓而別巨公曰明日且留小酌府君固辭

巨公曰若果行於君不利府君恠而許之次

日赴宴水陸畢陳遠方珍異有不可得而名

者殆非人間物也飲間呼吏捲簾省江颶風

陡作濁浪排空舟覆沒者無數頃更而定巨

公曰昨所謂不利者此也府君敬謝之復與

奕夜分乃散巨公曰從此別明晨辭維同發

我舟未半江而樓船已過兩山之間矣忽見

船上紅旗搖曳金書先鋒二大字照耀初日

府君驚怖遙拜而目送之帆去如飛隱約而

滅不詳為何神也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

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使子弟密

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相擊

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

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

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咲曰

有如此下物一斗不為多也出硯北雜志及中吳紀聞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

狐之白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廊

廟之樣非一木之枝也王法非一士之知也

村俗娶婦之夕有秀才曹吏醫人巫者同集行

令各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

立醫云藥有溫涼寒燥濕秀才云夜深娘子

巧梳出類聚巫者云太上老君急急出類聚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出類聚

張齊賢為布衣時僦有大度孤貧落魄有群

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

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

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

可者顧吾輩粗疎恐為秀才咲耳即延之坐

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

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碗

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臂

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曰真宰相

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

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

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

返出陳水記聞

胡人彈骨越人割臂中國唾血所盟各異其於

信一也彈骨者置酒于人頭骨中飲以相誓

也出淮南子

今古鉤玄二十一卷

計九十九事

今古鈞玄二十二卷

瑯琊諸茂卿輯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畫營園

田夜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

常乏紙故所寫皆反覆有字人罕能讀

闕敞為郡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

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惟有孤

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闕敞

及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

孫曰祖惟言三十萬耳今乃過多誠不敢當

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即君無疑遂泣謝而

受之

出汝南先賢傳

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

出鹽鐵論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

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出世說

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謝

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

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帶之

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七

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曰先生就坐寡人

喻矣

出劉向說苑

錢希白戒子孫毋勸人陰事賢者為恩不賢者

為怨

出歸田錄

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

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

頰人相之休咎盡於是矣

出高齋漫錄

開元中有儒士登終南山得句云野迥雲根潤

山高樹影長私心自負吟諷之際忽聞空中

語曰未若天河雖有浪月桂不聞香儒士不

勝喜以為己有歸諄於僧智潛掩鼻咲曰臭

氣可掬何足多也時人號為鑒文大師

出零陵總記

記

公羊傳朕晉大夫使與公盟注謂以目通旨曰

朕即今俗語所謂眼色也史記項梁將殺會稽守殷通詐召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

斬守駒義與朕同又楚詞曰滿堂兮美人獨

與予兮目成樂府子夜歌云賣眼拂長袖含

笑留上客獨酌謠云眼語送杯嬌五代史韓

建傳云天子與宮人眼語皆此意也

王中郎以園碁為坐隱支道林以碁為手談

裴出

林語

劉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收四方珍香數十

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

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出從征記

婁師德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

步昭德遲之悲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

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出孔氏六帖

君子之德有張有弛不常矜莊故有戲謔之耳

出鄭玄詩箋

晉靈公飲趙盾酒欲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扶之而下

出三

十國春秋

高帝令宋學士漣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

為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未醒明

恐誤事即為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

謂方曰吾死矣方問何故宋曰上命作頌

醉誤不為今何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

恐先生覺遲已具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

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為遂懷之入朝上迎

問漣頌何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非學士

筆也宋叩首謝臣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

門生方某代為之上曰此當勝先生即召

試一論五策立成上覽訖復謂宋曰渠實

過汝命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禮部宴大宗

伯陪之隨便覘焉方坐上席岸然上曰斯

人何傲固俾為蜀王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

士遺汝今寄在蜀其人則傲吾抑之汝用之

當得其大氣力

出野記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

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

何為入我幃中

出晉紀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

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

其在蘇夜游虎丘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

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夜汎太湖云

十隻画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

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

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湖心汎月雖白公

風格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法網太疎不

以為恠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

出姑蘇志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

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出東軒筆

錄

婦人頭髮為膏沐所粘者謂之脂投考工記弓

人注云脂亦粘也音織則髮脂之脂當用此

字

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

辭曰富貴不仁理難同語仁者不富孰能獨

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諸

君同力賑之

元時官吏貪酷天下皆然而蘇杭尤甚豪強則

肆為兼併侵侮時零時有靈隱寺富僧舉贊

千人而人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于縣負

者患之乃行賂于譯吏頃之達魯花赤審狀

顧問譯吏曰是僧云何譯吏曰是僧自陳功

德圓滿告乞坐化達魯花赤曰善哉善哉判

狀如所請僧竟不知也意以為准行矣趨出

縣門則衆負者扶掖登輿以幡幢迎至郊外

積薪數丈擁縛于上縱火焚之刑政如此安

得不亂

出西湖游覽志

魏王恩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

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怒自起遂不能散還取

筆擲地踏壞之

出魏畧

杞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

之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氣奈何而

崩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也

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正

復使墜亦不能中傷于人

出列子

六月暴雨為凍雨

出爾雅

令飄風先驅使凍雨

出風土記

王褒母性畏雷及母死每雷震輒就墓側啓曰

褒在此褒在此

出晉陽秋

聶夷中公子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

下一木生去之為惡草有三百篇之旨

出北夢瑣言

言

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跡過其父一聞此語終身

不書

出南郡新書

趙清獻公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

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

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退

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閑

者不為通士人曰叅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

尚閑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

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

直是不直錢閑者曰也半省佛面士人曰更

分不得些少來着孔夫子面時人傳以為笑

出摺掌錄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

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

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

奔走

出世說新語

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為軍隊長三鼓宮女

皆掩口而笑遂斬之以正軍法

出史記

河東賈弼之義熙中為瑯琊府參軍夜夢有一

人肥面多髯大鼻矐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

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

人悉驚走取鏡自照方知咤異因還家家人

盡驚避後能半面笑兩手足口各執一筆俱

書詞意皆美此其異也

出幽明錄

正德庚午金大和樓中召仙降筆云是李謫仙

至王墨池渙文偶懷一蠶繭戲出索詩遂題

曰一窩春意自溫純巧奪天工物象靈拙吐

經綸三萬丈纏綿家國八千齡始終有跡機

雲錦端緒無窮補衮針保障繭絲君自識天

花亂墜陋回文又書跋語云予在洞天深處

應大和請時渙文在坐出蠶繭索詠苟率書

此若夫運縲收歛吾子自勤杼軸時五年四

月望後二日詩成滿坐吐舌

出墨池浪語

陳太常師召莆田人性誠篤如愚初在翰林時

考績當詣吏部而誤入戶部坐司務廳頃之

司官至莫曉其故亦不敢問良久人漸集師

召問曰諸公皆考滿乎衆知其誤曰此戶部

也大咲而出

出龍溪亭筆記

承平時有鰕子和尚好食沽鰕乞于市得錢則

買鰕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隨其所往密視

之遇水則出哇鰕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出中吳紀聞

朱勰仕江南為縣令甚疎逸有詩云好是晚來

香雨裏擔簦親送綺羅人李璟聞之處以閒

曹又有僧庭實獻詩云吟中雙鬢改笑裡一

生貧環云詩以言志終是寒薄以束帛遣之

出詩
史

鄭雲叟為詩皆祛淫靡迥絕塵囂如富貴曲云
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
數鄉稅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着花鈿飾
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傷時云帆力劈開
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於酒

醉得人心死不醒又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

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

貴人又招友人遊春云難把長繩繫日烏芳

時偷取醉工夫任堆金壁摩星斗買得花枝

不老無

出全唐
詩話

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遇寒雨沾濕

凍還適令不在遂解衣入令被中令還怒將

加刑逸曰若不暫溫必凍死豈惜一被而殺

一人令奇而釋之

出白孔
六帖

佛經有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

力還着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

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

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念者曰今為汝

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呪咀諸毒藥所

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俱沒事

出又

桃符之名其說不一歲時記云桃者五行之精

歷伏邪氣制百鬼本草云梟桃在樹不落者
謂鬼骷髏殺百鬼千葉紅桃者尤佳風俗通
義曰黃帝時有兄弟二人茶與鬱用度朔山
桃樹以制百鬼山海經曰度朔山有大桃樹
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有鬼門萬鬼出入有二
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板于戶淮
南子曰羿死于桃梧注云梧大杖以擊殺羿
由是鬼畏桃莊子曰挿桃枝於戶童子不畏
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經傳者如此未知
孰是

許允之婦奇醜交禮之後竟不復入房許問曰
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
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
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相敬重出郭子
王丞相好諧謔一日論沙門因曰投老欲依僧
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

古詩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
上云投下云脚豈不的對王大咲出劉貢父詩話
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
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
曲志願畢矣

揚州士人陳君佐善滑稽太祖甚愛之日給
米一升上一日令君佐說一箇字咲話對
曰客臣一日上允之君佐出尋贅人善詞
話者十數輩詐傳上命明日諸贅皆集背
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上大唱曰
拜諸贅倉惶下拜多墮水者上不覺大咲
上嘗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實戲之君佐至江
濱濡其衣以歸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
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上曰屈原
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
明君且莫來上一咲而釋之出都公譚纂

財猶臚也近則汙人豪傑之士耻言之出管

齊宣王時有人聞死于道齊義二子立其旁吏

問之兄曰我殺之問弟弟曰我殺之其年相

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

者吏曰少者人之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

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如義何宣

王美其義皆赦之出列女傳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每日願得美

酒滿五百斛貯于船中以四時肥甘置兩頭

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

隨即益之出吳書

嵇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

長丈餘黑單衣草帶絃熟視之乃吹火滅曰

耻與魑魅爭光出語林

弘已鼓琴而鳥舞魚躍出列子曾子傍山而吟山

鳥下翔出鹽鐵論

郭舍人謂東方朔曰願問一事朔得臣願擄百

朔窮臣當賜帛問曰客從東方來歌謳且行

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

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

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為

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詞窮當

復脫禪出方朔傳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姿色有邀之者五奴出人隨

之前人欲其速醉以通其妻多勸之酒五奴

曰但多與我錢雖喫餅亦醉不須勸酒出崔令欽

教坊記

王昶作狀元始婚禮夕婦家立需催粧詞昶走

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

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汚天

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画章臺春色

出陶朱新錄

岳武穆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

壬人之譖又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

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

天地之大俱工

出古抗雜記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

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

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

出幕府宴聞錄

女子之笄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云年初十五

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

姜楚公嘗遊禪定寺京北辦局甚盛及飲酒座

上一妓絕色獻盃整鬟未嘗見手衆妬之有

客被酒戲曰勿六指乎乃牽強視妓隨牽而

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

出酉陽雜俎

蘇子美王勝之輩結會爛飲作為傲歌有云歌

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吁是何言

歟詩人之狂乃至此哉

出龍江夢餘錄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

而友道退

出鹿門隱書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達凡

數四每有之舟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

不達

出菽園雜記

袁隗妻馬融女有才辨隗謂曰弟先兄娶世以

為咲今處姊妹道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

殊邈未有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隗大咲

之

出後漢書

則天朝大禁屠殺妻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

師德問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

豺大解事他日進繪又問何為有此庖人曰

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

獺遂不食

出御史臺記

蜀遣鄧芝送張裔於吳孫權問曰蜀卓氏寡女

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

以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微笑而色

怍出三
國志

唐李伯珣與醫帖云白金一錠奉納以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批把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

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今粗足充事而已吾沒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其亦遠者

歟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爾何須事

華常恆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宛其死矣定是誰室

出事實類聚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禮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

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趙兒

出因話錄

山谷云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

也

白樂天偶眠詩云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

出長慶集

唐武帝召王儼射起問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窮莫能詳也特詢於卿王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遍覽向者二字群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誓問二字經百

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騷裏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咲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為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而得之遂賜金

出雲溪友議

滇人郭文號舟屋所為詩有唐風如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鷄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

來信佳句也

出升菴詩話

廣中及番禺諸郡以鷄毛作筆可細書邕之南

首豪以鷄毛熟之編衲為被其溫軟不下綿

絮也

出北戶錄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在江

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

老叟棹舟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

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為食對曰

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

無不飲之將返長沙駐舟于黃鶴樓下旁有

鰲賈常生者來巨舟亦抵湘潭其夜與隣舟

告別飲酒常有女居于舟之柁榜隣舟女亦

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吟詩

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

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喜筆

札因覩常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

聞之句吟哦良久然莫曉誰人作也及旦東

西而去德璘舟與常氏舟同宿洞庭之畔見

常氏於水窓中垂釣德璘甚悅遂以紅綃一

尺上題詩云纖手垂鈎對水窓紅蕖秋色艷

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強

以紅綃惹其鈎女因收得吟諷久之即不能

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耻無所報遂以鈎絲

投夜來隣舟女所書紅牋德璘謂女所製疑

思喜暢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

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

風常氏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

德璘小舟不敢同越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

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没于洞庭

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不已為吊江妹

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

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洞

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
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酌而投之精
貫神祇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
者數輩問誰是鄭生所受而常氏亦不能曉
其來由有主者搜見臂上紅綃府君曰德璘
異日是吾邑明宰况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
活爾命因召主者携常氏送鄭生常氏視府
君乃一老叟也遂主者疾趨而無所礙觀一

大池遂為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
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綃之詩悲而
益恨忽有物觸舟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繡
似是人物驚而拯之乃常氏也繫臂紅綃尚
在良久女甦乃曰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
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為室將歸長
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常氏曰
不過得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常氏曰向

者府君言是吾邑明宰洞庭屬巴陵此可驗
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及至邑使人迎常
氏舟至洞庭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五
人而迎之內一老叟若不為意常氏怒而唾
之叟曰我活爾命不以為德反怒耶韋氏悟
拜進酒果叟以筆大書常氏巾曰昔日江頭
菱茨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為報
珍重長沙鄭德璘叟去俄而舟達湖岸德璘
詳詩意方悟府君乃昔日鬻菱茨老叟耳歲
餘有秀才崔希周以詩卷投謁內有江上夜
拾得芙蓉詩即常氏所投紅綃詩也恠而詰
之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于鄂渚江上月
明時未寢有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
一束芙蓉也因而作詩諷之德璘歎曰命也
後更不敢越洞庭官至刺史

出說淵鄭
德璘傳

王敦尚舞陽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

鼻王謂廁上亦下菓遂食至盡既出婢擊金

澡盆盛水琉璃盥盛澡豆因傾水中而飲之

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咲

出世說新語

韓昌黎送窮文有縛草為船之語今人祭鬼祟

則作草船設祭物於上而送之無乃倣乎此

耶

晉蔡道明過江見螳螂以為螬而食之吐下委

頓方知非螬傳子翼亦云此螬胡差大而毛

毒不可食今江邊處處有之松江人取為常

食江陰尤珍至名其螬為驚哥嘴取以下麵

絕不聞有毒不知道明何為而幾死子翼何

據而稱其毒也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

年熟王母指東方朔曰仙桃三熟此兒已三

偷得此桃帝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年人

方朔咲曰彭祖壽八百鼻下合長八寸耳

漢書

武故事

今人呼墓前地為明堂唐世嘗詔改為券臺

出碑

北雜志

元時後宮有喪葬沙漠不封不樹以萬馬平其

地春草生雖守衛者亦忘之矣當葬時例殺

一駝駒登墓駝母叫號不已次年墓祭乘駝

而往直至其所駝以前足蹙沙長號掘之即

有泉出獸之稟性各有能也

出翼越集

後魏高祖之子名恂愉悅憚崔光之子名勸勗

勸勉高祖曰朕兒旁有心婦兒旁有力答曰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出北史

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其大舟也無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

水淺而舟大也

陳蕃家貧不好掃室客恠之曰可一掃乎蕃曰

大丈夫當為國掃除天下豈徒室中乎

出後漢書

江石叢大年教授抗時有二僧爭住院子先生

招二僧飲之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荒基古

殿淒涼白塔低燕子不知身是客秋來猶戀

舊巢泥二僧慚而退

出石田雜記

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笋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

走竹傷其足挈履徒步而歸

出華陽國志

闕澤好學居貧常從人賃書寫寫畢誦亦遍

出吳志

志

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

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莽而出逕至喪所以頭

擊柩出血俯仰屈曲若哀泣之狀有頃而去

出搜神記

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

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

其父耳

出西晉書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

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

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足

曰此亦九百

出歸田錄

食桃訖入水浴令人患淋

出修真秘旨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

方寢清臣因題詩于壁云公子乘閒卧絳厨

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

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

東床之選

出青瑣高議

蔡啓期行乎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

問之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人為貴而吾

得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男為貴吾得為男

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

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

終處常得終又何憂焉

出列子

杭州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

出白氏六帖

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

風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

花信風

出東華雜錄

馬周初入京逆旅數公子飲酒不顧周周乃呼

斗酒濯足衆異之

出吳苑

王導枕周顗膝指顗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

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後王敦

反導以百口相托顗陰護之及敦殺顗導不

為救後檢中書見顗救導表執之流涕曰吾

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

良友

出晉書

二月朔為中和節民間以青布盛百穀種相遺

問謂之獻生子

出歲時記

二月辰日宜種瓜山谷

詩云夏栽醉竹餘千箇春羹辰瓜滿百區

出齊

民要

衣服稱德侈則生慢

出柳公綽太醫箴

洛陽獻並帝迎輦花燭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

花女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勅於帝側

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

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慙態今注目於卿卿

才人可便嘲之世南為絕句云學画鴉黃半

未成垂肩顰袖太慙生綠慙却得君王惜長

把花枝傍輦行

出隋朝遺事

有人常茹蔬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

園

出唐類錄

虞松方春時嘗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卧

酒不可過時

出曲江春宴錄

李匡遠性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嘗聞箏

捷之聲則躍然喜曰此一部肉鼓吹

出國史補

今古鈞玄二十二卷



今古鈞玄二十三卷

瑯琊諸茂卿輯

洪武中紹興宋侍郎者嘗侍 上燕語 上曰

汝有子讀書乎誰為之師者宋曰臣妻弟某

來謁臣留於家以教臣子 上曰可令見朕

明日宋與其人俱入見 上問曰汝作字師

誰答曰學智永 上曰何故學和尚字汝能

詩乎宜為朕賦一詩某請題 上曰任汝意

為之某應聲曰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親舊

住京畿丹心冉冉如雲氣常繞黃金闕下飛

上曰汝欲依朕耶即日拜刑部主事 國初

用人如此

出濯纓亭筆記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

是名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

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

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

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看三遍者安道嘗

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其天資強記

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出高齋漫錄

王澄謂胡毋輔之云彥國吐嘉言如鋸木屑霏

霏不絕

出晉書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其家又曰用麻

子仁桐葉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

出藝文類聚

東方朔傲弄公卿無所為武帝嘗問朔曰先生

以朕為何如主朔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

未足以喻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

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賢士公卿

在位咸得其人譬若以召公為丞相孔丘為

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

莊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

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

常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忌

為期門帝乃大笑出漢書

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

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

人將昌必有良子出劉向談叢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

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

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

飲食有害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

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

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刀言

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遊請以此金為謝

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

疑塚道旁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

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

自沽晏哭祭其墓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

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

豈勝言憑君莫嘆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

諒哉出鶴林玉露

安說善琴楊收曰五絃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

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說即以黃鍾為宮而

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武聲說大絃

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棠華而不實何

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

蒸棗至海裂其布而破蒸棗故華而不實公

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出晏子春秋

秋

李安義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

午字而去或問其故荅曰午不出頭耳出趣齋閑覽

覽

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

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

出韓非子

燕處文梁墨深雖暖鳩棲弱蒂巢折身危是以

蕭曹得其托勲成烈就慶衍後人且增失其

托義破忠殘餒貽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

梁項羽英雄之弱蒂也

出歐陽修集

龐安常善醫而瞶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

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

耳非異人乎安常為之解頤

出志林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因酒星

於天獄焚醉誥於秦坑

出漢書

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

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

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

屑造門耶

出蜀志

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叢請武后幸上苑

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先遣使宣詔曰

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

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異

或謂后之詩文皆元萬頃崔融輩代為之

出全

唐詩話

正統間有丐者奉其父母居蘇之南倉橋簪鋪

中時父母俱以疾廢丐者辰出而午歸未出

而酉歸躬自炊爨魚肉皆市中所得精美者

暮置酒跪拜於前喧歌以進必父母歡醉而

後已市人皆賢丐者而樂施之

出都公譚纂

孫權以鄭泉為郎中嘗言卿好於衆面諫或失

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

廷上下無諱竇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

乃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

還咲曰卿言不畏龍鱗何臨出而顧乎對曰

竇恃恩覆無憂至此當出閣感恩威靈不能

不顧耳

出江表傳

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

而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

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

曰父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

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返

出列女傳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置姬侍好賓客

宅後園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言曰可改

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天人王深以為恨

卒無嗣

出聞見錄

齊張緒吐納風流聰者忘倦劉俊之為益州獻

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綫時芳林苑始

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賞翫咨嗟曰

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出世說

東坡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薦血羹客有頌

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客或曰使

龍團能言便當稱屈

出春諸紀聞

驕溢者寡忠口惠者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

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

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禍福自己出也

出韓詩外傳

賈黃中為相廬多遜作叅一日報府畿有蝗蟲

盧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賈曰亦聞不傷稼

但蘆多損耳乃相與大咲

出文酒清話

竇玄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

書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

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衣不厭新人不厭

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出後漢書

崔涯張祐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

毀之則杯盤失措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

知行鼻似煙自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

崙山上海初生端遂往見二子再拜請曰端

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

黃鵠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楊州近日渾

成說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

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

日黑白不均

出雲漢
友議

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靖郭君曰五月子長

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受命

於戶

出史記

孫登魏末處却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

阮嗣宗聞登而往造焉適見苦蓋被髮端坐

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

宗乃嘲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

迫爾而咲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出晉
陽秋

東據嘲沙門干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為家

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

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遼父母之恩

下失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

實乎法龍無以對

出文
士傳

常應物性高潔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出唐
語林

王仲宣與人共行讀道旁碑背而誦之不失一

字又觀棋局壞槩為覆之棋者不信蓋之以

帕更以他局布之乃相較不失一路

出晉
抄

張玄之顧敷俱顧中和外孫和常謂顧勝於張

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

涅槃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

玄謂彼親故泣彼疎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

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出吳
地志

皇甫湜曰近風教偷薄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

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

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

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

服虔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

出白孔
六帖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咲者亦一病也如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臟熱腎臟虛也又詠詩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人皆以為咲出六一居士詩話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氏族居處無常所語狂謔然必有驗侯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悅率武士四人往候之謂之曰彼若知殺當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火燎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馳報景拜謝之景後因宴召通通取肉搗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皆盡出神僧傳

吳興丘大祐以詩名鄭士英有白紙摺疊扇剪梅一枝置夾面中照之儼然可見題咏殆遍未有臻其妙者一日大祐偶過士英出扇索題遽呼筆硯書曰露下星河月上遲梨花雲裏夢醒時水晶簾在瓊樓上惆悵何由會玉肌當時號為絕唱出聞中今古

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且速謂之趙蛇鶴鶴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烟熏木根楊仲嗣躁急謂之熱鐵上胡孫出朝野僉載

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留以把門遂得不毀太祖一夕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

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王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坏草木森鬱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卞壺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握其指甲長六七寸 太祖以其忠臣也仍命掩之立廟春秋祀之 出傳信錄

晉王濛嗜茶過其家者人謂其遭水厄

魏季宗家富而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李元

祐曰季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二九十八也 出世

說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淪韭生韭雜菜

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

謂三九也衆為之啓齒 出齊書

五代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通可道非

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欲諱之乃曰不敢

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出易齋笑林

張湛矜莊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為人或謂湛為詐湛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出雜記

太傅謝安賞袁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以贈之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稱歎 出續

晉陽秋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為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頃吏有所謂鵬者群翔于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繞及東里之脰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中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鬪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拽

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
一目眯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
山中斷而所彈之后乃恒山也子亦見之乎
公孫龍遂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
大說以夸鉉人宜其困也

出艾子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禮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
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

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

我道是文天祥來

出野記

正德癸酉先府君尹允溪日偶以勘事出郭過
所謂黑松嶺者萬木膠結障蔽天日二里許
既踰嶺陰風乍起黑霧漫空從者曰瘴也時
方茂夏褐以重裘令閉目掩口而坐頃而瘴
退行溪岸間見一白蝦蟆府君異之命從者
捕追逐不可得至沙而沒識其處以告府君

今掘之入土三尺得一蝦蟆取而視之乃石
也形質與吳中蝦蟆無異渾成胚胎全無斧
鑿累以歸貯之水盆吐沫不已府君恐乘水
失去藏諸笥中每遇佳客必出以示之後貽
伯兄華一夕亡去不知所在

寒食蹋鞠鞦韆黃帝所造或云起於戰國時乃

兵勢也裴說寒食詩云画毬輕蹴壺中地綵

索高飛掌上身

出劉向別錄

梁何敬容為高書令淺於學術拙於草隸署名

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

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

容不悟竟不答

出石林燕語

白文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出禮記

李忠臣嘗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
也忠臣對曰臣聞龍耳小驢耳大臣耳雖大

乃驪爾上悅其言

出世語新語

党太尉進画真大怒詰画師云我往時見画大

蟲猶用金箔點眼我位至太尉富貴無比豈

不消得一對金眼睛

出類說

時苗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

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怒刻木為人書

曰酒徒蔣濟寔之墻下旦夕射之

出漢水燕談

鳥窮則吟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出荀子

呂蒙正有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有客舉以示

胡旦胡咲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年中甲

科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

明年及第輸君一籌耳次榜果中首選

出歐陽公

詩話

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

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無憂而已

矣今寄去則不樂

出莊子

前漢有浪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不從父語每

事必反之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

葬我着渚下石碣問浪子曰我由來不奉教

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

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遂為水所壞

出太平御覽

邵康節過友家晝卧見其枕屏有画小兒者題

詩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歌枕看兒戲

出擊壤集

嘗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李

耳以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又有一以重文為令

者曰火炎崑岡乃有以土圭測景酬之皆可

謂精切者矣白樂天所謂閒徵雅令窮經史

是也

出蔡寬夫詩話

王魯為當塗宰黷貨為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

貪賄者魯為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

出開元遺事

事

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簞

出莊子

專諸與人聞怒有萬人氣妻一呼即還子胥問

之對曰屈于一人之下

出吳越春秋

五代漢臣蘇逢吉高祖生日遣^詩疏理獄囚以

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獄不論輕重

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

出五代史

變峽道中嘗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為韻

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和者有一監司過

而見之輒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曰想

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莫不

笑之

出竹坡詩話

有人失妻求管輅卜之令明旦於東陽城門候

擔豚人牽與共鬪其豚走逸即共追之明旦

往悉如其言逐之豚入舍突破主人壘其婦

從壘中出

出纂異錄

梁亮家于崑山駟馬橋下業漁嘗見一白鼠入

穴得書一卷讀之有悟車塘張氏世稱為神

亮往候焉適張出因擲一索於其家人見

蛇入卧内奔告張張知其亮也追而飲之亮

使視蛇乃索也提刑吳潛舟次江方飲亮携

籃步水上入潛舟潛恠問之亮曰欲假公筭

中白金酒罌耳潛見其裸且籃小意不能藏

遂出於亮即納罌於籃而去翌旦於駟馬橋

上碎而分諸貧者潛以為妖急追逮至官謂

亮曰能去此否亮因注水於盆剪紙為魚游

躍水中忽飛達庭下攫其魚而上眾皆仰視

竟失亮所

出姑蘇志

狀元曾榮善飲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

者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太宗令廷臣自

薦曾^詩上問卿量幾何對曰且無論量

當陪過此虜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

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曾突然復命

上笑曰無論文學只此酒量豈不為大明狀

元乎錫以內醢甚厚

出野記

唐戴至德為尚書右僕射劉仁軌為左僕射人有訴仁軌差優容之至德必詰究本末而後行時號仁軌為解事僕射嘗吏日聽獄有媼詣省至德已收其牒媼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非也至德咲而還之正統間周文襄忱巡撫江南適有一老卒投詞忱為辯其是非卒詞雖屈然懷憤憤之氣逕自趨出甫

及門而後返輒於案上自取所投之詞而去

忱畧不為怒衆服其有容

出開中今古

張文定公安通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

與其婿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

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

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

某之食雖袂衣無害也

出却掃編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

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諜問曰

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

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出世說新語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果生芝草為奏者

車駕臨幸適久雨梅潤芝忽墜地京師有為

十七字詩者曰相公賜新第梁上生芝草因

甚脫下來膠少一時傳誦以為笑談

出古今詩話

東坡和陶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

劉義真傳贊云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

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

出程氏演繁露

張果嘗乘一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

水喫之復成驢

出續仙傳

或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先生曰若說白日飛

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

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

過置之密室則難過出後氏外書

子厭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歡奴僕

視盛衰為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出樵談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出孟子說

淳熙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宴席有學

官喜譁語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染杯

盤無處不追隨出后山詩話

嚴子陵發侯霸書使者求報子陵曰我手不能

書口授之使者嫌少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嵇叔夜絕交書云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

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

自勉強則不能文李習之自云性頗慵懶便

一切畫斷抵作報書是昔人已厭焚牘之勞

矣固未知後來之煩苛也出愛日齋叢抄

離騷曰百年信荏苒何必苦心竟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

也及至火猛風怒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

王是積薪而縱火者始皇然而方熾二世是

起風而怒也出物理論

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

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出任子

厲隼群飛鳳凰遠游小人成列君子深藏諺曰

脂粉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出唐子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出秦子

薛偉任青城簿與巫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乾

元二年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

應而心頭微煖家人不敢即殮環而伺之經

二十日忽長吁起坐問曰人間幾日矣曰二

十日矣為我觀群官方食餚否言吾已蘇甚

有奇事請諸公罷筭來聽也僕人走告群官

實欲食餚遂皆停食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

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

巨鯉以小者應命汰于葦中得藏携之而來
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坐門東糾曹吏某坐門
西方奕棊入及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
幹之藏巨魚也曰鞭之既付食工王良者喜
而殺之皆然乎邇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
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
初疾困為熱所迫殆不堪乃策杖求涼不
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
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游
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
涵遠空忽有思俗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
自幼狎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過此縱適實
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
健游乎旁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顧耳正授亦
易何况求攝當為足下圖之快然而去頃有
魚頭人長數尺騎鯉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

詔曰城居水游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
波薛偉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污之域於
懷清江厭厭嘯嘯之情授簪幻世暫從鱗化非
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
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
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已魚服
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
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
必復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
幹垂釣其餌芳香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
為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釣乎舍之而去有頃
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鉤趙
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幹收綸
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
間既而張弼來尋得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
主簿弼不聽提而行罵亦不顧入縣門見官

吏奕者博者啖桃實者大聲呼之畧無應者

且位而不顧付鱸手持刀授于几上按吾頸

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省悟故命名爾諸公

大驚並棄鱸終身不食備自此平愈官至華

陽丞乃卒

出恆異錄
魚服記

李應禎當憲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閣有

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畧曰臣聞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

上可其奏遂寢

出華野
纂聞

齊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

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收涕而問之晏子曰

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

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

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出晏子
春秋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

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

二人皆不悅導徐處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

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若蘭若乃胡

語之復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出朱子
語錄

章得象與石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諧謔嘗戲

章曰昔時名画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

得象也章為之大咲

出歸
田錄

宋郊以名儒進用在翰林時有讒之者曰姓符

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乃改名庠嘗移書

葉道卿清臣目為同年葉戲荅曰清臣宋郊

榜第六人登第細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

許人公荅詩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

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

出大學衍義
及后山詩話

京師富人劉訓梁氏開國嘗假貨以給軍京師

春遊以觀牡丹為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

牛數百在前客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出唐
末道

事

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
處置之後在己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
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
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思錄

唐張南史詠草詩一字句至七字止者詩云草

草折宜省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階荒城

古道青青千里遙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別

離乍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

孫慰懷抱出儼山詩話

唐太宗虬髯上可掛一弓出南命新書

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耳衣即

今之暖耳也出外唐詩話

元季時南昌王氏謝氏以富力相持謝族衍而

聚處王候其燕享之日主僕皆醉乃積薪環

其戶而焚之悉有其業謝氏一兒出燭隙中

潛匿草莽為王所得詔為買奴乞憐王釋之

使專門鑰兒漸長頗解書算善料理王愛之

而配以己女與己產均撫之後兒產九子子

各九孫中有名得仁者生一變狀元及第官

至工部尚書復故姓尚書後多仕者而王氏

無聞焉出近岑聞畧

魚弘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畫水中魚鱉盡山

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底盡大丈夫

生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

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

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也出續世說新語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

不達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出孫振成敗志

今古鈎玄二十三卷

計九十七事

今古鈞玄二十四卷

瑯琊諸茂御輯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堂往別

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

琳琅珠玉

出晉紀

李傑為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泣不

自辯但言得罪于母死甘分察其狀非不孝

者再三喻其母毋固請殺之李曰審然可買

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既出謂一道

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

初婦執意彌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擒之

問其故乃曰某與彼婦人有私常為兒所制

故欲除之遂杖其母及道士殺令以棺載母

歸

出隋唐嘉話

王陽為益州刺史使行部至邛犍九折坂歎曰奉

先人遺體奈何數示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

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之道耶吏

曰是此其御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出漢書後桓溫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歎曰既

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

出晉書

父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父子曰吾東

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為婚姻

然龍性甚暴小女性尤戾若更與龍為匹必

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

故來請問姑為我謀之父子曰王雖龍亦水

族也求婚亦湏水族王曰然父子曰若取魚

多貪餌為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鼃龜其

狀醜惡惟鰕可也王曰無乃太早乎父子曰

鰕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

得不索是所以為王婿也王曰善

出父子雜言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

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

出山陰游錄

種竹法岳州風土記穴心雕龍皆以五月十三
日為竹生日齊民要術則以八月八日為竹
醉日亦為竹迷日俱有可疑比得之老圃云
種竹無時雨過便移認取南枝莫教樹知先
鋤地令鬆且澆沃以渠泥及馬糞急移竹多
帶土勿踏以足若換葉姑聽之勿遽拔去又
云迎陽氣則取季冬順土氣則取雨時慮風
則去梢而縛架連數根種則易生笋此山家
清事所載者如此近見 朝廷詔江南取竹
移種西山皆截去枝本止留近根者三尺許
以節打通至根實以濃糞上以蠟護其口植
之逾年而茂此種竹之妙法也

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出准生於多欲南子備穢生於弗穢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
司空勳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
嘉隱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

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曰吾所倚何樹
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
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歎曰此兒獠面何得
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為宰相獠面何廢
聰明徐狀胡也出劉賓客嘉話

謝良齋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
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
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間非
閒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詞旨平易足
以諭俗

宋趙雄以薦舉待命逆旅沽斗酒以碗啜之就
盤中手攫豬頭肉卷餅而食勢若風雨衛士
見其飲啖異人奏之孝宗亟召見奇其狀且
壯其言遂自小官驟用為左史時有太守息
姓者朝辭閣門吏曰官人可謂說姓守曰春
秋有息媯漢有息夫躬非說也雄聞其語守

對罷雄奏事上曰適有息姓者朝辭可謂說

也雄即曰春秋有息媯漢有息夫躬非說也

上喜曰卿該博如此後雄至相

出西湖游覽志

蜀葵可以緝為布枯時燒作灰蔽火火久不滅

出西陽雜俎

茄子松江人謂之落蘇蓋有所本也

出食療本草

錢唐閨人紹有一劍以十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劍鋒無損屈之如

鉤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出古杭雜記

陶九成輟耕錄云嘗見為禽戲者畜龜七枚大

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喻之則第一等

大者先至凡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

直至第七等小者登六等之背乃躡身直伸

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

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地上其最大者

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

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

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

退謂之蝦蟆說法田汝成游覽志云有螞蟻

角武者其法練細蟻黃黑二種各有大者為

之將領挿旗為號一鼓對壘再鼓交戰三鼓

分兵四鼓偃旗歸穴矣有曰靈禽演劇者其

法以蠟嘴鳥作傀儡唱戲曲以導之拜跪行

立儼若人狀或使之嚙旗而舞或以片紙寫

字指使嚙之縱橫不差予嘗見以猴為戲者

其悲歡動靜一如人所歌衣服獸面每出自

為更換又見以狗為戲者以鼠為戲者其行

止一隨鑼聲教令作釣水舂米等狀罔不影

響雖小技殆有神術焉

裴知古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

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行未半里馬驚墜地

又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

夕姑有疾暴亡出震澤長話

老醫少卜之言在在皆然蓋老取其閱少取其

決也出王彥輔塵史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

周衡進曰陛下詔蠲租天下幸甚今復稅

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曰然未幾衡告

歸省假衡無錫人去京畿近上刻六日復

朝衡七日失期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爾

不信於天子遂命棄市出剪勝野聞

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勅貴

乃召陽與酣詎引陽臂笑曰孤曩日厭卿老

拳卿亦飽孤毒手出李文類聚

劉牧嘲王覲曰汝何故見賣覲曰賣汝直甚分

文出倦遊雜錄

王韶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

前又特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

出爾曹以娛賓乃令賓失歡命取大杯罰妓

人服其量出聞見錄

大觀中置算學以文宣王為師充鄒荆三國公

配享十哲從祀自昔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

廊加賜五等之爵事有可咲者如此出客齋隨筆

李泌未相時謂帝曰但得枕帝膝使司天臺奏

客星犯帝座足矣朱桓還屯謂孫權曰願一

將陛下贖無所復恨出鷄肋續編

明道先生知金華有一富人溺死而以其少子

囑於婿曰幸善撫之他日長成當使家貲中

分之後子長成不從父言訴於官先生密語

之曰汝父智人也惟婿有半貲之望故汝得

保全耳子悟遂中分之張詠知杭州有同前

訴者張公視其父遺券曰吾家財七分當主

於婿三分吾子得之公歎謂其子曰是父大

能若微彼券則汝患在乳臭中矣反以其券

而析其贊二公問事微有不同如此聞出近峯

貓惡濕盜者得之即入于水身濕輒舐非甚乾

不已以故無鳴號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

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本色蓋其手中常有

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雖知其盜以為他人

之貓亦不問也牛嗜鹽盜者持一竿一鉤一

繩竿通中行則為杖而匿鉤繩於腰間人莫

疑之夜入攔手益以飼牛牛引舌則鉤之貫

繩于竿急趨其抄牛負痛欲觸則隔竿之長

欲鳴則礙鉤之利鉤者奔牛亦奔故雖數舍

直一瞬耳嗟夫盜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於

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至于是人可

不思所以用者而擇焉出程

岳州民張容以販紗絹為業年近五十而少妻

不登其半美而且蕩其僕李二者健壯每與

私通淳熙中主僕行商過巴陵之西湖壤地

荒僻旅邸絕少正當曠野長岡白晝急雨望

路左有叢祠趨入小憩李四顧無人遽生亮

念持大磚擊張首即悶仆連呼乞命視簷溜

處浮漚起滅自料不可活因言我死僕手只

靠你他時為我作主仲寃李失笑張遂死李

歸給厥妻曰主卒病死於村廟中臨終遺囑

教你嫁我妻亦以遂已願從之凡三年生二

子伉儷之情甚篤嘗同食值雨見水漚而笑

妻問曰何笑也李曰張公甚癡被我打殺却

指浮漚作證不亦可笑乎妻聞佯若不介意

伺李出奔告里保捕赴官訪尋埋骸驗得實

李竟伏辜出夷
堅志

餘姚楊軾嘗寓寧波延慶寺時僧房鷄冠花盛

開限魚字韻詩云絳幘昂藏錦不如臨風欲

鬬又躊躇若教夜半能三唱驚起山僧打木

魚出儼山
詩話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

尹京而滕方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

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笑因明

燭觀書以俟意將愧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

范公佯不視而觀其所為滕畧無懾懼長揖

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

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出却編

宋太祖以栢為界尺謂之隔筆簡出硯北雜志

李太白供奉翰林嘗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

貴耻之東坡所謂平生不知高將軍手污吾

足乃敢嘆奇哉讀淵明傳義熙末召拜著作

郎不就刺史王弘常造之稱疾不見弘每候

之廬山遣其故人費酒先於半路若邂逅然

引酌池亭弘於是進謁遂窮歡宴潛無履弘

顧左右為之造履潛乃於座伸脚令度之逸

氣偃蹇正堪與太白配之名画手更無蘇長

公妙句可惜出愛日齋叢抄

瑞新州有鳥類青鵝而嘴大常在池塘間捕魚

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群出其口廣志云蚊

母翅可作扇能辟蚊出北戶錄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

可久出韓詩外傳

周顒清貧寡欲終日食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

甚機辯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荅曰赤米

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

勝荅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出南齊書

使人當用其所長而格其所短則無棄才責人

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其才之所不

逮是行舟於陸也出西疇老人常言

南史梁王蕭譽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

衣經婦人之手不復更著出初編

武夷有一狂者醉罵筭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

書謝罪先生於書尾復之曰蛇本無影弓誤
搖之影既無矣公又何罪白首如新傾蓋如
故真達者之言也

出螢雪叢說

趙達吳人也善以筋籌笑無不徵應吳國興亡
之事並中其笑又嘗過故人之家故人曰慙
無酒肉相待達乃將筋縱橫擲之謂故人曰
君牀頭有一器酒北壁懸一猪脚何謂無酒
肉也故人咲曰知君善術故相試耳乃出酒

肉以款之

出異苑

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聞父否

母然子無適從政產二門下乃告動

出宋景公筆記

帝王之世蠻夷率從獵狝之難周薄伐之無

大患也衛霍橫行匈奴漢威以振英衛提

兵深入唐書是成使宋任李宗岳劉諸人

卽百兀术足道哉我明于石執柄也先禡

魄故胡虜勢熾者非其才無敵也非中華無

人也用不用也如其奇氣生佛號西方聖人
能識吾周孔通哉

出空同子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能
令文悲乎雍曰千秋萬歲後臺榭已壞墳墓
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踰躅其足而歌其上
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
泫然承臉曰先生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

出劉向說苑

宋太祖嘗冬夜大雪幸趙普家普從容問曰夜
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
之外皆他人物也

出宋史

正德間都下有王氏者家甚富聘孫氏女為子
婦將婚子瘵疾死恐孫氏匿其聘財秘不發
喪詐令媒妁請期女家覺其詐佯許之至親
迎日王氏以其女偽作男子往迎婦家亦令
其子偽作女子隨行成禮王氏意兩女共一

室了無他疑不意少女與少男相悅而私成
配偶矣都下民俗成婚三日婿與婦同歸父
母家孫氏遂留王氏女於家王氏方悟反受
其欺已無及矣訟于官兩家當各坐詐罪而
以孫氏之女仍歸王氏之姪一時盛傳以為

奇事云

出濯纓
亭筆記

秦檜死後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取泥盡堆積
府牆門第有無名氏題詩于門曰格天閣在
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
却於郿塢貯黃金咲談便欲興羅織咫尺那
知有照臨寂莫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滓積牆
陰韓仇冑罪逐平原甲第改為寺監齋舍生
有題二絕于壁云掀天聲勢祗冰山廣厦空
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
閒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踪不知
郿塢金多少爭似盧門席不重二詩皆用郿

塢事然權勢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

出白
類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寡居年三
十餘無男女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家
甚富有驢畜往來車乘不逮者輒賤其估
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
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
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
得深處一榻隣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
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
和素不飲酒亦預言咲至三更許客醉倦各
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闔息燭人皆熟睡獨季
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
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壁下取燈
挑明後於巾箱中取一副米糲并一木牛木
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咲之二物
俱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

地來去數次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與小人種之頃更生花發熟麥令小人收刈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鷄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餅未盡忽一時踏地作驢鳴頃更皆變成驢矣三娘子悉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季和自東都迴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甚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為天明三娘子具盤置燒餅數枚於盤中

訖更取別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之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已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出送茶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木牛與木人子等物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廟前見一老人拍手大咲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摩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若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出說淵板橋記

郭元神空貧無食春月携兒挑野菜一日有餘

則三日不出出叩頭錄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

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拜安國為內史

起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

爾宗甲肉袒謝罪卒善遇之出風俗通義

王子敬卧齋中視偷兒取物卧不動偷復登厨

子敬曰青狸我家舊物也勿取之群盜驚走

出語林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而無道也

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

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

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欲聖人之道而後

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出淮南子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

園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只使童僕輩聚落花

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袍出開元遺事

白樂天每一詩成輒洗其筆出文覽

戴若思不拘操行途過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揮

其徒掠之機登岸據胡床指揮而諭之曰卿

才美如此何作劫耶若思流涕投劔謝罪機

遂與定交出續晉陽秋

李景征客遊閩越至循州冒雨求宿或指常氏

莊居章年八十餘杖屨迎賓每與李談詩淹

留累夕次第論及李涉詩主人酷稱善景征

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

關門不鎖寒谿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華表

千年一鶴歸丹砂為頂雪為衣泠泠仙語人

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常復吟曰因韓為趙

兩遊秦十月水霜渡孟津縱使鷄鳴見關吏

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

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

長流常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
江湖交結奸徒為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
簡一詩因而跼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
戴若思也中心藏焉遂隱羅浮經于一紀李
既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惟今昔時或潛然
乃舉觴持酌反袂而歌曰暮雨蕭蕭江上村
絲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天下于
今半是君詢其名曰常思明也

出金唐詩話

李都御史實四川合江人其鄉有土地祠李微
時經祠前見塑像起立心竊恠之歸以語母
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夢於祠旁人云李
秀才過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
母吾不免矣李後復過其祠戲書像背云此
人無禮合送鄴都鄉人復夢神泣告曰李秀
才今將送我鄴都煩急求救於其母鄉人往
告母怒李遂滌之後果至大顯

出部公譚纂

曹元禮善算術一日詣陳廣漢設食甚薄廣漢
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禮曰俎上蒸豚
厨中荔枝何不設廣漢驚慚

出西京雜記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者蓋鉅萬而主藏奴
或盜用之嘗貯銀盂孟一筭勝識如故而器
皆亡權詰之奴皆妄言臣測權笑曰銀盂羽
化矣竟不復問

出舊史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
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所眩有至死者因
建鷄鳴寺設醮以度之鬼又夜飛磚擊瓦僧
人怖恐馬太后聞之告于太祖曰此非
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
鬼遂滅跡因建國子監焉

出傳信錄

令狐相擬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李遠詩云長日
惟銷一局碁豈可臨郡相曰詩人之言非有
實也

出幽閑鼓吹

石昂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無遠近多就昂學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

出五代史

杜生善於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馳馬而來懇丐其鞭若不可即以情告其人如其言往果值使者於道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旁夢代之乃往折夢見亡奴伏其下獲之衆皆以為神

出果聞集

山人符載遣童子賫尺牘於襄陽于公乞買山錢百萬公悉與之出雲漢友議

法眼禪師姓魯雪峰禪師姓曾或問雪峰何姓也答曰魯人不繫腰却問法眼何姓也答曰

雪峰繫腰帶出南部新書

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有言催科不擾是催科

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出聞中今古

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

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

為寶錄劉孝標云劉訐超然越俗如半天朱

霞劉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

稷寒年之纖纈出世說

劉道原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

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出玉壺清話

魏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

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

知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何以占吉

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出搜神記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

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出默齋集

白元均在三司深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溫顏強

笑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

靴皮出歸田錄

荊州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令譽之曰仁風所
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
有頃吏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
是必掠食便過

出此文類聚

陽城嘗絕糧遣奴糴米奴以易酒醉卧于路城
恠不還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奴
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出白孔六帖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則不能不

爭爭則亂亂則窮

出荀子

劉原父七十再婚歐陽公以詩戲之曰仙家千
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

咲劉郎今是老劉郎

出西清詩話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壩
其竹床孝先欲僨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
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
成敗有數子何僨焉

出括異志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羣

臣哀之欲治棺槨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大

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

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然則何如優孟

曰臣請以壙竈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

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

出陳無已談叢

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者求官昌寓問

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掩口咲曰遙遙

華胥

出南史

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剪爪髮以瘞之故郭

璞墓所在有之

出丹鉛續錄

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

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

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休

負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出莊子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

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談諧放

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

倒皆盡歡而後去出避暑錄話

漢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

婢子百餘人皆衣羅襦紈袴以手擎蒸豚肥

美異於常味帝恠而問荅曰以人乳飲豚帝

甚不平出漢武故事

張僧繇吳人丹青絕代嘗画江陵天王寺栢堂

作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恠問釋寺何

為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廢浮屠法獨

此殿有聖人像得不毀又嘗于金陵安樂寺

畫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固

請點之頃更雷電破柱二龍乘雲去未點者

存又画天竺二胡僧侯景亂折而為二一為

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夢胡僧來告云我

有同伴在洛陽李氏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

君陸遂往求果得之劉長卿記其事潤州興

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污尊像僧繇於東壁

画一鷹西壁画一鷄皆側首向簷外於是鳩

鴿不敢復入其神妙如此出姑蘇志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

麗飲食甘豐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

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

曰令巢許過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

色出續晉陽秋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

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

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

沈美少也劉原甫因之遂目沈馮為有貌大

臣又歐陽永升主文試責老為其近於親賦
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
容時閔然大咲出指掌錄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群黨於山林招撫久之
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
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
者無不掩口出文昌雜錄

程光祿吳人自幼穎悟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

嫚之曰汝能頑劣豈解作文公怒曰吾豈不
能奴曰試吟一燒火詩即應聲曰吹火驚唇
欽投紫玉腕斜回首烟裏面恰似霧中花甫

冠登第出中吳紀聞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
嗣宗聞之笑曰何物鬼神敢問王嗣宗取枉

法贓耶出陳水記聞

平陽縣辭中多鬼鄭樵年宰是邑好飲一日醉

歸有一婢掖至中堂坐榻上因舉扇囑婢揚
風凡數扇婢忽擲扇于地曰無恁地工夫言
訖不見始知鬼也本欲玩人反為醉令所役
亦可咲也出陶朱新錄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
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於府孔子曰魯國
必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
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

論者也出淮南子

積羽沉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出鹽鐵論
不上賢者罔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出老子

皮以為裘雖聖必服出焦贛是也言以為訓雖惡
必錄陽貨虎是也蛇蝎砒硝藥皆入之世欲
無小人得乎出空同子

今古鈞玄二十四卷



今古鈞玄二十五卷



瑯琊諸茂御輯

僧宗泐性頗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養髮髮成
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上嘗戲命往西土求
釋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遙
拜之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
到也泐曰 明天子命往覓經惟老師指教
老僧曰毋行徒自勞耳為我致書 明天子
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發書
視之乃 帝即位時作水陸齋以答神貺手
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帝致敬而止 出剪勝野聞
范文正公欲求退子弟請治屋宅園圃公曰吾
死無幾何暇為此西都園林相望孰障吾游
豈必有諸已乃為樂乎 出清夜錄
漢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
有漢濱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

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耕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
答溫下車石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
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
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
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
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為子羞之
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
而去 出高士傳

諸葛恪字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大會使人牽一
驢入以其面題諸葛子瑜四字恪曰乞請筆
益兩字因與筆恪續書之驢二字於下舉坐
歡笑權遂以驢賜之 出吳志

劉仁軌初為給事後拜左僕射既官達其弟仁
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仁軌別籍
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
籍五品之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尾底

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可為至戒矣出大唐新語

杜太保在江南進崔叔詩百篇上曰此惡詩焉用進來時人呼為佳勅惡詩出唐寶錄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一匹既終不受韓後

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

婦無憚耶范笑而受之出世說新語

宣德中章惠知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

百公事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

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

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正

德間莆田鄭洛書為上海令用泥塑作隸人

長尺許編隸真名于上遇勾攝則束小批于

背付里長持送其家有損者以拒傷論民皆遵畏以綿裹供於家廟珍重若神明焉

有人譏周顒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出晉紀

人問顧長康哭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杜工部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出后山詩話

山詩話

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其多髯少游曰君子

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出聞見錄

王拱辰與歐陽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

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備新衣一

襲以待之拱辰輒先衣以入文忠嗔焉拱辰

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唱名果第一出邵氏後錄

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慰

省阿母何至於斯乎玄英者定之妾也母曰

汝父薄倖嫌吾寢陋歸數宵而懷汝自後相
棄如離婦焉言既悽咽武亦憤惋候父既出
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定之歸
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鐵鎚
而致之定之呼武至問曰汝何戲之甚耶武
曰焉有大朝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耶故
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真嚴定之之子也

議友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宴宮僚雜技獻藝夏
英公賦詩云舞婉跳珠復吐九遮藏巧便百
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着丁
聞變色又洪舜俞絕句云當場弄出百般奇
傀儡棚中若偃師滿眼機關無着處到頭線
索有收時紹定間士人作詩云又被鑼聲送
上竿一番難了一番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
少人從下面看此與相公牢把擎天柱多少

英雄冷眼看同意

出愛日齋叢抄

受雖至而不媒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
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出鹿門隱書

孫忠烈公燧巡撫江西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
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築別建公曰有正人
無邪地際此民窮財盡而為我創新衙門乎
第令加葺於後堂檻下隱溝中獲一古鏡背
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先運忠扶日月等語

識者以為公抗節死難之兆云

出近代名臣錄

顏延之以醉謁何尚之尚之望見便佯眠延之
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醉人

可畏

出倦游雜錄

方賓錢唐人也為庠生嘗在靴鋪中買靴所乘
驢逸適蔡都指揮過驢者以捶驅驢驚跳賓
罵駟者時國初重武功軍官多橫蔡因乘
勢杖賓賓不勝忿與蔡相詬蔡云汝他日為

官能臨我乎賓因拔皮刀擊檻曰他日不得
相臨有如此遂歸去家入鄉校鑰門修業實
中傳殄三年竟獲舉於鄉登進士授兵部主
事嘗賦元夕觀燈詩稱 旨陞郎中尋以侍
郎陞本部尚書蔡適有事至部懼不敢見乞
賓親厚謝罪賓不荅俾以公事見無所上下
以直報之蔡且喜且懼乃盛幣候其歸休扣
頭待罪賓禮之有加蔡就位謝曰非君一激
何以至此賓編人也此雖矯忍然亦愈於睡
眊必報者矣出近岑
閨畧

天順丁丑山陰儒士羅周聞御史沈性將薦之
為河南府學訓導周於元旦扶乩召仙問事
之成否乩忽書云風雷不改舊山河華屋年
深蔓薜蘿仙掌雲銷金氣冷鳳臺人去月明
多英雄早聽青銅吼感慨誰知白石歌回首
五湖烟水濶且將閒興託漁簑首句言國家

事其後大抵言富貴之易於銷歇諭周以不
必仕也是年 英廟復辟改元天順而周事
竟不成國家之變更前程之通塞鬼神已前
知矣出濯纓
亭筆記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
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劉尚書美中家
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
五字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
猿啼虎嘯令人驚悸二賈自意必死望烟炊
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
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哀求老嫗
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
一卮後一鹿矯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
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為通姓
氏且告以失道艱難之狀勇士憐之遂烹鹿

出酒為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

之指迷而反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出華野纂聞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為官逋拘窘計無

所出題小詩于所寓寺壁一胥見之為白

縣令以寬假令疑胥受賂游說胥云馮秀

才甚貧但見所留詩他日必貴顯因誦其

詩令遽釋之詩云韓信樓邊項羽窮手提

長劍喝西風可憐四海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出華野纂聞

黃庭堅題布被云公孫弘布被司馬光亦布被布

被可能也使人不曰詐而曰儉不可能也出山谷集

李鄴侯好尚仙道吳人顧況師事李先生得服

氣法能終日不食西游長安鄴侯一見如故

遂待以殊禮及鄴侯卒况感其知遇作海鷗

詠以寄懷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戶詩云

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

去梧桐死滿目鴟夷奈爾何出賈氏談錄

楊貴妃患肺渴含玉以嚙津出天寶遺事

乾符末有客訪青龍寺僧主者遇要地朝官不

得展敬客怒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龕龍東主

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

衆皆不能詳獨有沙彌能辨之衆問其由則

曰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有寺字敬文不

在有苟字碎石入砂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

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其人杳無踪矣出桂苑叢談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

種十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

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

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出晉紀

瓊州海中有珠樹樹如柳枝珠生於蚌蚌生於

樹樹生於石蟹人鑿石得樹樹上求蚌採珠

甚可異也出越集

劉尹曰清風朗月輒思玄度出晉中興書

真娘唐時名妓也墓在虎丘劍池之西往來遊

士多著篇詠惟王黃州題刻甚佳其詩云女

命在乎色士命在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

塵灰虎丘真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臙骨

消散隨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在哉吳越

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固無名丘塚空崔

嵬惟有真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士為

爾一傾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咍後來題

詠甚多至德中舉子譚彥良題一絕云虎丘

山下塚累累是處松楸盡可悲何事世人偏

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後人由是閣筆

出平江記

事

尚書令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

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為猿延之目尚之為

猴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

似猿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

似猿耳君乃真猴二人俱大咲之

出南史

王藍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

舉以擲地鷄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以履齒跟

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

之王右軍聞之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

無一毫可論况藍田耶安期述父也

出世說

太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高皇

帝問以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魯般機

常年製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純鋼斧要砍蟾

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戶部主事謫戍陝邊慶

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

草茅元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

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恩天府僅三

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為席上珍後復

起為知縣尋致仕

出續紹錄

韓康伯數歲大寒母殷氏為作襦令執熨斗謂

曰且着襦尋當作袴康伯曰不復作袴母問其故曰火在斗中柄上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母咲而異之

出晉書

王儉嘗集才子類物而麗之諸客皆窮惟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五色花簾白團扇憲坐簾執扇意氣自得絳陵令王攜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亦華麗攜乃令左右抽簾掣扇登車而出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出齊春秋

祝磯妻徐氏吳人敏慧能詩尚書孫覲以為不類婦人女子所為有言太素脉妖妄者徐曰醫和視晉侯之疾而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非太素脉乎其學識明辨如此

出姑蘇志

常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出唐書

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即子性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

非愚客大慚

出事文類聚

張芬為常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

碑定雙輪水碓常於福感寺趨鞠高及半塔

嘗揀向陽巨笋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

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

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以之作彈弓每塗墻

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建中初有河北軍將

夏姓者彎弓數百觔當於毬場中累錢十餘

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

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

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于刺上百不差一

出酉

陽雜俎

林逋嘗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吸齋飢老

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驚伸頸好客臨

門驚縮頭則逋在當時亦不滿於輿論甚矣

賢才處世之難也

出西湖遊覽志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

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
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樂肆懸一牌曰養
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
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為水晶宮
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耕錄

元豫章汪齋字煥章負氣好遊足跡幾遍天下
獨以海外諸國未歷嘗兩附海舶遊東西洋
所經之地凡百有一浮海者數年嘗月夜於

海底得樹盈尺槎牙盤結其堅如鐵枝有花
莖各一紅色天然以為異寶自賦詩紀之復
采海外人物風土為島夷志一卷真奇士也

出三餘
贊筆

宋曾端伯以十花為十友各為之詞荼蘼韻友
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
棠名友菊佳友芍藥艷友梅清友梔子禪友
張敏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牡丹賞客梅清

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淨
客荼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
藥近客敏叔名景修宋禮部郎中吳人

出清
吳錄

唐太宗宴近臣戲為嘲謔趙無忌嘲歐陽詢曰
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
一獼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暖完襠畏肚寒
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
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弟也

出隋唐
嘉話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
料理我一生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
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
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
薛詠客中守歲詞也詠久客江湖瀕老懷歸
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水竹居近就空
焉其所為詩如新隄小泛云柳斷橋方出烟
深寺欲浮早秋歸興云歸心如病葉一片落

江城鎮江逢尹惟曉云欲說事都忘相省心

自知皆去唐人思致不遠

出深雪偶談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曾西
稱曾參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
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為先
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
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稱五世
祖子襄為先人也

出宜齋野乘

林聰字審禮在太學晝寢夢美女子告曰我西
京孟檢法女花不如也君異日登科當在洛
願無他聘林覺而志之大觀三年擢第果調
河南尉嘗以事至天女寺與老尼語問此有
孟檢法乎曰有問有女乎曰一女號花不如
近嫁某人矣林驚異然如後時之恨女未嫁
時亦夢男子曰我林審禮也願昏之約何如
女覺竟不曉所謂亦不知林之有夢也數日

女夫死林通媒結信俟女除服即成禮他日

各言所夢始知為前定云

出夷堅志

唐玄宗在藩邸時好以鬪雞為戲及即位治雞
坊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選
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
風尤甚有賈昌者年七歲弄雞於雲龍門道
旁帝出游見之召入為雞坊小兒昌解鳥語
入鷄羣如狎群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
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帝賜賚甚厚天下
號為神鷄童時人為之詩曰生兒不用識文
字鬪鷄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
榮華代不如玄宗為娶潘大同女男服佩玉
女服綉襦出入御府席寵四十年不棄帝生
於乙酉鷄辰使人朝服鷄冠兆亂於太平之
日及祿山亂長安使人以千金贖昌不得乃
變姓名依佛舍後以富貴終其身庇其子孫

壽九十八

出東城
老父傳

蛇以火灼之則足出蠶肉懸暗室中則垂下以

火燭之復收

出聞畧

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
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
節壯而東坡怯也

晉車永為廣州其子溢多製象牙細簾西京雜
記云武帝以象牙為簾賜李夫人洞冥記云

疎勒獻影屏織以為簾如綺小說載象牙中
心有赤紋以藥煮之成縷可織也

鷄司晨犬倣夜彼固全信義之性也若猶未足
貴也使鷄處無入之地犬遭簾朴之苦若可
改矣而不改焉斯尤時性之堅貞可貴也為
人而失其性不失而或改焉者視鷄犬為何

如出諸書
女筆記

齊明帝儉約太官進食有果燕頭即饅頭也帝曰我食

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出齊書

藏酒蟹法每一蟹置吳茱萸一粒於蟹中又置

皂莢半挺於蟹則經歲不沙

出蟹譜及
歸田錄

光逸字孟祖為胡毋輔之所器屬輔之與謝鯤

阮放畢卓羊曼栢尋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

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

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

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

共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出晉書
陽秋

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

出史記

介葛盧來

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矣

出春秋傳

又和菟有鳥

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凡鳥獸之

蹄鳴噪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

言耶人以不喻其意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

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

出列子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

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有賈生伏生
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
後世不明其義以生為賤薄之稱上下之間
靡然相諂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日之則
怒士不通古一至于此亦可悲矣

出聽雨
紀談

漢樂巴初為閹宦忽陽氣通暢遂自言上出為

太守

出鷄
助編

崔元明正論云昔人有慕讓義之名推田業與

弟俄而貧乏反以威力就弟強貸者邵康節

訓子書曰汝固當為善亦須量力為之若不

量力雖善亦不當為也蓋有見於昔耳

隋獨孤信為秦州刺史因臘日入城風吹帽側

及旦人爭側帽效之郭林宗遇雨霑巾角折

人爭折巾角

海寇鄭廣陸梁閩間颿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

一當百官軍莫敢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勿捕

命以官使主閩之延祥兵延祥隸帥閩廣朔

望超府群寮以其發跡草莽無與立談者廣

鬱鬱弗言一日羣寮語及詩句廣矍然起于

坐曰鄭廣粗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

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眷來

拵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

滿坐有慚色

出程
史

國初四明王桓與二儒同赴召見太祖于便

殿上問二儒者卿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

上曰卿為農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曰

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上曰禾

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於春至

秋而穫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

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擢為

知州其一人對曰臣業醫上曰卿為醫亦

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釀黃蓮花

則蜜苦猴食菓多則膽甜 上曰是能格物

者擢為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訓蒙

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 上曰是能明理者擢為國子

助教

出都公譚纂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

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吾死後雖大荒勿賣

宅後五年詔使龔姓者負吾金以吾所書版

索之後如其言妻賣版詣使者使者惘然沉

吟乃悟取著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

賢夫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

有五百觔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

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

出異聞集

阮蘭為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劫急蘭方圍若

長嘯吏曰劫甚急蘭曰局上劫亦甚急

出北夢瑣言

言

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

在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即素娥

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咲梁公時之

正人故不敢見

出甘澤謠

天寶間隴西李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登進士

數年調選補尉江南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

屈跡卑僚鬱鬱不樂遂謝秩退歸不與人通

者歲餘後迫以食乃東遊吳楚間期欵于郡

國長吏楚人聞其聲皆館穀之饋遺甚厚西

歸競畧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撻

僕者不勝其苦旬餘疾益甚夜狂走莫知所

適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適至明

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

至商於界晨行有一布自草中突出儼驚甚

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哉幾傷我

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徵者儼昔與徵同登

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為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微也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儼始與君同場屋情好逾於他友睽間言咲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暇疇昔之念耶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款曲乃我之幸也儼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為御史而出使乎儼曰然執事何為不見我而自匿草中耶虎曰吾今不為人矣安得見君乎儼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汝墳忽嬰狂疾夜聞戶外有呼我名者遂應聲而出走

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攫地自是覺心愈猥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斑毛生焉心甚異之既而臨溪照水已成虎矣悲慟良久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飢甚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餓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自是率以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化為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見矣因呼吟嗟殆不自勝遂泣儼問曰君今既為異類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久飢難堪不意撞突故人慙悚殊甚儼曰君久飢我有餘馬一匹留以為贈如何虎曰食吾故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羊肉數觔留以

為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
去則留之又曰我與君真忘形友也而我將
有所託君自南回為賣書訪吾妻子但云我
已死無言今日事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
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
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
乏無使殍死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儼亦
泣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君子亦儼子也當
力副厚命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
君能為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戶闕然亦
貴傳於子孫也儼即呼吏命筆隨其口書僅
二十篇文理高遠閱而歎者再三且曰我欲
為詩一章以據吾憤儼亦命吏書之詩曰偶
因狂疾成殊類灾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
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
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

嘯但成嘯儼覽之驚曰君之行才我知之久
矣而君至於此者平生得無所恨乎虎曰有
之吾常記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竊
知之欲害我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
縱火一家數盡焚殺之此為恨爾君他日使
回無再遊此吾今尚悟一日都醉吾不能省
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此吾之
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
將令君見我焉吾恐久留使旆稽滯王程願
與子訣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
不忍聞儼亦大慟行數里登嶺再視則虎自
林中躍出咆哮巖谷皆震後回自南中乃取
他道遣使持書及贈贈之禮訖於微子月餘
微子自親畧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不得
已具疏其事遂以已俸均給其妻子免飢凍
焉儼後官至兵部侍郎

虎傳

楊穆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夕誦

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

褰帷吊孤影問甚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

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

皇與貴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為西明夫人

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與成蛾郎不復強

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出異聞錄

借人編簡壞者葺之文字謬誤者刊之

出笠澤叢書

常蟾贈商山僧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茅屋

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蟾嘗廉問鄂州羅賓僚祖餞書文選句云悲

莫悲芳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戔毫授

賓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

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常大驚異隨令念之

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出全唐詩話

話

桓南郡與殷荊州飲次因共作危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嬰旆旌殷

曰投魚深淵放飛鳥後復作危語桓曰矛頭

淅米劍頭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

輾轡卧嬰兒時殷有一叅軍在坐云盲人騎

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恥

目也

出世說新語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

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

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

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

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

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

與拊掌大笑

出本事詩

今古鉤玄二十五卷

計七十二事

今古鈎玄二十六卷

瑯琊諸茂卿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凡州縣之老人亦與焉太祖問曰朕將築室於後湖之中以藏天下黃冊宜作何向一老人曰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泯爛之虞也上喜從之又曰復浼汝守此冊無俾鼠耗命一內侍引至後湖埋之蓋以其

狀似猫也自是後湖永無鼠患

出傳信錄

國初越僧曇噩字夢堂能詩一日聞劉孟熙唐處敬諸詩人遊集曹娥祠乃微服求載船尾衆見而惡之方分韻即景賦詩噩忽作禮曰若有剝韻乞布施一箇衆異而拈蕉字與之噩應聲吟曰平明飯罷促篙梢纜解五雲門外橋去越王城三十里到曹娥渡八分潮白飄春雪柳花舞綠萼晚風蒲葉搖西北陰雲

天欲雨恐驚蓬頂學芭蕉一座盡驚日子得

非噩夢堂乎遂與之共游

出儼山詩話

范文正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請于朝始復舊姓表中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危雖范蠡事在文正用之尤為切當今集中不載

出中吳紀聞

口之於味雖所嗜不同亦惟其佳者好之然劉雍嗜瘡痂以為味似蝮魚權長孺嗜人爪得之如獲百金鮮于叔明嗜臭虫云此味佳甚又如王安石之食蚯蚓蘇東坡之食蝦蟇一則用心之奸一則所寓之異然其去人之性亦遠矣予友陳子正嗜蝸牛竟不知何味也夏均父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為詩曰蟻浮金碗黑妓壓画船出詩話低雋永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曰此何村也

曰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岳飛討
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
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
飛大咲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
軍大喜迄平之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
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
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不景從乎

出鶴林
玉露

賈耽為滑州節度使酸棗縣有一下里婦事姑

不敬姑年甚老且無目晨飡婦以餅爨大糞

授姑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家姑問此何

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震

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首續之耽令牽行於

境內以戒不孝者時人號為狗頭婦

出南都
新書

唐碑制度極多有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

魯志張克夫墓而歐陽永叔為之銘

出現北
雜志

李德裕鎮渚宮嘗謂賓侶曰予賦巫山神女一

詩落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

王畫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成式曰

屈平流放江沅掛蘭久而不香卒葬江魚之

腹為曠代之臣宋玉則招屈之鬼明君之失

恐禍及身遂假高唐之夢以惑襄王非真夢

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會惟慮成夢

亦恐非真李大慙

出雲溪
友議

唐御食紅綾餅餠為上光化中燕進士裴格盧

延孫等於曲江勅太官賜餅餠止二十八枚

酉陽雜俎載今衣冠家有蕭家餠餠庾家粽

子韓約櫻桃餠餠又有胡突鱸鱸皮餅之類

號為水食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入見哭之曰存中可

憐已矣衆愕問故貢父云死盆成括

出紺
字錄

二老儒途行遇雨避于一老嫗家雷電方迅二

儒因劇談雷為天地之氣擊搏發聲雷斧雷

神事之必無。姬起點茶供之。忽霹靂一聲。不見二儒。姬訝曰。大雨若此。胡為去耶。二儒乃在櫃中。叫姬。姬曰。櫃固鎖也。二儒敢錢眼中。鑽入耶。何咎。若此。二儒曰。吾亦不知。忽有人寘我於此。始悟雷之有神。怒吾輩狂談耳。啓櫃。則見二儒之髮。彼此並並相結。倏忽所成。不亦巧乎。出墨池浪語

王右丞詩。揚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

碧雲。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

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出外唐詩話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為杜大

虫。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戲表。皆此妾所為。

一日。大中方寢。妾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

臨江僊一闕。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

之。曰。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項折而斃。出今是堂

錄

杜子美題武侯廟詩。古今以為絕唱。後有人吊

武侯詩云。劒江春水綠。沱沱五丈原。頭日又

照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

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

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是。亦不下唐人。出開中今

古

長樂謝士元。守建昌府時。虎近郭傷三人士。元

自率獵徒往捕之。從以弓弩甚盛。部民上官

果過見之。曰。捕一虎何難。張乃爾眾。知其有

術。奔告於守。守召問之。果曰。但令眾人勿呼

我姓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人束草燃

火。先行戒毋伐金鼓。既至其所。虎方踞坐叢

竹間。目眈眈可畏。果被髮策杖而進。虎不敢

動。於是令人伐竹開道。以袖拂虎。虎垂首弭

耳。若有所畏者。遂撫其領而乘之。以行至郭

外。民夾道觀之。將入城。一人呼曰。官先生騎

虎來矣虎遂回齧泉足呼獵徒曰可急刺虎
救我衆乃叢稍刺虎殺之人問泉何術泉曰

此玄壇法也

出濕經
亭筆記

詩行道遲遲中心有遠思致微婉紫玉歌所謂
身遠心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留皆祖此意
趙岐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
出世未多見岐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徒步
往見獨携餅數十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

人問以借書之事頗以為難而命之飯岐辭
曰所為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
其意方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岐闔戶晝夜
寫錄飢則啖所携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
長揖而還

出却
掃編

虎畫地以卜食狼倒立以卜所向鶴巫步以禁
蛇鶴禹步以解難鵲鵲初水啄木畫符此則

鳥獸之靈智也

出龍江
夢餘錄

後漢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適食妻竊謂充曰

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醢酒具共鄉里會議

及賓至充從坐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

離異遂呵以妻出門

出事文
類聚

孫晟為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

環立而供之號肉臺盤

出南
唐書

趙岐曰吾死後立一圓石於墓側刻曰漢有逸

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出廷叟
文訣

魏武云我眼中不可妄近近便砍人亦不覺左

右宜深慎之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

因便砍殺自後安眠人莫敢近者

出魏
畧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

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出隋唐
嘉話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
過草旁不覺於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

醒時人目之為醒醉草

出開元天寶遺事

錢塘徐秋夫善治疾定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為如此飢寒須衣食耶抱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秋夫作茅人為鍼腰目二處并設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瞑夢曰已瘥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中為奉朝請

出續齊諧記

金人舊俗指腹為婚姻夫謂妻為薩那罕妻謂夫為愛根好曰塞痕不好曰辣辣奴曰亞海婢曰海軫跪曰捏骨地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今之宦官將種皆行此禮謂之打恭以華而尚夷也

出松漠記聞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粒則歷月不飢粒如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出別國洞冥記

張觀嘗知開封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觀紫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咲

出梅聖俞碧雲驢

鄧宗文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看至之餘更算大小盡決定不差殊如來歲合置閏止

以今歲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則其月尚餘六日來歲之閏當在六月或小盡則止餘五日當閏五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止十二日則復起一閏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

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辰時謂如今年甲

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

春

出大戴禮

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樓上倚

闌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欽雙娥為

鬱心中事桐葉下庭除書我相思字侯貯小

篋凡六年方卜任氏為婚嘗諷此詩任氏曰

此是妾書葉詩爭得在君處侯以今書校之

與葉上無異

出王溪詩話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

市遠無所鬻之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於

是孔子再拜而受掃地祭之

出列子

歐陽公云予作憎蒼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

子嚶喝來咬人也

出聞見錄

蘇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

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出蘇文忠公集

新淦謝老者富而無子晚年與其妻治壽藏既

成寢其中有人叱之曰此一品夫人墓也何

得據此謝疑而告其妻妻弗之信夜自寢亦

被叱如夫所聞遂改其藏於他所後謝置一

娼生二子長綬次紱皆舉進士綬至工部尚

書紱至郎中先後進封其所生至一品卒葬

于此娼陳氏人以其悍劣呼為陳騾子既歸

謝置群婢妾之末屈意從順甚宜家焉

出聞略

劉改之過以詩鳴辛稼軒棄疾帥越聞其名遣

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沁園春一詞寄之

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

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

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

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

巖樓觀開看縱橫一闌東西水遠兩山南北

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

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卒得之

大喜岳珂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癯君

白日見鬼症耳坐中闕然

出程史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

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智宜辨於犬矣

乃亦惟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

何如是真犬耳

出讀書筆記

後漢樂巴嚙酒救成都火郭憲嚙酒救齊國火

佛圖澄嚙酒救幽州火

出鵝肋續編

耿聰聲者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朝廷知其

名取宮人扇百餘種以上及中官所御令黃

門持叩之耿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

至上扇即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

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

張貴妃已死此其故物也其術之精如此

出西

湖游覽志

唐末周朴苦吟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

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

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

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

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

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間為客松栢

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於詩句欲

戲之一日踰驢於路遇朴士人乃歌帽掩頭

吟朴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

遽隨其後且行士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奔

數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

言流向東士人領之而已聞中傳以為咲然

其詩有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古陵寒

雨絕高鳥夕易明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

自是好句

出金唐詩話

王恭從會稽還王忱看之見其坐六尺單因語

恭卿東來固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

言忱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

薦上後忱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

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出世說新語

鴻臚卿孔群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

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致書與親舊云今年

田得秫七百斛可了麴糵事

出晉陽秋

潞帥薛嵩有青衣曰紅線通經史號內記室當

至德之後兩河未寧田承嗣有異圖欲併潞

州募武勇超絕三千人號外宅男嵩聞以為

憂每咄咄獨語紅線因侍問之嵩具告紅線

曰此易耳妾願一到彼觀其形勢乃梳烏蠻

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短履臂前

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

忽不見嵩乃返身開戶背燭飲酒忽聞曉角

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面矣嵩喜

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

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為信耳夜

漏三時往返七百里經過六七城冀滅主憂

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

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床頭獲一金合

不敢留駐專却封納遣使星馳承嗣驚惶絕

倒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諸

珍異物以獻於嵩曰所置外宅本防他盜亦

非異圖今盡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河

北遂寧一日紅線辭去嵩訝問之紅線曰某

前本男子讀神農書救世人灾患時里有孕

婦忽患蟲瘕某以茱萸酒下之婦人與腹中

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誦

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昨注魏邦以是報恩今

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嵩不可留設宴餞別令座客吟朝陽為詞送之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伴醉離席遂亡所在

出其澤

吞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

元與天公戲者今類書引之改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書叙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

為証
出升
錄

后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令客著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出裴氏語林

周易癡處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日園文飄然而去其父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子以我為隱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青雲路且坐白日園飯蔬食樂亦在中素貧賤不顧乎外茲承賢主人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道餽以禮擇師教子弟蓋亦據于德依于仁園土而居重門以待當耳不聽淫目不視惡將以塞其兌開其聰然而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安能存其心養其性黃芽若就白髮已空常念流地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鎖洞門之青溪道士子其子親其親固宜造次必於是爾為爾我為我安肯哀矜而僻焉教惰而辟焉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束脩以上受風魔貶為自在四口出雌黃用狙翁朝四暮三之術目生虛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朋自遠方來與進也與

退也使君從此中入或止之或左之俾我行
其庭不見其人而予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
未見招之不来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為證
亦欲從遊耳曰黃昏以為期不以我為貧知
有時為養所願諸生人十已千以一識百師
也過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面
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某詩書無崇筆
墨有靈蟬蛻汙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
叫閭闔吐三千丈豪氣之沈埋乘風歸蓬萊
訴百萬億顛厓之辛苦藩籬既剖門閭洞開
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口說五千言乘牛出函
谷願與關門令尹游乎腰纏十萬貫騎鶴上
揚州皆曰閉戶先生來也耕錄
李文正東陽當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
句江湖廊廟古人心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
官者不以為然駁之曰吳楚乾坤之句本妙

在圻字浮字上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
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天
下句而後為足耶後以語文正為之一笑懷
麓堂詩話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功成者隱名成者虧出莊子
會要云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
立秋後初庚為末伏蓋立秋以金伏火故至
庚日必伏埤雅云江湘二浙間三月雨謂之
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四時纂要云閩人以
立夏後逢庚日為入梅芒種後逢壬日為出
梅瑣碎錄云芒種逢壬便立梅前半月為梅
雨後半月為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數說未
知孰是或土地有寒暖而氣候因之為先後
耳
曹操與劉備密語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
已之意操自昨其舌流血以戒失言出英雅記

有一郎官年老買妾媵數人鬚髮斑白令妻妾

互鑷之妻忌其少為群妾所悅乃去其黑者

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未幾鬚髮盡光儼然

一僧也羞見親里遂閉戶納悶而死出通齊開覽

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才非交不用名非

交不發義非交不立出劉歆新議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

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

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

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

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

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

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克國王忠嗣

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出崔林王鑑

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慄慄恒如有生

氣曹蜍李志雖見在慷慨如在九泉下出郭子

我與之生故能為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為吾憂

賤不可勝者衆也愚不可詐者民也撫之為

吾之力毒之為吾之賊出宋景公筆記

許叔微以藥餌濟世及就試夢有人告之曰藥

有陰功陳樓閣處殿上呼盧唱六得五不曉

所謂後登張九成榜得第六名以太學恩例

陞第五名而第四名乃陳祖言第六名乃樓

才也始悟陳樓閣處之義出東坡志

嘗有郡牧得嶺南兔皮使工人造筆醉而失之

大懼因剪己鬚為筆甚善使更為之工人辭

焉問其故以實對於是下令每戶輸人鬚若

千皆不能致輒責其直出嶺南異物志

有撒織於皇城之下者為巡者所撼帶穢而

奔追而獲之詢知為監生也執送國子監祭

酒令以所犯為題作破佳則免責破曰事之

急也不擇地而施禍之迫也不潔身而去祭

酒一笑而釋之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當見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為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為驗於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羔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係于陰陽之消

長也

出河汾
燕閒錄

天下水各不同而萬師挖工不相為用鄧耕欄稱閩水曲折行亂石間鼎烹雪噴相應而起親見之方知其工

出漢山
餘話

先聖麟書定世符流傳恠異實識緯之始也若覽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秘書云後有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

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端門書云趙作

法孔子沒周姬立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

既散孔不滅皆叶韻可讀特其文明白無隱

語疑皆事後好奇者為之爾

出豫車
漫抄

嘉靖庚子春予過閭門駐節坊聞吹管聲悠揚

悲楚異而觀之見一人坐坊下其面部鬚髮

眉目耳鼻口齒之類一無所有顏然一首白

如羊皮惟面中一圓孔剛容小管可吸米飲

更不能言管亦從此作聲丐食自治不知造

化生成何偏枯若此抑亦妖氣所鍾耳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

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

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

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為

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

夫

出晁氏
客語

吳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後君當婚否

乞言不忍也服闋更娶白曰見其死婦語之

云君先結誓如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云

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出異苑

鄭當時稱任俠為太子舍人每五日一洗沐常

置驛騎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

恐不遍其知友者皆天下名士也

出漢書

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刻其碑背曰

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

矣後人幸勿我傷至元嘉六年民飢始被發

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

出荆州記

京師張氏女夫有仇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

使邀其女中間之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

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

當之乃應曰諾且曰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

卧則是矣已而仇果夜至斷其頭持去明旦

視乃其妻之頭也仇以為義遂釋其夫

出列女傳

李吉甫之父徵時以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甄宋

殊無意李後生吉甫節判青州有學子吳武

陵詣府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

即厚賂之請為寢默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

家鄉萬里入空歸嚴霜昨夜催人骨誰念高

堂未授衣

出鑒戒錄

漢武時上林獻棗上以枝擊未央前殿檻呼東

方朔曰叱來叱來知此中何物朔曰上林之

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

也以枝擊檻兩木林也曰朔來朔來者二東

成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咲賜帛十匹

出方朔外傳

晉武帝問郗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

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崑

山之片玉帝咲侍中奏罷詵曰吾與戲耳

出王陵
晉書

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睦妻嘗妬秀乃罵為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蒯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言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

出郭
子

荆公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教後元豐

行云龍骨長乾掛梁招龍骨水車也是歲豐

稔則龍骨掛而不用

出若溪
詩話

太祖微時嘗托身皇覺寺旋丁兵變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筴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

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筴一

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

其欲我從我而後昌乎再擲則一筴卓立知

神意所在乃歸滁陽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

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筴因取以占已之名位

以一俯一仰為聖筴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

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為天子乎一擲

而得天命素定如此宴元獻為留守題廟中

詩云堂堂大橫兆罄欵如有聞與我 太祖

事正相類

出餘
冬稿

劉貢甫舊與王荆公游甚款後貢甫以館職居

京師荆公為叅知政事一日貢甫訪之值其

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草藁一幅在硯

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性強記一過

目輒不忘既讀復置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

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於廡下

荆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甫

近頗為文乎貢父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

就荆公問所論大槩如何則以所見草藁為

已意以對荆公不悟其嘗已之作也默然良

久徐取硯下草藁裂之蓋荆公平日議論必欲出人意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為流俗之

見也

出却掃編

王莽聞城中饑饉問中黃門王業業領長安市買乃以所賣梁飯肉羹持入曰居民食咸如此唐玄宗憂雨傷稼揚國忠取禾之善者獻曰雨雖多不害稼也陝民訴旱觀察使崔莛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閭閻不通之情若斯者衆

出愛日齋叢抄

崑山周春谷言患汗癰百藥不能愈炎天突二穴各三壯即脫然皇甫近峰嘗試驗之

嘗於民間敝集中得偽漢上梁文云伏以軋坤逸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予以濟世安民予以建邦啓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睿智富有天下作之君作之師天錫

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子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不遜聲色之美文誦武畧勵宵衣旰食之勤儼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洛邑如豐沛之寓都展三輔之皇圖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燁燁京華工人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鵬飛跋翼之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華閼金釘朱戶啓南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偉東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宸衣端拱帝王宮南嶺嶠猿歸秦表函方土奇珍皆入貢華生彤管照清嵐西使臣踰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雷甘露民安物阜悉依歸北萬里幽燕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北屋熙熙蒙聖德上

天命惟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明歷歷泰

階光萬丈下邊境鋒銷收戰馬六軍務在

盡歸農率土豐登樂閒暇伏願閭閻開宮

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翼金城

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

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綱紀四

方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出剪勝野聞

崇寧年西都脩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

牛骨池中則不涸置之果然呂公晉伯云除

蟲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點漆五

字置於床帳之間即盡除出善曝偶誤

內清外濁藥衣衾玉十里九坎牛馬低昂出揚泉太元經

乳犬噬虎伏鷄搏狸出文子

田中之水流入海附耳之言聞千里出淮南子

今古鈎玄二十六卷



一事



今古鈎玄二十卷

瑯琊諸茂卿輯

少者松江鱸魚作鱸耳慈曰可得也因求銅

盤貯水以竿餌釣釣於盤中湏臾引一鱸魚

會者皆驚出神仙傳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

僂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

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笑之客

不悅出春秋穀梁傳

燕人生長於楚及老而歸本國過晉國同行者

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怵然變容指

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君

先人之廬乃潛然而泣指隴曰此君先人之

冢其人哭不自禁出列子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

問其故對曰臣為諤諤之臣秉筆執牘從君

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出韓詩外傳

劉弘為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歎

涖涖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然無隱乎盍反

而觀之出程史

洪武辛亥十月舟行安陸大霧中北風寒勁皆

成黑雪凍涸草木竹栢皆枯壬子黃河竭七

月地震大雷震死京師男女十六人驢一諭

旨曰皆由朝廷禁網疎漏故天助朕殺之癸

丑大旱上於丹墀祈雨不應祝曰應天刑

部死囚三千天苟不欲殺之三日當雨朕即

釋之不雨乃天意欲殺之也遂盡殺之五日

始雨出草木子餘錄

李西涯閣老嘗送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

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

溺死竟成詩識出餘冬稿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韓魏

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

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予遊行四方當其少時

蓋未知四者為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云韓持國為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曾存之嘗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予待也

出避暑錄話

錢鏐自稱吳越國王僧貫休以詩投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諭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

飛遂入蜀 出全唐詩話

吳全琮父使齋米數千斛到吳市之琮皆散施

空船還父怒之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不及啓報父奇之

出吳錄

李山甫美姿容而多髮每沐出命侍婢捧大金

盤承而拂之望之者疑其為婦人

出樵牧閒談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

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

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

也

出鶴林玉露

道士莫月鼎嘗與客遊湖烈日熱甚月鼎曰吾

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一片隨而

覆之

出西湖遊覽志

婚禮納采有合惟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芾雙石

綿絮長命縷乾漆凡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

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芾為心可屈而可伸也

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出酉陽雜俎

錢唐葉生為太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葉策

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常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春孔子之孝四時長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出此文類聚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郎面郎到來時近夜來羔見

詩即返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

醉眠何處樓出南都新書

崑山張副使節之眇一目嘗游虎丘寺見千眼觀音像戲題曰佛有千眼光明皎皎我有兩目一目已眇多者太多少者太少一時傳為

雅譁出濯纓亭筆記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亟上乞誅之以謝天

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下既歸廣淵來問早間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出相掌錄

蔣煥字雲章姑蘇人領弘治辛酉鄉薦妙年麗質丰采動人會試北上過山東阻風泊河下登岸散步遙望高門古木試往觀之至則廊衢崇闕喬木蔭翳果可愛門內花卉成行不覺引入小廳前垂簾映日畧無人聲遂忘懷微吟階下忽一童自外入俄而簾內遙見綺羅迤邐堂壁後啓見一女子立於深堂命女侍請見雲章疑懼欲辭謝殆意山東風土敦厚未必他也遂入交拜告云吾舉人北行過高門間探耳延坐後閣茶畢留兩宿過猶天台雲章亦以明豔溺情竟忘還舟而女之老父適外歸呼女女倉皇出迎父覺有異入閣

乃見一少年子且怒且思悔之曰長不適人
吾罪也有婿若此豈非宿緣乎謂雲章曰老
妻久謝世遺此女未嘗面人天使耦子留婿
寒家何如雲章慚謝唯唯又再宿因試事日
迫老父送之北上雲章春末下第南還經山
東復入其家償夙約升堂見孝幕障棺父出
哭曰吾女歛於此中思子過憂成疾耳雲章
遂大慟雲消雨散恍惚若夢淚真而去入舟
夜夢女在舟歸家夜夢女在家坐卧不置白
日間居相與款接深思敗神病衄而卒出墨池浪
語
王子猷嘗暫借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
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
此君出晉中興書又季文子所居雖一日必葺出
古今
南楚材旅遊陳穎穎守墓其儀範欲以女妻之

遂遣小僕歸取琴書其妻薛媛善書画妙屬
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別倚絲蘿之托乃
對鏡自圖其形題詩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
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
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画圖看
楚材見之遂歸偕老出雲溪友議
包孝肅尹京號明察有編戶犯法當杖脊吏受
賕與戶約曰今見尹汝但呼號自辯我與汝
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因問果分
辯不已吏訶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
謂其弄權杖之於庭特寬囚罪不知己為所
賣出青瑣集
唐庾有軒數楹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
客從游之所不至往往獨遊于此解衣盤礴
箕踞胡床之上含毫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
怱怱不平之氣出唐子西集

范疇金華人嘗為洞霄宮道士著易之占神妙
莫測杭有無籍子胡婆壽負罪而逃官督捕
嚴捕者即疇求筮爻成疇曰可於北方樹木
中得之如言跡至臨平果獲於空楊樹中後
會赦出欲報疇持刀晨叩疇詒以卜將賺出
殺之疇決以占將不利於已隔門謂之曰欲
問卜可擲下手中刀胡聞之駭服以刀畫其
門而去出姑蘇志

東坡在黃州夢參寥誦所作詩覺而記兩句云
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曰
火固新矣泉何故新荅曰俗以清明日淘井

出東坡志林

溫公資治通鑑草數百卷顛倒塗抹無一字作
草對客問疑事有簿隨手記錄字皆真謹劉
器之諫議學於公者終身未嘗草字亦師友
法度中一事出受日齋叢抄

原缺

甚厚猶大怒索縑九千乃止樂天與微之情
好如昆弟及作元墓銘尚酬以臧獲輿馬綾
帛銀鞍玉帶之類價當六七萬則他可知矣
潤筆之說是乃導之以利不可為法也出龍江夢錄餘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家多
以三翼為輕舟如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微
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

兵法內經云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
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六
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
者皆巨戰船也用為輕舟誤矣出若溪詩話

黃垺阮二老者素以膂力自負一日溪行遇虎
突入其舟阮計無所出俟虎躍即直前抱其
腹相持入水中踰時乃出無相傷也庖去阮
乃歸數日晝寢忽一猫從閣上墜其榻阮驚

疑虎復至也戰汗死陳五湖親見之

出近事聞畧

開元中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常擢又降

崔說誅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奏請與其

父合葬勅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鉅駁曰公主

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

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

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祔舊姻但恐冤而

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說必

許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鉅繆膺駁正

敢廢司存請榜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

之出大唐新語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

之甥也每助愷嘗以珊瑚高二尺者賜愷枝

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

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

寶聲色俱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

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

溢目者六七枚如愷比者甚衆愷惘然自失

出世說新語

杜詩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可作画

食羊肉過飽噉栗子一兩枚即消食瓜傷多啖

鹽少許食蟬中毒飲紫蘇湯解之

出食醫心鏡

熊於山中行數千里走有跲伏之所必在石岩

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

失道路

出丹鉛錄

梁常侍徐陵聘齊魏收文室

以遺陵謂傳之江左陵還

問其故荅曰吾為魏公藏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

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

州為大也聞者絕倒

出雜記

梵文叙果有五如棗杏等語

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栢仁等
謂之櫟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惟櫟頗與不
可解出蜀都漫抄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言立春在十
二月中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
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
立春在正中策牛人居後示其農晚也為
國之大計在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
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日製一土牛飾以
文彩以彩杖鞭之既碎各持其土以祈豐稔
不亦乖乎出李涪刊誤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于齋館
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旋升顧謂公曰不能
自濟故來求濟于公公曰几上器可直百千
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
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

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
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
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死備言
其事云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出厚德錄

王荊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
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
未易語此也出癸辛雜志

吳主孫皓為晉所滅以為歸命侯晉武帝與侍
臣王濟奕碁皓在側濟問皓曰聞君在吳剝
人面則人足豈有之乎皓曰見失禮於君者
則剝之則之時濟伸脚局下皓以此譏之濟
矍然收脚矣出三十國春秋

隋侯機敏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見路旁有槐樹
憔悴欲死素曰侯秀才道理過人能令此樹
活否荅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荅

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出啓顏錄

夏侯隱每登山臨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

而不蹉跌人謂之睡仙出續神仙傳

程伊川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

祭已是別人此大不便出程氏遺書

邵康節訪商守趙郎中與章子厚同會議論縱

橫不知敬坐中偶談洛中牡丹之盛趙謂章

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康節云洛人以

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上也見枝葉而知

高下者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下也章默

然出呂氏童蒙訓

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為之變叢珍瘞身列艷

靡骨心為之安出獻醜集

唐司空圖豫為冢棺遇勝引客坐墻中賦詩

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

吾寧暫游此中哉出漫水燕談

沈約嘗侍宴屬豫州進栗子中有徑寸者帝因

勅約曰與卿周徵栗事多少各思所記帝得

十二事約得九事少於帝三事約出謂人曰

此公已前若多之恐羞死帝聞其言不遜欲

加罪徐勉固諫而止出果書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大

面如鬼狀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神

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

得到此出南唐近事

裴度自題其像曰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

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出唐文粹

邵康節赴王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矢始中耳君

錫曰偶爾中耳康節云幾乎敗壺坐客以為

的對

出聞見錄

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常醉眠其上名

曰醉石

出廬山記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

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珍

惜醉即踞之

出唐餘錄

劉表設大針於杖端客有辭酒者輒以劉之驗

醉醒也

出典論

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為僉判嘗過中秋陰晦

齋厨宿備而公就寢君玉為詩以入曰只在

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

即索衣起召客治具鼓樂迭奏夜分月果出

遂相與樂飲達旦

出石林詩話

諸葛恪吳太子喟之曰卿自食馬矢而使人食

鷄郊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咲

出吳志

東坡與李端叔書有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

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

人所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

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辛庶幾免矣

出蘇

文忠公集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

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

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

原缺

成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盜在其

室收種不時一盜也取得無能二盜也養女

太多三盜也廢事就酒四盜也衣食過度五

盜也

出六韜

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王濬戲謂之曰陸

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意若何義基答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出宋書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

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又曰得其

人而不教不祥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

兵也

出荀子

王章字仲卿為諸生時學于長安獨與妻居疾

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怒呵之

曰在朝尊貴人誰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

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出史記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要以百數曾孕者不復

享年百餘歲乃卒

出漢書

戴安道閒游贊云陰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

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

矣

出晉書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

千鍾孔子百觴子路溘溘尚飲百榼古之聖

賢無不能飲也子何辭焉子高曰吾聞賢聖

以道德燕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此言何

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平原君曰此雅言也

吾弗戲子

出孔叢子

常熟徐氏子酷嗜聲色寵嬖歌童曰俊兒者頃

刻不離其側其兄舉人某者富暴無耻欲奪

之弟不能拒俊兒遂歸于兄徐每念及即至

兄家冀得一見俊兒也俊兒畏不敢出惟掩

面屏間偷淚暗彈而已徐亦為之嗚咽不久

徐死忽附魂于其妻叫嘯號呼放誕無節連

喚俊兒市人駭異觀者環堵俊兒至則悲不自勝問曰主人何事還魂荅曰吾無別事惟韶光似酒四曲未嘗教汝故留戀耳俊兒曰聽教妻係宋氏無非無為何嘗諳曉音律是日高歌按板迥異梨園竟日不食曲熟云吾去不復來矣妻乃甦卧病兩月始瘥嘉靖丙午春予寓宋氏故得其詳今舉人者亦故妻與俊兒俱老竟不知何如也不祥若此家何昌乎韶光似酒四曲為崑山秦憲副所作纖穠巧麗人爭誦之

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其心乃請出死因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于庭各貯水滿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貸爾之死於是作樂喧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汝聞樂作乎皆曰不聞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挽不聞樂聲也今陛下聞時

亦好如此莫待急時出晁氏客語

種橘法樹高二三尺時翦其最下命根以瓦片抵之安於土雜以肥泥實築之始發生若命根不斷則根迸于地枝葉不茂且木之病有二鮮與蠹是也當刮去苔蘚刪其繁枝之不能華實者以通風日以長新枝及相視蠹穴以物鉤之仍以杉木作釘窒其穴凡柑橘辨間有虫及先時而黃者皆受病於中故也可不治之於早圃中貴雨晴以時旱則堅苦而不長雨則暴長而皮多拆或辦不實而味淡須溝以洩水無浸其根方亢陽時抱甕以潤之糞壤以培之則無枯瘁之患出韓愈直橘錄荆文王得荊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為保今王不聽朝王之罪當皆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

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何也保申曰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九此保申之力也

出呂氏春秋

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還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喊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孟嘉皆足蓋世乎衡荅曰文若可使吊喪問疾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有容儀趙有大腹可啖肉也

出三國志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投湖中後忽一人來候明云是青洪君明甚怖

吏曰無恐青洪君感君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十年大富

出錄異傳

騏驎負鹽車垂頭太行之坂屠者持刀睨之

出鹽

論鐵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輒相愛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雷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出宣驗記

漢書鮑永傳云拔佩刀截馬當胸乃止當胸馬之繫腹帶也即詩所謂鑣膺以革為之

今古鈎玄二十七卷

計七十三事

今古鈞玄二十八卷

瑯琊諸侯卿輯

天寶初寧王尚少好聲色風流醞藉諸王弗如也每春時於後園中組紅絲為繩綴金鈴繫花梢之上有鳥鵲翔集則令園吏擊鈴索以驚之號護花鈴出天寶遺事

飄風不終朝驟而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出老子

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久之曲盡其妙因妬君謨欲射殺之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拊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齧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齧鏃法耳出朝野僉載

王武子好射移宅近北芒買地作埕編錢布地竟埕時號金溝出世說

鄧析書曰譬猶拯溺而碓之以石救火而投之

以薪又曰抱薪焚火燥者先着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等奉使外夷入麻逸凍國知其俗尚節義婦喪夫則削髮剪面絕食七日與死者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若得甦則終身不再嫁矣至焚夫日多赴火死又榜葛刺大國也富而好禮一種曰印度飲食男女不同席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孤寡無倚則一村人輪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皆有足稱者竊謂華人不出星槎勝覽不及也

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一貯黃荳一貯黑豆一空又問投數荳於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荳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出却掃編

張祐柘枝詞云鴛鴦繡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

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詩張答曰公之長恨

詞有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俱不見

此即目連訪母也

出據言

則天時南海郡進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

側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

公時入奏事則天命坐與昌宗雙陸梁公就

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

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

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咲

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

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

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過之服對臣之袍臣猶

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

神沮氣勢索然累局敗北梁公對御褫其裘

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

馬而去

出集異記

唐太宗飲謂群臣曰古人淳質舞以達歡不必

合度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

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

出古今名賢錄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

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已用汁染子衣矣科

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國言許之

未久登第

出三峰集

南唐時有賣龍水圖者或得之練以為衣忽釜

中雲起蒸蒸然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出偽史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賢足恃乎

對曰父賢不過克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

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

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

亦從身始人何足恃

出韓詩外傳

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

吾當年可與交者惟此二人耳

出竹林七賢傳

趙喜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喜常思欲

報之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病喜以因疾報殺

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者曰爾曹若

健當遠相避後病愈迷自縛詣喜喜不與相

見後竟殺之

出東觀漢記

食粉榆則眠不欲覺

出博物志

豆令人重榆令人眠

養生論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

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

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

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出鶴林玉露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來驟雨

歸來急去作西窓一枕愁此趙德麟細君王

氏作也初德麟鰥居見此詩遂納之予以為

二十八字媒也

出王直方詩話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寒裏者寒

從穴從木音森亦希姓也姓氏諸書不載

高宗問楊弘武曰卿在司戎授官有非其才者

弘武曰臣妻拒悍此其所囑不敢違命上嘉

其不隱笑而遣之或謂以此言諷上用皇后

言也

出唐實錄

董卓為郎皇甫嵩為將軍各不相下後卓為太

師嵩為御史拜卓於車下卓曰義真伏未嵩

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燕雀自不知鳴

鵠之志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鳴鵠不意今日

變為鳳凰卓嘆曰卿早伏無此拜也

出魏志

素問云脉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

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泣與

澀同

劉臻耽于經史性遂恍惚世事多所遺忘時有

劉訥者與臻俱為儀同臻住城南訥住城東

臻自朝下將訪問劉儀同家從者謂臻將歸

乃引至臻家臻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在乎

可出矣乃子迎門驚曰汝亦來此答曰此是

大人宅也臻於是顧左右久之方悟

出隋書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勳

臣一品者熟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

貌如玉舉止端詳語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

召入生拜傳父命一品欣然慕愛命坐與語

時三妓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臂

之次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者擎一

甌與生食生赧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

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命紅綃

送出院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

指胸前小鏡云記取生歸學院神迷意奪語

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

蓬萊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

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

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

如此抱恨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

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釋解遠

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

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

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

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

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

圓如鏡今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

何計而能達我鬱結乎勒咲曰後夜乃十五

夜請深青絹兩匹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

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

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孟海州

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今夕當為

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鍊椎

而往食頃而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是夜
與生衣青衣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
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歎
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
深殊愁轉結生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
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
語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
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
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向生曰某家本
居朔方主人擁髻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
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
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
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
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
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何如生愀然不語磨
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

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
後曰恐遲明即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
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
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斃大駭曰我家門
垣邃密扁鐫甚嚴勢似飛驕寂無形跡此必
是一大俠矣更無聲聞徒為禍患耳逾二歲
而覺一品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擒磨
勒勒乃持匕首飛出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
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不知所向一品悔懼
多以家僮持劍戟自衛周歲而止後有人見
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出說淵崑
崑奴傳
太祖徵時甚愛於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
事幽之空室中絕食漿焉后竊以餅餌給之
一日炙餅釜中將供為郭氏親信所窺遂納
餅懷中內有腐痕出剪勝
野聞
王太尉夷甫不與庾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

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

我法卿自用卿法

出世語新語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
藝色為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
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
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寫以縑素厚賂閭
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
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盆死于

獄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

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
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
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
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見高樓一旦紅顏為

君盡

出本事詩

武后朝取供奉官置裏行為拾遺補闕御史至
有車載斗量之咏有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

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乘驢衝過其間諸御

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

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

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

衆慙而止

出唐書嘉話

嘉靖乙酉春吳縣橫涇一男子曰孔方者傭農

也年五十一產一子自穀道中出形體悉備

翌日乃死棄草莽中犬過而不食方產時甚

苦凡一月而惡水乃盡有司聞于朝以為

人異云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

出西湖遊覽志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沉之亦

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

槨亦可惟取遇耳

出列子

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

何益

出尸子

梁湘東王眇一目嘗於江北泛舟有樂功曹劉

源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眇

兮愁予耶一坐失色遂罷酒而歸

出人物志

五代時三人為朋築壇以丹雉白犬軟血而盟

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

卿乘馬他日相逢馬當下

出開戶錄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顧

色竊鈇也俄而得鈇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

作變態無似竊鈇者

出列子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者有之不過用麒麟鳳虎

豹鷹鵬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為美況者觀

後漢張表碑云仕郡為督郵鷹撮盧擊此

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上官奔走為用者

為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出莊子

江南處士朱貞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見

為瞽瞍耶

出九州春秋

醬醋之用黃酒之用麴飴之用藥均之為麥也而味或甘或酸或滑或澁觀其造醞真臭腐

之為神奇也

出丹鉛錄

諸葛武侯嘗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太平御覽載唐胡曾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會稽王冕善畫梅多自書題于上斷縑尺褚人爭寶之如云朝來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皆有可觀太祖聞而召之命題梅詩云獵獵

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唐意極善之

出草木子

伯樂相馬經云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的廬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庾公乘之殷浩勸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執此與孫叔敖殺兩頭蛇者同

出裴氏語林

于寶之父有嬖人寶母至妬與寶父時因推內

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甦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語之悉驗後數年方卒

出志怪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復生能言陰府間事乃云方在陰府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何人也曰魯正卿季氏也其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復不從是以萬人皆死又某年飢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賑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為人相職在變理陰陽汝為政乖戾多致水旱民被其害此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地獄乃有牛頭數輩執之而去父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乎何

歎也父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

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耶出父子雜言

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亮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鵠蹲云今之茅子即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撫掌大咲出大唐新語

相國呂公端與一供奉官被命使高麗國王餽送珍奇異貨盈載而歸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已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之見侵也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欲傾倒舟子前曰風濤之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惜之不欲令多到中國但少拋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左右擲之纔半風息舟已達岸矣落船視之公物居下者咸在而供奉之物畧無

子遺矣海神非秘惜奇物也將以懲小人用

心之奸耳出友會談叢

元僧覺隱浙人也與笑隱訢公天隱至公皆以詩自豪時號三隱覺隱睡起云花下拋書枕不眠起來閒漱竹間泉小窓石鼎灰猶煖殘燼時飄一縷烟江亭秋晚云獨倚清江秋思長晚潮初上水亭涼海門風起雙巒暝一抹銀花湧夕陽又云藤枯摧老樹石裂礙深溪陰洞水聲合短垣松影齊磴回知徑遠山迴覺梅低忽爾破孤寂嶺猿清晝啼皆清新可錄特二隱之作未之見也

張長史釋褐為常熟尉有父老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起而責曰敢以閒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親公筆跡奇妙貴為簞笥之珍耳長史異之曰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

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出幽閒鼓吹

袁天綱精於相術其子客師亦傳其業所言甚

驗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

一鼠令諸術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

鼠也然入一出四啓合中已生三子矣客師

嘗與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

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

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已近豈可

從之且少留舟未發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

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

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吾屬無憂登舟而發

至中涓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

丈夫乃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出表天
網外傳

許伯新眉第宅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而歎曰

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

矣惟謹慎為能久

出續
漢書

郝超字嘉賓桓溫與謝安論大事令超卧帳內

聽之風動帳開安咲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

矣

出宋
書

任迪簡為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迪簡

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

歸軍中人皆感泣

出桂苑
叢談

李白與蜀友吳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

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

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

守不動遂摧殞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

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刀躬申洗削裹骨徒步

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

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

式昭朋情古人存交重義者如此

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

忠言至諫寧得為用

出漢書中
屠剛傳

曰待北鄙有缺來說未幾 憲宗即位詔給
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
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
至是旁一妾遽云誤我輩即陰陽耳寧即日
嫁者數人後竟絕嗣豈 天子不能貴一臣
而嫁妾不足為陰德耶

出問略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
羲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
之信以為然有以示楊狀元慎曰此羲之草
韻也楊戲之曰字莫高於羲之得羲之自作
草書百韻歌亦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
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
書諸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為三絕矣其人愕
然曰孔子豈有四書講套楊曰孔子既無四
書講套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
乎偽物易售信貨難市也

出丹鉛錄

今古鈞玄二十九卷

瑯琊諸茂卿輯

李泌為相以虛誕自任嘗對客令家人速灑掃
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盞有客
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公同飲傾未畢門者
曰某侍郎取酒盞泌命還之畧無愧色

出國史補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嘗王大曰阮籍
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磊砢故須
酒澆之王大嘗自言三日不飲酒便覺形神
不相親

出世說新語

永樂間毘陵胡尚書濂奉使訪張仙至蜀中遇
高僧白雲和尚臨別贈胡公素帛一緘云出
峽當有用公出峽果遇 皇后哀詔始信其
能前知也後 太宗召白雲至京師朝士皆
敬禮之惟歐陽主事不為禮白雲呼之曰爾

非永叔之裔乎永叔嘗贈我以詩探囊出之

果文忠手筆也凡宋元度牒具在後竟卒於

京出濯纓亭筆記

元時有松江人謁趙文敏公公在內未出問是

何人答曰我是雲間人公隨應曰君非日裏

鬼其應對之敏如此出聞中今古

苗晉卿嘗遇一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

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又

曰晉卿困窮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

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全

不信怒曰將相向上是天子曰真者即不得

假者即得晉卿以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

相玄宗崩攝冢宰三日出唐餘錄

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題一

詩于壁間云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

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

見之邀知一至曰劉禹錫至此三年不成一

詩止錄四章而已詩不易作也沈佺期詩曰

巫山高不極合指奇狀新闢谷疑風雨幽崖

若鬼神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為問陽臺

客應知入楚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

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

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晚蒼蒼

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虛中迴合雲

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度水樹色暮連空

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

見巴東迢迢在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

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

在九秋中白吟畢與知一同濟竟不作詩出

議漢友

火浣布出西域火鼠毛織之一云漲海中有燃

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土人剥取其皮紡作

布若垢污投火中燒之復潔出抱朴子

孫元規知杭州有僧醉卧道上為邏者所擒公

問為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

與酒一壺一引而盡公令扶歸戒勿侵侮僧

明日聲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跡於此不

幸為此子所識不可復留跣跡而逝出委巷叢談

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

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甕者則其幸也出韓詩外

傳

君臣親而有禮百官和而不同此治國之風也禮俗

不一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臣爭盟大

夫爭名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

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割下作能附

工作忠此叛國之風也小臣爭寵大臣爭權

此害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而政行

此亡國之風也出荀悅中鑒

尤延之與楊誠齋為金石交皆善譚延之嘗曰

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

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延之為蟬

蟬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

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

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蟬

蟬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

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

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

亦以蟬蟠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

歌楚些萬象為挫瓊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

諧譁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醉出鶴林玉露

俞公士悅微時夢相者持一骨來語公曰君貌

奇甚當享大貴但領下骨不稱請與君換之

既寤而領下猶隱隱作痛鑑之果異矣後官

至少保尚書出近峯聞畧

白傳葬于龍門山河南尹盧正刻醉吟先生傳

立于墓側洛陽士庶及四方之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錄氏談

鄧艾為車騎將軍征涪陵見玄猿抱子在樹上

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卷樹葉塞之

艾歎曰吾遠物性其將死矣乃自投水中

志

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

或問曰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

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日同吾何憂焉

出列子

鄭泉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

側庶百歲之後化為戊土幸見取為酒壺實

獲我心

出吳志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

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不從乃作輿昇棄

之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

穀曰恐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父感

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父子遂成

純孝

出太平御覽

富鄭公留守西京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

司馬端明邵康節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

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

之先生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果然又問曰

此花幾時盡先生曰明日午時盡坐客皆不

答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再會於此以驗先

生之言衆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忽群馬

廐中躍出與坐客馬相踶齧奔突花叢中花

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神先生之言

出聞錄

路嚴幼病篤有人稱解醫穰之術嚴用之不效

曰此盲郭璞也

出樞齋叢書

顧愷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罕見其面疾篤妻

出省之愷令左右扶起冠幘加餐趣令妻還

其貞潔不濁亂如此

出三國志

裴筠婚蕭楚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嘲之

云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出古今詩話

話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於鄔兵曹或問曰張長史

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

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腳對魯公曰何如屋漏

痕懷素抱魯公脚唱賊復問師何所得曰觀

夏雲多奇峰及壁圻路常師之

出法苑珠林

又褚河

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

岸見沙地平遂以錐畫字媚好可愛貴藏鋒

也

出書訣墨戲

武后問狄仁傑曰婁師德賢乎對曰臣嘗同僚

未聞其知人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

矣出其奏仁傑慙

出唐史

蔡琰文姬邕之女也邕夜調琴絃絕琰年六歲

聞之曰第一絃絕邕復故斷一絃問之曰第

四絃邕曰偶中耳琰曰昔季扎觀風知四國

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得

不知也

出樂志

李翱復性書云人之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

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

而無一及百年者哉

靖恭初大興善寺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紫

桐四株素手植也元和初卿相於此院避暑

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軸脂不可浣謂素曰

弟子為和尚伐此木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

祝曰木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

明日若復有汗我必薪汝明日自是無汗

出神傳

傳

元稹與李杓直書稹敗乃竊杓直數子吞之及

尋問稹乃怒出慕天洞覽

慈溪張御史曷成化間知江西鉛山縣縣有寡

婦止一子為虎所食訟于張張與之期五日

來乃齋戒作文祭縣隍神大繫言神不能禦

灾捍患而縱虎食人五日內必驅虎伏辜否

則毀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有人

告曰虎至矣虎至矣張驚起佩箭升堂急令

啓門忽二虎至俯伏庭下若有神守之者張

曰吾良民之子而汝無故食之法當抵死二

虎中有不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

尾而出其一不動張素善射技所佩箭三發

三中其首虎猶不死命吏卒亂鞭殺之召婦

人歸其虎出都公譚纂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

身之計莫若樹人出管

人之病疾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

盡去疾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出空同子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塲有

士子容止可觀進趨端雅滔召問之曰所業

者何曰學為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

詩援筆立成詩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

慣從駕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

漬枕檀試留青黛在迴日畫眉看又令代妻

作詩答曰蓬髻剝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

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猶遣

以束帛放歸出本事詩

孫尚書觀與胡樞密書云新第落成市聲不入

耳俗軌不到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

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

出四簡尺牘

白樂天於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寺觀丘壑

有泉石花木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

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

泊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

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

壘次開茵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美秋

思一遍出白氏
長慶集

安祿山叛玄宗召李巨入禁中對問稱旨大悅

勅宰相與語久不得罷楊國忠急謂巨曰比

來人多以口打賊君不爾耶巨曰誰為相公

手打賊乎出開元
遺事

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苦辭不受

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出北齊書

劉榜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拘檢好往妻

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食畢求摘柳

江氏兄弟戲之曰摘柳消食君乃常飢何忽

須此及榜之貴為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

厨人以金拌貯摘柳一斛進之出世說

憲宗朝萬安為相傾摘賢良為之一空有倪進

賢者自庶吉士擢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及憲廟晏駕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匣皆

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出閣

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

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於內閣令人

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

請出安久在內閣人或諷之荅曰安惟以死

報國其無耻若此貪賄鉅萬及死妾媵子婦

懷以奔人家無遺焉出守溪筆記

呂許公蒙正作相一朝士家有古鑑能照二百

里欲因公弟以獻之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

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出尚

編論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而任之論語

注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

無錫華氏二子一長鄉賦一為弟子員遼陽李公宰是邑其長賦者偶呼不至厥弟易服以應之李能識其非曰汝豈秀才而代糧長者乎欲杖之因出對云秀才糧長打糧長不打秀才即對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一時應對敏捷人皆稱之

出石田雜記

成化間蘇州崇真宮道士龔高賢飲燒酒過多夜向卧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不可不戒

出蘇談

玉堂新詒載劉景元與友人游市取染工曆讀之一覽成誦我朝劉大參昌以避雨入染肆中閱其曆而還肆偶失曆大參默而授之不與一字二公事甚相類而姓偶同亦奇矣高祖始造鈔法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

心肝為之遂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耶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高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一簿搗而為之果成遂令歲輸上方今太學季納課簿給軍衛糊為砲倣書給光祿寺為麪囊而鈔法竟止

出野記

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受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出鹿門隱書

孫以忠蘇之長洲人世業裝潢性誠實一日有郡吏管佑醉至其家遺所囊金百兩而去孫藏以俟之已而管倉皇來迎謂曰得無亡金乎即持還之管分謝孫曰若利此還非本意也不受

出客座新聞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熟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出日詰錄

張生者家在汴州中年縣以饑寒一旦別妻子
遊河朔五年方還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
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徑路而歸忽於草莽見
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
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
客語咲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
見有長鬚持杯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
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為唱四座勤
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繹聲切切良人一去不
復還今夕坐愁髯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
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長鬚持一觥云有拒歌者飲此歌
舊詞中笑語亦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
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
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
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

亦難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
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
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觥
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
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
至緋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
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
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
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
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
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
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
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聞然無
所見張生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
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問其妻婢僕曰娘子
夜來頭痛張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

莽之虞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拏凡歌

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

來第二中拏額因驚覺乃頭痛張生因知昨

夜所見乃妻夢耳

出夢
昨錄

明道先生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

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

固朱子語錄云鬼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

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

亦不至顛倒

出近
思錄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

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

如此

出獨
見錄

翟嗣宗尉臨淮頗為監司所窘遂題蜘蛛詩於

驛云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

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亦無多林間宿鳥

應嫌汝簾下飛蟲最懼他莫學螳螂捕蟬勇

須知黃雀奈君何

出復齋
漫錄

蝎螫人痛不止以猫兒糞塗患處頻易之

出食
醫心

鏡

古辭云圍棋燒敗襖着子故依然陸龜蒙皮日

休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

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絲是皆以下句

釋上句樂府解題以此格為風人詩以觀風

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劈

開須見蕙秋杼着盡更無棋破衫却有重縫

日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之

中與風人詩又少異矣

出丹
楊集

有人畜一子母胡孫一日鳶飛下搏其子啄腦

食髓胡孫哀鳴三日不食徑於厨中取肉一

片戴頂上往中庭似有所伺者逡巡鳶果來

搏肉胡孫两手擒定譬其翅齒腦食髓衆皆

痛快

出景渙
閒言

陶弘景梁武屢聘不出惟畫兩牛以獻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安可致之

出逸士傳

定陶縣呂煥操心克險使酒剛暴閭里為患祥符五年春民間太牢瘡疫大起煥家所有皆殞同鄉有存者煥妬之剖礫腸胃棄於放牧之地欲令薰染盡絕與已同也是歲夏煥以

無力耕耨亦不播植見他人之田則鬱然佳苗心愈不平一旦風雹驟至煥亟詣野中仰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益大擊仆稼穡用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人衣青執捶叱煥曰爾愚賤之人不能勤力自養而乃幸如此吾雷使也殺爾何益特小懲之遂驅之南去令抱冰片而行旋驅旋叱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冰丸使含之但覺寒

凜徹骨戰慄靡定奔馳百餘里不少息將霽煥忽如夢覺復在舊處四肢疲痛若中沉病久而精神恍惚疑奪其魄也

出友會談叢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問元方曰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何謬也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

孝子作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君高

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問者慚披靡

而退

出世說新語

吳俗語多有義最為近古如謂具酒殺賀人曰

破勸

破音

字書割肉以勸酒也謂與人共出

錢置酒曰扛醵

音

字書醵拒斂錢飲酒也謂拭

案布曰幡布說文云幡布拭觚布也又晉人

云不見酒家幡布乎用久則爛謂條頭縹曰

蘇頌古有流蘇今吳人呼頌亦曰蘇蘇頌古音通也謂小巷曰弄亦曰火術術俗字也南史齊蕭鸞執其主昭業行至西弄弑之謂執業治生者曰生活梁蕭宏受錢積至三億餘萬武帝見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曰同嬰圍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出升銘續錄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何年從何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內閣書目亦不載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韋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今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噫可歎哉

吳顧愷每得父書常灑掃几筵舒書于上拜

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涕泣語聲哽咽出六帖

許市去吳縣西二十五里舊傳秦始皇求吳王名劍白虎拒丘上帝刺之虎西走二十五里而沒地裂為池因名其地曰虎嘔至南唐諱琬錢氏諱鏐遂改名許市後人訛舊音於許字加點水為澣市訛為豐迄今兩稱之不能辨云出平江記事

英廟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及家事問卿有何事難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無有上固問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臣貴久依臣臣因厚待之今彼侵家政規權賂願挽臣事臣不能去之也公意蓋欲上屬之法吏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家杖殺之公叩首謝然而以雙篋往公請其故上曰既去

其父安用其子公損首言此女願無過亦嘗
諫其父願且留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
安要之勢不可留再三申懇竟不從校去頃
刻報已兩斃矣出孤樹
衰談

張懷瓘書錄云往在翰林見古鐘二枚高二尺
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紫金鈿
以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其精類
如此又李伯時得雕戈蟲鳥書黃金文銘六

字曰主端辟作彫戈鈿金法今亦不傳唐六
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
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
戲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累金而鈿金
不在其中今并其名亦不知矣

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
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
明許即載送之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

婦正得阿承醜女出襄陽
耆舊傳

尹蓬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翻然
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
叩其中不荅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
蓋三百十有一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
一日召見亦默然不荅惟曰吾宋人吾宋人
於今何有尋適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
之

博物志載吳王江行食鱸有餘棄於中流化為
魚故名吳王鱸餘長數寸大者如箭雲溪友
議云寶誌禪師嘗於臺城對梁武帝食鱸時
昭明諸王皆侍側食訖帝曰朕不知此味者
二十年矣師何為爾誌公乃吐出小魚鱗尾
皆具帝深異之今吳中鱸殘是也

呂希哲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一切不問作
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其

亦達者歟

孟子題辭曰孟子名軻字則未聞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未詳其所得然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特未之考耳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並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則其謚也

見論語注疏舉陶自廷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端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中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

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邠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並見碑彭祖姓錢名鍾見姓苑

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長目而承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得罪出孔叢子

唐文宗夏月延學士講易賜辟暑屏出魏要錄同昌公主堂中設却寒屏李輔國堂中設迎涼草狀類碧草而幹如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而未嘗凋落盛夏掛之門戶則涼風自至章簡公端午帖子云已持屏却暑更闌草迎涼出杜陽雜編魏明帝時昆明國獻金鳥色如黃

雀飼以真珠及兔腦常吐金屑如粟宮人爭

取為釵鈿謂之辟寒金言此鳥不畏寒也宮

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

寒鈿那得帝王憐出古今詩話漢武帝時外國進

辟寒香室中焚之雖大寒必減衣出述異記

長洲蔣燾年十七試南都不利遂鬱鬱而死死

後降靈於其家母徐氏追之則應聲曰吾不

死若拈弄吾典籍若舉慟皆令吾悲一日又

曰吾得從先君游甚有賴徐氏又將追之而

燾蔑如也所著有東壁遺稿其文皆艷語雖

老儒不能及出草野纂聞

王凝家青齊之間仕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

官家素貧妻李氏一子尚幼李負之以歸東

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疑之不許其宿牽

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大慟曰我為婦人不

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

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

之為之泣下出五代史

項平父詩云日日長沙岸看雲便念家如何永

州夢偏愛在長沙與賈島却望并州是故鄉

之句全類人情大抵如此

洪州娉婷市五代鍾傳侍兒所居後以名市畢

少董謂可對溫柔鄉出硯北雜志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閒居何

以遣日劉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

而可遣乎出却掃編

趙景安云古人書字有誤即墨塗之今人多不

塗旁注云卜謂之卜然莫晚其義近於范機

宜慶見司馬公與其祖議通鑑書有誤字旁

注云非然後乃知非字之半後人又省作卜

或三點者項氏家說亦以溫公為證謂勘書

之法有為乙字布於兩間者自右句上而使

之下復自左勾下而使之上蓋字顛倒當兩

易也今館中校書格字有誤者以雌黃塗訖

別書於上或衍字以雌黃圈少者於字側添

入或字側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於本行上

下空紙標寫倒字於兩字間書乙字舉子場

中亦然不為恠也

出受日齋叢抄

凡人難知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

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

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廉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

之以慶而觀其色

出莊子

諸葛瑾與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

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世說

今古鈞玄二十九卷

計七十八事

今古鈞玄三十卷

瑯琊諸茂卿輯

君子之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

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

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

出陸賈新語

樽里子卒葬渭南章之東曰後一百歲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

在其西武庫正當其墓

出史記

衛靈公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有新聲者召

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觴之靈公

乃召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

曰不如清徵平公曰願試聽之師曠援琴一

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而延頸

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

曠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來再奏之大風至

大雨隨之裂帛幕破俎豆墮廊瓦

出韓子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
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斷春縣君祝氏可封
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就末聯云於戲保抱
提携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
方之風西山擊節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厦之
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
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出鶴林玉露

李太史與張文收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

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
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出陶唐嘉話

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随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
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云藏衣笥能辟
蠹魚又平陽府候馬驛澮河兩岸不土上皆
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
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
六十丈皆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

脛節齟齬然關中之山數處亦爾吾鄉陸文
裕公深云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
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自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
弇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
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於是南
道主人之說史傳間獨未聞有西道主耳又
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
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
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
東道北道而不考其他

沈存中題甘露寺多景樓一聯云地從日月生
時見天到江山盡處迴蓋傑作也又黃翰一
聯云江長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亦
佳出方輿勝覽

蜀中食品有南方不知者東坡所謂豆豉圓且

小槐芽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

百尾中有鶯黃子魚子者樓笋也蜀都賦所

謂藟醬流味者蜀醬也老杜所謂香飽蕪苞

蘆者蜀鮓也

出杜
遊錄

嚴甘羅武功人行劫為吏所拘唐高祖問曰汝

何為作賊甘羅對曰飢寒交切所以為盜上

曰吾為君使汝窮困吾之罪也赦之

出南都
新書

登山涉水之間專事賦詩則反礙真樂葉石林

記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以被蒙頭

家人知之即猶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

持寄隣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則詩已成乃敢

復常大是為詩所苦大抵江山既勝風日又

佳從以良朋韻士便當極躋攀眺望之興罷

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過歷歷在目然後發

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愜而無累矣

出儼山
詩話

筆回銘云箭去無前津水無波大匠失斤元戚

去戈蓋隱語也不知何人作

世傳鬼作詩云做鬼今經幾十秋也無煩惱也

無愁諸公勸我為人好只恐為人不到頭莊

生所謂體體深暗感類云吾安能棄南面王

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即此意也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

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

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

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出豫章
舊志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夢當作蔓鄭樵

謂天棘為柳殆無所據柳亦不可作蔓按本

草索隱云天門冬在東嶽名淫羊藿在南嶽

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顛棘顛與

天音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

出外
詩話

成化間嘉善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

四子三乳生六子皆不育

出增輿
亭筆記

漢書張陽傳始為小吏乾沒注云射成敗也豫
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海錄碎事
載裴松之云冒險起利不計乾燥沉沒也
賈島初為僧韓退之見其詩令還俗俞紫芝有
詩欲為僧王荊公欣然為置祠部約日祝髮
而紫芝不果二公何所見不同如此至饒德
操以一時風雅之姿竟落髮為僧甚矣宋人
之溺於佛也

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魄荆楚間常半酣
輟履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
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
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
皆掩口而笑不數年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
嘗佐太尉南康王常臯為成都却巡忽失意
常公逐之使攝靈池尉倉皇受命羸僮劣馬
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

人忽有兩炬前引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
炬皆滅後入相出錄異記

蘇瓊為清河太守盜賊止息其鄰郡富家將財
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人成氏大富為盜攻
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出齊書

王侍郎渙之常言乘車常以顛墜虞之乘舟常
以覆溺虞之仕宦常以不遇虞之無事矣出

編擇

寧王曼卿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
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
取回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
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
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
士無不懷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
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
王言王以其妻歸之餅師出本事詩

南方產荔枝而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少

劣其高蒲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而大

如鷄卵者其肪瑩白不減水晶乃奇寶也殆

不多見耳

出北石錄

吳猛好道術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

渡乃以手中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

而過過訖水復依舊

出搜神記

玄宗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皆燈也

出影

記

汝陽王璿飲葉靜能葉曰有一生徒能飲當令

來見翌日有通謁者曰常持滿見之侏儒也

談胚渾之通飲以五斗忽醉倒視之乃甕也

出河東記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顧參軍者剪鵲鵲古教

令學語遂無所不言參軍善琵琶鵲鵲每立

聽移時又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

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顰鼻語難學學之

不似因納頭於瓮中以效焉遂與顰者語聲

不異主典人於鵲鵲前盜物參軍如廁伺無

人密白主典人盜某物參軍銜之而未發後

盜牛肉鵲鵲復白參軍曰有何應驗鵲鵲曰

以新荷葉裹着屏風後檢之果獲參軍痛治

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之參軍為之悲悼

者累日

出明錄

丞相李程善譴為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

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

漢口不足信客掩口而退

出劉賓客嘉話

劉伶放情肆志每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

隨之命之曰死便埋我

出晉陽秋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

貴後昭達因醉墮馬髻角少傷昭達喜之相

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其

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後

為司徒

出芝田錄

揚文公大年與客棊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適荅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出歸田錄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有興

則泛小舟出盤閭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

茶野釀足以消憂尊稻魚鱗足以適口又多

高僧隱君子佛廬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

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出蘇滄浪集

梁叔魚三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

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也遂安之

出白孔六帖

山谷云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

也

貞元中有常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開元中萬回師弟子所建也其僧為野人所食今絕踪二年矣又聞人說有二野人住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予操心在平侵暴野人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野人首至於門下將軍止之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伏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常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履舄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掛野雉玄熊之類或庖炙

之餘亦有鍋竈柴薪自東乃知將軍之言不
謬耳度其野又未至遂扳栢樹徑大如碗去
枝葉為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
晝夜未分野又挈鹿而至怒其扃鐃大叫以
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踏於地自東遂以栢樹
搗其腦再舉而斃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
之復有野又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
吼觸其扉復踏于地又搗之亦斃自東知雌

雄俱殞應無儕類遂撥闔烹鹿而食及明斷
二野又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
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而罷

出說
海

崇寧間東阿董熙載飲于村落醉歸墜馬卧道
次馬韁持于手忽有盜盡解其衣又欲其馬
方俯首取韁馬遽齧盜髻不得去逮熙載醉
醒盡復取所失物馬始縱盜為人臣僕而不
盡力於君主者曾是馬之不若也

出陶朱
新錄

邊讓見袁閎失次序閎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
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讓答曰明府初臨堯
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出世說
新語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贅嫂地基
母子但吞聲忍氣旦夕焚香拜天而已弘治
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風雨移其樓空
其地以歸孤孀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
哉

出瑞
綴錄

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往市過見貨金者因
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
但見其金耳吏大咲之

出列
子

沈清友吳江女子也有詩云晚天移棹泊垂虹
閒倚蓬窓問釣翁為甚鱸魚低價賣年來朝
市怕秋風甚得風人之體又詠漁父云起家
紅蓼畔傳世綠簑衣詠牧童云自便牛背穩
却笑馬蹄忙下字之工如此

出姑
蘇志

吳越錢鏐少在軍中未嘗寢末年少倦乃刻木

為圓枕以自警或命子弟諷詩達旦契丹聞

之謂之不睡龍

出九國志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

之語曰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

彈輒隨之望丸所落輒拾取焉

出西京雜記

張跂欲娶妾其妻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聽之跂

慙而止

出事文類聚

越人王冕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峯四顧大呼

曰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

僊去

出潛溪集

王僧虔戒子書曰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

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爾

身已切豈復開吾耶鬼惟知愛深松茂栢

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畧叙曾

懷

出晉紀

王著及弟依張嘏最相友善一日出通衢忽相

遇遂邀叙話云公蝴蝶詩最佳今夜若棲芳

草裏為傳消息報王孫嘏無言忽不見驚問

鄉人云已卒矣

出南唐野史

鄒忌為齊相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窺照

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

美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旦日客從外來

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

熟視自以為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

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

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

妻妾及客皆云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

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

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

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令群臣吏民能

面刺吾過者受上賞

出十二國春秋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栢為之
文梓為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碾磴廡庫亭
閣無不備具築成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
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
星而出行至東都竟卒家人不能居焉

出陳水記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
甚不平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

貫于萬世善猶同于衆人或謂之曰以尿礮

對油筒宜乎黜落

出易齋笑林

鍾氏崑山陸安妻洪武中安父以事逮至京師

議大辟將磔于市而安初婚乃謂鍾曰吾不

忍吾父死吾將代刑汝其柰何鍾領之安往

竟死訃至鍾遂經

出王峯志

崔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
登第崔惓然罷舉其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偕

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坐窓下蓋崔也亟就
謁之問其別後况味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
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
取贏以自給雖云汎梗飄蓬蓋愈於應舉貢
官時也二公邀與歸不可但叩官居坊曲所
在明日二公自局中還各覩崔留刺即再訪
舟則已行矣歸玩刺字其末有細書一絕句
云集僊僊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紫有

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

出容齋隨筆

郝超每聞欲高隱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居室在剡為戴安道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

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出續晉陽秋

劉先主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時已郡嚴顏

率衆守城不降及城陷縛顏至飛呵曰汝見

大將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命左右牽去

斬顏大咲曰斬頭便斬頭何必怒耶飛壯而

釋之引為上客出三國志

司馬溫公為武安從事同幕有私幸營妓會宿於僧廬者王荊公往迫之使妓踰牆而去荊公集句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間偷卧老僧房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

出后山談叢

四明陳子經在勝國時嘗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奉周主為鄭王以奉字易廢字雷忽震其

几子經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控之臂亦不換矣後三日子經因晝寢夢至一所謂王者居有人入報陳先生來矣其中坐者衣黃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耶子經心知其宋祖也對曰陛下欲臣死即死耳史貴直筆不可易也遂驚寤後為我太祖

所戮出都公譚集

古制無奴婢謂之贓獲贓者被贓罪没入官為

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今人書臧字

者非出風俗通義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苦一旦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有也出唐書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於我何與是以脩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也出經鉤堂雜志

景龍中權龍褒為左武衛將軍好賦詩而不知音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與焉上戲呼為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泊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勅知無罪過追來與將軍上大啖嘗吟夏日詩云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或曰豈是夏景答曰趣韻而已皇太子援筆譏之曰龍褒才子秦州人氏明月畫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趣韻而已出全唐詩話

安千秋歷事唐晉累更藩鎮為人狀貌堂堂而

不通文字人謂之沒字碑出五代史

酒徒鮑生多蓄聲妓外弟常生好乘駿馬遊行
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
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有客造席
作賦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
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駿意已忘
於鬢髮汗流紅頸愛無異於凝脂合坐稱歎

出吳
閩錄

曾子固云宅有桑麻田有杭稌渚有蒲蓮弋于
高以追鳬鴈之高下縉于深以逐鱸鮓之潛
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
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攬
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
吾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出南
豐集

第五倫字伯魚光武問以政事戲謂倫曰聞卿

為吏過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

父帝大咲出後
漢書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多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
曰美則美矣臣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
草木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
而智氏亡出說
苑

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人
或謫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

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出登
懷錄

奕碁取一道人各五子謂之戲融融者戎也起
於黃帝戲鞠戎旅之間為戲耳庾元規曰戲
戎者今之戲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
之義今宮中多用之出珊瑚
鈞詩話

韓退之作柳子厚墓誌有云平居閨里相慕悅
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
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不相背負

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若毛髮及眼若

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

焉者皆是也吁可畏哉

出昌黎集

僧澹交自題其像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却傷神

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彩

聚空塵堪咲予兼爾俱為未了人

出藏奎律題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

不可居常頴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

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

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

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

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

矣

出避暑錄話

延祐初京師一木工與其長不睦衆工劇酒食

強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

所私者謀戕良人以其醉於讐而返也殺之

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榻中空乃啓榻磚割

為四五始容焉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

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逮至

榜掠不勝毒自誣眼詰屍處曰棄塚中責仵

作二人索之四被笞終不得二人歎惋循塚

相語咎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生水旁

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

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慟

曰是矣取夫招兔塚上脫笄珥脩佛事具棺

葬之哭盡哀獄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

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

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翹於邑亦以鞠訊惜

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

不見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庾死獄中歲餘

工長奏下竟斬于市衆工隨而譟雖皆憤其

冤而不能為之明遍訪其事無所得乃聚鈔

百鉞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
每備佛事則丐者至求齋一偷兒常從丐
往一夕偷兒將盜他家尚早暗中依婦垣屋
以待迫鐘時忽醉者踉蹌入酣而怒其婦詈
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歎
曰緣而殺吾夫自首異處土榻下二年餘矣
榻既不可火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消腐
盡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兒悉聽之明發

入局中號於衆曰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
錢因俾衆工遙隨其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
挑之婦大罵隣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
土榻扳磚作欲擊聞狀磚去而屍見矣衆工
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
復窮壕中死人何從來作亦伏誅婦與所
私者磔于市官以庾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
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冤夫工之死當

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連殺四五人此
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刀逃筰而得刃負皮
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轆轤而不
可知者也悲夫

出祥刑要覽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
者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於是赴
客皆作驢鳴

出魏略

梁僧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後為山陰令時武陸

王紀為會稽宴集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
絲竹之聽法朗呪之便息日晚王曰能復使
之鳴乎法朗曰王歡已闌令汝恣鳴即喧聒
如故

出括異記

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蠹五
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五色兼備光
澤可愛鄭虔取以臨書

出困經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更做甚人也

出伊川集

梁周捨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子野

云從來未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

不當一坐皆咲

出集

張璟臧相魏元忠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

何預君耶拂衣去璟臧遽起曰君之相在怒

時位必卿相也

出魏元忠傳

有藏戴松牛者以錦囊繫肘自隨出與客觀旁

有牧童曰聞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盡闕

而尾掉何也黃荃畫鴈頭足皆展人曰飛鳥

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驗之信

然

出仇池筆記

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美猴者猴頗馴

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

下第詩云何如學得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

緋朱溫篡位取此猴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

溫徑趨其所跳躍奮擊溫遂令殺之唐臣愧

此猴多矣

出幕府宴聞錄

經筵官會食資善堂東坡盛稱河豚之美呂元

明問其味坡曰直那一死再會又稱猪肉之

美范滂甫曰柰發風何東坡咲曰滂甫誣告

猪肉

出開見錄

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酒有何好而

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出孟嘉傳

劉安君曰欲髮不脫梳頭滿千遍

出服氣精義

衣垢不滌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滌

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出樵談

何晏鄧颺二尚書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

公否卦成輅稱引古詛深以戒之颺曰此老

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

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

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

出名士傳

薛勤為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賣書詣勤勤

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近勤勤曰足

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出汝南
先賢傳

為援擊潯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

頭多蟻蝨而剃之蕩蕩然蟻蝨無所復依書

奏上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蟻蝨者皆剃之

出東觀
漢記

祖廣為護軍長史行常縮頭桓南郡始下車桓

曰天甚清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出世
說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

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

枕藉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出柳柳
州集

山獐死者諸子照水內一人背屍以箭射地箭

落處定穴穴中籍以木貧則己富者不問歲

月釀酒屠牛呼團洞諸蠻發骨而出盛以小

西或架崖屋或掛大樹風雪剝落皆所不問

名曰莫堂亦猶愈於吳中之大莫者矣

出漢
蠻叢

仕宦者至京賂遺津要或有厚薄而津要之人

報之亦不同故京師語曰十兩銀到處尋一

匹段省一半一足紗沒處查

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

客舍人不知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

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

至此哉桓蔚之敗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劉

毅殺昌及劉毅被裕討夜走投寺寺僧曰昔

亡師客桓蔚為劉將軍所殺今實不敢客異

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蘓子由謫雷

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章子厚以為強

奪民居下郡按治及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

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

可也當鞅韋快其令之行指撫如意假令知
有後灾猶將不恤也東坡五及其出亡而無
所居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
悔之矣予謂鞅悔無及也章子厚事酷似劉
毅獨不聞其悔與否也出愛日齋叢抄

馬朗州設醮空中雲鶴盤旋判官何致雍為箋
齋詞云一聲空洞之音重城月曉數隻仙禽
之影碧落霜寒出北夢瑣言

唐張後胤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後
太宗即位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
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
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
帝為之笑出補言

朱希真居嘉禾嘗有朋儕詣之間笛聲自烟波
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
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

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簷間畜珍禽皆目
所未覩籃缶貯菓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
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
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
風致也出陸放翁集

僧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之什乃聚針盈
掬食之諸僧皆愧姚主以妓女逼什什乃受
之復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

不取臭泥言不為所染也出高僧傳

戴洪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于編簡焚香告祖
考號金蘭簿出宣武盛事

皇甫謐從晉武借書帝載一車書賜之出晉志

董賢之於哀帝無骨肉然髮之親又不能傳其
氣類定其繼嗣以丈夫宴接之歡自成膠漆也

出仲長昌言

今古鈞玄三十卷



今古鈞玄三十一卷

瑯琊譜

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出陶弘景集

南郡新志云大中好文以金步搖未能對進士

溫岐以玉趾脫應之宣宗賞焉令以甲科處之令

狐繡問岐出何典故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莫

相公變云暇時宜覽古繡怒除方城尉後岐

有詩云悔讀南華第二篇北夢瑣言云真經無玉

跳脫在真誥第一篇宜作華陽第一篇可也

元少保絳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為翰林

學士頃兄弟五人同院絳寤思已素無兄弟

夢必無驗熙寧中絳除學士同時入院者有

韓維陳繹鄧綰楊繪并絳五人名皆從系始

悟兄弟之北

出夢溪筆談

楊再思居相十餘年阿匿取容無所薦達人主

所不喜毀之所喜譽之畏謹足恭未嘗忤物

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荅曰世路孔艱直者

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出唐餘錄

陸機見張華華令雲來機曰雲有笑疾及雲至

見華以錦囊盛鬚雲大笑不止一日自着衰

經上船見水中影因大笑落水救之免死

出晉

秋陽

張訓者吳丕祖之將校也丕祖在宣州給諸將

鎧甲訓所得至弊怒形於色其妻謂之曰此

不足介意但司徒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

問所由張以告公命易之後吳移廣陵常賜

諸將馬訓所得亦駕馬妻言如前明日吳公

又問之訓復以為言吳曰頃在宣州嘗賜諸

將甲是夕夢一珠衣婦人仗劍告予所賜張

訓甲甚弊當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
婦告訓所得非良馬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
妻有衣箱常自啓闔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
竊啓之果見劍一口珠衣一襲乃知劍俠也

出開
顏集

主父妻淫于隣主父還妻為毒酒使婢進之婢
欲言恐逐主母不言害主父於是伴僮覆酒
主父怒笞之妻恐婢言欲殺婢婢就杖將死
不言主父弟告主父乃去妻納其婢為妻

出
傳女

武后朝左司郎中張元一善滑稽時西戎犯邊
武懿宗統兵禦之至邠畏懦而遜元一嘲曰
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蹠去賊七百里隈墻
獨自戰忽前逢着賊騎猪向南竄則天未曉
曰懿宗無馬耶元一曰騎猪夾豕也則天大

出全唐
吟詩話

孫尚書仲益與李德升書云嘗謂天下之樂無
窮而意適則為樂何必踞虎背而坐而使道
旁人指以為仙者而謂之樂乎

出內簡
尺牘

乾元初會稽民楊叟者家產豐贍一日病將死
卧而呻吟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罄產以
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脉曰是翁之病心
也蓋以財產既多而心為利所運故心神已
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宗素聞
之以為生人心固莫可得獨修浮屠氏法庶
可以佑其疾即召僧展經命工圖鑄佛像已
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忽誤入一山見
石龕中有胡僧貌甚老既枯瘠衣褐毛縷成
絮裝露坐於磐石上宗素以為異人即禮而
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
為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
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耶僧曰吾本袁氏祖

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申陽散遊諸山谷中
盡能世修祖業為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之趣
吾獨好浮屠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
居此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身體及委
身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幸未
有虎狼噬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真
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義
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藥不能
瘳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
也非食生人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
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舍命於人以惠其
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擅
越為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
委於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
願致一飽而後死也宗素喜且謝即以所挈
食致於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既食矣當禮

四方之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舍龍而
禮禮畢東方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為
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而問曰
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
療父疾僧曰吾已許焉今欲先設金剛經之
奧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向浮屠氏今日
獲遇吾師安得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
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
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
呼化為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出說海求
錄心
王元寶嘗以金銀疊為屋壁以沉香為軒檻以
賓鐵甃地以錦紋石為柱礎又以銅絲穿錢
甃花徑中貴泥雨不濕時人名為富窟明皇
嘗問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陞
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不窮出獨異志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乃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聲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竊其狀赴府告曰秀才日學知府判狀秘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人共稱快

出石林燕語

杜桐苦痰嗽性嗜蟬人或止之荅云嗽痰發猶有時螳蟬過便却沒吾鄉老人沈杞者好食蟬柿醫者曰本草云蟹柿同食令人霍亂老人曰誰着他同時生都好喫其好嗜之癖類如此

邵子謂程子曰子知雷起處乎程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程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

也堯夫曰子以為何處起程子曰起於起處

堯夫矍然稱善

出性理

神瓚禪師見蜂投窓紙求出不得師曰世界如

許廣潤不肯出鑽他故紙

出傳燈錄

阮嗣宗任情縱誕不拘檢節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

而還

出名士傳

東平呂球豐財美貌乘船至曲阿值風不得行

泊菰際見一少女乘船采菱舉體皆衣荷葉

因問女曰汝非鬼耶衣服何至此女有懼

色荅云子不聞荷衣兮蕙帶條而來兮忽而

逝乎乃迴舟理棹而去球進射之即獲一獺

船皆是蘋蘩蒹葭之葉又見老母立岸側如

有所候望見船過因問云君向來不見湖中

采菱女子耶球云近在後尋復射獲老獺詢

之湖濱之人皆云常有采菱女容色過人有

時至人家結好者甚衆由是絕跡出明錄

有善相墓者言羊祜墓所有帝王之氣若鑿之

則無後祜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

嗣祜因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出感定錄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

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

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

餓亦不恤惟義所在出張橫渠先生語錄

袁粲踈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

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

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勿復為煩

出南史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

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

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殂梁捐金得之他

日置酒觴客陳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

有儼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

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母逝我

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未幾病死出易齋笑林

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蓋自毛詩代木篇詩

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試

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更無證據豈

非誤歟出劉賓客嘉話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

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

不冰燕主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

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詣上愚可發一笑出五代史

史

林積南劔人少入京師道蔡州息旅邸既卧覺

床策間有物逆其背揭簾視之見一布囊其

中有錦囊寶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

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巨商也林語之曰此
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
于室曰某年月日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
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矣急沿故道處處
物色之至蔡邕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
具以告曰原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
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
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也林不受曰使
積欲之前日已為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
能強以數百金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
林後登科仕至大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
郎出夷
聖志
翟伯壽俊爽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
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髻髻著精鼻禪躡高履
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焉出張
荃翁
責耳集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
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
不可與同處楚之南有災人之國其親戚死
局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為孝子秦之
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謂
之登遐吳之俗又何以異于儀渠者耶出列
子
王敦每醉後以鐵如意敲唾壺歌曰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歌闌唾壺缺
足出世
說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
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脩國
史出隋
唐
嘉話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異世疎
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
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
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喜不慶憂不

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殮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游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之播繼以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

白頭又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

二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出城言

南華真經曰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

人道謂之陳人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夜從

一騎出飲田間還灞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

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

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為邊害於是孝

武皇帝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灞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諫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蠻貊威稜懾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旨哉

出風俗通義

鍾離意為堂邑令民防廣為父報讐繫獄母病死廣哭不食意憐之聽廣歸殯殯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下遂遣殯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罪

出唐書

顧榮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牀張翰往哭之

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歎曰顧彦先復能賞

此不弔喪主而去

出錄

述律每酣飲晝夜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出四夷附錄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

米元章亦在坐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希

為顛願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出海岳碑

事

劉棻嘗從揚雄學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

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

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

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

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

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

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嘗怪相如

作賦古字聲牙殆不可讀而天子一見大悅則知

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夫往往視為

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何

林氏語

楊文公嘗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

斟則見晉公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出楊文公談苑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

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咲曰汚貂武陵荅曰

陛下何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出齊春秋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林甫嫉之若讎曲江為

海燕詩云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

滓濺祗見玉堂開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

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終被毀出唐詩紀事

王尼見司馬太傅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

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

執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

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

笑與尼綰五十匹出鄧粲晉紀

張思光作海賦成文辭詭激以示鎮軍將軍徐

凱之徐曰公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盤耳

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澆沙搆白熬波出素積

雪中春飛霜暑露

出傅亮
文章志

王思微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
宅中有犬汚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

已更令剗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出梁書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
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

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以石

鼎聯句其首倡曰妙匠琢山骨剗中事調烹

至彌明自言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

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脞座客無

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

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

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狀鼎之聲既已酷似

譏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服頃更倚壁而

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客畏且異之咸避

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出昌黎集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

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

用剪髮為也何大驚即易之

出元史

元稹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

游慈恩寺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

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

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游

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

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

若合符契

出本事詩

蘇子瞻與姜至之同坐至之舉令云坐中各要

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

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

夏定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

曰薑制之

出宋史
隱逸傳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人莫知翡翠為何物宋真

宗朝內庫有玉盞一隻以金磨之金屑紛紛

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乃玉中之寶非

翠羽也

出歸
田錄

石徂徠為舉子時讀書于南都侍郎王濟聞其

貧授以盤食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

何又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食不備富

室有以襲衣為饋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

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

生廉耻喪矣工夫何在

出事文
類聚

劉攽性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

論舉子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

象當詣南御苑時馬默為臺官奏攽輕薄不

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

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而嘉問

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

嘉問字望之

出倦游
雜錄

沈叔山性至儉恠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別沈入

內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

而絕無麗者惠恕嘉其能顯非

出江
表傳

畢卓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

醉夜入其甕間取酒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

主人往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

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

出晉中
興書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

而不仁自至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

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

而善者齊民惟

出唐門
隱書

有李校尉者口奏 宣廟云爺爺詔求直言臣

不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云其二陳符

乃聞人爺爺要此人何所用直言只此二事

為大 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即他校尉也少削其尖不大去之 上令扶去餓七日來說既入獄諸校更以肉餌啖之七日奏李不死 上令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 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呼為

李神仙

出藏園雜記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

已對卧數語之外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

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出却掃編

楊仲舉純厚寡默武昌人化其德有相爭毆者聞公之來自相解散曰待楊師父過去再打其為人所畏服如此後受楊文貞公薦居翰林隣家蓋房簷溜滴在公家家人欲以為言公曰天晴之日多下雨之時少不必言又有隣人中年始得一子公有一驢善鳴恐驚其

子鬻之每旦徒步入朝京師人多道其事景

泰間以尚書終於家

出閑中今古

覺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茶自奉以萱

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赴茶者必以油囊盛餘

瀝歸

出歐陽文忠公集

孟嘗君待客夜食或藏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

食辭去孟嘗起自將其飯之飯乃震客慙之

自刎而死

出國史補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比來斷獄多失出何

耶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出唐書

李章赴隣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旁

既進饌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

於主人曰章與主人皆蘇人每見人書蘇字

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

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章即引

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指揮今日左
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坐輟飯而笑
終席乃已

出中吳紀聞

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多
因飲食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為害无甚自丁
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
羹不得更設肉飣即肉飣不得用大碟只用
菜碟大小一般晚食无須減少不肉更佳一

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
儉德避難之方爾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

體此意

出朱子語錄

王荊公初為叅政每讀晏元獻小詞曰為宰相
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
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職亦在坐
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
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出東軒筆錄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為僕射文襄其言常醉不
可委以臺閣其子撻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
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

飲酒

出李百藥齊書

釋難陀者詭異不倫嘗至蜀與三少尼俱行或
大醉狂歌成將將斷之陀曰某寄跡桑門別
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善歌管成將反敬之
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
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陀謂尼曰
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
迅赴摩趺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
僧唱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成將佩刀衆謂酒
狂驚走陀乃拔刀斫之背踣於地血及數尺
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陀笑曰無草草徐舉
尼三節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

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
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擊節會罷自起提首安
之初無痕也成都人有供養者陀不欲往閉
關留之陀因走入壁縫中漸沒無跡後不知
所終出神僧傳

黃山谷戲和張文潛詩云張侯哦詩松韻寒六
月火雲蒸肉山謂文潛詩雖清如松風之韻
而體則肥如肉山之蒸也又云形模彌勒一

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出泊宅編

越人黃撥沙善風水畫地為圖即知休咎故號
撥沙婆人有患左目者問之云祖墳有木根
傷害葬者之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
其左目出之而愈出后山談藪

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抵官庫甚近因穴而入
見有錢數萬欲携歸有金甲人持戈叱曰汝
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生懼

而出訪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
首煅煉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也曰乞
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人要得
錢乃侮我也生曰足下他日當富貴幸賜憐
憫但求一帖公不得已因寫帖云錢付某五

百貫月日署名訖生携去公與其徒大笑以
為妄也生却至庫復見金甲人令繫帖于梁
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勅

賜錢一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

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所書驚歎累日訪求書
生具陳所見厚遣之出唐逸史

或問鄭祭云相國近為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
橋風雪中驢子上此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

心也出古今詩話

東坡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出蘇文忠公集

謝安嘗欲過陸納但言納殊不供辦納兄子傲

密為具安至納惟設茶果而已傲遂盛饌珍

羞畢具安去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

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

出晉抄

劉行全南走王緒將兵逐之初以糧少故兼道

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王潮與弟審邽

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

無不法之軍潮對曰人皆有母不聞無母之

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

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免之

出孔氏六帖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別墅姨止一子未

嘗至都城仁傑每伏臘晦朔修饌甚謹嘗休

沐候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

進膳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啓姨曰某

今為相表弟何欲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

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人仁傑大慚

而退

出太平廣記

魏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於中空筵宴使人於

梁上注酒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流於

盞中魏洞天聖酒將軍

出酒中玄

皮日休傲誕自魏問氣布衣

出北夢瑣言

司空圖自

目為耐辱居士

出文苑傳

歙州江處士好道能制鬼魅有婦人為鬼所憑

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意不欲與鬼神

為讐爾既告我當善為遣之歸洒掃一室令

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坐不

交一言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鬼

出果錄

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魏獺祭魚

出孔叢夫談苑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為亭往來題詠甚

富一日柱間得一絕云冢上為亭鬼莫噴冢

頭人即冢中人憑闌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

總是塵相傳為呂公作出西漢叢語

符朗初過江王大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汰法師

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

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以愧醜而才國

寶美而狠也出裴景仁秦書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權油因禁城

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笑曰臣

請并禁月明出五代史

祿女人脇衣也今人謂之祿胸隋煬帝詩錦袖

淮南舞寶祿楚宮腰盧照鄰詩倡家寶祿蛟

龍被是也或謂起自楊妃出於小說偽書不

可信也崔豹古今注謂之腰綵注引左傳相

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

始于唐乎沈約詩領上蒲萄繡腰間合歡綺

謝偃詩細風吹寶祿輕露濕紅紗出升廣詩話

洪覺範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

或以為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

為也出現北雜志

蘇城織染局匠李伯順之姪茂四歲失怙伯順

撫之有恩既長伯順病且死茂於密室中操

刀刺其胸得一肉如指大乃以香灰護刺處

以肉煮進伯順伯順食而甘之病尋愈而茂

亦無恙蓋小人之良知良能而誠亦足以格

天其心術則過於君子遠矣

成化十八年宿州民張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

之右痛不可言凡歷三月慙苦痠劇忽腹畔

開裂產下一男母子同死出野記

楊遵彥典選二十年獎拔人材多以言貌時人

為之語曰楊公用人如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出後魏書

今古鈞玄三十一卷

計八十五事

今古鈞玄三十二卷

瑯琊諸

孔融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書日父眼小者

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不拜答曰偷那

得行禮後融被收融謂使者曰冀罪止一身

二兒可得全否兒徐進曰大人豈有覆巢之

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出魏氏春秋

毘陵王尚書俱在翰林時家人食鷄而骨留咽

中醫莫能治疾亟或云城外有人能持呪治

此者即往求之其人以水一盂置案上書一

符焚之久之聞其孟鏗然作聲則骨已在水

中矣病者在家覺咽中有物挺出計其時正

持呪之頃也其人自云胡僧所傳竟莫曉其

何術

出灌嬰亭筆記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

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

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錄

要皆是妄說如謂律令為雷霆迅鬼皆妄人

撰說而文士或信之耳

出丹鉛錄

郝隆為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

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攪筆便

作一句云蝦蛄躍清池桓問蝦蛄是何物荅

曰蠻名魚為蝦蛄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

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

語也

出世說新語

嘗見宋人題識一通不著姓名其辭曰章聖皇

帝踐祚之明年有異人長纓三尺許身與首

幾相半豐髯秀耳舌食輦下人叩其所自來

則言曰將益聖人壽一日聞于上有旨召見

內殿被聖問則復以前所言為對訊其能則

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宸眷方渥俄逸

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

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勒圖其像今世祝壽

者多画壽星圖蓋本于此出王壺清話

王烈識道達義其誘人皆性氣誨之有盜牛者

發曰罪責甘心乞不使王烈知也烈聞之遺

絹一端以激其心後老父遺劍於路有一人

守之乃是盜牛者出先賢行狀

阮籍隣家少婦有美色當壚籍嘗詣婦沽酒飲

醉便卧其側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出晉陽秋

李納性辯急酷好奕碁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

往往躁怒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納觀

便欣然改容取其子布算都忘其恙出南都新書

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

出宋子嵩化書

王潛夜宴盜入其家盡取酒具逮明方知笑曰

亦好飲耶竟不問出九國志

忠安胡公澁生而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

母夢一僧持花遺之居數日有吳僧索觀比

見公有笑容問之則曰先師嘗示夢今生某

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一笑為記今果然聞

者咸以為異夫輪迴之說吾儒所不道而鮑

靚記井羊祜識環古人類皆信之抑又何也

然小說家以常臯為諸葛武侯後身雲溪友

議又以嚴武為武侯後身趙鼎為李德裕後

身歐陽修為韓愈後身蘇軾為戒禪師後身

王十朋為伯咸後身張安道為智藏僧後身

巧詞曲說真若有可據者於乎世豈有是理

哉蓋自佛老之說散漫既久庸流從而附會

之耳出龍江夢餘錄

吳人孫畧少田於野時年飢穀貴有盜刈其稻

者畧見而避之既去又自刈一擔送與之鄉

人感愧出姑蘇志

王維與裴迪書云夜登華子岡輞水淪連與月
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
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童僕
靜默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仲卉木萸
發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畦朝雉
儻能從我游乎

出王右丞集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常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
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之有聲求其同

類爾宜益以錢聲必自止

出何氏語林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
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此裴晉公詩也細
書妨老讀長簾愜昏眠取簾且一息拋書還
少年此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
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窓無
夕陽此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
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牕殘日已

無多此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與易闌頭
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
雨後山此呂蒙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
倦攤書午夢長睡起恍然成一咲數聲漁笛
在滄浪此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
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

出周公謹癸辛雜識

揚大年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

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

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

一如見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出宋書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課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
宜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群者或致奔踉
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
曰吾今市青布作小襜褕繫之馬後耳或曰此
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

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
不意諸君子習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

口耳出據言

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場捨經造像修建
塔廟曰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為
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
含氣血知痛痒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
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
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
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
獄之理出司馬溫公集

律耶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
然嗜酒不事事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
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哉出遼史

蕭南郡嘗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胃懷雖壽百歲
亦為大也出南史

蘇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乎公曰修
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意蘇公曰韓通
無傳烏得為善善惡惡通周臣也陳橋兵
變歸戴永昌通擢甲誓師出抗而已

程明道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
事先生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如此
急迫蓋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
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出近思錄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
涉風波而不疑出樵談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曰夜來雙月滿曙後
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惟一女
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出本事詩

釋曇延自顧其影言曰吾與爾沉淪日久飄泊
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
山百梯寺出僧道宣傳燈錄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病每謂人曰吾少

長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

何能無病乎

出隋唐嘉話

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

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

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劉潛夫詩云但

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

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出鶴林玉露

齊王泰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群

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荅曰不取自當得

賜人皆異之

出齊書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

覺此坐芳蘭竟體

出梁書

寶祐四年策進士召王應麟覆考理宗欲易第

七卷置於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

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置首

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

出宋史

李瀚山西人中王華榜進士初任樂平尹縣辭

多恠每不利于長官舊尹屢易而死瀚得選

人皆危之同年孫希說戲之曰子將不免矣

瀚益不樂至縣即延術士相之術者云廳事

下有枯骨發之果得髑髏數具又云庭前大

樹有異亦宜去之遂命鋸伐木理流血數斛

未幾瀚擢御史繼之者皆有聲

出墨池浪語

曹公作歌案卧視書周美成又謂之倚書牀

出硯

北雜志

元德秀貧時兄嫂俱喪有遺孤暮月無乳哺之

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即以已乳含之旬日

而有乳汁遂長大

出南部新書

嘉靖甲申十月六日有龍降于嘉定縣青浦場

雷雨大作沈氏聯居者三家中一家人產恙

拔去不知所向左右二家一無所損拔時亦

無聞也沈東溟黃門說次日黑白二龍聞於府城之西約四十餘里踰時白者敗馳往西北黑追其尾而去莫知所竟時微雨薄霧登虎丘者皆得見之

真臘之俗呼儒者為班詰僧為苧姑道為八思父為巴駝叔伯亦呼為巴駝母為米姑姨嫂姆亦呼為米奴婢呼主父主母與子同兄姊為邦弟妹為補溫舅為吃賴姑夫為苧賴呼

中國為備世官人為巴丁呼一為梅二為別三為卑四為般五為苧監六為苧監梅七為苧監別八為苧監卑九為苧監般十為荅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若廣中之過癩每歲擇一良日頒行國中俱許陣毯先期父母必擇一僧或一

道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鼓樂飲食會親隣門外架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于其上七日而撤既昏則以鼓樂迎僧與女俱歸各坐一絲亭各隨其寺觀日滿則以金銀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貧者一二十擔富者則百餘擔計直數百金饋僧道以贖女身否則此女終身屬僧道不敢適他人矣至於婦人產後即作熟飯拌之以鹽納于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收斂如室女有親屬相姦者則皮肉相粘不開不食而死欲識為盜者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兩家爭訟不拘事之大小必以上聞莫辨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一二日或三四日

其曲者必獲症候而出直者無恙以此剖判

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地之靈勝於中國特

風俗之鄙穢可咲耳元周達觀出使皆親見

之出鼻臘風土記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

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

何出北史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幃

而觀之李端詩先成曰薰香荀令偏憐少傅

粉何郎不解愁衆以為或言是夙構端曰願

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為韻端復賦云新

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一時稱其

妙絕曖出名馬金帛為贈出姚合極玄集

鄭少師熏於里第植小松七株號七松處士嘗

曰吳代可對五柳先生出宋祁唐書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溫公

領宮祠范蜀公自許來同過郡為會潞公出

四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

溫公請筆書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

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出青箱雜記

青箱雜記

金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乙夜召見

楊雄因及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

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譏之

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

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

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

何以免罪答曰冥官云汝置一曆日白日所

為暮夜書之其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

為之改容出金史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斛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

肺一物以茶注之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斛

二瘕出醫說及太平御覽

宋仁宗賞花釣魚詩群臣屬和而徘徊字無他義所進諸篇什皆押徘徊於是教坊雜戲為數人尋訪稅第至一宅觀之自前堂至後觀之不已問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淹留不忍去亦問之皆曰徘徊也一人笑曰可則可矣但徘徊太多出韓魏公語錄

竇卞與王永年揚繪為通家既相親暱永年嘗

置酒邀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要以左右手掬酒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杯其褻狎如此

出東軒筆錄

魏杜襲為丞相長史太祖以將軍許攸擁部曲有慢言欲殺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尺庭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太祖曰善出魏畧

吳人姚光有奇術吳王令積薪千束火焚薪盡

光恬坐灰中振衣而起出神仙傳

東坡云脉之難明古今所患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之際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問有謹愿者雖惑主人之言亦叅以已見兩存而雜治之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病之所自然後求診虛實冷煖先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之吾疾自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出仇池筆記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謂換鶯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可名公書為換羊字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適宗儒簡至以圖報書來

人督索甚急公咲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水記

常熟一鄉民因歲歉携其妻將往溧陽依大家以居附舟至宜興舟人欲圖其妻乃詒夫曰汝何必往溧陽我熟此處大家與汝登岸投可相依者來取妻却省跋涉夫然其言令婦候舟中與舟子行時天色已暝舟子負木挽隨行至松林以挽擊夫仆於地意其死矣回舟謂婦曰而夫已為虎食而今奈何婦大號哭舟子曰勿哭我亦無家相與完聚足矣婦叫號不止直欲尋其尸舟子仍負挽引婦同行欲併殺之途適林莽間有虎躍出直趨舟子婦奔走宿野廟明日又附舟往溧陽某家告其故主人不內婦復號哭慕有里正經其旁偶問故婦具告之里正曰適在縣前見一男子訴在某處被舟人謀殺幸而不死豈汝

夫耶導婦至邑門夫婦相見復歸常熟

譚纂

劉表攻西川川長杜子緒守拒時栢季長在城中聞兵勢恐懼入室牽被覆頭攻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三日出問消息四日負盾親關謂子緒曰勇可習者也

出九州春秋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僕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策

計其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償其鄙吝若

此出郭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問何以有人氣答曰無便去文因呼細腰適間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曰我杵也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觔燒

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出盧氏雜說

桓石虎趨捷絕倫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諸將

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虎急往拔箭獸跳石虎

亦跳反高於獸獸伏拔得一箭而歸

出劉禹錫原力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一日宴近臣於禁苑中指

示張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鮮

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

中之魚猶陛下用人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

戲耳帝不悅人皆美九齡之直

出天寶遺事

秦士有好古物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

蓆一番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蓆以問孔

子此孔子所坐之蓆也秦士大慙以為古遂

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

之曰此太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者也蓋

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

因傾家貲與之既而又有持朽漆碗一隻告

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為古也此碗乃舜

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

士愈以為古遂虛所居之宅以與之三器既

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

心終未忍捨去三物於是披哀公之席持太

王之杖執舜所造之碗行乞於市曰衣食父

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出文子

陳克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

牡丹花及酒遺之克佐詩曰有花無酒頭

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

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有韻

出孔平仲談苑

陶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匳及旦

以書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

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

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出東都事

畢

羊蹄筋膜中珠子食之令人顛出孫真人食忌

劉子翼性不容物門僚有短常面折之退無餘

訾友人李百藥嘗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

不恨出大業雜記

湖南觀察辛京果嘗以忿怒殺人論合死德宗

從之李忠臣奏曰京果合死久矣上問之對

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

死渠嘗從行特不死是以知其合死久矣上

亦憫然改授王傳而已出唐書

王霸與楚相令狐子伯為友子伯令子郡功曹

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雍如也霸子時方

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

仰視霸有愧容妻問之吾見子伯子容服甚光

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父

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

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素何忘

風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

遂共終隱出逸人傳

呂太尉惠卿元祐間貶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

曰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

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戚戚所致矣出却掃編

正統時中官王振招權納賄勢焰熏天公侯將

相奔走其門服舍器用尚方不逮及籍其家

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六七尺金銀十餘庫

馬數萬匹夫鄙鳩鵲金谷棄市財之厚怨

之積也神憤人怒持此而求不敗難矣出龍江夢

錄餘

諸葛原以館陶令遷新興太守管輅往餞之原

取燕卵蜂窠蜘蛛着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湏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

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

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殼棘

長豆吐絲成維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

也衆皆驚喜出王壺清話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

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瓶中倒取

抄錄成書故紀代無次出說苑又程泰之云六

帖之名既不自釋後人亦無辨者偶閱唐制

取士凡六科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各一

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者

以帖為名蓋取義於此出程氏演繁露

郭景初嘗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召景初詰其

狀景初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守恠

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

賦郭操筆立就其略曰事有不可測人當防

未然何張公之飲酒乃李老之醉焉清河犬

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微遭酩酊之愆

太守見而大咲乃釋之出墨客揮犀

長孫順德以受賂為有司所劾廢帝因賜帛數

十端愧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

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耻者得賜

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出白孔六帖

五音宮商角徵羽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

始施生為四聲細也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

度也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徵者

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者宇也物聚藏宇

覆之也出劉歆鍾律書

韓晉公鎮湖西戎昱為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

亦爛妙昱情屬甚厚湖西樂將聞其名白晉

公召置籍中昱不能留乃餞於湖上為歌詞

以送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

為開筵命歌送酒遂唱曰好去春風湖上亭

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

啼四五聲曲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

妓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乃召樂將責
曰戎使君名士留情妓女汝何不知而召置
之成予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繡即時歸
之出唐詩紀事

周公謹嘗與一時好事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所
藏書画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
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
泠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

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隣舟
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為真謫仙人出五代名畫補遺及寶鑑

中統初許魯齋應召赴都日道謁劉靜修先生
靜修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許荅曰不如
此則道不行後至元中徵靜修至以為贊善
大夫未幾辭去及召為翰林學士復以疾辭
或問之荅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出元史

黃琬少即辨慧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琬祖
太尉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
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
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出東觀漢記

褚元璩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
前門褚從後門出遂住剡溪瀑布山性耐寒
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出上清六甲經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画吾子行嘗題其所

画竹石子行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
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為子行之誤魏公
見之曰此非誤也這瞎道婦人會作画倒好

嬉子出陶九成書史會要

唐女子李季蘭六歲時父抱於庭蘭作詩咏薔
薇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恚曰他日
為失行婦也後竟如其言高仲武云士有百
行女有一德季蘭則不然形氣既雌詩意亦

蕩自鮑暉以下宰有其倫如遠水浮仙棹寒
星伴使車此五言之佳境也劉長卿謂為女

中詩豪

出全唐詩話

南唐書載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
言然亞夫下獄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
引退庶幾保全後齊丘登相數載致仕復以
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
國朝夏閤老言以少師致政後被召就龍虎
山問道入裴慶慶與並坐握其衣老夏此衣
終不如我布袍問所往利乎笑而不答既就
道張天師謂慶曰夏公去矣慶曰這砍頭的
去了後果以河套事伏誅與齊丘事甚相類
裴慶吳人棄妻入山人以為仙云
陽城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之官有勸謐
餞之者謐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
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責陽

城太守而賤柳也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

安也

出玄晏春秋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褒知王悅之也
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
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
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鄭褒既知王以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
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也後見王必掩其鼻
美人從之王謂鄭褒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
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劉
之說苑
陸宣公奏議云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蔽于襟
懷囊橐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塲園園
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蓄息之貨數
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
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繫計估

笑繙宜其失平長偽今之賦役弊正如此惜

無以是陳之當道者

出翰苑集

武后之幼表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當生貴子

乃見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

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武后最幼姆抱以見

詔以男天綱視之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

若為女當作天子

出表天綱傳

名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

出折獄疑相論

松江漁翁者不知何許人恒擢舟遊吳江長橋

往來波上意氣自得醉則扣舷而歌紹聖中

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道吳江過而異焉

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

丐緒言以發蒙陋翁曰吾厭喧囂處閒曠邀

跡於茲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

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

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

而仕乎翁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

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

義且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

之裕曰吾聞抗志者忘形養心者忘道致道

者忘心先生心形俱忘高義可尚敢問舍所

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况屋室耶舉酒飲畢

鼓枻而去

出松江志

房維嘗修學終南山谷中忽聞聲若戛銅器之

韻蓋前所未知也問之父老云此龍吟也不

久雨至矣綰望之雲起冉冉果驟雨作自爾

再聞微驗不爽後將赤金鉢憂之謂偽龍吟

出靈祐錄

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

出文子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

出魯連子

今古鈞玄三十二卷



今古鈞玄三十三卷

瑯琊諸茂卿輯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荅以一
斧而告之曰欲子斫斷其手不照天下詩名
又在杜家矣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
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
情則宗武之能詩可知矣惜乎其不傳也

坡老人
詩話

狄仁傑為淮南安撫大使作檄告于楚霸王項
羽云君潛游澤國嘯聚梁楚不知曆數之有
歸莫測天符之所會遂奮關中之翼卒垂埃
下之翅當匿魄東山收魂北極堂合虛承廟
食廣費牲牢君宜速遣勿為人害檄到如律
令遂除項王廟

太平
廣記

姚崇與張說同為宰相頗懷疑沮張衡之甚切
崇既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藥源甚

深然其為人稍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
後吾同僚當來吊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
重器羅列於帳前張若不顧汝族無類矣若
顧此而屬無虞當錄其玩用致之仍以神道
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仍先磐石以待
至便錫刻張丞相見事當遲於戒數日之後
必當有悔若繼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
其錫石仍告以具聞上崇既歿張果至目其

服玩者三四崇諸子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
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
時成歲化育之功全後數日果遣使取文以
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諸子乃引使者視其
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
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
矣

止大
唐新
語

盧瑞撥為莊宗管記會選醫學博士所司請崇

公立草之筆不暫輟末句亡既據厚朴之才

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久為啓蓋

出紀異錄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嬖奚騷右捷禽
勢獸應絃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
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慎
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遁簡子怒車
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
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

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惶不及避狼顧而人
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
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哉得早處
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
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
狼以犯趙孟綢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兼
愛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索徐
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虞蹙尾三內之而未

克徘徊籌處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
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於先生束縛之
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蜎縮瓊屈蛇盤龜息以
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
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
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鞬端示先生罵曰
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鞬先生伏質就地匍
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毋奔

走四方寔迷其途又安能指迷於夫子也然
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
尚以多歧而亡今狼非羊比也况中山之歧
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
幾於守株緣木者乎况田獵虞人之所有事
也今茲之失君請問之皮冠行道之人何罪
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失性貪而狼助
豺為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効微勞也

又安敢諱匿其踪跡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並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留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援流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為趙人逐其來甚速雖先生生我然飢餓特甚使不食必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餓死道路為烏鳶食寧斃於虞

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擁蔽驢後狼逐之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之遂至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既久日暮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

苟昏狼若羣至吾死矣夫結狼曰民俗為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即與偕行踰時道無行狼饒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少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為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而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樹中轟轟有聲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否也往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復時鬻我實於市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夥今老矣不能飲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焚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枿之材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覲幸

免乎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
與盟矣夫詢三老今值其一何遽見食耶復
與偕行狼愈饑甚望見老將曝日欺垣中謂
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
言害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
之不問將啞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將再述
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牛皺眉瞪目舐鼻
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角繭
栗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馭羣牛從事
於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我都其事老農
出我駕車先驅老農畊我引犁効力老農視
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
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欺我老弱逐我於
野酸風欺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
涎垂而不可收步艱而不可攀皮毛俱亡瘡
痍未瘡通聞老農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

朝夕進說其夫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
可脯皮可革骨肉可切磋為器指大兒曰汝
受業於庖丁之門有羊矣胡不殲刃於硯以
待乎跡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
農如是其大且久尚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
覲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
生曰毋欲速遂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
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
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
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為趙人窘幾死求救於
我我生之今反欲啞我我力求不免誓決三
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
逢老將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
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
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歎歎再三以杖
叩狼脰厲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

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輒然不
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
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
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
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啞丈人
顧先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
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
曰是皆不足信也當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
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
知也丈人附耳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
出匕首丈人曰先生使引匕摘狼先生猶豫
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
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
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出中山
狼傳

吳人杜用嘉與朱存理朱凱交每訪二子必先
過存理下輿謂曰吾交凱在先當先謁凱而

後至君家及至凱所苗之飯不可曰君貧當
飯於存理氏

出都公
譚纂

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至留詩云我名
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
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留詩曰葛洪亦有
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
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旗擁翠輦中一女
子更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咲曰是嵩山讀

書薄命漢郎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

筆判曰更與三年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

回生乃寤後三年而死

出遼
志

大曆十三年李道昌為蘇州觀察使一日虎丘

山有鬼韻詩二首隱于石壁之上云青松多

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隴幽隴空崔嵬

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誰知生者樂魂魄

安能迴况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

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
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離復隔幽顯猶
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
上人莫敢臨芳樽在周問枯骨王樂成虛言
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勅令致祭道昌為文
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開
詩筆何代而止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
室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工后中隱出

桃源三月深少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
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哀哉青松嶺上嵯峨
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
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怨
兮淚霑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
君祭後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幽暝離異
路平昔忝攷文欲知潛昧處山北兩孤墳詢
諸耆老竟不知姓氏

出全唐詩話

高僧鬼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寄宿自稱天女以
工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
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華囊見試女
乃陵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
人者秉心堅貞

出高僧傳

王顯與唐太宗有歲于陵之舊每掣禪為戲將
帽為歡帝微時嘗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
及帝登極而顯謂曰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

帝咲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
不及謂曰卿無貴相非為卿惜也顯曰朝貴
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
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紫袍金
帶錫之是夕卒

出大唐新語

南卓貧遊上蔡蔡收待之為客吏所沮每宴集
令召即亡卓自以衣冠弊故不敢赴卓由是
愈窘困惟城南鬻飯姬待之不暇也後為蔡

守乃曰古人一飯必報睚眦必讎吾雖位微

適當斯日也遂刑吏而報云云漢

宣州諸葛氏能作筆柳公權求之先與三管語

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

即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筆遂

以常筆與之歎曰先與者三管非右軍不能

用也出文房

唐王諷除夜詩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

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

裏回風宛人不覺已着後園梅後之作者罕

有及此出流春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

霄盤旋久之復入籠內逋嘗遊西湖諸寺有

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

籠放鶴良久必禪小船而歸蓋以鶴飛為驗

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書常謂人曰

通世間事無所碍惟不能擔糞與着蓑出夢

宋寧宗時金國主圖三教像遣使至學士院求

贊上則老子與釋迦講法孔子拜於下諸學

士皆難於著筆獨真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

虛釋迦專說舍利夫子聞之咲倒在地出江

開

梁武平齊畫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

為却后所察勔止皆有隔拘情恚殆將成疾

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

鶻鷃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蓋試諸

梁武從之却茹之後茹減殆半帝愈神其事

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著以遍賜羣臣使不

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

不妬其清貪者不妬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

者皆知革心亦勸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

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戒於殺生其

議遂寢

出文苑
英華

阮籍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
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
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同隣
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蟲
之處禪中乎逝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吉
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出禪襪自以為得
繩墨也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
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氣之處
禪乎

出晉書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
聽其馬蹄聲曰恭政月中必拜相果如其言
後真宗晏駕晉公克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
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
公克山陵使故有是說耳或密問之曰蹄面

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其言悉驗

出談
閩錄

魏武北征踰嶺升嶺見山岡不生百步王粲曰
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磐石而石氣蒸熱出外
故升木不生魏武即令覈看果得大墓內有
磐石滿塋

出吳苑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

長夜不知何人作

出唐庚
文錄

張丞相夫覺召自荆湖適劉跛子與客飲于市
橋聞車騎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
且苦飲因作詩曰還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
近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
驚一時賞其俊爽

出何氏
詩林

齊東昏侯有美人潘妃名玉奴侯鑿金為蓮花
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也

出齊
史

羅可疎放自適嘗有竊刈其園蔬者可適遇見

因講是避少間以俟其去又有操其鷄者可
携壺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
幸同里閭不能烹鷄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
席呼其妻子環坐盡醉而歸終不語人人由
是相誠無犯

出墨客
揮犀

王微之與獻之俱病術人曰應終而有生人樂
代則死者可生微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
人曰凡代死者已年有餘今君與冀俱盡何

可代獻之卒微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
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曰子教人琴俱亡因

一慟而絕

出世說
新語

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而憂愁輒居三
之二其間得聞者十終一耳况知之而能享
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
樂以自戕其生者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
目初不在色盛耳初不在聲明窓淨几焚香

其中佳客王立相映時取古今妙迹以觀鳥
篆螭書奇峰遠水摩挲鍾鼎親見商周瑞硯
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
用清福孰有踰於此者乎

出洞天
清福集

戴逵世居剡溪晉孝武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
士累徵不就郡縣欲逼不已乃逝于吳內史
王恂有別館在虎丘戴潛詣之與恂遊處積
旬號為吳中高士會稽內史謝玄慮遠達通

請絕召命逵復還剡時會稽謝敷澄清寡慾

召亦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

者以為隱士當之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

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

死不死人皆以為美談

出姑
蘇志

宋隆興時仇萬頃以貧故挈婢賣詩每首三十

文俸筆磨墨罰錢千二至一富家方治壽棺

就以為題即書之梓人斲削象紋杉作就神

仙換骨巫儲向明窓三萬日這面招出也心
井又有婦人持白扇索詩以紅字為韻遂書
云常在佳人掌握中靜時明月動時風有時
半掩伴羞面微露胭脂一抹紅又有婦人方
刺繡以針為題而以美字為韻書云一寸豎
鋼鍼作成綺羅叢裏度平生若教稚子敲來
釣釣得魚兒便作美若此不一後舉進士

湖記

江止

狄梁公性閑醫業尤妙鍼術頭慶中應制入關
路由華州關關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梁
公引轡遙望有巨碑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
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碑
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總如食箭
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两眼為贅眇絕目睛
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乃曰
吾能為也其父泊親屬叩顙祈請即輦千緡

冥于坐側公因命扶起即於腦後下鍼寸許

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者頷之公

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復日登六如初曾

無病痛其父母親屬且泣且拜以緡物奉焉

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欲行吾志耳吾非鬻

伎者也不顧而去

吳記

王維在當時以詩画得盛名豪貴皆虛左而迎

而維方以前身画師自居不復知世有大忠

大節卒之背主事賊恬不知恥蓋其平生志

趣固在彼而不在此也善乎程子之言曰錄

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輞川庄雖據而有之

可也

出夢餘錄

劉友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

禮部尚書妻亡妾甚妬婢生一子妾命僕弄

之僕抱兒弃城下入就妾索銀買棺適刑部

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隣人問帽兒見

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詒其妻曰
兒死已熱之炭自公署歸妻曰婢適生女不
棄之矣後炭致仕還涪州有鄉人某為行人
出使歸過炭問曰公有子乎炭曰未也曰公
有子已七歲何謂無子炭驚問故某具以告
炭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賜也遂遣
一僕賁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
已役滿或云尚在崇文門外某巷中亟注出
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己出哭而拒之行人勸
諭再三乃從吏遂與僕送兒至涪炭之親舊
聞其事往迎之炭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
八旬老父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來
出涪州
紀
元次山避水於高原絕食而死陳后山為館職
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一
裘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
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

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即却去之止
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者二子者可謂志士
不忘在溝壑者矣楊誠齋詩云李杜飢寒能
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出宿林
士
蘇州知府姚善聞處士王賓之賢命駕往見之
及門賓見騎從之衆乃告之曰賓有老母未
嘗見此聲勢恐驚之乞捐駟侍後善造賓望
門下車徒步而見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
謂不減古人之風後請難兵起賓教善以勤
王卒死於忠者賓之功也
出郭外
農談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
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前空
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
孫某曾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指門
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余曾此下納涼但無用
於時偶不出耳問其所以為生曰日惟與人

擇日賣藥以其饒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
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
耳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
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
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

漢筆談

楊誠齋云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予心遣小
奴挈腰樽酤白酒醺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

快讀一遍以嚙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

出文

韓滉聽樂悵然自述詩云萬事傷心對管絃一
身含淚向春烟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
樂少年可為窮奢極慾者之戒

出詩話
抱龜

父子為苦守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為將伐言言
之民悉欲逃避父子呼父老而慰之曰汝且
勿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前且伐趙兵不

血牙也

出東坡文
子雜言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泛舟西歸
一僕患疫蒙周以舡小暑蒙慮其相染心頗
厭之乃擗於江中僕久熱得水素善游泳強
隨波上下有漁叟念之置於家忽聞江岬喧
然僕者極力觀望乃蒙周之舡傾倒波間耳
僕與漁叟謀索其屍而瘞之哭之盡哀靡懷
擗江之怨焉夫趙走事人誠為愚賤蒙周厭
其卧疾致之死地不仁甚矣及茲傾沒僕當
鼓舞幸災乃力為主張搜屍掩瘞此君子之
所難也

出友會
詩集

象能言人亦有知其言者故通南方之語者名
曰象捕之者掘坑以草木覆之驅而陷於坑
餓數日人以少飼之與言曰我能飼汝象不
答越數日飢倦不勝又以草飼之且曰若能
從我我能使汝出平地求食進之朝廷與某

官極言受用處不應復餓之應則掘土出之
感其恩終身受制於此人是之謂象奴象信
義如此

宣德間朝廷遣人取促織於江南往往得其大
者以進後傳止不用竟亦不見有如前日之
大者豈朝廷所好而天遂生之耶不特物類
而已漢武帝好方士則文成五利之徒出而
應之好征伐則衛青霍去病之徒出而應之

好策士則董仲舒公孫弘相繼而出使其能
好堯舜禹湯之治豈不有唐虞三代之佐以
應之乎願上之所好何如耳

出開中
今古

祥符民表海從募成遠母病於家婦徐氏到服
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於空祈云帝祐之願
進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與丹一粒吞之既
寤復愈及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偕往至南岳
宮徐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請指臈代姑今

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已投飛昇臺萬
仞之崖矣母子惟慟哭而已俄而持香上金
殿遙見一人在階下拜禮即徐也駭問之徐
言方預體而下忽神象擁持之不覺已至此
矣遂同歸其孝感明烈如此

出天順
日錄

席琰吳興人幅巾野服隱居終南山性恬澹終
日危坐寡言咲喜飲酒復善鼓琴嘗留詩酒
家壁間云山雲出山無一錢日日醉倒春風

邊采蘋橋頭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山雲
其自號也晚歲益緩酒或行歌道途嘗謂人
曰貧者以酒為衣吾非嗜酒特託以寓其
達俗人所能知也其後無疾而逝人以為

仙云

出硯北
雜志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人檢出處
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
故當時談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曾從齊父宣北
伐乘一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
虞候為求不獲洎更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
前方云我馬尚在

此隋書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祚居
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之為人久矣而
未識其面明旦西去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
迨旦了無所聞詢之行道之人則曰過已久

矣而道旁多不聞者正祚歎曰夫以從者數
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無聲取象
如此可謂整肅矣其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

何可掩也

出却
掃編

劉器之亡劉義仲每有書來呼兒輩譯之數四
有不能識者字小而闇弱其心術之不明
類此張宣公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
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多忙事前輩以心

畫窺人巖矣

出夢日
金葉抄

白公圭會試偕同事數人就往覓舟卒方假
寐有夢神人叱之曰急起尚書來矣衆中竄
少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納之日致
款餽甚恭與之直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
听始潛以實語公公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
後至兵部尚書公為都御史時征麓川計別
卒二十餘年矣江行遇漕舟有人坐其上疑

卒也止而問之是已移檄俾從軍事抵麓川
卒以功累陞為指揮使食厚報去卒之夢雖
為公徵而實已被遇之祥也

出聞略

開元中明皇夢小鬼竊玉笛見一大鬼曰臣終
南進士鍾馗也蒙陛下賜祀笏誓除虛耗取
小鬼孽而啖之沈存中筆談乃云歲首画鍾
馗于門鍾馗者宋宗慤之妹此不知其何據
也

出夢
餘錄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後邁不
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
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
舉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
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為宋人所編當得
其實他傳馮商還妻事以為京父考之此父
京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
依正史之傳可也本并錄

四月八日為浴佛日謝子蘭嘗賦詩云銀盆香
水紫金身膜拜殷勤愍市民周孔豈無初度
日儒生誰為荐溪蘋讀之可為一慨也出漢

筆記

元次山以不飲酒為惡客王季常以能飲者為
名士故樂天酬吳秋監詩君稱名士誇能飲
劉仁軌又謂天將富此翁是又以一醉為富
也古人樂飲如此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
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

子中語也擲筆而出出鶴林

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

日進羹微寒上怒舉杯擲之羹汚狼籍后

耳鮮微有傷后執羹重進顏色自若出剪勝

平江伯陳璘好飲涼酒京師童謠曰平江不飲

熱酒怕火腮弘治庚申北虜犯邊其大酋號

火節長偉赤頰驍勇善戰其勢頗張孝廟

遣平江禦之臨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

失印孝廟不樂後竟以逗留削爵未幾卒

出金臺

林紀開中多疾風富貴多謏言出鹽

同泥無異汚出淮

今古鈞玄三十三卷

計五十五事

今古鉤玄三十四卷

瑯琊諸茂卿輯

孝陵在御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
暫止逆旅枕后藉草而卧中夜有西人起溺
因共語上潛聽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
庭中人語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
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后脚踰藉而卧耳室
中人咲曰君得無誤上聞而異之即以首
足易位而寢俄而室中人亦至庭中曰君果
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踰后耳上聽之不免
汗浹於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
微行稍稀此與漢武微行遇書生事相類庚
編己
孟無庵開閭荆湖嘗單馬出巡見一漁者狀貌
奇偉提巨鱗避於道左無庵問以姓氏及年
庚與無庵年月日時相同異之邀與俱歸欲

命以官漁者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
公相同庚然公相生於陸故貴某生於舟則
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為活而衣食自足
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之
不可而去時人咸重其達紀出江湖
楚漢春秋載虞姬和項王歌云漢兵已略地四
方楚歌聲君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乃自刎
按史記獨載項王垓下歌而不及此故識之
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薛能詩云遙見
夕陽春或云見春米非也淮南子云日至於
虞淵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注云虞
淵地名高春時始成民確春時也連后西山
名言將暝民悉春故曰下春出西漢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后甚富一一品目
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為
察使知米好廢事因注廬焉至郡正色言曰

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
那得終日弄后都不省錄爾後當錄劇事不
紫牘一上悔六何及米徑前以手扞左袖中
取一后其狀嵌空玲瓏峰壑洞穴皆具色極
清潤米舉后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后安
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后疊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右袖最後出一后
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后安得不
愛楊忽曰非獨公愛吾二愛也即就米手攫
得之徑登車而去出何氏詩林
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后季倫問其曲郭
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答
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出晉書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
皮巾召見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
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

起出梁書

嚴續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嘗請韓熙載撰其父
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撤未勝衣一歌鬟
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
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事業續嫌之封還尚
冀改竄熙不許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
臨登車止寫一詩於泥金箋帶而去詩曰風
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
音書斷留取尊前舊舞衣出南唐近事
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
遲君一來以晤言銷之出晉書
李尚書勣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
問之是故韋左司之女李連命更其舞衣延
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
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聞之贈
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

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唐詩紀事

王方平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方平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之識或問漁翁得魚賣否方平答曰釣之不得復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戶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宋書沈約

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教人之子姪昆弟好扶掖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醉醒而譙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子無苦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於市欲遇而刺之醉而歸其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真子以為鬼也拔劍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也

宋書

陳留富翁年九十取田舍女為妻生一男長

子謂其母曰我父年尊久無人道一宿斯渴

何因有子汝小家淫佚反欲汙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曰聞老人子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

通義

呂興井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詞牒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此致富遂為盛族後

其家析居爭鬭牒各為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慙合座大咲時秦學士大虛方為貴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大虛曰千餘年前貴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譴

宋書

孟蜀兵部尚書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復以與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

煎食之無棄穢

宋書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
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
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
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杯水於
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
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
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
此可為一咲

正荆齋新話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
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
問三白之說坡云是一掃盃一標生蘿蔔一
盃飯貢父大咲久之以簡招坡喫齋飯坡不
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
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蘿蔔盃飯而已始信貢
父以三白相戲援七箸食之幾盡將工馬云
明日可見過當具羹飯奉待貢父雖知其為

戲但不解羹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不
設食貢父飢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
坡答如故貢父飢不可忍坡徐曰盃也毛蘿
蔔也毛飯也毛非羹而何以為人語貢父
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
坡乃命進食抵暮乃去

出漢書流度錄

丁晉公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常以鉄箸於灰爐
間書畫同舍伺公暫起燒火著使熱公至為

著所殿曰昨宵通曉不寐為四隣絃管喧呼
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
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

出東都事略

王拱辰於洛中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窮工
曰朝天閣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
餘作壤室邵康節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
邵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為大咲

出洛陽要

紀

昔有士人爭娼致訟作供詞云伏以何郊御史
尚製陽臺柳之詞陶穀學士不逆秦弱蘭之
詐豈賢者不能免俗六尤物易以移人重念
某詩酒情懷江湖滋味十年面達磨壁嘗下
禪定工夫一日看長安花猶逞少年意氣所
以春風一曲時遣司空之詩夜月千燈恣買
楊州之市豈真欲了鴛鴦之債要上未忘牧
犢之悲彼氏女者少倚市門幸遊樂藉金帳

羔酒上識党家之為簾人荆釵布裙自說鄮
王之非娼女所過者有回牆頭之馬而憐者
願引井底之瓶郵亭一夜眠方成識面湖州
十年約頗自關心蓋我上信其為欠君之白
頭吟其實不足以當盧仝之赤脚婢果爾雲
情多變水性易流柳枝關昌黎之亡遂奔他
所酥香乃杜家所愛竟易初心謾誑東君去
後花無主之詞只重義士今無古押衙之恨

雖一雙白璧初無貞潔之資然半股金釵昔
有留質之物好消息成惡消息得便宜竟落
便宜昨者抗章於公車遂知得罪於名教况
魯經四非禮之目舊亦講明而鄒書五不孝
之章合知戒謹胡然狂妄敢瀆威尊第念平
原咲變者之頭誰非重士湖亭張水嬉之戲
公亦憐才願恕我騎驢之狂而驚以打鴨之
彈處士不生巫峽夢我上甘為陳陶之流青

娥今屬使君家公當少舒趙嘏之念况櫻桃
一點合與象人嘗而楊柳長春從教行路折
縵縈女子倘預沾官妓之名典刑上甘受
公庭之辱

出江湖
紀聞

福建仙遊縣有九仙廟以祈夢著靈異長洲學
生徐吳托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遂報云夢
到一高山下但聞大風括地而已後十餘年
吳以蠱病死死後或解其意曰易卦山下有

風為蠱也文太守林知温州時遣二隸注問
壽數答曰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父命孔老
人監鋸一木隸還報知明日父升堂老人適
跪白所鋸板數云五十五片與父年數正合
父為之悚然問曰尚可鋸乎曰朽爛不堪矣
父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姑蘇一先哲忘其
姓字為閩守妻有姪居家到官久不得信使
祈所生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

曰吾得男矣問之曰吾離家語吾妻云生男
當名福寧生女當名福清義取開之二縣也
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云然非男而何
又數日報至果男也其驗類如此已正庚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
華亭喚雀一雙恠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
數十本列植於庭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
書雜墳典華亭僊客岱雲根他年若不知花

賣便是吾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人間

出吳康厚
青箱雜記

庾信至北惟夢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
北方何如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
若驢鳴犬吠耳正南史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賴延之曰
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
陳王何足尚耶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

美人邁兮音書濶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
亦晚乎希深以為然及見希逸希逸曰延之
詩云生為長相思歿為長不歸豈不更加於

臣耶帝拊掌竟日出本
事詩

裴郎中識晉國公次子也其情調善談諧與舉
子溫岐為友好作歌曲裴既入臺為三院所
譴云能為淫豔之歌有異清節之士裴君南
歌子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

動無夜不搖蓮又曰蘇蠟為紅燭情知不自
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鉤又為楊柳枝詞
曰思量大是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
琵琶槽那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曰獨房蓮
子沒人看偷折蓮時命也特若有所由來問
訊但道偷蓮是下官溫岐詞曰一尺深紅蒙
麴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懽桃極終堪恨秉
許元來別有仁又曰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
長行真團圓碧玲瓏散子安紅莖入骨相思知
不知又湖州崔郎中詩言在越到戎宴席中
有德華周氏者乃劉採春女也其所歌楊柳
枝詞皆名流之詠也滕遇郎中詞云三條陌
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
斷不堪將入廟中吹賀知章秘監詞云碧玉
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
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詞云水

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春風
軍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詞云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
人橋上別恨無消息至今朝韓琬舍人二首
云枝間芳腰葉闌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
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梁苑隋堤
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
誰見楊花入漢宮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觀
其妙惟杜牧舍人云巫城廟裏低含雨宋玉
堂前斜帶風滕郎中云陶令門前看接羅亞
夫營裏拂朱旗不言楊柳二字實為妙也出雲
溪友
馬人望為度支判官會檢括戶口人望未兩旬
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
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
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視

今日量田起科者為何如出遼史

米芾為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嶽峨
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
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
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咲因以賜之芾踊
舞以謝抱負趨出餘墨濡漬袍袖喜動顏色
上顧京曰顧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
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出宋史

白傳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
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妾妻
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
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
歌出魏言

胡存齋忝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
北士大夫有徑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閭人
不為通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

坐在家出元史

李仲謙唐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俸祿不
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
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
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出魏錄

南唐徐鉉嘗作吳王挽詞二首其一曰倏忽千
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少建康宮
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殃

汪逢窮其二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唐舊恩一
朝人事棄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
國門此生辭未死拜奠已銷魂唐太宗得而
覽之尤加歎異出魏錄

趙雄日能食肉數斤未遇時家貧無以為食有
江漬大王廟素著威靈稍不敢者皆立見禍
郡人日以牲酒祭拜趙常坐于廟凡有祭者
就案割肉啖之以飽為度一日偶無祭者飢

甚遂以袖携廟神置于娼樓娼驚懼命巫送
去數人弗舉娼乃懇趙趙索酒肉醉飽復袖
去人皆異之後拜相出說

神仙感遇傳載蘭陵蕭靜之掘地得一物狀如

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駭更生力壯

貌少後值道士顧靜之曰子神氣若是必嘗

仙藥靜之告以故道士曰此肉芝也壽與龜

雀等矣正德七年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

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一小兒手

也連臂長尺餘驚報其夫夫往看之甚疑駭

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殆上肉芝

之類也乃不幸棄於愚夫之手惜哉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

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曰公言

此佛語至深妙也皆菩薩語耳東坡云予於

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

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

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

人往市之使者醉猪疲逸去買他猪以償客

皆大說以為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

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靜墻壁瓦

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

豈非夢中語耶保國稱善出陶米新錄

周文襄公撫吳日有部民負黃帕直廳事公吳

而問之曰某孫潼也楷書千字文一本進呈

朝廷乞公引拔公取觀為給驛傳以行及入

乃得旨云孫潼書法廉俗令再習小楷潼失

意而歸自後每為人作字必題云欽命再習

小楷孫潼又郡人吳英好作大字往來徐武

功之門武功得罪以黨被逮有司無以入其

罪坐流民配之山西後赦回自署紙尾曰欽

調山西民人吳英出和公詳卷

吳人錢瑛世傳小兒醫宣德中入太醫院寧陽侯生孫九月驚悸數啼而汗百方不效瑛至乃命坐兒于地使掬水為戲驚啼頓止人問之曰時當季春兒豐衣幃處不離懷抱其鬱熱安所洩耶使之近水則火邪殺得土氣則臟氣平故不藥而愈其知識如此常醫所不及也

正雜記

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陳仲子為相仲子曰僕

有箕箒之婦請入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出高士傳

洛下有一豪子飲食鮮華李使君為具召之曾不下筋至飯李曰此以炭炊豪子勉食一筋

曰凡以炭炊先洩煉炭烟氣此六非也

出劇錄

寶祐間有題浪淘沙於臨川驛舍云雨溜和風鈴滴滴丁丁做成一枕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辜負郵亭過雁帶邊聲音信無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好菊滿寒城後云金氏泚柔題復有題于其後者曰風鈴雨溜滴丁丁一枕和愁夢不成若也果逢陶學士不知何處看卿卿

出江湖紀聞

戶部尚書夏原吉冬出使館晨叢命館人烘爇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難甚急左右請罪公咲曰何不早言遂并所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德曰他則無故加撻若此平生終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曰風為墨所污吏驚惧肉袒以俟公曰此風也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污吏猶惧不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污

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以

所易者付吏吏始貼然叩頭感泣

出餘冬稿

崔英年九歲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

諸生皆趨英獨緩步恠而問之英曰陛下如

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

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為之起更

問有何義曰從天子至於庶人章上愛下

敬上堅曰卿好去年十七用卿為大夫英曰

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觀洪恩士或

可用何在後期堅曰勤好學待十七歲必召

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

出桂苑叢談

唐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

之不能制時則天以宮嬪侍側曰惟妾能制

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撫以鐵

鞭不服則擊以鐵撻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

喉爾由此觀之其猛厲之氣已自發露特大

宗不覺之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出大唐新語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

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義一稽

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

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

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

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

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

拜耶乃知禹聞善言則拜揖之類是也豈僕

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

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高

左手女跪高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

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

記不為無據又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

堂皆俯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翰林學士揭曼碩未貴顯時嘗遊湖湘間以
詩酒自娛一夕舟宿江汜夜二鼓不寐攬衣
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有小舟蕩棹至
傍船而止中有一女子神清骨秀顏色婉麗
真天人焉遽欽衽而起揭問曰汝何人也荅
云妾商婦良人去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逐
耳遂與談論所言皆世外恍惚事又云妾與
君有宿緣故來相見幸君無却至夜終戀戀

不忍去臨別又云公大富貴人也後日當任
館閣亦宜自重有詩留別詩曰監塘江上是
如家即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
前一樹紫荊花明日揭舟以風阻上江岸沽
酒居民云此監塘鎮也行見一水仙祠垣瑞
黃土新築庭有紫荊一樹花方盛開揭獨曉
悟登殿見水仙像與夜中女子無異遂以酒
酹之上奇遇也
出廟
容談

乾寧初神歸僧懷濬知來識往皆有神驗刺史
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
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
在鶯啼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
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
在花紅處花紅在舊時紅處紅守異而釋之詳
其詩意似在海中豈杯渡之流乎出北夢
瑣言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窺日留夜拾其勝會對人

鋪說無異好聲美色

出水
心父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往
泉州謁親表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調復徒步
歸至漳州入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
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自言
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
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伴携而至此浴罷
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

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還鄉人愈薄之曰
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邪公曰平生賦
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
災且彼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
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惟
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應鄉薦一舉
得第至官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踐仕
途者二十有三人曾孫侍郎嘗錄其事鐫之

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居家者慈
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者

不得妄有覬覦云

上結觀
感林

父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仲卒子幼家貧公助
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
一絕戒其吏曰過閩津但以吾詩示之十口
相携泛巨川來時暖熱去淒然閩津若要
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出南漢詩話

鍾氏者浙之工虞人也年甫笄而歸蘭溪孫景
雲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革且死鍾氏環室
而號之幾絕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絕糧
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人卜葬鍾氏知
其期遂檢殉葬儀衛自靈座外更設一座以
自待翌旦姑泣叩之則就殓矣年止二十有
五部使者為之奏聞建祠旌祭焉出華野纂聞

未

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在太冲絕醜上復
效岳遊遨於是羣姬遂共亂噪之委頓而返

出世說
新語

致和政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彦采陸升之載酒
出遊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
酒各半醒聞隣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
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弄絃索二人遙注
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

從人來遊江南值彼注雲間收布妾獨處此
候之二人命取舟中餽餘肴核就燈下同酌
姬舉止閒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稍挑謔之
姬亦不以為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日
冒風咽喉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姬曰近
日遊訪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
訝為荷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
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咲
倚東窓白玉牀再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
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地年年先發館
娃宮又曰館娃宮外是蘇臺鬱鬱芊芊少不
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
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襍宴時香西施不
及燒殘燭猶為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
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辨娃宮處
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多雲樹倚青冥越

燭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青少
不勾生又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
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彥采
曰歌韻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
亡人家國妖艷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
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歌曰家國興亡來有
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
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人陳
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
氣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
是紅蓮亭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
東流水錯把無緣當有緣歌竟掀蓬攬衣躍
入水中彥采大驚汗背而覺一夢境也昇升
之共話醉眠脚後不能寤也翌日事傳吳下
止平江
記事
戴章甫座右銘云言不可容易發事不可容易

處人不可容易交財不可容易取壯不可容
易殺訟不可容易舉田不可容易買屋不可
容易起官不可容易近賓不可容易婚不可
容易求女不可容易許業不可容易棄宅不
可容易徙盜不可容易疑人不可容易毀讒
不可容易聽勢不可容易倚欲處事之同詳
當究心乎斯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

居士時乘小驪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
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賓客歡甚盡醉
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一詞以遺之
曉以優云冬日青山滿灑靜春來山暖花濃
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
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
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
兵間知未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

詞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出蘇東野語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
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
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
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出唐語林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
叩之然後鳴鏜鏜訇鐘豁人不以為異也若
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

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虞鐘鼓矣出陳水迂書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
事兄彥雲惟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奕無所不
至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怒遂析籍不過五
年而兄之資產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
緡彥霄因除夕置酒勸兄嫂而告之曰向者
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
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蕩

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

即取分書投之大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

兄所負錢已指備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

見彥霄意甚勤懇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

俱齊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

出結親
或錄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鵂之讐鴟鵂從而號

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

非鳥鵲之馭鳥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

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鬣衆

鳥不宿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

善聞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

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

出灼
集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出莊
子

今古鉤玄三十四卷



事



今古鉤玄三十五卷

瑯琊諸茂卿輯



蒯通傳曰臣里之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

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

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

女矣即東經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

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是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經乞火非還婦

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

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

婦而逐之鄰媼聞之束筆而詣之曰昨夜狗爭

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爾

而注不云

鄰族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

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或疑退之此

詩譏其束書不觀如東坡記李氏山房恐非

也坡謂公澤藏書九千餘卷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為已有

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而書固自如也味其言則非必卷脫帛弊而後為能

讀書范氏遺事云太史所觀書如手未觸正

以見其誠敬非強記不再讀比

出妻日
至藝抄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給奴婢然後使之服役

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

曰奴婢六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

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

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

寒也

出雅林
王處

淮南子曰夏不披裘非愛之暖有餘也冬不用
蓬非簡之清有餘也六韜曰冬不服裘夏不
操扇天而不張慢蓋名曰三禮

司空楊素奢貴自奉每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洎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起讓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聘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任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夜五更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一藁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然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無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

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冢長
觀其肌膚形狀言辭器宇真天人也公不自
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
無俾履數日而聞追討之聲意亦非改乃雄
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
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駭長委地立
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
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卧看張
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
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心心梳頭畢歛衽前
問其姓卧客荅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
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曰問妹第幾曰冢
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呼李郎且未
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問煮者何肉曰羊
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
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

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
靖雖貧亦有心者焉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
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
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
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於是開
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
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
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真丈
夫也公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
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
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
曰似矣公頃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
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
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
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達之明日日方
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

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
無畏促艱而行承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偕詣
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即君請迎
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使迎
之使面而至不衫不履襦表而來神氣揚揚
貌與常異亂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
杯招請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自負既
出亂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

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
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
上矣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
宛見二乘攬衣登樓亂髯與一道士方對飲
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橋中有
錢十萬擇一深穩處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
橋如期至即道士與亂髯已到矣俱謁文靜
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

棋道士對奕亂髯與公旁視俄而文皇到來
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座風生顧
眄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曰此局全輸救無
路矣眾奕請去既出謂亂髯曰此世界非公
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亂
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
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祇謁
並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嗟呼而去公策馬
而歸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
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
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
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
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
請更衣更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亂髯也
紗帽襦裘亦有龍虎之狀惓然相見惟其妻
出拜蓋六天人耳四人對饌飲食妓樂若從

天降食畢家人自堂東^出二十牀以錦繡
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欠簿鑰匙耳虬髯
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克贈
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十載
建少功業今既主^任六何為太原李氏真英
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即以奇特之主
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
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際
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集固非偶然也持
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
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
也一妹與李即可憑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
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
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
為豪家得以助父皇之賢遂匡天下貞觀十
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通南璫入奏曰有海

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
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
遙賀漉酒東南祝拜之<sup>出虬髯
客傳</sup>
詩人劉希夷嘗為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
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遣思逾
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
未春之初下世<sup>出本
事詩</sup>
廬陵二羅甲之妻鼻高而長乙之妻口方而闊
一日象賓在坐甲舉令戲乙曰水中有物其
名曰蛙口且如此其他蓋譏乙妻之口闊而
忘妻之鼻高也乙復令云山中有物其名曰
象鼻且如此何況滿座大咲<sup>出江
湖
紀聞</sup>
長洲沙湖趙珙有嬖妾正室甚妬不容侍寢多
以白晝乘間私通後有姙生子頭有短肉角
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

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生于形體必有損缺如趙姜事注注多婦之妖禍或以為惡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出庚
已編

王止仲博學嘗館於耆澤趙氏趙富而敬客每食必先呈食單冬月以蛙名進止仲米點之主人使僕詰蛙何在曰掘老桑根下當有如此

其言果得之主人服其識

出都公
詳卷

陳璵嗜酒其兄子秀以書訊之乃曰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醞吾不以為少鄭康成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又曰酒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而不飲又曰吾沒之後題其墓曰

酒徒陳君之神道

出龍城錄

故老云五十年多患熱黃近代悉無而病腰脚

者多乃飲茶所致耳

出國史補

王筠嘗自言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即當跡記後重省覽觀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出世說

海寧有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事覺婦坐繫獄母入饋索婦使與所私者曰汝不能用計出我亦終不置汝所私者乃市藥潛納之其藥飲之者可氣絕數日而復甦婦飲而死七日獄吏驗而出之婦家買棺瘞於野所私者夜剖棺出屍飲以天麻湯而醒負歸其家隣人聞婦已死忽復見之奔告於官執婦就訊其謀畢露竟坐極典所私者亦論死向令此婦獄未具而先死因圖則得全其首領而同謀者亦幸脫矣今以詐出獄而兩皆不免殆鬼神使之也按太平廣記載劉震之女無雙沒入掖庭其姑子王仙客使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矯詔賜無雙死三日贖屍赦瘞得活遂

為夫婦此藥蓋自昔有之矣

韓浦詩云十樣鸞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淺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又其異名也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蠟霞光即深紅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故名其次學士牋蓋短於百韻焉

黃香責髯奴辭云我觀人髯長而復黑再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青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綫潤之以芳脂華華翼翼靡靡綵綵振之發曜熟若玄圭之岳於是搖鬚奮髯則論說唐虞鼓鑿動輿則研數否臧內育環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閑都

顏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緒枯槁禿瘁幼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倉囷穰穰與塵為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摠減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髯正著子願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智不能飾其形骸癯瘠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鬣為子髯者不亦難乎

出秦漢文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能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為贄列醢於庭演為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第宅何許生曰別舍介繁臺之側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當具酒簞迎候曼卿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果陳具于閣器皿肴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褰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

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后延年
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
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跡曼卿大
醉握筆沉慮目演揚聲曰大武生捧硯用事
可也演以為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歐陽永叔
後以詩戲曰捧硯得金牛出東都事畧

有人詣別謝公謝公為之流涕此人不了悲既
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

乃自旱雷耳

出晉陽秋

周岐鳳江陰之青陽人寸藝絕倫但陰險狡獪
挾邪術為奸淫以故不齒于人與安溪朱巖
栖歛為詩友後死吳中有召仙者岐鳳輒至
詞翰多類平生所為而言亦奇中一日有詩
寄巖栖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
爐香清風來故人書其後曰設茗與香誦此
詩吾即至試之果然後松江守官舍失金飾

請仙問之則大書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
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求譯其意不答
請書名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為鬼語不足憑
也間為一教官言之對曰此四喜詩也守愕
然曰予家有小奴名四喜得無是乎訊之物
果為所竊乃悟前語

柳玘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
墜先訓則異他人雖可以苟爵死不可以

見祖先於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
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類十手爭指
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士君
子生于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
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田而怨天澤不潤
雖欲不饒得乎予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
孝弟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
肥家以恩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

儻來蒞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
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廣不沽
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言吊者
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
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
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
著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右族莫
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

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昇天覆墜之
易如燎毛予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夫
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枝
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
所不能沾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行
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

出東
漢書

江革辭餽書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留故人筐篚出宋書
玄胡上人乃南泉禪宗普願大師之嗣孫也佛

經云即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道非
心離佛離道即是一真大師句云心不是佛
智不是道言其心有善惡智有利鈍心智兩
非名為究竟南泉既逝崔行儉員外為之銘
曰百骸既散一物常靈釋學服其簡妙朗公
或遇高才上智則論六度迷津三月啓道此
咸彼往無榮絕辱也或有愚士昧學之位欲
其開悟則吟王梵志詩以曉之梵志者生於
西域林木之上因以為名其言雖鄙其理歸
真所謂歸真悟道徇俗求真也其詩曰欺誑
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失也便來往報答甚
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天公未生我冥冥
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
寒無食令我飢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
多置庄田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牆峻
宇無歇時幾日能為宅中客造作庄田猶未

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
元來心內喜又不願大夫富不願大夫貧昨
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是大夫因所願只
如此真成上上人又良田收百頃兄弟猶工
商却是成憂惱珠玉虛滿堂滿堂何所用妻
兒日夜忙行坐聞人死不解暫思量貧兒二
畝地乾枯十樹桑桑田種粟麥四時供父娘
圖謀未入手祇是怨飢荒結得百家怨此身
終受殃又本是肩屎袋強將脂粉搽凡人無
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冤家
又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真相此
便是如來又大皮裹大樹小皮裹小木生兒
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用分田地無人橫煎
壓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獨未
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
不聞不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

又世間何物貴無價是詩書了了說仁義愚
夫却不知深房禁婢妾對客誇妻兒青石甃
行路未知身死時出雲溪友議
家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本草經曰扁鵲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
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蔥而軟
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其氣爽之
相關感也
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
垂涎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出續博物志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
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
於洛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
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
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咏婢詭詞有
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出輯錄

仙家謂醋為華池左味出道

湖北一家止夫婦二人婦美不恤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俊雅殺其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忽其不義奪其刀殺之而去及旦有老者常工役其家至則二屍相枕流血盈地倉皇趨出隣里覺而執之聞于官工役者不能自明即誣以殺人之罪卜者日卜於市自若也後工役者將正典刑卜者聞之自首抵罪憲司以下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時宋淳祐間也出江湖紀聞孟嘗君欲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不知所止息也今秦席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木偶人所笑耶孟嘗君乃止出戰國策

真常子養生訣云酒多血氣皆亂味薄神魂自

安夜漱却勝朝漱暮食不若晨食耳鳴直須

補腎目暗必須治肝節飲自然脾健少思必

定神安汗出莫當風立腹空莫放茶穿楊泉

物理論云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

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生之術常使穀氣少

則病不生矣出太平御覽

宋太祖嘗面許張融為司徒長史勅竟不下張

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

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

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出宋史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

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七

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

荅曰鹽豉菰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

聞者大咲出朱并曲
有舊聞

江祐及弟祀與劉渢劉晏俱候謝玄暉戲之曰

可謂帶二江之雙派出南
史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

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

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氏而去出宋祁
唐書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

不見我出王
海

宗慤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慤曰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出孫巖
宋書

郭忠恕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

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竇神興舍忠恕長髯而

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荅曰聊以

效顰出塵
史

學校書籍用一人持本一人對讀若怨家然故

謂之讐出劉向
別錄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人卧橋欄上

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

有相酬軍人曰何物曰銀盞一問居處云少

間送來軍人有公事速行遂捨之其妻在家

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盞歸授其妻而

去至晚軍人回將盞示之夫乃說早間事妻

曰神靈之物不可留將易酒肉祭之夫從其

言祭畢夫曰適看其盞有似家內樣莫非偷

我者妻亦疑之視之果失矣夫妻愕然曰大

是俊鬼出孫
光錄

家富則踈族聚家貧則兄弟離出慎
子曹顏遠詩

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出大
選

李義琰宅至褊迫雖居相位尚無正寢弟義璡

勸曰兄位高安可偏下為市堂村義琰曰事

難全遂物不兩與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

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本腐棄之出封
氏聞

見記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

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

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姓氏出唐書

釋法願出憇湘宮寺文惠太子嘗往問訊願不

命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操吹清鏡以

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伎供養

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

豆道出高僧傳

携魚上砧送蟹入釜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

恐不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出戲齣集

經筵承受張茂嘗招講官啜茶觀畫程明道先

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画竟不往出東山語

錄

今古鈞玄三十五卷

計四十四事

今古鈞玄三十六卷

瑯琊諸茂卿輯

張右史集有雜書一篇云予自金陵月堂謁蔣

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春暮人

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濠水或流或絕多有

鵝鵲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

画中讀此數十字便是着色小景

志書云蝻蟬大者長尺餘八月能與帛鬬帛不

如今海邊蝻蟬甚多大者不止一尺不聞其

能與帛鬬也

南方之畜猪牛其獸之大者曰象北方之畜羊

馬其獸之大者曰駝然其性各有不同者猪

水畜喜卑濕羊火畜喜高燥馬涉遠牛負重

健順之性不同也繫牛宜低拴馬宜高牛食

多卧有病則立馬食多立有病則卧駝走陸

耐寒象浴水耐熱駝之卧胸着地而後高象

之卧臂着地而前高故駝之交臂相向象之
交胸相向牛馬卧而起必先前足駝牛卧而
起必先後足駝牛前足屈後後足屈前惟象
似人前足向前後足向後兩乳在胸與他獸
不同也

出冀
越集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
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鷺鴨時胡
致堂在西掖見之咲曰可謂鷺鴨諫議矣聞

虜中有龍廟大王請以作對

出鶴林
玉露

蘇州江東神行祠在教場之側以百籤詩決休
咎甚著靈驗長洲趙同魯年八十一有疾卜
籤得詩云前三三與後三三是歲同魯卒乃
九月九日也或云兩三三為九九八十一正
合同魯壽數縣橋居民許氏為里長當解軍
憚於遠行祈欲覓免得詩云萬里鵬程君有
分既而至湖廣都司司門扁曰萬里鵬程許

舉首見之始悟神語長洲學生周景良庸鄙
不學秋試祈得詩云巍巍獨步向雲間自謂
得雋之兆及試於提學察院乃被黜為松江
府吏雲間乃松古郡名也府學生陶麟舉
不第卜以決進退得詩云到頭萬事撻成空
以為終無成矣後應貢編號得空字遂預貢
入太學正德丁卯始領鄉薦其朱卷號亦空
字辛未上禮部亦如之遂擢進士毛欽少眷
一妓情好甚密謀托終身私以一釵遺之約
為聘資毛持歸意頗猶豫潛往謁禱得詩云
憶昔蘭房分半釵其末云到底終須事不諧
毛讀首句為之驚悚下拜時釵尚在袖也於
是謝絕之嘗讀祠記云神秦人姓石名固

編己

出庚

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仍以弧矢大誇於吳
人武肅王宴之於龍山擊場酒酣因以金瓶

置射棚之上命蕃使射之一發中瓶之實武

肅王命崔詢曰汝能賽之乎詢曰詢雖不能

願假王威德請兼嘴實以勝之一發中之實

再發中之嘴蕃使慚服王大悅以金瓶賜之

出吳越
備史

會昌中許孝廣路由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吟

曰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

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忽入林不見

出而部
新書

安重榮拜成德軍節度使有夫婦訟子不孝重

榮拔劍授其父俾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

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

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出五
代史

紹興初石工採石於馬鞍山山摧工壓焉趙三

年六月他工採石聞其聲相呼應答如平生

因鑿出之歸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膚如

裂俄頃遂噤不語化為后貌如生人出王
筆志

宋毫間紙有織成界道者謂之烏絲欄紙出李
肇國

補史

或曰富與貴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

不得也何命之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

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

問曰二子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

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

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

爾出李翱
命解

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

求援不欲以冷語侵人耳出外史
構杭

楊國忠家以炭屑和蜜塑成雙鳳燃之出開元
遺事

陳寔為太丘長有盜入其家伏梁上寔覺之召

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

梁上君子也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

人當貧耳遺布二匹而遣之

出裴氏語林

謝邈之字吳興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夜至平望風雨船無所庇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茅屋中見一男子年可五十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不止覽問何意答曰是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所在惟有兩冢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謂覽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夜來所見者告女子曰此吾故夫與亡兒所瘞處吾竇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匍匐至冢號咷遂不復嫁

出錄異記

王晉飲酒非鴨肝猪肺筋輒不舉

出醉仙圖

陸龜蒙杞菊賦有云天隨生定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杞菊得以採擷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旦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

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

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

此生嘆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聞屠沽

兒有酒肉耶退而作杞菊賦

出唐文粹

溫州瑞安縣有元進士高則誠墓上有穹碑宣

德間黃少保准鋸其半作其家墓碑高有喬

孫出語黃曰公鋸去碑何太薄耶黃曰足矣

乃曰吾恐後人復來鋸公碑耳黃慚無以對

出都公譚纂

羅浮先生軒轅集與人飲則自髮中出一壺線

容一二升縱客滿坐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

人命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歷歷

而出麴蘖之香不減一日帝召入宮令宮人

侍茶湯有咲其貌古布素者而纈髮絳唇年

終二八湏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鬢皓然

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過

促令告謝先生容質復改出杜陽雜編

松江老醫張公壽神其術其鄉嘗有一婦懷孕

將育一日誤跌遂悶絕延公壽治之公壽取

鍼開婦襟當心鍼之隨產一子命視之手果

有鍼穴蓋此婦被跌為子手捧其心故悶絕

耳後此子竟曲一指出醫說

元稹在浙東時賓府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

擲傷公由此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十離

者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

珠離池鷹離韝竹離亭鏡離臺筆詩曰越管

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散花瓊都緣用久鋒

頭盡不得義之手裡擎竹詩曰箭鬱新裁四

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笋穿牆破不

得垂陰覆玉堂他詩類此出據言

吳請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

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

也二子亦明決矣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出鶴林玉露

法昭禪師兄弟偈云兄弟連枝各自榮此言

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

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義出傳燈錄

西川常臯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

子曰荆寶者已習二經雖兄呼於常恭事之

禮如父叔也寶有青衣曰玉簫終十歲常

令祇候於常後二載姜使君入關常乃移居

頭陀寺寶亦時遣玉簫往候玉簫年稍長因

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常君季父書云姪

臯久客貴州切望復遣歸親遂遣以舟楫服

用以促其行乃拭淚作書別寶寶與玉簫俱

來欲遣從之常以曠觀日久不敢偕行相期

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環一枚并詩

一首及七年而迓不至玉簫歎曰常家郎君

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殞焉後常鎮蜀到府三日詢鞠獄情滌其寃濫輕重之繫近三百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常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寶否常曰深憶之曰即某是也常曰犯何事而重羈縲答曰自遠之後尋以明經及第選清河令家人誤襲解倉庫牌印故貽戾耳常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便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留連賓幕暇中問玉簫安在寶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曰黃雀啼來已數春別時難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常聞之益增悽愴廣修經儀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祖山人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

齋戒七日清夜玉簫果來謝曰承僕射屬經供佛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二年再為侍妾以謝鳴恩臨訣微咲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常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年深還中書令同年章事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其中指有玉環隱出無異留別之玉環也常歎曰乃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精誠之格一至于此奇哉

出雲溪友議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出梁書

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楚盡用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

子發諾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幘子發

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歸之明日

又取其簪子發又歸之齊師大駭將軍曰今

日不去楚軍將取吾頭乃還師出三十春秋

東坡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箇翰

林學士某久以此相待坡曰撫州出杖鼓鞞

淮南豪子每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

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無

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

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出后山談

叢

齊太祖嘗置酒為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侍中

沈文季曰羹膾為南北所推沈答曰羹膾乃

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炮鼈膾鯉似非句吳

之詩沈曰千里莼羹豈關魯衛之事帝稱美

曰莼羹頗須歸沈出南齊書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上露坐設大酒尊

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

子敦適過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

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出何氏語林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

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

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

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出唐詩紀事

羊祜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

不倦嘗慨然歎惜顧謂從事郎鄒湛曰自有

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

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

歲後有知冤魄猶應登此出虞預晉書

韓昭仕蜀震有文章李召嘏曰韓八座事藝如

拆襪線無一條長出唐末遺事

秦宓少有才學屢辭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

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安答云昔堯優許
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
執竿不顧僕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
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為
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
樂無憂為福處虛空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
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
戚出益都
耆舊傳

謝靈運贊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
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
五日聞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為
他所得因剪棄其餘出劉廣
客嘉話

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者投刺謁
繪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
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出南
史

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出范
曄

漢書

長興縣有邸姬採桑被虎啣入深谷中不傷之
其虎蹲踞自旦至午姬告曰某之年邁莫有
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帝
為大
聖帝遂伸一脚於姬前看之有一竹籤在小
下姬又曰莫要去否帝掉尾點頭似相感之
狀姬乃為拔之迅躍數四却啣姬至舊所並
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而去出徐
光錄

程伊川語其兄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
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見司馬君
實則不得不多出道學名
臣言行錄

王荊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
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
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
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荊公謂秀老曰士
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出石
林燕

語

王徽之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
荅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
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
從冲行過暴雨徽之下馬突入車中謂曰公
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曰卿在府日久當相
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拄頰曰西
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出晉陽秋

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開元二十一年出內
有姿媚而微愠氣謂腋氣也

何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放逸初為著作
佐郎出為藍屋咸陽二令醉則露首跨牛趨
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往往召豪吏
接坐共飲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咲曰此見
因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出文苑傳

王荊公嘗見鄭穀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奇

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
此人不識字不勸自承穀夫曰不然吾用太
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出東都事畧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
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
之此外蕭然無辨出鄭緝孝子傳

朱彥時賦黑兒詩云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玄士
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驪馬驟立以

烏牛跼忿如雛鵠關樂似鸛鷄喜出太平御覽

郭璞不持儀檢形質類索縱情情慢時有醉飽
之失于寶嘗戒之曰此非適性之道璞曰吾
所受有分用之惟恐不盡卿乃憂酒色為害

耶出王隱晉書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見有
宅門宇甚峻堂列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
哭聲公曰人耶鬼耶女曰妾鄉有烏將軍者

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汝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其父母昇櫬而來將收女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家中見大豬無前蹄執而斃之公納其女為室

出

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請於新曆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司天臺苗守信等議以為無所依據不可行上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年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

乎因詔有司新曆以一百二十甲子為限此義和以來所未有也

出歲時廣記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稱尤物太尉李逢吉聞之請一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眾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入不復出御史怨歎不能已乃為詩以獻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

紗窓暗恨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祇應偏照兩人心李得詩含咲曰

出本

大好詩遂歸之

事詩

喻陟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政績藹著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出墨莊漫錄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蒲博蹴鞠聞雜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野猪曰若遇堯舜作

禮部侍郎陛下不免駭放出唐史

雷公炮炙論有云鮭魚插樹立便乾枯用狗塗

之却當榮盛用鮭魚骨插於樹根樹即枯長

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齒落不生者取雄鼠

復生髮眉墮落塗半夏而復生以生半夏塗之則

眉髮遍體附子旁生者曰側

立腸虛泄痢瀉假草零搗五倍子為末熱水調服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

語起於曹操稱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

嬌吳人呼呂蒙為阿蒙知此語尚矣如漢殷

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杜子美守歲

阿咸家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乃知阿咸阿

買之言有自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刺有可唾者即投其

中韓曰苦海每宴客必出之以資笑談出雜志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

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

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出吳

錄

陽城居貧隱中條山與弟壻域常易衣而出年

長不娶語二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

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二弟義之

亦不娶後城為諫議大夫與二弟約凡吾所

得俸入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幾何買

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遂同

處終身出宋祁卓行傳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人不見其喜怒飲食有不

精潔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

投羹中公惟啖飯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

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

喜飯可且具粥出龍川志

張思光與弟寶積俱詣齊太祖思光於御前泄

氣寶積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頃
更食至思光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
賢弟共食思光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餐

出李百
藥齊書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
食品稱珍何物為最易簡曰物無定味適口
者珍臣止知薑汁為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
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

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
明殘雪中覆一蓋盎不暇呼童披衣搗雪以
盥手亟引數缶連沃渴肺咀蓋數莖繁若金
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脂殆恐不
及屢欲求冰壺先生作傳因循未暇也太宗
笑而然之

出東都
事畧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
中已理請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

庫諸醞畢熟其外画一神刺史問是誰云是

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

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

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菜畢備亦有一

神問是誰云是蔡伯皆刺史笑曰不必置此

出東軒
筆錄

詩僧志圓滑稽饗餐為人所厭一日遍辭交游
曰吾以某年某月某日入涅槃丐為證明人

信而憫之由是餽遺飲食之者無虛日至期

畢集僧方醉卧促之起曰維其時矣僧乃升

座鳴鼓集衆念頌曰五十五年落落魄魄迫

人太甚一條麻索袖中出綬以示大眾一哄

而散

出江湖
紀聞

今古鉤玄三十六卷

計六十一事

今古鈞玄三十七卷

瑯琊諸茂卿輯

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
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
土之怪曰犢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以
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
正也忽冬月開一朵花豈謂無此理但非正
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坐間或云鄉間
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鬼鄉人凡有祭祀佛事
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
分齋食盡為所污因為人放爆竹自是遂絕
曰是他死氣未散被爆竹驚散了設醮請天
地山川之神却被小鬼汚却以此見得設醮
無此理也

出朱子語錄

汝陽王璉知音律嘗早朝聞笛曰是太常工也
他日見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

出隋唐嘉話

酉陽雜俎載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指
夾筆而寫經今京師有一婦年可四十餘全
無兩臂巡行衢井求丐每梳頭髻右足夾擲
左足綰髮及繫衣浣面亦如之其輕捷便穩
無異於人人多擲錢與之亟伸足取貫革繩
之上略無凝滯又一婦亦無雙臂以兩足刺
繡鞋片極纖巧衣飾皆精潔觀者如堵競以
錢投之噫世有無徒之人手足完具不能自
養乃甘死於溝壑是其手臂反不如此二婦
人足也書之以驗段成式之言不誣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
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
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
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
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出鶴林玉露

洞庭賈者葉湘挾千金以市布買一舟行至澱

山湖日就暝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詒之
曰前此則近賊巢不若是地艤舟之為安也
湘然之方就枕而操戈者突至湘授首遂沉
其屍於湖中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歸詣
卜者得凶兆尋即其所往而求之見有蕩漿
者悠悠然出自蘆葦中從而問曰若見湖中
孝乎則曰有之指示而得蓋湘兔也第不知
謀自何人置不問已而京口有操舟者倉皇
失措且自誣以神語有司擒之勒其實即殺
湘者移檄檢之果然卒抵罪進士間起山為
作傳以記其事

陸叅政孟昭谿達大度嘗有同門友姓某者家
貧無依行乞於市公致仕歸一日送客適其
人立於門側聞者叱之公曰勿叱引入與之
食熟視良久入語夫人曰吾視丐者絕似吾
少年友某遂令人問之曰是也公持其手曰

子何一貧至此即延之坐共食俾沐浴易衣
留止十餘日其人感謝辭去公親送至一小
室請其入曰吾已為子置此但安居可也室
中器用靡所不備又遺米十石銀十兩曰聊
為生殖之資毋浪費也其人感泣出都公譚纂

東夷侵逼吳境閭閻親征夷不敢敵收軍入海
據東沙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守一月屬
時風濤艱不得渡王焚香祝天東風大震水
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遠沙洲百匝所司撈漚
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懼遂獻寶物降款
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脂以醃水淹之
送與夷人因謂逐夷今夷亭之名昉此吳回
軍王會群臣想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
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尤美因書美
下着魚是為鱻字音想今從失非也魚金色無
名見其腦有骨如白石號為石首出吳地志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
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相其弟言兄既有子
盡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存舊曰不
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
何如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
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
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季曰詡栩之樵樵詡
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姻
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出齊東野語

都御史張公恭肅寧人少時貌極陋嘗得危疾
夢其父以罪被逮當論死已白於官請以身
代官聽之即械赴市中就刑揮刀霍然頭落
遂蹶然而覺且起家人視之皆驚而不識豐
頤偉貌迥異曩時公具言所夢益相恠駭久
之稍稍察其聲音居止與舊不殊乃信之後
舉進士仕至中丞

出庚巳編

錢鏐王恭穆夫人嘗以王寢帳隙裂乃造青練
帳將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為奢但慮後
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

出吳越備史

孟簡將試詣日者卜之曰近東門坐即得之矣
既入坐西廊迫晚忽得疾隣坐請與終篇見
其姓即東門也乃擢上第

出說郛

嶺南溪蠻以朱漆牛皮以護頭頸名固項借人
助相讐殺以牛酒往謝名洗面稱傭者為奴
狗負物不以肩用木為半枷之狀籍其項以
布帶或皮繫之額上名背籠飲不以口而以
鼻名鼻飲或為傭而亡或以聞而死約牛牯
若干償還名骨傭睡不以牀冬不覆被用三
叉木支濶板旁燃火炙背板焦則易蓋以板
之易得也以展轉之意名骨浪婚娶聘物以
銅與鹽男以二草鞋親迎男女各履其一徒
步行歌而歸名挖親其淫奔者以正月十五

日為始男女各出境相聚唱歌各擇為配入
深山中挿竹木以斷行路犯者聞殺不已謂
之插青俗皆醜惡不能悉記出漢璧

廣西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俗字桂林諸郡

皆然如矮曰養穩曰閨小兒曰仆音瘦人曰

奚音亡人曰歪音終不能舉足曰弄音臘女大及

姑姊曰妖音大山石之岩窟曰岳音門橫拴曰

門音據范石湖成大閤訟牒習見之間有以圖

為國者蓋武后所作也出桂海虞衡志

陳福公在相位欲營居第視其園以為高恙裁

損之制度甚厚董役者云宰相門戶不高大

無以容車馬公曰吾今日有閭者一兩世後

吾門扉要使小姨豎可開闔耳當與李文靖

廳事僅容旋馬俱為美談出愛日齋叢抄

葉恩臨海人為池州守常侮一教官教官據其

不法事陳於朝恩坐譴戍後有子為御史恩

作詩戒之曰柔道元來是妙丹我因不服病

多般從今說與兒曹道唾面還須待自乾詞

雖鄙近然亦可謂有所懲而後患者矣出

縵亭筆記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過周得之欣

然遂為衿契出世說新語

甫里白蓮寺乃陸魯望故宅後有祠堂蓋唐時

物咸淳間有盛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於

水則滿腹皆其親稿也寺僧訟于郡時郡守

倪普深起譴責之出吳中舊事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為確對往往不究其

義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

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

耳聞之爾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爾

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

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
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鼻孫鼻孫
之子為仍孫從己而數是為八葉此與晉說
同是則耳當為仍非耳字也考之方言望之
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
為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
祖為始祖似未為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
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必先畫鼻鼻祖之意
似當如此

正德間甬丘劍池水涸旁露一穴深丈餘皆磚
甃甚固人始知闔閭墓所在云被發者妄也
或云當是真娘墓

宗如周面狹長蕭登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
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
正應不信法華經爾法華經曰聞道隨喜而
不狹長如周乃悟出後梁書

吳江縣浦村王順富家人因食鰕魚被哽骨橫
在胸中不上不下痛聲動隣里半月餘飲食
不得幾死忽遇漁人張九言取橄欖與食即
軟適夏間無此物但尋橄欖核搗為末以急
流水調服之果安問張九何緣知橄欖治哽
張九曰我等父老傳橄欖木作魚罩筐魚若
觸着即浮被人捉却所以知魚怕橄欖也今
人煮河豚須用橄欖乃知化魚毒也出名醫錄

滁州蔣教授食鯉為助骨所哽以象牙屑等藥
治之不驗或令以貫衆俗名管仲濃煎汁灌之一
咯而出蔣謝之因戲曰此管仲之力也出夷堅志
吾子行玩藝一世人或來謁者苟非其所願見
輒從樓上遙語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
簫撫弄如意不報出何氏語林

江泌性至仁孝衣弊多蟲以綿裹置之食菜不
食心以其有生意也出齊春秋

陳重在即署有同舍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
至重密以錢代還郎知謝之重曰非我之為
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出范曄
獨行傳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
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
來

出宋祁
隱逸傳

盧詢祖嘗為築長城自負其才內懷鬱鬱既至
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略曰板則紫栢杵則木
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
植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予亦何辭於荆棘

文

北出

賈島初為僧赴洛易忽一日驢上吟得鳥宿池
邊樹僧敲月下門初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
鍊之未穩遂於驢上以手作敲推勢不覺行
半坊觀者訝之時韓公愈權京尹意氣清嚴
威振紫陌導者呵之島猶手勢未已俄為導

者推下驢擁至馬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

島具對偶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游詩府

致衝大官公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

佳遂與島同入府署

出鑒
戒錄

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

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

以戲字字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甚無

禮何為入王家對坐宜早還宅因持酒去文

帝大咲

出後
周書

以丹砂置髻簪着枕中可絕邪夢

出物類
相感志

楊鐵崖晚年臥起小蓬萊不復下直榜於門曰

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

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

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出語
林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

心苟欲無心則必一切滅絕思慮摘木死灰

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
之所有所用無非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

私耳

出近
思錄

唐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辰已
間視事既罷即便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
盛暑晝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
之已久甚覺有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儻四
肢無所運用更便就枕血氣凝滯諸疾自生

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

於天全係人之調適鄉等亦當留意無自輕

於攝養也

出楊文
公談苑

晉顧和王導辟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

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捫膝夷然不動顗指

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

測地

出裴氏
語林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

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

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

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

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

出五朝名
臣言行錄

張思光臨沒遺命建白旌無旅不設祭奠令人

捉麈尾登屋招魂曰吾平生所善者自當凌

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右

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

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耶

出王
海

客有持扇就康節先生題者先生題云某年月

日午時破客袖歸封固篋笥秘其事家人不

知也至期客慮笥中或為鼠蠹所壞何以驗

先生之言遂取出緊閉一室默坐執以俟之

日正午其妻呼飯客不應呼之數四又不應

妻異之排闥而入見其夫執扇目瞪口噤若

有所憑者叱之曰風顛耶着鬼耶乃奪其扇而破之

司馬溫公曰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官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逮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書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

子孫所當法也

出司馬溫公集

陶淵明居家凡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陶若先

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

出晉陽秋

嘉興林叔大為江浙行省掾貪墨鄙吝頗交名

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饌甚豐若

高人勝士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子久

作画多士畢集復以此供客諸人不能堪譏

訛交作叔大報甚揖諸子素求題其画子素

援筆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画如說法信手拈

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

捺子久笑語曰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

臉不捺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

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即

佛家懺悔闍堂大咲而散

出東軒筆錄

弘治中充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

主出行犬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既去犬

亦不見經三日主輒歸妻問以故曰途中遇

盜財物盡失幸逃性命耳妻子不疑周旋閱

歲一日真夫歸形貌悉同不可辨兩人各爭

真偽妻及隣里不能明乃白于縣逮兩人至

亦無如之何皆寘之獄縣一小卒聞其事以

語其妻妻曰是不難辨先歸者殆犬精也欲

驗之當視其婦胸乳間有爪傷血紋即是矣

蓋犬與人交常自後以爪按其胸故也卒以

白令令召其婦問爾家嘗有犬乎曰有一白
犬前隨夫出矣裸而視其胸有血紋甚多令
知為恠密使人以血灑其偽夫即成犬形立
撲殺之令從容問卒曰汝計善矣何從得之
謝曰吾妻所教也令諭之曰汝妻不與犬通
緣何知此汝歸家密察之卒歸視其妻之胸
乳其血紋甚多卒以令語語妻辭澁吐實乃
知亦與犬通妻漸自經宛吾鄉陳都憲瑞時

奉使彼中得其案牘

出洪
已編

鄭交謁友人於陳蔡路逢一冢有竹二竿鄭為
詩曰冢上兩竿竹風吹常裏裏冢中人賡之

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

出此
明錄

韓熙載仕江南致位通顯婢妾百數殊不防閑
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
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
熙載亦不介意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

姬熙載弊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
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

出湘山
野錄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隣雞謬入垣內姑
盜殺將食之妻對而泣夫恠問之妻曰自傷
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出因
話錄

陶侃初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誠其隣人
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
侃曰貧不能備醴餌鄰人密於牆頭送以濁

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出海錄
碎事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
取一牛寘百步外召堅射曰能中之乎堅曰
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烈
祖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
落毛上下如一烈祖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
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遂中觀者咸
服其妙

出春秋
燕語

劉改之造詞賅逸有思致嘗賦沁園春二闕以
咏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日銷
薄春水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簫泥汙偎
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
欲剪更掬水魚鱗沒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
滿鏤棗成斑時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曾教柳
傳看算恩情想着搔便玉體歸期暗數晝遍
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
風流甚把仙郎暗掐尊放春閒一日洛浦凌
波為誰緩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
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
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款微
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點拍頻
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舞鳳輕分
懊恨深遮羞情半露出沒風前烟縷裙如何
似似一鈎新月淺碧籠雲近邵清溪亭貞嗣

其體調以咏眉目真雋永有味一曰巧關彎
環纖凝嫵媚明裝未收似江亭曉玩遙山拂
翠宮簾暮捲新月橫鈎掃黛嫌濃塗鉛訝淺
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為皺多無力翻做
嬌羞填來不滿秋料着得人閒多少愁記魚
笑絨啓背人偷歛鴈鈿膠併遲指輕揉有喜
先占長顰難放柳葉輕黃今在否雙尖鎖試
臨鸞一展依舊風流一白漆點填眶鳳梢侵
髮天然俊生記隔花瞥見疎星烟烟倚闌凝
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夢騰並枕睥睨撞郎
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因酣
曾被鶯鶯強臨鏡按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
似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
闌闌弄幾度孜孜頻送情難忘處是鮫綃搵
透別淚雙零出報耕錄
張吏部緒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

客輻輳有過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

何敬容殘客

出劉璠梁典

郭忠恕有画名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

富人子喜画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

言且致匹素忠恕為画小童持線車放風為

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遂與絕交

出聖宋

遺

州泰為司馬宣王所知泰倭在艱中宣王留缺

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

會使尚書鍾元常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

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

駛耶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

守吏職猶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

出郭

語世

楊文敏公嘗作修養一絕云自身有病自心知

身病還將心藥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

是病生時其善保性命者歟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

不知忽見即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

其中后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

石曰相公問否答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

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出東軒筆錄

楊廉夫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

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見持先生所贈倪雲

林画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

見一達官以此画為介耳非盜也其務掄人

過如此

出鐵崖先生傳

中宗朝於立春日內出綵花賜近臣時武平一

應制詩甚美中宗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

新悅紅藍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噤循環吟咀

賞歎兼懷今更賜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

花令挿頭上平一左右交挿舞蹈拜謝時崔

日用乘酣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內見之

問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

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

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咲因更賜酒一盃當

時稱美出唐詩紀事

黃龍寺晦堂和尚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

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

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出羅湖野錄

後周王羅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乃裂

去餅緣羅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饗造

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

之使者大慙出南部新書

今古鈞玄三十七卷



今古鈞玄三十八卷

瑯琊諸

甯越者中年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

為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

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

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

威王之師也出呂氏春秋

唐明皇令画工画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

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

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

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

眉又名橫烟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有成都

画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之句出丹鉛錄

吳僧惠詮佯垢汚而詩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

壁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紫扉應未掩

片月隨行屐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

忠公和於後云獨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

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

來去詮遂以詩知名

出臨安志

王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覬其父冬李者先以

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出宋書

書

韓晉明好酒縱誕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

錢猶恨其儉朝廷欲足之貴要必以疾辭告

人曰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翻

故紙乎

出北齊書

司馬徽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

每輒言好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

好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卿言更好人稱好好

先生

出蜀志

淮南蔣用文由太醫院判 仁宗極眷待之後

卒於京 仁宗特加院使賜諡恭毅命中使

護喪以歸 國朝太醫院官無諡 賜諡者

惟蔣公一人而已

馬都督俊其先回回人不食猪肉 宣宗一日

宴武英殿宣俊甚急俊至上以所食猪肉

賜之俊即奉之幾入口 上咲曰汝回回人

亦食此耶俊叩首曰 陛下欲臣死即死况

食肉耶 上即命左右取肉且曰吾戲之耳

不可破汝戒也俊復叩首謝

出都公譚纂

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

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

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夷狄之人異教

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

出鶴林玉露

臨濟有姑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

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

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段氏曰君何以水神

美而欲輕我我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

沉死死後七日托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
今為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
有婦人渡比津者皆壞衣杜粒然後敢濟不
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粒歸而渡其神亦不妬
也出酉陽雜俎

鍾弱翁帥平涼日有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
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能賦此乎
牧童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作詩曰草鋪

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
後不脫蓑衣卧月明吟畢不見出神仙傳

鄉先生俞貞本嘗作厚薄銘言近而意切深中
今時之病銘曰厚於淫祀薄於祖宗厚於妻
子薄於父母厚於巫卜薄於醫藥厚於嫁女
薄於教子厚於異端薄於賢士厚於誇誕薄
於信實厚於屋室薄於墳墓厚於懼內薄於
畏法厚於貨財薄於仁義厚於責人薄於責

已厚於祈福薄於修德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怙貧窮
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
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
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而志愈彰不輕死亡焉得行此曾
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
義不合則辭上卿不吝貧窮焉得行此夫子

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
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出韓詩外傳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人勸
令暫歇答曰患既未瘥眠亦不安出南史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
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僕妾於姦富之家
矣嗚呼悲夫出鶴林玉露

劉祠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

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移若一

慙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

出五代史

吳人趙達學九宮之術善射如神或以書簡上作千萬數着空倉中封之令達推算達云其數有名無實太平二年長沙大飢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達占之曰天地川澤相通如人肢體鼻蚘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龍食彼郡風氣丁祠而掘之權乃遣人

祭以太牢斷其背長以飢遂止達死其術不

傳

出姑蘇志

周待制仁榮築一室終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室以死周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仁榮弗顧未幾楊死箱財無數莫有主之楊之弟求分仁榮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固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出續編

澗人周某多貲納粟補官曹野舟因會間謂之曰有一故事諸君欲聞乎衆聳聽之乃曰武后朝有隴西李焱者宗族兄弟皆仕宦焱獨布衣心常愧怍謀之於妻欲罄家貲赴京求官妻力止不聽焱到京盡費所携之物而迄無所就或告焱曰今朝廷雖女主仕宦皆有履歷不可妄圖但今缺闕官數員求者紛紛皆不輕許吾與某人同舊言當即諧未安何如焱曰得無卑乎其人曰入掖庭近天顏何言卑也焱然之乃割其勢服役蚕室不旬日以迂疎見逐乃慨然而歸妻見焱繼縷枯瘁心雖不樂猶幸其歸也問曰所得何官焱愀然無語又問曰所圖未遂耶焱領之問所携者盡喪耶焱又領之妻欲姑解其憂慰之曰官本虛名財可復得指其腰下曰但留此足矣焱感頹躍其手失聲曰此亦無矣周慚而聞

者皆笑

出江湖紀聞

陽山惠瑤說其隣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
張家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
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云往蘇州者民
趨拜求附載貴人許之民坐船尾良久覺困
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裳為枕暫睡
不覺鼾寢既寤乃見身卧草莽中囊籍首如
故獨不見草履驚起見日猶未晡行出官道
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至閭
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
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裝飾不少異但小
耳船尾及櫓皆濕探其尾則草履在焉竦慄
下拜問之巫祝云是宋相公也出庚巳編
滕甫有弟申狼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凌
侮其兄而聞政多紊章子厚與甫舊狎一日
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

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

以孝耳

出宋名臣四科事實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次魯直
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樸儉常云來日喫蒸餅
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
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
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豎黃云禾女委鬼
魏劉未荅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勅正整
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咲劉不樂何

林氏語

祖孝徵所乘老馬自稱騶駒又與寡婦王氏私
通每人前相聞裴讓之嘲之曰卿那得如此
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騶駒一妻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喧然傳之出北史

明道先生曰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
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

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
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大抵六尺之軀力量
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
年七十慶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
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
折屐齒終強不得也

出程氏
遺書

崔端己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溫
者不知是崔撰嘗問君曾覽同塵先生庭

萱譜乎崔正色對曰不知同塵先生是何姓

氏左右大咲之

出崔
光錄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
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承其志雖王公大人
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
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出謝
承後

漢書

謝超宗為齊高帝黃門郎恃才使酒嘗以應對

忤旨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新
命定是何府謝答曰不知是司馬是司驢既
是驢府應是司驢

出蕭子
顯齊書

李固與弟國書曰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
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
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
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出漢
文選

夏侯玄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

妾數十人無被服汝各每有客常隔簾奏樂

時人呼簾為夏侯妓衣

出南
史

杜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以兄弟之名蓋有
由也鵬舉父嘗夢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
作者悉填未作者刊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
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
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
即世世名鳥偏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乃

作相蓋前定也

出劉賓客嘉話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

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出易傳

劉尚書寔詣石季倫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

褥甚麗西婢持錦香囊尚書惶遽反走語季

倫曰向誤入卿內季倫曰是廁耳尚書大慚

出鑒戒錄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謂並浩然深閑詩律真詣

周行因入奏挾與俱不先揚于朝約日引謁

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

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違

恤其他遂畢飲不赴

出柳子厚友記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羅家羅匿之使

者逮羅長子羅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

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燒其

體以死卒無所言

出北史

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忽有一客通名詣

瞻寒溫畢聊論名理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

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

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

為異形頃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病卒

出兩晉奇談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以待其來

一日為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

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

不知辛苦為誰甜

出坡詩話

張士誠據平江日又以賄通松江偽尹鄭漢署

宰華亭用酷刑股剥邑民恨入骨髓郡士袁

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衮衮正

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或

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

誅暴屍于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

墜醋鉢為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

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

官司來聞者絕倒

出耕錄

郝鑒初值永嘉喪亂鄉里甚饑人以鑒明德共

傳飼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

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

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託以飯肴兩類

邊還吐與二兒復並得存後邁位至護軍翼

為剡縣令

出晉書

賈秋壑會食鼈一客不食云嘗奉祀真武秋壑

曰真武之龜不可以為鼈也龜鼈不辨何以

治民客蓋求郡者也座客因戲之曰鰻與鰵

鱖皆不可食像真武之蛇也鰻竿亦不可食

像真武之旗竿也滿坐皆笑

出落曝偶談

舊有題湯泉者曰比隣三井在山岡二井冰寒

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煖爭教人世不炎涼

出螢雪叢說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

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画人物不常鳥或

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恠以

見象米芾好恠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

紺緣朋從目為活卦影

出拊掌錄

揚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

足纖小者則脫其鞵載蓋以行酒謂之金蓮

盃墨莊漫錄嘗載王公有雙鳧詩云時時行

地羅裙掩雙手更整春靦靦旁人都道不須

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蘸葡萄暖和笑

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剗踏金蓮行

款款觀此詩則老子之疎狂有自來矣

王肅嘗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

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

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再誦悲

彭城詩肅因戲勰曰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

城也魏有慚色祖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
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
歌四面起屍積石渠亭血流睢水裏肅甚賞
之魏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
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出後魏奇談

歐陽公作滁州醉翁亭記首尾多用也字人謂

此體初見前此未聞然前輩為文必有所祖觀
錢公輔作越州并儀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

問其辨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

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

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公興宇也誰其文之

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若與歐陽記同此體

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嘗笑曰此人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融入見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

遲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可速時魏主至誰

而退帝曰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

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出南齊書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

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

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疝求藥公隨行偶有藥

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

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出高齊漫錄

齊人有女二家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

而貧父莫知所與又鄰指斥謂去曰汝宜偏

袒令吾知之女便兩袒母問其故答云欲得

東家食而西家宿也出風俗通義

戴顓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

聲此俗耳矧針詩腸鼓吹汝知之乎出高隱外書

饒子卿隱康王谷無瓦屋代以茅茨每年蓋茅

謂之屋龍更衣或時濕漏則以油帕承梁坐

於其下更不愁歎出廬山記

郭功甫夢游采石作詩二首明日書以示人曰

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功甫曰予近詩

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

殆非平日所能到忽得之不祥不逾月果死

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

多歲

出全唐詩話

米元章好易人書畫一日訪楊次翁於丹陽次

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何豚其實他

魚也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

贗本也

出百川學海

或問大珠慧海禪師曰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

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

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百般頭

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

出傳燈錄

今之秘色瓷器乃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為供

奉之用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

出陸龜蒙集越器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

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

捨君我寧不悔侯君回轅別園後會擲書云

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洎還不敢宿

皇華寄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諧

否十二字能辯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酒

終不舉盞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

心膽似平生知君不足風流物却上幽原照

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嘗養鸚鵡餘年竟不

言今其驗乎婦人歎曰是矣乃作啞鸚鵡詩

云雕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詞深恨

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于地燈

火俱滅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

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

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出據遠

晉武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

不悅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乃大悅

出晉書

阮咸任達不拘與井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

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

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挂

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恠之荅曰未能免俗聊

復爾耳

出兩晉書

宋孝武初何偃為吏部尚書劉瑀府中不得同

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

十步瑀踏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車

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驎

惟于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

里荅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駕馬爭路

出南史

史

清虛真人曰黃赤之道溫氣之法是張陵受教

施化為種子之一術耳非真人之事也吾數

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子而得生所謂抱玉

赴火以金棺葬狗也

出高道傳

漢平帝紀元始元年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

位二百石以上一切秩滿如真師古注曰一

切者如以刀切物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

曰一切李斯傳謂一切逐客貨殖傳曰一切

用文持之太史公自序曰惟一切嚴劄趙廣

漢傳曰一切治理路溫舒傳曰一切不顧國

患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光武紀曰罪非

犯死一切勿按明帝紀曰殊死者一切募下

蠶室唐僕固懷恩傳曰其他一切赦之凡此

言一切者皆千結反惟佛書音切為砌儒家

不當繫其音

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

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

其獎也

出醉柳
日月

茶有九難一曰陰採夜焙非造也二曰嚼味嗅

香非別也三曰膩鼎腥甌非器也四曰膏新

庖炭非火也五曰飛湍擁瀨非水也六曰外

熟內生非炙也七曰碧粉縹塵非末也八曰

操艱攪遽非煮也九曰夏興冬廢非飲也

出陸羽茶經

至正丙申高郵兵累次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

云史帥一日下令行兵參謀長又進言自古

行師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

否荅曰不祭史曰王元帥不祭我也不祭蓋

祭濟字音同傳以為笑又傳聞紅軍與苗軍

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

上篆大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此間亦效之

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王

令三字既而寫趙字未成纔寫得走字忽報

苗軍到走走走二說皆可捧腹

出耕錄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流輩忽翻然

若有所悟遂着道士服江浙提舉段吉甫贈

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樓

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瑯館月

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絕潯陽

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出青樓集

唐陽邨伯作妓人為尼詩云盡出化鈿與四隣

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

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

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

出鮑參

錄漫

王寔王寧是韓持國婿一日訪東坡因問訊持

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嘗謂身已癯

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

年正不應爾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

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
闌謂衆曰老人即今且去遂攝衣正坐奄奄
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
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
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
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
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何有分別老人曰所
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子時治生今
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二君傳語
持國殘年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樂不
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出門語
徐德占與曾子固同里素不相接子固流落外
郡十餘年還朝日德占驟進御史中丞中丞
法不許出謁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
欲一識其人固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
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固自叙子固曰君便是

徐禧領之而去出何氏語林
林瑀王洙同在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
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疎濶王曰何
故荅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出墨客揮犀
王悅導子也導甚愛之常共悅奕甚爭道導咲
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耶出晉書
即基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
於此者乎惟願令人寫書潘子誠嘗遺之書
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荅云觀過知人
斯亦可矣出北齊書
嘉興摠管凌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
與抗然其行實貪污頗聞人有譏議因出對
云竹本無心外面自生枝節貢推官對云藕
因有竅中間抽出絲毫蓋諷之也出輯耕錄
今古鉤玄三十八卷
計六十九事

今古鈞玄三十九卷

瑯琊諸茂卿輯

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而客問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吾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出錦繡萬花谷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曰鑲紐即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梁簡文帝詩繼成

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

屈膝銅鋪鎖阿執屈膝當是屈戌

武后朝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后

命來俊臣鞠之俊臣方與興推事對食謂興

曰因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

甕以炭四圍炙之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

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

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出唐鑑

梁山陰主淫慾過度嘗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

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

駙馬一人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置面

首左右三十人帝每出行主與朝臣常共陪

輦出梁書

傅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

此蓋論其顯然者然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

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

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曰浮屠經又

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

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

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

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

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

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

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

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
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
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
帝

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每責逢曰貧不可
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
呼醫立可待也出簪屨
偶談

殷浩長於玄言或問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
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蒞官而夢
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
言出晉
奇談

謝靈運子鳳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齊高帝謂
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
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
宗曰懸磬之室豈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
識乃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

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久待不出
乃去出齊
春秋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
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
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
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過知於主上者
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
玉堂遠於寂寞之濱者權臣已子瞻為宰相
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
名富貴轉瞬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
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
來地亦可以駭駕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
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
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着衣喫飯處病
屎刺撒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
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

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

珍重珍重

出錢氏私誌

范鎮字子真竟陵王子良深信佛教而鎮甚稱無佛退論其理作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於質神言其用形

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與利之於刀形之與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

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利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神亡而形在

出南梁書

田元均治成都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出東齊記事

張中康知洋州民號為水晶燈籠

出職官分紀

蘇州玄妙觀李道士早歲頗精焚修晚更怠忽嘗上青詞乘醉戲書天尊為夫尊大帝為大

帝一日被雷震死背上朱書二行云夫尊可恕大帝難容事在成化間

出庚巳編

俞俊娶也先普花次兄丑驢女也先普花長兄觀觀死蒸長嫂而妻之次兄丑驢死又蒸次嫂而妻之即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縛綵繒為祭亭綴銀盤十四于亭兩柱書詩聯于盤中云清夢斷柳營風月菲儀表梓里葭莩蓋柳營暗蔽亞夫二字菲儀謂非人表梓謂豚子總賤娼濫婦之稱葭莩皆冥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譏其輕薄

出輯耕錄

辛稼軒帥浙東日劉改之來訪適進羊腎羹辛命賦之以流字為韻改之應聲曰拔毫已付管城子爛冒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

出山房隨筆

黃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者守必取留於魯直而報之忽

有人投詩頗紕謬守携見魯直意其一言少
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
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送與四
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
後敢復泄此穢氣耶太守大笑而罷出附掌錄
吳人顧况喪一子年十七其子游魂恍惚如夢
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曰老人
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十七十不作多時
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車延再當為顧
家子後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
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批我也一家驚異
隨叙平生事歷歷不謬乃知陽叔子事非恠
其子即非熊也出原化記
佛經云目連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至七
月十五日百味五菓盞盆中供養十方而母
得食今七月十五日記祖盞本于此

五代賈周綽無修撰才長於記誦文章未能過
人而議論剛強儕類為之不平目之為賈鐵
嘴出五代史
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為合口椒最有
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為蘿蔔侍御
史為脆梨漸入佳味出錦繡萬花谷
鳳翔府有整屋縣長安志云山曲曰整水曲曰
屋故云二曲出集字記
風母出九德縣似猿見人若出頸打殺得風
還活出交洲記
穆伯長修好古學初得韓柳文善本即自鏤板
鬻于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
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恠
之復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耶士人知
是伯長乃去出東都事畧
劉伯龍為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命左右將營

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

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

出南宋書

李遷哲累葉雄豪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

漢十餘里間第宅鱗次每鳴笳導從往來其

間縱酒歡燕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

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出後周書

楊伯醜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

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門有青裙女子

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有人失馬詣卜

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

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

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其人如教須臾有一

人牽失馬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

者陰易之隋文帝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

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今為

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如言簿責之果

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

出隋書

端平間蜀閬宴郡守張某優人曹息竹呈小說

云昔嚴君平在蜀賣卜卧龍橋上言未來事

輒應龍王整橋下日化為人憩橋上聽之語

夫人曰彼人也罷測鬼神我反不如請試之

時旱苗槁乃化一村老卜雨君平擲卦曰今

夜三更內轟雷震九天神龍變奮迅大雨注

如川龍王曰不雨奈何君平曰吾言不驗當

沉吾書龍王語夫人曰雨留日我彼乃妄言

君平之術其窮乎至二更有天使捧勅旨盡

亥時末刻降大雨至寅時初刻止龍王曰不

降雨則違旨降雨則中君平計奈何夫人曰

此易耳城外降雨城內但發風足矣龍王然

之翊早君平方開肆龍王作村老詣曰夜來

無雨請君沉書君平曰吾正恠之復擲一卦

乃大笑曰城內發風城外雨龍王却聽夫人

語蓋譏張守聽命于妻云

出江湖紀聞

閭門北濠有顧姬者夢故夫云我死不幸昨夕已托生為犬今在某家黑喙玉色者是也明日姬往訪之果然遂乞養于家願解人意行止隨姬夜則登榻同寢人問之姬亦不諱但云前世事耳頃年刑部有犬姦婦人而噬殺其夫之獄則前史所稱盤執狗國者殆不誣矣

出濯纓亭筆記

李尚書翱守廬江時有重鯢者合當大辟引慮之時啓鳴曰某偶黷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群玉山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恨叩之乃長嘯也遂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激雲漢公曰不意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鸞鶴同遊可與孫阮齊躅乃去其械梏蠲其罪戾後鎮山南夜聞笛聲嘹亮不絕問是何人所吹具云府獄重囚也明日呼至

鼓龍吟之韻奏出塞之悲聞思鄉情莫不悽

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農桑可為

伶人耳卒歲而憐之

出雲溪友議

定觀經云夫欲脩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皆是真定心無事為真宅有事為應迹不求惠而惠自生心名真惠

報恩經云人世間禍福從口上嘗護於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口舌皆鑿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齊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遇之途解左轡贖之載與歸石父曰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伸於

知已

出史記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驕矜或戲作靈素画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塵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鷄犬相隨也上天

出古今詩話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若安蟲蛇蟠踞或往或還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凌魚奮尾蛟龍反擾投一自竄張設牙距

或若傲儻而不群或若自才常度著絕勢於紉素垂百世之殊觀

出兩晉奇談

何尚之字彥德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及至郡牀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人答曰殆數百人牀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出宋書

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又北齊選舉濫者飲墨水一斗

出坡詩注

空同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蓋稷臯契夔龍湯有伊尹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子惟一顏子王佐才不幸而登死設使孔子得位則雍游夏季路車能為益稷諸人事乎以沛中豪傑南陽貴人觀之則佐命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應用善屬細字微如毛髮當一錢上寫心經

又於芝蔴上寫國泰民安

出江南野史

薛逢晚年曾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僊新進士綴行而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呵曰迴避新郎君逢輒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出據言

遠公結白蓮社以詩招陶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遠許之遂造焉陶攬眉而去

出高僧傳

後漢皇甫規鮮官居家鴈門太守刺謁規卧不

迎曰卿食鴈羹乎有頃王符至規驚起衣不

及帶屣履而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

不如一縫掖

出本傳

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為不為

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

出北夢瑣言

范希文修學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米一

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割為四塊早晚

取二塊斷齏數十莖蘸汁一盂入少鹽煖而

啗之如此者三年

出湘山野錄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為婚者先已涉溱洧

之譏就禮之夕儻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

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

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

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大咲

出群居解頤

楚語云宰渚坡者謂墳也

出釋氏要覽

晉文帝聞郭璞為人相墳地微服觀之謂主人

曰此葬龍角必滅族何為葬此主人曰郭璞

云此是龍耳三年當有天子至帝曰出天子

耶主人曰非能使天子到此

出晉書

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真家數禪和口

鼓貧子骨頭吏員臙脂唐伯剛題郭仲誼小

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

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沿一浪喜仲誼云是

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出耕錄

任昉字彥升好交結獎進得其延譽者多見升

擢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不能

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帳

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

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其略

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

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

金躍彫武嘯而清風起故氛氲相感霧湧雲
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育公
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
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麓若乃匠石輟
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
於下泉尹斑陶陶於永夕絡繹縱橫烟霏而
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孟州汨舜
叙粵切絕交游視黔首以鵲鳩人靈於豺
虎竊有猜焉請辯其惑予
紉織仁義琢磨
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風雨急而不輟其
音霜雪霖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
古而一過逮叔世人訛狙詐颺起溪谷不能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亦異較言其略有五
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厯梁竇九域聳其風

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
鷄人始唱鶴駕成陰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
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貲拒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
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踊颯
脂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雷堂之餘瀝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
曰賄交其流二
也陸大夫宴喜西都東有
人倫東國加顙
頤感顙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
雄辯叙溫燠則寒谷生暄論嚴苦則春鼓零
葉於是
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攀其鱗翼巧
其餘論附驥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
談交其流三也魚以泉涸而吻沫鳥因將死
而鳴哀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接翼於陳相是

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
操權衡執纖縵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
鄉雲黼黻河漢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
毛若衡重鎚銖續微影撒雖共工之蒐慝驩
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
游必無夷志之室苞苴所是行張霍之家
謀而後動毫竅忘矣曰交其流五也故
王丹威子以擾楚朱穆昌言而亦純有旨哉
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
黃風昭人譽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韉坐客恒
滿及瞑日東粵歸駭洛浦總帳猶懸門無清
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
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

舌下泣之仁寧慕邵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巖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
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
高山之頂皦皦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
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出南梁書
陶侃母湛氏新塗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陶
氏貧賤母紡績資之番陽孝廉范逵寓宿於
侃時大雪侃氏乃敵子也為自剄給其馬
又密截髻侃遠弟曰非母不生此子侃
竟以功名顯出列女傳
有書生娶後遊太學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
妻秉筆寫詩云數日相望極頭知意思迷夢
竟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書生恠而記之後家
書至妻有詩一首如夢中所見夢之夕乃發
書之日也出錦繡萬花谷
弓字即卷字出真見事字解

正德改元青島家有言崑山縣鼓樓太高故不利
于尹當下三尺乃可尹時改作鳩工謀之
計費三百餘金有匠氏須端正者不知何許
人自言乞米五升酒一斗兩木兩人一夕可
就尹異而許之須於深更率二工去樓脚磚
截柱三尺支以兩木以磚疊而承之每柱薦
起漸去一磚周而始樓不覺其卑也仍整
牆脚如故早度

動樓已下三尺

矣雖小人之智君

子

翟叅政汝文與蔡安陳應賢同在門下省安
世位汝文之上應賢坐其下每共談論二人
交關之一日辭屈汝文歎曰不意今日乃厄
於陳蔡之間

出鐵園
山蘇談

蔡琰自匈奴歸曹公問夫人家多墳籍猶能憶
識之否琰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
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纔四百餘篇曹公言

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琰曰妾聞男女之別

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書送

上文無遺闕

出後漢書

李庶生而天閭崔謚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

遍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

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謚門有癩疾故

庶言及之

出十三國春秋

范忠宣謫居人州以

此中羊麪無異

北方每日門冷

身之在遠倚覺

寮雜記曰北人食

名餠餠楊雄方言餅謂

之餠齊民要術云青麥麴堪作飯及餅餠甚

美則餠之名已見於漢魏間矣五代史李茂

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

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餠餠字

顧彥先機神朗悟在廷尉時恒縱酒酣暢謂友

人張季鷹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則如病

出文士傳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為

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

曰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出隋書

曹元寵母王氏能詩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安

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

暮楊花飛處牡丹出湘江詩話

陸倕嘗惜人書失卷乃暗寫還之

畧無遺晚書

有借界尺筆槽而碎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

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

矣主人大笑出王瑩集

周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

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

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色腐腸

而死出晉書

松江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卿

雲一朵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

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若夢寐中見尼父

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未烹誤矣汝

說是也友人聞之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

曰何為曰吾見足下眼目眈眈又夢寐顛倒

故知其然也居仁出耕輟報不復敢辯

唐賈直言事氏直人頴南以妻少年

訣曰死生不可期人婦董不答引繩

束髮封以帛使直署之曰非君手不解直

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

餘出本傳

趙飛燕與其妹合德坐后誤唾其袖合德曰姊

唾染衣紺碧正似石上花今尚方為之未必

能此乃號石花廣袖出趙飛燕外傳

漢元帝生子普賜群臣殷羨謝曰臣本無功猥

蒙頡賡帝咲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功出世南

唐時宮中嘗賜洗兒菓有近臣謝表曰猥蒙

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出

南別東坡賀洗兒詞云犀錢玉菓利市平分

雷四座深愧無功此事如何得到僕出若漢詩話

郭玉太醫丞廣漢人也和帝試玉之診使嬖臣

美手者與宮人雜八帷中令玉診之玉曰左

陰石陽非八之心奇之出後漢書

溫大雅將改之其祖若莫此地當害

兄而福弟大雅曰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

入地莫訖歲餘果衣出劉昫唐書

孫登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

出水乃大咲出晉陽秋

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出甲子

今古鉤玄三十九卷計七十事

今古鉤玄四十卷

瑯琊諸茂卿輯

阮孝緒嘗與同郡范元琰同徵不起阮嘗自言

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磨磨可駭何

以異夫騏驥陳郡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

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阮曰

昔周德雖興夷齊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

無間山林二由世出梁書

符朗過江時一卓士並用唾壺朗欲

誇之使小兒跪而口承唾含出出裴景仁秦書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狀類風狂言語倒亂貞

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

民有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其簷禁之不止

其人素知其神異禮告之曰弟子藉此生活

無壞我屋義師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

火連延而燎惟所斫數間存焉出神僧傳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自鳴僧以為恠懼而
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
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
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予當為除之僧雖
不信冀或有效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
懷中鎚鑿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故
紹夔曰此磬與鐘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
其疾便愈

劉賓客

歐陽文忠公

小我州人

壯麗為淮南第

一堂在高岡下臨江田數百里真潤金陵三
州隱隱可見公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
埭取荷花千餘朵分挿百許盆與客相間遇
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
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出墨莊漫錄

齊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問故髡曰賜酒

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髡恐懼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乃履舄交錯盃盤狼籍堂
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遣客當此時心歡能飲
一石

出史記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檀或問之曰今假弄
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
去其皮還是驢爾德而朱紫何以異是朝

野食

張氏據平江

真音

孫守紹興參軍

陳庶子饒介之在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
翰題一紙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
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
採荷花呂不知書令人讀之大怒曰吾為主
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
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某者杭州一士
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

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
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耶命帳下
杖出之二事雖皆可笑而亦可以為妄投者
之戒也

出古杭
雜記

孔奕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
呵之曰人餉吾兩盃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
之一罌果是水或一奕何以先知之奕曰酒
重水輕提

異故耳
出陽秋

竇茵假宿大

山縣桃林班特處

士南山班寅將軍

謁茵為置酒及明視門

外惟牛蹄虎跡而已

出太平
廣記

秦檜為相日都堂前有石榴一株每着實檜默

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

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

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

頭服

出癸辛
雜志

孫光憲家人作煎餅一婢抱孩子擁爐不覺落

爐上燒灼腐爛即以醋泥塗至曉不痛亦無

痕痕

出北夢
瑣言

又俚巫多能持呪語而蹈湯火

者元仲得其訣拯治無不立瘡呪云龍樹王

如來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

如來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辰千

里火星辰必降急如律令呪畢即握真武

印吹之隨

人燒成瘡者亦

可療

出類
編

黃帝雜忌法一日之一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晦

無大醉一歲之忌莫無遠行一生之忌暮無

燃燭行房酖傷筋醋傷骨飽傷肺飢傷氣勿

北向安牀勿北面坐夜卧勿覆頭魔勿燃燈

喚之

出戎幕
雜談

杜弼為齊將有沙苑之役弼請先除內賊却討

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

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
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
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
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
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
理出北齊書

李元忠將仕夢手執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
惡之旦告謂光照先人也

竟如其言魏書

郭詠隱西山採樵為或擔至郡中人買之則
曰我西蜀逸士酒中人也今獻公所闕公當

惠我所好出唐書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報云君塵土太多令
人手皮俱脫出三

楊炎食胡桃云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出
東傳

王正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派御
溝水綠槐相蔭青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
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
急流傾示貫休貫休曰刺一字正白揚袂而
去休曰此公思敏乃書一中字於掌逡巡正
白曰此中涵帝澤休以掌示之不異正白

所改出青瑣後集

唐辛郁舊名一於行所問是何

人曰辛太伯太公郁曰舊太

公八十始遇文王今通年十八已遇陛下
過之遠矣太宗命出御史臺記

周禮與三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入官

曰奴婢其少才智者曰奚
婦人三月乃奠菜以筐祭用權祝曰某氏來歸

敢奠菜于皇舅姑婦拜扱地扱地者猶男子
稽首也出儀禮

東坡在杭州秋日携妓琴操於西湖之上酒酣

戲謂操曰汝嘗有志禪宗吾今假作老禪汝

試參之操曰何謂湖中景坡曰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操曰何謂景中人坡

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髻掃巫山一段雲操曰

何謂人中意坡曰隨他揚學士驚殺鮑參軍

操曰如此究竟如坡曰門前冷落鞍馬稀

老大嫁作古明日落髮為尼

出雲漢
友議

吉安州富家新娶有乘人兄雜時混入婦室

潛伏床下伺夜行不意明燭遠旦者三夕

飢窘奔出群搏執之旦以聞官盜懇曰我實

有罪但未有所盜遭極笑幸免聞官當有

以報否則亦將有說富家不從械至官訊之

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為

用藥耳詰問再三備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

時所聞枕席間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

謀之老吏請於宰曰彼婦初歸使與盜辯不

論勝負辱莫大焉彼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

若以它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

善乃選一妓盛服輿至盜遽呼婦乳名曰汝

邀我治病乃執我為盜耶宰大咲盜乃伏罪

出江湖
紀聞

唐求喜吟詩大瓢浮於江中

曰苟不沉不已苦心耳流至新

渠有識者曰此必山人詩孰取得之有題

隱居詩云數點石自雨一溪霜葉風葉在青

山處道成無事中其詩遂傳出古今
詩話

王戎幼而穎悟六七歲與群兒戲于道側見李

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

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出晉書

許惇遷殿中尚書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

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稱美以刀截之人

又號齊鬚公

出齊春秋

宋朱希真有西江月二詞其一世事短如春夢

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

有命幸遇三杯酒况逢一朵花新片時歡

笑且相親明日陰未定其二日日深孟酒

滿朝朝小

何自開懷且喜無

拘無礙青

生多少奇才不須

計較與安排領取

今見在二詞辭淺意深

可以警世之役役

非望之福者詩餘

石崇砌上就苔鮮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

之樂不過如是

出耕桑偶記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為樵牧所傷殆甚文

嘗簪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為二子洗瘡

止痛

出芳賢傳

吳文定公寬弱冠而鬚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

嘗不以為詐一日覽鏡始悉其狀蓋其過在

鬚也乃為文以答之曰噫吾語汝鬚人之一

身五臟是俱惟腎之餘乃為汝鬚汝鬚之生

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汝居口下其

垂若胡然汝於人也必有候不少不老不先

不後而獨何故即

我有初焉萋萋勃然滿

口綢繆連

心如林其豐若鄣

其直如戟

眉之映目豈若

鬚髮之在首不取

悅徒增我醜見者稱呼

率加以叟即告以

不曰否既駭生客亦

惑故友陷我於詐舍汝安咎彼其耳目口鼻

各有所司天君有命奉職無虧汝鬚之生則

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為且今猶可逮寒

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為白如抽繭絲

感光景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

咎咎將安施言已忽有人縑衣玄裳頤然長
身率衆而前自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爾有
適辱切責度不可遁脫容盡言九死何憾當
夫張筵設几賓客交互讓汝左席職我之故
我何負於汝五連二歧步履從游讓汝一武
緊我之由我何負以汝宜叔而伯宜弟而兄
以有我在孰輕汝我何負於汝汝今顧以
區區老少

以耶汝負我耶且

耳聽目視

汝役實為汝賦嗜

彼臭味眩於聲色 惡心志曾無紀極亦有
人生不免襁褓得日 出白歡欣絕倒凡我有
言豈自芥藻和藥剪我而君臣義薦煮粥療
我而兄弟情真燃我持燭之頃者可窺人之
量拂我於會食之際者即受人之嗔怒之輒
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撫之而斷足以役詩
人之吟魂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焉至帶而

位元臣染我以藥既見詠於唐士纏我以帛
尤足重於晉人聞寺薰腐之餘我即與之絕
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群行汝豈
弗知況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毀傷古訓是
遺我不汝咎反我咎為能削即削奚費說詞
少焉隱然不見仲一驚寤靜言思之深自悔
悟掀鬚一笑歡好 故 出乾
唐集

綦母懷文在

件有端端客同館

胡沙門指

別有異算術仍指

庭中一棗樹云令 而算子即知其數乃試
之并辨若干純赤 丁赤白於是剝數之惟
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出高
道傳

辛同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
投之號為簇酒 出叙
關錄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
之帛聚而服之目曰飲衣 出擲
首集

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恠居者輒死使官莫敢入有士子梁澤素以氣自負常謂諸友曰吾能居此友皆難之澤執以為能友乃歛錢與賭澤許諾既夜入坐堂上及三鼓月色明朗聞廡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不至澤便厲聲云一不連來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一青次一黃衣一白衣貌色不可辨識

耳澤曰汝何為者

青衣曰我筆也澤居何在曰在儀門屋上第三瓦溝中問黃

曰彼金釵也在庭中槐樹下問白衣曰我劍也在堂東柱礎下澤曰汝等今來欲相害耶皆曰不敢共獻一紙曰此公一生履歷也今報公前知澤受而麾之曰去三物皆授所言

處一時便滅澤遂卧達曙諸友意澤必死來

見之皆驚澤為陳所見友未之信乃荷鍤按次求之盡得三物出其紙都無一字及夕映燈視之字跡瞭然自是解中永絕其患澤後登第為御史成化間巡山東以監獄事註誤謫官卒具如紙上語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

之曰令吾肝腸從

方銘隱天門

以酒脯祭

狄仁傑謂盧獻曰足

明公成二犬仁傑一

犬邊有犬乃是著熟狗

王定國自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有名柔奴

姓字文氏者居京師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

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離騷經曰索瑀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為余卜注

曰瑤茅靈草也楚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木以下曰等今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皆能卜九姑課其法折草九莖屈之為十八頭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咎若續成一條者名曰黃龍倘仙又穿回者名曰仙人上馬不穿者名曰蟾窠落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法九天玄女課其

法折草一

竊兩手隨意分之

左手在上豎放右任下橫放以三除之不及者為卦一豎一曰太陽二豎一橫曰靈通二豎二橫曰老君二豎三橫曰太吳三豎一橫曰洪石三豎三橫曰祥雲皆吉兆也一豎二橫曰太陰一豎三橫曰懸崖三豎二橫曰陰中皆凶兆也觀此二法蓋亦有所本矣丁晉公午橋莊小兒坡芳草盈里公每使數群

白羊放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粒點出竊記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為鴨作茵褥出雲林異景志

京兆尹訪蘇瓌既去令男頴詠尹字乃詠曰丑

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

捷如此出明皇雜錄

曹操欲置酒禁孔融稱書云天垂酒星之曜

地列酒泉無以建太平孔非

百斛無以

危鴻門非危酒無

以奮其怒趙之廝東迎其主非鍾酒無以

激其氣高祖非醉蛇無以暢其靈景帝

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

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

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舖糟歌醪

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出孔融傳注

魏收仕齊在京洛輕薄尤甚時人號曰魏收驚

蛺蝶出南北奇談

王平甫作詩多使酒樓語宋次道曰楊文公有

詠酒樓云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遍酒

樓錢昭度亦有詩云長憶錢唐江上望酒樓

人散雨千絲平甫云今子有幾酒樓次道曰

吾詩有二酒樓九一琵琶亭云夜泊潯陽宿

酒樓琵琶亭畔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

白風清江天陵云若耶西畔畔

秋風獵獵夜錢唐酒樓上夢

魂應繞浙江東出雜箱

丘仲孚少好讀書常中宵鐘鳴為恨出南陳書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

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出南康記

朱子春未嫁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

人謂之待闕駕出社稷記

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

吻生花豈恤汝輩出白氏金鑠

上海王古心問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曰

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經久不脫何也光曰

古法用猪撈汁飛麝白芨和三物調和如糊

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出古心筆記

周之翰寒夜擁爐見以所插梅花冰凍而枯

因取投火中戲作人文云寒勒銅瓶凍未

開南枝春冰初入梁雲夢如把

芳心作死慶士樵公之靈生

自羅浮派分庾嶺右槁木稜稜山澤之臞

膚如凝脂凜凜雪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

歲寒居三友園中玉堂茅舍摠無心金鼎商

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

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擁爐烘不

醒冰竟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

夢筠窓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

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
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
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唳炯然不
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耕錄

浙中一官員子弟謂趙守問晦翁學術政事孰
優守答曰學而第而政第二雖一時雅謔
亦可謂善品題者出聲雪

大

而雪糧絕

才食伴則三人俱死

乃與弟共殺之得一達舍後遇赦無罪此
人可謂善士乎孔六子曰管秋陽受先人遺
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
豈不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咳
鮑叔責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
獸而能言耳今有大鰲一狸狸鰲一鸚鵡何
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

楚師而欲食參貲哲之忿猶欲啖人而况遭

窮者乎出物
理論

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而必至矯首而徇飛不
如修翼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
達君子不卽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出徐幹
中論

王十朋作不欺詩云六 司室暗兩矣疑方寸常
存不可欺莫問天六 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

知出梅
溪集

白樂天詩云六

教不和離相字下

自注云思移切乃一 今俗作廝字者非也出長

集

濯纓亭筆記載荻扁王氏治葬地遇壙堅不可
破是夕夢人告之曰我蘇州城隍神廖同僉
之墓也慎勿發發則汝家受禍矣王氏不聽
竟發而葬之後三日冢夜被發倒懸其尸於
墓木莫知其由亦不自警仍埋故處不一月

而其家延燎殆盡中吳紀聞謂姑蘇城隍神
為春申君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後請封於
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吳
地志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拒越軍其廟食
於此也固宜越絕書云吳伐楚封春申君於
吳諸說雖不同皆曰春申君為城隍神也今
云廖同僉者豈城隍神亦有佐貳者耶抑亦
厲鬼假其名

未可知也

慶曆中一近信

一死執政以其情重

請殺之范希文獨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

勸人主法外殺近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

滑諸公默然

出東軒筆錄

范雎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同傳然雎傾危
澤明坦雎幽險詭秘危人骨內全是小人意
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雎至其所以告雎
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雎必俟澤反覆以禍

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
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遠甚後之君子固權
容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
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猶惓惓以傾危為事
以鄙鳩為謀是又范雎之罪人矣

文獻通考載唐垂拱二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
白或蒼長者尺餘居人牀下揚州尤甚大
如馬鬣楚

白兵起民不安集

靖癸丑春

拓林曹涇唐行等

處遍地生毛長短一細如髮五色具備燎

之甚臭掘之無根歲五月倭寇犯境焚戮

極慘東南民命幾蕩然矣

予友俞一鳳者落魄不羈嘗為邑庠生獻於拘
束因棄其業以詩酒遨遊公卿間癸丑六月
倭寇燒劫上海殺戮甚衆幸而免者則閭戶
而逃俞以貧故恪守不移一日遇賊于途被

執愬之曰窮秀才無所有賊曰若果貧當導
我以劫俞曰諾自念吾導之以劫猶吾劫之
也乃導至其家謂賊曰此吾家也餘皆閭戶
無可導者又愧無所贈請早死賊遂殺之

甲寅四月廿四之夕有星自天市流于西北箕
分大如斗其光搖曳燭天五月初二夜有流
星下西南其光青若乘大過於斗尾長數
寸餘丈

曰蚩尤怒象也是月廿八
夜有星孛于北斗魁衡之間次夕稍下尺
許又次夕下與魁次夕出斗口每夕下
尺餘更七夕而滅

乙卯秋常熟縣城內外皆雨赤豈兩頭微尖其
質如石不可食至冬長洲之大姚車坊漾皆
有之不知為何祥也

乙卯閏十一月二十日白虹經天

天長縣志云白虹經天者天降災也

乙卯除夕隣舍李明家磨米粉作糕粉成血色
丙辰正月吳城張醫士家婦產二子各長八寸
許兩頭對面四手四足惟肚皮合而為一少
頃又產一女皆死棄水中好事者繫以索綯
沿街拖拽觀者如市

丙辰正月二十九夜彗星見于寅方歷卯辰尾
心房氐亢角六宿斗柄漸踰斗拂天市
大火次

孛于大辰
也大辰大火宋分野彗所以除舊布新
其有火災乎

犬不夜吠雞不夜鳴家若無聲官府若無事
落若無人閭里不訟耆老不怨君子之治也
玉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已也

今古鉤玄四十卷







三事



今古鈎元四十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諸茂卿撰茂卿字子茂諸城人是編所取大都
小說爲多襍糅不倫又不分門類引證亦往往疎
舛如第二十一卷吞舟之魚一條云出劉向談叢
向無是書也